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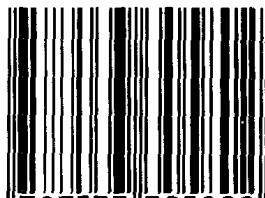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一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副墨不分卷

〔明〕陳組綬纂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光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副墨八卷》提要

序言

詩難言也聲歌暢於性情
義蘊通於傳序藉蓀飛潰
觭于博物風謡正變合於
春秋頌其詩知其人論其

序一

世言詩之難以不慧解之
難詮以慧解之難也泥體
失意泥事失志託興比物
唱影流連有聲無影每有
端人訪士寓於懷人弃婦

之什風雨蓼莪之章闕以未開死於句下加以義類穿深、傷見側出何以入宣聖之手而塗謌里巷者譜為經何以遭秦火之劫而承學耑門如按之燧詩易言乎哉、趙氏序子與通五經、尤長於詩書、肚於書則曰盡信無書、是千古讀書法、于詩則曰以意逆志是

千古說詩法、秘密謂學者如參禪中有宿物證前智果、隨處見聞、妙義現前、不相關對、豈知屠沽兒立地作佛、只緣空靈頓得了義纘它故實、三百篇為、夫詩後有序〻後有傳〻後有疏〻后有箋〻後有疏疏後有正義〻〻後有集注、各自以其意言詩、而詩人性靈

噫頴自以其所習之訓詁
所便之移調以易素之字
句歸之墨守表其自照後
人兩字推敲百千鍛鍊古
體近體絶様安排作三百

序四

篇當又何如不暇求其一
將詩腸子年如話而注之
他經百子一例學究解説
詩安得不曰古今人情性
以同曠世靈合極英武人

乃極騷豔發好徑人亦無
慨慷埃下重瞳鄴中父子
非三百篇後高調絶倫者
手必按律以徵聲詛鑄舟
而得劍人君有三百篇於

序五

胸中人盡有三百篇於舌
端眼底余自受經來竊疑
有韻之言莫與帖括詩一
言而已演之千百言則支
詩一字而已約之比偶屬

類則淺詩永言永志在之填詞以悅人目則蹈詩處聲合調限之格律行教則實宜瀟強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試以詩說詩先

序六

去一制義死法嘿塞詩人活法譬善射者貫蝨洞甲非不巧力也而貫堅射中雖令不中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築量箭毛上下如一

矣必中死法也不必中活法也三百篇中一事之微越一聲之轉衰一字之頓挫生活自出眼光靜中尋繹悅然對其人愾然聞其

序七

聲居奇無限靈悰浮出紙上、家歌發舞如泣如訴而後乃公悲或以喜焉無或以懷焉躁或以釋焉懥或已乎焉則說詩而詩在矣

非然而牽會其文緊謬其說詁荈訂改竄不勝擿又何如尊朱二字足了明經公案乎夫天下之慧人而學究之也則詩難言也

東吳蒹蘆中人陳組綬書於棠湖之游閣

凡例

一尊經　詩無達詁江都大儒斷言之自諸說汗牛而與紫陽出入取其言約理長足發明詩旨者存為經翼信傳疑經則吾豈敢

一緯傳　齊魯韓三家並言詩毛傳最後出亦猶公穀並左春秋而左氏最後立學官歷時滋久孫滋換紫陽宗之曰聖謨存焉功令獨之曰宗制在焉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盡從朱

一存序　序說夫存諸儒致辯極詳小序

或謂後人傅會，今攷其詞，時失之鑿。序、序則國史所定，經聖人不能舍之，以刪詩，而一槩抹殺，至乃太僭。今用方焉法，書於傳說之後，用資參訂。其小序亦間存什一云。

一章句　讀詩無定法，只諷詠以昌之。一

例二

語已盡，試將本文玩誦數周，以為先入之見，則全詩血脈、竅、呈露，或尋行數墨者天淵矣。是編直書白文，間標一二句，如閱史之有提綱也。

一章意　從見坊說，若詩一篇，章分句截，零細綫摸，一片婆心，為學人初地印証。久而習之，治成套本，胸解一觸，又可復鮮合。但所存大意於篇端，註不敢割裂分截，以務通解。

一節釋　承學入門，亦看頻淵兩宗。一往趣會解妙，全言頻教也；詮理釋文，旁通曲暢，漸教也。匪詩人之言，有必不可廢釋者。

例三

或一章而賦比並序，或一句而比興互見，雖極穎悟，亦易頻參，故須分疏各節之下，其承接大意亦附載焉。

一博物　鳥獸草木，詩人興比，有名有義。宣尼多識之訓，炳照萬古。今經生制策，何暇廣搜異門？取其有關詩旨者存之，以補

傳注所未及、

一攷古　六義、賦、三禮、相表裏、其間朝廟、宮室、燕饗、祭祀、征伐、畊春、蒐狩、水經、月令、賦紀、詳明、凡諸家之引經有據、不為穿鑿傅會之說者、皆加攷訂、庶於文屬詞、無貽杜撰之誚、

一集解　馮留仙叙古今說詩者无慮數百家、強半皆耳目所未經、今編中稱引者、或見之他書、或得之鈔本、僅標其說、不能臚傳姓氏、且隨文分注、附章節句、益有之矣、雖云萬說、竊任芟繁、

一從義　標名曰從經也、夫慕得途、利有攸往、未憑几杖、肯者何之、六義、四始、三經、三緯、五際、六情、詳而說之、斯可說詩、約爰是編述古今人要旨於端、披諷一過、得其廓然、或亦後學之几杖焉耳、

伊庵湯識

參定友人

吳縉犀 鍾縉　張韋玉 璋　劉端甫 憲章　蔣羽公 煜

李小有 長科　管幼承 紹寧　魏　子 冲　王甥修 承吉

徐元修 蔣進　周伯升 士登　孫公粲 士美　劉鄂言 [illegible]光

李仙植 之楨　賀公調 昜　孫公樹 蒼滋　姜觀若 玉琛

韓雨公 霖　唐名必 昌世　韓不挾 鍾勛　陳賓之 觀陽

錢素心 棣　楊升芝 兆升　沈如吉 元祉　蕭丹陵 [illegible]

王漢臣 章　孫與偕 業鑛　卓大采 朝日　倪撲臣 嘉慶

姓氏　一

龔君端 可楷　莊春侯 應會　杜仁趾 麟徵　周廷俞 詩頌

孫騰茂 駿聲　闞飏綿 引之　吳無康 職思　萬君祚 戶侯

蔡訥卿 廷諫　岳舜牧 虞裔　王升之 晉　侯子誦 世芬

楊澹仙 虞官　胡羽明 士驤　楊贊皇 允升　顧太復 起貞

陳希原 憲　李心水 清　唐孔明 宇昭　錢伯鳴 爵

蔡仲先 繼登　楊商王 球　項爾雅 重光　侯伯遠 宗源

劉仲緝 熙祚　吳無外 位思　劉毓吉 鍾斗　孫念先 日紹

徐侯采 延信　陶康叔 元祐　吳懷英 佩　馬元呂 祖望

俞隆吉 興祚　翟去茹 上選　吳以直 勗養　江汝尚 文宿

周君建 之標　白白生 吉　須如卿 則鈴　龔晉之 策

鈕誠所 國濟　陸伯調 鼇躍　劉非末 呈穎　吳方之 方思

沈苞先 孫象　劉君指 日廷　吳無輕 任思　姚文台 起蛟

楊政孺 醇　唐虞臣 抆　劉君開 呈瑞　張掌霖 龍文

卜坤儀 乾象　孫大淼 [illegible]　陸仲顒 齡曦　薛諧适 宋

王得之 象　卓公旦 羣日　侯彥哲 祥濬　唐茂弘 宇堇

孫遜雪 先梅　劉愚公 懋賢　鄒庭若 嘉穀　王震伯 魁剛

姓氏　二

左仲聖 之彥　馮元起 奇遇　駱弋青 [illegible]　朱元玉 懋粹

周世茂 禮芳　弟闇如 琛　王汝 國寵

訂閱門人

王期昌 爾見　楊國均 平仲　吳初蟾 徵夫　蔡　鵬 南仲

姚玄機 雍度　周昌言 仲謨　錢國瑞 開先　程起鳳 丹倩

丁　湛 梅孫　史以傳 聖修　蔣取斯 若予　陳所守 獻赤

方見可 行素　李日滋 盤根　張官明 嬰初　史以愚 際亨

宋日顯 [illegible]生　李逢春 [illegible]　吳　噩 又噩　劉　翰 聖卿

姓氏　三

李日昌玄根　史以傅若求　蔣賓墀新揚　蔣賓圻穎封
張六翼羽伯　王之垣君滋　惲翀士仲翡　居貞度維貞
徐　常經儒　張光被孩木　何芳華伯勛　史以察布何
賀聖時得駕　張繼仲燕侯　陸具瞻自若　吳中驥幼良
蔣演生寅伯　王明達鑣銘　沈　玠無瑕　李　涓均仲
吳士駒閑仲　張守紀若愚　湯　鼎調甫　陸　陽孟龍
沈盍纁我求　李　漼幼玄　俞　都明卿　王明瑟古士
汪濟奎光協　徐大行性之　周兆京振之　周兆甲元之

吳敬修正求　龔　名顯卿　楊維春和甫　張書紳行甫
徐二溥起虔　王際昌啓明　王之佐上卿　龔　坦岸先
張官藝聖餘　王文斗聯伯　楊　植培生　楊　楨春卿
錢祖肅長卿　江　楫汝舟　錢　掄青錢　李　丹元白
陸合昭石曙　馮　杰逸群　錢桂森蟾生　吳南岱魯甫
陸濬儒師聖　張贊賢夢祥　張師仲友吉　惲鵬士季騰
顏艮璧荊生　孫亮楚白君　陸　斌憲甫　蔡　鷟玄叔
徐　法式之　唐咸正汝霖　趙　華爾輔　劉以寬濟敏

姓氏　四

范　棟隆吉　陸自嶽濂瞻　史艮弼君哲　曹冉新直卿
張　戣弱生　張　戩春生　顧冉鉉耳臣　周胤誅道南
楊世美象先　吳守魯唯一　楊初廷廷若　毛斌然均儒
杭　都輝王　王元錫中卿　王從諴敏求　時玄兆夢九
甥何應龍粲卿　馮斐道伯符　顧明翰仲立　王之翰申伯
馮閎道仲裕　馮逵道叔羽　何翔龍稚雲　丁朝升路達
士稷子育　男震生長孺　校

讀詩二十四觀

謝太傅因子弟集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說詩者當作是觀

王仲任言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說詩者當作是觀

劉彥和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詩之爲訓有符焉耳說詩者當

作是觀

歐陽永叔言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若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貫於聖人及背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蘇老泉詩論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說詩者當作是觀

蘇子瞻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論詩即此詩定知非詩人說詩者當作是觀

謝上蔡常言明道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醒悟說詩者當作是觀

朱晦菴論讀詩只將做今人詩看或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說詩者當作是觀

晦菴又言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后討得些道理說詩者當作此觀

章子厚言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經取諸誦黃庭堅嘆息此人妙解文章之味說詩者當作

是觀、
王伯厚言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則騷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使文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栟和伯亦言吾于甫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說詩者當作是觀
陶主敬言古韻自諸何用協序文有本末全非說詩者當作是觀
章本清言法語之言小雅之謂也巽與之言二南之

謂也一部論語其周南召南之體乎說詩者當作是觀
徐文長言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考而典故無考則彼之注既爲臆說我之訓豈爲身經彼此誼訌后先齟齬不如姑闕其疑無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張君一言詩原本性情如孩咲啽嗜自然撼節而箋疏師承端事訓什集傳一繩諸理余不識敢此果爲助語素絢無關禮教否也篇什之外吟咏何涂字句之間尋索彌遠詩之難言視他解倍說詩者當作是觀
君一又言詩於他經別居一種比於弇州所云草木之有竹鳥獸之有魚而學者亦無定適予聽云讀史作三分求庶幾近之然則漢儒以訓詁詩之眉目也唐人以聲律詩之氣韻也考亭銓理鑿鑿乎可以克

腹而療饑即謂詩之腸胃亦可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徐微弦言讀詩非如讀他經只以風咏爲要蓋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而今只將古人詩從容三復便自有手舞足蹈之意說詩者當作是觀
鍾伯敬言詩之爲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而奇奥工博之詞或當別論焉然駟驖小戎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校獵諸賦所不能

贊一詞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與工愼[illegible]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槩托於和平沖淡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徐子先言音韻相傳終古不變古人止用其方言稱情而作並無窒礙今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乃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又當別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謠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脂誦用以作詩必無此理說詩者當作是觀

蔡敬夫言詩樂致一也三百篇何删哉有其可以樂者而已詩而不可樂非真詩也首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詩樂之理盡矣說詩者當作是觀

李愚公言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說詩者當作是觀

陸羽明言紫陽氏說詩說道理處絶少比他經集註特長其微不滿人意者變風刺淫之語槩認爲淫[illegible]雅近美之刺卽指爲美耳要其差亦正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礙說詩者當作是觀

范香令言詩有兼類包廣而舉微列國君臣見志寓物各有陳諷趙哀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賦祈招宋公之賦新宮秦伯之賦鴆飛包舉甚明也乃若關雎鵲巢后妃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

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考其兼類非有專指說詩者當作是觀

香令又言論語於詩凡十二舉孝經十八章及於詩者十皆包舉深長克斯廣渤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故一詩而經緯互變可三四舉也夫不能三四舉

詩者猶之乎弗能詩也說詩者當作是觀

伊菴主人纂

震生不敏少從家夫子受詩章句之外時有發明寬討藏書旦旦抽演積而成帖承學之津梁制業之衡庫備存此編其解出紫陽之右者別爲筆錄間亦附考什一以需通解不能臚載宗傳註也信叻令也纂輯之旨畧具二十四觀敢諗同志

男震生識

詩經副墨通考

鄭康成曰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之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逮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當則爲法者顯彰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

不彼于商洛辭之禍

所由憂娛之萌漸昭〻在斯足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斯與

文中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呂和叔曰詩中皆有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〻非無頌也

王元美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〻則成雅善之矣

孔仲達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

又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又曰変風変雅必王道衰乃作者何也常人之情安平則無所見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故礿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王綱解紐禮義消亡民皆怨苑政盡紛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于前故頌聲止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惡不復可言故変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絕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可見王澤雖竭禮義猶存故曰変詩王道衰乃作也

又曰變風變雅之譏刺與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意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譬之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急扁鵲之秦號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晉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

瞿仲息曰風変于幽斯人亂之可極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後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獲麟皆亂極復治之意也

戴坦叔曰國風小雅多寓意于言外或意雖形于言而優柔紆

然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一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盛而實刺晉昭）有首章便見意餘章変韻成歌者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四月[illegible]）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illegible]）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蘇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王元美曰凡詩刺譏直而厲矣聖人之戒[illegible]故存之

刪詩總論

孔子世家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疏曰書經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應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歐陽子曰遷說是也今考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玄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以此推之何啻三千朱子曰三百五篇亦未必皆可施于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是朱子以詩元未嘗刪也使詩果未嘗刪今何以有諸逸詩乎馬氏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首意之可致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首意之難致而不欲聽說者也錄之者夫子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不錄者夫子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于其可知者雖詞旨深遠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鷄鳴蒹葭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事文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其可知者雖詞意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其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愚按馬說似為近理若夫歐陽氏謂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則必無是理）

賦比興總論

李仲蒙曰。敘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蘇子瞻曰。[illegible]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啟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

大小序總論

釋文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范曄漢書曰衛宏作毛詩序隋書曰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又鄭氏曰詩序本一篇毛公分以寘諸詩之首合觀諸說雖不能定為何人作要之自漢以前註腳傳授去作詩之時蓋未遠也至鄭樵作夾漈辨妄始專詆毛序其言曰今人專信毛氏而不旁採三家是以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朱子因之遂以為定焉端臨曰詩書之序朱子皆訢不信而于國風諸篇詆斥尤多愚

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為体比興之辭多于叙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意者序以言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傳授之有源孰能臆料當時之意指以示千載乎而朱子深詆之以為含明白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芣苢序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序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若舍序以求則釆擷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物乎叔于田序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段之詞耳揚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論則袁宏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删乎鴇羽陟岵序以為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序以為勞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休歸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出于

困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士之詞也出于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即是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于桑中溱洧諸篇乎

又曰愚之所以不滿于朱子者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賓之初筵韓詩皆與毛序反者也朱子獨于賓筵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豈賓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卬栢

朱引劉向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非據說爲鑿明帶上…
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繼之曰小人成羣
亦是據也正與序合而朱不信之夫一劉向也豈列女傳可
信而封事不可信乎予故曰惡序之太過而考査當乎人心
也
曰或云如子所言序將出于女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
而始有其意則自有詩而已有之矣鴟鴞見于尚書碩人載
馳清人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
序不本于當時作者之意則鴟鴞諸事讀之了不知其為何

物矣又不然而使盡出于後人據度之說則比興諷咏之婉
微幽與有踣數聲琴麾高之隱括黃絹幼婦之廋詞使後人
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小序
國多舛馳將盡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
採録或出于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緑衣之兩義
並存舛馳固時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
范氏曰王介甫以序為詩人所自製按韓序芣苢曰傷夫也漢
廣曰悅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
云況文繁意裸其非出于一人明甚不如介甫何如言之殆

聽說耳
崔仲鳧曰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蓋荒謬矣豈道可以
知窮事必以實叔況千載之下乎大序謂作非卜子夏不能
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親聖通信鄉不如是之篤非見國
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未太傅安評議爾未可訾之為誣
也
馬貴與曰夫子嘗刪詩矣所取關雎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
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為男女淫佚
之詩凡二十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如
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
蘇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
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
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
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于詩
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于詩不得
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

樂歌總論

愚按疏云二種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算之時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於燕禮迭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為樂歌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為房中之樂雅為燕饗之樂頌為郊廟之樂其實燕饗皆用之又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疏云風用之天下故序云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併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合樂必降於升歌一等故鄭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如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長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已甚彼郊特牲云大夫之用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譏之也歌在堂上堂人舒也合樂在堂下鍾樂與笙聲俱作也

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既深絕其聲使又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

馬氏曰不然左傳季子來聘請觀周樂而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得歌之與鄭衛之詩未嘗因夫子而存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合者不可強通也況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祭祀乎左傳所載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如鄭伯有賦鶉奔楚子圍賦大明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朱子所謂淫詩也然所賦皆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說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諸家總論

按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孔子刪而為三百五篇謂其皆為卜子夏今詩序一篇眾服明定以為子夏作者序也曰國史之所題或曰毛公傳子夏意作或曰衛宏之所潤益也漢之業詩者其師門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訓詁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為韓詩趙人毛萇自言子夏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學為毛詩是時四家並鳴于世高翔曾祖父嘉父容及包咸魏應皆習魯詩伏黯任末景鸞習齊詩薛漢召馴楊仁趙曄弘遵習韓詩三家皆立傳士獨毛氏未立河間獻王好毛氏之學至平帝時請于朝始得立傳士毛公以其學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國謝曼卿東海衛宏往學于曼卿或言其潤益大小序者即宏也習毛氏者尚有徐巡王逵之屬不詳其系中興後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鄭氏出而諸家稍廢矣魏興王肅更述毛非鄭王基又駮王肅以伸鄭義晉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寊于王基陳統又難孫申鄭紛紛聚訟焉宋梁齊陳之間有宋劉讀業遵所注詩作號業詩意義多異世

所不行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炫思劉醜劉炫劉焯之徒並為義疏唐孔穎達為傳士王德韶齊威等因炫焯疏本刪煩增略為正義四十卷今行世註疏是也宋明劉守詩折衷歐陽脩本義王安石新經詩義程顥詩說陳可南詩辨章通詩故鄭樵夾漈辨妄李樗詳解呂祖謙讀詩記戴溪續讀詩紀王景文詩聞王應麟詩攷嚴粲詩緝續詩與考亭集傳辨說並行于世

或曰子夏傳申公申公傳李尅李尅傳孟仲子孟仲子小序中往往見之仲子傳孫卿孫卿傳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張子厚曰古之善說詩者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也

隋經籍志曰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按隋所存韓詩止外傳耳內傳亡之已久矣呂東萊曰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三家之說也）葉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者何也曰豈惟毛詩左氏最後立而世之盛行者獨左氏小戴最

後出而今之言禮者以小戴為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習未精且無他書以資考證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議論漸精而古人之遺書又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以考異同而見長短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什鴟鴞也與金縢合什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什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什碩人清人黃鳥奐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源流于子夏可乎 論毛傳

林氏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故往往雜與言外之奇 論鄭氏箋

周堯卿曰孔子一書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 論毛鄭

晁氏曰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義疏始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疏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議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係無謂也 論孔疏

晁氏曰永叔平日不信符命嘗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受命之符卓然見于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釋經迎正舉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埽罷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論歐陽氏本義

何仲默曰宋人尚不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直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說無回曰六經之解莫難于詩余所見勒成一家言者不少要皆詩之一班非古今人之聰明不能舉詩之全也詩固不予人以全也何以言之作者一人釆者一人解者又一人以五方之音更千載之舌聱牙者或以聽易之況冊代竹隸代篆千繕百繡又承互換宰湊三百篇之舊乎一也關雎衰老騶虞節射蓼莪裳裳贈行吞饗雖云雅頌有所天子或下取之卿大夫或上擬古人作有指而用無常也至今迄無定說二也詩有聲韻之肯焉有意表之象焉有襞褶之韻焉叫神遇而不可迹求也可彷彿見之不可以筆墨書也三也有淺言

之者深解之而索然有約畧言之都詳解之而索然有不倫不次者乙之而索然四也大抵訓詁之家以傳詩非不傳也寓目衛口詎必傳乎況篤之儒以理詩非無理也勞呻康吟詎析理乎辨雜之去以義詩非乏義也作非一人世非一業託尋義乎凡此皆解詩之沉痾也循其小者其大者在序直序者曰非子夏不能作排序者曰後人附會之詞耳兩者皆識余謂後序可去而首序必不可去首序雖讀略與詩等或一字撮要或即言啓訛或詞切而明或旨近而遠神明之用生生不窮即紫陽嚴斥其解亦多拇入首序中所不能渾合者鄭衛十餘什耳余有以信首序之必不可輕廢也

又曰詩之微妙須人自會出口落筆便成荃蹄正如宣尼提誨三千忽欲無言釋迦說法四十九年未曾有字妙得詩旨方可言詩若株守陳編翻成毒藥

馮留仙曰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為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手也康成授而頡逵技也其并廢大小序而鮮然興毛敵也夾漈倚而晦翁用也嗟乎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況三家乎予嘗縱披究覽竊因作異古今說詩者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君光子游卿以詩授元帝韋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又有華氏學又后漢武榮治魯詩韋君章句為弌字學先是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為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卯酉午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祈父為酉采芑為午大明為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郎顗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危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黯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伏恭省之定為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

子杜撫及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註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為之序三傳而為孫毓黃長卿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

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后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淮淺點究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外又有翟詩為翟酺四世所傳又業詩為奉朝請業遵所注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文徵有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註宋董逌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傳采諸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十六卷呂祖

謙讀詩記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讀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為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孔子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為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為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朱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為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說行者成伯璵有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有毛詩補音鄭厚有古詩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詩總聞錢文子有白

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王柏亦有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草木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解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評世選亦有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宋道有讀書聽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敷第知微有周詩義陽明渡有詩學發微陽建有詩衍義嚴粲有詩緝許奕有毛詩說高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順有集解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讀義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爚有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有誦詩訓錢時有詩學啓

見。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有朱公詩解方廸叔有詩說余端禮有說畧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贊說劉應登有訓詁陳煥有詩傳微韓淳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傳注疏元則有許謙之詩名物鈔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輯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雜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澂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　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恪之選註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

疏諸文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証其他紛紛不可勝紀。蓋于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于隋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于唐志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焉于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十卷焉于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焉于　國朝則未能覼縷也

孫文長曰余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于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

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于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饑者指摩以為梅未為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癡者指梅以為梅未為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于言外至於所解見于魯論鄴書者有若淇澳烝民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咲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

善是皆非正解者矣

馮文所曰詩有理語而不腐則烝民抑戒之篇也有事語而不俚則七月甫田之篇也有情語而不淫則卷耳喬木之篇也

陳仲醇曰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掊擊漢儒不遺力是矣然論易則二五交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作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

聲之文字今且謂一人之舌而約束羲時十五國之韻其理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之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鳥魚之欲乎宜其崎嶇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

陳道掌曰風雅頌一变為離騷再變為西漢五言三變為歌行四變為律詩近体撚其初抵一三百源流也約畧舉之振振鷺非三言之祖乎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非五言之祖乎我姑酌彼金罍非六言之祖乎交交黃鳥止于桑非七言之祖乎乃知五言不必起于李陵蘇軾七言不必起于漢武柏梁四言不必起于漢楚王傅韋孟六言不必起于漢司馬谷永而三言亦不必起于晉夏侯湛也明矣

鍾伯敬曰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于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于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之徒親受詩于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后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為詩者也今讀孔

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事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絶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于彼而無損于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于后世屢遷屢变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為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為詩之指歸盡于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

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聞指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註有近滯者近迂者近疎者近膚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于吾之註即考亭自為說詩恐亦不盡于考亭之註也凡以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註盡天下之為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擬為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于學宮以考亭註為

主其亦曰有雖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

國風副墨

蘇子由曰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强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光于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于太師者獨十三國何也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廢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大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伯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于衛文附于秦皆止于一見衛莊姜齊襄鄭昭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僭周則雖其無

詩亦學者之所不簡也。

又曰詩止于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予以為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原詩之所為作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心和樂而不流于是發而為詩無有不善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愛慾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于禮者而猶知復反于正故其為詩也亂而不蕩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返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

論序說之旨

尼又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出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當存而民之邪心未殄則猶有取焉以為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于陳靈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為訓焉耳

歸季思曰舊讀風為諷非也風者上以之化下下以之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與之謂下以風刺上也不顯言其事而陰中其情曰刺特使言行而不嫌避躲而不覺古人格君之事忠愛之心也而或以刺為直切譏之然者乖其意矣

十五國風次

疏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居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欲以先後為次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后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

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當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勲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為變風之首既以為衛首則邶鄘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也平王東遷政教微弱化之所被僅及畿內詩後于衛頃地狹于千里徒以步玉未改不可過後諸侯故次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得周衆武與平王有厲堂之親緇衣之美其地雖狹且勲且親故次王也齊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有淫荒之風襄有鳥獸之行桃

狄次幷
事有倫
知黨

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也魏雖小國儉而能勤有舜
禹之遺化故季札美其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之則明主
也故次于齊唐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
則晉亂公族多故次于魏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
西戎卒為強國故次于唐也陳雖三恪世食侯封但民多淫
昏國無令主故次于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君奢民勞政僻季札所不譏次之于末宜哉豳者周公之
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
例也鄭譜列王于豳之後者下棲雅頌併言五世故耳季札

遂王道
亦衰治
鄙之故
勤出次
鄭本末

徧觀周樂于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想太師所第自
如左氏之次刪述之後或有更張鄭意三或然也
程伯淳曰二南人倫之端王道之本故為風首二南之風變則
禮義廢風俗壞于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為
變風之首一國而已其名著首悪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
放恣擅自併滅王跡息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
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國周之衰遂為列國故
次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入于禽獸矣襄公取虐其風可知
故次齊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舜

禹之都唐帝堯之胄而風亦變矣故次魏唐中國微則夷狄
盛矣故次秦夷狄之風行則先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陳
陳舜之後也夷道行人倫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于危亡則
思治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俱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
終亂之極治還生焉豳風趨時勤生美政善俗王業之創以
興也故次以豳
蘇子由曰二南為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
先後也秦列于八國之後〻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
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于十四國之後非

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〻亡者詩
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于
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
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者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
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
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因
其失國之君而以為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
之亡也在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
亡也盡于烈王之曾孫赧王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

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之二十七年則鄶之亡也亦從衛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于八國之後以為非特後之而又無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于上王之世子必列于後秦之所以後于八國者猶至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為異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故其將亡而不列于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為之先後焉以為已亡矣無所事先而故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係之豳雖係之豳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于其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

二南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政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譜曰文王作邑于豐乃分岐周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施
先公之教于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
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深故獨錄之屬之
太師分而國之曰周南曰召南

按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古扶風美陽縣
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

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
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共
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
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
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太姒嗣
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
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
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于
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
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
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
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
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

崔仲凫曰文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

則夷于列國王業所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
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皆治世之音乎

朱鶴儀曰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入風寒燠異
德然侏殊情不為振掉則為淒戾唯南風祥和曾遂長養萬
物有豈弟而無怫鬱大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

卓去病曰國風惟二南可入絃歌以合韶武其餘十三國備觀
覽示勸戒耳鶉奔相鼠寓目而足何必入絲竹乎故十三國
名風而獨名南卜為午風謂之景風是風以南為正也

又曰二南有江沱漢汝而無邶鄘衛晉言化自北而南也

無據然隘矣

按南海王佐曰南樂章名鼓鐘曰以雅以南季札見舞南籥者

文王世子有胥鼓南之之為樂古矣當以二公詩被之耳

蔡子由曰二南皆出于文王而有內外之異曰內得之深外得

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

無周公之詩者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

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

明者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

用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

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

也

風之有二南此周未有天下時詩也而其詩又多雜以民間之

咏故不為雅而為風乃周既有天下即不得與群侯埒故不

曰周而曰南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

故以關雎為風始而陰教之端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覃風

俗之端肯于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后德脩明恩逮嬪御洋

洋乎化止緝中宮矣故次之以樛木螽斯家齊而漸及于國

故次之以桃夭化被于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之以兔

罝民人樂業風移俗美舉國遊于太和故次之以芣苢由國

而推之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紂西有昆夷北有玁狁化逐自

北而南錄漢廣汝墳二詩以見天下有可平之漸此其大都

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文王以服事殷

竟終其身不王然而不王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之以麟趾

終焉而序以為關雎之應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欲脩身正家

以成化天下者周南之義詎可少哉

右周南說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采蘩則君夫人有令德草虫采

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而燕位楨羔羊之節觀之野而

閭巷懷井案之思為嫡妻者溥小星之恩為媵妾者安江沱

之分雖其僻遠之地烝庶之家而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摽有

梅之子女至如野有死麕則雖綉之而不動而厭浥行露則

雖訟之而不從推其風化之所自從來遠矣故經之何彼穠

矣者見後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焉即當時可知也況

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草木群生之物皆得以茂對咸若而

文王之化流被于南國若兵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信哉

周公居東為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之中土其化行于南國

右召南說

横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頌篇曰釋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為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此無田曰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緯情極淡觸景而與傳事而止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爛熟叢籟自鳴非若变風变雅世乖俗薄談惟哭亞語怨注皆而后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咏之不足又從而吟咏咏得其意于無詩無字之先而不拘拘于語言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然隔之千里矣

邶鄘衛風副墨

按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袞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悦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变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按號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莊公楊立卒子完立是為桓公弟州吁弑之州吁誅宣公晉立卒惠公朔立卒懿公赤立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詩俱以之為次（序譜俱以世家為序其指不合則曰竹簡換媊大都章來就宜列世系而不繫其詩次㸃）

餘從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二南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变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基于袵席覃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

崔仲凫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于首变以驗二南之化非為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未变也

韋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惡滅人之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朱善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崔仲凫曰衛自莊姜不荅宣公不父宣姜不毋真成衛之淫風鶉奔先宊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真蕉蕉之良策乎又曰易與詩皆全

耳。論也。事然。案

書易以卜筮詩以口詠王柏欲刪鄭衛諸篇為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指錄桑中可以知衛之亂錄溱洧可以知鄭之衰彼男女贈荅之狎夫子不必錄也春秋壞君臣兄弟之倫鄭先之壞父子夫婦之倫衛先之衛錄綠衣而驗于定中鄭錄叔田而驗于東門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分屬邶鄘衛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或曰載馳身為宋配作非衛地而入衛者何也曰為衛作也曰木瓜不入于齊猗嗟不入于魯其義何居曰宋國無風故列之又一例也

邶鄘為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夫子存之弗削也倘亦著衛擅滅之罪與春秋昭八年楚既滅陳而次年書陳災者存陳也亦此意也然而邶鄘皆首柏舟者何閨門為萬化之原而柏舟皆處夫婦之変乃莊姜不以死生易心迹其操行凜凜蓋猶有關雎之遺焉而使皆賫志以沒衛之時事可知矣

程子曰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変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于是諸侯

樫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変風之首一國之詩而三其篇滑于衛地者為衛滑于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華及其衰也衛風先変

鄭潜谷曰周公定禮樂首二南明前所從興也次邶鄘衛明周所從代也所謂殷監不遠者也

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観緑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乗舟則父子之恩絶旋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

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勧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変風之首與吁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王風副墨

按諸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営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

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変風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臼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為桓王桓王崩莊王佗立今所載皆三王詩

詩緝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

疏曰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曰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已及于畿内故為風

東去病曰王王矣國史不黜定一尊而歸之曰王傷其有不王

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已主之曰周召孔疏云正身名無
二繫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
侯為之主亦此意也平王以後王衰矣而若主之曰王陳為
楚滅矣于縣公陳已亡矣而春秋書曰陳災存陳以見亡陳
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婉或顯而晦或稱而護士沐梁不嫌
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葬不必也公在乾侯必也皆此志
也

王既降為列國而猶係之以正所以尊周亦以愧周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

詩經副墨　總論　四十四

都也平王東遷之后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
也咸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鄭衛答曰二南西都邶鄘衛繫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經
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為王變風亦以着王城非
王都人傷王于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鄭風副墨

按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
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
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
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
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
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
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
士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后三年幽王

詩經副墨　總論　四十五

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
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
作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一
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
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弒子亹立子亹殺
子儀立巳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後入七年而卒子文公
捷立詩以之為次

朱謀㙔曰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故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為聲鄭聲好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等子諸詩乎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王化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或問鄭風鄒潛谷曰淫匪直泆者淫即美者亦淫氣肆而聲揚土風也夫然何不刪曰鄭王之依也庸得而忽諸

齊風副墨

按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大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宮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弒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詩以之為次

詩緝曰此立僅及于畿內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伯故王鄭之後次以齊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変也

鄒潛谷曰齊其有遺詩乎三代之遺音未識也咦々大風索之廣褸也使非遺太公之風下矣

魏風剳墨

按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詩故曰此詩者皆未滅時作

水經註曰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莊而僖而惠王十六年是爲魯閔之元年晉獻滅魏詩作于未滅前知桓莊僖三王時也譜云魏風變于平桓之世原其始也

詩緝曰[illegible]始翳也晉代興也[illegible]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邶鄘之先衛也

又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子觀樂邶鄘衛總謂衛風魏唐異謳知魏風非也

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于晉以前也

唐風副墨

排 譜曰唐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矣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疏曰唐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 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弒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郄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緡滅之後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今詩以之為次

熊子由曰唐風實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卑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為晉則晉之為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曰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其子之顯也治春秋以周文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

蒙華谷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之遷徙不一自叔虞始封晉陽其后三世至成侯徙曲沃八世至穆侯徙絳十世至昭侯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焉

鄒子學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嗇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怨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漢書曰河東本唐堯所都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

劉安成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歸能冒晉之歸而不能絕唐之統君子歎絕武公于晉故題名其詩為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詩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秦風副墨

枝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尊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

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云

疏曰非子之曾孫為秦仲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穆公在好立卒子罃立是為哀公詩以之為次

詩緝曰觀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秉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

又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

興師百世可知之意具正論㫖权說也

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朱克升曰王道衰國異政于是有伯者而桓文秦穆相繼以起

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也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后次以秦風今观列國之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月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礼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洲而畢六王之槩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陳風副墨

按譜曰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頼其列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疏曰胡公嬀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以好女誘殺厲公躍立是為利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卒子務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詩訖于此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國其舊俗而增之善者曰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曰益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為儉不中礼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

也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淫夫公之時世変已極詩訖于此下
于秦夷之也

陳詩多淫遊無度而聖人存之弗削以見神明之胄而亦蕩然
無復先王之遺風蓋傷之也然以二王之後若杞宋者而卒
湮滅不傳何歟或云以先代之後別于列國故太師不陳其
風其然乎其不然乎

徐徹弦曰陳在今開府封陳州然謂大姫好巫覡歌舞之事民
俗化之豈鄭譜曰詩而附會耶大姫蓋武王之女親枚太姒
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楚々欲鬼尚巫而漸其
俗非由大姫歟

唐武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亡也

檜風副墨

按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
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
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
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変風始作其國比鄰于虢

詩緝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
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
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
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
虢叔恃勢檜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因之以貪冒皆可
滅也檜之為檜可知矣

檜曹蕞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存
乎其風也孟曰道推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
多亡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
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
蓋衆善道庵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嘆不聊生之民時
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歟変風之終檜曹殆有深意

曹風副墨

按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富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疏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正此

詩經副墨　彭齡

二公時詩

曹風之鄉何其甚者似于檜也。蜉蝣之楚楚，喪者生之須臾，猶甚楚之待。假痛有生之不樂，侯人之赤芾徒榮，鳲鳩之君子永棄。其視羔裘之美衣服、素冠之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則宜下泉之詠，繼匪風而作也哉。

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豳風副墨

按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變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詩經副墨　彭齡　五十九

疏曰，豳詩七篇，七月、鴟鴞出居時作是也。又曰，餘俱在入攝政後，非也。校金縢先攝政，後居東，當在風雷以後耳。又曰，豳公為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也，篤公劉非諸侯事乎？又曰，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上矣，與奏耳納諸何異，而云不可雅也。又曰，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亦非也。鴟鴞為武庚而作，將為武庚乎？然則要原豳之不得列南雅者，成王雖終悟而始則疑，較之文武變

矣。変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豳者豳公之采地也。公不之。國
故不可系魯而系之豳也。其特為一國者尊之也。親之也。疏
文云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憂諸國之殄不與諸國
為序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享有此美也。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変
風終于曹思明君賢相之不可得于是次以豳及之于周公
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詩緝曰変風訖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斉豳秦魏陳檜曹
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挈豳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

手而旨趣深矣。
崔仲凫曰夫子序詩有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豳。若曰既成而
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変慰曹檜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
公其孰能之。
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体也。不入于魯周公
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尊居一國也。公之詩
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
為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采邑也。豳與二南相
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嘗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後。次以豳而夫子以係変風之末。何
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来変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
之。故豳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二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
始。終之以豳風。見非周公不能正其終。蓋風之変而極則将
復返而為雅。故以豳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皆陳先世
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歟。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
風俗。風雅之体固殊。而周公又自托于豳民之咏。則豳非風
而何。

二雅副墨

按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郡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内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

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為正經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等小雅為一等風既為定郷樂次差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郷飲酒郷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巳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巳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郷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註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于樂不略

合樂者風郷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之終乃正管新宮之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縁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悪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郷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郷樂風本

諸侯之詩郷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郷飲酒燕禮註云郷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註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次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于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郷樂此其著略大校

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体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異乎風之体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体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詩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

似寫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体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惟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体多而風体少者然終有風体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而世以風騷並稱謂不体之多同也太史公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〻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疏曰三王變雅善者不純雅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內有体之大小不在于善惡多少也試觀其嘆美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体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作史記詞多慷慨班固曰感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人明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体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体者少也是小大不相由也原其作者之初自定其体作既有体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

疏從鄭毛公移厲王小雅為宣王之詩故云厲王小雅惟四

疏曰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正大雅下武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正大雅鹿鳴六篇譜云先其文以治內采薇三篇詩云後其武以治外是文王之正小雅魚麗序並言文武是武王之正小雅生民至卷阿是成王之正大雅嘉魚至菁莪是成王之正小雅

按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莪七篇是已是虔謐以小雅無成王詩也又左

傳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有文王以下至鳧鷖是已是虔又以生民四篇為武王詩也孔疏何鄭說故皆不取今按小序無成王明文未知孰是

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変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せ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変小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変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変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変大雅○按鄭云厲王無小雅何也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次第耳孔疏曰師謂毛公也毛公移之者以宣王征

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続小雅正経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示法也又曰改厲為幽者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悪故也故次正月之下以悪相從也鄭孔之説如此按孫毓曰毛公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為幽王孫毓曰鄭氏以十月之交皆厲王詩也毛公作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艶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扶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世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艶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讐毛公誠改詩第他師将不肯信何以韓詩之次適與毛合此足以明其非屬公也合断以序為正

朱子曰舊説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楽歌之辞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楽歌也蓋國之常政毎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楽而被之音聲槩是事則奏是詩焉

疏曰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二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

其初年作庭燎以下則多三十九年敗績姜戎先後間之作也斯干無羊皆初年事而録之于末者以宣王中興之君成其始終之美也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孔氏曰王政既衰変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変者謂之変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変者謂之変小雅故変雅皆由音体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

小雅副墨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燕諸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后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名以其聲附焉故以為変云然黍苗崧高皆咏召伯之營謝鴻雁雲漢皆咏先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体有辨耶則其故蓋難言之矣

黄氏佐曰風雅之正変其言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后為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而以厲宣幽平継其后風亦然

御潜谷曰古后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小大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大雅副墨

嚴華谷曰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恪々矣

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徳是也

章本清曰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体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乎棠棣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夫婦朋友兄弟之恩義倫執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享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孰有大于雝肅乎謂小雅為政之小與燕享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公劉采芑安見其為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為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体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顕明較之于頌則昌太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体也天人感應之際無非性命道徳之精皆大雅之体也其中或進于風與頌者則又為小大雅之変体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享小大雅之

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作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

三頌別異

桉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疏曰此詩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体異于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終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疏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故雖

祀文武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而已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身致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故死作頌係于所歌之王由此而談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已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祖父商頌是也又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徹作雖非告神又非風体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于商頌体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体各別也

郝仲輿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詞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足响以其吉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只不爲祭祀作而皆以絃頌告于廟故同爲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後臣子或用之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存之郊廟。爲天子之樂。而頌存魯何也。曰魯吾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刪詩于列國。黜魯風而次于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是後存商何也。曰夫子殷人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歟。而周頌之嚴正。魯頌之誇張。商頌之簡古。其体亦有辨

周頌副墨

按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于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利。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義。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即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疏曰。清廟諸篇皆是既祭之後。然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又曰。頌之作也。主于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序稱祀告淮及朝廟。于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

然不言廟祀而承廟祀之下。當是于廟中遣戒廟中來助祭
然天下太平歌誦君德亦有非祭祀諸臣工有容烈文振鷺
閔予小子小毖等詩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作不一要是和
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
又曰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皆太平之歌所論告
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
什陳文武盛德郊宗祭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所
報合樂朝見事劣于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刱往時
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

率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
為巡守般非祭告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
且社稷以祈報次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
禡為未祭群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明猶論雖以精悉也
孔氏曰雖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太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
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后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
焉
黃氏佐曰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思文主后
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
鄧潛谷曰古廟祀受釐具有歌廟歌頌受釐歌雅雅頌其應乎
文王受命作周故頌先清廟先維天之命先維清緝熙雅先
文王大明文王之興本于太王故頌次天作雅有緜天監代
殷莫如周故頌次昊天我將時邁雅有皇矣旱麓文王有明
德故天復命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伐故頌有烈文執競
雅有下武文王有聲文王之功本于后稷稷以配天故頌次
思文雅有生民乃頌有臣工噫嘻豐年雅有卯雅推斯類言
之雅頌真得所矣

魯頌副墨

校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犬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崇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嚴氏曰舊以魯頌作于僖公薨後非也今觀閟宮曰俾爾耆爾艾黃髮兒齒等詞皆生前頌禱之詞耳豈生前作之死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狀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存此以備攷

朱子曰或問魯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襃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其為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宜風理或然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吳季札觀周樂于魯皆無魯風其說不通矣

詩緝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黍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降之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于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殊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于變頌之變甚于亡也駉變風耳謂之變頌可也

崔仲凫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遊音以燕是故魯頌氣淺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茂減質夫夫禱曹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道一[illegible][illegible]神化大聰妙矣謝矣

舒瑗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

補傳曰商頌皆以告神而魯獨用以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祇動係耳

蘇潁濱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夾風宋魯獨無詩有頌

鄭氏曰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

朱氏曰秦有誓而詩亡魯有頌而詩絶

徐玄扈曰按小序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之說故嚴氏亂克之昧礼以為不如林放也然以春秋傳考之二人未必迷事僖公小序之言未足為據恐亦講師鑿說耳

問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于此耳朱子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

劉潜谷曰魯頌詞比雅而体惟風南山猗嗟桓莊之内政泯矣蓋三桓始并而魯馴不競以亡魯雖無風而風之正變具矣

郝仲輿曰礼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后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

又曰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含魯吾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為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

楊用修曰信魯頌之文則僖公乃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桓衛靈之流耳魯頌乃臣子頌禱之詞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但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敗營婁取濟西以楚伐齊皆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下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欺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郭青螺曰魯非無風刪其風為魯諱也亦非獨有頌存其頌為魯諱也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故詩存列魯頌以章之詩亡作魯史以續之其以章續之功寄之魯也愛魯也

郝仲輿曰春秋諸國無風微獨魯八方雖殊而疆壤可旁通國太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居楚也以十五國槩方內大略可覩

商頌副墨

按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此二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

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較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

太史公云宋襄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贊之故追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此本韓詩說今觀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得有且其詞古奧不似周時之文又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譜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

崔仲鳧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絶王之熄

朱子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

陳正齋曰別以尊卑之礼故魯頌以諸侯而后于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后于魯

郝仲輿曰杞宋無徵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

先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周南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也。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

序曰：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章意　一章正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思樂之常然。此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乃真，而求配逑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人何處去秘，除非是嘗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無可抒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淑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況大邦有子文[illegible]。其來已非一日，亦何事𨓥虛勞此寤寐為哉。朱註于求之方，大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

首節　關雎雌雄相匹于河洲，君子淑女敬德而成嘉耦，此興意也。從關關想出相應和聲，以起下窈窕意；從河洲上看出相與游泳，以起下好逑意。關關雎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逑字韻叶。窈窕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可盡，添出貞靜，又為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閒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就容儀動靜間裏寫其德性若此。淑字為一章之主。淑不可見，于窈窕上形容之。淑亦是渾然字，不須添著窈窕後之女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得女字則知太姒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而目自知逑當配匹為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內治等語，與窈窕好逑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好逑以母儀天下言。重窈窕淑女句，筆筆詠嘆可見。下二章註似重君子耳。

二節　此章承好逑來，惟淑女為君子之嘉耦，是以未得不勝其

一節既得不勝其喜所謂憂之事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不必泥定宮人只是愛之重之形容無已之詞耳 荇菜參差勞可想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而未有定穴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 寤寐求之摸捨下求之不得四句服與服膺義同 思樂須重樂字連思字亦從樂處發出思字切不可添一憂字來 寤寐中如何求法不過是想像其得之之意 轉之留之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緊頂寤寐思服起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事 興只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詞則引起下文足矣更不必問其興至某句止也此詩或云興至求之或云興至反側皆說詩之鑿

三節 興意各開要得他叠咏之趣蓋荇菜則采之而又芼淑女則友之而又樂喜樂之意有加無已如此 左右采芼無所不用其采與烹芼也故亦曰無加 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道故亦曰無加 友之樂之是自家去樂淑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婦婦順意則曰親愛鍾鼓金革聲有宣揚踊躍意則云娛樂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專奏無已只是心上懽忻踊躍不能自已而如此叠咏耳 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計此時已和平之極了非正辭字意也 琴瑟鍾鼓房中之樂自所不廢必曰友之樂之者愛極而為之思亦思極而慰之之詞也 漢書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賦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序以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章意 此詩本為治葛而作首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淺嫚須最後一節寫出他那治葛上繳到歸寧仍帶說衣服合而讀離遠而復近氣脈悠長真詩家之祖也 精神在服之無斁句俱要體認后妃自家口氣 三章總是一然事須都作追叙說為治葛始終有這三段情景可想末節見治葛一完那時又曾歸去詳看不須着根〇此詩說者多以

黄鳥上句從歎不可引動女工

治葛爲絺綌未語擣却以爲將婦事而追叙葛之生成與穫
之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爲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
一日未畢一日不得婦事未免隱々関心則婦覧其成爲可
樂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詠美節條其中若依時説則
視葛反似太難則於下歸寧段似贅疣且幾于自誇孝敬矣
首節 黄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景一般飛而集、而鳴樸止無
定原非鳥之真景若以見關雎則精神不活矣 黄鳥飛
鳴只閒々點綴葛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女工之思也 注中
鳴于其上亦不必泥 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黄鳥始

興感乎 或謂葛正於淮杉和聲直達于宮中皆不免誤解
傳註
二節 是刈二句正面明親執其労然須看得遠若説后妃身刈
各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絲皆親爲之則非矣當作總董其事
如三纖之類看 刈者斬之以於底濩者煑之以登爲只不
混所施之爲尖 主織絲紡基執締綌既成之後別其精者
爲絺粗者爲綌非葛布有此兩等而擇之以爲布也 爲字
若十分説得辛苦便非嫻嫺 服之無斁是積遠其心之所
期如此非肺腑深歎時言也註意不須入講大約都要精意

私服也服不必是衣

思俱在言外 念物之成于遠者已非一日之故而久之
就手吾人者又爲手澤之存此所以服之而無斁也
三節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以歸
寧言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 因歸而治服本與絺
綌無関非服既成而漸推之也但其汚澣也亦有上面服一
無斁意 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
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私只是近体之衵服衣只是
蒙体之常服只就見父母上説 害澣害否平常禮服耳只
是自家料理非必師氏簡澣諸發商詞與薜詞寒與羞一例

不必遠是薄浣其衣無取適歸 註中且曰字是体會后妃
自擬聲口而將來宜玩未要緊收拾浮蕩成意思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 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序曰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意偲者也猶云天用來安全之佑助之成就之也高脩舘
樛天之道也與天合德故福履及之　通篇意無說破而看
疊歌詠嘆然見無已之情　崔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
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群居則環其自
外向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章意　此詩提出和字知之致福而層疊言之擬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　衆妾感激之懷實不能形容而姑借螽斯以喻之也說螽斯不妬忌后妃為妙而說詩者類云螽斯時羽族之微耶開口便說　后妃恩養衆妾若邪而異之者故取義于此也　詵詵揖揖即和也蓋指和之氣以示人也要知詵詵薨薨揖揖皆是螽之聚非和字正解也物群則必鬧而和乃為和也和者生理亦生也子孫衆多自見盛和必然之妙　詵詵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薨既飛而斂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揖揖以壯盛說繩繩以生育不絕說蟄蟄以盤聚無盡言孝衆有別和氣致祥自是實理故曰宜爾味一宜字乃知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故衆妾深嘆其宜然但言宜其如此而初不明言其所以然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為俱由不妬忌而致此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章意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詩人重此二意然不得顯言以傷王民雖之家只淡淡敘之子于歸宜室家宜家室宜家人而以正以時思過半矣使不正不時而何以宜乎　婚姻以時男三十女二十皆及齡年也桃夭為興之子盛年容華也非

冶冶如也者　桃之夭〃使含蓄將來侍貞侍守是正言
含蓄意將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
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个賢女故嘆而美之　三宜
家只是衛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倖當相安便還求加
焉則失之矣　若不乾于男姑激不遑于夫子慈不遺于卑
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而后可以謂之宜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
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興也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
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
本同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章意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罝兔武夫之才層層贊嘆
美之耳　詩中雖字猶字俱要　罝兔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
豈是賤業古人如此者多　世亂則隱其常態大率類此　當時
之人用則為瑞附後先不用則安于農畝將各從其所
之棄逸審心也非田鄰廟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識其才
于罝兔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觀之而見其材始不可為干城

可好仇可腹心耳然非為國家惜人才亦非為斯人嘆
歟平〃叙述而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要知因所事以
起興不可講儻賦体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
施罝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使相應
恭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奇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武夫
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風之勢也亦是古人心膂人才
濃精細處具此心服有才何患不知〃之何患不用〃之何
患不盡
三節二章〃是網罟網承目張之象　棧謂之橛橛入地張罝其

上也赳〃非贊詞只大概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椎魯
少文　公侯二字亦要說蓋才只堪對付別人的猶無奇耳
公侯何等樣猷蘊藉猶足為其倚毗之匹休甚至精神契
合是何等樣人　干城是借用字大約熟壯猷碩抱足以折
衛禦侮說亦不必用武說以彼其人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
障非謂他日為公侯之用也　扞外衛內一串說　仇不應作
匹耦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　嘉耦曰耦怨
耦曰仇反其辭而曰好仇此詩索鍼弄處　腹心若但言公
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乃是情投意契之任公

儀刑篤七相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於心腹心
不可謂才不足為公侯之腹心則才也腹心二字違詩作者想
詩心字遺了腹字　好仇腹心脫才字不淺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賦也采采芣苢薄言
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賦也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
薄言襭之賦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賦其事以
相樂也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詩經副墨　國風　十三

章意　天下亂離矣役不息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
人始樂有子知此方見芣苢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根除
却平々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　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
又作相樂語　相狀而往々而采々而有而掇焉而捋焉而
袺焉而襭焉因其固然行乎必然而實不識不知之自然哉
之謂王民皡々也無事相樂非婦人口中語　采有掇捋袺
襭逐字緊頂直下掇者拾其穗捋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袺
襭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為采芣苢而出以得芣苢而還又
知已取不知其何只閒々說采物景象而樂意自見須摹

也儀游自得一段太平無事光景如說得景致佳雅即則未
色蓋物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來之多而
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溢於言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

詩經副墨　國風　十四

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反覆詠歎之也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章意　此詩要得反覆詠嘆意通篇在不可二字上興以喬木翹楚
喻高潔意數不止儀度閑和/貞潔不可犯也往中端莊靜
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犯全執儀如見其人望而知敬彼
若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
節　木上徒而無蔭女高潔而難犯此興意也　女非不可求
也父母以命媒妁以將之此求游女之道也循之涉江漢

總要在拙如鳩中德之

國風剳墨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章意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興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德字而其宜有此盛禮者則德也原只像言婦以其德之稱在言外須想得興意出 鳩性拙二句是賦鳩不能為巢處非諷其拙便宜歸巢也若作拙正是好處只爭奪鵲巢亦豈是好處乎詩人不過言百兩盛儀之子宜之鵲巢甚固鳩得居之而已勿泥 婦道無議非要非無儀何以正位乎中宮非德言容功何以稱有夫人之位居之方之職未易矣成而後有終者妻道也鳩居鵲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居之謂始來據之方是居之定盈是居之滿詩本以媵言註言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 方之即橫拚 并雙旅遜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出拙處 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宜兼送迎而成婦之禮言彼以百兩來此以百兩往衆媵姪娣擱其盈門而二姓之好成矣見得無曠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 百兩是諸侯常禮必有德者始足以當之耳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章意 註云能盡誠敬前則含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僮祁祁上見得總要見得侯夫人祭之誠 首二章條蘩時事僮僮二句存蘩時事祁祁二句撤蘩時事 莅主濯溉夫人有薦豆之禮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於阼夫人位東房之地故曰用之公侯之宮事在宮所先事後宮者先成其齋而後入宮而後齋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為主言之

序

首二節

二 祭有蘩有蘋。蘩以爲品物。蘋以爲新味。南國嵗時。莫先于蘩。盖春始英。香脆可珍。采而爲之。理或然也。 于以采蘩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然相呼應。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這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徃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沼沚之水。沚即沼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爾雅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 澗中。亦謂于曲内。非水中也。 公侯祭祀之事。不必兼蘩而蘩助于此用之。 必須以公侯者。雖倫内宮。亦公侯事也。雖主東處。亦公侯宮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故也。

三節 被之二句。各一直說下。不得添一轉語。作果何在乎。便成兩截言。如此其妹。數慕乃夙夜在公。以爲蘩也。祁祁然。只重僮僮祁祁。夙夜旋歸。不須多說。 僮僮者。步雖緩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者。行有節而被無急遽之意也。俱要點與公侯之敬相協意。僮僮有所以𢘀之也。祁祁有所以番之也。皆借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舉其被正以見其人。不必說薰被之人。 昧晦未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礼所謂質明行事。以宗廟禮法森嚴。極是束縛。不可在處。若不敬即急欲了事。以適已便。故祁祁尤難。祭畢而徹。雖以疾爲敬。既徹而還。又以舒遲爲敬。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賦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賦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物之變。而思君子如此。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首章 意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變。 陸氏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耳。不感動於情緒。夫婦居則忽別。別則思久。別則感時而思。情之正也。何必緣物乎。 草蟲阜螽。諸說俱不定何時。張爾云。大火流。草蟲鳴。阜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蕨采薇。蕨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未卜。故不能不憂耳。亦一見。 見參。見其顔色。覯則有接遇家通意矣。

忡忡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榮相叫應。懸懸而降、偽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覯最重。必既見既覯我心始降、而今僭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說既見方纔樂。正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　陟山只是起下采物、言此時而陟彼南山、則蕨可采矣。不重望君子意、與草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　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章意　此當以有齊一句為重。采而盛、盛而湘、是循序。筐筥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嚴飭整飭、即此意也。　蘋藻二物、設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看來亦不必然。筐筥錡釜、紛然不一、而凡總見競競勤治、嚴恭寅祐之意。　大宗大夫始祖者、謂係卿子出來、皆為別子、或子孫為大夫、繼別為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子。若諸侯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孫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　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奥、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蘋藻。尸之榮須奠字來。　宗室之祭、牲醴之薦、主之者大夫也。婦矣之薦相之者賓客也。而薦豆則大宗之婦。　亦只叙其陳設於此、非直原其祖宗之新從來。　齊國所以貫于采盛湘奠之中、而贊其明信者也。曰季女、見非歷練之世婦尤為難耳。本之則家訓、雍之則婦順、于此可想焉。　主婦主薦豆、詩引以証尸字之義、非即以奠為薦、而粘著主奠解也。看五于以字、見末句不單指奠時言。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賦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賦也。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賦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章意　此詩思召伯之德而純不道出思德、只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愛其人故及其樹者、亦見樹

雨謂詩之說得有字其句尤然意方妙

亦能穿屋，雖謂雀有角可也。女無家，故不宜速我獄，未時
速我獄，謂之有家可也。此正對，強暴者橫詞，所謂無其
而有其實，無其實而有其辭，莫認其辭。 角者，鹿嘴尖也。凡
為牡齒是古之大薪，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
穿墉，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 無家速獄，蓋多露之可畏
至于此，只是保不夙夜以自取辱，耻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
聽之。 此詩是女子獄辭，當時必有為之白其事者作是言
者。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羊之裘，素絲

詩經剳記　國風　二十七

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之。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
直，德如羔羊也。

章意　只詠大夫之服與容，其德在言外。節儉正直，說詩者推出。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 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則其紽必多，故五紽亦見節儉。 古訓曰：素絲以
英裘，則一英五紽，其義實同，非三英極其華，五紽極其朴也。

亦只是然不必至一序不足泥一證

素羊即節儉分委印是畫正

此是大夫常服，然惟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
縫中突兀為紽，有界限謂之紽，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
緎，紽裘用以為緣。 委蛇，義取委曲和婉，凡朝服自有常節，
在朝自然敬，惟私服燕私，私居不嫌，燕餘而有常自
得，於此燕服猶常，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蛇上一處見
惟正直，方能從容自得也。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
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本文，體貼自然見
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 在公之委蛇不可信也，退食之委
蛇真委蛇也，可想見胸次矣。 委蛇無一身舉動言，就出公

詩經剳記　國風　二十八

門行步時見之。此皆就尋常易忽處看出。 人不自然，賢者
特甚，苟着一節儉於胸懷，縱不露于大體，必不能渾忘於私
室，所謂□而益據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
退食委蛇，雖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革着毛，毯而革
存也。縫者革散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而縫
見，亦是一證。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賦也。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賦也。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興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君子從役在外而作此詩
序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
勸以義也
章意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 殷殷陰雷
不動聲也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遠字 殷殷其
歎或遑此及興也 窮然究反起君子何究反不遑與甚雨
而下二章只变文叶韻耳若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則雷聲
又無定在矣 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即時

詩經剖疑 國風 二十九

即景而言 以振振擬其必歸想是當年情事蓋其人以信
厚聞家人亦知其必免也故歌之如此 既非輕浮佻薄的
人工為朝廷者實幹事不能勝頤室家公旬之托不負五日
之期不稽故可望其旋歸也 早畢事是朱子代婦人周旋
語意從莫遑二字看出見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 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

強暴之辱故作此詩
序曰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章意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
之轉切耳 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桑起
昏禮殺于此焉故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
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失期蓋菁之決況摽梅為夏之
候乎 摽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
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桃夭已過時也莫作熟梅
稍傾筐墍之亦是遑遽意想如此未必是實數 曰七

詩經剖疑 國風 三十

三兮墍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咏也 迨吉迨今
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 三求我字急忙中分寸處
求我重在以禮上迨吉迨今其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
婚姻之禮謂則始共定約徐俟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
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善之人迨有遑遽之恐晚之
意正其貞貞自守之深慮也莫作急於從人語貪免在
野人競逐之猜兒在旅人不致數為其有定主耳求與謗夫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 嘒彼
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

處靜氣和乎興各止三句江汜叛于長揚到末猶然涉入酒
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岐則渚亦以旋江之水似不能放及
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派慈見不能衛便及興嫡之子偏然獨存
也 不我以等句只輕輕寫過而思悵然未作悔嘆 悔者
善惡之實而教化之妙也在嫡人在難在媵媵在難之難
悔而相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亦媵行時大善還望而遂
相僭議之詞非必實有此事也然既悔之則亦人情之所必
然矣 悔處嘯歌皆是媵行時送想正嫡如此于礼未安故
悔幸與礼合故處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

況側重在歌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〇諸侯之媵八歲
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
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 林有樸樕野有
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
尨也吠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
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序曰惡無礼也天下大亂強暴相淩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
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章意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當以末節為主上二章〇
過言人之誘女子而下則言女子之自守也

節 野有死麕白茅之物也欲取之者必用白茅見物必有
藉也男有女當婚姻之正言士礙不思以礼將之而誘之乎
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
婚姻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摽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

二節 此以三句興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作女德堅貞者承上
死下覺有情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浸點染意思

以樸樕薪死鹿而束以白茅見人之所惡也女而如玉則誘
人之欲喜矣而誘之則豈礼哉便起下意也

三節 舒而脫脫四字妙甚此是厲掃非教他以礼 礼分明教他
美之也猶云爾且慶礼義而無急遽也 淫欲之人輕狂暴戾
細細付量妄想自息 無感帨是不得泥說無使尨吠是不
得近身猶無實猶言不得如此 此章制以漸而為從容如此
獨自閑之詞非必有其人也與行露同意 蘇子由曰奔走
失節則佩帨動非礼相陵則狗吠〇據小序惡無禮則此章
是詩人揣為女子之言

只從車印敬之回僅之句意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興也何彼穠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也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興也
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
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
序曰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章意 惟有肅雝之德故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可稱耳不然即
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 唐棣之華本樕輒生二華以美夫

婦如云並蒂芙蓉耳 肅雝即在車上看出微甚 非是直
言其人之和敬也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
言王姬挾與貴盛而未宜無望其肅雝也今若不肅雝者
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耶 南子以車聲而知伯玉夫以伯
玉也賢宜有轍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此
詩要會時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景不挾貴執婦道
等與隊俱無用處都須御從平王之孫一句說出王姬來平
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家風為其孫
敬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知敬但見車之

華如桃李如李深譬如實指桃李說

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故詩之
詞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驕其貴難有
一層語執婦道是肅雝落一層語下將平王一句乃覆咏嘆
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
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豈不俱在此前此其家此何
等稱婚配何等合故興意再發而間俱消嗟嘆賞羨
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
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玉侯二字末章都要接此二字
惟不挾貴以驕其夫故以平王之孫下嫁于齊侯之子而不

為累以齊侯之子上配于平王之孫而不為亢蓋極言其尊
卑懸絕乃愈見肅雝之難而王姬所以可美耳若但云族類
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得王姬不挾處 以桃與李興男女
之稱由王姬能降而自卑也以絲與緡興男女之合由王姬
能柔以相承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
嗟乎騶虞賦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
恩又有以及于庶類故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

序同。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章意　不言民而言物。詩人之善言也。通詩都不要露出仁民字樣來。方得其旨。　此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凡至仁無心。所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自廢吸求。是物之必遂。亦原然發。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為茂為貌。自然自蕃。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推本仁恩及物。使落仁心後。然更推仁民之餘恩。蓋贊歎。度下吁嗟。亦不用轉。　言一發四矢而得五豝。是其間必有疊覺者在。若說矢無虛發。只是善射。不見得歎之[illegible]仁。風化雨之世。自然萬物滋育。不取不殺。未盡侯仁。不可以此隱之也。　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吁嗟句只是嘆。即詩人見得植物如此。只有贊嘆已耳。所以然竟莫措言處。　末句是贊嘆語。非推原其故也。

右召南之國十四篇

國風副墨

邶風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作此詩。

序同。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章意　篇中惟前二句是譬。說其懷而又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既明言群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也。　全詩並無一毫有不得於夫字樣。味首二句。只是一堅貞為懷。其神保固。此俗更優遊。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汎流情景。匪石匪席。不諧補其意。悄悄二章。正是隱憂中語。趣不得不明明說出也。

首節　首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　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於夫。此興意也。若以柏舟之堅。比己德之固。失

為臣而至主世不敢明彰其惡天討必矣

興也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

章意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弒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還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此

蓋若尋常臨岐但失之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言瞻望弗及意皆襲闕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首尾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若思仲氏之賢耳　莊姜送陳女是何等事何等時原不是尋常離別之情曰泣涕如雨曰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一發吐言外仲氏一章似只泛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衷為若心先君一語其意微露然其隱痛蓋深矣　戴媯之歸別為非常之別其痛為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子喪所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敢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

言其羅字音晚故曰下上

言外之痛隱然矣

二節　雎鳩逐隊而飛鴛巢相向而宿雌燕宿則相向飛則相并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便影着己與媯相承光景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翰媯往而己留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若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卻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泣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歧路情景初則泣涕如雨繼則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

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涯可憚矣所謂實勞我心也實字絕有味跂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贊意矣

四節　此亦從別離凄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　任是以恩意相爭勢在平日嫡妾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待身如此　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所從出終字亦要想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令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講此要有斟酌若說

思可全其睦慮以義情怪備所之見

出自東方只是少熟意

有緑衣之怨悲哉不念先君故悵々相悔則莊姜之賢不至于此　以栢舟之棄婦而送氣子之寡妻言念先君當有慚然不禁者豈徒述其勉已之勤哉此全要言外唱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

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

序曰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章意　此反覆嗟嘆亦望之之意也重不見荅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四戲反　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闇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　毎章末二句俱有冀幸一悟意　曰古處曰相好与顧報皆述等意俱作定字來　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能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　沈云斯人之不古處也不知胡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耶　終風云惠然肯来意自可見二章於此三章言非不定而我不可忘也何時能有定乎而使我可忘也可忘猶言放心也四章言非不定而報我不述耳何時能有定乎而豈其待我如是之不循理也　顧恭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謔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没好說話耳　今人說人德性不好咸儀不好声名不好德性咸儀声名皆好字面然則何疑于德音　一解德音只說得好無良是無實情猶今婦人云口甜心苦　畜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々我思　比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　比也　曀々其陰虺々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以終風且暴為比

序曰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章意　此詩說風霾曀雷即是說莊公与他處比体不同須体会不敢斥言口氣首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一步而篇首

顧我則笑二句與下悉二句然背未中相形不

從一終字已含徵蔽愈深意矣　狂風不及少含終風且霾甚矣然猶見日也霾則晦霧于下曀則掩蔽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陰陰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比公之狂惑有加無已也

首節 顧我則笑此句最是難堪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笑敖之欵而已　謔而浪焉非常謔也笑而傲焉非誠笑也曲盡狂夫之形態矣謔笑于彼心悼于此正相照處此所謂微意又不好説破他只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

二節 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　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久以來道其來又忽往其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酷肖勿泥註但又有三字　悠悠我思非止莫其來也憂其狂惑之何時已也

後二章分背二句寫出

三節 狂惑暫開在不旋日内者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更從傷人欲感傷氣閉而成曀不須帶風霧説　寤言二句不平各置下句字提起不氣結而病則心結而不能忘也隠是憂之此恨之也　願言則嚏猶井心首疾之謂

四節 曀曀以喩惑陰陰以喩狂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陰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此以比狂惑愈深　懷如懷抱之懷蔽于中而不能釋也 ——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説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

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章意 通詩皆怨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　東門之役五日而還非久役也詳味詩旨乃是伐鄭之令初下而行者衆怨決絶之詞乃如此矣曰不我以歸不我活不我信皆痛恨州吁之詞

首節 首二句側下鼓聲鏜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如此　擊鼓湧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也凡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　土國城漕非獨

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見無一人之不從矣　土國二
句不重從使不均，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之憂，見已之相
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予則謂兵凶器戰危，事王為中
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摘破，若
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節失神矣
二節　此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脩先
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与衛相睦，宋與鄭有仇，故合
二國之兵与之伐鄭，是從也。有主帥，有与國，圍鄭又止五日，
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大將而呼之以字

輕之也。知是喜功樂戰之人乎，陳与宋見有与國以助之，必
起兵聯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故
下文云云
三節　居坐所安也。猶宿食也，住言處，行所止也。指坐作進止言
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當居當處之所，與喪馬分三項，蒙
上憂心來，所謂無關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疊說下
四五節　契合也，濶離也。重濶遠，故註單解云隔遠之意，死生合離，
俱不忘棄，是約誓所成語，不必為下文不言死生，苦苦將四

字申否。　執手二句，即成說時纏綿叮嚀語，不作兩開。不
我伸亦原就不我活脫下，須含其憂危之神。　洵愈悉心慘
悲苦，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之未必亡者，其亂國之民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　凱風自南，吹彼
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
母氏勞苦　興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
詩。
序曰：美孝子也。

章意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僅
孝子之心，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
以自責為幾諫，則偽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
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己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
之言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
也，然說不出，所以立言益苦
首節　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就初
時說。
二三節　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屬興，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善
四節

而材不美也以興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克知臣
罪當誅天王聖明一例看不必稍解無令人倦若無一克旨
子也且勿露不能養親悅親意母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之
不能悅故下二章而言有子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
且慎首而今無有也母氏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能勞不
同末章莫字全是自怨艾意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 雄雉于飛下上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 賦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作此詩
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章意 全詩以懷字為主末章正是善懷處 首言阻隔只是遠
行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悠悠我思俱含怨其不能自善意
直至知德而臧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寬
耳註從役該得廣不止說從軍 此不是夫婦徒常離別之
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罹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
非惟憂之且為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貽伊阻一語可見實勞
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貽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懷心
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著婦人自言方
妙有深情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
最深切處王風首無飢渴亦此意

首二節 言雄雉者雄性好鬭難馴飛不越域舉雄而此雌彼應不
待言矣 自貽伊阻反照泄泄其羽者以君子急于公義盡
瘁事國說自貽二字最有味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
故以不忮求望之 展矣二句聯絡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
子之實勞我心耳根上伊阻含下保身

三節 瞻彼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之往來而俱長瞻字賢聞
思字蓋服見日月之升而沉沉而復升明而晦晦而復明而
不見君子此際千端萬緒蘇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
悠悠不止思從役之久 道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
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四節 百爾非一人之訓望其夫而為非一人之詞者凡人我不
忮而人忮我不求而人求亦不能兩全而善終故不獨以德
行勉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而兩得矣 不
知德行猶不達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忮不求正所

謂德行本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便為事功事係之地尤
宜曉此明明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居此要之衷中
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漢若有為
里之外以身為本此只是無己之思如苟無飢渴之意不遇
作法學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　賦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
此刺淫亂之詩

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章意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止托諭立案
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從總示以礼義之當度苟度礼
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從者矣訊刺意在言外　四章止濟
盈不濡軌二句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此立言深至
處也
首節　首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配說尚未有比諭
在　匏有苦葉諭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洪諭先王之防
甚嚴也此時而循礼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

深則厲　深字不　要深涉　此深之　深中之　可濟處

不必拘　礼義不　度非偶　相從者　男女

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　凡匏必經霜落葉方可佩
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匏此時豈得為急于求濟以身試不
測之淵乎　濟有深涉是水之深而不可涉者下則就可涉
之中又有淺深孔疏云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厲矣厲言深者
對揭之淺耳蓋可厲則亦不必用匏也　水自帶至腰曰厲
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察辯故着裡衣而濟謂之厲褰衣涉
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景度
意則厲則揭此非實語機見濟深叵測不可離涉意
二節　濟之盈雉之鳴只立此兩言以為濡軌求牡之案非即以

此為常理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曰周書
有牝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此意只以非偶相求為反
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若以雉鳴比女之懷春則是
詩無亦刺女矣意必不然車輪廣狹高下皆于軌者一軌字
正見禮義之度　濟盈諭淫欲之溢雉鳴諭春心之動欲勝
則必害理而今曰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總見其
無復顧忌盡反人道之常而已
三節　四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旭日之
始升而莫雁此是納釆請期常礼米之未泮尚未是歸妻時

而預先行此所謂不暴而鄉以礼也如字迨實際相感
註納采用雁諉請期在內以納采為六礼之始也此納采請
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此礼而以急欲從人是
涉者不須其友之保而便從舟子之招矣豈可哉須字最有
味 未斷此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
以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正意全在卯須
我友上 寧不應招而共須我友濟非獨守淺深厲揭之常
亦以避濡軌求壯之誚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
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 涇以
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 不我能慉反以
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 賦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
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

序曰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
婦離絕國人傷敗焉
章意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能挽棄之意篇中以德色為眼之
重色所以棄已有德所以悲首言夫婦之常道在德不在色
夫之棄舊惜新重其色之而已之治家勤勞色不新又可謂
德音之莫違有加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末勤以念己為
新婚時則懷慨極矣
首節 首言夫婦宜和柔其德而舉其色正所以和也 下四句意
實承上說 以陰以雨串者言陰而雨也 陰陽之和氣蒸
則為風濡則為雨 非風所致 然谷風至陰陽和故言以陰
以雨 黽勉同心有要去乎久意 黽勉而相忠告之詞欲成
家不得不如是耳 如欲見棄雖有洸有潰矣 葑菲以下始露
德色意 凡言德色蓋俱擬形互見相離不得 德音泛就婦
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勞意 莫違者不改其初也 言苟
如是ミ亦足以偕老妻然夫婦而論色之道也 對顏色之違
說 同死二字有許多懷悅 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
矣
二節 行道四句 一見棄時事 有違者心與足違也 薄送我畿亦

中露泥
中與旄
字不作
皆說

章意 主愛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微君之故者非怨之也激其詞以有為也 微字照下中露泥中看即後篇瑣尾流離之意 當玩一召字為君上以社稷也 胡不二字是感動其君等口吻以興淩立說微君之故為君闢與浚之故也 中露言不見諒也泥中言不見祇也 臣子中露泥中則君上在中露泥中可知但委靡頹喪之主多有甘受辱而不克自振者故其臣言此以激之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疏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因託以起興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章意 此詩以黎所與同為本旨但先說責寬解而後諷之因繼以切責耳

首節 葛始生其節欲久則漸闊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訝意下何字是望欲迫切聲口不是疑問 多日二字二言

最妙不作絕望之語深於責人者也 式微處用怨思詹旄丘責人而不刻

二節 何其處也四語替他解說寬一步人益難堪 雖多日而不來宜上為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如此 何其久也即是多日而又須必有與也 緊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 之之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 曰必有與必有以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還故居不俟終日者 胡為若是之處且久也哉

三節 言蒙又言戎時歷冬是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客途之苦既云寓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欲為之詞耳 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悼危亡又思興復而恩不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

四節 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改有戚憔狀若此 流離本鳥名易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離離倚倚之意 充耳瑱也瑱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得安然不救然有激其來救意思 楚詞 蔽壅情以陳詞兮胡俾聾而不聞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賦也）碩人俁俁公庭
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賦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
公言錫爵（賦也）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興也）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章意 看他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曰
之方中蓋晦迹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哉
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

詩經副墨　國風　六十一

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聲色氣槩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
一爵與韝袍閽寺無殊焉所以動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不
露意中事　簡兮詩人固是慢世而意思沉遠不可適作做
脱放曉之言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鬱結之情其所謂以
長歌為痛哭者　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
意則伏在末章蓋所以脱畧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
人意若遇西方明主先不容我做此事豈亦安得任其簡哉
末章意即在前三章中一時俱有無可尋意尤甚作怨憤
語　前三章談笑發舒傍若無人末章忽動美人之思綿邈
低回情不能已中間自然處即是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
方之美人正是目中無東土處但詩人口中皆是而無諷刺
其言外之旨明甚于諷刺矣
首節 簡字提起通章神情美說遇西方明主必在奔走先后之
列當此衛事淩之如何說此人閒散　簡兮但〻旅〻正猶孟
子綽綽有餘之意　簡兮二字高唱而下拜退前三章神態
不必粘定舞上說以方將字貼錫爵恰是整之始終萬者舞
之總名非文舞武舞之總名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上處已
居然是一舞人亦無不屬目矣

詩經副墨　國風　六十二

二節 俁俁就形體點吾言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倫重在御馬一
邊　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處　有力二句一
連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整控無不如意也
三節 執籥以適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事　赫如渥赭以
扶蘇得足無所愧怍而見於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
工、上人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公言重親命
也
四節 精神注想全在云誰上生色適當盼睞之際而每一念王
思思若有所屬果何所思　云誰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

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云
句正寫其思中驅害欲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　云誰二句
已宗末二句有咨嗟嘆羨綿邈低回情不能已處非嘆其遠
而不得見之謂　西方以地言而將自在其中碩人本念到
此方自家說出有美少威既　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有無
限深情若之生不達時等語便非口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　賦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

衛不瑕有害　賦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
詩以自見也

重　意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國人
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若不說一段計議猜疑便意情淺到
乘車尚是有懷于衛神脈未嘗絕想　通詩都是意中語出
而飲餞肥泉須漕悠悠神往矣　詩言國非真謀之人但共

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只思歸
不說出　一章緣其謀之端二三章遂謀之曰昔我來嫁也
宿于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使
得歸寧非無謂也我以是情問我諸姑以及伯姊豈為犯禮
也哉而止我也如果行也當宿于干餞于言脂牽其車駕而
之衛耳豈于義有瑕乎無也是以思肥泉而永嘆思須漕而
悠悠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豁我靡日不思之憂也哉只如
此敘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

首二亦字聊字俱堪尋味亦字悲甚聊字無奈耳章姑字意同

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害究是謀度之詞　婦人內夫家
故曰遠父母　心第曰遠着外之也

三節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是衛地　脂牽平看載脂
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設牽在車上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
嫁時所乘　要知不瑕有害非到此纔看出來聊與之謀聊
字內已了然矣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且歸之人其
猶偏屬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害云耳只云自怨之詞大是

四節不說人只說地意更深　思肥泉須漕者係心宗國即一

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父母意隱然言表 出遊北
婦字寫言與我思字緊就着孫字當處字看註中安得二字
宜玩 寫憂州絶意之詞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心腸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作此詩

序曰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章意 通詩一艱字足以盡之 北門是睹比不須補正意詩中睹比甚多大畧屬于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明言之也 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看節 北門猶今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興嘆不必貼出正意 北門背陽日光所不到猶君恩所不及也天實為之是詩人微詞呼天即呼君也 終者無計可免之詞已焉哉即終字之意 窶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貧甚于窶故下一且字是下章室讁根因 莫知指上人說艱須窶貧看 已焉哉言固不見知于人亦無望于人矣謂之何哉猶云不消說得

二節 三 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來求賻征求貢賦之類 政事本國之事如刑名兵甲財賦軍國大小內外上下會盟之類 適我者到我身上之謂 埤益擂積集意 敦我者擲我身上不復顧恤也須知此等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賤所當任者推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讁怒 責其貧曰讁行拂其為曰摧盡入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偏 三我字可玩于此便見北風同婦朝恐共事故專責于我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言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故作此詩

序曰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章意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猶懷慘之象狐烏猶不祥之徵 只是氣象愁慘去不可不速便見危亂將至不必明言謂是欲速去之切 風疾而有聲則不止

於宗蝃蝀而察則不止於雩見禍亂之愈急如此狐烏
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
即是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烏也見微而
作者皆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事如此而猶不去則是
不誹狐赤而烏黑也 賢人愛友而忘國事亦不可為矣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 靜女其孌貽
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
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

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章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於于家矣曰自牧且遠于野矣 搔首
踟躕先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決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彤則管之色也舊傳以為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觿燧右佩
箴管彤管即所佩之箴管耳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 新臺有洒河水
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興也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國人惡之而
作此詩

序曰刺衛宣公也

章意 此詩想是為齊女言 所得非所求 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
言宣公也 渙倫自是詩人溫厚之旨 泚洒皆從水義 鮮緣
謂鮮明高峻 皆水中倒影臺在河上故也 籧篨戚施非宣
公真有此疾 只國人惡之而以惡疾狀之耳 蓋既無人道即
不成人形 不鮮猶言豈不鮮也 是少有的人 不能俯不能
仰 極醜之之詞 以其俯仰有醜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 二子乘舟汎汎
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 朔與宣姜愬伋于公 公
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 伋曰君命
也不可以逃 壽竊其節而先往 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 壽
有何罪 賊又殺之 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序曰 思伋壽也 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
是詩也

章意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之為冀幸之意

二子見害何必到此始疑蓋不忍訟言之也詩始故未爲

解。一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汎汎其景是摸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痛其往而不反也

胡林傳云伋導父命壽先兄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處長立少當正命哉伯夷逃之節終棄其命而從兄亦嘗有以陷父不義非之者伋壽即不得比二子之懟怨爭死不悔亦足追其勞躅矣論者以舜樂欣于兄而重父之過伋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名此平居中庸之論豈嘗設身以處深原其大不忍之心哉

右邶國十九篇

鄘風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此詩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章意 興意以舟必不可以去水興女必不可以他適柏舟不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 而髦借之以暗指共伯髦剪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旁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 特有淋將之義而訓匹者猶治之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 母也二句言其意有深恩而不見諒此訴之也望之也 不諒人只不可說壞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故作此詩以刺之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章意 中冓其閨內隱與之處 不可埽不可道云云熟所容其惡惡之深也 言之長也不欲道之令人乎所不欲言則曰其說甚長 上淫曰烝下淫曰報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

也髢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 瑳兮
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
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

宣姜不稱其服故作此詩

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
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章意 通詩只子之不淑一語而餘不及刺如碩人不見荅于莊
公而但言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猗嗟不言不能閑母而但言
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

不淑也 涉既非 足謂

首節 通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偕老二字是詩人史筆 副
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
頭珈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作三件一
串看 象服即副笄珈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
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偕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
居尊嚴象耳 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
服否則雖有象服亦秖見其不衷矣故曰云如之何

二節 玼兮二句言服鬒髮二句言容貌玉瑱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宣姜言見與他人之髢不同故曰胡天胡帝也

揚訓上廣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何為春以横
黛以此 天與帝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子虛賦所謂渺渺
忽忽若神仙之髣髴也 後二章刺之詞氣愈深愈緩然以
君夫人而曰胡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褻慢甚焉

覆二章只是讚嘆咏其美更不插出不淑妙筆之妙

三節 瑳是祭服展是禮服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
也與上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 揚指作三件縐單重在
色而紲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
寬和然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
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爰采
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渠印言 淶卯行 之時耶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相期會迎送之詩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
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章意 皆言其心思得如此歷稱貴族以誦女之美非必其有此
三姓之女也 正義曰言沬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

唐也麥也葑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孟庸求之易許也
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帷
于上宮耳 蘊氏曰刺無礼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
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 鵲之疆疆鶉之
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

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章意 鶉與鵲奔奔鶉與鵲疆疆 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

相關惡其亂世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因鵲性不淫〇
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
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公
之長庶而伋之兄也 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遊不可以
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賦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
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故作是詩
以美之

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
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制百姓悅之

章意 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
民樹木又非君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悉地詳審繼營建
了又悉地勤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騋牝以驗富庶見得
撫心之效如此 此詩具見文公經綸開創之手精明果銳

之氣而不知其心痛積習之非雪亡國之耻有一種刻厲沉
潛精神在以故蝃蝀相鼠干旄之詩人心俱洒然變易詩人
以塞淵二字摹出最可味

首節 營建不苟種植不苟即此是秉心塞淵了何也春夏桑田
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定星方中則農夫暇矣始作宮室西
又揆日以審地勢其明天時處即下投桑田之心其揆日處
即下望景觀卜以期安阜之心且因以樹植而封及禮樂即
期富庶以興文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 定之四句文
平而意實貫如云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以作室也定星

度宋謂宋西也徒寓居室於此故徒此啟氣

除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定 樹臬在室基
中判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
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此
皆作徒宮時事 種植亦營建中所不可廢者但其所樹必
取可以充籩豆伐琴瑟隱然關禮樂大用耳若謂禮樂必待
此興便是宋話 樹之三句是美其經理之周爰伐琴瑟言
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今人因伐
琴瑟遂增出實籩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並只關關謀遇未
嘗有此意也

終焉允古副令日也影當虛之靈碗

二節升彼三句重一建字不必當對看要知建立可興禮樂之
大邦振當廢之大欬畢竟從虛以望而因及于堂也 望是
望一國之勢看道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之向背
何似故又用景之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蓋樹臬正正
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 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
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 降就下
處言非從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宜于桑必宜于
田故以桑驗土宜謂民之所資也 望景觀卜止求後來好
故後來果然好允臧隱之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點合

瑞應圖曰降雨應物謂之靈雨

三節上既言城市宮室于是言其政事蓋人君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 雨而曰靈即杜詩所謂好雨知
時節也 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心
不是空空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
文公如此操心所以能光復舊業而却在敗處輕輕點出此
詩旨所以為妙 塞淵舊指農桑說看來宜兼通意為長人
君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皆國家大事 言騋牝而本之塞淵
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
格來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 三

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

千作實事不作頌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見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 朝隮于西崇
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
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
此刺淫奔之詩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章意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 虹之為質不映日不
來蓋雲薄漏日日映而氣則生以水噀日亦來青紅之暈
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構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

則揖而為虹蜺朝躋之隮莫躋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冥漠
若無朕兆倏忽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淫昧之事終
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　女子有行言女子
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
也乎正與懷婚姻句相照　女子有行二句言婚姻正始之
禮也註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禮　大無信二句一直疊說
在人曰信在天曰命矣貞信之節即朕天理之正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　相鼠有齒人而
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　興
序曰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
禮儀也
章意　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見爾雅翼儀指
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反為文曰止者是謙抑退遜之意礼
則舉全体而言　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
人生死言孟皆從此看出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予之　賦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賦也
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章意　三章只一意詩人得於郊見愛乎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嗟
言之　車馬旌旂不過大夫常儀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旌
首皆注旄為見賢而出故極道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
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　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
旗自尋常儀飾惟忽見于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　何以二
字是詩人擬議之詞反不重姝子身上有踴躍贊嘆矜挪不

盡之意　曰郊曰都曰城雖是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
慮意　懸望其有以畀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畀之又預想其
不知何以畀之猶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願治光景
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旟隼象其勇鳥象其捷旟有干干首
注旄曰旄曰縿者蓋旂之正幅為縿旟則末垂者也　旄是
一旗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為緌
謂之干旌　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旌之車良馬以
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旌言　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
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　古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

五之六之妙不必求其數以實之

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要更備衞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嚴氏云言乘良馬而来者已四紀五輩六輩矣言下賢者之多也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衞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衞侯于漕已未至而許之大夫必來不可歸之義來告乃作此詩

序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章意 據序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衞之心出于歸唁以控于大邦二語跡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實事要大夫之來思大夫之阻俱非實情不過曲寫其煩懣難堪迫無聊之意耳 言下却若歷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許為婚姻之國不能急恤大邦以救衞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控于大邦二句

首節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共圖興復意只未說出詩作于廬漕時故曰至漕 人情推急欲到每覺其緩故曰悠悠 於時門役然非真驅矣 跋涉是来得壯迫不避水阜與悠悠言至俱在意中摹出景

二節 三 不我嘉不我臧指跋涉之大夫也不遠者此心依依不忘于衞言不能使我思遠衞也不閟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而設此一意而翻進一言之以見思之迫切 人見我之執滯以為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不得槩以為不足問 活看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 玩亦各字可見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 我憂患知此迫切而許人尤我之歸意者皆穉乎皆狂乎何其不相体恤不識緩急若此也 穉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 狂則執拗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

四節 歸途陟麥亦是設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

按狄入衞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 適于見麥芃芃 則為今年夏 徂歷三時而四國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書者 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 因猶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 極指大邦言 百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籌畫之謀 如云憑你千方百計便是 不必㬥說或欲如何如何也 如致書

意在文然偽湮然忘不出矣

遠人于義不悖，而情得以達者，不必言請欽。果有此意，此云
所懷。何以云不如我所之哉。上云衆稱且狂。其詞恨。此云
一無我有尤。其詞悲。

右鄘國十篇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
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兮。興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興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
進益也。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又能
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章意 孔叢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與各止五句，各
開說，雖有進處，尊嚴成就之別，然章旨互見，得力全在切磋
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故與服稱，將到末方說
出耳。瑟僩赫咺與末章下四句，亦各就其德之發見處詠嘆
一番，非有淺深也。

詩次云河內有竹淇與竊疑以武公詩賓興見而生也

充耳二句只依本分說便是脩也

首節 竹處中，勵節清脩，有文，植物中之君子也，故以為興。有
斐只呼過之詞。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物自切磋琢磨
中來。似倒。 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也，似之，故曰切
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 如切
是剖析事理，一一爲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
琢是遏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礲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必
分知行，此與大學不同。彼重精密，此重進益。 瑟是端莊嚴
密意，僩是可畏可象意。瑟僩赫咺正是有斐處，與大學說瑟
僩不同。赫是氣象充盛意，咺是光輝發越抑之而愈揚意，此
須本德來，非德何以有此。 有斐二句只根上句說，終字猶
云到底，不指沒世。 不說重武公，不重民心

二節 充耳用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
玉為飾，謂之綦。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當飾
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
口中無德稱字，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即似增出言下有
瞻望半儀肅然贊嘆之意。 瑟僩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有
別。 詩從成德後敘述，連切磋等亦就現成說德容，亦是德
故重贊嘆之。

三節

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下句。其實武公之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總就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　寬綽四句，寫有道氣象，此從心不踰矩之妙也。寬廣與矜莊反，矜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與威嚴反，威嚴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恭也。　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較在軾之上，致敬則俯而憑軾，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猗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真在重較，

也。戲是戲動，謔是謔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就是自如了，故即重較以嘆之。戲謔着一善字，已有不謔意了。下句只足上句，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當敬而敬，則莊閑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不必謂寬綽善謔時更不莊僩赫喧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賦也。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賦也。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賦也。

美賢者隱處之詩。

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之章意通，詩以寬字、薖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樂亦自人觀之耳。樂者不知也。之寬之薖之軸，亦非樂考槃也。弗諼，真也；弗過，意也；弗告，遯世而無悶也。　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想其地面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莫之境也。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　寬薖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註此字各就此三字言。　薖從草，從過，有草、過得之意。軸訓

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　獨寐三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獨寐寤言，無酬對也；獨寐寤歌，無應和也；獨寐寤宿，並無驚破其夢者矣。永字有終身焉之意。　弗過者，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激流枕石，無波他碩。　弗告，非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之寬之薖字句亦非樂考槃也。樂者不知亦自人看出耳。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記云：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於俳優之流，邦禁事于軏殳之賤，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

序曰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章意　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齊貌盍沂

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舉之者蓋欲指莊公以發奔濤之放而不忍明言欲就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雖鋪張贊美之詞言外有款懇咨嗟之味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議矣況其美又不止此乎

此類表女負海命令古堂止一排美想攻今之狀怯給齊美人一笑

首節　二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碩然而長衣錦褧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　曰衛侯之妻見聘以嫡也曰齊侯之子見與得臣同母非孽子也　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侯者

皆從句提足

通稱也　倩正是笑之巧盼即目之美前五句猶狀其形辭之妙後二句則并其性情生動躍寫出矣

三節　來嫁寔輕還重在人情惟着上　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車朱字翟字要緊朱幩擬人君之貴翟茀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以朝者只叙來嫁之時如此不是誇車馬之盛

末二句亦見通國樂以為母也分明畫出舉朝洶洶為人主嚴重大禮光景說出相親却似昵

四節　重末二句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姣好上看見下賤之妾如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也　世情之言愈鄙愈切　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爾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

此淫婦為人所棄自道其悔恨之詞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章意 首二章追叙奔時事後四章詳述棄時事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託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詩也

詳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從是悔之謝及其可扼腕而文若之失身豈勝擿擿州之濡足叙文其是類也夫 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衰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首二節 此二章叙其私而謀謀而從從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從之爽德

非在我之有愆 詳中云云 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奔要得有媒故詰曰豈爾無以離其事 子無良媒 推之也

并秋以為期亦謔之之詞 蓋抱布貿絲此春時事也此事出身許之矣故人以此戲之 兆光卜之体卦是筮之体

三四節 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興吁嗟二字寫出事後追悔之情 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 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得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三歲食貧是

五節 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 照末章老使我怨可見 淇水二句叙致悲涼見興以車遷賄光景大別惟士罔極故使我至此耳 不爽猶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終相背矣罔極二句緊承士二其行再數其過是通篇之主罔極反覆無窮也 谷風見棄以色此云三歲為婦意未衰真輕其人耳 兄弟之笑不必明說使意味索然

六節 止言三歲食貧三歲為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 蓋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也 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泮言事皆有到頭處 言偕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要旦旦時不思及耳

語可見君思及則此婦人當早為之計矣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顯然自反于人欲之波而淩毫無廉恥之崎僻又一質綵者不將褰裳就之乎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章意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只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遠非真遠也殆不忍明言耳 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 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照看 巧笑二句是懸想從上游女風景故下節灑然作自己出遊之想自恨不得笑語遊戲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駕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絕見其絕意也 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 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然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章意 木不勝支服不稱衷此興意也至二句止 草木未有無文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 芄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本不勝末故以與童子之佩觿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 童子非真說弄象特也只是形容他無知無能猶俗謂人云孩子氣耳 容兮二句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容乃容與之容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

較兮一例亦有情他不自知其無能意 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推崇言方揮厚 悸字是痴傲之貌蓋無知而以為有知無甲而以為可甲其狀如此○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見說苑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章意 二章俱是極言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誰謂二字最可玩。一沓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聽不語，凄婉悲涼，千古如見。 總是一箇義不可往。一曰遠莫致之，一曰誰謂宋遠，讀者思之，補一義字便淺。 此詩不說歸不得，卻說歸得；不說歸難，卻說歸易，然有深情。 曾不容刀，明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會渭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章意 通章以思伯二字為主。上二章已道其思伯之意，下二章遂明言之也。

首節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之役，即為王也。執殳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 要看註今方五字，謂遂歸正未有日，以起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之謂。 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室，出則夾王車，即其事也。

第二 二周還在衛之東，故云之東。 膏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兩物。曾遣展書以膏沐勞齊師，可證。膏謂澤也。潘內則訓淅米汁。 願言，即其心之意。首疾豈人所非憂？思豈人所欲也？至于所言心痛，乃若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

四節 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諼草以忘憂，亦非諼草之所能忘也。語氣一直下，註多轉折，可悲。 諼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遣情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

國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作此詩。

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

妖人道矣

鍾云忍服也

又義曰裳之服衣衛女之服男

敎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章意 偶逢瞥見便爾鍾情適所謂捶〻繫合莫道非太急乎

欲惟有離亂中正不可無痛癢相關者耳 有狐綏綏行獨濮

夫憂其無家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託言蓋不欲顯言

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嫁人故托無衣以憂之也

之子自無裳何與伊事與系縫裳意在言外 之子即指狐

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綏綏而渡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

故必以帶束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 桑間淋淇

梁衰衛所以亡也

鍾云是設也

海句俱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 投我以木

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

此相贈答之詩

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

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章意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琚之寶比

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 歸季

思云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 千古交

作日本意在言外

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

三覆〇夫子刪詩不列之齊而以殿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

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隣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右衛國十篇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彼黍離離彼

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

鍾云某欲都也

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

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是詩

序曰閔宗周也

章意 詩為閔宗周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

字暗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為禾黍之

意只還他彼字不說出何地更深 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

會興意而謂我指靡〻情狀言也搖〻即是心憂細味風指

粉未嘗嘆人莫識己意只言我如此惝怳惟知者以爲心憂若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如此搖搖心緒矣是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　者知我者四句益以黍離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此詩之作爲何由矣耶得不哭　此詩言知之者用以喚不知鴻雁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爲的然之語而言意自明　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七國之恨悽然在目惟呼天而訴之曰致此景象者何人手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意深矣　此何人哉棄埋忽亡周此

本傳之意然本文一憂一求自可覺承則所謂何人尚含不盡之思作詩者正欲得人以悟復也　周遷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爲禾黍離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宮室之禾黍也亦非元城三見之說搖搖如醉如噎是閔宗周而不露一字只在禾黍上感慨自有無限深情()小弁之次章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君預料有黍離之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章旨　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喚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章首三句未言及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蓋堪後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雞向塒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

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蹤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　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　夫雞棲于塒則日之夕日已夕則牛羊下來矣蓋中一句閑上下句也　舉首雍者非是思他不歸只是思他無休息耳非以牛羊形君子也　不日不月是極事曷其有佸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飢渴則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能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柰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　各

末二句復提喝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不知德行深淺
妙苟無飢渴淡淡妙然愈淺愈深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　君子陶陶左執
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興也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
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章意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陽陶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陽陶
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

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　程子云陽陽不任憂責全身
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　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
上樂不可以忘憂形知憂可忘非真樂也此中真趣有非
婦人女子所知者弟見其執簧執翿如斯與其招我如斯而
襟懷之灑落終不可得而形容之已　大夫東房西室作樂
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
由敖意輕只是招已同樂末句叠項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
安貧忘勞等意益不須說說即掃興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
思故作此詩
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章意　詩意思處即是其怨處不明言從非其戍而但言思室家
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以戍申作主孔氏謂甫許近申其
實不成甫許恰象成申即并甫許亦可恃以無恐故兼言之

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
遠戍不得同行也後非其戍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揚之水
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
不得代耳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愈弱之
極也解甚妙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
難矣　興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
一

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嘆之深也唯明宗之甚也

匪曰無難也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故作此詩

序曰閔周也

章意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飢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曰暵其乾貧者先蹶也暵其脩則粗浴者亦乏絶矣暵其濕則留者亦不免矣通詩皆世亂感傷之詞即曰遇人艱難遇人不淑亦悼世之意重悼人之意輕也　以推之乾燥無潤興已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　推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　佌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凶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意　何嗟及矣卒之憂生之人計無復之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强作安命語　前二章末二句亦皆是悲其窮厄無有相原意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比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比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章意此憂生之詩其詞危擧動視聽懼觸世網却又必不能無吪無覺無聰所以憂也註庶幾寐而不動以死無餘味　三章無淺深情激之深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也　周禮六贄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賞罰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為今刑罰本倫小人而反加君子則羣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為患五既不容為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閔者大不止禍之及已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興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興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興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故作此詩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章意葛藟宜山谷而在河滸河涘河漘失所依矣此興意也興以緜緜終遠字相應蓋緜緜是長而不絶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真實依人之意莫我有視

之君無也　卽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

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序說良是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
秋兮　賦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

此淫奔者所記以行之詩

序曰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章意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蓋托言以指其人猶堀之稱後
閨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　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痛
此特言三物采取之由不於此取義也葛生于初夏聚于盛

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
故下承三歲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　大車啍啍毳衣
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
此

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
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章意　此詩以畏字作主上二章見其苟兇而無恥次章見那情
之錮蔽而不開　大車二句是卽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氣
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不可
摘破刑政字面　毳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
子男　畏而不敢其敢者固在也所以刺也　啍啍就車行
之安重上說　謂予不信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
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　丘中有麥彼
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

子貽我佩玖　賦也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賦此詩

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章意　此詩顧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
疑說　之子不卽來而又非不來者揣疑留連可以意逆
貽我佩玖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牽于兩情故貽之
佩玖以結殷勤若作異詞便無餘致且上二章有將其字而
此章直以佩玖終之有睹物思人之意　據序說或云留是
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瑣瞻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

以俟考

右王國十篇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
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章意 詩人寄托無窮一篇而三致咏焉若每節入深便失咏嘆之旨談言微中是以為難 此詩言好德邦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添出德字為妙 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蓆字便躍然見愛之之意矣 改衣適館授粲皆尋常事尋常語及覆周旋之意即在其中 既欲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粲劝之而若不能劝即劝矣猶若未劝者故曰好賢如緇衣 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是說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不必說敷化絕武及衣被等語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服試看入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 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模擬之情適館授粲亦同此意都非實事有說改衣是欲久于其職詩中未嘗無此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畫 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還是

周人適館而還也粲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敝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周之東也鄭馬是依武公以濟服而入佐王室則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粲周人所當供億者也犬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鄰之還子定其位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至莊公不職周人界號公改其後取禾中肩而緇衣之好替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
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此淫奔者之詞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章意 此詩以畏字為主以懷字相形此女子以仲之可懷遂不
敢自愛鍾情之極矣特若有所畏耳

蓋假托之詞也雖拒而意則與之 杞是里域之杞桑即
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
只立言之序如此
叔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 叔于狩
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
之

意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已暱洽之詩美之意而段驕傲自
淫蕩意態亦即于兩美處見之 詩故曰里塗曰巷里巷細
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需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何
乃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 飲酒服馬豈佳公子
所為左傳所為多行不義也此詩當是狎昵媚子稱頌以蕩
其疾者耳未必是悅之之詞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蕭洒但
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 仁者相周相恤煦煦相親也
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 武者磬控馳騁力能使馬也以
其與衆泥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

服馬故見其武○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
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為
己邑至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私黨而贊美
如此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叔
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
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
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
抑縱送忌 賦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首叔在藪火

磬其卑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章意 前叔于田叔自出田也大叔于田叔在藪從公于田也觀
献于公所可見 通詩以于田為主無暫提重下四句肯二
章總是符時事亢道他好處但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
不要折開多才好勇看出然其舉其揚其奉而措其林而田
也

看来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為奢侈亦不
過媚子狎客從諛游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

狃戒其傷女及幾閒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相去
多少

首節 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
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在藪者因田而在藪也正行符時釋文
禽獸居之曰藪 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非才
不充 襢裼暴虎說君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
戒之戒之正愛之也

二節 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 磬
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此即所謂逐
禽左也控者止馬待獸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
他良御 捷是矢尾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 蹢兮
猶顛也覆倒也于滿時于稍伺內既離矢則顛倒其稍並措
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
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

三節 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後兩驂不進而前便有斷整氣
象此只氣度形象如此無御之善意 馬行遲矢發亦稀矢
于掤而釋其掤以覆之弓則韔弓而藏之總見從容整暇而
得意可掬不重在喜其無傷上玩註亦字是從戒其傷女看

來詩意實各開說 馬遲狄罕覆矢鬯弓言其從容得意如
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矣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 清人在消駟
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
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
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

縱使高克將兵而衆欲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
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礼文公退之
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章旨 鄭文公不善將將上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實叙未散時河上之景象如此見其所以散也然不必補師散只隨文描寫而其失自見

首節 二清人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 在彭有旁居旁處無敵可樂意 馬以駕車而不以衛突旁旁自如矛以衛車而不以刺敵重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曰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敘故事無聊賴景象 馬以不戰閒而武英以久懸而敝 翱翔逍遙熟將卒言之

三節 陶陶只就駟介言勿指人說左無死綏之志右無奮擊之思中軍無帷幄運籌之略此當獨將之逍哉則將將之罪也

左旋二句只舉將帥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惡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衆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

此美大夫之辭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章意 三章各自為說首是德之貞次是德之剛末是德之著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意

首節 如濡如字非衍言如是手潤澤也 舍命不渝安處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人惟徼寓其中便有變遷彼直傴之為舍便是安身任足之所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

司直之司如司馬司寇之類

二節 孔武有力指豹飾言 司直以直為主非一邦以為主不尊搞拔君及斷國人之是非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徼寵州進不知違退不知黨提苦節行主持直道之易

三節 古訓云素絲以英裘則五紽三英其義實同無奢儉之別

彥以德言充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有積中形外光輝數潤意故謂之彥勿因註說到色澤上去 以鄭之靡而斯人振之以鄭之陋而斯人新之國應據然煥然如此

二邦字要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 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

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而留之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章意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二章一意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以義與情立說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賦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

序曰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

章意 此詩是一日閒警戒之言俱雞鳴時語弋烹調安酒皆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戒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首節 雞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許多德業生出二語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 通詩精神在女曰二字內德職俱寓意中情事不作已然說 則星俗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昧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 翱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鳧與雁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 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治生之事非一此亦托鳧雁一事而餘可意會

二節 弋佩亦是男子一事然即此一事不如人則他事之廢墜可知 弋言加之緊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勤中樂處如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了琴瑟亦爾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謂不三字宜玩御以搏拊意凡物在手曰御此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矣

三節 此總是激勵他去親賢見得婦人女子也汲汲要欲附賢

豪況有大夫氣者安可不思所以招致英雄觀數個子字來之等之字可見主張全在己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汲本念 賢士所砥礪者諒不以繒繳相陳馳騁弋獵相娛樂則不可 不思所以來之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

悄好是我去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其踈濶故思問之凡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 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

鍾云。雞鳴之詩。以陳夫婦。雞鳴女子。儆上也。規諫大夫之態。詩係呈鮮此。

人。膽聞觀只形容好德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幣無愛惜。非實事也。 桂雉雉之詩。雖居則勉以知德。鷄鳴之詩和聚則兼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

此亦淫奔之詩。

序曰。刺忽之不昏於齊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鍾云。美人也。

章意 兩章美處。俱根上顏字來。 翺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狀。瓊琚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 德音。是性情之和厚。播為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 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 楊用修曰。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齊。然甲族華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嵬被荷葉。此蓋澁鳥。能閑雅乎。 據序說看詩中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賦也。

淫女戲其所私之詞。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章意 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 子都子充。是古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指斥為仁賢也。不過欲見己相狎之意耳。 扶蘇已得而欲求厭之詞。兮未得而覓欲得之詞。狡童已絕而又覬圖諒。褰裳未絕而傷其欲絕之詞。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

鍾云。戲也。

此淫女之詞。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章意 以葉蘀而風飄。興彼唱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章意 須得謔食之意若說悅已者衆便無味　維子之故只
反言謔之言不能餐何得我也其意自見與豈無他人不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章意 我思與不我思是謔而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涉特明其至之易耳○歐陽氏曰彼大國為我討正之者但
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諸侯衆爾即不我思豈無他國

思我者乎朱子舊註曰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　鄭六
卿餞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
人乎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
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
之而作是詩也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章意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貫内
生也始之不往有別志也伯兮叔兮不一人之詞也非呼其
初迎之人也　專指之曰子泛指之曰叔伯　鍾云後叔伯
即前人望其後來尋舊約也註太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東門之栗有踐
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章意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諱其所居而冀其來　墠坂
茹藘歷歷在目此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心遠耳輕帳之詞

傳曰男女之際迫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
坂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　風雨瀟瀟雞鳴
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賦也
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章意 淒淒喈喈逼其時之無聊也　既見君子作預擬之詞
更深一層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喙
爭嘵之意○依序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貴友也

青〻子衿悠〻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 青〻斗(?)
悠〻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
如三月兮 賦也

比亦淫奔之詩

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章旨 青衿以青緣其領也 縱我不往二語不必拘〻往來當奔也与衣服同意 佩〻玉也 士佩瓀珉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〻子佩 思其服想見其人縱我二句有如怨如責之意

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誑去聲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 興也

淫者相謂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
詩也

章旨 水力之微弱 興我與女兩人之寡儔 見不得更相棄意
姊之黨為婚兄弟 婿之黨為姻兄弟 誑女所欺者一人也
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誑人多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
與娛 賦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
家焉

章旨 詩意只重不慕非礼之色其言自樂于己者正見不動心於彼也 匪我思存何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 如雲狀其綺麗可觀如荼狀其輕白可愛 縞衣在身綦巾在前縞衣白色下茹藘則絳色之衣也 縞衣綦巾雖不比衣錦褧衣佩玉將〻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哉 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聊字有自足之意 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鄭子所好美也即非刺急

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
期而會焉

章意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草蔓行淫之地露溥行淫之時故曰
賦而興 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清揚以眉目之間言者
猶楚詞目來之意但不顯言耳 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妄男
子也邂逅即淫所欲何其遇之易也淫可知矣 重相遇二
字遺頹以一人之欲言偕臧以兩人之欲言 左傳昭公十
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野有蔓
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

首二句本是賦之以起

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序曰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章意 序以此為刺淫之詩玩詩格良是 二章俱以觀字贈字
為主 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方字未已之意不敢與之言

下二句寫其

也 女曰以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士曰既且復曰且往
觀乎順適女意也婉轉流連不自為主動于欲也 勺藥一
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淫始于觀遊禮禁婦女窺
覦慎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 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
意駘蕩風俗淫佚于此可見

右鄭國二十一篇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東方明矣朝既
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

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

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是以詩
人叙其事而美之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
成之道焉

章意 一二章欲君蚤起未直述其欲發起之意也 首二章湏
醉會其衽席上來有一段無聊自聊無見自見意思故一觸
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覺其皆失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
詞非以以似也不作悞聞悞見說 詩人美賢妃意只在叙

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為君而未嘗充乎躬色蔡祖

一步緊一步意　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發出領恁

更為得旨

首節　二古者大師奏鷄鳴則君起辟侯之朝別色始入　朝既盈只盈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階也　匪鷄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來會露警畏字頓丈体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其會歸即是此法

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三節　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其假之時也故云然

憎在會歸上見非有兩層不同君之荒于內而言已耳同薨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己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若木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盈朝昌語極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

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

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章意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儇字應還字看茂字

者不能之富也獵不出便捷儇利並通重在舉人一邊　並驅逐獸有何揖讓其交相稱譽處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齊以遊獵成俗詩人感其相遇也意氣飛動傳傳見于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

時齊俗不親迎故作此詩

序曰刺時也时不親迎也

章意　設為新婦始見婿而詳述之詞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矣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無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諷刺矣間閱之詩曰覯爾此詩曰俟我諷刺宛然　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而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　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纊纊用雜采故有素青黃等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果至此處便用此飾瓊華等只是一物　本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

言瓊華瓊英瓊瑩瑒實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 來

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章意 月月皆曰東方姝美而來、初昏而去也。履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 以日在東方興之子在室、不异因時以起興、室在從內、闥在門外、傳曰月盛于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賦也

此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作此詩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章意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興居無節、故至此。末句雖屬說令、正是興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先遠等早、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總見無節。 日篆晞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別色為晨、未別色為夜。

句莫字只作晏字看。 按不夙則莫句、此君之視朝廢更多時、人但形容其早而結露一莫字、語極含蓄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章意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為主、所以者何。魯桓弑兄自立、有篤必焉、結婚于齊、婦因于鄭、成亂于宋、樹三族以自固、尤屬望於齊、及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妄行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放於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詩是齊風、刺魯正是深刺齊、不待分前後各剌。 此全是刺齊襄、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寫言于魯。 屨有綦黃墨散屨凡五等、故曰五兩。 五兩、伍伍相兩、非五屨之說也。 冠之下結為纓、纓之垂者為緌、此必雙方可對結。 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

人屬月也。衡東西耕，從南北耕之也。匪如之何
之詞。禮法二字，穩然，標然洪在其中。 鄭氏曰，娶妻之禮議
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舉告父母，通媒妁者，見當婚
之正也。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既得其正而
不能窮止者，何哉？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婦魯
桓恥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比也。無田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比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比也

序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
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章意 前二章，喻獵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
獵等也。 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齊急功利以此哉。
之 田字、思字內，含急遽意。須要得無字語氣，大小遠近，盡
在說，不得以嘆敢填入。 驕驕若縱之，變延侵陵嘉夫之狀。
忉忉，所謂傷心之痛也。 桀桀，特然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
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丱字
之形。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唯出四無字精神。

朱丁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時，須一步做一步
着實做始得。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賦也。盧重環，其人美且鬈。賦也。盧重鋂，其
人美且偲。賦也
一此詩大意與還篇同
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
古以風焉。
章意 与還意同，美仁字面，要說得近，齊俗一邊。 首章美其才
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使捷輕利，意仁者

宜學之意。鬈與偲，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奮發也。 子母
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比也。敝笱在梁，其魚
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比也。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比也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
亂，為二國患焉。
章意 首三末句，蓋戒齊子，蓋誅魯君。 通詩只一敝字，魴鰥不
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

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號令也

味

載驅薄薄簟第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序曰齊人刺襄公也無礼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章意 此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屬目之地驅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為其所不忍為又志得意滿略無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美統從御之衆來會于齊總是一个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謝日猶在此明目已往矣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發行不能待旦言急欲也 豈弟好字面却入此處妙不可解明 行人以從行繼從言 車聲之疾駭群聽也車旆之美係衆觀也通路坦夷非隱處也曰發夕豈弟等皆極其醜穢無恥之狀

一章二與三四 僕從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不能以礼防閑其母所以刺之

序曰刺魯莊公也

章意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諸則字亦是微詞句句稱美句句是嘆息不置處 通極言其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詞發之則其所不足者必在容貌威儀技藝之美矣

講節 首句各表威儀技藝說無端發出猗嗟說刺之意已全在出 長以體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者貶損收斂之意而反若有揚 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 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礼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礼有疾趨徐趨為之有巧拙蹌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

講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以目與儀原兩開說 儀既成有

有諸則字亦微詞也司則有不則者矣

應接愈煩儀文愈密之意必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 於
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 朝
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
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
射也 凡射皆三耦而止終日射侯責其久射而能中也
展我甥兮非詎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非他
我者也詩之微詞也
三節 清揚婉兮儀之美也下四句技藝之美也 舞兼文武
言選謂于倫等最上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旄然泛講之樂

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
冠則舞大夏 四方反句就在貫字內帶上言不必巧也
禦亂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事看○金僕姑矢名向宮長
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右齊國十一篇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魏地狹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作詩以刺之

序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
德以將之
章意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
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
旨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由
首節 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二可以字
婉約可味見此猶可以何不可之有冬用葛屨一似可以履
霜者改與宜岸宜獄一例 女字重看裳男子下服之賤
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 要之襋之非成衣也略成大概即

服之矣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襋使治其襋正是縫纔
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矣子要形容其急促故下
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平叙下諷刺意旨躍然 蘇子
由云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推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陋
今葛屨而履霜及其著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
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二節 好人提提二句美其容貌揥句美其飾左辟者古人以右
為尊故讓者皆右就左賓主相揖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
位也傳曰婦 土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旋辟箋曰婦

儉不中禮食凡皆洪此民斂誅

以刺之

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此解于女字更為關切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賦也 興也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序曰刺儉也

章意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官重殊異一字

二彼字相呼為興 公儀子為魯相拔其園葵以卿大夫而

與民爭利難乎為下矣但采莫采桑采藚言其意非真有其

事故以為興耳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壞地無多不

宜與民爭也彼其那儕之詞 美旣儀容上說如英言俊逸

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緘密溫潤如玉無瑕 殊異乎公路

正所謂殊不似貴人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轉其語以為刺

也公行公族总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 興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序曰刺時也

章意 政以經理國家奠安生民內固保攷外杜侵伐魏以河

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所宜蒿目而憂而徒以怡

堂爵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己無悟長慮却顧苟安浮害而

憂也此詩重一憂字憂根思來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

之興意止四句以核充蘖興以憂度曲也○沈云此亦興之

無賦者也所云國小無政者大只是安于儉嗇固陋而不知

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為殽園棘以為食是也故以

為興耳 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己之憂而美

人情之開悟也 我歌且謠如作胥衣箴郁模獻三十字之

類故下正以子曰二字應也不然只有實閔閔此人何為知

他憂國 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

此以什憂也 豈驕是儒侮睥睨横于胸臆而於歌謠發洩

之 彼人是哉二句寫出泄泄之狀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

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斛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

出游似縱恣不羈者故曰罔極行邁靡靡不足說來蘇云

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〻行去　無政以維國勢可憂也
用匪人以亂國是何憂也　國小無政亦只說詩者意其然
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
宜思皆在言外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
來無止　賦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
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作此詩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
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章意　不直言己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己猶唐人云遙知兄
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音深婉矣　詩意以瞻望
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己正是他念
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
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　猶來無止氣斷語連摠見情
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止謂止彼而不思
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　夙夜必偕言吾

儕方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
見離我同胞而與我同儕為侶也　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
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
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故作此詩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章意　淡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矣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
危可知矣故序云刺時也　閑〻有繇自適之意泄〻有

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農圃老圃不論其為植桑採
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遂此意已不可挽矣付者思
還畝畝國事可知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得
還畝畝之樂便是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
食兮　賦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

稼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服也

此自食其力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

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章意 詩重君子勵志他堅忍一念求以無負於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可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 此詩於美正所謂志士固窮處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指用世君謂屹屹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志伐檀何干稼穡狩獵皆寓言一例看非以伐檀作實事為主而以一事比之也 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遇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固其不售而失此志也 坎坎二字是摹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幽涼光景 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指其志願如此摹其處甘窮約決不苟得念頭無甚勵意註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若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遜正其志堅不可奪處 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

一夫居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廛則一夫無三百夫之獲也 末二句緊承上文嘆美不必推到仕而不肯祿上 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哀世貴倫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無色無味謂之素貪者高爵厚祿都肯得審易都像平淡無用的君子故不素 伐輻伐輪雖泛言實家與伐檀提遊盤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處最為過其河干之遇不為苟且則無處可苟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民困于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

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章意 此是托言之比不欲直斥與有徐緩之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講之也只依本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

[illegible]

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以比貪之甚也 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久也 一說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盡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妙 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去之思 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耳非甚有所指也 爰得我直遂其生無屈伸也直綱宜者久困乎此得遂其生乎彼與相宜之謂

右魏國七篇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章意 通詩以思字為主三相戒處以漸而深然思慮畢竟足以

[illegible]

最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字外字憂字與下瞿瞿蹶蹶休休照看瞿瞿正是思慮情態職思其外則趣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思憂乃能無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証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節旨

二節 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警嘆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自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當是閒時既過忙時又來口氣 職思是思皆吾職也屬正指農事言不必築狩織蠶桑 無已太康與荒字相應康則

荒矣 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 餘也是居中之襍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未說到事變朱註蓋其事變三句是起下蹶蹶話頭君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看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亦不須十分危迫總之著思說來自然有味

三節 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事畢也 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底意思人惟貪只一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為 詩詞欲其蹶蹶而又曰無

已大康好樂無荒意殊不類蓋危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廢
其儉者或逃于嗇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
之思深慮遠也　出其東門以樂止思蟋蟀以思止樂極善
居心人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
死矣他人是愉興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
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興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
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

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

序曰刺晉昭公也

章意　此詩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為樂也要知是前
章一輩人一時語一樣肚腸但各自一番話頭耳切忌作晉
人懷逢語　地皆有所有與人當樂所樂人有財而不能用
如山樞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興　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
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洒埽不止是安居
亦有延接燕飲處　酒食兩句一串看日字即歲聿之日二
凡字有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且乘時為樂也來日若短及
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曰
愁多知夜長蓋居幽處獨愁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思勞
業苦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寔有二義　前漢書
地理志總論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比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序曰刺晉昭公也

首章　通詩以從字為主下聞命即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故為
之隱　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意非舉國人
也　觀不敢告人句可見不然沃之傾晉豈待武公哉

二節　石生于水水弱而後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　素
衣者素絲也以素絲為中衣諸侯朝祭服之裏衣本丹朱
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
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從桓叔見
欲畢為諸侯既見正式其代晉之謀處欲為之隱故但以見
為言　從子于沃從子于鵠欲何為者有密謀矣晉危矣哉

謀自上而謂之令，非命令也。

末章意從此生

三節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盛顯也。命字作謀字看，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謂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潘父弑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于潘父之徒，國人固勿與也。國能畜百叔段，不能畜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束帯之毒，陳思所以有漉豆之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

序亦以為沃也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章意　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業成，前詩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木實繁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正此詩之旨。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也。喻桓叔晉君之別支耳，今日盛于桓矣。兩手為匊，兩匊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

傳云：詳承也。

就人心氣勢上說，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篤，便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

第一句是賦，下二句乃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詩遂其婚姻之禮者，故作此詩。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章意　通作詩人叙詞，頌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晴眼。男女情好，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刻不相知名，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周禮仲春嫁娶，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此則心星也。今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謂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四字書甚詫忽，見二字從何字

柔也，出私斯言，在望也。

生來有喜懽嬌娱恍然如夢之態　婚姻不得稱遂怨然而
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然者然　吾子兮何宵男女自謂
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分辨良人也唐詩
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歡樂極兮傷哀有心所欲達口
不能言光景　婚姻本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
南也過時而無他志此其厚于鄭衛也〇星隨天轉自東而正
東夜从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

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
胡不佽焉 興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序曰刺時也
章意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
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第上三句　行道有人而何以云
獨行踽踽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此解湑獨行二字即下
云人無兄弟也因遂以獨行而告哀求庇非以他人與同父
泛較厚薄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語　踽踽睘睘就情最上説

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踽踽睘睘中情事非原其所以
孤特也　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覩不我助也我覩我助則他
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冀望之正所以
為自傷也　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焉無聊極矣
比有眷戀之意似有扶持之意闊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
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　羔裘豹褎自
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章意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　居居覆庇究究疾苦
若從好惡說則居居以究民之居言是身與之相依究究以
究民之病苦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居為狠惡不相親
比之貌究究當是求盡瑣屑不能寬大之意則責數大夫甚
矣說詩不妨含蓄　蒙曰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
無他人可歸往者乎　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
意在言外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
天曷其有所 比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

有所有秩有常俱然不常養父母上說

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序曰刺時也照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章意 通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遂物之性明比遠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 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 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盬壞也 有所未敢言得所也要看見征役正未有息期不知至何光景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職之常耳不敢他望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序曰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章意 此請命之詞卻傲然有不必請之意分明要之以不得不從之勢此春秋所以繼詩亡也 通只自陳其所以請命而

鞮云誨桑也

詠以實器貫以侯然君日之際一大貫也

與子妙非非父既不據亦且居之不怪矣

倨傲自恥無自誇意亦未嘗自謙 武公自立三十七年始以寶器請命于釐王其目中豈常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偃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其言也

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秉滿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為晉人所攻又秉鄂侯之卒伐晉晉人立衆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

吉有尊榮交集意 燠訓煖服久則煖也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武公之初弒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則周綱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 哀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帝也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章意　賢者之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　遺左則辟
周則迂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此心惟恐賢人棄他大
允望之即至者其心猶未切惟驚疑顧慮正是中心篤好處
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歉然不狗々在勢力彊弱上論也
噬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蓋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
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死煞說是不肯　噬字即易噬嗑之噬
噬也噬肯逢我猶世人云咬定不肯隨我也　曷飲食之有
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繇由
看便忒說煞了

蔦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　葛生蒙棘蘞蔓
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　冬之
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

序曰刺晉獻公也

章意　前三章思而自傷後二章思而極望之詞也　此詩曲盡
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參歎無聊游子不歸空
房難守忽々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　思到生
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

首二節　誰字獨字緊相呼應言予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予共獨處
耳　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
是也　易亦有之離冠婚姻　蔓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域楚有
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枕衾粲爛將旦方見其然故
云誰與獨旦

四五節　詩人只言冬夜夏日而已未嘗露出思字最為悽惻可思
日夜緊頂獨旦字來百歲緊頂日夜字來　夏日冬夜非
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
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總為出之
久耳　宋前章獨字來　空閨懸想則頃刻為長羈旅淹留則
百歲為短　婦人見獻公之攻戰不休知死亡之無日矣故
不敢還望其歸而但言百歲之後得同歸首丘足矣傷極之
詞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
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　采葑采葑首陽
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

詩夫為限賢士將錄未有不喪國者

為字亦訛如此

和為使不可信

此刺聽讒之詩。

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

章意 總是刺其聽讒，未嘗教以止讒。

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故借一物言之。 苓采于隰，苦采于澤，葑采于圃，皆非山中之物，而曰顛，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口之善狀。 首二句不必依註將予欲穿唯鼓。

只依本文平平說來。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得題旨。 信字，即然字意中間含蓄，最重答信之，則亦舍矣。

無信，只就其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人惟所當信者信理之然耳。讒口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必然，正須徐察審聽。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胡得，是欲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讒人自止。 陸曰：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甚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所甘，采苦則因人所苦。

右唐風十二篇

始有國時如美而不知成秦之

所以忍王而有成也可周旨可不誤此

供要目備侯儀衛旨異今有意

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賦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興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章意 此詩作於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下章樂字已含于誇美中。 未見而傳衛之森嚴，即他日開驕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分，與中國雄驕之士慨慷悲歌，乾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數千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 車馬寺人俱重，想見意車馬侍從如此鼓簧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首節 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驕。 車或有之，安得眾聲；馬或有之，安得奇種。得未曾有故時誇其有。 未見未字作將字看。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

人被是諸侯有寺人也

三節 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　既見君子下

緊補氣象新而國勢赫此非獨一人之幸亦吾人之幸也

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　拊髀彈箏擊缶而呼嗚嗚秦人之舊習今亦宜改弦易聲進于中國優柔之趣不須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的意思

逝者其耋言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就國人自上說即扶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觀德

詩經副墨　國風　百五十一

化之成意（）蓋富之家其僕多狎暱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前知特以泥淫而不言耳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

此亦前篇之意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

章意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盛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從狩事次言方狩事終言畢狩事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耳

徐云古者狩以講武未嘗以大蒐為戲若仍秦之陋非先王之道也

首節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駟驖孔阜轡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間間說為是一媚子乃便嬖使令之人非專指田獵之官也　田獵從公者衆抽出媚子以見其盛

詩經副墨　國風　百五十二

二節 奉時二句要見公苑有峻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爭之所今為掩群之地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此及時之獸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藂獸見偏官亦見預畜牲意最重碩只帶言　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矢是公親射

三節 既閑是閑暇不必泥調習人游而馬閑輕車有和鸞之聲而犬載其上總是寫一畢狩光景　狩以講武主習騎射擊刺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 四牡孔阜六轡
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
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
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
人秩秩德音 賦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
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
而無所怨矣

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
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章意 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四句及私情重報君父之仇上
看 詩故云周之出師路車有奭八鸞瑲瑲今則易以小戎
俴駟不務持重惟便利是求用秦俗以変周制王政其不可
復矣

節 兵車在前啟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
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

欲制度衰亡由當時人人說詩車制雖婦人女子亦目衛口皆能言車車制不

序所以貴能

小戎宜也 小戎六句是車騏馵句是馬析言之小戎句是
軫之制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句御驂馬內外之制也
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文茵句車上用物之制也 小
戎對大車言俴收對大車之深收言 輈先轅端之軏鉤衡
以駕馬者其制從軏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轅端就下以
鉤衡衡當服馬項上有缺處以扼馬頸謂之軛形上曲者
恐礙馬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本理不堅
固耳楘字即在束上看 游環脅驅制驂之具也是二件陰
靷鋈續係驂之飾也實一件 環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
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
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
陰靷重在靷上驂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係兩
驂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 轂形圓鑿空其中以貫軸
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轂短則脫輻故比
大車長些 曰騏馵者見齊足而不齊毛意看一駕字重在
東上 溫大槩就其做人和厚言見秦俗強悍人習暴戾不
馴之氣象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 如玉
只形容溫字 在其板屋用除寬靈恥意 亂我心曲就別

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淒凉光景

二節四牡四句是馬龍盾二句是車然亦車上之物耳 騏騮騧驪騧服之色也 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疊意同龍盾以衛車不重畫龍重合載尚其備也 觼軜以御馬不重觼軜重鋈字尚其文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此句所主在軜所重在鋈不重制驂上 盾如今遮箭牌軜乃驂馬之內轡驂馬逼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軾前腹上非前之靷也 方何句只是思人未得意胡然

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三節俴駟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悉車上之用耳 俴駟孔群言被輕甲之馬諧和中節也 厹矛以敵人蒙伐以自衛鋈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于大者為櫓中者為伐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韔以藏弓虎皮為之膺以馭馬鏤金飾之 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為閉縢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韔也 厭厭以德之安靜言即前章溫字意秩秩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閑之書也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秦俗雖悍然行師事大非怨

誰者所能耕曰溫曰厭厭見君子今日人衆所推故扶義而西又曰秩秩德音耳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章意 通詩反覆咏嘆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

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為叙秋水盛時景色而蕭索淒凉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蕪可想秦人悲秋意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便是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各言意懸虛說個一方政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連水亦是借話 思在境先蒹葭白露特其借概耳若說觸境興思便覺情短矣 蒹葭白露自是詩人佳話時文摸擬蹈襲如秦川渭水烟景橫秋等語最為可厭至所謂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既

此小章亂精不得已相是一味猶神當滑方枘
寂字可深深微無窮意深而真

非桑間濮上之妖淫又非同澤同袍之悍戾秋水蒹葭寄思
靈外遠者岐豊故地自有奇人而世運已成烟天無計從付
之水邊一望而已耳渾泄之極感慨之深豈凡心可窺　首
二句就所見而嘆之非必感時物也在水一方想像擬議之
詞遡洄四句正所謂在水一方也若遠若近若可得而聞人
不可得而見所謂懷思之不能已也四句是往來語　宛在
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是意念道他如此非果可見也　默出
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　道
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看曰且躋者水勢高峻而難上

曰且右者水勢瀰茫而難值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
不忘　興也
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鐵之意
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以戒勸之
章意　襄公奄有岐豊八百里之地財終南秦鎮也雖不比遊觀
覽勝曾　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自西鄙而來正是逐戎

黻繡于裳上黻衣者裳卦衣也
大終南周之故都也終南入秦則致下七得乎

之後就封之初　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言衣狐白之裘
而加錦于其上也　黻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黻也其實
黻在裳不在衣也二句總見非服緇衣之舊矣　佩玉將將
亦見非復三命惡珩之舊矣　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
顏之穠也佩玉將將佩之改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
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例見者又為
後日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之賦此詩
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章意　此詩以殲我良人為主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
迫之使從也　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又曰如可贖兮

變因人百其身請一身而死猶執之惜善人之善。

溺生而以三良殉秦穆以卒致見識之緒秦亡二世其熬祈火

曰百夫之特之防之禦見生有所用也百夫正與人百其身相照呼天者亦不敢斥君之詞　黄鳥鳴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桑亦人所常採楚亦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以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曰特曰防曰禦通說才獻智慮言　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於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東坡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殺康公也　夫子錄此詩者不獨刺穆公亦以刺康公也又以見秦雄居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狄之惡俗習中國而夷矣痛之極

當思之百思未之良田抱刺幷或役欲有者今當具忘誠為

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

序曰刺康公也

章意　三章詞氣漸深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疾　末二句是直言不

要鳥此沖一往壯根相孫之表便有系六同之盡

天曰下指天子乘孫裘淡倫考

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便是忘之日積一日便以為忘矣

根憂心說　木皮青白駁遠望似駁馬故謂之駁駁之言六

據所見而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

秦俗強悍樂于戰鬭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

序曰刺用兵也

章意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興下兩句一呼一應一此

著秦俗也秦人勇公戰怯私鬬即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貫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脩戈矛以鬭之而東周之為秦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　袍訓襺是錦衣興師泛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　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　秦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世有勝兵非卒也　讀其詩有市恩結死意然要着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據一死斎不顧身

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 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
晉公子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
而作此詩
序曰康公念母也
章意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曰至渭陽禮不越境歉
然猶以為近也車馬珮玉歉然猶以為薄也 悠悠我思要

於言外見思親意不要說破俛仰往昔有無窮之感焉 路
車繫纓九就象革二路也瓊瑰玉作二件看車馬之贈紊送
之峰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侯服乃一
㸦離情所寄也 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猶以諸
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使以光晉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於我
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
億寖薄故賦此詩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章意 詩人之意重在禮意上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
意自在矣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 夏屋作棧
室看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且訓屋渠渠訓勤勤言
厚設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則還作食亦不妨但人
不識耳 箋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與大夫設六簋此言
每食四簋則無食非禮食也 權輿只借來當始字以造車
自輿始造衡自權始也 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道恆閑于礼
意故嘆之

右秦國十篇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坎其擊鼓宛
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
夏值其鷺翿 賦也
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
序曰刺幽王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章意 詩意以刺蕩為主一章無儀下二章無節 湯焉於宛丘
擊鼓于宛丘舞焉于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

之詞。首章備言有情至無冬無夏。箴月派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此詩人之善刺也。陳地廣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蕩兮內能含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蕩情思蕩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者。鼓所以節舞。舞之久則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持字者。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爲事者。此商書所爲恒舞也。文舞以翟鷺羽鷺翿。則素而無文。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賦也。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賦也。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賦也。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序曰。疾亂也。

章意　一章言歌舞之處。聚而相誘。二章言往會之所。誘而相期。三章言相贈之厚。期而歡成。不必相承者。陳都宛丘之側。東門宛丘。其國之交會處也。枌栩之陰。人所走集也。其下指枌栩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因赴南方之約而會過于市也。禮士大夫女不得過市。今曰婆娑。故愧恥矣。子仲陳大夫氏。穀旦無陰雲風雨也。如今云良辰美景。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箋曰。鬷總也。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荍。男悅女也。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握椒見手授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賦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賦也。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章意　此詩須會隱者自家口氣。居處食息。皆切近。事意實廣遠。不須粘滯分析。通是寡欲無求之詞。可以豈必等字。俱極有味。何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若從是無求而已。上爲下濕根不急去之爲快。雖棲而遲則可久矣。故曰遊息。人惟飢餓切身。未免愁煩。惟樂而飢。雖飢亦樂矣。樂飢二字遠。首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著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只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

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興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
勞心慘兮。賦也

此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章意 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皎、好之意。瀏、清亮之意。燎、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思苦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黙憂也。勞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賢佼人思已者。憯、動搖之意。慘、悲愴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

詩經副墨 國風 百六十七

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如此

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章意 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辭。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然隱諱意 胡為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止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夕、非夜襲也。詩著稱乘之原也。雖其豫矣。猶朝夕往乎。詩人危之而未敢言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

此詩之言與月出相類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章意 此蓋女思男之詞。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以物興地相稱。與人與碩相當。大意言美如若人而不獲見。安得而不相念也 澤、水之鍾也。陂、障澤水之岸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詩經副墨 國風 百六十八

右陳國十篇

檜風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章意　羔裘句似是皆諸侯之服，措君服之非過也。但憎國之侈，迫于強國之間，正當深思遠慮，求為自強之計，乃服其羔裘逍遙而已，服其狐裘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以待亡也。夫夫憂之而作此詩。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飾其衣，羔裘黑衣，文王朝服，燕衣天子之衣是也。今僖君衣服之鮮明如此，則其憂慮凡近可知已。羔裘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修飾不容於千治可見，都不重在逆制。在堂，慨然在堂耳。忉忉，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充耳琇瑩二句，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如膏二句，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所以然之故，俱在言外。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賦也。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賦也。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章意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韠是也。不行則一祥祭畢，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庶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庶者，冀幸于不可得見之詞。棘人欒欒，是困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蓋情與服稱，哀毀骨立之狀如此，即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處。勞心上不宜添一不得見來，聊與子上不得添一若得見之來。同歸，皆指何期與之同。如一者，多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立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賦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作此詩以嘆之。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章意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抑鬱于言表。只羨萇楚便有無限情衷不得十分以已。與萇楚較量苦樂時，文且有使子而有知有家等語，更可笑。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然本文卻無處下賦役字，要說得含蓄。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羨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落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賦也。匪風飄兮，匪車

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

序曰思周道也因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章意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怛且弔也 風發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周道西周剛時之跡王室陵夷無復西歸者故顧之而怛且弔也 北方魚少莫魚西歸皆可喜可欣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 西歸未睠笑到周道自然後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願見之審矣故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誰字最可味 懷字懷抱關物如親見此人可親可愛也不作懸字思字 好音動之以名也濟議存而主推亡矣 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猶作于曹鄶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孫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國供億之苦侵伐之累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悲懷宗周為獨切也 識國時務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甚著

右檜國四篇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章意 玩細忘遠詩人本欲為之警發告戒也不曰警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冀乎化今舍其舊而新是圖也即所謂得與正人居之意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 衣裳楚楚朝生夕死意須在言外而以下句緊接為妙 與歸處者將從容悅豫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 歸處歸說然也有係國其政悔意 歸處者猶今言從裡說不得到家裡好講說時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兩說俱心婆奢從心之憂矣一句出來 掘閱變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出時也或云閱與穴通管子掘閱得玉是也蜉蝣甲下有小翼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 興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詩
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章旨 此詩以刺昔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
每章彼其之子處着實發一段信用意思
節旨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
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
百況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職可知矣 末句已是服
之盛而寵之至故下曰不稱不遂 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
二節 詩云鵜梁之辭
三節 鵜謂祇就三百赤芾來鵜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
服不稱矣 洪仲容曰鵜于魚動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
乃集于梁因人以飽胃其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 媾
詞寵謂嬖合而相愛也
四節 薈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
則見雲氣上隮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燄可畏 婉孌象

美季女象貞斯飢象君故為循諸即此見勢微其手妖氣布
護何異于南山之薈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
梗楠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蔓草藤蘿根支交附惡
氣因而襲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伊騏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興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興也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作此詩
序曰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章旨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刑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
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書化人得天維承儀一實本心一來
四章從原到委從流到應疊疊說去意極貫串無出身得人
得天之節 惟君子之心一故儀一而近以彰着于一身遠
以□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及心心不可
見而儀可見也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
首節 其子七兮均平意即在此四字看出 儀一者處居有無

心如佮含只貴書道慨後更不說野深

居之儀朝覲有朝覲之儀守其常則而無背表回適之謂便是非終始一節之謂儀即是心不必進一步說不作是外知內者如此則及望在儀上矣　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別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人除却身別無處寬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非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　結者搖而不含凝聚不放逸之謂收之收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離而為二也　淮南子曰貴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經補義　國風　四十五

收人君子四字說指者常性者

節正是二宗旨未說得眼也妥

二節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　帶弁是就儀中指兩端以見其餘若于絲騏上着意反覺錯了　供絲者素無飾伊騏者言無他色帶與弁各知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數不可見儀之一四二節不離心字者為妙　儀不忒則已之儀足以正人非

三節　人來取正也正故不忒不忒便是正處不忒須要說帶弁在其中　四國不可一日不正則不可一日無君子　只說正正國人更不愧心說儀映帶甚妙　胡不萬年理在垂法之久不是祝壽在箴無還從之德在彼自然頌僕之儀雖以萬

政二從字相應故見為故

年可也自是實理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

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作此詩

序曰思治也

章意　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須于此下貼明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章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喚故皆為比而興　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　此詩憫王室之衰正思桓文一輩人誰將西歸亦此意前三章悼今末章思古也　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倚以安王室衰則大國肆貪物暴寡之謀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寤嘆于周京也　重數念字俱虛含不露即民京亦從而王處說便家嘆有餘懷說破則索然矣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所此衰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懷其傍爽所以小國失所君子何日得睪于懷帷寐則稍忘

詩經補義　國風　四十六

正丁寧則慨然悼嘆矣　末章比而又興比者其意興者其辭氣也若比後更申興諸明似頭上安頭矣　黍苗比大國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除庶有王者紀綱法度出于朝廷大不得侵小強不得侵弱也労則又有淮恩識澤而弱小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慨然念之成今而大國遂相侵通意有王而又有人勞之盛世之景象如此乘郇伯以當其人不可美郇伯　有王有字作實字服看非僅空名之有命周宗者正命今之有王若無王也

右曹國四篇

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序门　陳王業也

章意　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勞而已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亦為衣之恆也春而耕秋而穫亦為食之恆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至霜露之屋其衆草木昆虫之驚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則無不備如此鄉風之厚也　通章以陳鄉俗之厚為主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悉而衣食而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累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

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

首節此節備一篇大義火寒衣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　火星為陽六月正在南方七月西流是寒退將來之兆　火星中天而寒退昏中天而將退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言寒先言火所在　授衣家長舉衣褐以授家衆也　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觱發以風而寒栗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顧東江講觱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　何以卒歲為民言而滯君說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于耜往中田之廬以修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卯月耕猶可緩而已趾田功故為治田早　田畯雖為民喜而亦乘君要衣必先為衣弟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之始　卒歲中雅待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裘要至善中雅但為福入之有供亦喜士女之有穀　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月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云觱羌人吹角也其聲觱栗故名觱栗冬日寒風噗發其聲似之

二節承授流火二句見日月如流欲授衣於九月不可不緝麻於及時耳　春日載陽五句對遲遲二句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蠶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遲照前觱發栗烈看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　懿筐微行可想見其勞求得采之勤　祈祈中便該得女無貴賤皆力于治蠶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末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孝思與下章插我命婦乃以力于蠶桑為重耳　女心傷悲言目下又適有此事見蓋不可不急于趨事耳無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蠶桑亦說請補慈詩語中供無之還他女字不宜似婦還他心字不宜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　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

三節七月流火與吹章不同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蠶事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蠶事也要認禦寒之備已成意　提出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見博時而八月萑堅可伐又是來歲蠶工之始事矣既當蠶月而可不汲汲乎　箔如今蘆席可以授桑　蠶月四句已在上節采桑內了只為言授蠶之備故重似同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而再蠶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者也重在畢取不重飼養意　蠶月當

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蠶月　柔桑乃蠶蠶
之嫩者女桑乃條桑之小者　非蓄之月并績其麻則一月
而兩事也　伯勞以五月一陰生而鳴至七月則三陰而將
去矣舉七月者要其終也　鵙以其至鳴蓋應陰氣之動三
陰用事其鳴聲尤多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績　末
三句總承蠶績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能以獻大曰公而
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穿鑿
只會其親上大意為得　為公子裳兼蠶績說　此與上章
是為衣之事大槩見桑而畢而麻又與今歲未進而來歲已

願不知是小民寒凍困不堪恤而公子無裳甚可慮也
此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獨見于物者知此以起狩獵
非徒物而知時也　欲言一之日二之日狩獵而在自四月
獻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胎萌此則一陰四陰也陰而大
寒至矣卯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　凡物生
于陽成于陰莫蓋潛陰氣之最先者蜩亦陰類　說文草木
成果墮地為蘀　絲是絲弱者則為絲之尊故絲賤絲貴
武功是即下繹之事名之有竊武于獵此王法誠有之然
亦不識不知之用耳非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蓋古

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獵而武
在其中也　一之日止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
其同　豳地苦寒故其民詳于裘褐之事其國近戎故其民
勤于武備之修　私豵獻豜周禮所為小禽私之大禽公之
是也　豵豜皆取其皮為亦可樂衆也古者士坐火承
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怠若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怠
若也
五節該既有衣有褐矣後及室處蓋豳地寒即有衣裘而無
藉猶不免于寒也故因衣而及之總是禦寒事　凡蟲皆陰

類五月陰氣漸生故蟲應之　斯螽莎雞促織也蟋蟀
張也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
亦鼓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
變以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重
法多用倒挿類此　隙能生寒而風又能生隙故室熏之使
寒不得內出塞墐之使寒不得外入　室二畝半在邑之居
也自田盡而上之故曰入歷春夏不居故治之必詳　○月令
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明九
十月為塞向墐戶之候

六節　眉壽以上是豊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看附帖蓋是者生長養家不壺並茶何嘗不食但那民之養其老則將有棗苽春酒以介眉壽而不取以為常食耳　斷瓠棗是果蔡蔬是瓠棗實未熟非聲不落故曰剝壺蓏斷生拔—斷之故曰斷菽菜食原是農夫之常不壺苴茶不是卯民像庶穫稻為酒是一飲事釀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調其血氣培養其精神與別處作須精不同　新樗以樗為薪也食不斷壺亦要理會去而為場之漸意　為食之事不遡力農六章之別品類八章之總大典皆食中事也

七節　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農之始也綸當日補載語意原重治室時說許者于言下看出勤農意耳　詳農事之始終正為食之本也　春夏為耕秋冬為場春自以五月麦自以四月至十月而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為畢舉之矣故據之曰我稼既同　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之同也非謂必以是月登場也如黍自以五月麦自以四月也　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　取茅將以蓋屋索綯將以縛茅即是宮功並其字與其始相應見稍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　稼既同而始乘屋為農也稼既屆而並乘屋亦為農也上重一納字下重一播字要形容他閒閒皇皇惟恐後時之意

八節　終及藏冰獻壽者蓋祭祀燕享亦為食之餘也　此見二之日不獨續武功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實享稱觴一節　祭進以上是相勸藏冰以待君啟冰之禮下是相戒滌場以行已祝君之禮四之日二句正言所以堅趣冰役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　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十二月陽氣甚微于是鑿冰以遠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

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須之遡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在此而預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　沖沖有速抱意　獻羔祭韭祭司冰之神也祭而啟冰重節陽氣上　九月句不堂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　滌場不是止掃場地凡農功所未畢者收了欲完事也　朋酒羔羊對看　朋酒斯饗只重享君註中鄉飲云云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卻宜玩有不容少緩旦夕意思　想其時堂陛簡易君臣不甚乖隔歲晚當有歡食之獻理或然耳　躋堂也無疆竟則無限止見衣食吾民

周出曰成王自謙周公之意此

者也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就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閒閒叙過而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賦

聖歷十百年來無人知此我甚為工拙備

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序曰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焉

章意

作詩貽王正欲王悟而君己竟其拮据可終無悲耳若止因不利孺子一言而暴其勞于王室說辛道苦是一篇排說矣 通詩重王室上著此時罪人已得而王心未釋則王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然而言 以新造之家難詩張之禍多少艱難多少風波夫予之室家王之室家也王實有此室家而不什然于綢繆室家之人予不足惜而王不可念

通詩俱是晴比

然其悲悴于吾身可言也付漂搖于主上不可言也此公嘵嘵意也 首言鴟鴞毀室末言風雨搖室皆喻猶流言倡亂說只照本文疊疊說下下下三章亦自與鴟鴞無涉不必粘帶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於君民尚大疑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首節 呼鴟鴞者呼武庚也取字作君子以貨取々字看取我子指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咎二叔 思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之必不可毀 詩意原重在毀我室末二語只說愛子一字不及愛室蓋動之以至情也

求服悟是其

二節 狀言深愛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自家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吃緊在一迨字或敢侮予亦應幾如是非徒無人侮也然下補綴自見 牖户是巢之通隙處正牖墻肘腋之間宮府机衛之交至意至親骨肉乘隙搆虛使綢繆不足恃也 或莊侍予言當日為果之意云若我之早計如此今此下民庶其熙侮予者乎

三節 此章承上說盡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自不暇恤矣 拮据言手卒瘏言口互文也惟手口並作故手口俱病 徹土綢繆與捋荼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

和才平看　道其心嘆千古來一天勞人　說一以字見極

總是危苦之詞，一章自為一意，互相承。　味五予字言與
尚惟予病，尚惟予之無可讀者，正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匯
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　曰予未有室家，極有味。當初
不利孺子之語，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將求此語，見乎日
吐哺深心，正為王室，何嘗一及身謀，而顧云不利也。
予羽二句，緊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
侮在其中。　維音嘵嘵，全為愛室苦心，不恭自己，蓋一身勞
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勿以此為作詩之由。風
雨未除，恐見東千數室之鳥漂搖莫定，乃亦際于下土之民

春心分外苦以日動若

維音嘵嘵，在鴟鴞鴟鴞四字上見之，不呼王而呼鴟鴞，無
可奈何之詞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
懷也。　賦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賦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
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
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
而言

序曰，周公東征也。

章意　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總
要待歸途自言意。　東山猶杕杜也，然杕杜之詞簡，東山之
詞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綢繆，言之重

複，宜與杕杜不同也。

頭師

首節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敘往述勞
已有無窮悽慘。驟雨猶可立待，濛濛微雨，其苦不堪。　曰
歸而心反悲，從几不得歸生來。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心悲
正在于此，該一篇之意。　西悲無專指，即杕詩憂心斷到極
嗚咽淚沾中之意。　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亦見
究師意矣。裳衣對素裳，句為綵衣常弁看。　謝卻行枚，與得
屐平下，亦無兩層，但從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
睛睛二句，在途之景，見群物俱有生意。　而在室相照有

撝二者有之矣公之東征乃所以正之化之固之也卽此佐
是哀我人之大樂而魯意　破斧缺斯正三年從征內事亦
敎勞若而極言之也　周公二句從周公以上看　哀我人
斯紫頑四國猶大其東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
而正之其若乳兩國于覆載之中而無一毫自私之念非哀
我人之大而何　皇者匡其反側使歸于正吪者化其悉薄
使安于善道者欽其渙散使歸于一叁三監淫言則四國猵
慕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國者所謂殲一人而千萬人懼也
此與遒俱蒙是皇來將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吪字遒字意

疑　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私豈不是嘉莘渙合雖則無不
蒙其患豈不是休　朱子楊說云曾恭流言以謗公而公一
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以是株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　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　此詩作於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傳見上思前之難正所
以重今之幸也乎〻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
知已　說詩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亦有皆落〻譏
矣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不克則無以䂓
不得禮無以成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子
已遘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　婚禮用特豕夫婦各一半
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遘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於汝信處　興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　是以有袞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　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頌喜之情
皆一時事　以公之忠聖而讒〻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
憤而回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見公不優游于端撫而顧周旋
於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者其同于女信處信宿見喜相
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迎者繼喜公
之意惓〻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　首章以不
易得與不易見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
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猶他說個袞衣繡裳與

衛充耳綉瑩一例說服飾處即是表德不必又添出便完然有斧斤聚觀相顧贊嘆之狀　二三章以物之有所循興公之有所歸　俾雅鴻之為物其唯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　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則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後來理而心不思悕則類到信處信宿也見悲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恋恋然民之意而公之當歸彼不勝恤矣　観信于西京則必躁門于東土養望于揚揆則未免失望于民情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興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序曰美周公也

章意　全詩要看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音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強者也由其心事正大光明故著之儀而儀如故聞之人而人無間耳　觀康臨朝上為宗社下為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竟以是招疑謗舍曰不辭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　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見公之常度自如　孫碩膚有遭疑謗之美名也公則嘗有意于孫　凡人之所遭以為安故几几焉安舒貌也几几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若常懼者或至于喪儀善者或至于失措赤舄几几可謂善於德音不重人譽公重在公可譽上聖人不貴名然天下萬世莫有得而議之者故不瑕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扆臨朝供是亢龍有悔故文王孫於羑里周公孫於東山後世權奸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所以有篡弒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也

右豳風七篇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裳生甫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興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

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章意　燕享本以洽上下之情各末句一例看若歸重乞言便似認客作主　平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礼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又燕會末章只備述己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開照總見其為親賢愛善不拘形迹如此都未嘗節節將示教吁咈盡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不敢望示周行只祈嘉賓好我不敢必嘉賓好我只祈嘉賓燕樂望鼓琴瑟旨酒承筐將播稱頌種種曲勤其心

首節　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賓[illegible]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　鹿生于山草蒿芩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王求教之象　嘉賓句另提見道德淵含忠愛素著者　鼓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吹笙內　鼓瑟工歌鹿鳴之三吹笙奏南陔以下　承筐是將與酬幣侑幣都行于鼓樂時者　末二句是冀望之詞　說者多捐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歡游杯酒乎時上下之交姿在我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耶　周行滓滓說非偏伯小康之儆示我不可作賓感礼意而然

二節　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令聞所謂嘉賓也重德字不重音字　德亦在淳厚一邊視民不恌是德音見以知此非己恌而反之乃維持乎未恌也此正是周行人主轉移世道人心全在厚薄處見風化故天保以此頌答君子從指在位言則傚以德音為主而帶民在規說二是字俱重正見乎日有許多德行形為德範則有不言之皆令德之吐也然亦不必粘說示我　故遊有從容和順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此遣使臣之詩

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章意 通章每懷靡及句総括下四章意 弁每章我馬二句即是駪駪二字光景諏不已而謀度不已而詢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說來然是個每懷靡及若謂靡及鈎情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首節 遠而有光華是皇華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花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其色最有味 駪駪與皇皇相應雖遠言征夫究重使臣王者君臨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其盡德達情是一意須融會說 每者每事每念之每此字亦不可忽 靡及者恐未及重來及遠也此在駪駪楚重合不置故曰每懷每字只形容他不日足之念

三四五節 四平舉 未馬曰駒第馬曰騏消弃走急疾之意 謀度詢正古使臣聞者老求遺逸恤孤寡察發隱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內聚議曰諏計畫曰謀酌量曰度究問曰詢四者必咨於周周字重看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不問也○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古云使臣如今大行也衛命而往求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俱作興利除害如后世繡衣持斧者誤矣 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助勸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勸也

○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

此條兄弟之樂哉

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章意通以莫如兄弟為主 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然一之不須兄衰亦兄以明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則而安寧各也文氣至此一頓於又開其說于安樂處即使以安樂言而歡酒不可無昇乘妻子不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莫如兄弟者然乎否也語意曲至

究圖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詩雅刪本 小雅 七 伊藤

首節 棠棣花以覆鄂鄂以承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棠棣之花一柎共兩萼兩兩相承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以為興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矣 凡今之人只就眼前從說即以朋友妻子照看自見其如兄弟稱今下七節意只乎以情親義重試而語氣人不勝感慨 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間係之痛他人自比不得

二節 死喪而裒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變尤慘慄矣具衣衾飾棺槨之類 求則求於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 哀字可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於凡可知矣 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求

三節 脊令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意 小宛取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於獨言在原 箋云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 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於私僕然騎讓與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即此急字而平平相救不足以盡之 言良朋則非然矣曰永歎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然可如何益見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雖有代之 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

詩經刪墨 小雅 八 伊藤

四節 閱牆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有不容滅者 閱牆良朋正相對看 人于疏遠則恩情易見至親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謂實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當閱牆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别

五節 然是上下迭承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起下而究圖意 哀乎則與死喪哀尸之哀亂乎則無急中樂

僞之事，亦是設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面長亂一

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

六七節　儐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只宜當以無故

而成，在兄說，孺未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纏綿不舍。

妻子好合，泛就平日說，世間雖有篤厚之人，友于之愛，未必

不少移于妻子，若說到此處，兄不時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

亦復不如，正費莫如之言，亦可見五倫相須相用之妙，且

孺且湛，二兄字俱有意，妻固非疏，子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

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耳，然他人且

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有其孺與湛，自見，內關

不出，外侮無虞，琴瑟之樂可保其久，設令室家會集妻孥

燕娛實非出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異域，或相悲一

旦忽為念及，能不悽然，此一點真心，既然萌動，雖曰懽娛終

覺孤頹，何樂之有，既遣還來，何樂之有。

八節　兄弟具而樂孺，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翕而樂湛，是兄弟

樂妻孥也，究圖是究圖其既宜之既樂也，必是著實教人作

起語，然亦不必推深，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妻孥間有兄弟與

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猶將世人提醒，大歲于厭聞忽不見。

若能尋得光然自存，豈其然乎，作關鍵看更妙，註豈不二字

似然。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

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興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興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序以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章意　通以求友為主。王者下交於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

敬下之義，凡友生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扶維城者

不求則不我親，故須委曲去交。求不止自忘勢分，藐敬崇

人忘己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以將之，則自

不得不鄭重綢繆續之而速速之，必未常慮嫌慮疑，而若要

聯節供不厭論矣，下兩章總完詩一求字。

首句只興止第二句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比
賓云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有似於友　太平非一士
之力明主求賢如為室求木故言伐木語曰良禽擇木良臣
擇主嚶嚶明明士附林茂則鳥聚故言鳥鳴　山谷遷喬亦有
向於高明意人求進于高明合友非其何故焉　鳥之求友
羣衆呼群之謂求友先只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須以成德
聽字即鑒字義　神之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眾神
終無怨惘而已推到治平上是文家敘說法也同終有慕乎
一日意書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二節以伐木言其力興篤友言其情興至末　醴酒五句對下
六句釀酒肥羜洒掃陳簋是五丈　遠字只顧其早臨之
意　寧適不來非任其失于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
到耳　寧適是就使之義非寧可之詞　微我弗顧言無使
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咎
也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微我二句措意最難斡旋若謂
以見我塞責話頭還失本旨民之失德亦然　一說寧適不
來二句言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無乃其弗顧我也篤于諸
父惟恐失其情故其佇望之時所自懷如此亦快　天子謂

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　傳曰天子八簋　簋同探賦已
洒埽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
三節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於所親之人此止四句
兄弟族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啻必其來此同輩故必
欲無遠　遠實不必執勞而騖方是即情意稍不責微如下
文燕必拘禮節會心佚各斯若　民之二句是北方之詩
蓋即常情之小失以興起居上當篤友也失德以愆亦只就
句處說與弗顧有參一側　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率友
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鋪敘意而寫情更為親切　變

曰湑　莤（音縮）之也謂用茅聚之而去其糟也以莤曰釃以藪曰
湑　非必無酒故言之見不以有無為辭耳　湑用五我字
正與上文微我相應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　迨字有
味直是汲汲遑遑無時不在心上意此以及今日言非迨將
來也暇作國家閑暇之暇看　楊璞山云常期明不定也陰
傯明不來也深得迨字之意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　賦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矣以莫不增　賦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民臣受賜者故歌此詩以答之
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章意　通以天神為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
章六章各形容其盛如此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
為之詞必稱天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賜之尊敬之義也福一

詩人贈其君以壽祷天以為首

也既稱天又稱神者忠愛無已廣肆其詞言之不足又詳言
之耳　固是稱頌之詞而戩穀徧德二語則頌中有規
首節　前二句泝天之眷君如此未便說到福處　保字照命不
于常看定字照厥位惟篤看供以君身國祚言孔固常常保
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　造化無全能有厚必有
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幾單厚而除
多益而庶何孔固如之　俾爾等句法各段句俱足上句無
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　一通解云俾爾
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妙

二節　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俱以虛字形容此節還根保定之
最切實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如何福
不除看上虛而下實也　戩有一殊意善有一個源頭一善
即無不善矣　宜者恰當之謂只在事上說有以戩穀作福
磬宜作心看非是　戩穀宜正是受天百祿受字須戩穀
來是福又須受字來有以受之其福乃蹉受者既受于天降
者天降于我　惟日不足日日降之而不見其止足極狀其
不倦之意非福多日少之說　本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
若見日之不足耳

三節　以莫不興承上二章偏來　嚴氏曰興作也萬物無不作
而盛者　五如字疊疊說下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言之川
是活的只看方至二字便見盛意山是塊然一物必曰山阜
曰岡陵方見積之高大此文法也　方至便是盛非待莫不
增而後為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要得形容不盡
之意
四節　首四句只輕輕一直遞下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　註
日卜柔日也擇士選與祭之士齋戒變于內也滌濯洗祭
義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　焚蓋志享盡爾　祠之嘗

食也禴祠新麥也嘗祠新穀也烝進物品也 烝享如此則

萬壽可卜矣卜字不作期字解君曰二句是尸傳先公先王之意照攝見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此以壽為福非下文始言福也

五節 人君以天下為福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時乃閒不疑允升于大猷成王自消無憂多福道洽政治禪淵生民康王自謂應受多福民蒼饗化非人君受福之實而何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擊壤驅歌業業只將虛說之世其民巧偽智故為主德之累何如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如堯之德只帝力何有一歌可想 時至成周民風漸趨于蕩故虞鳴言視民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為爾德只是言偏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為字不可忽亦不可太看力柱中則象良是却不須云助爾為德助字是群助之他非補助也 上既曰民下復曰群黎百姓中復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為爾德也 民無心君亦無心而神實司轉移之柄所謂若或使之也

六節 提是頌祝無已之詞既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欲其如南山之久長又欲其如松柏之代新皆意有餘而言不足之意

曰進盛曰久長曰代新宜先講正意而以喻意配之者勢頭四如字說起為正意已在上耳 恆升承得頌以顧要相形第云既盈之月中天之月未足形容其盛也便渾然就盈就明只日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跟基騫上進之意 不騫無缺損指山之一處不崩無傾覆指山之全體 或者不知誰何之詞不知不覺已自有在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

此遣戍役之詩

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

實落乃又生葉為今年一月暮暮之候至歲之日矣 杕杜
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看時亦木代杕杜二
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三節 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則春已暮意 憂我父母
不以鈌養言即下多慨意父母征夫之父母也及期而望同
女心傷悲逝期而望同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 檀車
二句以而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于車馬知之全是料想
憊慶讀車敝馬罷正以在途之久當歸非以此見不得不歸
也 此與下章皆時歸而望之極而轉疑忽信之詞皆意中

往來之情須斷閒事也
四節 即承上節說來亦又一時事 匪載四句作遞語看
重在下並上 匪載匪來句陽止句裏止時言則遞就采芑
時言 多憂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消事可析使不多矣 樸
大東先箋后上小東毛箋不相襲相襲俱作以心中惶惑思
極而靡所不爲也 會字從偕字失 卜有兆詞筮有占詞
皆謂之繇 曰不遠其詞終曰邇止則決矣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鹿鳴之什
白華
序曰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
酒多且旨 興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 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
矣 賦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治內采薇以
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
也
章意以註中優賓二字為主 首二節極道其盛已含助全盛
下三節特抽出以發其曲全耳 言酒已燕物言物亦燕酒
多偕有即上多有字意嘉旨時即上旨字意 以下三篇朱
子謂燕事通用之樂世解屢謂不可入君臣字而不知雅詩
皆王者所用所謂通用亦不過通用于在上位在下位者耳

一二三節 以二魚興首多取二者之無儆 曲傳周匝殷之三入其
中着無得而脫後世魚麗之陣取義于此 於不主言魚得
借之爲起語 若子自工歌而指主人有酒猶令人之後酒
此着一且字下着一維字想見詩人意中所重處
四五六節 多或恃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
偕 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旨而珍異之偕則旨而
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嘉偕時三字重看皆自其所難者
美之 三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皆是以後申
前益酒是安名原可以該物也 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

禮意也物備于燕飲之中固見有加無已之愛意隆于品物
之外又想見有餘不盡之情

由庚 亂詩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 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
姚亦藥饗通用之樂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曰樂曰衎曰
章 燕全以樂賓爲主言之不足又推而言之也
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 綏者以樂
衎而安又則欲常如是樂衎且綏也由外而內由暫而久有
無窮之思焉
首二節 言取物必以其道興燕賓必以其誠 周都西北以南
方之魚爲美取曰南有嘉魚 式燕以樂連說樂衎俱以心
言樂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至于衎則勢分兩忘形迹都付
矣 衎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樂又曰飲食衎衎

三四節 樛木下垂使甘瓠得以纍其上 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
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 綏與纍應取情意綢繆之義
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雖之飛而復來燕之界而又舉此與
意也 大今又燕作頻與之燕極是若說一席之中獻酬無
算恐古人飲有定禮正未必然

崇丘 亂詩

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

此亦燕享通用之樂

序曰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章意 各章美德祝壽 德是尊賓意 德與壽雖各開說 畢竟以德為本 各章樂只 總就其形于晉接時者言之 不甚重 重在邦家之基等語 首三章曰基 曰光 曰父母 是美其已然之

德也 曰無期 曰無疆 曰不已 祝其得然之壽也 見有是德且將膺是壽也 或曰 德音不已 非壽也 曰不已 則壽亦可知矣 下二章 曰遐不眉壽 黃耇 美其必然之壽也 曰是茂 曰保艾 又美其修德以保其壽也 或曰 保艾爾後 非德也 曰保艾 亦有引翼之道焉 亦德也 雖通是贊之之詞 而未嘗不諷之之以意 迪厥居之理 是謂盛世之雅也 國之有賢人 猶山之有草木 以自盛益也 君子之長育人才 如山之長育草木 多而不厭 外則能為邦家之基 內則身享壽考之報矣 且邦獨此而已 至于德音洽于衆 聽餘慶及於後人 亦大有不由此

者也 故終篇歷言之 興取草木各有倫類 臺萊是附地者且多根 以興基 桑楊遠條沃若 以興光 杞李多子 以興父母 栲杻枸楰是耐久者 以興眉壽黃耇

首二節 邦家之基與光 直指其德 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 之基 所謂治出于君子 賢者為國之楨幹也 之光 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 在野則美俗也 禮記註云 人生以百年為期 萬壽則無期矣

第三四五 不已以時言 是無窮意 是茂以地言 是日盛意 保合太和曰保 順養元氣曰艾 爾後 就本身說 與無有後艱後字

同 保艾爾後 雖是祝壽 隱以修德規之

由儀 笙詩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鄉飲酒禮 間歌魚麗 笙由庚 歌嘉魚 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興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興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 既見君子鞗革沖沖 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興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固在九州之外

章意 王者有燕有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于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惠。與饗訓共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燕重襲形于饗詩也。故曰一朝 各章重既見二字。蓋天子與諸侯聯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與菀柳之意印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必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難。既見到末章遂舉攀來朝之儀以結之。全詩說德處只根既見。看不偏重

易曰終以譽命下逮也

首節 以蕭之能受露。興臣之能獲福 心寫澤々在朕遠想望澤以慰解上說亦微含頌德意 燕是設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永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上 諸侯朝于天子名分森嚴。惟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溫語以逮下。是以諸侯如得有譽處。天子鼓動接下之意。庶幾少慰也 譽處就燕時說。不必推開。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遂其情曰處

二節 此合下二章皆以物盛而被天澤。興德盛而獲天休也。為龍增重曰龍。為我生色曰光○諸侯承流宣化。正所為違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為光見能照臨下國。龍字不必作寵字看。 能光即是德不爽。即此德之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戒意 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享蕃封而永作龍光也 三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照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能永世同休。故此言龍光不爽下。遂言宜兄宜弟。頌中有規

三節 孔燕豈弟。孔字帶豈弟說。言甚哉燕會賦如此乎豈弟也。宜兄宜弟則因其樂之形於燕而知其必宜于家○傳曰宜兄宜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解亦妙 宜兄弟即令德而足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荷天休。而且優游順適也。

四節 鞗革以歸馬。和鸞以歸車。皆是諸侯度處 沖々雖々便是其儀處。萬福就得于說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攸即前章之譽處而實言之。說萬福却徑接上二語有意

湛露

○湛々露斯。匪陽不晞。厭々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湛々露斯在彼豐草。厭々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湛々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序曰天子燕諸侯也

章意 全詩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俱說燕飲之。因美其

蓋是燕也　諸侯來朝以恩則致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蓼蕭湛露皆以露起興　左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同于有焉以君成禮不納于淫諸侯有焉

首節以天澤厚被于物興君恩厚及于臣　合安久足三字辨是厭厭安者無事久者夜深足者情意周浹也　無歸非禁之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

二節湛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興燕在宗室則恩意厚而在字重　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

此　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享食則于禰廟燕而在寢禰相親也此只揭出宗字以見其情之親非別有所取也

四節杞棘與物而無不得露興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桐梓與物而無不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喪儀　杞棘中寔故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　顯者其心明白洞達也允者其心忠信誠慤也　顯允豈弟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為德以豈弟為儀自覺有別　令字照上醉字看　此二章自是良燕更不須監史之設當觀其用意深厚處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小雅副墨

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賦也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賦也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章意　此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最重我有嘉賓一句

蓋敵愾之功關係社稷生靈則貺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之為速矣註感字速字入不得王者口氣中　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專征伐之重任者方得受焉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惟誠以錫有功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為榮

首節首二句是追原語蓋器以待王者不敢輕用此典也之賜必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備言弓者舉重以見輕耳列入尚赤故重彤弓　賜弓不張故云弨　中心四句相承說中心句最重正見功報相當而無一毫矯[illegible]勉強之意

饗雖指燕言卻要人照兮意蓋兮正燕上所用以酬賓侑賓者錫必先饗了必用燕　周禮王饗有侑厲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　顧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禀太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然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一朝饗之亦並與得其人意無系情是說詩斯燕若入請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

二三節　載訓抗謂抗形弓于弓橥使其体常正也　橥訓輸謂韜形弓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　古者勸以酒而以賓礼尊

之酬者情之厚而頻勸以酒也古人以右為尊右字只宜訓尊曰勸者因饗而帶言之酬之為言報也謂報其功也按饗礼献數如其命數原無献酬酢之礼註飲酒之禮至勸也畢什酧字之義耳非釋本文也　稽前九錫文以君龍騰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序曰樂育才也君子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

章意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贊其喜之思之之情乃其所以燕之也　各既見君子句着眼蓋此君子乃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故不勝其樂　此詩不言我之樂賓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使喜便如得寶引便休然有深情存

首二節　以物生樂得其地興見賢樂盡其情　儀倚燕飲言正是樂之所實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我心則喜憂根于中也

者一且字言既愛而又敬之也儀即指今日献酬之禮承昔之將燕看章且初露出心字次章重點出心字

三四節　貝有五太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秘五貝為一朋也　錫我百朋只就喜上極擬其情不是將詩重借形容得賢　休字正對汎汎浮沉看　浮沉抑揚之勢非淺溺也　休亦即杜樂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　四牡脩廣

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賦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賦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

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華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章意　此詳叙北伐之始終，命將出師，句句昇大字氣象。前二章叙王命北伐之由，中三章叙其所以成功，末章叙班師之慶，雖美吉甫，而宣王能將將已包括在內。　首章我是用急，次章之從容，三章之縈旋，河一瀉滚下，境更心不變，行治心不安，不畏敵，不輕敵，不以躁進貪功，不以從怨取敗，武之善經也。

首節　一急字最重。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此時此景，而車攻馬良，師整以暇，將嚴以翼，王國之定，不待出師而知之矣。

棲棲，是倉卒興師，人情擾擾意。　戎車三句正出師時事。戎車有五：植陣之車曰廣車，補闕之車曰闕車，自蔽之車曰苹車，馳敵之車曰輕車，王在軍所乘則曰戎路，既防則供倫矣。我是常服，對用字看，戎服當臨陣乃用之，在道改戢之也。　戒就別處言，急字從前四句來。　匡王國與定王國少別。匡者正事之，分定者奠中外之疆也。

一節　比物已在上騤騤內，戎服即上所戒者，又抽出言之。一閑之是人去閑馬，猶舉平日所教者一狀之也。知目習旌旗，耳聽金鼓之類。　維則猶駕車而行，隨人馳驟，自合軌度也。

維此四句一直說下註中分疏甚明但請中處懸俞此
宜構之分貼重在連與敏而曰維此曰既成則常度之不失
在其中我服我字就甲兵說　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則還
以佐天子耳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

節上四句輕馬爲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　有顯正
形容修廣宜一直看　膚功謂攘夷安夏之功奏膚功即定
王國也　嚴謂約束士衆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就自心
戒愼言此二字最重進必選鋭去不窮追都是嚴翼之心運
行其間　嚴翼處便是武事此二句言前成功之本二以字

上作足以看下作欲以看　宅字照上棲棲看　前言載是
用意而後言態敵從容則息中有暇後言不失常度而此言
嚴翼其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未見之旨

四

節匪茹是不度順逆整居大衆盤據也内侵淮深入也此
正孔熾之勢情文委下且閑皆言兵威之盛　識文織上
有文也即爲隼之章曰旆是以帛繼旐末爲燕尾故曰繼旐
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備言旆者凡未戰則建而
不旆戰則旆之也　元戎車從輪馬彼甲衛號也上畫有劍
戟名曰陷陣之車　又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　馬牛之類選擇之乘皆言其前軍此先發
程下戎車四牡則大家從之矣
節此連上章俱敘事　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謂
者輕軒分前後不詳來必還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
側于後方能是安如輊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蓋如其倒耳
非如以之如合上元戎則彼爲選鋒此爲後援　閑非如前
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俱見兵威之盛是以擣
蕩獫狁以起下薄伐二句　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
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

戎至于俞泉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
患益深鄗山之禍已兆于此　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皆其
爲將之賢不必泥定上文文武維后天子神聖之德也文
武並用國家久長之策也而又有文武吉甫則諸以佐天子
匡王國端有賴矣　爲憲是法其文武以治内靖外非繇仲
介胄之說

六

節燕喜舊多主私遂說蓋爲我行永久欲御諸友初吉亦喜
中飴耳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爲王体其意而立言也轉如此
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閒會處　受祉即承燕喜說須

得曰使大式之且任此共老友之且屬此

說得大中外泰寧瓘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天下
之福亦大臣之福也若只以出旋言使小了來歸二句屁
說言今日自遠而歸在外久矣同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
仲舉張仲者正見與燕諸人而言亦之賢蓋可知矣相臣調
護意是說詩者看此詩只道其一時之盛耳孫從既平而
有孝友之士雜家其組綏貴人文所謂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興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
蔥珩 興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闐闐 興也 蠢爾蠻荊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荊來威 賦也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
事以起興

山月菑深土二月可菑其田故采芑是二月也

序曰宣王南征也
章 言通以元老壯猷為主贊美方叔之德一步進一步先言臣
容次及軍律又次乃及謀猷而歸于以望成功蓋凡詩作手
承命啓行時故剖且兼家如此
首節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惟衆
而且練也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豈水有芑草也詳麋
維芑梁也 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新和柔也
田菑田除艸未遠故芑猶存 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新
此王師所過凡食無精運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可想見

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寔徒即車之徒也 師干之試
司乘習言謂扞敵之師衆皆素習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
涖者臨此車徒整飭以振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
羅 乘其四騏句四騏雖言馬而乘則又兼屬車只統言
竹也 引起 四騏翼翼經剖路車有奭者路車是方叔所乘之車
非三千之車 簟茀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
鉤膺有樊纓以飾馬而駁夫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皆
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車是革車其
色黑不兼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命服意同

二節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 其車三千即旂旐之
旗旐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旗右即設以旗旐
軝以皮束之車前之軝雜文以飾之此兵車也和鸞則非戎
馬所有 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朱色之芾于
膝則皇然佩葱色之珩于衆則瑲然皆命服也想見方叔精
神氣煥形于車馬服之間不必戎服而威靈已彰矣佩
服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祜輕裘之氣象詩人鋪張之意亦
不重此 固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未傳軍容字本
諸此

詩經副墨 小雅 四十三

三節上六句亦輕 隼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取為興 此章
原非有時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 註
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
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 鉦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
此聲以進退也 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
鉦名則獨鐃通謂之鉦而節此竟用于鼓所以云然 陳師
而告陳旅而告亦是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 其進方銳無
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無無以治之則
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 淵淵戰而若不欲戰也闐闐退而

備君對敵也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皆動也若治兵
振旅之止則必代鉦可推 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別要粘
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
四節蠢爾蠻荊二句只引起下文非幹其辭之意與下來威首
尾相應言觸其始若敢與大邦為仇而方叔何以使之畏服
以方叔元老云云或云意方叔之已老詩贊不置 輕保侍
楚何謂之荊伏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下歸必先叛 元老
尊之之詞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是也 歷事
五朝而精練國體即師兵閑暇熟悉夷情故曰元老 克壯

詩經副墨 小雅 四十四

其猷言方叔之謀略出於家常法之外不與兵威對說猶
出奇制勝上稱駕他一段神王氣剛處 此見方叔老成以
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俊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
無深謀遠慮者也 轉到執訊獲醜四句謂云而既其兵威
之盛云云 執訊四句俱作實事執訊獲醜矣而兵威不解
如此所以能寒敵人之心而來威耳 執訊句在師之武勇
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嘽嘽言其數焞焞言其勢如霆句
即自衆盛而狀其雄也名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
此 聞望原成于謀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之與人正以此

也德之在軍行時說非限定不戰而服也 方叔一駕而為
北伐之師天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續是功以名致
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田車既好四牡
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 賦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賦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 四黃既駕兩驂
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 賦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
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
之

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章意 周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于西鎬
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覲人文故故都于
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

都重在田獵節節要說中興復古意 篇內數既字俱見得
度修飭有風備之意

首節 既攻進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是擇得精而馬齊疾也
而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天子中興田賦復馬政修非如昔
月車馬之凋敝 馬以駕車充滿于衢軏之間故曰充塞
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 徂東只言
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始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
還未至東都只是將欲如此

二節 好阜不必牽上攻同宜另講 傳曰田事齊足尚疾也所

謂同者同足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
不獨齊足而齊豪矣 甫草註曰甫田傳曰甫大也田大芟
艸以為防洗魚回曰即下章敖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
草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是也 行狩分明是大蒐
以收文武之舊業以震僻宇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

三節 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與王之
蓋且一例說以之字還他便是 囂囂只重車徒群衆盛意
而靜治在內只此二字想見王賦之復紀律之嚴 田獵之
徒有麓人以戒述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虞人植旌故選之

旆旆　建旐即以統旗，皆有司預備如此。　敖山之下平曠
可以屯兵，器皆可以設伏，所謂前艸也。周禮大司徒仲冬
教美令遂以詢，仲冬教大閱，遂以狩。此詩與狩只用其名，
不必拘其時也。下用會同字，亦未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
有此兩起。

四節　駕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時事。赤芾二句，是諸侯入覲
時事。宜依文直下，重倫同上。　奕奕，若前後繼進，彼此錯出
也。　諸侯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為臣故也。　天官屨人註
曰，屨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　有繹者，孔圻有序。五
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也。　此節只形容中興氣
象。人心最歸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

五節　決，著于指；拾，著于臂。　鞴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決
與拾相比，曰依。　方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故曰
調。　射矢既同二句，一串，去金舄而用決拾，含赤芾而持弓
矢，故曰射夫。此見人心勞釋意。同者，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
舉柴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舉之，則其左右自無不舉之矣。舉
如來事亦舉。　助我舉天子言。

六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倚，只言鞚習未視到
御之善。獵言騶者，騶在服外，易于出入也。　不失二句，相連
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技之精也。　箋曰，御者之良，得
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五御之法，一
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
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

七節　行事，徒容馭軍，整肅靜己，儉約待人，周徧供于此章見之。
蕭蕭三句，言靜閒所見皆如此，而徒御則然無喧譁，總是
形容整肅意。　啣枚疾走，捷轡徐行，在幽閒中自有飛肅氣
象。　三等之殺，惟下殺入君庖，其餘以頒士大夫之習射者。
故君庖未嘗盈也。

八節　于征，通說田獵往還言，故註云，總叙始終。　有聞，輕輕說
聞其有此行耳。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遂不見功已成
而人不知也。此意比註更進一層，可參。　師行清肅，全是一
段精明之氣，貫徹群心，整齊有度，有始有卒，在心則無懈怠。
成始成終，在事則無虧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　展也大
成，須帶屬望後來語氣，固是頌不忘規，亦是道寵未路。　允
矣展也，對平日稱君為等期以大成說。

○吉日　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

此亦宣王之詩

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從朱

章意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畋于有洛五子作歌循于道畋伊尹作訓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因與尋常之田異矣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所重在二章人心鼓舞上而悉率二句又最得未意　要見中興度古意觀一之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若一直歸重宣王身上反覺索然

龍為天馬故房為天駟

首節外事以剛日故祭用戊　重在禱上不重祝日　房四星為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　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關說不必泥是神力着一既字扣重焉　一遠歷險從禽只言車馬見用與下章俱未然事

二節此只平平持出將狩之地　差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之有力乘之耳　玩一既字不重馬上　獸之所同四句只是

從上會通以也達其原獸田便

一句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為天子之所也蓋猶東都之甫田為天子田獵之所薦矣非瞻田而始擇也　有諸漆沮為王氣所鍾先擇所存今日中興應運百物咸熙攸伏濯濯之盛不與于昔日此亦臨文小景　孔殷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則不可謂是與王之地矣

儦儦二句形容

三節上四句總是孔有兩字以應上章獸之所同不甚重只重末二句人心齊協上　中原蒙上漆沮來其祁以地言孔有楷數言　儦儦疾行也相待而緩行曰俟或二為群其群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友不可計也　左右須王之人悉率或射或御左右自相率也　燕天子不必拘定獲禽　蒐狩之禮天子親執路鼓下大綏要想見天子合群心振武烈興驩與秋共成其盛上

承意起語

濱成二句分巧九孤

四節既張二句即蒙上文悉率意說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　此與前篇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同意而御賓客見天子逮下之典亦有收拾人心君臣喜起之意與裘藩湛露之燕同非但酬勞于田事之臣也　曰且以酌醴若接饗為盛禮惟王享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意也玩且以二

周書同白紫之小鴻鴈洋之雁

字見田獵獲多如此不但可以樂而安即以之勤勞亦不偷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流民喜之故作此詩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章意 詩作于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首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築室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畢竟只見于中章而仍以感慨氣脉終之也 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節便含謂我劬勞意末章時以知哲志感耳 詩中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黄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変

首節 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毋以所避興流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 鰥寡不專指老者凡嗟窮相樂

者皆是 鰥寡即矜人也世亂民散則無人而非鰥寡者矣

〇荊川說詩于鰥寡處云彼一時也皆悲哉皆及溺矣敢望今日之及此乎于安宅處云此一時也固可室家皆慶矣寧渡涸日之可哀乎正得追叙之旨

二節 陽鳥居諸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況還定焉 百堵皆作句突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 註一丈為板言高也板高二尺廣六尺五升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矣百堵非一家也 究者慶詞也已安集而曰究者時尚有版築之勞故也 安宅則鰥寡並得完聚矣照前矜人看

三節 鴻鴈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劬勞已往但不須作此歌而追思感慨自有不容嘿嘿者 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四句別彼重不知一邊此則深感哲人之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處不周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謂乎 哲人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語不必泥論所 欣幸之中惜深感慨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

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故作此詩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章意 夜如何其是臣下叙次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
不安上 三問同時意重末章何晨者正入朝之時也問夜
中有早晚二意重晚一邊宣王意中全是汲汲恐晚之意
節意 又未央緊粘何其說若曰夜豈猶未央乎 未央是詰問
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交接處委曲圓轉 着一雖字便
非玄鮮 庭燎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乎看 庭燎已光
則君子亦至而鸞聲可聞殆不止未央矣作一氣說 或起

說曰未央安得庭燎不知通篇俱屬想像俱不必求其相合
疏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執之
曰燭 朝禮別色始入自是辨天色非旂色也 旂所
見不過是懸度而擬其況具之心則儼乎信以為然者若耆
為料想億度之詞使非勵精之旨○宣王其志雖動然躍然
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滯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嘿
則中興又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

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 鴥彼飛隼
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
此憂亂之詩
序曰規宣王也 朱傳
章意 憂亂即以憂讒無而屬意 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
亂即是我友之不敬故揣言讒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首節以水猶歸其壑隼猶得其止興人不反其本 亂即指讒
言頻與陷人罪皆言念有恐懼脩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
親則兄弟遠則邦人近則諸友殆盡乎人矣故曰莫肯曰誰

無誰無父母舉人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率意自
悚然
二節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 此皆
理勢之不可過者故用彼字相呼為興 不蹟即指訛言之
人無故搆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 載起載行即坐臥不
安之謂不能忘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憂
何能釋然
三節隼不自縱人乃縱之以人不如物起興 寧莫之懲猶曰
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 中于世則為訛言中于

人則為讒言。潑是戮戮辣辣臨深履薄意。敢字極深
叅亂之實也。不止為一身。須于世道上説得關係。其興此
不與別亦不能保其不讒也。第盡其在我而已歟。而讒上章
也。讒而不欲自修之理謂何。寔寔用功正是真念正是不忘
父母處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比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

狀陳善納誨之詞
序曰。誨宣王也。
章意託諷之旨俱在言表。耐人深思。詩皆稽究待屋之詞。寉
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誠明好惡
字皆讖詩者之詞。非正解也。究而言之。只一成心之不可執
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首二句要惡。次二句要諸。下四句要反。次章要推深。全要
就本文摘寫。鶴鳴句欲人勿知莫若勿為也。魚潛句防之
於此又見於彼也。淮南子云。鶴知將旦。鶴知夜半。其為両

亮曰或在曰魚在。在字對潛字。講在字有臨臨淵然
對在淵在字講。諭自隱而顯。後自顯而微。開字有返背意
他山有踈遠意。曰樹檀見容悅可恥。曰山石見粗直可憎
檀何幸而在園。石何不幸而在他山。朱傳設言惡木檀不
言美材。自有妙解。蘀只是敗葉。還是自己點染。若穀則有
比興意在攻玉。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
右彤弓之什

祈父之什

祈父予王之爪牙　胡轉予于恤　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　胡轉予于恤　靡所厎止 賦也
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賦也

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
序曰。刺宣王也。
章意通重胡轉句。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見役之
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孤子而徒征。見役之非法。
後上禁兵遠戍。獨子徒軍。初或許以為一將權宜之計。而竟久
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一部虎賁掌先後王趍以卒伍。旅賁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
謂爪牙者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

末靡所底止言遠役無已時也責祈父即以責王
三節三時祈父已見其不聰矣　曰有母之尸饔只是陳已不
當獨役情亦大可哀耳曰有母則不惟獨子且未有家室中
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可味○序又
以為此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詩○宣王料民太原民不
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　賦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賦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点此詩應作于賢者欲去之日或即是留別什也明知其不
可留而只此託轄思歎以動之耳思字以字正為此輩心如
鐵石而處以閑情之語如此　通詩意亹亹相承顯縶維公侯
合下章字無非託言要洽音來車似為去後之言其實是時
去一時語耳

二節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而字今朝今夕言駒皆係嘉客
言人俱要得託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看不得一道接語欲
爾其人而計及其駒欲留其駒而計及于維縶維縶之而僅
曰永今朝永今夕皆愛極而不能自已之意　一朝一夕非
可言永但欲去時當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　嘉客對主人
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逍遙也　逍遙見不
敢以机務㩁之嘉客見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看他說今朝
說於焉是已無淺望當之意但欲其蹔駐名大幸矣猶九戴
之信處信宿語氣也用不得求教請益等語若粧點嘉客如

鹿鳴嘉賓便非語氣
三節　公侯逸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進退得關其忠
奉職得行其志朝廷之上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若縻之以
好爵歆之以逸樂此賢者之所以去也　無期不是久長是
無限量意　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適思以為蹈之懷言
廊廟之側遊而巖穴便有一番揀擇遲懷的念頭不成其今
為優游矣故曰慎爾優游今市朝之大隱而求山林便有一
番勉強念頭故曰勉爾遁思想見尚賢之甚非戒詞也只此
一字便可想挽尚懇苦

首生芻二句曰極行暢隱然卞和在望　其人如玉以協
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　爾音只是音問相聞并音問而亦
之則有遐心矣從來抃茶長往之夫每每怨懟故吁嗟之乃
是春惠之極若云異開經國之言則賢者何不面作公侯乃
爲此出位之思乎　金玉當重字看非謂重其言如金玉也
但期聲問相通慰我離索備勝波阮雨露耳　遐心即遠心
也不必作遠我之心讀其實則邇其人甚遠及瀾洄港之西
句遐心二字不勞注腳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

詩經剖疑　小雅　五十九

復我邦族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
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
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序曰刺宣王也

章意　比意與碩鼠一例　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　集穀
啄粟以喻人之容己無集二句疏狂而字連下看不必其所
即害己之意此是顯比　不我肯穀言其薄詞不相周恤也
不可與明言其所薄者必有是什麼不相知之意　不可與

處殘陵弱衆暴寡也　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用昔
愈甚而思則愈親①　穀木亦穀遊木穀善之穀然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
思復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以異　賦也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序曰刺宣王也

章意　前二章言居食甚困而不相卹末章則原其不收恤之故

詩經剖疑　小雅　六十

趙需獄翁其失大獄故喜新其失小詩詞之序也
首二節依樗自蔽言無所居采蓫采當言無所食各不我畜皆
無居食言　婚姻之故句極重正見以親姻望彼也　言就
爾宿則托宿而已非就之居也
三節　求我新特我字看彼字作　末二語似爲薄者開一生路
然詞怨而意則刻成不以富乃語也薄責之以祇故正是冷
語毒刺非真謂爲新故而不爲貧富也或不問如云怨薄德
地惡薄亦極句如云或者貌不得世情其實是恨其獄貪耳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也有儀只是才能非德也如哲婦之謂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故有閑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　觀味末句見其他非所望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序曰考牧也

章意　詩重中興考牧而末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平民安也單開國家之頌陳原是一番來的意之有無不足深論庶人之富則數馬以對此詩若此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關后一章便與天下相關　當康之微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牧事之所致

首節　誰謂字矜誇其所有見前此亦有謂者矣　羊以三百个為一群若直言三百群便已說盡　九十其犉以例其餘也

羊苦不和牛苦不安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總其眾多

一三節正如一幅牧事畫圖參差敘述總見其盛　若以人傾物情為物所由盛反看小了　數或字蓋活看　別其色有三十樣非每色有三十也　牲熟祭祀無享　何簑負餱薪蒸雌雄俱是罵大率是有餘力求為之不必拘泥牽合　四以字俱粘牧來說　總見牧人從容自得而其意隨于漾渦澂雨之中出入于峻坂叢林之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于言外　爾羊來思舉羊以見牛也矜矜兢兢有堅絕之狀不

騫不崩無損折之虞一正一反　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則污群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畢來自野入家也既升自家入牢也　說者多言牧人善牧所以致牛羊之盛不知此章只參牧事有成全于牛羊眾多上見之耳

四節　眾魚旐旟只是恍惚所見倏然變幻之意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旐實旟亦非人變魚旐變旟也即豐年室家二句亦只言其意耳若謂言之則愚矣　牛羊眾盛中興之符也年

之貴人之衆自是實事故托夢言之豈年家室內要撲實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穟猶卒病燕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其衆而魚則為豐年止衆不繁旗何所旒故夢旐而旟則為人衆非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賦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賦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綱領其目在用人行政詞供刺尹氏而尹氏滑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啟言天言民俱以滑動尹氏之心即以能王心也何以不平尊親婣亞斥遠君子是不平也用人行政不平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惟其不平致其流禍必至於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其時蹙慢諫必至於以天變不畏畏人言不畏惜然所以得肆其奸者實若心之邪啟之前九章刺尹氏之罪末以一言歸之于王則本末輕重自見

首節此隱言其不平而以國禍戒之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人行政之善下五章皆有氏字正與此相應其瞻意尚虛註所為不善是訓詁未文且未說到此只把使人二字通滌而以憂字惔字反應憯字講〇一說民之視師尹如視南山之無不見也民瞻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說亦可參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共歎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法人之議論者也獨加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為略無變計終必至于斬耳既字卒字可味小人見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

詩經副墨　小雅　七十一

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弗躬弗親其勞
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照斯出看　看來尹
氏亦非身為小人者也如是禍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
奸惟用其所昵好以致亂耳觀詩人曰弗躬弗親曰不自為
政可見
八節　相承說下　蹙蹙云昔眾世皆亂若此天地之狹也其
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君即欲引身求退誰責随之從或及之
是以瞻四方而靡騁耳　須知詩人非真欲去國倡以見致
亂者之罪故下遂極言尹氏与其徒反覆致亂見國事都被
他撓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怨易轉惡就見喜易轉怒
矣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喉中刀也
九節　仇仰時事而嘆之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哉王其不得
安寧乎　二語乎說見天心君心相關通處無輕重無先後
也　昊天不平即天降禍之意我王不寧則不但俾民不寧
而已　不懲其心與前說懲莫懲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敢
戲談相應　上言不平則亂生于既往者已貽患于王下言
不懲則亂長于將來者又無時而已
十節　究王訩只是指上吭章言滿說王政之訩亂由于尹氏且

詩經副墨　小雅　七十二

未究到王呂註亂本單指尹氏窮其亂本指上一句而歸之
王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心之不正
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
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　畜未便是昇平少蘇
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漸漬
以養之凡善畜者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〇此
篇全為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有本領
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　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
六見得人君所倚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

正月　民乎正律動王心處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者也家父作誦
寺人孟子刺詩以名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雛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　憂心惸惸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賦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雖雖 賦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有倫有脊 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 賦也 瞻彼阪田 有菀其特 天之

扤我 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 興也

心之憂矣 如或結之 今茲之正 胡然厲矣 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 賦也 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 其車既載 乃棄

爾輔 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 比也 無棄爾輔 員于爾輻 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比也 魚在于沼 亦匪克樂 潛雖

伏矣 亦孔之炤 憂心慘慘 念國之為虐 比也 彼有旨酒 又有嘉

殽 洽比其鄰 昏姻孔云 念我獨兮 憂心慇慇 賦也 佌佌彼有屋

蔌蔌方有穀 民今之無祿 天夭是椓 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 賦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

序曰 大夫刺幽王也

意以憂讒為主 讒言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 而本在王為內

寵蠱惑 不用君子 而用小人 致此讒言 故欲止讒以救亂 惟

有一用君子 而當時不可望矣 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詩 四月繁霜 肅殺寒苦之象也 觀下文胡為厲矣 念國之為

虐 幽王不獨讒 而且暴矣 孔氏謂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

太史謂之正月 周六月是夏四月 曰正月者 以乾用事純陽

之月也 繁霜雖言天變 讒言雖言人亂 然天變特感起世亂

言 下皆承讒言說 讒言如飄風之卒然莫知所起 此世亂

之心回惑 是非快惚 方有此景象 獨對衆流 此一字是古

今亂亡通患 若憂之者衆 則亦不至亂亡矣 京字從將字

生禍大 憂亦大也 謂不悅為一身憂 而為社稷生民憂 此即

是他療憂 而小心之可哀處 癙從鼠 鼠病而憂在于穴內

入所不知 故隱憂為癙憂

二 節不先不後 即胡俾我瘉之意 此何不出我之前 居我之後

窮苦之情 苟欲免身 讒言妄得好言好醜 啾啾與莠言也 莠

害苗之草 莠言即害正之言 而有口可味 言不出于心 而

出于口 則候而好 候而莠 皆不可知 正讒言之象也 愈愈

日甚一日之詞 有侮 如以獨憂為謗 小心為迂 一國之人

皆狂 反以不狂為狂也 〇一說 指讒言中傷者 彼以為是 而

我以為非 彼以為樂 而我以為憂 動與衆違 便侮有不免矣

二 節言己之見侮不足言 而國之將亡深可慮 首四句一氣

從有家說起 而來舉國之人 重憂國上 仕于公曰臣 仕于

于家曰僕 臣僕從祿 皆亡國之憂也 受祿乃脫矢禍之苦享

生全之樂 意不要說盡了 禽經云 烏向啼背栖而指集流

胡為厲

小譬如情苗之出于阪田如恐弗勝者　扤我不克謂坐斷
而困頓之無所不至　求我則猶云求我做令賢人之榜樣
也不是求為修己治人之則　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忍其
不得也　執我仇仇是昔人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他仇仇不一
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掌製也　力謂力手用也執之如此
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士居亂世捧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何退猶非亂
之至也

八 節
胡為厲矣言必有以致此便照著末句　燎之方揚句是反

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　文武之鍾簾猶
存洛鎬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衽席之間女色
之傾人國如此前七章皆憂讒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
王之棄賢信讒皆由于此滅周是未然事周未滅也知其然
滅也但詩人都似已滅者方是口氣

九 節
終其永懷句接上潞屋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
如車行繞險雖無陰雨已慮載之必輸矣況又值以陰雨乎
永懷句貫下二章正數之以深思遠慮也　窘陰雨正所
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

必所視篤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窘是乃
轉語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　其車四句一氣
說下翰意穩繳　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
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
矣　此窘陰雨而輸載下順輔僕而輸險一正一反正永懷
中所當取舍若也

十 節
與上節句句相反　輻以固較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二者
皆倚然後不輸爾載　輔不與僕平對不與上棄輔將伯文
勢相似　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

曰屢顧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惓惓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
絕險皆設言之以深致痛悼之意　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
意與上永懷相應

十一 節
倪仰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含江湖而處
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戚了心句總前許多意來　魚在四句
喻身處亂世欲歸晦自免而不能也　念國句是念國之傷
訛以為虐政若此然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看

十二 節
彼有四句看注以字是一串意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
之意　云訓旋是周旋續綣意　念我獨兮連下說猶云靜

言思之獨我有隱憂也如一句則當作獨我念兮看 憂心

憂國憂民也

三節 仳仳向是卑小者而豐大𥲤𥲤向是婁陋者而富足

味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意之日 無祿與有穀

對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小人有屋有穀

盡民之財力為之與念我無祿不同 末二句承极言來

惸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瘵者總在困苦一邊著政不施等

民困無時而解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 哿矣二字非

寬富人也猶言王國城漕我獨南行云耳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 爗爗震電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

胡憯莫懲 賦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

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

矣 賦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

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皇父持寵擅域上下繁興維世家巨

族以賈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章旨 全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皇

父為首而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看不用其良句及豔

妻字明明指着幽王 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

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節 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日月之詳 十月為純陰之月

辛卯為重陰之日 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則正在

朔也 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

單閼之卯為陰木 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 又以

卯侵辛故甚惡也 日月以常度論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

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

耳 天象只惜若不相干天象在于上而遂忌下民之可哀

于人之隱憂 此日而食則群陰猖令微陽不能獨存故

醜了。箋曰、微、不明也、此日而微、與國風胡迭而微意同。不
可就當食字看。

二 節 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徴也。　月食月食皆是月不避日
其道、即月當避日之道也。　維蕪日月寔際頂上日食説月
掩日而日為之食、即所為日月告凶矣。不須兼月食説。　禮
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　書云、厥罰常
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
宜日月告凶。　四國二句不平、四國指王國也。日月告凶而
四國無政、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壊不可
支也。　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了。下豈曰不時、正四國無
政之事。　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体較、
此以陰陽之勝負較。　則推其常亦是変中之常也。　陰甚
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
何二字最有味、不滅正打着告凶二字。

三 節 爗々是指電言、電光一耀、雷即繼之。此不是為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持其外、是以
復出。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業而已。電不
眩目、宣示光耀而已。　國語、陽伏而不能出、陰逼而不能蒸、

于是有地震。　不寧、累氣憤興、而静者乱也。不令、診亦同作
而順者逆也。供以非時言。　為谷為陵、因沸騰崒崩来。　有
註非但日食而已。此數語亦是常言、須以雨為主。沸雨之白
山冢卒崩、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説。　人、暗指幽王。莫懲
謂不能懲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用良意。○心驚惕曰惜
創改為懲、是曰將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正惜懲之謂也。惜
字似不宜作會字解。（）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
震、岐山崩。註十月震電、似是臆断。

四 節 此即不用其良詳言之。　國有六卿以分康政、而設卿士
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偏。　周礼、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
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内史中大夫一人、掌
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隷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
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　州士為権之首、皇父為奸之首、
諸臣皆是其引進、而豔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志、其實
植之奸也。奸臣母后勢常相倚、故並言之。　方字、見盛主心
者正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哉。　詩人稱太姒則曰
徽女、称褒姒則曰豔妻。

五 節 承上言王用小人、皇父為甚。皇父之罪猶難言、卿以今

蠱以欺人

惡向一事言之而非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番来彖
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故曰聖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夫
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子未必勝
已小人未必害事而然欲妄行有不可言者矣　抑此六句
相逼說豈曰不時是應皇父之心　胡為二句緊跟上來三
代之君不敢卻奪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
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封為我作
云云　徹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從田卒汙萊又是從居后事
蓋惟不時從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　禮曰汙其宮而瀦

焉田廢生萊謂之萊　末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酷是昏暴
入口角
六節　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欺君
害民皆由于此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
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遠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　禮載
內諸侯二鄉置三有事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　不慭遺
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耆
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　曰慭非惟不能誠心以
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　末二句與畫俟句相應三卿

多藏猶貪者言蓄冨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為卿耳
擇有車馬猶衆之富若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　此合上章
總是作都一事雖有不仁于民不忠于君二意不須板對
十節　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群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被
從者傷感而為此言　黽勉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役只借以
起被讒意讒即讒之于皇父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孽也　匪
降自天即叫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皆暗
為相說情狀而轉背便相詆毀讒人之反覆如此　由皇父
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寔由皇父

八節　我里孔瘁宜說　曰我里曰四方皆從者對不從者言之
耳　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
見其孔瘁也　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苦
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如四月之章民莫不穀我獨何
害亦此意　不徹猶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不敢傚我友自逸
有懟天聞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止是無可奈何而安之
退曰自逸明是燕雀處堂也故曰不敢傚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illegible]也　周宗既滅靡所

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
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
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 戎
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
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
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
此時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

而言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而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為政也
章意 此詩暬御所作故曰曾我暬御云云通詩責離散而詞旨
嗟嘆悽悰不正責之至末章姑竊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
世亂君昏去者悰非得已作詩者亦絶意于其君而厚望于
其臣之詞 以各敬爾身一語為主
首章 姑為怨天之詞以發責人之端 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
閔下為旻天各以義類歸怨之耳 曰斬伐四國則有罪無

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非慮圖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
謂置之于饑饉伏則明正其罪
二節 周宗既滅以兆言是詩人故危其詞 靡所止戾未知天
之所命民之所定也 離居解官也舉正大夫見群臣皆散
三事大夫內臣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莫見曰夕曰
莫肯夙夜朝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 庶
曰二句意輕為惡即後節好佞惡直意 此節猶未深責諸
臣只備言人離以見王宜政闕
三節 如何昊天累項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 法度之主

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 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
自盡耳 敬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
職業也 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臣[illegible] 以自盡其義
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為人而可謗之于已茍其出
于自為將誰謗乎 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去
者以離散為優游居者以槐罔非吾能事故曰不相畏各
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
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 直提天來警戒他蓋[illegible]
人已天人而會

四節我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屢出為惡之意輕點王之玩視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 莫肯用訊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群臣不可以不言 憯憯日瘁即上文所謂我勤日瘁有言皆不信去又不敢勉旬效吾職之道意 聽言不須說王欲听其言壅蔽君必听之言始答之也或是聞王問及耳答亦是據事而言但不肯盡言極諫非面從也譖言有可譖之機者也不必說到禍及于己 此二句由盡規望保守念頭與淑身相反二則字可味側重在下句○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凡百君子何非愛身之周而誅闕之薄

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難棘且殆矣哀哉不能言云云

五節統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怨者彼將何辭以辭我乎 哀哉不能言云云 匪舌是出二句猶言不以口舌用事而但鞠躬盡瘁也匪舌是出即是不能言瘁字即上日瘁瘁字 由衷之言吶吶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蓋為憂危之詞不得不艱難耳 巧言如流行無遮礙之意 忠言可哀以其觸罪佞言可矜矣為其屢休其堪嘆憐 征為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意在言外愈婉愈切 此節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重

六節維曰于仕二句承維躬是瘁說 棘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 看而云字總是怨懟離群之時費商量語氣天下異非榮辱之分親黨之則取懼怕違度之則生疑畏只是不肯實試于所使大率如此 合上期得居下顧公議樹方見仕之棘且殆語意只重在一

邊○此二章似是出者代他與解免之詞先替他說開不得口矣 巧言如流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失口于人也巫云可使惟曰怨在朋友不責其失尤于人也詩人忠厚如此 言下見得我非不体汝苦情但所謂歌身者不知此耳

七節還字正對出居字看謂還于王都正挽其風雨朝夕教身以事王也 不曰雖仕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出言時展思泣血其苦楚情狀如此是他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果為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僕出以作室者乎言展是自作之也出何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 展思展多畏故

似之。孔氏謂人泣必由悲聲而出。無聲而淚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正用得一敬字耳。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賦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賦也 我龜既厭。不

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賦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賦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作此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章意 通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疾威之奉亦秘之尊矣。此其

緩論曰。謀由是見之施為曰猶。

立言渾厚處 以謀猶回遹作主。而歸咎于王之不斷否斷。則猶似而衰亡至矣 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潝潝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猶回遹。

首節 數字是好字面。用在疾威上最苦。 因覆酷指謀臧二句。言臧不臧。以成事敗事說。 下文具本事之善而合於先民大猷者即是臧。爭淺末之言而蠹政害民者即是不臧。 卭言其壞國是基禍敗。謀猶甚為可病。非愛之而甚病之說。孔卭含下隱禍意。

二節 潝潝訿訿。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夥裡也。原有相知相祇。不必是黨同伐正 孔哀即孔卭意。 而其字全從潝訿生來。眾口一詞已成一番同世界。 謀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首自王謀於人言。此自小人煽惑王言。惟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於號同已而排異已耳。 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幟以簧鼓於君側也。 我視謀猶。即頂小人者 臧否不[illegible]明析衆無定。故曰伊于胡底。

三節 厭字多字俱含王心不斷意。 我龜二句。是極狀謀猷煩

噴之象非真屢卜也以起下句　猶言盈庭正謀夫孔多
誰敢執其咎正是用不集　執其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夾
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為己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
國危則死之然後謀定而事集若口倡游言心曹脱禍徒作
一場話說而已　塞議論不關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
談分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小人誤國往往持兩端如此
如匪二句是都行求道之喻只引來擬不任事而議事者無
所當作閒是與下成字稍別　此宜用正意説起方是賦体
四節上只說得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為謀者此淺承上而

傷其為謀之謬也　哀哉句承上貫下　而匪字與兩經字
口氣極緊而是字正反二匪字　先民是善謀所出如文獻
皆是　程先民即是大猷凡仁義禮樂之常皆是　通言是
粗淺鄙瑣無關社稷生靈之計者　莫敢執咎即先民大猷
亦與所成況通言乎　聽是上人聽之爭則排以獻其聽矣
聽字爭字固是不斷亦見相持之意而却重在通言上　聽
則惑爭則不夾即盈庭不集意通言即不滅之謀而是爭別
小人同謀之中亦有觭角矣　一通言也猶是聽是爭則是
違是依之故智也　不潰于成與不滑于道一例就棄皇言

詩人各舉一偏或字可見

築室自指工師此說氏也且有繩墨與大猷也
五節靡止靡膴亦本君臣様多處削來　六或字見未必盡然
特王不用之遂至淪胥以敗耳　要知靡止靡膴只是引起
話頭若因國論之不定而并求民之所以不多誤也　聖哲
謀肅艾來可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哲謀
下四德故特言之　或聖或否要看得圖治言者未可分曹
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曆而作聖視之德明而
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艾
艾訓治謂有條理也　如彼流泉言善人為群小所消沮

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事至不用便墮
棄流落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淪國亦與之俱敗矣
淪以況淪言敗以流落言　此章望以用賢與前三章謀
字有歸着處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輕言用賢知其言之
與蓋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
六節不敢三句呼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項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　喪
亡之樞在他字中亦須含蓄只以隱禍言之方得人情是
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禍機旅伏者更慘者誰

則知之暴與馮為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邊也　人知其一二句言君臣皆智短卿禍化即指時事言之也夫人者有四亂之責者也若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明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　如臨謂將值其禍也如履謂現在於禍也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戚勝予馬燕安衽席或戈予馬九服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將之謀處其遠乎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　賦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興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興也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章意只重求無忝於親以謹儀教子作眼與緊在一教字得到求路更洗發出教字精神　禮曰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歟子也者身之支也敢不敬歟

首節　鳴鳩之小而戾天心之憂傷而念先人皆努力求至之意　鳴鳩小物也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　念昔先人只字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　曰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即四章之夙夜也　明發二字見一日間營為之初思慮之始將旦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於此時獨切　有懷二人中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

二節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當法與當戒本意重戒遂[illegible]之恭曰齊思之睿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兩人　溫克以儀言克訓勝不止勝乎酒是足以自勝意溫而曰克有定力在內非象恭已也　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意甚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　與溫克正相反　曰齊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如　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切淺做外面工夫　謹儀非粗節修身也其外如此其中可知　大抵處亂世者儀最緊要觀南容以言行免刑戮可見　敬儀說得廣不必粘住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含下時變意

在頭知了氣國運盛衰治亂一体者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　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三節　菽可公共而非采負收也物可変化而非負債得也以物類之易興教子之急　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云以体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氣体相切令変為己子也　穀所以終衆菽之興似所以終螟蛉之興　所謂穀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止求其肖代

四節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興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　而載字興兩斯字相應　邁字有勇往意書云皐陶邁種德　征訓行之吉也有進趨意易云拔茅茹以其彙征　我日而月征須看得圖治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俱至之意○日月二句只閒閒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卻在說不得的裡面是也　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勉強為善意在言外此更可參　夙興夜寐亦上二句以起下句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前節有懷二人意

五節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　以物性之反常興刑辟之非宜　二宜字可憐有舉手挂網難動牙觸机阱意　握粟二句不待謫履冰懸而局促畏懼情形可掬矣　握粟者因貧故說到貧相非以此自見其貧也不可另作貧語　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是憂疑之意見人之意想已窮而求之神如原原卜原心緒含皇莫知解免如是如是　前云式穀似之此云自何能穀惓惓進善以求似先人

六節　總是憂危意思非必逐謂此足以自穀也　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是個謙和的人小心是個謹畏的人　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集木雖危猶有木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可藉若氷則全無憑借其恐懼益甚非至此始知敬慎也上文許多工夫提此一念作進步語者非也　通詩念念不忘父母情甚正詞甚苦然不外一敬字蓋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得處亂世為然而亂世為甚然亦可見處亂世無他苟免之道亦只尋常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末一章舉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　易稷之六四獨濩利之六

三剝之無怨蠢處群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濯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賢之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興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寸意 此詩哀怨而有伏在末二章蓋忍於信讒之起于易言也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邪易啣 恭稱不 取友備 瀆

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劇而已

曲聆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淡錮聾永

飾金玦長辭猶慘慘冀君之一悟也

首節 興意取歸飛字焉得所歸而飛不若予之無所歸也 宜

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着一歸字可味 雙云穀卷

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 兩何字望致其窮以探被

廢之由微有自反無缺意 何辜於天：仰親也不敢序言

之二何字猶云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云如之何 註安之

而已非也若云將何處置也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漢住讀 請甘索 王可定 潤見富 中剝缺 露以永 讀

田藉二 詩亦身 此字內 何枕誤

二節 興止四句周道之踧也一棄置則榛蕪矣父子之親也一隔絕則憂傷矣此興意也 鞫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 如擣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用老 疢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二節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興 恭敬是畏視慕戀不敢輕賤斬伐意 桑梓且恭敬則無一時不恭敬矣故曰靡瞻匪父云云 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靡

屈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
於父母以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愛我也
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而不覺其心腹是驚怪不也
自信之詞　末二句逆轉語曰然則我辰之故耶何其不祥
也

四節以首四句興中二句　柳之菀淵之灌物之盛也父子恩
之盛也柳之視蜩淵之視萑皆異類而各得所歸父子之性
而反如舟流之無所屆是以憂也　屆訓至言一被棄逐有
不知其所終者　不遑假寐言莫説假寐亦嘆雖假寐猶將

不暇矣註今背字可刪○一説以蜩依茂柳萑葦依深淵與
意方順若説柳與淵猶能容便多一轉

五節鹿性易驚猶戀其群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
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　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
生意盡矣蓋見棄于親無復生人之樂　寧莫之知寧字是
怪嘆辭口玩寧字似言親不之知也註人莫之知非也　四
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為正意另是一辭

六節毛之投人之死非與我有讎也只因其情有以動我之不
忍耳　墐路塚也左氏道殣相望　兩或字與維字相應
尚或則剝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　忍是不憐憫之意對
不忍看非殘忍之忍　秉心字看得庶法備云存心處心也
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七節君子信讒四句一順説言惟其忍故信讒如酬而有情不
能舒究也幽王之逐宜臼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
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掎矣云云皆孝子之言也　凡飲酒一
獻一酢往而必反至酢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足慮直受
意不究根不惠來而加惠處必不讎受讒言而究審其案
不惠不舒只足上語正見秉心之忍處　掎如掎角之掎

方掎之恐木顛而本傷也　杝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
之明迎刃而解全重不妄扯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　伐
木四句不是説他刑罰之失宜亦非望他罪讒害而不罪已
總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他無可望惟有冀親而已
含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於彼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
罪而以相加所謂不舒究也

八節戒王不謹言推原致讒之本也業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
語是詩人妾婉處　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底
則不得為深　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何不當易

其言使厲垣之亦得以顛倒其詞致有今日之事讒之
王有以致之而歸咎於厲垣者亦小弁之言也　由言未使
昇廢立之言只意何稀有所左右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
聽也　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云無易由言尚作戒辭語正
見他妻ㄙ處　末四句設為戒伯服之詞而猜語即自絶夫
人情奮于俄頃中有不決者在也使視其至親如路人亦何
必為此言哉　毋逝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毋發
我笱言視膳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逐猶不忘
親之意　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
亦將如之何哉　首二句蓋云以為莫高矣卻不是山以為
莫深矣卻不是泉見宮垣無甚高深言不可易註解其上一
層意泥之便于詩語多所添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　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
維王之邛　賦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興而比也　荏染柔木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
厚矣　興也　彼何人斯居何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
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
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也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章意通是刺王之聽讒以發端篇内有用賢一意而關鍵在去
讒　蛇蛇碩言正言之可以者乃許人辨自己之罪猶輕而實
憂天下之亂　僭始既涵王之病根也若以讒人則其心何
難知言何難辨人何難除只若王之涵容不察耳
首節　亂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　亂字
非即讒字信讒固所以生亂也　已威　謂讒言之肆虐太甚
謂讒人之罔極　已字太字猶今人言句了也不容淒加之
詞　無罪無辜着予慎而字蓋身惟其毒反覆致嘗之詞非
莫其獲免也
二節　亂如濁亂朝綱之亂不必推開說　初以始生之兆言又
以既成之勢言　僭始既涵一句中讀着讒人之猜贼徹巧
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是全篇中至要字
處也　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察之別白遂致

微尰言其醜惡甚也爾居徒幾何無黨與也皆賤之之詞
拳訓力爲勇逸勿恃作權勢者 職爲亂階二語又怪之也
譖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譖人也大
抵亂世小人多有衆推援勢憑藉寵靈扶靈扶持盤結根據
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
也亂如此憮誠非降自天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賦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 賦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
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
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
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
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
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
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一說蘇公作是
詩以絕之

章意 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譖即六章之詛爾斯而不揣
斯之何事末言其反側而亦不言其譖之反側使之開言而
愧不欲言甚於言矣 篇中俱言其何以見而不來惟欲以
一來爲快則彼愧汗難當之態宛然在目而譖構之罪亦不
待言而顯矣故曰極反側然詣意終不可說出只言始厚今
薄便見 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
門還入等語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
者其妙在此
首節 孔艱舊云艱險此詩責人忠厚豈宜開口便罵孔艱句正

與胡逝我梁相應言其用心太過耳 一胡字緊接上孔艱
意怪其與已疎也 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
也 自是設詞以相呼應註似多着一問字 明是暴公而
特設爲一人以寬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若
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二節 既譖之使失位寧有復唁之理 不我可根不入唁來蓋
逝梁而不入唁此其意全不以我爲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
如今以我爲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吹
壎二句照看見一人之身前賢後不肖豈我之罪也哉

古人言人往往言天

飄風之云不亦迅急乎

二句一氣說不如直貫到可字

三 節不入其門便是不見其身非别有蹤閃處 不愧正言其

可媿也側重下句○此二句註作直刺之於詩氣似早蓋謂

皆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今者也豈爾

之有畏於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制氣極肖勝於註解

自此至五章皆寫小人詭秘莫遁之狀

四 節狀如飄風就彼閒其蹤看出 自北自南則影響絕不相

開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莫其蹤我而又若

近喜其親我而又實遠遠足以攪我心矣胡不一示與攪心

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看骨看

髓只是一个負友內愧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婉調無可藏

身

五 節脂車是逝恐逝陳之托詞坐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

一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

六 節此又就他坐行而言爾之徃而不入也既云坐行矣顧豈

有徃而坐行還亦坐行者倘還而入則暴者不入之疑可釋

爽易徃而不入則云不我可之心轉難測度 俾我祇也句

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乎心寧獨安乎

只首二句便是如貫處

○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上

章彼未嘗托言無暇而窮其非不暇此章知彼必不來而顧

望其來皆設為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蹤耳

七 節此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 伯仲是同室語塤篪則是

借字吹塤吹篪指諸國議論不相乖忤言 不可以心相親

貼伯仲以聲相和貼塤篪亦不可以已与蘇公分貼伯仲只

約畧言兩人迭相倡和意非定名也如貫者心乎意契若相

連而不解也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為而非

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 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盟

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暴公譖已在前故獨言詛也說文

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

以犬庶人以鷄詩以三物皆詛所用故並言之非並用也

相知何待於今日相信何待於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是背

非、、協恭和衷之謂耳

八 節總跟不入情狀究是鬼蜮而面目則是猶人少不得与人

相見則情安所逃極着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

我而又譖我說究竟勿露譖字 此二句見非惟天不可欺

即人亦不可終欺之意 好歌之云蓋使之情窮而性見族

幾悔悟以圖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比也 哆兮侈兮成是
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謀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 賦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彼譖
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
時有遭讒而被害刑爲巷伯者作此詩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畫意 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讒人之詞
玩爲巷伯者四字此讒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爲巷伯
之後則皆追叙其遭讒之由以見讒之可恨 全章首二節
兩成字正是讒人羅狀爲下投畀有昊之案 篇終一敬字
總是發明憂讒畏譏惕惕小心之旨亦未敢謂譏 足以免
讒也
晉二節 兩節比意俱是饰小過以成大罪之意 萋菲非物 哆
後非罪只形容如是之貌耳 總一樣形影之詞言譖人者
必說成一片錦方肯動得人必做成一个萬方厰矣得人都
是嘗空造出的 萋斐小文原無所指 錦文如貝謂之貝
錦 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亦渝譖言羅織文采可聽也 哆
侈本是星只擬其微張 傳曰言有因也斷人引謂其避嫌之
不審也最有味 成是南箕有擴充展布意太甚言其所爲
之惡也 誰適與謀言誰肯爲他畫這計較詭秘一至于此
惟深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驅張之故見其詭
三四節 緝字從絲緝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翩字從羽翩翩者
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言語上說 此二句有似非一人意

緝有羅織之義入人罪名 翩是往來蹤跡之狀同人過失
故捷之曰謀欲譖人 慎爾言也是將後日致人之疑者勸
其不爲譖非教人慎爲譖也 不信應而不實也非聽信之
信 捷捷是謂于應答幡幡是巧於變換者自言上說所謂
樂人以口給也 故捷之曰謀欲譖言譖言者譖人之言也輕
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凡驕妄鑿空循使忠誠之臣
擯羅其毒而况罪盈惡積能保譖侫之輩不仕其華故曰既
其女遷 既字作終字看 惡惡如巷伯其詞已露甚此二章
亦只以常理諭之怵之深異甚并及正所謂忠告也慎爾言

豈不受俱是詩家吟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沒耳

五節 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草草猶慄慄有慍怖洄意視者鑒視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以儆慍勞人也 視彼視字妙即依所云省他不過也禍福意且落下一層

六節 再說個誰適與謀比前自覺眼眼於冇異即視彼驕人之意 直說到投畀有昊還其受生之處不言死而致死之也 通節皆設為痛惡之詞

七節 楊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畝丘隴也丘如田隴故曰畝丘

詩經副墨　小雅　百十一

敬而聽之詞者作詩以興之

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猗然 敬而聽之當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為誨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 非是空聽悉君謂族有裨於君子其實謂讒口罔極縱肆可危不止及一人而已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

此朋友相怨之詩

興比各三門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章意 通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於患難而棄於安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 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德安樂棄予即是忘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怨思意 首二章且慢露德怨字只含其意發之 明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小怨大德分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首節 維風及雨風變而雨繼之也 春風起則陰雨多從之猶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 維予與女重予字女轉棄予重女

詩經副墨　小雅　百十二

字 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 維予與女養同鵲鰈女轉棄予別有參商次章之意 比此更形容深刻

二節 風迴從上而下曰頹 迴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并力相扶而上躋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 寘予于懷以心相思念言 古詩云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為多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

三節 谷風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木猶能及之猶且有萎死之草木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心小也以與朋友雖有相戚之

大德而色不能無怨詞不能無怨是小怨也女可忘彼而紀
此乎　大德不可即指溫相恤　惟忘大德故思小怨非
以思小怨為忘大德之由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　蓼蓼者莪匪莪
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　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首章意　通詩是傷己不得終養意以哀哀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
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
痛絕
首二節　匪我伊蒿非莪變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感不能如始
之所望耳　莪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
不得終養即伊蒿伊蔚矣於是撫感痛疾而呼曰哀哀父
母生我是如何之劬勞是如何之勞瘁而乃若此乎

孟郊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即此詩之意

三節　缾比父母罍比子取相資之義不重大小　鮮民無父母
之民也猶今云孤子　影下兩個我獨為鮮　怙恃仰也恃
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如窮人無所歸耳　抱苦在心
靜々不自得神魂不寧悵々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
切
四節　此即劬勞々瘁之意而痛切言之　生我之為
我非父母無以至今日而哀々之情益無所自解　生氣本
於父也鞠形成於母也　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抱承父母
不可分屬　拊防其驚畏也畜時其乳哺也　鞠畜皆訓養

鞠是胎養畜是乳養　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　育是起
居必謹以保其和　顧謂父母行而子不隨則旋視之復謂
顧之又顧反復視之也　腹者懷抱於腹間也　德就人子
所欲于親者言以德報德必求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
德可稱矣　君之恩指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
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
不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五六節　山高大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群與人事之不齊
莫不穀以終養者言　孝子既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民

潸南山感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

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章意 通詩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困役傷財作眼目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為虛未已極其形容把一個天說來說去直從望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

無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似呆似癡全在空中想出奇景

首節 興意以饛與捄字起砥與矢字有簋以盛黍稷而饛然其滿則必有棘匕以載出內而捄然其曲饛滿則不平捄曲則不直蓋反興也 如砥以平原四遠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 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 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矢砥之謂也想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

異折以涕也 潸然所謂望城欲哭之狀 ○ 簋飧黍稷也棘匕出食之用 原二物饛捄皆屬足之象 ○ 疏曰禮簋盛黍稷喪祭匕用桑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体解其肉之胖用匕載之出于鼎而升之于俎

二節 杼柚非無杼柚也杼柚上無經緯也 既往既來之不一也 困役傷財參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 葛屨履霜已甚道路壞涼之狀而公子往來提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

三觀下文專言憚人亦可見

一節 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歎之詞此之層疊耳作兩截便

誤。契〻者憂苦切心之意。契〻寤嘆。就詩人自言。哀[illegible]哉

哀之也。舊謂契〻然寤嘆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與興意不

叶。憚人。蓋指東人。疲憊不堪勞役。微猶之類。供億之困

皆可言勞。不費人力。不費人財。當可言息也　曰薪是獲薪

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他人之憚人也。亦

可以息矣。

四節。総言賦役不均。而群小得志在內。　東西人之子。只大槩

是東人西人耳。子字勿泥。　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

無有慰撫之者。見屢用之也。兼財力言。　舟人私人。又就西

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　粲〻衣服。何如衧袖其空態態

是裘。必非葛屨履霜。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人則舉其

貴猶人則舉其賤。此際姻環。不知正有如許觖望。　百僚是

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倖任用。以見其安

逸也。　東人卒〻。無出。不必致身通顯而始賤之也。

五節。或以其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漿之供

漿即酒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　璲訓瑞。佩璲

者。以瑞玉假於佩綬也。　要知酒與珮。亦在供億之外。因西

人需索不已。出於無可奈何。不然東人且饔飧不給。何有乎

酒衣服耳。不完。何有乎珮。　漢有光而無明。不言日月之光

而言雲漢者。謂其不能下燭也。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來說

剝監我困苦。　跂訓隅。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隅然。終日

終一日也。　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

地為辰。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

七次〻即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

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章。

維天以下。皆窮蹙無聊之詞。若曰。東人之力。取之地者已竭

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其有助。則見似助者而欣然喜意

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蹙然悲憂。懷困苦之人。大抵情事如

此。　其實自織女至箕斗。絕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

說天上有此物。於人則何所濟。所以盛言下土之空虛也。

諸星從古在天。有周盛時亦嘗見之。愁傾之人物〻皆悲失

望之時。處〻歸咎耳。

六節。首二句。連上跂彼二句。與睆彼二句對。　報章者。織之用

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　箋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

左旋而不逐。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服箱。以

輸載言。　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

揭南斗不常見見則其柄必指西故云

序啓明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於此 揔言不能助日使長使我勞作非照我夜作之謂 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罝然 載施句揔承啓明三項說

七節維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 簸揚揚簸扇人也均為無助之意照下則不能引起之詞 翕舌西柄亦其擬言豈惡西人驚懼痛疾意態特寫言於箕斗耳未嘗然天 箕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其實末四句仰中上意絕望之詞非又深一層也揔不宜認真 箕斗之象原自如此但傷于嗌者畏見夫嗌之似囿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為君有所吞噬挹取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興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illegible]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章意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是標禍根因 通篇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 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耳以時序過下又不似興體

首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炎蒸困人天亦有似乎忍故以興己之遭禍宜為先祖所不忍也 徂往也往而進則退之漸也 先祖二句人窮反本之詞大意云先祖其匪以我為人乎何忍使我至于此極也

[illegible]

如註則太直矣

二節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 秋日既淒必無完卉四海既亂必無安象此興意也 瘼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聲慘然 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沒民被其患有亂離之病矣句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其必至于是也

三節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興民穀而我害其情相懸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己也 秋日冬日二字作時看

四首興意以山有美材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

卉是草木之通稱殘賊蠹國殃民說人之敢為殘賊者皆王有以致之而云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也 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五節 即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 構禍謂禍亂叢集所謂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机穽日近於上文看非遭酷暴即逢凌然欲解脫而不能也亦木上殘賊釀禍来

六節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 無情之水猶若為地所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為反興也 莫我有謂役有違个人在心上 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 然語正相應

七節 匪鶉二句承上莫我有来有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淵明詩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意頗相似

八節 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腓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蕨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然々於艱阻我爾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々無須臾之懽矣 惟以告哀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〇一說作詩告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

其身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序曰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章意 通詩重不均意獨賢是不均好名目首章朝夕從事是作詩本旨 末三章兩言之用以見勞逸之不同亦使人之侗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懟之詞北山之所以為厚也

首節 首二句要知其賦只覽物興思意 言偕偕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勤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勤勞非以缺養也

二節 溥天四句詞平而意串喫重在王臣一邊 作者言王道之衰傷世境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々靡所騁此恨其人衆

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悲情異故設詞不同　大夫不均

亦只言不均勞而已矣說太深

三節　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翊賢

曰嘉我同鮮我若以之為知已者然言外要見未老方將之非

我一人之意　經營四方扶持四壯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

事說不是征伐莫誤謀

四節　五六燕燕二句以安逸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

動靜分棲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以

以親疎分每二句相形須重下句　燕燕重言之見安之甚

息偃之偃作臥字看偃仰之偃作俯字看偃仰從容閒暇之

意　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覽

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風議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

指點勞逸供役其相反　看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已而已隱

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

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

祇自重兮　興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

章意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　戒以無思痛

云索性丟開憂至於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　自塵就將車

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不辨面目　不出于

熲者人在塵中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　凡人有

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邊不離只見有此事也　以熲字

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熲更妙更苦熲者沉憂之入腑中

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即沉寧之意傲風如有

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重積累也　胡寧自憤懣

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累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

譴怒　賦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

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　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見即古人君子被之律呂者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章意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於力農尚準為一篇之冒如言之富于是乎卜農夫之慶于茨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齊焉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總未免牽合乎以為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名舉一事然敘一時不必捱時溜月惟此重農一念則飲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

首節 是從公卿斂散之法說到周詳之仁撫視之勤勸相之勤文義疊疊相承 倬者公私之界限分明也 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十千只是田數 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盈之氣象勿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立說 二年餘一九年餘三於取陳以食之 倉廩有餘民得賜皆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 自古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 今適南畝亦是本省耕之初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 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為美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 介止是甫田閒空地可止息者烝髦士是進而誇其黍稷之盛然其耘耔之勞也髦

田之也。 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 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 疆理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以萬夫論則一川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塗溝畛遂徑皆為理矣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道徑又為理矣 南東其畝自遂之達於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通水小道畝是沿遂的小岸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便溢在南邊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

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流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以為之障東其畝可例 南東二字要看詩活只當縱橫字樣看 或南或東或東或南隨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而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宜相理自知疆之大

一節 雲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 與則雲陽而異寒則實陰而同故曰同雲 雨雪雨字虛 冬雪春雨二句串下去看饒沾承天澤來 優是饒裕渥是厚濟需是說澤足是充滿看而說字 生我百穀以生字提起是承上詩氣

二節 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若單說疆場句則本為句黍稷句則本天澤亦可 疆場是下田畔與下廬畔不同 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惟悅以奉祭意 畀尸是妥侑之禮畀賓即卿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酢酢賓獻賓亦以為神也

四節 是因黍稷而及瓜菹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邊值瓜熟故剝以為菹而并獻之禮所謂菹可以為菹莫不咸在是也 非薦新之謂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 壽考即是天祐

五節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 滿英如
五齊清英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饗之也 曰從以騂牡則主以黍稷可知 執鸞刀以下皆迎牲而啟之事 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執鸞刀只以啟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於之先取膋在剝之後膋字失事也 燔膋在奠熟以後此時猶未燔 以膋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 古人于祭祀極重真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以降即陽氣以求之則人求諸陰使其燎蕭以陰氣求之 此與下章通作

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穫福也血膋以上是既灌迎牲事者

芬以上為既奠升臭之事孔明據求上兩說

六

饎祭是為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熟升臭時事也并以

牲言不無酒說　苾苾芬芬須入黍稷俱馨而漁盍潔之意

孔明消終始不遺節次不紊之謂　為壽即介福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　以我齊明與我

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

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章意　大意主於祈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所以來大田之答也

惟其為勸於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之時髦士於是乎烝社

方田祖之祭於是乎舉左右旨否之味於是乎嘗茨梁倉廂

士是農之通稱　衆人不能偏及故推其可與言者與

因以諭乎衆耳

二

節是言公卿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

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世

封疆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以社報也非報以

方報成也　黍稷薿薿所謂我田既臧也報者報此也非根以

秋成也祈甘雨祈以大也薿薿之苗也非祈也　註引周

禮云云者訓詁字義耳勿拘　我田既臧應黍稷薿薿說

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溥惠于下即溥神之惠　方社止言

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

耳　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

以祈穀實　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

章既欲承上省耘又欲註以祭法便說不去要通融看　黍

稷非其雨不出士女非黍稷不育要看三字

三

節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寫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耘

以者曾孫以之也　攘字見得衆夫不敢上獻而自饁取之

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此便是曾孫不怒處　禾

易長畝重長畝上易即薿薿之意但此處說而行文見其竟

農夫之倉箱〻

畝如一耳　善者賓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也則
未易本耘耔来不怒承善有来　不怒克敏非相粘根之逆
底通之理然也○前半此章是首章今遂南畝五句未盡之
意而又提起言之故曰曾孫来止耳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
盡之意

此是預道之詞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
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稼以在野
言庾以在場言　未穫時密比不秕故如茨實頃碩而堅米
故如梁　倉以處名承庾一邊来車以載之承稼一邊來此

曾孫之心力終不有辭恭何有與者

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散俱取給是矣
曰求見昔所脩者不只貯而又求盈也極狀其禾稼之多
意　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顯福意　萬壽即介
福也。常事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顯懷農夫方好有飽溥
稼而安田畝意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
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有渰萋
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賦也

此詩為農夫之

此詩為農夫之詞、
序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章旨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上章言農夫之慶此
則歸其德於上也允願望之詞段〻與前章相関當照括前
章之意而稱述之以曾孫是若一句為主　大意言曾孫之
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我南畝使至庭碩所

詞出農夫所自為者

可以若曾孫者此耳不能使虫之必去也擇之必及時也
今以虫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何天有以致之
故遂言曾孫報賽之事以祈其景福焉

首節　從首句平〻說下一氣直趕末句　大田則稼多稼多則
種子多器具多含下二意故本此言之　擇其種者不雜以
稂莠也　飭其具〻田器使不敝鈍也以舊年事說　既脩句
承上以起下脩是脩於今歲之冬事是事于來歲之春　以
我覃耜二句打轉既戒來播厥百穀打轉既種來　庭直不
秉曲也碩大不低小也指始生時言照前篇黍稷㦸〻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
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

亡故作是詩也　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
不從小序則幾于伐木行葦之篇矣今姑從朱

章旨　此詩及實道自已說燕本意三章大體相平而適相足直
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幾見之恐正以發其見
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始為情至之語以熱
之終為危迫之語以動之前重蔦蘿二句後重死喪二句
天子之類散處藩封不難于時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之
意以見為貴

首節　王燕同姓服皮弁故首以為言　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
是嬰唱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聲相應似與體
不必泥　兄弟匪他句正是點醒此燕非為他人為兄弟親
戚之故　蔦蘿松柏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比兄弟是一
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蔦蘿附松柏以生猶兄弟親戚相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
固結其勢亦與國同休戚者　奕奕飄散無棲泊意未見既
見就燕飲說庶幾幸之之詞　末四句要帶上比意說來詩
人親親之意專在此上見得

二節　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

故下應以兄弟具來　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　怲怲盛滿
不寬舒意　臧對怲怲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
疑何等不臧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惟燕聚天倫之樂則臧矣

三節　如彼二句是從以天道猜人生是先陰幾何駒隙易過之
意維宴緊承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之
所難遇凡我諸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懽而已矣維宴有生
前之憂身後之慮俱置勿恤意　如字即若字意與先字相
呼此是主人自比非謂兄弟甥舅也　以霰之知雪比老之
必死相會之始為此危語以相感動拙懽趣耳與山樞不同

大戴禮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為雨露此只

為將雪之候講而註中老至二句補在纖中方是此詩

二句主人自言當自盡其情非勸他人也

雪霰二三兄弟不覺盡醉相顧懷然說到一日無常幾

下

數行矣亦樂極之悲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

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襃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此詩不從小序可以為風不可以為雅姑從朱說

章竟 通詩為燕樂新婚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闕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嗜根此而言

首節 此章是追述始事 匪飢匪渴深於飢渴矣大意亦非飢也非渴也而若飢渴者冀賢女之以德音來括耳果其來之

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模擬樂事之詞 德音來括則窮

寵淑女君子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模擬樂事之詞要見

追叙意 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須道其欲如此凡燕

前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跌出德音來括之當相樂也

二節 鷸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辰是嫁之及時碩女以德故大 來教來相助我內治也不

是言語 燕猜同求之禮言 無射亦只是一時情思不可

說到後日去

三節 雖無字不重讓意重在相樂之涓上蓋美新婚之極而無

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 庶幾是冀望之詞正與雖

字繁々呼應 上言雖無好友以已為主故云已無賢友典

言無德與女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 自慚無德而獲令

德之數不覺樂意之形故曰式歌且舞非真歌舞也

四節 析薪而其葉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興 鮮我遘爾

猶難得見讀覯字指上來括來教言 心寫々其飢渴之懷

也本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託以寫者

五節 高山景行興新婚有令德仰止行止興慰我心 註引表記

甚有意　有意山而不蹈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而止
有賢女而不得親心必有所不能懸羞自敘其意中之事耳
興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幸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　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
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
通用之樂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
人　興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作此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章意全以無信讒言為主要其終極於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
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蓋讒之
始必構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
首章
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屬比下二章以青蠅對讒人故屬興
箋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
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
入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豈弟云者有優容
不盡之意讒言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　榛所以為藩也
罔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
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
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　賓之初筵
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賦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
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
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悔過朱

子本賦詩也今從之

章意 全旨只點評大意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皆善者若第三章初筵溫恭則始未嘗不善而終繼以淫矣

首章初筵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

首節 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耦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調然後拾發求勝禮節詳明人心竦矜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 孔偕以上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

此章言酒皆三曰飲酒孔偕未射之飲曰舉酬逸逸將射之飲曰以祈爾爵方射之飲皆為射也知得此意只登登說

下 左右是賓之分列于進者賓如司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秩秩言其坐次 凡殽實于豆核加于籩有楚者別其器也継旅者陳其物也未射先行燕所以安賓也 孔偕重在肴歆如一上 古人造酒多為蒸饗祭祀而設故此詩從射祭說起 鐘鼓既設進宿懸之樂于堂下以避射位也此句只重設不重遷 儀禮主賓一獻一酢主人又酌以酬賓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時主人乃舉以觶賓謂之舉旅賓舉于阼階之東主舉于阼階之西往來交錯禮序安閒所謂舉酬逸逸也 非詐後遲射抗大侯張弓矢遂欲其才相

近者曰比耦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然多者為衆耦 發彼有的二句其射者必上自期如此惟勝者以此自期原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々可見其醉然自得不流沉湎處不可作自伐之言看曰祈爾爵則非謂自飲矣

二節 本祭祀不甚重々下面祭飲上 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 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殽肉俱有酬酢之爵即是祭飲 舉籥舞以該武舞矣笙磬以統八音 洽者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禮樂

合一之音于此一字看出 百禮自施然以主獻尸言 壬者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以既至為主而以壬林二字足之非形容既至之實 錫爾句總承禮樂說 以奏爾能就洗解獻尸々酢以爵受而飲之言無親強以將事所謂能也 佐食 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名曰佐食所謂宜人也三獻禮成久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獻賓客所酌之爵再加滿些之謂為此說者只為看宜人是獻與一類不知此一賓也 酌彼康爵與賓與宜人言此二句宜緊連上說康爵即是尸所酢之爵 此只

重尸酢。而子孫賓客飲酒。上所謂主意在無乎處也。賓献
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時之祭也。
三節 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賓之初筵不粘射飲祭飲言。溫溫其恭。即抑抑反反。二其未相對者。凡人以恭敬爲主。而恭慎。若反有拘束之形。反是又入于惱慢而無節。故必曰溫溫其恭。反反尚知顧禮。幡幡則欲顧而不可得矣。抑抑猶有縝密。怭怭則欲縝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疊幡幡。其未醉四句只疊上文以起末二句意。秩秩以飲酒之常禮言。反反抑抑是也。惟爲酒所困。而不知其常。與所以幡幡怭怭。禮記云。君子可以宴。可以酬。不可以況。不可以酒。

四節 我號我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僛。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直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之肆。氾上屢舞。起下側弁。既醉而出。不獨有節飲中之趣。亦此。此所謂無量不及亂也。並受其福。並字當玩。孔嘉句。賓見其不可不令儀耳。且嘆而且戒之也。令儀反反抑抑之謂也。

五節 監察其愆。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詳于抑說。衛武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說法。史即御史也。——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郵是不醉者志中事。數語一直說下。欲持以言之醉者。而不可得。分明寫出代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析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貢括。全要象想意況。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恥。俾出童羖。者人至于醉。則監不是甚。史不能糾。凡諸禮義之言。毋不能入矣。枝拔言尖。無之物以恐之。亦不得已以慶醉者也。王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已退。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興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興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興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首 意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謹在其中。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蘋藻

止焉魚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
魚遂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　在鎬以居重馭輕言豈
樂以君臣同游喜起一堂言　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
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即指當日之燕從　太平景象在那居
上見　樂豈飲酒那居全要發出所以然之故
章末要補與燕之意有以助其盛而同樂其休意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
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赤芾在股

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
福祿申之　賦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
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
比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
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章旨　全詩以彼交匪紓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
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欲從厚錫

鄭長子之興懸係化柜副四字

首節以盛物有常器與侍臣有常禮　君子無同姓異姓錫與
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馬以分尺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　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
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　玄袞非上公有之黼則五等
皆有然不必分所默以為薄蓋云不過車服以廣之常典耳
二節　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　觱沸七句序其來朝之儀而末
一句則驗其至也　其旂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謹飭之度
寓于其中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　驂服外兩
馬也駟合服而言　末句承上三句來　此處已想見其匪

左傳書袞常紘昭其度也

紓矣
三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於股所以蔽
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于脛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此雖
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　匪紓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心
敬謹來　天子所予一歌盛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匯
看　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
之故曰命　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
同一例　樂只承匪紓看　申者始終不替之意　斷宜從
說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

之義

四節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說不得敬意天子之邦指王朝

也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軍后曰彤慎重之義即要在國說亦

傳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為福就寵承君恩開看不必

泥車服言 平平訓辨治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一敬意

重平日訓練上左右之敬亦諸侯之敬也必章含其身而

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含在朝而言庚止正以決福

之必媞耳皆點綴之詞

五節汎舟紼纚維結主義相似也故以為興 葵者盛茂明之

閒衷簡在帝心知非以飲酒耶居之頌娛其君也亦以匯紓

知之 曉有厚積之意 優哉句即有來雍雍意亦是二字

想見優游之神 優游是庚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懼讀不得

已而來也亦見不特在朝能敦在道亦敦矣須謂形容讚嘆

之意言外總見侯之樂一不可羨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

之常炎能以樂歎哉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 爾之遠矣民胥

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

交相為瘉 賦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賦

也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 毋教猱升

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比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比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

詩也

章意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

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望

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借小民家來比方而意實重在

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攘爵位之兄弟也

首節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

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邑邑同心之義 遠字

睛指信讒

二節且王之遠非徒一人之遠已也爾之遠即爾之教也民未

有不然且做者也 然者然其所為之 就意间遂說 非字

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即其所以教民者也書民何以胥

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胥做之矣 做者傚其所為也就

作爲遑說

三節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忽遜情景妙絕世間婢此令兄弟能得有覺維不能令兄弟則不常敎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遞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爲病（衞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遣不與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拜之雅量容之則弘恐所化悠毒俱消矣若斤斤繩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蒙積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祲厲氛皆自一念之寬容始

四節無良節指不令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道不是的亡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於已斯亡猶云至於亡斯已是倒語法 兄弟相遠始於受爵不讓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讒乘之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於官傾危擾亂身位俱喪而後已

五節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諭以戒其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看當日知足正所以免讒之覆敗也須重而不顧必至於敗辣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惡醉而求酒必至於濡首 如食句言其貪黷無厭如酌句言其

擬取太甚宜孚孔孚以嘻笑諷諭行其警戒

六節此章申前爾敎之義而禁止之正無得遠矣之意四句一反一正如金句蒙毋字來敎獸即祭親九族而不爲讒佞所間便是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民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敎猱塗附不知所終矣雖然時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薄爲厚而有徽猷作於上小人必群起而附之群然脅做之不爽也

七節八此二章總是感慨諷諫原可止而王反長之 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渝沮抑之速如此 居者居此位也婁

者不一之詞式居應不肯遺棄說婁驕益長其嫚諧之氣也 式居婁驕使安處于高亢放情之域 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蠻髦用憂：世變之日下也 粲然有序以相揖讓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失則如蠻如髦是大亂之道也故戒是用憂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比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俾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

非此意也 末二句總是既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眾歸于
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以慕而思見如昔出而卜歸也
都人士即周士也曰彼都見者不可追也都即周也曰循歸
如思自他出也下字俱有深意 萬民所望自是追想之詞
言望在彼則厥在此可知 望是快觀之意
二節 臺笠句見其沖淡綢直句見其閒雅此似有村庄下里意
臺笠者以夫須為笠戴之于首緇撮者以緇布為冠撮之于
髮 綢密也鬒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
假髢也 如髮與其髮相似謂自然也

詩經副墨 小雅 百六十九

三節 充耳秀實言士有禮服 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尹吉甫
之先吉嫄文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 此似有貴家
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皆佳濃淡皆好也
四節 帶是身飾屬是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蠆是髮之上卷
此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爽之意重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
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
言從之遊即聊與同歸意欲共遊于禮法之中耳
五節 匪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間覓一步蓋服飾固欲其
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 不曰人之有餘而
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寬□
想見其今日之追促亦可想見矣 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
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 終朝采藍不盈
一襜五日為期六月不詹 賦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賦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而言
序曰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章意 通詩俱是托言如卷耳載馳一例而不盈字全在思君子

詩經副墨 小雅 百七十

上來 薄言歸沐 念其至也方當采綠而忽思髮之局曲而
歸沐之情最可想 過五日即六日矣五日六日大約如云
勿泥 三四章乃預擬事韔弓綸繩亦未嘗言從之獵釣無
非預擬得以隨事相親為樂非樂狩樂魚亦非是樂于相助
韔為弓室當是韔以待用非謂射罷韔之也 觀魚則意
更相親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却不在歸時之
與偕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賦也 我任我輦我車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

蓋云歸處 賦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
者作此
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焉
章意 此詩出行者之口述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
盡通詩之旨叠叠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乃統率
之謂 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無不切懷歸之
想者此詩言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被從之意若當
時中伯無功于國而宣王封之勞民動衆能無怨乎吾以知
宣王之能任賢也
首節 物生盛有天澤以濟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興意也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有在道言連營建功俱在
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 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赴工之久
內如恤其似此等詩
三 此二章言處卒之詞蓋既得召伯勞則此行可保無虞惟
二節 待士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俱
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並服牛者言

下二句感激思奮有欣然被從之意 蓋者擬議之詞
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
三節 謝功包得廣肅肅周備整齊之意以規模形勢言營之經
度量治之有方也征師燕在道作邑言烈烈勇于趨事之狀
成之以撫循為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四句不平能營由
其能成也
五節 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 泉流
句以溝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
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心寧肅
親待元勇之情此式是南邦之命說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
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
德音孔膠 興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比也
此喜見君子之詩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章意 此詩無樂未見而憂既見而喜而曆總是作無可奈何之
詞以志其想喜耳其樂如何似欲言而又非言語所能形容

也便含蓄不謂意　葉幽者葉之深緑似黑也德音生好聲

之名説國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為賢者之音而孔猶又要在

已與賢兩心爭娶説中間文有兩轉不如仍舊為直截　黜

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字藏字正相應　麻詩胸

中蘊積千般話及到相逢一句無正遮不謂矣之意若説盡

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則有意不欲道又非詩旨何

日忘之永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析註一氣轉下有欲道而

不能道既不依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意若謂恐悲敢未言便

是有意非真愛了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等描

白華刺

小雅　百七十三

寫　古樂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總相見脉脉動

人心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　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 比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有鶖在梁有鶴

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

二三其德 比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比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

序曰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

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

作是詩也

章意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

總各章首二句皆比体而四章八章為正比餘皆反比　此

詩比躰與他處不同有正有反有顯有隱其調似興非興只

照傳説去不待增益若各于比詞下從補正意便失詩人之

旨　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言

夫婦離隔非小小者此宗祖危亡所係而西天步艱難之子

詩經剩墨

小雅　百七十四

不猶〻欲其深思而得之摩之至也

節詩　二　白茅束兮猶束野菅而縕之也獨字與束字相反言王

與己有相依之勢而王獨遠我言王與己有嘗被之澤而王

棄而弗恤以人不如物為比　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

為露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箋曰白雲下露〻彼可以

為菅茅　天步艱難指以孽代宗〻社將危意不止自傷

其命之窮

三四　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　念彼碩人與之不

猶相應為下懆〻張本念字就人倫大變言非碟〻其寵澤

鼓鍾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懆懆即傷柔
勞心慆慆即不猶意念子懆懆憤誠以感動之處程子
謂自傷其誠意不能動王也 鶖鶴恐只嬌姿易位之弊若
以清濁言又似以德論 此詩言夭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
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犬戎之禍者
八 鴛鴦非獨比有常雖雖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加之子之二
三其德也故以為比 而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賤夫節
之婦者是滿夫節之意蓋言之子遠我不足恤也而之子以
尊貴自處于卑賤君身一步何以履至尊繞薦閨是不為已
憂而為天下憂矣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
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綿蠻黃鳥
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比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賢棄遺微賤不肯飲食教載
之故作是詩

章 言緩是及寵望人以意氣之事此詩人必有以自見非乞升
斗已也然無異權慨嘆于士不遇時 此詩比體与碩鼠乘
蒼蠅似其物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己志順本文說去而比事
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朗望口氣 止于丘阿丘
傺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己也教之
誨之望人之指示己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拔己也 只誠
厥然望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援載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意也 詩曰豈
敢憚行畏不能趨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 有兔斯首炮之
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
酌言酢之 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

此亦燕飲之詩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
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章意 豈以燕賓者魚鹿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薄陋
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 瓠葉兔首只
就燕上指以一燕一觴以見主人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故以為比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

章意　此詩慨一飢之無時無是無以為生比長苦生之為累者更不同矣　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雖全不得以求節作推原説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苕為極貴之貌以將落故也　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無魚麋之世遠矣　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人食鮮饒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飢饉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章意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禽獸待其民抑且獸之不如也

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所以愁也

何草不黃寫盡幽荒之景　芃狐之在幽草獨得自遂役夫之僕僕周道曾不少休此反興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這字當虛字用如朱憤鬱之類

苕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為矣

右都人士之什十篇

小雅副墨終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衆[illegible]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集意儀刑文王是通詩結脉處而第四章穆穆二句則文王之德之定也篇中[illegible]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憐憐以念祖為[illegible]字鑒殷正惕之以脩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待而截

成王曰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蓋深得此詩之旨

首節只是通詩發端語顯德受命詳見下四節中　首四句以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詠嘆足之　於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也露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　不顯正是昭不時正是新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　生前為德死后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為有愧于天其神必且靡咸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　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嘆語氣會之不過待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耳如云爾看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著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下章亹亹精神矣　陟降二字連看　陟降左右正是文德與天合一處

二節亹亹即勉強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暗合下緝

熙敬止意　德不已聞亦不已正是文王德顯處此處
說即四章敬之所蔑皇也　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
庶所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哉周正指後之有
天下者而言　陳錫須根亹ゝ來蓋周公告王欲其著力修
德非但求之窮寔恍惚而已以下六句總是一個陳錫須重
講福文王福孫子正以報文王也　照後命不于常如何保
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開理當如此耳是
隱ゝ振王修德却不說出　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儔下文翼
獻者是也頌世要從輔佐本文來

三節通節是凡周之士兩句意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
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　不顯指後人言厥猷即指周士當
日言凡謀王斷國內順外咸皆猷也翼ゝ勉敬謂其以翼ゝ
之心去謀事也勉即亹ゝ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
是多士可貴處　作此二句亦見天命之有在聖化之流意
輕惟有此翼ゝ之猷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
周禎　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爲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
寧文王之子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　文王得人之盛不甚
宣只是闡明周士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

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截
下章呼王之藎臣正是體關語
四節穆ゝ二句是文德寔際處提出為一篇綱領　穆ゝ非德
容也正指其德也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
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　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
也敬体本明有怠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
亹ゝ是也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廢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
天後王以之永命皆係于此　緝以法天之健熙以配天之
明叢意方得受命關竅　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

子則取人心來聽出天命耳　假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
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
所在也　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集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
商家命去悽惻上　億字侯字正相應要見中間非無智能
謀勇能抗者而上帝既命億萬一心維有歸服而已　服事
也曲禮曰丈服官政　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
周則重在商
五節侯服于周句疊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則在
商正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

修德只在敬上工夫

士四句正點酬厥常［illegible］　命商孫而黙純士諸言用二［illegible］
子也膺以氣度之異言歎以應援之疾言黼黻於周所同呼
冠彰制所獨於周之祭服於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傷然深
醉故呼藎臣而動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机顯然在目可懼而
不可恃非止歎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欵士故急
呼周臣王之藎臣四字一一可味
六節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脈直捐到自求句此
四句只究滑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虛含自修此則點破念
之切寔處耳　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聿修一段
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　註中兩自字最
重　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亹亹緝熙心法
天付之為命人受之為德寔一理耳　永言是心口常念及
之謂所謂念茲在茲也　求福即在配命中　德曰自修命
曰自配故禍福曰自求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若乃
祖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子孫何緣至此　駿之配上帝
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見凜凜　不易與駿常相應
七　篇首章之意是大王即天此章是法文王即以法天總是天
與文王為一意層層剔出　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及宜

昭義問　修德配命度文王之令聞不已本旨修而［illegible］
也後王之宣昭義問本脩德永命而來也古人論名正其言
寔處　有虞殷自天不屬監殷上說語意連下非遂以上天
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
益殷之所以亡所以廢所以興天之載也度殷之事于天豈有含其
所享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
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武亦
如文王矣儀刑法文即法天也作孚人心即天命也若謂以
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儀刑二句不是另起
一頭只歸結上文勤懇叮嚀之意　作孚二字聯讀與作偽
反照看即莫敢不用情也　張子云存文王即存天載之神
註有身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賦也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
也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

牧野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章意 通章以明明赫赫發倒維王而以會朝清明照明明相呼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纖瀾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

首章已揭出本旨下文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响影與首二句恰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文之昭事實始基之故詩序云云

首節 明明者明而又明也若非念頭上打疊純淨此瑞世安民之心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莫承清之烈少有不明命便不得常赫矣念念悉明在在晉明世世常明光曰明明命之分數如其德之分數赫赫與明明應 雖忱以天命大昭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維王承難忱諶維字緊是明德為難非訓在君位上說也 天位字是處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曰天位則非若分茅胙土然以極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人終無以撫天下之心使者天使之也天有權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

二節 追本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 何以先仲任而及王季上言天位殷適仲任自殷商來故承說之中 就從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之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太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 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然取之也 王季為君在其大王後語須斟酌不宜即以明顯長君言

三節 正言文王之德 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作之欽戒細密處翼翼是本作如此不着工夫 昭事上帝謂于常于常則以周旋言即傾提明命意 翼翼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此昭事之不可之德亦不出此小心 天與人協是直下相承事總見聖德之感非必即以受方國為受命也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 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文曰懷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嘿嘿招徠懷懷恭順意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

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上體何等小心准可下
曰克齊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而為可謂至貴矣然而戰
戰悚〻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

四節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 此在下二
字與首章明明在下二字相應 命集直須透來章伐商之
命來監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能不昌何以能命配不定
何以昌能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有子也初載非初
生乃初時耳 合由天作最重而在字却輕然亦見天意有
在主以天意緘以地靈非偶然而已 天命必有厥後有

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單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
之深固不輕集也 爲止為集有歸定之意

五節俔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
天矣而太姒配以此關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 文定句則
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倒敘法也三句在逆下
言以納采之大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為梁以迎鄭氏
曰獻其聘而後世欲婚禮也 不顯其光猷以此顯儒成此
嘉禮自此發祥於斯上篇

六節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前篇不重王

地又是文王在此故天于此命之耳 纘女二句即
載並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妣為之婦故曰纘 篤字全是纘
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 保者扶持安全右者
啓思並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 兵者陰謀陰道也而曰燮
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 燮訓和其文從三火取和
光之象照章有明〻字及純熙用介以綏萬邦意為方得其
解順天命猶未盡此三句正武王燮赫上之命處下兩章只
究得燮伐大商一句

七節矢于牧野顯商周之師哉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

形虛而氣實 興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帝臨汝二句
正衆心興起之見乎詞者 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心而人自贊決
如此其鼓勵可見矣 上帝臨汝根有集之命來言天眷周
德而命已在汝矣 二心如頑為義量衆寡慮勝負皆是也
此皆暴白心事語皆詩人設為師衆之詞非實語也

八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師之強
俱在一〻人心上看出只閒〻敘伐商景象如此宜輕遍過
而歸重武王肆伐上 煌〻彭〻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

揚要見義氣激烈克欲從大雅以快人心意 演依漢字作
亮書曰寅亮天工 演武王謂統率師衆以佐助之也故師
衆庶不可聯將師賢乎着 肆字亦是人心用舊非武王統
之也 曰變伐從曰肆伐然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
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 去紂之猶濁字亦便見清明故下
會新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撫四方的結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賦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賦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
徂東周爰執事賦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賦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
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賦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賦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賦也 虞芮質厥成文
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譯 意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說起文王之德 蓋此詩
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來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積
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詩
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 至于
末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体相成大業時說却
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地步詩意殊不然 全詩提起首句
總比次第疊疊說下 而于太王獨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
也初生瓞生丘相應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

此而服昆夷由此而化虞芮有興起之勢矣故曰文王蹶厥
生以終瓜瓞之比而篇末揭出四臣見興王非一世之事非
一人之為也

首節首句只渾渾說喻其端重在瓜之大始于瓞比周之盛始
于微由文王上溯遷岐以及未遷時真有緜緜意象不可依
先小後大註腳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之微也
緜緜二字宜玩維緜緜不絕乃能如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
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夷一統天
命維新又孰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乎 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不窋失官公劉再造周邑之
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者初生者然　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
對就于戎狄時說故曰初生陶復穴是三件窮之適循曰得
土室連窟竈者曰穴自民居言沮漆閒習俗如此迄至太王
猶相仍未改也()公劉云于卯斯館夾皇澗遡過七月云入此
室處民間亦未必盡陶復陶穴只地近西戎穴處者尚多耳
家室兼民居下文廟社宮室等包在內　此章古公自公
劉推及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也下文始正言古公之事
二節來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累帶從意來朝者

詩經剖疑　雅大三　十三　伊藤

據其時而言　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還岐中事
遷岐全是為民　走馬胥宇不作倉皇周章氣象看　胥宇是
大槩說後章詳　古立廟社背其事也不專主己之室家說
爰及姜女不止其　知同行還重在貲其謀議所謂天主厥
配也
此兩章古公略地卜宅未初風來雖間關險阻之中無茍且
闕存之意如此　此章點內助將來章推功四友供共開敘
大關係
三首周原膴膴緊承胥宇來()堇有二種內則所云堇荁枌榆

爰曰於謂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全要見中兆者龜

菜也美者非如註所云烏頭也荼是若菜言土地饒沃()問
菜之并苦皆如飴也此主地之肥美能变物性說　地脈之
美潤于草木故堇荼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為風氣之萃而可
都也　爰謀之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
協意曰止句兼承土地美好人神協謀說來築室包下四章
在內
四節凡言廼者繼事之詞　慰止左右是居民撫理宣畝是授田
末二句緊頂上說　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之
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雖

詩經剖疑　大雅大王　十四　伊藤

改安堵如故　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樹藝不失厥土
之宜則地可宜畝須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宣畝者隨
居而田以服田業也要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　執事執突
養之事也重在周字見民事無一之不經理也下章乃召乃
立數乃字俱承此過去　先民事而次宗廟又次及宮室門
社此經綸之次第也
五節乃召司空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冒未便指定立廟
其繩以下文主作廟言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
也致衆庶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世樸以營繼之規畫

力。彝考見德教入人深矣故曰遐不

五節興意重至字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勉即是綱紀之至勿勿矜勉勉綱紀分作兩層即此純亦不已之本體便有維係一世之精神無工夫亦不必兼行政金玉有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 來子曰四方皆任絲索內律精便動○此二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問閱于宇宙靜耆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勉于此而綱紀于彼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

序曰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從朱

中意揺兌豈弟之妙化人格神懲兒借來形容如前章說士六師書套切勿下一粘語時解因後四章言人言神遂說二章亦添出天子總是文節 凡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

所繼成聖人一自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參涵在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体豫在家則雍雍穆穆在國則怡胃成若在節世則太和常在宇宙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寔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為福為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斂錫厥庶民也總以咏歌文德為主

首節旱麓無意于榛楛君子無意于福祿以自然之理為興培塿無松栢其氣薄也旱麓不然○榛可以供蒸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聚德 草木望澤生于山足者得潤尊故為君子于祿之比 斂榭之道與得祿相通 豈弟二字合看無內外說備和順之德自應致和順之祥是即于之以豈弟也不必泥于字

二節以鳶之莫者求必莫興德之盛者福必盛 註中必字要認

降者自天而下也

三節以天淵與君子以鳶魚與人以戾躍與作是倒興作鳶魚適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機一也 全重豈弟上面遐一獲潛底震動是作未免動手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此作人主入

固綏文德，儀刑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教，還當居首至。則以燕於言也。御是相接之意。人方嗎嗎親暱而各之表儀，適與之合。真如庖丁治牛，迎刃而解。君以一國為家，故曰家邦。此節極有意。神之怨恫，微而難知者也。曰罔怨罔恫，非仁孝通于冥漠不能。恒言家難而國易，使毫釐有愧于隱微，寡妻未易刑也，況兄弟與家邦乎。吟舉二端而此明之，理盡是矣。俱重文王身上。

三節　通節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雝言肅雖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常字又在而亦字上見。若論本體，肅雝自不得而流露于宮廟閒，則臨在各呈一極如此。惠之義近雝，而此以肅為惠，刑之義近肅，而此以雍為刑，則時措之宜也。不顯此心境，此獨處臨以天之監觀，言無射，是心幾微浴處保以如有操存言。不顯句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節　勿認作德見于事，亦不必推原到性天，總之德妙于純亦不已。然不愛人猶亦不待人照耳。烈假即指德之光輝廣大。不指贊嘆說。文王蒙難而正志，遇忧而有孚，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處是光大，不失是不候也。式以本然言，入以合然言，不聞不諫，要看得活。蓋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學古有獲，性諫則聖，便非性生，故不專藉于此。亦式者法由我立，不待學而能；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

五節　承上說來，詞雖言純德之作人，意實因作人之盛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是已成的，有造是繼務脩德的。金迫王琢之章，圍四方于綱紀，鳶飛魚躍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斁也。譽即德造之譽。末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何以着落。無斁即所以成就人才。若云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便多一層。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賦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帝省其山，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 賦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
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
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

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
此詩敘太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本田芮周也天祭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 可參
章意 敘三王各以德爲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連看每上章皆
泛言下方詳其事 大旨是簡求民之莫而所謂莫民者只
在所德之人故敘太王說個帝遷明德敘王季說個其德
克明敘文王說個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者之帝省其山
帝度其心帝謂文王總見上天求莫深心必爲人君者明
德于天下然後不負上天立君之意 太王遷岐疑于畏狄

不知帝兩與宅天固與以委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于不友
不知萬度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
有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方此號非求民之莫也
首節臨下有赫含下面監字度字頓字在內且虛說還未說
到禍善禍淫上 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個
立君意了 維此八句頂求民莫說大意言上天求莫之心
既不獲于二國又不得于四國排細詳審遲久其意而偏之
周如此 夏商活看言商而以夏配之猶耆高美申而及甫
也此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只大槩言夏商失道耳 不

獲謂所行之政不得其莫民之心究是尋覓此人度者審擇
其能稱也尚未着太王說 耆字當得字看是上帝所歆得
之以莫民者及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 憎其式廓是公劉
自邰處邠事乃眷西顧合下節是太王自邠遷岐事也
二節作屏脩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啟關攘剔是去無用而存
有用非必太王自爲之而一段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此須
點出莫民大意 將作械挨矣四句幾對則此可定接串夷
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王之真能莫
民不負帝心也 厥配句帶言與串夷句不平以太王之賢

無異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天意耳　厥配之立非特治于
宇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又立配庄荒岐前而此時寔
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　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
內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三節帝省五句直趁作對者之而不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　作邦即與宅
之命也本是為君作邦及似為邦作對　自太伯王季言自
初生此二賢時而纘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
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遜一嗣有莫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

一段形容天意耳　因心則友固是言平日愛兄出于天性
自然處亦從帝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友
之形跡而已帖可讓則讓不懟其名可愛明愛不隱其跡乃
是此心絕無意必無爾我其于天顯之愛渾然流通真是因
心則友耳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　則友
其兄即以受其讓為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
兄弟間所難脩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
而慶自然篤耳　受祿以繼先言有四方以裕後言末句勿
粘文王字　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

紛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見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
兄之迹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欲攸受
王惟太伯勝迹于秉彝之行王季亦若知兄不返不得已而
代主其宗祧若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
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后世
亦誦三讓于不衰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疆以啟文武
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冀非天也

四節度其心者心有定衡今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
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不與貊音對看德無玷缺入自無適

議矣度心貊音俱從言不必粘受讓說　德音必本于明德
故承說其德克明　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
主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　明類長君
皆本諸身未乃微諸庶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句言其君臨
岐周時為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親我耳
○左傳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
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與注可參
靡悔即無歉之意德如文王何等光大而六者之德貽之

亦人所以無可非間也 共德即作對之德 悔字不照例
太王心上字法之妙 孫子二字連說 受祉即受祿無爽
施係子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悔之德上
五節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非有告戒之意無然
字不着工夫須善看 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歆羨二
字一意有歆必有羨四字要看入細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
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
未能與理為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
畔援歆羨便先岸其机關甚捷故曰先登 畔援歆羨皆攻

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即道所矣雖赫怒振旅入人
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所也
豈畔援乎豈歆羨乎 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
溺故下文云云 文王為方伯而密敢侵阮即是拒文王非
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于文王也曰篤曰對自是文王見
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 以對對字應前作對
此章下八句是方興兵以遏密下章上七句纔是進兵以
侵密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還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
六節依字就心上說應上怒字看與不震不動同意可怒而怒

翔怒亦安正是無畔援歆羨光景 用兵必有根本之地
王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陵阿在京
崗上泉池在高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 兵法左山陵
右水澤故特書無矢無飲 我字不必泥只是被無險門可
恃便若屬之我耳 不重在得密要得密人之心說總
根對天下來 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
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渭水在洲此亦
只因地以定制非有意擬其形便 萬邦言諸侯曰方曰
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

斟酌只可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通之懷有所依勿露朝覲
版圖字面
七節此因文王有德而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不大
四句即是明德總一句論而不自用之意闇乃為章修乃為
照所以為明德 明德帝則初非兩物聲色夏革即是識
知勿泥注及能二字 聲者威聲色者氣焰夏者侈大革者
變更不大不長乃詩人闔活之詞非謂尚有些子只不大不
長也 知識正是大與長的根苗與天則相反者帝則亦
非必并聲色夏革而空之只是知識不忘則逆而之人知識

忘自順而之天耳　四不字直說下不須牽合亦不必泥註
帝道變化不窮寔有則而不過故稱帝則　仇方要看得
大崇侯助紂為雷天下之仇也非仇其譖已也　同爾非徒
一援亦見入心於誅之也此句較重　詢爾二句伐國之援
鉤援二句伐國之具
八節上段三句不降之事下段因亟以降之事凡此可謂声色
夏華矣然奉天命因人情文王之不識不知自如也即此是
帝則即此是順　致附是仁所以則帝之春生總成是義所
以則帝之秋肅　四方句最重正與莫民相關　說之而不
用故關關言言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類表其罪于天禡路
其罪于神致附全為崇民而其君若肯自新亦在赦例矣無
侮者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　茀茀言必攻也仡仡尚
負固也　忽即其巨也忽焉之忽　無拂者以帝則順而人
心無不順也
〇鍾伯敬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
明倚蛇至不露爍跳形相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
莫挑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
之虐而以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祝王季又復賢明

帝省二章許古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而帝
謂文王四章詩言大王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遺
周家王業机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為古公
謀翦商之迹猶于王季以詠于孫于一語暗帶之以當伐
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歸重文王上〇沈
無回曰此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
生也于何知之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蓋曰自太
伯以至于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莫為主而能
對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為盛以承天安民為主而順天安民
者業密二事如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識諸者不可
不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　賦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　於論
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
舊說此詠民樂之詞也
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臺以及鳥獸昆蟲焉
幸熹舊以臺沼鍾鼓各開說圓是承辟皆文王避暑而在囿在

囿而觀沼觀沼而[illegible]因所見而歌樂之更有咨嗟
要認詩人叙述語法[illegible]上見如曰靈臺靈沼曰
子來曰於物於論於樂等皆躍然紙見乎詞卻不細[illegible]
節一氣說攻以庶民子來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承了勿亟成
於經營而子來即在不日亡非中說上文也　作臺亦于望
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節宣勞佚蓋一
弛一張無非事也　○箋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德行似神
之精明故稱靈臺
而書重始字　經始只喚起語此就已成後推本經始
經是度地以為臺營是設表以正位　攻之

勿亟子來俱一時事如謂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動子來之
誠則鑿矣

二

節　囿沼供承靈臺言臺成則臺下之囿之中之沼皆成矣
兩王在宇重看有欣幸萬歲謂要意攸伏濯濯翯翯於牣等
光景供就民情寫出　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
江湖文之德及飛走各安其處如此　麀鹿魚鳥之樂即王
之樂也不必進一層

三

節　植木為虡橫者為栒加板于栒為業而業上刻畫其采色
樅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鐘磬之小者賁鼓維鏞則大鼓大
鐘列于東西序者　於論二句串看於樂是樂音可樂亦非
其地可樂只渾渾言作樂于辟廱之可樂

四

節　於倫二句雖以起下也亦咏嘆無窮樂之不能已而言之
不能盡故又發起言之　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
一闋復奏必自鼓始鼓聞淵淵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
幸其未艾也　矇瞍以奏樂為其事故曰奏公即一將息中
未必樂矇史進視御禁幾諫之意　三代人主與上大夫甚
觀遊宴之樂御𥾣行之危從樂所性而不與俊乂俱焉樂正
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叙靈沼而及辟廱學校極有深意

下武　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于配于京　世德
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賦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　受天之祜四方
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

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平日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章意　通詩以世德作求二句為主繼先裕後不隔乎[illegible]蓋[illegible]者

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極
德在來許為繩武在今日為媚茲在萬年為有佐孝之分量
固如是也　武王以戎衣纘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
質之于心俟今其繆戾處中庸達孝之旨於此可參
首節作下三章引子看　照在天精下字義自見单就武王身
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　世有哲王以創業言
哲字已含世德　武王旣大統基而曰配于京其嚴可想
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居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
配之者相當而無忝也　于京不甚重猶言在京與在天相

詩經副墨　大雅文王　三五　伊廬

應耳　註所謂繼以心言不專指業
二節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作求內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
求合之意　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尚多至武王
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發揚則世德之銷沉久不
矣作求之云以述而兼作者也　永言配命正是無一息不
與先德相合　三后之德總只是個昭事上帝配命是作求
喫緊處世德象是天理但據理去求各著壁自合看從　成
王孚者謂此求德一念與天下精神意氣相融洽而毫無所
疑也成字在武王身上說　觀九國數辭可見王者之信異

於伯者之為
三節式字今倍來就武王可以為式說　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
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以心言莫偏廢
無非三后　維則亦重在武王身上式與則正相應孝思維
則只謂下土之式　維則專在求言二字上見　立說皆同
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非必以武
王之事為法
四節首二句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之者以王之世德作求
也故以嗣服咏嘆之　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成

詩經副墨　大雅文王　三六　伊廬

故曰應侯順德　孝便是德于先王不泥不滯便是順　承
言孝思語意與上章不同上是推原此是申贊　嗣服主業
說須根孝來昭哉二字全是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
正大不止是光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止應轉王配于京意
五節昭茲來許四字兩截　此重在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後人也
下文句句緊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意須提起昭
茲二字重業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為人佐助者只取之
武王所以嗣服而已但在能繩之耳　繩祖武繩字不大着
力祖武原足為後世繩也只加武之求德永思便是能繩

受天之祐受之者孫子而所以受之者祖武也
六節紫根縄祖武来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諸侯来朝則率土
君公皆周屏翰故曰有佐　萬年不替維則嗣服之休便是
受天之祐萬年此式之媚之者便是有佐此兩節亦式王配
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築城伊淢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賦也王公伊濯維豐
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
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武王烝哉　賦也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序曰繼伐也　稱武王繼文王伐崇之功而光大之也　後来
章意通詩歸重安民　首章遷豐之由下三章詳其事五章遷
鎬之由下三章詳其事　文之作豐德也忕追武王作鎬德
地鄭重凡以為民也各就本章詮克君意　遷豐而稱武功

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廱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意
首節有聲以王豐丕振神武當揚言時含伐崇作豐遹求
二句一氣不斷模画神民如傷之心非真有所求且觀也求
寧應就歎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此便含容民蓄衆
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　君者羣也羣天下之民而安之也
二節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即詢爾仇方之謂　武功凡
脊密須昆夷之屬皆是別言崇者以功最大伐最後特言之
為作邑張本　伐崇即作豐也故云既伐于崇云云　天意
在除殘而伐崇天意在容民而作豐恭若天道故曰克君

三節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作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只
為武功而求土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已欲耳而實非也来
孝先世以来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如公劉之思輯太王
之懿止是也追是追而及之之意注来致而字勿泥此節
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非作豐之民也　王王也追稱后君
也木作
四節王公即安民之功伊濯即顯承天命光昭先緒言即首章
稱之駿意　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
大于此王功所以著也四方二句根此說去　四方就大

閒人心言於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惠鮮懷保意勿入諸儀字面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謝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

五節　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循水道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　似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倚賴意此維辟便兼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豐邑豈能容之

六節　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提起另講　辟雍乃宅鎬中一事

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寔事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辟雍為言　四自字皆帶鎬京說　服者服其教化思字重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

七節　通見武王遷鎬之不苟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考卜上蓋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爾　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

八節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歎出武王心事　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后人為事　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所該者廣講學建都亦在其中　孫者無窮之稱翼子則指成王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　帝王視天下重而其自為也輕為萬世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維龜正之見創業之不苟所以謀其始詒厥孫謀見垂裕之不輕所以慮其終

文王之什十章

大雅副墨卷之六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震生校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

序曰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章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郊配之義也有相之道是通

詩綱領　本說配天宜以天字為主天與其生天啟其明甚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

首節　厥初生民句喚起時維后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生我周人者姜嫄也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章法奇絕

生民如何設為發端之詞　禋祀弗說以弗無子古人常禮祇謂姜嫄心上必歆如此也　歆震夙是三項歆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也後夙是將産而避燕褻居側室以自敬慎也

介止即郊禖之地介訓大即上帝武敏也止即優也　載一二句猶言自與生育出來乃自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相應〇生民雖有厥從何始巨跡之說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〇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跡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實有口也〇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治嚴氏以敏歆為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與註異耳

之四句皆民為之以供祭祀者　祀亞宗廟群神不專指姜
嫄肇祀自后稷時也祀七章也祀則今日以稷配天之祀也
要語
肇祀我祀句、緊承肇祀來、　或舂四句皆為饎事、祀以稼穡
而肇此等致其精潔、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　用
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貸、　載惟而上、
其來、祭時事、取蕭而下、是方祭時事、　燔是下奉祭之人、惟
是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為求合脂而爇之使

芬芳上達以求神于陽也、主內神言取羝以軷、主外神言
周禮夏官注、行山曰軷、蓋封土為山、祭之以牲、既祭乃驅車
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軷、五祀、行前小、又最後舉行、祭則餘
祭在其中矣、燔以偏脂、蓋熱以實薦、豆皆以獻神、不必泥
獻尸、蓋后稷配之禮、不須一一附會周制、　興祠歲若此
起得來、使嗣歲、所肇之祀也、有無窮意、　以來歲視今則
于歲為往矣、亦歸本后稷所貽上、
祈其就當日郊祭、配以后稷言、　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天官醯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　太羹涪不和、實于登、

于豆于登、非黍稷也、要以黍稷為主、、胡臭亶時、承上與下
之調、言上帝居歆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
以享以稷之配之者當也、　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
祖德上、無罪悔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於今為烈、所以後人
格上之述、后稷之德、不止于今言、于今者就祭之日言之、
也、　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仍借后稷之功
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興也、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賦也、敦弓
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
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
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
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章旨　全以戚戚兄弟二句為主、首章敘燕之端、下言燕禮之周

行射頌禱皆燕中事　求燕而陳設既燕而獻酬飲食焉射
譬馬射馬祝馬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
窮所謂於勸焉孚也[illegible]祭來　子姓兄弟其初同先祖一
人之身也祭于廟不忘其本矣而燕不行于寢何以申此
一本之情令詠行葦之燕先祖其態不有以悅懌乎

首節以行葦本有此意但惧其害興兄弟本皆至親但惧其遠
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　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
如此也　戚戚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已也就父兄看老
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　莫遠具爾一正一反一意
不遠便邇也　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
此　禮記仲秋養衰老授几杖　二或字宜玩正于開燕之
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

二節肆筵二句侍御之盛　或獻二句獻酬之盛　醓醢三句飲食
之盛　或歌一句歌樂之盛　都要點發餘意如侍御在醆斉之
后獻酢洽旅酬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私之需歌樂則
自廟而入為後寢之奏　鋪陳品物曰筵筵端藉曰席[illegible]
席而坐者加几于席使有所憑　設席授几總一肆筵非
三件也　緝御是相續代而侍即禮所謂更僕　或獻二句

重到主人身上去蓋獻以致賓之酬洗爵復酹以致賓之[illegible]
也　洗爵以示不褻奠斝以示有終爵與斝只是互文　舉
脾臄二物以例其餘此見物無不備非加獻之外另設私僎
人掌四豆之實　凡歌必和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咢
亦是舉以該衆音

三節四鍭既均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校飲
也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中又序其敘與否以論
德飲也所序賓皆是一射間事　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
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懽耳　主意是勸賓以
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侮却不定要賓不
侮詳方以盡懽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　序賓以賢禮所
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
不侮禮所謂皆立端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須知古人
真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四章曰曾孫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腊夫為獻主不同以尊
尊親親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也而歌老成王承先王
之法度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此不對祭畢說
燕將畢而猶醻酒酌大斗者情無已也　酌大斗緊屬下文

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也 人老則知其行次
言引行易惰故言翼要見相與以交修意 壽祺壽而吉也
有德明日休故曰吉 景福即壽祺也故好德然後考終命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 既醉以酒爾殽
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賦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公尸嘉告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賦也 其類維何室
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
年景命有僕賦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序曰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從朱
章意祝頌大意見于前三章后維徽諸尸告其實父兄意也景
福昭明中暗令祚胤萬年令終即永錫祚胤也無兩僧
首節 一醉酒二句頌嘗前篇意發之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王
祭宗廟旅酬下徧群臣至于朱爵故曰既醉 先老雖不以
燕飲為恩而一與中於勤養而便是德意故曰飽德 翁年以
只言其久下作書說正下文令終意 景福自其本來知順
言之昭明自其光明盛大言之照後胤祚底數 介爾與以

介不同以介自我致之介爾自彼錫之也 景福昭明是人
主所自有直欲進之萬年耳
三節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無進盛意 昭明有融高
朗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亦塾于六極中而受福之
君為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頭各著治業合子
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融以大言橫說高朗以
高言直說朗虛明也高則其明虛朗字貼高字非兩同意
延之萬年即是令終現今有此便是有俶始善則萬年可知
矣言令終而即言有俶見無終日也 嘉告在前而祭時此

引以証己意 必曰公尸嘉告者見非醉飽之溢詞臣子之
私頌也即向者尸傳神意亦以此告之矣行葦東祭畢之燕
故即舉近事以據之
四節 自籩豆靜嘉句至孝子不匱皆叙其事見有所以致福非
即福也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孝子之孝亦
君子之孝也只叙之以起下文勿重講 靜嘉自籩豆中所
薦之品物言 將祭之先兹其臣之言者戒之使之助祭謂
之賓客亦謂之朋友 揖佐者言相攝束以助祭也 與威
儀以朋友言下威儀孔時以君言

五

倚體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甚之
其節故曰孔時 祭義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
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歆進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于面此孔時之謂也 不匱者誠心始終如
一也 洗爵酌尸之後依然祝祭迎尸之始也蓋祝為嗣子貢
酒于神席在陀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酬告成之後其誠易
竭惟不匱為難耳 類訓善亦取其典君臣父子之善相類
含下祚胤意 國語叔向不忝前哲之謂也 永錫含蕃餘

六節 室家之壼見疑承之地潤而遠祕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

蔀亦可觀也高明之雕亦可懼也那能承得福祉 南都賦
曰堂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 言錫類而人言室家之
壼已含有祚胤之意故下章遂另言之祚胤原不可分
之非所以為福也祚胤已然事貴在永錫

節七

八言其胤維何而下定言錫祚以胤非祚無所藉也言其祚
維何而下定言錫胤以祚非胤無所託也 謨即是天命萬
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
永命上 僕有數錄言之曰被有依附言之曰彼只一謨凡僕
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 釐爾女士二句重子孫上孫

子無窮之稱直貫到後世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命相
僕相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 興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 興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
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
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守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得來
兼意繹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之明日燒其酒食以燕尸如復
祭也賓尸以賓礼燕尸也尊尸亦所以尊神 公尸 祭時象
神似勞此詩歎于祭之明日只是勸其燕飲便了
節意興意各止一句 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徑下
漸至于高不常處也此以樂得其所為興 寧猶為尸時敢
禮不安言 今日之酒有即前祼將之餘滴燔炙之餘羞也
方見燁祭之意 福祿就燕飲作賓僕說時方為尸豈聞
即歌其饗享為福係 成者新福畢至謂福來成就之也來

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宜是順從意。不止以脩其來
尸宜爲今日之賓也。爲是扶持翼相意。下者自上而下
易詞也。謂福祿降于其躬也。尊以賓位曰宗。于宗之福
祿就廟祭時受備言。是推下之詞。重在又承燕飲之福上
於ゝ酒之義而可樂也。無后泳只況況言今日福祿之隆
可保于永久。非言其后日爲尸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賦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賦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于位民之攸塈賦也。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
本曰嘉成王也。從朱。
章意顯ゝ令德二句通詩主腦。下三章陵ゝ與此相照應。子孫
世有令德世ゝ治安。正王者之福也。盛世雖衰不忘規然
只關ゝ叙述。而其意自在。如前章言嘉樂君子以顯德受祿
于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反于之以揚爲之也。保右命即
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
也。子孫又百福中寂大者耳。子孫雖其多而千爲億爲子庶
雖其賢而穆皇爲宜君王爲子孫悉其愆忘以壞舊章而率
由爲威儀抑ゝ則藏者可知。德音秩ゝ則蓄者可知。無怨惡
以率群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受無疆之福而長享四方之
綱宜矣。然且君總攬以燕其臣ゝ進規以勗其君御俞之中
不忘吁咈。此太平極治之休也。故反覆致意焉。全詩美君
子重在君子多以君子與子孫對說美君子之子孫重在子
孫勿以子孫與臣庶對說。然ゝ以君子爲主。
首節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爲善。即洞開重門以照八

荒意若疑聖疑神使人不可窺測。即不得謂之令矣。故令德
曰顯ゝ。宜民人正是顯ゝ處。宜民照下綱紀四方者。謂政
教善也。宜人照下率由群匹者。謂群指當也。人民咸宜即
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右命三字作已
賦之福。看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中之只是常保右
命耳。
二節有下條之道而得百福。自求多福在我有以致之也。根申
字說下千億不止就一世言。敬者德之聚ゝ則有此深玄
遠之意故曰穆ゝ。美者德之充ゝ則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

皇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最人所難做故易怠忘之
所敬憚故易忘　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欲者毀
祖宗成法繼作守成由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文選云從政
㥯于故疏揃憲倚乎道風即此謂也　有敬美之德則無愆
忘之歎不愆忘自能率由矣　舊章本非王令德為令典
者宜民人之善經也　此正宜君王定事下二章申說宜王
三節　威儀德音本德發成儀德之形也令名德之與也抑抑者
隱顯一致秩秩者始終不渝　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友則惡
作與人主與群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乎英主

粗翹之說或見憎于自賢此念未除賢者雖欲各行其志各
嘗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無此意自能率由羣匹　受
福無疆言廣不言久緊連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在維
係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　但民宜人受係
于天是得人即是得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得
人天人相因如此
四節　之綱要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
綱張則目自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及正
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無事廢事非全不修職

業　此章之意盡于燕及朋友一句不可以君燕臣臣媚為
並重既曰燕又曰不懈妙有深意為人父止于慈以燕羣
子是也為人君止于仁燕及朋友是也　媚天子全在不懈
二句除却頑治別無靈效忠　君燕臣臣媚君此上下交而
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處者忽荒而已詩所以終于不懈云
云蓋皋陶賡歌意也　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其是常
見當世之未安莫作今已安說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
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賦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賦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
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語　賦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　篤公劉既
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
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
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
芮鞫之即　賦也

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章意　章首各雖以篤字領提出作頌思輯用光句是一篇骨子止基迺理句是一篇綱脈　周之有公劉言其時則甚微言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公意也　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止基以上總其始迺理以下總其終
首節　公劉事民全在思輯兩字　九人處患難而懷安易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窋失官竄身戎狄民之瘡痍驚擾曾無寧日安所得輯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故匪居匪康不獨在西戎時為然即遷邠作京何非此念　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　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兵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場獵餱糧橐囊之事而推其心事下思輯用光一語由是武備具而后決遷爲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場疆爲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徹法未定不可預解以大界溝塗等語　積倉從場疆出裹糧又從積倉出　思輯用光遷國念頭如此豈但避狄而已　思輯句點在旅行之上見此舉

關係不小　弓矢三句形容遷國時戎器森然防衞森嚴意原不重足兵上　迺字爰方字俱透露萬民意　看一步字見不如此豈足不敢輕行也
二節　此相國都之大勢　於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見不遑寧處以奠民也　胥原陟降是一事庶繁順宣皆相上時徙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邠斯館時也徙仁人而依歸爲則所存者大懷上闡非其情當草昧而魅止之則所感者深負據亦非所苦視旅須如其穠都尚何永嘆之有　甫胥原而即三曰既一曰廼又曰無永嘆見從者如市遷者忌勞也此定居以后事在巘在原則相土時事也　陟則二句正所謂胥原既庶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陟則復降口氣相應則上下山原跋涉之勞　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土時所佩者　重躬親上不重文事武備意
三節　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大勢此是定都也　百泉之側逝百泉者通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勢也　溥原在此自下審也　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岡者遍覽山之環拱以察丘之地勢也　此自上臨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　曰京師之野則邠之都枕岡而依京西衆而據原也

四句于時。但指京師之野言。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于此無一不宜也。亦見卽于此時來之。不待求日也。處處四項。以安身。侍賓。施教令。議政事。分肴。 當時陟降多在[?]于野。而四方賓旅。不通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措置多熟。利病紛錯。則庶事又當匠攬。其議所以營室如此其周也。

四

節總是落成一燕。而下永以喻濟濟之儀。上統以君宗之禮。立國之初。名分秩然。亦解光之一微也。 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 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兼同姓與姓言。 當此草昧經營。而濟濟蹌蹌。俾筵俾几。氣象肅然。

曹者群牧之所。牢者曹之一處。執豕用匏。物力未豐。有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召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 飲之食之。有惟然款洽意。就此際。卽具君之宗之之義。 君。統異姓。宗。統同姓。自後人觀之。則當家統于是乎始。其實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寓于周樣在。然不可以公劉借此以立君宗也。 四之字。皆指臣言。以公劉一身爲主。

五

節。承兩爲溥南北爲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體[?] 曰既溥且長。則寒燠向背不同。水泉灌溉消利不利。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卽承之以既景。 既景

三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事。相陰陽。以向背。以識寒燠種植各識土之宜。承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周來。 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稅法。所以足食。皆蒙土田說。○ 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旣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爲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飲者爲羨。公劉遷邠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此往單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通釋之。當是重本息民。不盡民以爲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剩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

于農。亦卽此意。 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此二句推廣言之。兼有開荒義在。然亦不外上文意。 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

六

節。通叙前遷邠事。正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脈。 于邠斯館追其始也。 涉謂款取材以作宮室爲館。所以涉渭。非取材以爲舟也。 涉謂所取者多。厲鍛皆在所取之中。非但取材木也。 鍛以制器。厲以磨器。皆作室所必資者。 止基。是落成時事。 爰衆爰有。則止基之終事。廼理第四章橫田事。爰有則廼理之終事。爰衆視向之庶繁。爰有視向之積倉。爲益多爲益

盛夾其皇澗二句正是爰衆而包有在其中 兩面相對而
居曰夾一面相連而居曰遡此備在既溥且長中均調之印
則度其夕陽矣觀止旅乃密二句此時風氣日開鍋既日
衆規模日廓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肇于此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興也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墍興也

召康公戒成王之詩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章意本意是欲王有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而說出却似讚美
詩重豈弟無偏重父母意正猶興意言行潦挹彼注此則餴
饎可也濯罍可也濯溉可也豈謂濯罍濯溉可以終餴饎耶
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我乎亦可以他
我民常歸我息乎亦可以背我叛我俟王自悟而召公不
言也豈弟君子猶言聖天子作叙述語氣更妙
節意興意取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
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資貴賤相資之意 洞酌彼
妝四字宜玩正敵君民之懸隔賴君之樂易民之休戚繫得

以相通如父母 豈弟自是近下愛民的意思余以德說
不必泥強教悅安注脚 為民父母重在我去父母乎民不
重民戴為父母 攸歸是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 攸
墍頼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賦也伴奐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賦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矣賦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興也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興也鳳凰于飛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賦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
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賦也承上章之興也

召康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歡王求賢用吉士也

章意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小人已伺乎

其傍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軸無以保治召須公極其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婉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明良廊廟山林一時生色　大臣告君之体不可涉一廢條諫諍語氣　用賢保泰固是主意而只作賡歌語氣獎之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渾含不露及說到為訓為綱則前而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顯矣由此說賢人象什効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共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脩已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

首節首一句標時地之勝勿對遊歌亦串看　来游而来因歌而矢音若無意于獻規者然　矢音與蕎未遂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未露只云以獻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

矢音要得盛時賡歌氣象下泮奐優游要得天下太和氣象如此則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机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着入自己憂盛危明皆語便是既是

二節泮奐二句根上遊歌来泮奐是逍遥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戚之休非休息也泮奐之游即其優游優游即是休一聯下此爾之游也爾之休也来必其似先公也俾爾云云　彌爾性不是壽考不止是終此生須保其天和意思晴照降德看錫命是天心性是人力故不同命而曰性　俾字甚有力便含下修德用賢意首只是終似先公酋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酋者見有不能彌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欲動他口氣如曰感通有道便涉儆戒如曰永終有自又涉祝頌只平平說

三節版章者幾句要說得偉然分明無或侵陵紊亂也孔阜承此說是基圖不拔意此中就有主百神意了主非徒為祭主乃

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四節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看爾字可見　竹書紀年成王遊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后二十三年也　茀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此上三章說祿一步進一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彌性意所謂俾爾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覆以賢之當用告之

五節上章說到此不必緊緊推原少和平之氣只說得賢自輔

之蓋便是　馮翼孝德彌性之資也　指未用者言遠下四有
字見無所不倚此亦本先公培養来　必言孝德者人主常
與茲祥萬寔之人履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日改月化
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之相惟曰張仲孝友而蕭望之
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北皆此意也　引如引君當道之
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后所謂使且命也如不以
則馮翼孝德将如之何亦言外意　為則以德言
六節起語云德之則四方者何如直從德說起不從經用賢蓋
即以足上章意也　顒卬二句亦禁上為則来顒卬是德之

外形如圭璋是德之内蘊令聞德之音也令望德之闗也顒
卬圭璋開望彌性之驗也　一人建極天下歸之正如衆紀
統于一綱　綱之即所以則之也
第七節 八來上言得賢固有自備之益而賢才原有效忠之思　取
興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睹也　吉士
吉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　天生吉士以待
王用故曰王多　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来言
賢之可用者無限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言外就見王不
能使則無可柰何耳　媚天子者輔之脩其德以為則為綱

也媚庶人者圖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庶人則
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鳳凰　鳳凰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挾義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
五光備舉
九節 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二句作一句讀　高岡鳴鳳
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亦想
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来二句只疊上言生朝陽者如
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取喻菶

萋全在德上與下章各開說　菶萋二句朱子因文似與下
不接而異韻轉韻可與下叶然拈作興意恐詩家無此体況
比意與下自貫作者不必泥注
十節 既字且字意在言外車馬而公之下賢駕馭人才之具物
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倣成德之虛飾也曰庶多曰閑馳無
非諷王善用之耳　所說且字即未見其用然非不足用也
即不知何用然非不可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輙止意非不可
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焉　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
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說一光景以待王自

偷而已　車庶而多豈獨可以供寢遊馬閑而馳豈獨可以
循法駕夫有所以用之者未明言其事而遍及于夫歌使恍
然得于意言之表　不多字維字皆下可味　不多非謙詞
忠愛無已所謂不啻若是其口出也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
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止非歌所能盡也　古
大臣之戒君篤至而寬平如此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
誼之于漢文陸贄之于唐德言非不切直而無補于治或及
為人主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
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賦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此同列相戒之詞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
章意全重相戒安民去小人是關鍵　詩人傷勞民之不可耐
小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悱惻之意見乎言外
各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皆此意也　小人乃無
良之人其言惛怓其愿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繾綣先用詭
隨悅君以盜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　凡居高位者
無不熟悉而惡剛巧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能虐
民者故言遏寇虐章章以無縱詭隨冠之　民勞國壞而寇
奪乘之皆詭隨之人為之也　此等机局極宜參透

首節民勞奠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之　賈生曰安民可
以行義而勞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危之漸也　亦字汔可字
緊相呼應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
皆不敢過望之詞　京師處諸夏之中故曰中國婁言中國
見小人濁亂在朝也　看惠字以綏字勿泥先后為漸次
第自如此　箋曰王愛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賊
妙解切時　無縱者見必悉ゝ必遠明以燭之斷以絕之此
中有檢束而不敢恣沮抑而不敢動意無良之謹寇虐之遏
總是此意　不徒曰隨曰詭隨曲盡小人情態蓋心知其非

而懷詐面從類如此 小人為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為虐
民生所以斬也 憯不畏明 紫頂上句說奸邪橫則有惠澤
而不許下究無縱詭隨而柔能之略可徐布也書言柔遠能
邇而曰雖壬人詩言柔遠能通而曰謹無良言下㦖々堂
觀水之制火也以柔克巽之蠹乾也以柔克故貴柔也如子
之習父則𢹂二親之知手之習心則扞格化故貴能也 王室
言定者民惟邦本々固邦寧
二 節民迹通中國四方之民說 乃言利口熒惑主听曰惰奴
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 爾勞汎訛平

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黨雖
除去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
于王而于此一指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棄爾勞也 重其
責故祖來其詞以誘進之
三 節罔極有愆惡不悛意作慝猶惡于眾也者慝字直窮其隱
惡 敢慎二句亦以去小人的𢹂柄全屬之身蓋小人非可
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儀不慎則
君子先望而去之不故須敬威儀近有德而后我之譽望圓
彼之窺覘乘 觀下篇小子蹻々則此人必侮慢自賢者君

子安肯為用故以慎儀近德言之
四 節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々則民憂盡寬解矣 止以
紀綱法度言 戎雖二句直以禁奸之擠侵之使不得弛也
以一身之操縱關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五 節小人惟無縱之耳一縱將反為小人用太阿倒持而不可
收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
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繾綣 正反甚于正敗々止于殘廢及
則全無紀綱法度矣 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
國安民故曰王欲玉汝見汝當有玉也 我之不能已于言

者非止為民亦以為汝々縱不愛國愛民豈不自愛迫切之
詞 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媞及覆言之故曰大諫
上帝板々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々不實于亶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天之方難無然憲々天之方蹶無然
泄々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我雖異事
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々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 賦也天之方虐無然謔々老夫灌々小子蹻々匪我
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々不可救藥 賦也天之方懠無為夸毗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賦也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賦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
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賦也
此亦與前篇相類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 從之
章意 詩詞刺責僚友意主戒王 安民是一章要領 言天正所
其為民也出話為猷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本 章首從天

變說起故末節亦以敬天結束
首節通詩大旨於于此節 首二句是已然事 出話四句則致
變之由也 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蓋天心以安民為常
也 出話所以宣其猷即下章辭字不然之字即孟子心之
所同然之字 為猶是出話主意 凡人心知有聖人猶依
傍名教而不敢盡情今既自是實行何依據之有故曰管管
管小物也私智自用所見亦小此與皇父孔聖意同 不寔
于亶速自已猷為的念頭全無商確此四句一步進一步
遐想其時朝廷之上剛愎悖逆不信善類不念民隱惟口是

出故天人交變罪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是應致然殊捡
承之曰猶之未遠玩下文曰辭懌曰蕢蕢曰夸毗猶之不遠
又于話之不然中見之 上猶字是謀畫此猶字又在話猷
上一層 大諫直當到底 有目擊時艱不容嘿嘿意
二 節難者艱難而不易處蹶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
總就民之不洽不莫上見 泄泄即上不然不遠意
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
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謗以防民下好利而不偷難此聚斂非
盈庭莫執塤篪之誼泯矣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朝廷僉謀

關切廟謨國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辭謂調劑勝而不拂輿
情懌謂惟夢多而可通衆志此全是為猷念頭藹然恤民
不知有己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合據者以定也
上章出話為猶下文蕢蕢之旨則辭之所關豈不甚重
四矣字皆下直接上兩無然語脈矣謂當此天難方蹶時
只有此一着非謂遂可回天也
三 節曰辯曰懌不過一反其不然者而已洽矣而已莫矣見非
難事也但以規切之言人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故此
節以不可不聽動之是時雖且蹶者在上不洽不莫者在下

緣圖豈是迂論而聽我藐藐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之以見不告備詢芻猶聽況大諫乎

灌灌即上我即爾謀也知天命之可畏而善誠以相告直欲入其耳而決其心　蹻蹻舉足高貌是驕玩之態以喻當灌灌使老成深慮全泛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禁　多將必然之詞也此以聽言之禍惧之

五節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數之　自矜以同人曰夸雷同以附和曰毗大言夸人必有誇張凌厲之態論言毗人必有遷除威施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卒迷善人見他如此安所復失其謀直如尸之無言而已夫今之民怎樣困苦有人為揆度其所以然應付可洽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亡喪而竟孰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歎惠我師必須善人歎善人用事如相容得夸毗意極關切

六節　昏主立于上夸毗瀰于下惡俗成矣有悖道之心又有勞歡之勢牖民正歡澄其源也　朱子曰牖開通之義室暗故牖以通明　人心之靈雖昏于欲而本体猶在故雖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自有覺焉即此空隙之中而其体已洞然矣　牖民孔易猶在天之開民上說以上化下之易又只就上猶出　塤篪以聲相應圭璋以形相合　既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　取攜無益益賦于有生其理既備牖民于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四句皆易之形似多辟困極之後流而放僻邪侈也民僻不可更教之僻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僻可知已不然不遠是復立辟以導之

七節　价人在垣外所以為限也垣在牆內所以為衛也屏據于門所以為蔽也翰當牆兩邊以障土所以為幹也　价人禮德為大大師合衆為大大邦足為外重大宗足為內重　价人德望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非藩而何大師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伍軍師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冀居方岳故維屏大宗動閒之舊支葉之蕃足以聯合衆心故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脩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且虛說德脩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義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樂外侮故維城　体維六開意重修德無俾城壞全体懷德求德正立辟之反　兩無字是着力字可畏即在獨守

鬼之看斯字亦有慚之晚意
節歎字不必深求只及前愚々拙々號々看戲隊然悠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諭聞之意皆不能也故不徒是虐命有淫求所以安民而回天意○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焉由中達外無適而非是也　同則回思回及爾開着眼就是天更無逃
遊衍　出王一出而有所往游衍一游而有所衍至暫之時事也於此而及無不及矣天鑒如此無論當敬其敢

生民之什十篇

大雅副墨卷之七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霦生校

蕩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託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傳語以訓處者其息大主明者其臣悲 不明四句只一意
而重言之聽轉獵集掊克在位在服意蓋主德昏昧非特無
知人之明亦無以為取人之則故闕至空虛無人非真無人
也有義類方是有人然樣不可謂人也
五節 天不二字直貫下去言天未嘗使汝昏于任人而惟不義
是從是用也見得汝自沈湎以致為人法慕若此 酒誥註
云飲酒齊色曰湎謂顏色湎然齊一之辭 既愆二句是以
湎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湎酒而失言此四句寫一時君
臣沈酣景象如畫 爾止未愆猶有頑忌既愆爾止遂不從

自還靡明靡悔與俾晝作夜一意各根上句說 上章所云
德之不明此也皆酒之流禍也 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
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湎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六節 如蜩如螗怨謗並興言不靜也如沸如羹民情繹騷言不寧也
蓋國家氣象人情煩促躁動如此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
喪德縱奸所致而王尚不悔而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 末
二句申上文以明必喪之意 西京賦云巨靈贔屭以流河
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也 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

之然後喜怒生焉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來征而怨
南征北怨厲王暴虐罪及鬼方可畏也
七節 上章人心之離即是帝命之去此章只提出殷不用川來
以應上文人尚乎由行之意 不時猶言不良也不用舊典
舊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
總是一意故低昂其詞以折之其實本意正要使用舊人也
今人動稱當世無人故為此難言說使無舊臣可倚伏尚
有先王之法可為憑藉一樣極妙
八節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語 人之有德如才之有本蓋天

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 本是先撥
指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抑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
以恣睢無忌以為見外際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
棄矣夫安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 薛敬軒曰蘗生木中
枝葉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雖安不足
恃也漢元成衰平之世可觀矣 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
鑒一語頭出鑒殷精神血脈盡注于此隱然見傷時之意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告住于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逷蠻方賦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賦也辟爾為德俾臧俾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各有心興也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賦
也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
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賦也於乎小子告
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

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李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從此
章意　通詩修德中綱首修己治人二項然不必拘對偶分析
修德謹儀慎言錯綜參互皆見意出意相貫通豈必泥其
句應其句即其句使非討者前八章俱是誡為人命
已脩德之言而怨自己證實之說也故後四章不要在聽言
上提醒處其心以聽言則德修而治人在其中矣皆以戒
儀為總隅終以不愆于儀為戒慕則慎儀尤德之定證處也

一　聽言緊關以在靡盈兩字
看　節抑抑是自然縝密如此非如下文敬慎看有工夫一邊
抑抑者抑而又抑也從有儀節退讓遜不敢肆之意凡修德
之至必先磨去一段矜誇自驕之心伏此中退然自下若抽
為的乃可此二字隱與後溫溫二字相照底隱大學指
為至柔孫子指為盛德之秀由來極重所該更廣故下評言
之()北宮文子以其氣可樂言語有章謂威儀可畏也曰
德之隅者謂德不外露而凡有可畏可象如圭之有角有棱
也哲愚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而能

其德也寔虹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 虹陝忽変幻不可爲
常哉訓讀亂
九節 才到則折惟柔叔乃可爲弓 端則撓惟溫恭乃可爲德
溫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純是一團和順之象 基如
基址之基 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 此句
且那那哉 所以基德尚在哲人三句內 則由㢠生恭 人即哲
人也 言之善即是德 順德之行者 順所告之言而行之 斯
遲逆也 順字須從溫恭上体貼出來 如善與人同 不作聰明
之意 辟之開通見行若決江河 順之至也 愚人反以爲不
實全爲不順故耳 覆謂句猶云反叫我說差了 哲愚二字
與首章相應 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謂 備之愚人所
以成愚人之疾也 民各有心 是重嘆愚人之遠于哲人 不是
雖原于心之相遠

十節 手手二句承上說來 手攜四句歎
未知臧否 猶未便是愚 俗之詳且切 而猶然不知 難通是
哲 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 一念失之于盈 所以追抱子而不
知也 將望成于何日 靡盈則如前所云溫恭 即哲 即順
德之行矣 豈不知而早成乎 知則必成 夙知則必夙成 聽之

必能夙知 不聽言 必盈之一千耳之人也 與哲字相應帶頂
德之行 言成字與基字相映 感嘉其成也
十一節 一此言悔者之憂危 則聞者不淨不動 昊天孔昭 還應皇
天弗尚 以天道惡盈好謙 黃意且快 說到禍福上 我生靡
樂 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 不見有可逸樂也 正與
孔昭相關 蚨花爲諵許者之言 勇勇 是不知爲善去惡也
如所云迷亂顛覆 有醉生夢死意 慘慘者 憂其及禍 覆用
爲虐 則其于哲人之棄而爲愚人之歸 亦事既耄 言汝怨
然已老大矣 知待何時

十二節 此述喪亂之無日 則聞者不得不惕 舊止即修德內事
聽用 即欲求共執之意 大悔即下天方二句 取辟即喪
國之譬 之不遠 即天之不忒 蓋觀天所福 即是國所以興
觀天所禍 即是國所以喪 何遠之有 正打轉 昊天孔昭 回
適與咸嘉及大棘 即渝胥意與顛爾人民及
菀彼桑柔 其下侯旬 將采其劉 瘼此下民 不殄心憂 倉兄塡兮
倬彼昊天 寧不我矜 比也 四牡騤騤 旟旐有翩 亂生不夷 靡國
不泯 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 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 賦也 國步蔑資
天不我將 靡所止疑 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

王介為梗戝也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賊也為謀為毖亂況斯削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戝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
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賊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賊也維此
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
肺腸俾民卒狂賊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賊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賊也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
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興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嗟爾朋友予豈
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賊也民之
京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賊也
京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
章意芮伯世臣忠憤鬱發又值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則
不敢欽惝首纏綿不自知其懊惋文詞詳婉不自歎其宜接
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刺王之意
且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
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言頭憂恤誨
爾序爵一篇綱領
首節黃熊有漸將來立窮且歸羅于人也注得之　以桑之始
驟騤哀此周之昔隆今替有怨焉之意　桑柔二字最妙周

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柔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照之當是征討
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愛養于下國故曰其下侯句
將來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蔑楚忘其生而奠
且斬其澤矣故曰瘼此下民　不殄心憂之不已也填滿
也積也是悲閔積滿于中之意我矜不但說自己寔望其閔
人窮也　民之病而可矜倫存下三章
二解承上云莫知我憂不觀征役者之言哀乎　四牡騤騤二
句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厥苦之意亂生正根此
說不爽言無平定之期也　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

民指百姓。燼者遺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也。國民則潰離散。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

三節 國步蔑資四句連說。國將殄滅，嗟我可懼。恰似天欲困吾我民，使我居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也。儀禮注：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或作而始定也。亂世之禍亦有自君子競心激成者。今則不然，君子四句，深窮亂本，不得不作君子無爭語頭。曰秉心，則不特無其事已也，曰定維見清時自有致之者矣。、誰生厲階二句，直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人忍心胥譖正所謂競君子安得有

此不須照后世黨禍立說，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而言。誰者，始詞也。自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梗，水上浮木。

爽水之斷

四節 憂心慇慇，承厲階來。土宇，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避險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自西徂東者，周在西而出征，乃在東。見無地非亂也。不殄言不幸生于此時，非生時不善也。覯痻，猶有飢渴勞勤之苦。孔棘，謂有鋒鏑死亡之憂。曰多，見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

此上三章俱作從役者口氣，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病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中，下文遂及覆言之。

五節 為謀為毖，非真謀毖也。謀不得其道，則妄緣及見，以潤明如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非也。慎不得其道，則犹豫及足以撓折，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為謀為毖，明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滷以長亂，國且日削。告以當憂憂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量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重在擇 猶上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君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與愚，策于愚人，賢士

經。熱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四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君不用賢，則有日亂日削，以至于亡而已。此時此著至要至切，如執熱然，故以執熱喻之。二句須以正意立講，不可單說執熱而後補正意，近于比体。

此下兩章極言賢者之用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六節 遡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逆風而行，其氣唈而不得舒，憂心抑鬱，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在野之賢說。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孤忠莫展，故曰不逮。荊云注使之曰者，是王致其云然，非王使之作，是語也。

稼穡可以代食故曰維寶代食可以息禍故曰維好稱承
看寶字以貴暖相形好字以安危相形畫于注維勞無患
一語
七節厲王未感而曰戕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
引起下二句 稼穡卒痒不止於代食失望照下其字卒字
可見具贅則無復有地可以自安若荒則無復有人得以
自給也 無力念天禍固謂天禍之多亦是用極烈死為隣
雖欲念而不能之意 末二句只是形容語非付之無可奈
何也與上不進異

八節上大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君用人
之公救庸君役督之弊側重下段 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
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 二句提秉心在貫下
秉其虛心以周徧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慮 君心
公者不為一己而為天下則萬民之休戚利病無不關切宣
即宣昭之宣其澤民者非一念就然宣布于天下與天下共
謀之考即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考歷試諸艱不敢輕任也
此穩是一慎字不將徧擇之義明 畢竟歸重用人用人歸于
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 擇相是序爵之大者宜循考慎其

序爵肯綮處 自獨俾臧是自以為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
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獨字尤重獨則中偏陽而外則堅矣
此所以不能序爵而使君子不敢進也 上既顛倒是非使
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歎憤故曰狂
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言小人根本
九節以鹿之相從忠友之相讒黨友與也 鹿性善群得食則
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衛之 朋友以在位之人言 不
相信乃譖故譖訓不信 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 雖進既
忌其進而排之使不得任用退又秉其退而搆之使不得脫

身此不兩難 谷山谷也窒礙之意進退二字宜合看方見
無所不窮不必泥深惡俗看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讒佞在
朝耳
十節通詩語氣至此一頓俯仰時艱慕懷抱復感慨更端而
嘆曰聖人云[illegible]聖只通明之稱聽言猶云據所見而言也
惟見之故信言之有理於言其遠謂未形之禍變亦了然也
狂善正是全不見禍變之状 匪言不能言字與聽言相應
聽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
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 末二句正為聽言之人說蓋謂彼

既能見豈不能言只無奈畏忌此用事之惡人何耳非言何
即道路以目意　此章舉聖愚正如小旻古或聖或否不是
以聖形愚注我字不須泥
節十一　此正指王不能序荷所謂不順而俾民卒狂也良人不用
而用忍心其是行有肺腸　貪亂以亂為貪也猶所云貪天
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趨避之路乃反貪其亂安為之也
凡亂民之起天下必有受其荼毒者彼將非心為故曰寧為
荼毒此中有不得不然意
節十二　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王自

不辨致棄彼而取此也　作為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式字
對以字看數字是行已高潔眾動光明之意　中則隱暗不
明垢則汚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行事豈不逕庭
哉凡所謂忍貪則極善皆善詈皆中垢之行也
節十三　以大風之有隧久興貪人之收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既
非君子路上人必滸不敗善類　則對謂將此貪人之不可
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諂如酒醉然幾于悖眊
矣而逆因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匪用其良是通詩扼要語
結上維爾序爵之意

此下三章皆托為告僚友之詞蓋序其見用者必用者之失
自見也
節十四　嗟爾朋友指工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聞首二句意言
我亦作此詩如憂國運悲人禍始暴兆禍之階繼明止亂之
術即不盡中于理亦必無一言中者二句亦見戚休止意即
在如字上　陰女言其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有胥
溺之禍小人豈能獨存君子為此言固為國家憂恤之計亦
小人自全之策　陰字影佞何意來見國家危亡之際不改
其盛則女亦托處于陰覆之中豈不是陰大

節十五　末兩章極小人之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蓋小人
詭詐以取民竭力以病民如盜賊以戕民其究總成其不利
如不克一念勢窮情急民亦相率做做而不自愛所謂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是也　涼曰王何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難知
也小人伎倆不過而是背非陰陽反覆如鬼如蜮上蠱惑其
主中交構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天變人怒不可救藥此致
亂之本原亦小人營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斷作爾
歌亦必能捧王目而不能泄其柔之判即曰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而已眾叛亦鐵矣　闡維用竟中

夾谷鼎說小人及癥則民罔極小人用力于非僻則民罔道小人爲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安之期總見民之禍無一不由小人者 燕民不利帶甚背句者如云不克何敢重如不克即是執用力未二句是讒諧語 涼曰不可謂與君子約信時亦以貪暴爲非也始既非小人既又戮君子正見他爲盜處 非予逆揄善譬言甚歎推其惡以歸于人而謝其過以娟君子耳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賦也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賦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賦也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賦也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賦也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賦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餘見注

章意全詩皆爲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首二句詩人之詞以下一皆宣王口氣 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旨末曷惠其寧正就民安說睢轉何辜句意 述宣王敬畏懇切之意詞肯旻旁不倫不次不得還分支節 事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青譏諸須斟酌處 其周章皇懼惕然靡寧不言及雨止其憂之深也稍十九訴天處俱要似號呼引咎之憩看詠有所以致之而然紛作怨望口氣

首節首二句俱提出旱意爲各章旱既太甚張本 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皆雨之精天將雨漢先有微今漢皎然無雨可驗 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民真切處 饑饉即是喪亂靡神不舉是求瘞祀而修之也 牲與玉皆存之

所之有邑勉畏俱而不敢去者故字以下總有爻之詞惜亦
知其故正自詰語氣　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般但是常祭
農始艸而即祈穀于帝稼始納而即祈來年于日月星辰昇
謂孔風稼方登而即祭四方衆始畢而即祭土神是謂不冀
一祈一報無不盡禮是即欲其宜無二字打嚇惜不知其
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此與盆子我竭力耕田數語
故。
意累相似
七節朝廷職事上下相固鈎綴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
也惟憂旱僅德不能條條理理有整頓聚以乎散聯其大綱

如何亂得　要知此甚之上詞看下鞫哉云則友紀原在
鞫是精神之竭疚是形容之瘁疚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
鞫哉疚哉下則平叙職名而以厭人二句揔之　注不秩不
以粟飼馬也趣其兵者蹶趣所掌之兵徹膳者進膳不供太
牢也左右布而不偷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修其職也此
正所謂無友紀　常情多怵于所畏阻[illegible]許難而群臣則盡
心竭力必鞫躬盡瘁而后已誰諸臣之勞所以無天之察也
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痰之而有所聊賴也
八節有嘒其星與章首昭回于天相應而言瞻仰昊天情極勢

追想見宣王之勋烈　君臣皆以安民為貴旱不止則民不
安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庶族正根安民說衆長以詠其
餘也　易惠其寧瞻精而說有不察絕望不敢期必之意
語氣悱惻既恐上然有長天之念又偲上然有恤民之心中
興之業于此決矣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　王命申
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

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鈎膺濯濯　賦也　王遣申伯路車
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　賦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
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意味韓氣之美也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非自誇其能繹拜遂也詩既頌則風遂好也以贈申伯四字極重有是人而后有是詩若曰所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恤色則作者之非過情可知 因親建侯雖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藩寵亦非申伯之休美啟湊鋪張其賢至簡法帝心以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特一言見之見錫之遺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止一外戚之榮而已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

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賦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章意 此詩之作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懿全應鋪張揚厲遂成大篇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實在訓柔維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所說保茲天子下言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身所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識微如吉甫安得不深致意哉遄歸之語其旨深矣

首節 首四句歌明天生山甫與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 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 人心之與此則有者即懿德也民之秉彝二句似應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捷而注依孟子引詩作而傳推原之尚須消詳 有周天子保祐宣王言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 保茲天子二句最重生山甫中典見貞元會合以陶其形光岳氣完以麗其性賄含物則意在于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是關于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

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賦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賦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賦也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章　竟此詩因韓侯梁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韻之脩職以纘我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褒幸韓侯之意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前言幹不庭方是歆其正遠矣　言脩職業是脩內治也

節　奕奕三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　有倬處亦見中興氣象　觀命與策命不同盡其繼倖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觀命者君待臣之孚　纘戎祖考以命之繼世為諸侯纘繼以下俱命之脩職　夙夜三句相承說君之于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故告之以朕命不易不易與無廢相映　幹不庭方是竣遠中一節近班步長衷猶則又職業中要緊者故將舉之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命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　自穆王以來荒服者不至天子欲根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辟能與望于韓侯　鄭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先有正而后正人之意

二節　四牡奕奕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歆言受錫故再提言之非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之說　首一句是自將卿入王朝所乘之車馬　周官典瑞丞帶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廟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錫之　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冒之冒與圭合則無偽　王錫句皆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予又與尋常諸侯受賜不同　綏旂竿所建以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　韓為侯爵不當服袞周禮巾車注云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節　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狀然　攝言握之非一處厄狀同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也

章意 此詩作于成功褒賞之後有君臣交美之意前三章叙經營釐理事下叙褒賞事多公是似一篇血脉毓錫秬鬯俱本似召公意來　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南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北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騷擾之境矣

首節一言順流而下一言整兵而進蓋一[illegible]而叙之　自周

滸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匪安匪舒國非急于爭利亦無警戒不寧意自是人心整飭如此　照既設既戒肴亦有味蓋四方來平王心未濕故故曰安以成功之本也　求者求得其淮夷也以其叛服淮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倨傲獷獷故欲陳兵而討之　同來求曰來鋪即不言戰伐未必不戰而屈也

二節經營兼招携懷遠推闡隔說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即指淮夷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方王國閑照可見　總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

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　成功指返使服畔言告成露布以告也　四方平而王國定外輯故內寧也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不必反重王心但語意相呼應而平對蓋淮夷偏亂王國動搖民心驚沸王心不寧可知既平則安

三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叙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尊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　式辟四向皆述王命疆理之夷畫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開闢土而隨布以徹法也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就瘡痍未起說　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

心故下章言徹法之事　柱頭曰極是一味平易之敘究
在王心上看　疆理正徹疆土之事疆理作用已有在徹字
中于疆句屬至于南海言耳　海在淮夷東南故曰至于南
海　侵地至南海竹徹亦至于南海侵侵盡歸居然文武之
舊矣　召公所以承王命者在此
四節来旬来宣是詩人敘詞来旬謂徧治經營疆理之事宣即
布此經營疆理之命　文武受命以下皆王命之詞蓋追敘
之為下面褒賞地也　召康公宣布政教矣宣日闢國百里
是旬所以為文武禎幹　而其績亦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見

王句宣之命固以續祖召公許國之忠亦以承家　肇始也
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然無聞至穆公始復敏于從事以
継其烈　肇亦開也有擴大之意本似字来
五節虎功在宗社故釐爾云云虎功在疆國故錫山土田　釐
爾四句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總是將策命意櫽括成
文圭瓚秬鬯之釐特增其秩數寵之以禮故王自尊之山川
土田受之先祖非後王所得私故必告先王而錫之　鬯人
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當在陳未祭則在南　于周
受命亦只是錫典之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也非并圭瓚等

于彼始受也自召祖命全為欲揚其世功故曰對揚　虎
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益受策命于岐周時也末曰天子萬
年有不知何以為報意
六節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且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答
召虎于岐周拜受策命來之以告家廟後拜稽首以揚美命
于祖考之前也對是不隱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
總是張皇之義作廟器而勒策命于上則宸章輝煥與並垂
不朽故謂之考盈即考王命之成也　大抵事功有述可見
者謂之成勒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

考其成　天子萬壽右是勤之策命後者　明上二句重在
不已連下二句一串說　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
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令聞不已
是虎矣其文德是究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
之計也至于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矣令聞不已
其在斯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
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徐方震驚賦也了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
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

〇宣王有時以戎維北之患詩人作此以美之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兼寓當以天子作主故命曰王命武曰平武旅曰王旅而猶復

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爾非歸功于天子
而已 繹〃猶字義莫中之規也

此是命大程以治軍事 赫〃明〃通戒命上見此親命
也 位居卿士祖是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提一人耳

整六師以兵數言明簡數別部伍也脩我戎以兵防言堅束
為精選械也二句雖分有以字不必板對 敬者不敢怠戒
者不敢忽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創別
南國淮南諸國也徐州之夷南侵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

三節 此是命司馬以副兵事 內史備王策命左右以下皆東

命之詞 程折內邑伯其爵休父其字 戒謂告戒陳師鞠
旅是也 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塞環繞于徐故必欲備而省
之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
事也 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還延不還 高原下隰平地
為三農皆指淮浦之農也 孫子云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
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當處也 恐將驕而
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兵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
者之師

三節 此言王師在道時事 赫〃威靈光顯業〃氣勢昌盛即

所謂有嚴蓋為天子喬起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若此〃便
是徐方長服張本 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
之糾緊亦不失之遨遊也蓋威嚴之作自是如此疾則失之
輕遽緩則失之遨慢便損威嚴矣 徐方繹騷四句反覆極
言驚畏之狀言王師安徐而繹騷如此由于震驚之威如雷
霆一般此徐方所以震驚也

四節 此言陳兵徐土時事 王室積弱裔夷猾夏非大創艾之
不可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承奮武來震動
言聲勢怒非色 進厥四句是將帥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

濯字句退而不可退而不遠而不可及也史曰後先人貴

非加虎之自然其怒皆出于雄憤非必激之而怒也　[illegible]
其衆之集，故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勢之不[illegible]
留餘力者然　以淮夷竊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經，王其地
而遂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
五章　此言征伐時事必要發出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　王旅
嘽嘽一句說冒　嘽提如飛翰則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衆
多如江漢則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　靜翁如山而堅不可撼
則敵何以攻　動闢如流而銳不可當則敵何以守　部伍聯属
前後相襲則綿綿然　行隊整齊而左右相錄則翼翼然　奇
正互發分合無常機深故不測　戰則必勝攻則必取　勢張故
不克　王師之萬全如此　濯征徐國洗滌其穢汚而咸與維
新有一舉而蕩平意
六章　推開了前面有待一陡威靈而只於王猶上歸功　王猶
本乎日側身脩行內修外攘　言宣王自持亦出中衆而詩人
推本王猶若納于干羽格苗因壘崇降之律其意微矣　來
歸附之意同集合之意就心服上說皆信從之歡孚之使然
也　即今卿士之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
曰天子之功　四方三句只就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

來字句即武王野干羽之意一章之意

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半截　來庭指看而稱臣也不回纔
心而從順也　四方亦只就徐夷說　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
三方之命○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献替
之忠　江漢之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人有土田女反
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之　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　鞫
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
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　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
之悲矣　賦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序曰凡伯刺幽王也
章意　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罷褒姒為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

之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意居以中國言圉以邊海言無一處而不空匱也但承飢饉來 此處便含侵削意亦至卞查始見

三節 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由皆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李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 曰蟊賊曰昏椓曰潰潰曰回遹總是醜惡此一流人不須以椓表為奄宦 禾稼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同於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疽之內壞也 昏椓靡共謂心志昏亂椓喪不思共其職業靖與俾乎靖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 靖夷我邦大學所謂小人之使為國家也著此句見亂非降自天之意

二節 擧錯顛倒亦正推致亂之由 皐皐訓頑慢頑不知痛癢不共職也 婦寺親則賢良疏而牲業不寧之君子於此不得安其位矣

三節 如彼歲旱以形容民生之憔悴 不潰茂以喩草言以水草言蓋為蟊賊昏椓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故蕭

此 殷仲文頓旎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歲旱正此意 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 春秋

而可以更為自我后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已無可為矣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鞏 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為而遠色為本 式救爾後無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飢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賦也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賦也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賦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賦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賦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賦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飢饉侵削之詩也

李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小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章意 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所以別小旻也

通詩總是刺王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稿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止指可用之舊人

首節 飢饉即天所降之災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壯者散而

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凡水之潰者其勢暴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

五節 維昔四句即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之意 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罰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處之甚也○不相我相此引說 胡不自替從王不知其玷辟一語此語望其自替傷上之人不能替之也無聊之想 愴恍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六節 池之竭矣四句須体貼不云自三字口氣正見人昧于亂所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便說池竭有頻泉竭自中

玩兩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小人謀國其罪可止其惡可鋤惟不以其為背亂此中便有不可勝言者故曰溥斯害矣 四句須先把正意講明而后貼上影意總是賦体 憂之弘承害之溥來其害既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烖我躬此非專為一己慮也正嘆其害溥耳

七節 辟國蹙國俱以國勢言日字百里字則甚言之也 說個召公便見用賢說個今也日蹙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來二句何味 不尚有舊即上戚業不寧者是甘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

無限

周南繫周公名南繫召公明化之盛者必有關于二公也風之終繫以卯雅之終繫以召旻明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蕩之什十一篇

詩經別墨卷之七終

三頌副墨

古吳陳組綬伯玉父纂　男震生校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章潢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即其樂歌也　通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見今月之祭

非以顯相多士祀文王而以文王祀文王也　肅雝五句作一句看　只重闡文德肅雝奔走等處俱宜略過

壹清廟提起須說所以妥文王之靈而奉文王之主并主祭者一什精神含蘊于此下直接顯相云云　新與諸侯以祭

靈爽自是肅然　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雝之德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肅雝雖分訓和敬其實在廟只是一个敬肅而不雖勉強之敬也合看方見皇身之度　對越駿奔俱根心說

對即作對之對此心對著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天者神之也駿奔走有周行趨蹌如將弗及意不必以奔走作事看蓋自神言之則心在傾仰自主言之則心在趨蹌宛如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耳　肅雝五句已含有入人深意此即所謂顯承也此即所謂無射也　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蓋不顯不承緊項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不顯不承之詞意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　無射即于顯承處見之　人字說得廣周公之意舉廟中以見天下也　無射即其德靡悔意全要將文德說得精明文王雖逝而天下人心崇奉如一日所以歷其靈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亦祭文王之詩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章潢重贊文德上截是純亦不已之意首舉天命之不已文德

世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緝熙　禎字不必以爾雅河求

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禎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　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

兩獻爵歌烈文

章意全重報功上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厚

如此

首節烈文二字連看猶煥乎其有文也為國君稱辟舉五等之

貴稱公　祉福即今萬國挂璜來助清廟是亦福也以是祉

福而衍之即無疆保之之事　諸侯何能錫天子之福乃發

則不可無助祭之人助而獲福猶其錫也　講法須先提出

福無疆然後跌落到辟公身上去方得要領

二節無封是守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九式之規而

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賞之意非當字是應當之當　此二

句只以平日在國之情狀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

皇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意非加抑進律之說錫

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爲說兩相報施

非王者口氣

三節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來人道是彝倫日用之常

故從言四方德非臨民御衆之本故專言百辟與抑詩不同

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無不顯也　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

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就特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證使其

揚然言盛勸處而勸勉之意自寓然言外　著於乎二字一

番咏嘆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容不盡人不修德者

若直說取法先王意味便短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賦也

此祭太王之詩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　從朱

章意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要頓文王處不忘太王露筋骨高

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　遷岐非涉

已而閔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歸之天作云爾

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不但作屏修平允一

為子于天下為君師脩政明教方能保子之之命紱為啟閟
之頌守南嶽然一新不覆寵之四方之意　首節各為啟問
之詞次節應之曰天實右序周矣不見薄言震之云云三節
於是後嘆之曰明昭有周也云云語氣如是
即時守只說武王說商之後初巡狩之時而言應天時行故
曰時邁不可用周制十二年之說　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其字雖是異詞然只叢
瑞之語如此勿太著疑惑說武心之戒已見于牧野矢師之
日豈至此反疑而不自必耶故下即緊以實字填之

二節　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所數言震之與式序不同時
尚未行慶讓黜陟之典只是朝會衆而示以更始之意薄言
二字不必泥震叠則大畏小難非後昔之恂慄矣懷是我去
格他柔是我去安他河無泛濫岳無騫崩便是懷柔處莫不
字及字俱重看　朝會祭告皆自天使我說對天說訓為子
對神人言則為后而惟為神人之后則必為天之子矣　震
懾懷柔俱道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第說以此驗天意子我
何如則時邁一舉非時周之命矣
首與上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一為四方所定

有政教及之而后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子我之命也
明昭有周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考其與華
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等差曰序然重在序上不平此處
亦即行于諸侯震叠時與廣廷考績法不同　載戢四句上
輕下重言解武以脩文也　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兵包
以虎皮示不復用更始之初入心易樂于舊又易即于新
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念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
理　求非講求乃搜求也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
之類　時夏為懋德所染不知自求故特求而布之　名王

保之蓋政教乃天子大推能熏舉則足以當上天子之之眷
非保之于將來也

執競　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　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
序曰祀武王也　從朱
章意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及祭祀獲福之隆　首節是主不
必將祖功宗德分看蓋執競是德是皇何嘗非功禮樂一

獨舉來牟者月令麥為首種故舉以賅其餘 務至刻桃推
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
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為百穀繼絕續乏春秋無麥則
書來牟之係速如此 重帝胄不重帝命蓋穀既沒新穀
未升之際若非來牟續食生養使有不備處故此來牟乃帝
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于此乎備生養之利于
是乎徧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若單說承天之命即不見重
稷之意 率字與烝字相應無此疆爾界聯合上下語承上
章有帝下時夏陳常機竅只在粒食中此非稷陳之也但藉

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 為民立命即為帝立心即
為民立德開萬世文明之祖故曰思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嗟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戒農官之詩
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從朱
章意 以敬公為主維莫之春歎咎緊 周以農事關國書陳無
逸使知稼穡之艱此詩之作真識先務故曰七月若臣工所
自出也
首節 臣工說得寬如鄉遂有司稼司農都鄙有田畯田正之屬

敬公以農事言而下卿教公之事 成法維即下及時脩
事竟所該尚多須會王言費端大體釐爾云者此時始完為
法以勝之非謂從來已有成法也二來字不重來咨來茹並
成法其矣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
要講求之當痠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二節 戒保介即其戒農官維莫句直下文反覆皆歎其不失時
東作之時耳亦又何求應以無他求意如何二字正其求包
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受奄三字上形
容時之易以見當亟于乘時意皆戒之非以歎之也 如何

三節彼謂彼國無臣民說此謂王朝無君臣言媚之為君愛之
故無惡斁之為客敬之故無斁皆已然事 為勝國之遺易
起猜嫌在革命之際易生猜嫌無惡無斁惟我客為然 在
彼句借起不平兩在字須以活法求之作者在彼久係一方
之具略而作賓于此猶是也彼士得若不改百世之遺裔而
此之遇賓猶兆也庶幾幸詞非期望意夙夜者猶嗟無窮之
意求譽寬說因他得人心上者其能保譽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序曰秋冬報也

章意 極陳豐年之利以見衆報賽之意 年為禾豈非早則澇
旱不宜稌澇不宜黍多黍多稌所以為豐年也 億秭舉
數之廣數非專主公家言 講法宜該如云意者有萬乎似
不止于萬也意者有億乎似不止于億也意者有秭乎酒醴
正此廩之所藏皆為之也 烝畀二句承酒醴來看以洽
百禮則所謂百禮即是準將受偁求神獻尸之類而凡養老尊
賢皆舉之矣豐年之利如此之廣也可不曰降福孔皆乎

孔皆言大家受福無與同也歸功意在一篇中不在此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賦也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凡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
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
合否也

章意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大合諸樂而奏之 只先祖是

聽一語見合樂于祖之意喤喤厥聲二語盡合樂之旨

一節 重言有瞽詞之複也周設上中下三瞽又有眡瞭相之
周庭不得把商來形但係之以周亦可想即代之新聲 舉
有瞽便兼得考擊衆聲舉周庭亦兼有先祖我客 故註曰總

序其事

二節 設業三句詳縣鼓之制設業二句以業為主業所用以懸
而業下有虡則植柱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采羽
皆以飾業也應是小鞞取相應以成樂田乃大鼓為衆音之
統率此皆縣之虡業上者故曰縣鼓有夏商周之制自此

詩非勉強肅肅各情容穆穆則更和集遂至致各文而深淵
莫測矣穆穆中有一段淵然穆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
侯之相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名耳此不重肅
雝穆穆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第公侯執也髦士奉璋之鶴
也未節右字全在辟公天子上看出
二節天子穆穆內有無限徘徊之意焉故接歎曰於薦廣牡云
云薦牡特在助祭中抽出一語言讚云于天子雅大牡之
雝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薦牡也曰予肆祀則
天子穆穆亦在此時假哉是呼起之詞尊之也輕者綏

于孝子當作率詞不作奠詞以徵祭詩故也
三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
惟文武斯備君德也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
靈言英華發外為文有威可畏為武不必說到經邦戡亂處
維人維后只就心樂后字而發揮不用道德字眷入本文
只言燕及天而綏及字看出安民並天以燠民為心民安
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得天眷上說后即武王自言但不
須指出此來重后之昌只重所以報文德之盛
四節綏我二句正昌后之實武王未受命故說安我以眉壽繁

祉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為下右字張本惟眉壽而后致
天之而受茲繁祉惟繁祉而后不限于分用此尊與生得以
宇正承此意說下末二句要關首二節以天子主祭諸侯助
祭意烈考文母並重而作不平既宇亦宇宜玩烈以功稱
文徒夫謚文母維帶言其實關雎啓化纘女開祥文王宣
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
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序曰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章意以第二節為主而徑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
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章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
首節厥章是櫕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須為世守而稟承于
新王之朝若其巾求之耳要見來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
霙隱隱含着下意龍旂句對和鈴二句分開見旂交龍為
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鞗革有金以厄
繇首故曰有鶬章王章也龍旂和鈴鞗革皆王者用以彰

有德者故曰央央曰陽陽曰有鶬曰烈光此非載道之光耶
餘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施意
二節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蓋合天
下之字蓋享為一人之孝享也陽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
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惟心其周公之謂乎
三節以介眉壽三句平平從上孝享說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
格先而介之眉壽未然事多祜已然事係之之字指今日言
長主一統之祭長立薦國之宗意　此已是統緒了不過撰
出辟公以示歸功之意　多福純嘏所多祜緝熙即未保只

要在綏字俾字上說綏以自諸侯致之言俾緝熙自使我得
之言惟諸侯綏之是以使我得之熙明也福本昭明不繼則
晦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　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
福孔夷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
章意有客句提起者衍時亂周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

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六二句
然有深情
首節　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　有字亦字有欣然
創見之意馬與儀與旅勿呆作三件亦勿以馬對人只從馬
閑閑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　馬獨從白蓋望先朝
物色而即知其為神明之胄也　萋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
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移至今人快睹光景
二節
三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縶之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綏之
皆說言也　微子尹茲來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無已

縶其馬只是款其不止信宿意且慢說出留字　既有淫威
二句正是綏之之切事　則大輅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　朝祼
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　易者無所預秝大者寵一時
推言平日得之如此以厭我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　用
天子禮樂則浸淫小子尋常時威之外故曰淫威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者定爾功　賦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序曰奏大武也

章意　此大武之首章武以止戈成文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曰勝殷遏劉皆言用武之意非誦武功也　無競維烈渾渾

含安民意思尚不說盡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殺

天下之殺机上看克開以三分有二其命維新去　武王之

受即是以服事殷念頭欲守之不失但紂惡不悛不得不因其

杞包之患而通以推承其聖明之念而違以變而一着戎衣

不事刑殺終不失其允文文王之文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

若非武王之武亦無以成文王之文　遏劉作止殷之殺

固為直截但于止戈之義欠切而舉克殷後及商一段精神

盡竹林殺亦恐非象成本旨還放開說為是但勿泥定偃武

示不復用耳　猶夫燮伐會朝清明戎衣一解天下大定字

內殺機就此消融遏劉之義與會朝清明一般看　着字按

嗣字氣脈來應轉無競維烈

右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賦也　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

章意　全詩本領在夙夜敬止句為繼序根委

頭敬是克孝的功夫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孝是繼序的念

夜敬止敬即念也末思字即念字與孝字相應　成王之風

首節發端三句便有惧繼序之未能意遭家三句懸臣任大責

重如此而遭變故又如此正欲其可閔以勉畢孝不可不

法意　言下有無限悲惱故還以嘆詞擬下　永世克孝即

續緒繼述承德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夙夜不忘皆在

心上看故以念茲承之　不言已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

之生乎正是念之真切處

二節　念茲二句正見其孝之永　念字最重陟降庭止即此念所

且覺頻知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昔而法之故常

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　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以自己

勉敬承之夙夜二字連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着着存

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武曰陟降庭止夙夜念字敬字

正。其心。精。針。芥處。風夜敬止。亦有永的意思在。
節於乎皇王。只是仰嘆之詞。序首王業相傳之次第也。不忘。
指序言。正在思字上。領出言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
墜之也。不忘正說思。即上文永字夙夜字。凡子孫當其
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賜依之不
及而衰。纂不忘。悽然能粗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

其身賦也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意此詩重延訪。上以率時昭考句為主。方懷詐渙之憂。旋惕
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
接之 要知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於事意。為
落何以訓始。凡人初歷事。必先討求个下落。故訓訪落為
謀之于始。訪落。乃治政之始。非即位之始。首一句聯講。黑欲
率循先考。訪也。以下句句須傳延訪口氣。昭考之道。即其

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者。於乎四句。一直說。惟其悠哉。
下二句。正未艾處。見道体如此。而工夫又易斷耳。繼字。判
就之之初。念言此將字呼應分明也。把我去就。猶云吾也判
渙繼之之耳。只將予就三字。使自率孫使自判渙了。欲如孫就
之。猶恐不合。乃落一句語 判渙以工夫不能歸一。言繼予
小子語氣一頓。着此二句。正見不可不率意。未堪家多難。則
又不止于不造。而三點啓蒙。都在其中。繼字。應上率字。貫
至厥家正。是隨處體道。上下陟降字法。錯綜活變不宜板對
要見率之就之。不以判渙而止意。紹庭是皇考臨百官正

萬民之道。紹家是皇考刑寡妻至兄弟之道。休即道之資藉
後人處。道之所在。即身之所在。道有虧缺。即身之虧缺。道有
蒙蔽。即身之蒙蔽。紹皇考之道。則幾微有所憑藉。心志有所
開明。保明二字中要點。不為風雨所傾。不為蜂鳥所蔽意。
此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羣臣。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 賦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下章則乃爲僃之之言。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章意通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末二句蓋章浮聲臣陳非端允終賴羣臣覺其說庶可要敬之全功而祈天永命終光顯之也

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敬則常無敬則卑然矣學者所由開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敬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則本体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于人曰示我顯德行蓋示之不顯非不臨之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戒有似是之說此成王意也

看節歎就心學說不可認作敬天下民稱天以釋其敬耳

天

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故命之予奪難定也

無曰三句正是一頭字

精到無曰句合用一反語入言天高而不吾察無曰云云

陟降二句一氣說不作兩層看言陟降者如中庸上下察是無時不然意茲字正指上士字

泣言今意總見得不可不敬

二節不聰以虛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嗇生怠如何維歎日就二句皆非說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也就是造就將是精進是言學之進蓋如此緝字從日月雖出熙字從就將得來

緝熙明也光明明德也緝厭之至光明復矣心体未至于光明不可語敬

心地本自光明只被欲欲蔽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復轉光明所以下個緝熙

徐幹曰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于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

佛時二句串說仔看與命不易哉照看

顯德正光明之路故曰行德行上著一顯字凡德行皆從光明中發出最易著最顯明不可抑道者舉此顯德行示我將與我心之光明相觸發而肩任之艱臣其可以克堪矣此全賴羣臣承弼故曰佛時云

顯德行只是一敬但以心体驗則見其光明以人指示則有可証據耳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也

此亦訪落之意

序曰嗣王求助也

章意此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作不懲何毖語意歸重毖上天下事未有不起于小者故以小毖名篇

予其二字有懲情自艾稱與遠臣更始之意註何所字只好在後患下映出

莫予四句為管蔡而發但變生骨肉不忍明言故借蜂

鳥爲詞以寓痛切之意此四句已然非禁止其未然之謂蓋作一氣說莫要如前并蜂而自求辛螫今始信桃虫能爲大鳥看來還作兩截方婉曲有致言莫敢予荓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始則信彼桃虫也而不意其能爲大鳥也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見勿作喻講 輕使輕信只緣忽其小遠忽畧處只緣見得不明識不破而不覺后有賊而不知爲人君者真是可危可懼此成王真切望羣臣啓牖意

莫肇二字正見懲往之意 要知管蔡乃成王不幸之過不能免之失懲之云者只從此致謹于后耳 末堪又集呼應甚緊個字事既不堪更又叢集也多難就三監起案須民未服言集蓼集字有萃聚之意言不止一事爲然王室新造多下正有許多事推開看方得此後意勿即指管蔡 此二句正要想出汲汲望助羣臣意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賦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詩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章意 此與良耜皆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 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爲酒至其寧言豐年之應末節總承二意而推其由來之遠 首節言耕次節言耘三節中言耕而以耘載句縮住四五六節中言耘而以緜緜句縮住七節三句則言穫也大義如是叙次應用並題法第三節合下三節不必板對蓋侯主六句直貫到四五六節不特耕然耘亦然也

節合下一節是耕以後耘以前苗生光景耕而播播而生生而盛正爲耘之之地漸次條理隨文順成可也

首節略言春耕 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 芟如薙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陳塗釋土膏動故解散然項上句來

二節略言夏耕 此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 徂隰徂畛言自田畔以至田中自田中以至田畔無地不耘也

三節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亦見得盛世之民不敢深心舍力不分內外親疎有嗿句只帶在饁上看

思媚二句閒閒點綴春耕光景不必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婦
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亦不知也有略二句正應澤澤
五節 播厥二句自播種以至于萌芽之時須記從字指穀種言
穀寔含氣而生有活意則漸達矣故云驛驛其達驛驛有連
續意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一有字上句總是長而未齊之
時厭厭則受氣皆足而盡長矣耘之此其時矣緜緜句正二
節 徂隰徂畛事耘必詳密恐田閒蕪穢或竊苗之生氣也
七節 載穫三句疊遞重在為酒醴上 濟濟以上文主伯等言
穫之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句與豐年章不同彼言高廩之數

此言積于場之數 祭有十倫其禮寔繁而皆以酒行之故
曰以洽百禮 收入之多雖屬民閒而祭祀燕享俱賴國家
八節 承酒醴來飶其香香如飶也椒其馨馨如椒也 光與榮字
不重賓客耆老重豐年上熙由荒殺禮氣象便自蕭然但使
英賢畢集便是光顯但看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便已榮矣
九節 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卻是一套事互見之古字打
合今字茲字打合且字然略重匪今斯今邊以起振古意
振古自周家開國時言○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雞犬歷歷
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

何等章法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 播厥百穀寔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
章意 通詩疊疊說下俱有次第重報賽上以末二句為主分段
亦與前篇略同首二節言春耕而函活次二節言夏耘而茂

此六七節言秋收而寧止見此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報
賽之典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故知為國家之事
首節 畟畟訓嚴利只極其銛利之意是形容良字 播穀二句帶
在耕上說
三節 饟在耕之後耘之前以耕與耘皆有餉也只說餉田為是
饟黍非儉農夫自合當如此
四節 笠伊斯二字宜串皆踏舉之狀見于笠鎛之間看如此見
其敏勤也
五節 朽止二句皆耘以后事荼蓼既去黍稷既得以專其滋息

者其躰明不犯也不吳咲路季護也不欺禮儀平度也維
旅酧交錯之後猶若視濯者牲之物亦体王者恭敬之忌也
胡考之休使與王者肩壽相為無窮也純重在士之能致感
神不重在神錫福上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寔維爾公允師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

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章意篇名酌以時遵養時大介亦自有酌意也須看蹻蹻王之
造句武王創業者也其無競之烈恭舒乎時而非周時為巻
舒者也時何以晦遵養之而晦也非與時俱晦者也時何以
純熙是因武王用大介而純熙也非與時俱顯者也一造字
最有意　於鑠四句側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
事却在遵養時晦處看　徐以氣勢言照大介説遵養遵守
常法以養全且節若天命人心猶可挽回必欲委曲徐俟不
肯顯然暴單也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不惟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炭之心於
是王業昌明聞于我來一番矣　用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

字正猶時字　遵養孟津之事也大介牧野之事也此際有
主張造化撑持乾坤蹻蹻王造豈易承受者龍受二句作一
句讀蹻蹻發大介來曰造者見此功自他翔造起來的惟其
蹻蹻則後人受之者榮光莫加故曰龍受　有嗣不是嗣其
業爾公允師正所以開之也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之造
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　武王亦何可拘法而時中
之理與特借衍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
正是其善法處因革損益其小者也　只重武王不在後人
當法上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功

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從朱

章意此詩全重武王總言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綏定二字並
保士以定之正所以綏也　大意只在求民之莫武王伐紂
惣為萬邦而非富天下及克殷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為萬邦
而以為自已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批天下也故曰皇以間
之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則人心和于下

天心應于上所以豈而且屡也屡豐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
匪解乃承上起下之詞即申命用休之意桓桓是呼遇語保
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
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
方上推原出來商周時尚無後世鳥盡弓藏薄德不必臆疑
忌說保于以四方而謂列爵分土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定四
方所以定家也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
如此致治而此遂欲釐承之意之天為無負也皇字嘆美之
詞閒字方帶君天下說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 賚 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
序曰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章意此大封于廟之詩以詩中並見文武之功故後世取其事
而用以頌文武說詩者只就武王口氣讚之而文武之功
句今見矣 總以安天下為主二我字俱代武王說意中事
故開口只說文武文武不平者勤字指其永定觀成之心

正是一個定字日受不追脩和有服是為民而然為封國
而然我應受之不是受其封國是休其愛民的念頭而以其
身當之即王配于京之意 敷訓為布是賚布之意人各宜
其勤人各底其績天下若太山而四維之矣不曰分茅土
而曰敷繹思歎其知締造之艱勤勞即是功德求定天下
即是勤勞心事前繹思即指勤勞所寄之土宇後繹思正北
土宇所載之勤勞選他題中字面不必添出功德字徃求
安定勿泥作諸侯往安之乃後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時周之
命正承上我字再一提醒以儆惕諸臣見非商之私昵惡德

也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
者在諸臣矣 敷時繹思只代得分茅土字樣我徂維求定
只代得建諸侯字樣時命詞之意有如耳 兩言繹思不一人
神動大封之典其恐以土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言思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 賦也
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章意重新會上祭告所及諸侯畢朝敷天二句正講朝會之意

登高以眺望也。眺祀上天，望祀山河。隨山喬嶽，即高山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望在下則見山之狹而長，故曰隨山。眺在上則見山之大而高，故曰喬嶽。此指一處而言，天下非一方，四方非一岳。岳名猶翕河則四岳皆偏矣。猶云江河水之夾流也。詩意不用。　敷天二句正言巡狩本意。四方各朝于岳之下，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敷天句中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想望其新政，以起下對字意。裒時之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不作慶讓黜陟說。裒字以我聚諸侯言。　末句表維新之命也。不必作命令說。于時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　上篇敷時繹思，此篇裒時之對，皆當時人心所共注者，故不獨曰周之命，曰時周之命。　再揭時周，令人洒然易覺。奉法惟謹，但意與上章稍異。上以恩結天下，此以威震天下。

魯頌副墨

韓伯敬曰：孔子刪詩列魯于頌，即春秋編年之意，明以天子之事與魯矣，非大聖曉識不能。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乇作是頌。　然朱

章意以思字為主。詩人原美僖公之善思，而舉一馬政以見之。無疆無期無斁無邪，亦無大分別，勿泥看。　考牧國之大政也。詩故獨以牧事言之。各章上思字非必為馬也，萬事通為下思字摘為政說。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餘做此。

首節在坰之野，避民居及民田也。　馬重駉駉言色，特以贊其

盛耳講言略舉之詞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

以是左右大意言此車不可無此馬也　無疆凡君國子民

盡人與物無不極其闕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思及

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於隨所思而但臧馬甚言神速之效

如所謂綏之斯來也　思馬如所謂收之得其助可之滑其

久書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道馬之必通

其志而馬斯善矣非窒窒思也

二節四　伾伾言筋力之強繹繹是長駕遠馭無中蹶之患祛祛是

強力矯捷無委頓之虞馬之盛還見于彭彭伾伾非字不在

歷舉毛色　凡說無期皆供要與末句相關　易曰北馬

地類行地無疆馬之臧有其行無疆故應上無疆字驪雖不

精力而有材力者能耐久故應上無期字易廣八卦傳于坎

曰為美脊為亟心為作足之者其行無止息故應上無斁字

徂往也馬善徂消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流云諸侯六

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一齊良馬也朝祀所乘故曰

彭彭有力有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強故曰伾伾有力也

三章田馬也齊足尚疾故曰繹繹善從也四章駑馬也王給

襍使貴在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

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與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

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與也有駜有駜

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

孫子于胥樂兮與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章意　首二節燕飲三章頌禱于胥樂兮何是主而歸重自今伊

始四句在公明明而是以言舞在公飲酒明將以醉歸立言

有法須禱中尤有交儆意在此明是臣之所作重美其君上

首節有駜在公皆以疊語為興初無取義　夙夜大槩言時之

久不必是自夙而夜在公是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此處

須點出燕飲意下醉字方有歸着　明明只說君臣威儀上

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且提君

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鷺字以舞者所執之鷺

羽言下鷺字狀其如鷺鳥之下鼓以節舞鼓與舞不平抵

鷺之舞伶人舞也醉言舞飲者舞也情懷舒暢不覺手之舞

之蹈君臣之分而歡洽如此故曰胥樂

節在公飲酒依毛傳作臣有餘徹而君有餘惠說醉而後歸
是其情處然言外亦有以禮節樂意與不醉無歸稍別
三節載燕內入上樂舞識見君恩及于臣者渥矣故下文遂頌
禱之　自今四句分説民蕃後有今字與歲字相應是歲歲
無窮之意　有年是國家第一事故春秋謹書之而滿亦
云自古有年有穀亦本禮數信義而推廣言之一國之豐合
為君子之善者為孫子之善孫子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也年
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是頌中寓規于壽樂兮
言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
盛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
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
其事以起興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　穆穆魯
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
孝自求伊祜　賦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賦也　濟濟多士克廣

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
獻功　賦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賦也
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章意　魯侯本為泮學而作既泮學乃飲酒泮學為重飲酒為輕
但因飲酒致頌故朱註云云　詩之所頌甚有次第福以壽
為先故首難老君者衆所推戴而成其尊者也衆不服即不
能安其位故次服衆民心服矣不有以作新之未爽也故次
化民祖宗有成德貴于繼述故次法祖如此則內治脩矣內
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　文德固與講學般人是一
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學宮之事也俱要照在泮上説與
首節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説根大數于久遠之日中國臣民與
遠夷觀望皆係于此故曰思樂泮水　采芹觀旂指呼應處
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竹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旂猶背也
鸞猶背也以戾止于泮頓覺其茷茷噦噦馬自蹻人見之
也其馬蹻蹻亦此　從邊有踴躍意象即從魯侯講學者

功不重得人縱其人劓其耳獻馘也受其詞斷其訊問也
王制注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取左耳以
其無間也
六節以克廣德心言之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整暇而後于戎勝
之于廟廟非勝之于疆場也德心句重勇以成功和以居功
俱本之使德心不廣則從事惟恐在前獻功惟恐在後又何
戟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狄訓遏是猿則使遠去之意烝
烝皇皇不重師之衆盛重將之者得人故多多益善不吴不
揚總是師律之嚴訟問訟之官也各相推讓略無爭端故無
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即帶在此句上說
七節以力服之此一時之伐也以心服之斯百世之業也故又
進之曰式固爾猶云云此節重在猶上角弓觩然持弦急
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徒御何重正是克廣德心人心難勸
也孔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宥順命無違命也固猷不卑是
兵謀要本明德來周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了
卒獲言其畢竟獲也說唯日言方見是祝頌
八節與意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與泉不脫作
泮樣字從明德上感悟來獻琛正見他懷悟處此乃以終

上章卒獲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　淮夷之貢止璜琛[illegible]
厥篚玄纖縞而元龜出九江象齒出南越南金出荊揚所獻
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　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
曰敬明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猷明道民
有路制勝有本亦非一手頌者也
閟宮　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麥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
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
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
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
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
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
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賦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賦也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賦也

魯侯修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從朱

章意　此詩以修廟為主遡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含言致敬廟而獲福蔵當四句詳言致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廟而獲福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以終篇首二句首篇內雖分郊廟然本旨所重在廟而魯之有郊為特典因並紀之不得分對

首節諸侯五廟惟魯六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閟宮正羣廟也惟其深閉故清靜實實言下之堅

茲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　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廟周始于后稷后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　赫赫六句降生之事重昇生后稷降之六句受封之事並在有下國種植百穀以功昨土是天降百穀為后稷之福也黍稷句以黍稷為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穋即黍稷之後種者稙穉物以菽麥為主稙即菽麥之先種者穉即菽麥之後種者猶秬已包在內　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遍天下也纘禹之緒帶在奄有

句上講重稷說

二節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為下封魯張本上段重一功字下段重一建字　興陸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寔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寔始翦商亦自後日遡觀之似見得天意如此耳故下即言致天之屆下語極有識力　文武之纘緒即書稱文考大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謂　天之屆以商命言蓋紂之自絕于天已無絲毫剩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屆則周命之新有以對之無貳二句正本屆字說來蓋天

命于彼一日未極人心于此一日有純今已窮極乎周
無貳云云此即是敦商之旅意中語與商二句以周公為左
言衆臣與周公同有其功也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留輔王室
立侯以列爵言伯子男皆在其下啓宇以分土言七十里五
十里皆居其次矣為周室輔垣與國同休意不重情思上
三章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
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鳧繹川如汶沂河濟土田如常許謹
鄆附庸如顓臾句須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其有賦附庸使
廣其封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典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司莊公之子者紀其世
也 龍旂二句斷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路
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
春秋二句言素能致廟下節載嘗福衡即匪解之一也 白牡
騂剛即不忒之一也 皇皇五句是郊而天神格周公二句
是廟而神鬼享 饗來享也宜者無怨恫意亦重宜字降福
之多如天錫章市而下一既字羅根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
福也上文尊稱后稷曰皇祖稱諸公亦曰皇祖亦具斟酌盡
字相應

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
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
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 福衡于角使之不觸觸傾敗其事
曰風戒壯與剛正福衡所施者白牡祀周公騂剛宜用時王
之禮騂剛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 犧尊以盛酒將特
盛羹也毛炰之豚切肉之胾太古不和鉶羹和芼之美作三
物肴有常品也籩供肴核豆供菹醢而大房載半體之牲作
五器者有常數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執羽籥象文德也籥
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戚皆言容而聲在其

中 孝孫有慶虛說俾爾以下皆有慶也實也直管到魯侯
是若止 俾爾熾六句一直說下言使之享福壽以常保其
國也熾昌是福即所以保其國是壽即爾以常保與壽合故
曰俾熾而昌邦是常而無虧崩震騰正常保之實也方
盛為熾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維祺為臧各兩字相聯重
在下字不虧不崩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不騰以人心無梗
擬言從保彼二句一氣說來 此已是岡陵國祚了而又有
王壽以輔之作朋有同心一德之意兩謂義在資敬情同布
衣 岡陵亦即魯邦是常意

五節武功蒙上獲福來徵周公皇祖之靈不及此正
之可振者不必待後段方入廟祭有田則有車衆有萬井之
田則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徒車有千乘應徒有十萬君子用
之非樂國而行也故曰大國三軍而已三萬是窯記千乘是
誇詞　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蓋甯在車者車右有矛也左
有弓朱英飾矛綠縢約弓此總歸千車之盛貝胄二句承公
徒二句說貝胄而朱其綅只一件是徒御所服者此總歸于
徒之盛　戎狄在豳西北荊舒在豳東南從入強而我當之
謂膺我伐強而彼畏之謂懲我既直前而不避彼又創艾而

不來此便是莫敢承即齊桓公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
楚僖列于會事也　伊爾八句承上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
之垂福遠故福遠昌熾至與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
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吉總是反覆極言聽
六節此合下章總兆保邦服遠之意然二章不平下章所以畫
上章之意但重服末有上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
在東淮夷在南而徐宅海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皆運
屬于南者遂荒荒字即幽居允荒太王荒之之荒言由此開
荒而日拓也也　來同即徐方既同之同率從相率從于中

國也荒宇中有綫慎哉完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七節諾者遵號令聽約束也其若言此先魯侯之心而合泮
其賦也莫作遠人順魯侯看凡此皆神嘿相之如此　閟宮
狄懲荊舒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貊南夷俱非實事
但詩人口中如有其事者耳
八節首揭一天字中郊祭群神之福無福不有乃補綴一惟
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祭人之意重在恒德獨土其言
眉壽保魯即如上文以泰山龜繹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復常
許眉壽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

修專家邦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耳　眉壽七句逐句散說
而魯東居常與許若平說則眉壽碍黃髮句保魯碍邦國是
有句矣　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
宿詩說而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泰山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
常見侵于齊許見侵于鄭故以復之為頌居字正見恢復意
曰復周公之宇則無改於宇之初矣燕喜句虛虛點過承上
起下　令於下以釋齊人之討謀其之令也命于廟以享夫
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條之意主我去宜之言
邦國是有粘上說　既多句總上文眉黃髮句即眉壽耇句

九節此與篇首閟宮二字相應　松栢取之於山而斷之斧斤
度之繩墨量之尋尺皆制作之所不可已者松桷之有舃路
擧一以例其餘　寢以藏衣冠其制貴深嚴而敬廟以奉
祭祀其制貴宏敞而軒翔故一曰孔碩一曰奕奕　新廟句
工與閟宮實枚相應　奚斯所作本衆君主之說　周公皇
祖功德在民故廟雖一新人心咸懷而若衆民者則僖公也
國家一工役與民心相宜協方是人君擧動

商頌副墨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 湯孫奏假綏我
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
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此祀成湯之樂

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
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章意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樂之盛即德之盛也恭敬意即在
樂中　第四節只迴其由來以見不敢不勉耳不須分疏牽合
一章具味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
三章九奏既終鍾鼓交作時也末二章復言祭義之遠以氣
類冀之

首節　那與之嘆總該前三節意置與奏相承是一時事　傳曰
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
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鞉鼓之小者故應言之王制天子賜
諸侯樂則鞉以將之賜子男樂則祝以將之　聖人作革以
為鞉鼓鞉以兆奏鼓者也搖鞉而鼓從之衆聲以蟄焉　樂

以迎來祭之前務鼓以主動樂之紀綱故以為言 旂自我烝
格言尚未說烈祖之來格也
二節 奏假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
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綏字
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要知奏假內入精功德說便
有思其笑語等意故祖考格而綏之思成之字可見古人之
祭全是精神結聚的 鞉鼓四句正見其奏假者鞉鼓以深
遠管聲宜清亮彼此相濟故曰和高下適均故曰平磬非收
聲之磬乃堂上升歌之磬玉磬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声則

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此四句便是穆〻厥声
下只提出湯孫來正與下湯孫應於赫要見歸美主祭意務
穆之美盡在上文（）功德則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道微
也朱子他處訓深遠此獨訓美應仍舊訓
三節 庸鼓二句乃九獻後事段以清濁高下言奕以緒脈係
言有斁鍾鼓交作此有奕是之舞武舞陳列而階次序不紊
而已不復舞矣要見九獻告成祭容猶盛意 亦懌不自承
上二句通上文來亦字斷衍烈祖綏思成看嘉賓亦悅先祖
可知正不必將假祖覩出亦字 自湯孫奏假直到嘉賓夷

懌此時惟恍流通神人胥悅全萍一段精誠感格故以
自古在昔一條
四節 疊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
自三閔之初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言
兩句一氣說下恪即是恭 雖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感格
處全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湯孫奏假下節亦云鬷假無言
而又曰於赫湯孫穆〻厥聲〻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
云溫恭〻云則所為奏假者從可想矣
五節 顧字內有與望之意夫音樂雖盛溫恭雖遠先祖雖格而

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体望之商人之綏
我思成即此可想見 綏我思成已是顧予烝嘗了又因先
民作敬說到湯孫將處見所以與烈祖之享者全在于此
嗟〻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也既載清酤賚我
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
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〻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〻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此亦祀成湯之樂
中宗也 従朱

章意重有秩斯祜句申錫意帶提下不必把載酤形容
作先祖只平敘去見今日備物奉祭而蒙恩成之貴亦但渠
饒之本于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之人心憑之不替故約軧
而來烈祖上帝是祇承于無窮故康年用錫是我享烈祖皆
烈祖之遺也三節得天得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末節與
祖之事要黙倚世不改天人如故意
首節烈祖烈字與上章作此詞不同要見功德之際如日躋聖
敬布昭聖武是也斯祜含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奄有九
有是也有秩自然無疆斯所只是說今王時節你祜所及也

眾重成業上脩祀只帶言之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
于爾之所其后猶未艾也
首節義曰清酒方載而在尊即灌獻之用也至于羹定則熟
薦之時也本文既字亦字自有分曉　載清酤而費思誠求
神而神至也　當行禮之時和羹已備味已均調不至後時
之失故曰既戒既平　和字只當調字看勿將下平字要說
與清酤而俱來意　奏假有淵進和羹說精來從宜從點
無言屬主祭靡爭屬助祭但靡爭又本無言來　無僭搃承
黄耇有奇二項　有固註脩其祭祀迎以清酤和羹為先祜

所及却看先祜小了不如只作斯所之忘物無盡感神應
平平遞到下文得人得天自見湯孫奉祭氣象
三節既載節已完祭則受福事矣然所謂斯祜申錫者未盡也
故又舉助祭之諸侯受命降康之事以見假饗者必然降福
之無已皆是烈祖秩祜所遺有謂上是盡誠敬以獲福此是
得天人以獲福便非本旨　約軧二句要想見四海來格光
景降神曰假饗神曰饗即載清酤進和羹之事提天子作主
但助之假享故曰以將將承上偈人意以越下豐年莫將人
與美平看　王帛來萬國為將等康加辟辟為將豐年則民

安故以豐年為降康　來假來饗搃承天人協應說此有豐
先祜以舉祀典又藉祀典以永先祜意
四節頌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脉相承此
則兼將字亦重說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而將之者
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
無窮故末復丁寧如此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
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〇武
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〇邦畿千里維民所

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
百祿是何
此祭祀宗廟之樂
序曰祀高宗也
章意宗廟之樂並祀群后而專以契湯武丁言者契正商湯造
業武丁中興故特重之寔皆天之命也首尾以受命為重○
詩詞起伏似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其
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明商人所由始不甚重德無
回亦曰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
商之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后受命以歸重武丁曰在武
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以下總承
此意此解可參
首節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月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
故言天命玄鳥非遺卵之說老泉升菴辨之詳矣生契即生
商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　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
居殷地也點敷教意對下武字看　古字一讀輕看不與帝
字相連是后人追言之故曰古帝　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
武王載旆故稱武湯　一三以下民言　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

封域正域言四方之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裂而紛擾也
要見作君作師意　四方兼人土言
二節　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肇后也有以厥后指湯者
與註異未安方命句承正字奄有句承域字來即此二句
是受命不殆　先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說不殆即受命既
固意孫子即武丁非武丁之孫子也就孫子言故曰先后對
先后言故曰孫子此重湯受命之固垂裕之遠不重武丁賴
寫上
三節　武丁孫子是疊上語　只在勝字上見其武靡不勝宜闊
說中衰之後撥亂反正但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
不單自征伐上言在君心之竹健上說恭嘿思道不敢怠遑
此中興之本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競皆是物也　龍
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二句言諸侯服從之多不重祭
四節　上龍旂二句應方命厥后此三句應奄有九有見人心土
地無改于昔也　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
如此肇域只是天下一統勿以開闢言肇字亦有始字意在
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
五節　來假二句蒙上文承諸景員句蒙上文肇域疊言土地人

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　言景山見是起四方之拱極言河

見是革四海之朝宗山河不平咸宜全在武德上說裴咸字

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必牽契重武丁上見武丁之受命

非席前王之餘庇也百祿紫帶受命說總不外人心上字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帝命不

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賦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賦也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

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賦也武王載

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

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賦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賦也

此宜為祫祭之詩

序以大禘也　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大祫則合群廟群

後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祫之詩矣

章意大概歸重湯以受命上而始于玄王桓之相土以及于湯

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烈湯則聖敬

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之

首節聰明以作元后人君之聰明最患淺露故曰濬哲詳卯兆

字義從成湯逆推至契故曰長發　洪水四句不重在敷明

洪荒甫闢之日有娀氏已在幅隕之內矣　敷下土方敷治

水之功于下土之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

絕故曰外大國是疆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隕者　生商

就開王業說與玄鳥帝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

人此言造商室蓋契維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所

以為祥也

節前曰玄鳥此曰玄王尊之于天也桓撥不是數數在文書

之用威之說當時混沌之竅未鑿顓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

不可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正皆撥也初有武敷之意

是勵精靡懈之念即敬敷五教敷字　受小國大國皆敷敷

之地即所受之地也不重小大之國只重我之教無所不達

背由桓來此便是既發處率履二句推一步不他自教來正

見所以達處　履禮也即所謂親義序別信之不越根極

撥來視典視民不佻視字同發與四方爰發之字同總轉達

字遂字既字紫相應有進化意所謂以身教者深也　相土
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烈以德
之光顯言有截只向化之意畏其威懷其德非為之臣也
三節　帝命不違即于既發有截上見三代之興皆積德數百年
蓋受命若斯之難也即此章不言湯齊之意湯齊未便是王
業成只是與天命會與致天之届届字義同曰齊曰不遲見
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妙　不遲見生湯恰好只是不後如
無不先一邊　敬曰聖敬指見成地位言不必着相　日躋
聖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即日新又新意敬字乃成湯心學

全在心上看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　此三句一連說
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
見遲遲上帝是祇只是上意耳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
帝命式圍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只命之如此未便是有所
四節意一是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政之能敬一是
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之綵毓總是以聖敬
受式圍之命也行政與奏勇俱在朝貢先事纔緩以一人而
聯屬諸侯綱總攝得他來驩麗以一人而負荷擔保謂承載
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名百祿亦打轉此意　不競絿剛柔

不震動戁竦所謂敬也人心敬則一不一則不入于此必入
于彼無往非病矣
四節　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即
書所謂五瑞　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旂之旒綴着于縿　綴
絿剛柔不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緩當急當剛當柔時節但
不可倚于一偏故云○為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害于
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緣云競絿並用剛柔洪施使
已落競絿剛柔一邊矣湯一無倚着而惟寬大優裕以敷之
此敬德之中正處此說有妙會可參

五節　震動有張皇鋒驟意屬過一邊戁竦有惴懼畏葸意屬不
及一邊　聖人行師一惟代天行事而及之于心周非有所
遲而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有何周章有何畏縮此
敬德之鎮定處要知此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伐桀
六節　有虔即聖敬也恭行天討一上帝是祇之心如火二句以
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遏不得肆其惡也莫
遏不得行其志也從蘖於說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蘖上影
借出來三蘖既殄則小國懷大國威雖苞循未除而亦有無
敢橫行者矣故曰有截不必說到朝貢　西伯戡黎祖伊恐

奔告于王止告以天命去商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人之怡
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帝碩已吾之意　有謂綏攻係戰不
恐遽伐昊桀之悔悟自是為聖人周旋語若以大計論之三
蘖之惡皆由苞來豈有除其蘖反留其苞者哉行師次第自
應爾爾
七節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
安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
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　允也天子
另是應聖作之期如云真主一般敬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
道足以興衰是也　降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
子降之也阿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左右商王者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而寔字緊應着
降字上寔維指其人下寔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
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
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
此祀高宗之樂
序曰祀高宗也　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
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章　章總要見得中興之盛所以特尊而世祀之意伐楚是中興
功業是民是中興根本
首節撻字重看奮字緊承撻字來要見其蓄于恭默思道之時
者迅發于克終乃辟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時積
衰之後稍稍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　荊楚
在楚江陵右據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澠塞險阻之國也罙入
三句正奮伐事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可服謂我不能致之
是以其地雖平今惟據其巢穴以恐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
屈無所逃遁然后其地皆為我所有此三句一氣說　不曰
功而曰緒見此舉上承祖宗下垂后裔不似后世大黷武而
用兵四夷者
二節商居河渭之間則荊楚在國之南鄉發可矜所及者　畢
獻方物曰享二世一見曰王感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氐羌

世不惑之廟

詩經副墨卷之八 終

詩經副墨八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爲通考次爲總論每篇之前皆並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一）

〔明〕范王孫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敘

余治易應舉於詩僅成誦而實未之學也庚午歸田令子弟受詩於范子日爲子弟說而余肅聽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學不覺日長而范子亦因

以進於道上下今古集羣儒之成乃著爲書命曰詩志實志焉非徒說而已也范子孝友慈諒出於天性資慧絕人讀書學道用心深至自結髮定交以文相友者十餘

年壯而以道相切者又十餘年年僉　寇交訌生民糜爛
聖明獨憂英賢盡瘁而不孝尚以已事未明坐糜歲月每一念之背刺頭燃方力求師友痛相鞭逼屈指同

志未獲多人而范子無端忽爲佗家搆陷殞命淮陰矣天不祐惰人大禍洊加先君方矍鑠一旦厭捐不孝奄奄僅有氣死人不暇伸友朋義病少間兒子共諸生捧持

是書長跽哭告披見范子手筆爛焉如生仰天大息不禁泫焉爲之誦黃鳥范子而存也所欲屬范子有爲者未止此不欲其遽以書著今已矣何忍不即爲行世令其

精神與天下有志者共見之范子名王孫字士文佩廩浙之錢塘休寧縣人

叙末

盟社弟金聲識

詩志叅閱社友門人姓氏

孫調元繩之　汪調鼎士燮
李廷獻公可　胡　約原博
吳　佩懷英　金　相以質
孫昌明元府　汪繼儒以醇
金斗耀北郎　程開世伯名
程一桂子芳　吳　獻少游
朱　貞吉白　吳中驥季良
朱守成恒簡　崇弘儀羽吉

程均望希呂　胡鳴從心甫
羅曜斗性亦　朱對越來恭
程思聰謀伯　江天一文石
程　信吉人　江世育日生
李廷封以正　吳之騶子臧
胡蜚英異雲　徐以通誠甫
汪文科不盈　金之琦奇玉
汪　位■　黃布德■
黃光素■　吳宮花■

詩志目錄

詩志國風卷之一

海陽范王孫輯著

周南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疏云、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襃賞后妃能爲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爲惡者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玁狁始見憂國之心瞻卬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關雎王者之風雖備房中之樂而其用則自天子達于邦國鄉人寔一代聲教之所自出夫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以和音律以示子孫遠其後格神人和上下有清廟明堂之什志大定象功成有大成桓酌之章煌煌鉅典皆出一代詞臣之手後世莫京焉而其始蓋本于宮人關雎之一詠也惟德足

以成之故也
陳大士曰、關雎、三百篇之始、又八百年之始也、其于內助也、文德基之矣、王業亦基之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可不重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信夫。
詩揆曰、關雎、物類之和也、好逑、性情之和也、繇是采荇以薦、而天神格焉、宗廟饗焉、萬物理焉、以和召和、而琴瑟鍾鼓寫之、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實本于閨門、猶意氣發于青蘋之末、而磅礴于域中、故爲風之始
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

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詩弋曰、世頌后德、必尊稱曰風、夫風、以儀著者也、女德無儀、與其學鳳不成、而爲鴟爲梟、不若去羽之儀、專取德之鷙、故雎鳩尚焉
　會經云、雎鳩、魚鷹也、爾雅郭注云、亦名鶚、好食魚、陸農師云、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摯而有別也、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詩故云、此鳥鷙而善漁、每得魚輿渟限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蓋狀其不妒、非有別之謂也。
詩測曰、關之爲言通也、貫也、關關者、彼此相關、是聲中見意、未必是相應之和聲
窈窕、字皆從穴、宜指居處言、正義曰、淑女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按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
傳曰、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之好匹、疏云、美后妃有思賢之心、不妒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

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疾妒、謂三夫人以下。
詩牖曰、大抵君德亦以淑爲主、故曰淑人君子、又曰、西方美人、內外交淑、故胚胎令德、母儀天下、薰陶后人。
鄒仲輿曰、荇菜思服、言共內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恒情女入宮見妒、茲獨求賢備官、恐闕厥職、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若此也、故曰后妃之德
天人之故、後世以爲渺茫、古之聖人、無不呼吸通而左右事者也、故祭祀一事、今人行之、似爲嬉戲、而古人之脩德

配命所天永福以及脩齊治平之事無不積諸此且商周
之時文王之遇艱矣天運將興國因初釋凡所以蒙難而
正志小心而臨事以承先志以啓後人入廟思敬非細故
也后妃之寤寐求賢以備內官誠有見於此區區不妒之
說爲足以盡之
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
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
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
也

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
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
婦天官序官注云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
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
疏解毛意謂后妃思此淑女設琴瑟鍾鼓以友樂之〇解
鄭意謂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
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
淑女耳
楊雄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其天

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
之恩也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統也大聲不諠譁而流
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故琴之爲言禁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琴操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
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
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樂書云弦大者爲宮
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
則君臣之位正矣

呂氏春秋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
散解故士達作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白虎
通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有君
父之節臣子之法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
潔于心淳一于行也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
濁
陳暘樂書云絲飾物以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
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
樂記云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史記騶忌子曰、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周官曰、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于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于宗廟奏之。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豈以其聲之合雅頌耶、

白虎通云、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國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樂什圖徵云、君子樂金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鍾調則君道得。禮記、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樂書云、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世本云、垂作鍾、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白虎通、鼓震音煩氣。其本乃在萬物之始。五經要義曰。鼓所以節樂、爲群音之長。禮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樂書云、革去故以爲器。而群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

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

如朱傳太姒始至時宮人所作、則生情全在中章。從、樂、處、又描一、箇、憂、狀、出、來。轉、從、憂、處、照、起、一、箇、樂、意、出、來。詩授云、若。直。頭。說。快。活。事。便。無。味。

雲窩曰、思服、有、服、其、賢、淑、之、意。悠、是、心、上、悠、忽、也。○剛柔之義。天下乎地。章別之道。男先乎女。求之義也。

韓詩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魯詩、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六帖云、關雎、在詩則爲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爲卒章、成。終。也。此夫子所以嘆也。說者以爲清商之律。惜也其繁音促節。不可以考矣、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工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在家已然出嫁不改然後無父母遺罹以后妃也而且如此則勤儉孝敬成風矣

前篇后妃始至仲春之月非不有元蚕可飼然未及廟見則摻摻女手未執婦工迨夏而葛事方興婦工伊始故關雎之後賦葛覃焉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紝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知周之所以興誦作其蚕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陳云國家公私之用君子圖其重后妃輔其成朝有事而君先之露冕青紘教養于是乎立天生財而婦化之晉妝嗣緯禮樂縣之以周深宮無絲嚀之想則其人乏遠曠之神不足以佐開成之事而審人官物曲之宜葛其小者耳婦人無君子之志則其人少高大之思不足以端一代之風而綿卜世卜年之緒治葛歸寧其一端耳此詩于首章見其與蒸于神于未章見其規模宏遠不然徒斤斤一梭一杼一杵一砧村庄婦女之能事耳何足為后妃詠哉

穟后妃鞠衣告絲親蠶事以為黼黻文章治葛禮之所不載周書云葛小人得其葉以為羹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物既被于君子之身后妃不敢辭其任亦所以教也亦以佐禮意之所不及也

傳曰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正

義曰公侯夫人為紞又為紘綖士妻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

傳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周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則后妃未必親臨種植之所而萋萋中谷黃鳥飛鳴或其為女時所目擊不忘于心故處深宮治葛之際亦依稀此景之在目前耳即此亦足以微后妃之精神

曲禮曰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禮書云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大射冪用錫若絺士虞冪用絺士昏

鄕飲酒特牲冪皆用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又
云振絺綌不入公門
鄒肇敏曰詮中親統其勞云云是朱子推原意不可當后
妃自說作者若說得十分辛苦便是懈婦○古人之無斁
文王之君道后妃之無斁見其盡后道無斁其性也與爲
不甚相干無斁又其大性也于服亦其偶見此一念已足
以被服天下
陳云一有敢薄物力之志無以垂示子孫稍萌侮抑簡傲
之心何以對我父母

錢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雖后妃之性乎然亦君子之志
也父母之教也師氏之所日夕而叮嚀者也故若于志而
後可爲君子告姆于教而後可爲父母寧故曷之未成則
不敢以告服之猶斁亦不敢以歸
傳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三月祖廟旣毀教于宗室○國君則取大夫之
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
詩揆曰婦人之服一着于體則辨汙必親而不貸手于人
所以遠別嫌疑此后妃之教也

衣禮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鄭云褘衣從王祭
先王揄狄祭先公闕狄祭群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
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于王櫛方云婦人不備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褖衣何爲陳于斯則見舅姑
又與賓客同服○傳曰私燕服也疏云六服之外唯有
纚笄綃衣
子貢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長而能孝可以觀化矣○季思云于葛覃見其爲后妃而
不與焉

脩其職不貳其事忠臣之行也致其樸不散其文郁郁之
基也
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
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飛集叢木興女
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于
遠方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于憂勤也。○歸云、婦人無外事、故云志耳。正義曰、言又差
繫前篇之辭、艷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誡避婦謁盛歟、險
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心。
傳曰、憂者之興也、頃筐、易盈之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
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爾雅、卷耳、苓耳、或曰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疏云、白葉
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
中璫、或謂之耳璫、廣雅以爲枲耳、本草經云、枲耳實味
苦甘溫、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強志輕身、

禮書云、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
正義曰、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
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也、我、我君也、臣出使功
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
不復長憂思也、疏云、恐君子不知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
也。
傳曰、姑、且也、箋云、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于此。

春秋考異郵云、地生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爲馬
頭、馬援上銅馬式表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
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
濟遠近之難。○埤雅云、舊說相馬、望之大、就之小、筋馬
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肉、後視見
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
下之馬也、
疏云、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

說文云、罍、龜目酒樽也、木刻爲雲象、其施不窮、周禮六
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禮記、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尊
在西、○按博古圖、鏤爲廻文、以其似雷字而名也、甫古
雷字、如論衡引禮云、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
爲相校軫者、是也。[illegible]今圖畫力士執椎如雷公狀、鄙
俚可笑、
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
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
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

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于此以後、恐其失禮、

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韓詩說云、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地官閭胥、掌比觥撻罰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陸農師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

善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爾雅、兕似牛、犀似豕、陳藏器云、犀之雌者是兕、而形不同、

子貢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其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歸云、關雎之樂美淑、卷耳之念勤勞、皆見其大者、蓋上皆之所爲。詩撰云、寫出后妃經天下大慮、直命曰房中奔走罪係官可也。

楊用修曰、如朱子解可也、但婦人思夫、陟岡飲酒、携僕望徂、即爲托言、亦傷大義、蓋后妃思文王行役而云也、陟岡、文王陟之也、馬玄黃、文王之馬也、僕痡、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途、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周禮、大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驅、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

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禮書曰、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僕也、

徐玄扈曰、未滿傾筐。正宜采也。只動一個嗟我懷人念頭。便覺都無意緒。便欲登高酌酒而不勝其愛嘆、于此體貼、可以得詩人之性情、以上二章詩從容玩味、有無限意味、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刹即是菩提也。如此一詩。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稍一邪

併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喪國忘家之禍幾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爲敎而夫子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其較著者也。

佛經云、能知大地皆爲想持如是得成初發心菩薩若人了得此義方可讀詩　徐云后妃何以異于匹婦之閨情乎哉夫能盡乎匹婦之至情之謂后妃也夫○黃云、卷耳一詩正所以端匹夫匹婦之懷而規之正者也

朱子章何傳、以爲羑里拘幽之日而作、黃幼玄曰、文王之蒙難也、九侯之醢延于外、邑考之憂聞于內、此亦忠臣賢

淑貞婦摽心之時也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斯言也何其悽以窮也其謂宜生閎夭之徒奔命四方而無所出魴魚赬尾之家罹之燬室而無所止者乎

又曰、后妃之憂君子猶文王之憂其君也。

樛木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后妃德脩于已。而思逮嬪御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葛藟卷耳之後。受之以樛木螽斯。

碩人稱文王爲美人。以其繫人思也。此詩稱后妃爲君子。

所以贊其德也○詩撰云、凡物絕類而更名馬離類則名龍。后妃而稱君子離乎陰之類也

徐玄扈曰、高而能施天之道也故福履及之

詩測曰、詩中多言福祿、而此獨言福履者、易序卦云、物畜然后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注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爲福乃可以綏可以將可以成而與樂只亦類應矣

詩弋曰、木性親上、獨抑而下樛似君子卑牧學問于以接引群倫、令得攀附此身之能爲造物者

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意亦俱盛○可、見德處、便是福、綏是相綏將是相將成是相成

陸羽明云、人無絕盛之數德以不專爲大福以不居爲完天亦無偏至之理以善下而通其仁恩遂以相成而見爲恭盛。

說通曰、荒則不止于纍、而登覆之矣、縈則不止于荒、而旋繞之矣、此時而妾不嫉于摛嫡嫡不怒其偪尊卑之難者

也

正義曰蔿與蔦異亦蔦類陸機云蔿一名巨爪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

嚴氏曰讀此想見文王宮庭之雝穆矣

螽斯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詩緝云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而況其宜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其繇不妬忌而致

此也較朱傳覺含蓄

人情乖則無處見其宜和則無處見其不宜舉少足以觀多因微可以致著者也故宜子宜孫其當身之事耳推而至于宜兄宜弟宜室宜家宜大夫庶士宜民宜人宜君宜王未必非此一宜有以基之也太和在成周宇宙而端已見于此

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詩牖云后妃恩養衆妾若卵而翼之者然故取義于羽云

詩淵曰羽者聚也物聚藏羽翼之又五音羽爲北方水音樂書云聲出于脣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則羽實聚之義也

凡滋育之物多則敗群今則始化詵詵然比次而起無相軋也振羽之際角距之智必形焉今則已化齊飛而其聲薨薨無相擾也離群之後爾我之性必異焉今則飲羽選聚而共狀揖揖無相戕也況物性離則已今則寢食飲訛未有不相角逐者同育而又同飛同飛而又同聚此物類之不多見者故足詠也

泰云性情之感含生皆有之螽斯亦未必無尊卑上下之序爲之倡率以導其和未必無先後勞逸之別爲之成訓以翕其聚人不得而見之咏螽斯之羽者若或見之矣

傳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愼也揖揖和集也○詩捷云螽斯已含多意而振振繩繩揖揖則多而賢也

禪云薨薨善其藏之意機尚值其未震妥乎伏而不啓也

按管蔡世家武王共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而左氏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風鄘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思齊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桃夭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沈無回曰道行于上俗美于下矣是所謂
風也

周禮大宗伯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媒氏掌萬民之判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曲禮
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
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此桑指一時之風俗言非著定一二女子說也安得謂一
時于歸者盡賢乎詩中無賢字意蓋紂之末年昏姻之不
得其正者多矣自文王后妃之化行而男女之合有時昏
姻之舉有候而一時士女必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有以順
天地之和協陰陽之序從此而家道成庶類昌而風俗美
矣故曰宜也大凡家之不齊其顛倒錯亂未有不繇男女
之情始故后妃之德始于關雎而其及人之化亦始于桃
夭其義一也

陳臥子曰女子內夫家外父家歸者兌下震上陽往陰來
之義也地不歸天則無以代終而含坤道之光女不歸男
則無以備官而發諸生之質一不得其時則陰陽之氣疑
而天地之類雜男女之情乖而夫婦道苦矣非細故也

董子繁露曰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
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
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
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于下夏合南方而物動于上

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水烈地爲熱則焦
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

陳云先宜室而後家者造端道盡而吉祥之福斯衍也先
宜家而後室者戶庭條理而盛德之容斯美也先宜室家
而後家人者氣盛神化而群生之倫斯聚也

箋云灼灼其華喻時婦人皆得以盛時行也傳曰蕡實貌
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
也○灼灼其華非待華而始知也含有宜字意

韓外傳云春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韓子仲

尼曰果蓏有六而桃爲下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〇詩弋云爲六果之下似婦道之卑爲五木之精似女德之居正

易卦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吝吉婦人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觀此而宜其家人之意可思矣

陳氏五經讀曰桃夭化及女子也兔罝化及野人也桃夭之女子待而後行兔罝之野人漸而可託〇后妃之化先及女子野人抱朴者易見也女子又先于野人同類者先應也

兔罝

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〇關雎序云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關雎之化也

國家氣運不興則人才不生風化不及則人才不成兩者合而蔚然起矣故武夫之赳赳其才具固然應運而興者也化行于上而後椎魯之士皆知學問之故負氣之倫亦通心性之事不然輪囷離奇不中繩墨者耳故干城好仇成心總歸之公侯

商周之季王室其如燬矣所賴以主持世運者全在公侯公侯無所事于戈矛需于城而已矣無意于好仇所好仇而已矣天下多故英雄掘起者志多巨測求其腹心而已矣一時林莽之中盡能易其故以就陶冶可望而知也逮

其後公子有事于牧野而鷹揚者又應信乎一代之志氣精神皆一人之所爲也

徐云三言兔罝者先王之化言格于芻蕘行至于雉兔然後爲傳故序以爲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

沈云執鍬而戢誦踽步而覘翔不足以觸逸倫之才夫骨以鍊習始堅神以遐上日遠自昔名賢寧隱身椎埋寄迹屠酤而不屑意裂衣韋帶縫文小伎大約類此

陳云獵與釣異釣者以餌取魚机心未忘獵則以害示物而不以利餌物仁也且世之季也有兔爰爰武夫直以罝

刑好也故釣之中有鷹揚而兎罝之中有干城好仇腹心
箋餘云古人寄身一業皆以全體精神運之故持竿合禮
負薪合樂每于一端窺其內德卜其大業此詩關鍵全在
肅肅二字言其人之執事敬耳〇椓之丁丁有所聞施于
中逵有所見猶是顯見之事施于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
處獨之謂于是焉肅則好德之至也
翼云干城折衝禦難于未然怨耦曰仇敵有來侵伐者可
使和好之腹心使之慮無〇郤至荅子反曰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惟鄙夫能與空空之體同惟武夫能與不識不知無畔援
歆羨之體同
此詩咏周家賢才衆多而必以干城好仇腹心爲言可見
古人取才之法緩急所以永賴也因是知文墨之士不堪
淸變不可謂才機智之士不足委任不可謂才故淸談亡
晉奸雄亂漢豈非一時才流其所謂才者非也
墨子云文王舉閎天太顚于罝綱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此詩或指是與

芣苢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說通曰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惟恐其不輕和樂安
寧則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即婦人之但采芣苢以備產
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矣不信知生男强不如生女好方
憂離拆之不暇而暇采芣苢乎
爾雅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陸機疏云馬舃喜在牛跡中
生故生車前當道其子治婦人產難本草云車前子强
陰益精令人有子神仙服食經云車前實雷之精也服
之行化

婦女嬉游非美俗游女不滛其本事若移此等于成康之
世君子必譏之而周南采爲盛世之風則何也楊子曰習
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是以觀風者貴論其世
也
試觀文王之世何世乎驕主在上放濫妄行貴倖朋讒克
傾宮之志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
心生燔人而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髓
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
當此之時深閨有尋芳之意結伴有陌上之遊皆是易得

事歌王化而及芣苢。是立少。觀多。借虛擊實之意。說詩者。
當于言外得之。

大凡富貴女郎。錦寵承休。易至驕惰。故貴有習勞之意。否則荒淫。有不可知者矣。民間士女。作苦謀生。惟日不足。故貴有佚豫之趣。否則愁苦。有不忍言者矣。所以深宮則志其儉勤。而歌葛覃。田野則著其無事。而咏芣苢。意貴其所不足。事觀其所乏。令之始。爲盛世之風

韓詩曰、傷夫有惡疾也。以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發憤而作、言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采而不已、以興君子雖

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以蔡人之妻作、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〇箋云、紂時淫風徧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正義曰、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

六帖云、上三詩、俛言家齊國治之效。此又錄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漸矣〇岐地東則有紂。西則有昆夷。北則有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耳。

詩揆曰、凡女子貌不足以卻侮者。輕佻也。情不足以自持者。短淺也。賢女神情廣永。能傾百年終身之重。不棘于目前情欲之私。故正容整度。令人望而自遠。篇中喬木。以况其容貌之端靜。江漢以喻其德意之淵遠。兩意自不相襲。

說通曰、女非不可求也。父母以命之。媒妁以先之。六禮以將之。猶之涉江漢。理舟楫。此涉江漢之道也。如不思漢之廣。而思潛行以泳。不畏江之永。而思乘浮以方。江漢何地而可漫試乎哉

移木、仁象也。喬木義象也。董子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

言我也。仁以造人。義以造我。王化被化其象殊也

疏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僮、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

爾雅、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總之翹竦之義。不必說無枝、無枝者、爾雅所謂檄。非喬也。

周禮、荊州、其川江漢、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李氏云、大別之東、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

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通典云、嶓冢山、有二、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故鄖道元有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

郭景純江賦、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于柴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

焉云、上古濟事未備。故取諸泳方。聖人作。乃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屬一物未備則不以濟是先王之有禮于江漢也。上古水道未伏。故水亂于江漢。聖人作。漢導二源。江分九道。始有安流。又先王之有教于江漢也。含舟楫而用泳用方。是不知濟之禮而亂水之教之者也。

廣、喻其大。永、則喻其長。蓋大未必可久。故更言江之水以足之。

末二章、從其不可求者而致思焉其情深不自知其詞之複也。

箋云、雜薪之中猶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猶高潔者。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翹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

顧仲恭曰、言秣其馬、箋云、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詩測亦云、冀其歸而成禮也。蓋游則不可犯。禮相求而歸則可以致敬盡禮

月令、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注、大者可折謂之薪、小者合束為之柴。○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

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廣雅、楚、荆也、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荆、〇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士喪禮云、楚焞在燋東、考工記云、人取財、荆次木爪、按寧浦有三種荆、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堪作履、

郭云、蔏蔞、蔞蒿也、陸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爲茹、〇管子云、葉下于鬱、鬱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荓、荓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二十衰、

埤雅云、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从句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〇淮南子云、方馬爲草駒之時、人不得制、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雖歷險超壍、弗敢辭、馬轡垂也、而可以通氣志、

騷言云、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王、受封先諸姬、是爲聖敷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時、國風不列楚、二南可以觀矣、夫子師文王、删詩錄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夷楚、何居、

沈無回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志、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滛靡之風、其民悍、故詩多滌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于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〇箋云、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于文王者也、此當是文王率之爲紂役、而紂虐用之、

李氏曰、讀汝墳子歎而父母、則愈戚矣、何也、殷之季、文王蓋極難矣、心則惓惓王室者也、而受之暴不能齊也、欲施其澤、又疑乘之以爲市也、唯是子民以矜恤之仁、而明率

以趨戴之義民即慰商乎猶得援以自慰曰吾有咻噢之
者也知其所陰護者多矣吾故曰聖人之難也
傳曰汝水名墳大防也李巡曰謂厓岸狀如墳墓○周
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注
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
箋云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已之君子賢者
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正義曰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
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有條

有枚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
論詩曰調飢從遐棄生正義云未見恐其逃亡○避役逃
亡必憂及父母故欲其念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
歸季思曰恃君子之不遐棄者所以寬其思也又恐君子
不勉于趨役以負文王之命故勉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見家之無恙使盡心王室無念家也○鼎來云說未見
便有使之不見者說既見便又有使之見者[illegible]上兩章直
打通下章與尋常離合不同
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

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曰父母自然孔邇是于憔悴中指出生趣來○詩揆曰民
忘其勞可想見當年服事深心
鼎來云底是一箇魚即此時焦釜即此時深淵將怨怒的
是將欣然的是
雅翼云魴縮頭穹脊博腹陸疏云廣而薄肥恬而少力
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鯿鯿褊
也藍田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爾雅魚
有力者徽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淮南

子云月者陰之宗是以月虧則魚腦減月盈魚腦滿
元命包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歸樂董子曰
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中者通
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孝
經鉤命決云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
以號令臣下
許氏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也曰夏罪其如
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則皆然
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

紂之事。于君臣之分嚴矣。此周所以爲至德。
箋餘云、如燬火益熱也。孔邇救之。火中則周不得不代商。
矣。故受之麟趾。以表興王之瑞。
詩弋曰、魚勞而頳、則水失其德。政虐而燬、則火旺其摧此。
周代商之隱語乎。父母孔邇人心除戴周矣。○李云、懼如
燬而呼父母。何辭于商周之政乎。民心向背之故、幾發兆
于巷謳。以識汝墳非思婦也。知麟知興其慧觀焉
論詩曰、卒叛會周、文德至矣。原心則王、襲迹便假。已逗後
采桓文一脈

詩志　卷之一　壽

歸愚子曰、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
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蓋霸之爲言伯也。所
以長諸侯而尊中國也。非王粹而霸駁之謂也。
後漢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
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蓋以韓詩解父母
孔邇、爲父母迫飢寒之憂、辭家爲祿仕故也、

麟趾

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正義曰、衰世謂
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
時寔不致麟、
郝仲輿曰、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禽獸。麒麟之興于走
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律呂、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
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阱、故曰聖瑞。服虔
曰、視明禮修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斧壞
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女子、兎罝之野人、若昔漢廣汝墳
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姪少而愿謹步武頭角。
振振有端厚之風。故詩人托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

詩志　卷之一　壹

化成。而周道大興也。周南十一篇。其次皆自近及遠。如朱
傳、是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幸矣、序說不可易也。
如朱子說亦好、文王之化、繇桃夭兎罝芣苢、漸及漢廣汝
墳、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竟以公之子自終。子曰公子。
姓曰公姓。族曰公族。見積節有世及之福公子曰麟兮。公
姓曰麟兮。公族曰麟兮。明積久有必報之驗。蓋不王于共
身。必王于其子孫也。故以麟趾終焉。
論詩曰、周自公劉至文王。積德累仁。醞釀既久。理宜發洩。
弟恐一發無餘。根基便薄。此時可幸也。亦可危也。今觀文

玉武王成王三世一德一門忠厚其培養一世之元和者豈淺哉故詩人指麟嘆之
趾定角總只是一箇麟子姓族總只是一箇公三咏吁嗟麟兮却都是吁嗟公兮
箋餘云稱周瑞不言龍而言麟者龍以飛天爪甲鱗難攖能爲福亦能爲禍麟以游郊趾定角皆馴不爲禍止爲福此則知詩非嘆其與王嘆其仁民耳○歌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公守臣節安于公故以麟况之其子他日飛天則又依然龍矣

徐華洞曰總一振振也朱傳于此處訓仁厚于螽斯訓衆多于殷其雷訓信厚不應同字作三解俱宜看作振起意爲妥子孫振振振起飛揚也振振君子振作集事也此章仁厚意不可少當藏在說麟之趾之定之角內而振振內必不說只是言此子孫宗族之振起者是即麟也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
詩弋曰趾能踐定能抵角能觸滿身具殺之器而獨饒生之心麟所以稱世瑞也武周抱蓋世之才能偏以仁心爲質故能有濟于天下若無才而概稱長厚于世何補當不尊爲瑞矣
公之子姓族屬其規模事業與公大不相侔則其器局必有與焉者矣詩人有以深窺其微以爲與公似也取象于趾定所正于脩屬之處覘涵濡之化從異中見同也○麟趾不犯陷阱不罹罘罟故殺聖人而觀其心生燔人而聞其臭武周能遠害爲麟趾不履生蟲不踐生草故太白懸獨夫之頭倒戈流漂杵之血武周殆殺人于已死爲麟趾不羣居不旅行故武周必置身天下之上爲麟趾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故武周必制禮作樂端

皇極爲○定于麟處尊安之位定不抵享無事之福故以與公姓角于麟有輔助之道麟一角無偶猜之形故以興公族
始于足終于角者形德以升進爲美始于子孫終于族者錄德以覃敷爲大易曰德言盛故是詩每況愈上每推愈廣
上天求莫之監方赫而如燬之虐正熾此一氏者卻體天心獨以有穆之良殖無方之惠遂令一時之宇宙另開祥和之境界而瑞氣寖兩間周亦安得不王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保乾圖云、歲星散爲麟○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于郊。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蔡邕月令云、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傳曰、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之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志國風卷之一　終

詩志國風卷之二

海陽范王孫輯著

召南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疏正義曰、序于周南稱后妃、于召南稱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何也。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周南王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非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于文王、不假復異其詞。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于後、皆以常稱言之。○朱子以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者、非是、從來說詩者、皆爲所惧

陳大士曰、于鵲巢、見純一之德焉。見專靜之福焉。見守之重焉。見禮際之隆焉。蓋有此而後可共交于神明以備。內外之官、夫采蘩之夫人、威儀率度也、故祭則受福○說通曰、婦道無成、非無非無儀、何以正位宮中、國也、然非德

言容功。又何以稱有夫人之位居之方之誠未易矣鳩不
獨取拙也
爾雅、鵲䳕醜、其飛也翪、莊子曰、烏鵲孺、以傳枝受卵少
欲、故曰孺也。易通卦驗云鵲者陽鳥、先時而動、先事而
應、〇陸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
箋云、鵲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周書、小寒之日鴈北
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淮南子云、鵲垂鵲
巢皆向太乙、至和在焉。博物志云、鵲巢開戶背太歲是。
其爲巢非苟苟者、故以興〇羅願云、鵲巢水大則高水

小則卑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他鳥居之今鳥之
類、亦逐鵲而居其巢。
會經云、鳩拙而安埤雅云、鳩哺子。有均一之德詩測云、
鳩雖居鵲之巢天晴則呼其鳩雨則逐之似有別者故。
以比夫人〇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爲鳩、謂之桑鳩、好鳴、
故月令謂之鳴鳩、雅翼云、此鳥鳴時、播種其穀、故亦名
布穀、
詩弋曰、鳩在河洲、全地德也。鳩升于巢、德降后妃一等。稱
夫人。自與后妃異詞。

張云、室家之理。亦一巢而已矣故鵲用之巢周公用之國
先笑後號可忽慮焉。夫未有室家不躬拮据卒瘏之勤而
拱手北之乎鳩拙則是婦人吉而夫子凶者也。然則與其
鳩也寧鵲
箋餘云、鵲工于爲巢用以修百兩之送迎又明于報喜用
以頌二姓之好合。鳴善于集聚用以彰一娶九女之盛。又
繫于育雛用以祝一生七子之慶皆婚姻佳話非僅以巧
拙之數也
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〇左傳、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今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〇
士昏禮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車也、
鄭箴膏肓云、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疏
云夫自以其車迎之家自以其車送之知婿車在百兩
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徐華洞曰、此是能不妬忌而挾衆妾以偕行也。在百兩上
見之、蓋諸侯一娶九女、皆有挾忌如江沱之不我以者安
用百兩之多、茲云百兩衆妾相載俱行也、言嫡歸室而媵

顧之是鵲巣而鳩居之也御之讀如字不得解作迎盈之
變謂衆媵姪娣之多若成之則大家圓備完成之義

采蘩章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詩
弋曰萊荇以祭不另名篇卽益于好逑中益淑德備美未
暇枚舉耳采蘩另立篇名若曰是殆兢兢然不失君夫人
之職稱名異故贊述亦殊也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
備則具備君純冕立于東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

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交獻
之義也

嘗禘祀之統君執紖夫人薦涗水夫水也而易僅焉以盎
爲醐夫六清之養未有絜芳于水者矣故水土之蓏其類
有七而蘩僅居一焉獨舉蘩者水獻之意也沼沚澗三字
要猶神必累言之者詳其爲水草之蓏絜芳之所出也于
以明夫人亦以絜芳之意往也

肯故云祭有蒸有禴蒸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
莫先于蘩孟春始芽香脆可珍故采而薦之○祭之事近
見先王以人道接之故思皆之恍必選味以進焉

爾雅蘩皤蒿本草注云生中山川澤從初生至枯白于
衆蒿孟詵云此蒿春初先諸草生其葉生挼醋淹之爲
菹甚益人

傳曰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其寔祭
貴備物不求備者在夫人卽一物已足昭忠信義有所𣪠
也故子言之也

廣雅云圓曰池曲曰沼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始爲池
沼○爾雅小洲云陼小渚曰沚釋名云沚止也小可止

息其上也澗閒也言在兩山之閒也爾雅山夾水澗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鄭重之辭也事以公侯重不得不夙
戒以襄一人焉云是事也爲格親公侯有子道焉利用以
嬪道配之于以成公侯之能子爲秉鬯公侯有君道焉利
用以臣道佐之于以相公侯之能君○公侯之祖禰于夫
人無骨肉之屬也無骨肉之屬則不能如公侯之視無形
聽無聲而默接于志氣之微也若無根本之愛以主之則
無以盡其明信曰公侯之事是以公侯之義通之也此夫
人愛敬之本也

傳云、宫、廟也。說文云、廟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被之僮僮、疏曰、是未祭而視濯溉饎爨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濯溉、朝視饎爨。所謂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以覆首、若今步繇。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被、編髮爲之、即編次之列。王后祭時、服褘衣褕、首服副、非被所當服。故言被、則知是未祭、與祭畢時也。

朱云、事必統乎尊、始有以全乎賤。夫首之統乎身、猶夫人之統乎宮。皆以君主爲象者也。首容飾而凡所以役相心目者可知矣。○從其心之無可見而觀之容、又從其容之餙可象而徵之被。

朱氏曰、國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是故不舉公侯而舉夫人、謂觀禮者不于易而于難也。猶之乎不舉犧牲而舉蘩、謂觀備者不于巨而于微也。不舉威儀而舉被、謂觀飾者不于重而于輕也。不舉東房而舉沼澗中、謂觀行者不于免而于忽也。不舉質明而舉夙夜、諸觀志者不于著而于幽也。不舉在事而舉旋歸、謂觀敬者不于暫而于久也。蓋舍全

而求其細。所以克盡孝之類。錯本而美其一。所以精衛省之全。夫人之列乎內者、以爲外輔。物之列乎餘者、以爲正輔。而夫人者公侯之輔。猶之乎蘩者犧牲之輔。被者威儀之輔。沼澗者東房之輔。夙夜者質明之輔。旋歸者在事之輔。備舉其輔、非遺主也。處物之理、言大則小者不見、言小則大者可推。造分之行、力則以之自勤、名則以歸乎主。非不盡言之也。其義可包也。

于貢傳曰、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蘩。○朱傳曰、古者后夫人有親蚕之禮、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故曰公矦之官。卒蠶、夫人繅三盆手、布于三宮、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故曰公矦之事。○祁祁、即七月章、祁祁、多意、指嬪御言。

草蟲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正義曰、在室則夫倡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途時、也在途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于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曰、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箋云、惟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

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意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

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恥也。○朱子曰、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之、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詩揆曰、卷耳是衆難之發、憂在君父、故其詞傷而漸迫。草蟲是行役之常情、爲夫婦、故其詞憂而熟乎。

沈無回曰、陸氏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果爾、不幾動于情欲乎。夫夫婦居則念、別則思、久別則感、時而思、情之正也、又何必緣物乎。○箋餘云、婦人感悚、亦延不說、不出處耳。

詩故云、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蕨、采薇、暮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故不能不憂耳。○時說俱作一時所感言、

釋蟲云、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左傳杜注云、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陸疏云、大小長短似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佃云、阜螽曰示跳示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又曰、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博物志、螺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已子、陳藏器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

詩弋曰薇蕨二菜大夫妻用以助祭者也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恐失祭一時故感而采焉〇大夫妻之祭于其將嫁則以蘋藻故采蘋大夫妻之本也于其旣嫁則以蕨薇故草蟲大夫妻之德也

爾雅云蕨虌陸佃云狀如足之蹷故謂之蕨初生亦類鼈脚故曰虌也羅願云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脚弱通志云蕨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

朱傳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陸疏云今官園種

之以供宗廟祭祀禮芼豕以薇三桼記云夷齊食之三年顔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子貢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〇序箋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旣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詩攷云薦繁于都宮薦蘋于宗室要見諸侯大夫氣象各別

孫氏曰荇采之左右繁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彌繁也后祭荇止于芼之而已夫人祭繁曰于以用之大夫妻祭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彌略之証也故曰后妃太人采一大夫妻采二〇于沼于水之外于沚于水之中故曰內

外藻出水之上蘋出水之下故曰上下

楊云有家則已有宗有宗則已有統物雖微可以明尊有宗則世有室有室則世有祀物雖微可以示宗

諸侯之嫡子世爲諸侯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故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故宗室爲大夫奉祭之所卽大宗之廟也

白虎通曰宗尊也爲先祖主族人之所尊也宗其爲始

祖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所親備矣。

箋云、古者婦女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亦同于此名。

金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世尚合、則尊同、所以昭其敬也。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者、分漸離、則親異、所以廣其愛也。

鄭云、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〇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則上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菹、采蘩箋云、以豆薦蘩菹、

此何以知爲羹、昏義云、芼之以蘋藻、言芼、即是鉶芼、故知爲羹、教成之祭、不以薦事爲重、與彼異也〇魚與蘋藻皆生于陰、所以明婦順也。箋云、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

疏云、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知非宗子之女、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〇箋云、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疏云、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告事耳。故君尊、可使有司爲之。

女子將有受我之日、即去内宗之先人、而享外宗之先人已、將去内宗之先人而卽享外宗之先人、以著別也、將享外宗之先人、而先享内宗之外人以著教也。

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疏云、取外成之義

金云、設羹必主婦也、祀與必老婦也、今從之以季女者何曰、父醮女而俟迎、殆將嫁而未然也、又庶得告于鬼神曰、婦道成而可以執斯祭矣〇左傳曰、季蘭尸之敬也、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成其婦禮

傳曰、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賤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

王也詩故曰教采教盛教湘教奠而末呼有齊季女以叮

學之也

陳藏器云蘋葉圓濶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爾雅翼云蘋葉正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浮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爾雅云藻草好聚生故左傳言蘋蘩薀藻之菜薀訓聚也爾雅翼云藻横陳于水如自澡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榢莖葉條暢尤爲可喜故宗于梲行潦也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又畫于梲以爲餙亦以厭火○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有華

白色故謂之白蘋藻至秋則紫

說文云筥筲也周禮舍人共其筥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上介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饔餼賓上介米八筐士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爲榮而所寔少八筐六筐以少爲貴而所貿多則筐大而筥小矣于文筐正而筥圜之則筐方而筥圓矣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疏云二南文

王之風故不得言美文王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雲窩曰文王能令民忘召伯能令民不忘

武王分陜始稱二伯云召伯武王時詩也○正義曰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于王故行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召伯哉武王之世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于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則專美召伯也

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公陜周公左召公右韓詩外傳

曰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先君文王志也于是出就烝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政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困之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上之人不可無休養生息之德又不可屑屑然日見其有

休養生息之事今陝之民聚族而思曰某事也召伯之恩某政也召伯之德可纏纏而追陳之而召伯淺矣舉目皆伯也舉目無所爲伯也偶于甘棠寄意焉爾又今陝之民于甘棠也朝詩焉暮祝焉眷眷然舉鄉之父老子弟而舉之社之于歲時伏臘而尸之祝之而民之于召伯亦淺矣若不相忘也者又若相忘也者弟相告以爲勿伐勿敗勿拜爲爾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焉觀此可以說此詩矣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戸肅然必有聞乎其音聲出戸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宗廟之敬也民之于甘棠不必其有象于胸中也亦不必矜心而作意也經其前者止步而悉邪坐其下者告語而留連不知其爲誰喜也爲誰愛也但一言召伯所茇而伯之衣冠笑戲皆棠也伯之飲食笑語皆棠也故不必贊詞也

吟咏此詩意味深長一落今人之筆便如嚼蠟此其故何也其大病在題前早提召伯詩意冷妙處在末後一點若早提出豈不索然乎且又于召伯處添感德語于翦伐處添護惜語于甘棠處添點染語而不知皆題暈也宜深戒之

伯往而伯之澤在人心在人子孫不在甘棠也而南土之民覺當年勞苦之狀到處可以縈情故一二僅存之餘舉念當知護惜其鄉人士有及見召伯者有未及見召伯者其及見者則父老告語其子弟其未及見者則傳父老之告語轉相告語而歌咏之如此令後之來者悄詢當年猶得指其處而言其事徘徊其下而不能去然浩蕩之在人心不隨耳目俱散云爾噫有棠可愛無德可稱王民之皡皡如此

曾氏曰茇于斯焉耳不及一宿矣又其暫者憇于斯焉耳車不脫牽矣又其暫者說于斯焉耳駒不停輪矣阮云適然來亦適然止適然止亦適然去乃今止扎召伯所茇所憇所說也耶

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茇舍草止也謂于草中止舍後世之愛民者日取天下之事而刻意爲之政多于上民亂于下矣試觀南人之思召伯只言所茇所憇所說如是而已無政可述也想當日民若無與于伯伯若無與于南人也者呂子曰伯循將行而所以治脩周公之利而勿利

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繇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蔽芾者象覆護吾民而爲之辭也語屬甘棠意含召伯
考索曰周南天子所都周公不得專其美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有詩無詩此異歟
○陳大士曰召公居外陝甘棠志之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犄微也未易見焉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得侵陵貞女也○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甚矣鄭志之言似詩也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之化深矣紂之俗豈其易革何必無一二頑鈍梗化之民而比屋逸可封乎蓋化之入人不深則志可游移而不必訟士司不廉平則呼雩無路亦究抑而不至于訟訟然後見文王之化訟然後見召伯之政而何必言無訟之爲貴乎聖人亦人也論聖人者無務爲過情之語可也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左傳昭元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强委禽則非女所甘受此詩之女或如此類不然何緣得訟乎故子貢傳以爲埜人强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

職事焉以明刑恥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徐懋齋曰託言于行不欲以露濡吾躬也假言于露不欲以暴污吾卩也
朱氏詩故厭作厭長不作溼行作步行不作路訓出行則

湑露吾甚畏之○徐筆洞曰、夙夜二字乃朝夕自防自保之思

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以此時禮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否、疏云、先未行禮、今以供來、我豈不欲且受爾禮夕受爾迎、懼違禮之汚身、似行人之懼露、假多露以拒耳○夙夜、謂成昏禮、使禮行事必以昏昕是也、彼注云、用昕女、也、用昏婿也、以鮑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親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

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陰陽盛則凝為霜雪、陽氣盛則散為雨露、春秋緯云、武露布、文露沈、列星圖云、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

雲窩曰、速我訟、速我獄、即是多露、安加處、然曰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也、吾身自潔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予何、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誰謂云者、是代為不見亮者設辭、而究抑之、而冀白之、詩乜云、雀無角而穿屋者何故、鼠無牙而穿墉者何故、此處有無易辨、而疑似難明、一味渾厚不得、須以精明斷之、召

伯殆仁而明者與、

箋餘云、禮者人之藩衛、如屋以衛身、墉以藩屋、而雀淫鼠貪、毀決藩衛而不顧、故取類于此、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雀、玉衡星散為鼠、雅翼云、雀、小隹、其小者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性極多欲、不能為巢、穿屋居之、或啣艾于燕巢中、燕飛去、則居之、字通于爵、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禽經曰、雀以猜瞿、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又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淮南子云、季秋之月、候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注、棲宿人家、有似賓客、故曰賓雀、○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角音鹿、嘴之銳而鉤者、

左傳、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謂其不陽也、埤雅云、鼠有齒而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博物志、鼠之最小者、春秋所書食郊牛角者也○說文、牙、牡齒也、釋名云、屋、與也、其中溫與也、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叔孫豹云、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儀禮、亏

房室言墉于堂下言壁

傳曰昏禮納帛不過五兩箋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也

沈無回曰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猶屬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强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自之不妥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斷于召伯也不然豈化行于女子而格于丈夫乎徐玄扈則以爲詩人代爲之言以美其貞信之節倂非定是女郎所作

范云以文王而在上寧復有霑濡之辱橫點于閨中而或者不無嫌疑也貞女曰在我謹避則已耳以召伯而在下又寧復有誣妄之訟得橫牽乎弱質而或者假以相逼也貞女曰誓死不汚則已耳

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于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寔道理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証未定獄事未決繫之于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司寇職

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此詩無財罪之異

周南之女人自不犯召南之女僅于自守即鄘而下則男女皆靡矣此可以見風之漸降也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南國之人歌咏其君而不得歌咏其大夫而已矣歌咏其大夫而亦不得歌咏其服與度而已矣

李云國事叢脞則近臣勞時勢多艱則功名著是故奇節多見于庸君而盛功必紀于衰世而化文王之政者朝廷

若無事矣閭井若無聲矣公庭若無訟矣寮寀若無官矣淮南子曰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當此之時殷室之勢已去其權全在公侯而近邑之臣無奇策陰謀之助可見至德之無私尚文之治將興其勢有趨藻繢而縉紳之士無文章經術之名因知淳樸之有餘地

詩揆曰止就服飾步履一稱述之其人說不出許多好處俱于言外可見何必無端鑿出節儉正直四字來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俗之不美、乃爾文一先、以卑服導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自非上聖、其能若是。

裘必取于羔、而素絲以英之、先王之制法服、咸有取義、非漫然而爲之也、而大夫則何心淡漠自如、無所事激昂之舉、則服之奇與法飾之華與儉惡足以定之、祗循其固然而已矣、張席之曰、一大夫也、毳衣如炎畏之也、三英粲兮恭之也、素絲五紽忽之也、忽則大恭則私畏煒而殆焉、君子所以觀世

論語鄭注、羔裘、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疏云、凡在朝君臣同服、但人君用全、其臣則褎飾爲異、鄭風羔裘豹飾是也。○禮記、羔裘緇衣以裼之、衣裘同色、裼既用緇、則羔必是緇、或云、羔取其有禮、黑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先王之所尙也。

朱子以緇衣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非也、因鄭風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不知私朝在天子宮內、治事之館也、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非私居也。

繁露云、羔有角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飮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公羊傳何休云、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

凡贄、卿用羔、上大夫相見用羔、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

章云、司裘辨物、以獻良有司書數以待賜、畿內大夫之命五裘、制亦如焉

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獻之以入司裘

也、月令孟冬始裘、而司裘則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時服、用須賜也。

詩撰曰、素絲五紽、所以英裘、其制然也、羔羊之革、言敝而因故、以攺道也、羔羊之縫、革而又敝、則補紕以縫之○詩弋云、絲之飾裘、紽寡于緎、緎寡于總、尊者用多、卑者用少也、一美下大夫、二美中大夫、三美上大夫、言洊朝皆可美也。禮書云、大裘尙質、羔裘有文、

兩京雜記云、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繸、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緵即

總字獨未言紽以類求之則緎寡于緵紽宜又寡于緎
皆以絲之數言○毛傳則云古者素絲以英裘紽總數
也緎縫也蓋以素絲爲組紃施縫中以爲英飾其界有緎
有殺有縫其別爲紽其聚爲總說又各異也
沈無同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所謂貴而益謙與儉同醉
而益恭與亂同也稍着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箋餘云
盛世人文如渾金璞玉元氣盎然故疊咏委蛇以狀美之
吁周之羔羊委蛇如龍鄭之羔羊武力如豹可以見人品
亦可以占氣運

公何所乎卑則寵利之所自發而高亦事功之所自緒也
退食自公而能委蛇委蛇則其在公者可思矣蓋忿無徃
僻所以有來休事無重困所以有靜適豈易言者哉倘未
有以慊其志反不如自慚自悔自警自懼者猶是補過之
常而不至流爲小人之無忌憚也已○時事倥傯則當事
者跋前疐後不得休沐日仮矣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足
以見君上之化亦足以見大夫之材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過下之
識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正義曰若車服之文
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過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
于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
飯前史以爲美談大夫常膳日特豕朔月少牢

殷其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
屬
徐玄扈曰古者戍役中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
至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蟄虫始振故

言草虫阜螽草木萌動故言采薇采薇俱即時景而言可
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性情之正
箋云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
于山之陽傳曰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易云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又云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又云震爲雷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董仲舒曰
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

五行傳云、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虫。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于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閑暇時閔其勤勞、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詩測曰、振振君子、不是又美其德、即小戎溫其如玉厭厭秩秩之意、想像之極、不覺其平日心情態度有宛然在目。者遂一號呼之冀其歸也○婦人心眼中只有君子寂寞傍徨、故一聞雷聲、即觸其意中人、而曰斯旋若會合其事。采神情而曰振振君子、而嘆之、而冀之耳。全要得其言前之神。如画家所謂胸有成竹。急起而就之者也。如時說注重振振謂忠能體國、和能處衆、厚不忘家等意、只堪劍首一吷、

摽有梅

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伯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詩弋曰、桃夭婚姻以時、摽梅則男女以及時而已。及者汲汲之詞、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魯衛之吹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

沈無回曰、或曰、子以行露死廧爲女子自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强暴也、摽梅之義何居、曰、即此意也。是時人情溺雪之初、强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所托以畀世、蓋南國染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爲風而採之。且上古朴衷、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藏、而外作强顏、噫、此之謂眞廉恥也。

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氷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孫卿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宜爲昏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巳是期、蕃、蓄、育之法、况摽梅更後時乎、○徐玄扈曰、說者以摽梅爲仲夏時、非也、仲夏梅將熟、安得摽落、而又有傾筐之多也、蓋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稍後于桃夭時耳、其春夏之交乎。

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王肅述毛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

箋餘云、摽、擊也、擊取其梅、比、庶士之求女者也、其寔七分、

則嫁者有之矣故欲其擇吉而來也其筵三分則嫁者過
半矣故曰迨今今正其時也頃筐塈之則嫁取幾盡矣過
此非其時矣因嫁取之多寡以見時之早晩。頃筐塈之
落于相收之了似飄泊者不若無依致此必敗之憂又似
推遷者卒難自保

爾雅翼云、古者以梅筵籩饋食之籩、所謂乾藤、罰志云、
其筵既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爾惟鹽梅、禮記則獸用
梅而已。詩乜云、梅先桃發華、後桃著筵、與婚姻之年
或未倐也

傳曰、士女之情、各有微而相求之隱第士可明求也而女
不敢明言也至于士不求而女不得不代言所求然終未
敢求士也亦曰士求我耳即不敢必庶士求我也亦曰求
我者庶士耳。箋云、我、我當嫁者、疏云、詩人我之非女自
我。傳曰、今急詞也。迨其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
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
云、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明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相奔不禁、蓋指三
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也。疏云、據毛傳以卒章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則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
年十八九、首章爲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
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蓋
以花落色衰爲興

徐筆洞曰、三迨字乃言要從容有迨之意、言時雖迨而禮。
宜。迨即如迨水未泮迨字乃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之意。
作急迫恐晩者非是迨吉是審天時也迨今是定人事也
迨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今日吉日中所訂之盟也

說文、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十
合一爲士。

詩說曰、此女父擇婿之詩、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此衆妾御恩承寵、聆睞
榮。遐御說宮中之事、然不言德言命、其感深矣。

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
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陰訟息、所以廣繼嗣。白虎通云、備姪娣從者、謂其不

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巳生之不娶兩娣者
傳異氣也娶三國如何虜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
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
也
五經要義云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女史書其日月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詩測曰以賤妾得進御于君非情欲之得肆則僭恣之可
行又不然則怨嗟之易起宵征之時不出此三者而惟肅

肅然勤于夙夜謹于衾裯又且引而歸之于命詎謂妾之
賤非知命者乎是貴不后妃賢則后妃也讀此詩者得其
一種肅肅之意宛在目中則巳之性情亦庶幾矣
徐云貴賤勞逸之分制于天命公私聚散之情制于夫人
夫人通人情之異以濟天命之窮者也
沈無回曰定命不同勝于怨矣朱子云怨的亦須還他些
怨此語最妙但怨之情不勝其感之情便是怨而不傷是
風之正也
疏云書傳稱古者后夫人將事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
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
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孫此言之夫人往來舒
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或夙或夜謂
諸妾晩夜始往及早來也不當夕
君日也夫人月也衆妾星也然日恒就月而月不就日者
示不敢蔽也日專主晝而無晦明月專主夜而有盈縮者
示不敢專也故月孤明則衆星匿月就晦則衆星耀星將
竊月之餘輝耳詩弋曰使孤月獨明無衆星環拱雖云
高潔終覺寂寥

傳曰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箋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
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
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
歲列星更見○晉天文志云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
爲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
見祥星大明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
則天下失勢○爾雅云咮謂之柳柳鶉火也疏云南方
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咮晉天文志
云柳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史記正義

云、郙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傳曰、參伐也、昴畱也、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畱在天。○宋云、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亦成相讓之勢。

疏云、參寔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伐與參連體、故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晉志云、參十星、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理平、又主邊城、爲九澤、故不欲動也、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故不欲明、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起兵、○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畱、言物成就繫畱也、晉志云、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

宋云、參星三月伏、五月見、參伏則昴見、參見則昴伏、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亦成相讓之勢。故以與抱衾與裯同御。亦有相避之義。

箋云、裯、牀帳也、疏云、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諸妾何必人抱一帳。

施者因之。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

内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六人、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疏云、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五日而遍、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

魏云、夙夜同天。在公同地。所同亦既多也。被覆猶夫衾。帷幙猶夫裯。所猶亦似越分而他尚可望其猶同乎。○徐玄扈云、等而上之。遁相慕也。豈有極焉。等而下之。遁不相如也。又奚怨焉。

命之數明。則怨消而情淺矣不獨此也。士君子立身行已。亦何可不知命哉。

【附異】予貢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悔過也。○

箋云、勤者以巳之宜媵而不得、心望之。

疏云、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也。然不言諸侯夫人、而但云有嫡、似說大夫以下。

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亦有姪娣、但不必備耳。

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于父母之國、

睡巷集云、今人責婦女、則惡其妬矣、夫割其所得至而擅其所得專、即欲無妬、安得無妬、自古嫉媢妒賢、何國蔑有。不妬固猶得男子所難也、今婦人妬而能悔、庶幾君子之善補過乎。

詩乜曰、在天為月、在地為江。月者水之精、江者水之區、月不却衆星成衆、江不却衆水成形、雖然月之氣清不待璇、而能容江之質、亞似稽時而後悔、兩篇相次之序如此。

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巳異心、使巳獨留不行。

釋名云、汜、巳也、如出有所為、畢巳而還入也、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

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黄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蒼州彭山縣入江、

箋餘云、汜渚沱、雖不敵江之大、然與江同一體、故分而仍合。媵雖不敵嫡之尊、然與嫡同一娶、宜挈之偕行、嫡之悔而處而歌、合本于此

入心平而後悔生、亦必媿而後悔、動媵與同取、而為得不與偕行、此平見者也、悔時之意也、對移木而懷慚、此媿而動者也、悔前之機也、此其所從來也

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釋名云、歌、柯也、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騃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樂記云、歌者直巳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
六帖曰嘯即悔時歌即處時并作一句纔借二虛字遂爾
玄妙微至○呂氏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
序也
詩揆云絶不言已之欣幸而第遥想嫡之悔處歌此詩之
善于立言者
章大力云夫情欲之得人所安而歡之者也理義之得亦
人所安而歡之者也然之子之前非人情之所常有之子
之後圖則人情之所甚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
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
盡其道而已矣
况無囘曰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定悲凉何如樛木螽斯
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自
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麕

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曰野曰林曰麗宛

然一村落風景雖小民之家知惡無禮聖化入人深矣
徐玄扈曰決是詩人惡強暴之言故氣和而莊語婉而切
故調笑之中寓深惡痛絶之意反覆申詠酷似當日從旁
呵止之狀說者因滯一我耳
傳曰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
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疏云此繇世亂民貧禮雖殺猶須有
物以將行之故欲其以麕肉爲鴈幣也
說文云麕麞也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爲麕埤雅云麞
性善驚蓋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猶怯飲水見影輒奔

道書云麞鹿無魂白膽善怖爲是故也麕性喜山善聚
善散故从囷囷聚也亦散也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
觸麞有牙而不能噬
陸疏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傳曰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疏云此女惡其無禮恐其過
晩故舉春而言○傳曰誘道也箋云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疾時無禮而言然詩揆云莫把誘字看錯了古謂以禮道

之謂之誘如誘進誘射善誘是也
箋云撲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
廣可用之物非獨麕也
運斗樞云瑶光星散爲麃字統云鹿性驚防分背而食
以備人物之害埤雅云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食則
相呼愛其類出于天性也胡侍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
草天玄主物簿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玉
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照
箋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云簡曰非言色言貞也見其

能自珍不任受瑕
山海經云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
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
祥說苑云玉有六美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
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
于外君子比情焉尸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
大戴禮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
摽梅章下一求字此下一舒字舒作中舒分十[illegible]心

以禮相求意情事愈近聖化愈眞箋云疾時無禮彊暴之
男相劫脅
徐筆洞曰此悅待母命而結此危與御輪相安幾是如玉
的女之行期○正義曰非轝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
佩巾又云子生女子設帨于門右○昏禮母施衿結帨
褒云夫陰陽之理不能以孤立而其事常有以相求故雖
聖王在上不能使人無情亦第使之不淫于其事而已
子貢傳曰野人求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

麕○女氏謂女之父母
何彼襛矣
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疏
云諸侯夫人自當下王后一等箋云不繫其夫以齊侯之
子未仰諸侯則此車服自本王姬非蓋齊侯之子未仰諸
侯平王之孫已仰王姬後二章兩言之故亦本此以立
義
正義曰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

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

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者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

何休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禮又不可以天子之尊絶人繼嗣之路

詩乜曰男女之界以嚴爲主故前篇以舒脫立教夫婦之道以和爲貴故此篇以肅雝著美西棣華反而合桃李穠異而同絲緡合兩爲一皆和之象也

埤雅曰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獨唐棣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古今注云圓葉弱帶無風自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一名移楊

曷不者驚出望外之辭蓋王姬似難貴以肅雝王姬之車似難若以肅雝令則曷不肅雝也宛然塞路縱觀相嘆貴以爲常情所不可及從來說者丟却曷不二字〇箋云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樂記有云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也

王云大抵夫先婦從陽倡陰和天所定也故二女釐降亦曰嬪于虞王姬下嫁亦成肅雝之德漢唐以來列侯尚公主使男事于女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二南列此垂教深矣

章大力曰陰義殺殺者可以下逮陽道隆隆者可以上取古之道也夫天子之子自長嫡而外皆侯國之君其女亦侯國之君之列也而連姻王室者亦軒輊之遠矣而錫履之近嗣也四德子孫必復其始元勛之後必有達人此勢地之均者也大凡天之生物常不使獨人之用物常善所比則桃李絲緡之說也

王云伊緡之合維絲之故柔德之貴也分之則管蒯不得擬其貴是綺紈中獨擅之穠華合之則琴瑟可以擬其諧是六物中不相妬之桃李要自其爲絲而已然矣〇當其始也爲絲爲緡有肅之象及其既也何絲何緡有雝之象

正義曰釣者以此有求于彼猶絲綸以求魚則是善釣要者以已有求于人用善道而相呼則是善娶〇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美[illegible]

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
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李、埤雅云、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

六帖曰、文王而曰平王、何也、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主也。○武王五男二女、長嫡胡公、王姬當其次也、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公子丁公伋、與邑姜爲兄弟、所稱齊侯者、殆是丁公與。○按春秋王姬歸齊、與平王相

值者有二、莊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據此則王姬是桓王女、齊侯爲僖公、齊侯之子爲襄公、莊十一年冬、又書王姬歸于齊、據此、則王姬又莊王女矣、齊侯又爲襄公、齊侯之子又爲桓公小白矣、然皆東遷以後事。今詩在二南、不得指此。

子貢傳曰、齊襄公結昏于王、周公跐之、賦何彼襛矣、

申公云、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公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是詩○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陳大士曰、騶虞、鵲巢之應、而麟趾之續也、仁以、親而始、公子公姓、備人道之所尊、仁以、物而終、五豝五豵、識性情之所極、而合嘯之謳。比封之俗。已有先兆之者矣。然致此未易言也。燕燕透徹于誠意正心、百千萬念之餘、而休養生

息于祖宗功德數十百年之久。蓋至此、而王道終矣、詩人咏于二南之末有以哉。

徐筆洞曰、于茁字上見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見豝豵之盛。又于葭蓬豝豵上見草木禽獸之皆盛。又于草木禽獸之背盛處見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並育、萬物共囿、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故但以騶虞嘆美之。騶虞不食生物。衆此爲嘆。取其與物兩忘之意象也。猶云此標枝野鹿之世境界、不可着我疾二字、亦不必贅仁恩自然意、

詩七曰、仁不害禮、故詩蔥苗、殺不變生、故歌騶虞、至此仁漸義洽、禮陶樂淑、王道成矣。

箋餘云、麟趾以應關雎、騶虞以應鵲巢、義例相合、則騶虞必義獸無疑、但麟者有獸之長也、故取以當王者之仁、騶臣。于麟而代行仁者也、故取以喻諸侯之義、君行仁、臣行義。其此之謂與。

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宗竇曰、發非發矢也、一發、縱指視、便見五豝並逐耳。○詩

測曰、豣不必說田、只云彼茁者葭、一發其中、視之有五豝焉。蓋豝藏于葭、如此乎生育之蕃息也、只如此閑閑來說其一種太平氣象、已溢于言表矣。

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于釋畜、惟豕見于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然則豝牝豕之小者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為仁也。○說文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則豝又大于豵、葭叢最高、故豝藏焉、蓬叢最低。故豵藏焉。○爾雅云、一歲羣以從母為豵、二歲能相把拏為豝、三歲豕有相及為豣。

說通曰、春田多獲如此、吁嗟乎、將騶人範馳驅之法、故物不過傷、與將虞人厲山澤之禁、故物性能遂、與意若居功于二官者、而二官卒不能有也、則侯之仁及庶類、不言而瞭然矣。

詩故曰、記仁愛之及庶物也、葭蓬記其時、豝豵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豝而取一焉、明不掩羣也。

楊云、季春主火、雖烈山焚萊、未之或禁、而葭與蓬、則方出

于机。此所謂生草也、全諸火焚之外、而後乃今為騶虞之不履。冥氏掌攻猛獸、雖狐張鼓驅、不以為虐、而豝與豵則與人無患。此所謂生物也、留諸舍拔之餘、而後乃今為騶虞之不食也。

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毛傳曰、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封禪書頌云、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于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

仁是崇。儀不侵暴。用不改容。斂咸揚德。愷悌之風。
月令、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澤之野、則虞者虞人也。故韓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云、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淮南子、文王因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則又是馬名、必文王嘗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嘆之。又一說也。
張云、大抵聖王繼天出治、統御萬方、則寰宇之間、民物雖衆皆吾一身也。是故堯典命羲和以及鳥獸毛毨之微。而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無不詳且備焉。則帝王之所以阜民育物者可知矣。此所以休德格天。令聞長世。而論至治者追稱之也。後世者萇楚與悲黃鳥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爲盛時之草木禽獸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政起。則騶虞之仁熄。
解頤新語曰、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申公曰、騶虞、美虞人之詩、紹其姓、虞其名、

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名曰騶吾、豈即此詩騶虞耶

詩志國風卷之二終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于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代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

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

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于彼俗、又亦國小、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江黃六蓼四國皆爲楚所滅

疏云、射禮云云、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其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于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射義注錄其詩、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上庶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然則雅首字、略引不盡其詞也、

詩志　卷之二

詩志邶風卷之三

海陽范王孫輯著

邶　栢舟

序曰、栢舟言仁人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爲不遇也。

箋餘云、兄弟者、同官之稱、當是忠佞異腸、傾陷不可據耳。又日爲君象、月爲后象、小星爲妾象、今自居于月、以月比妾、語亦不倫、當是群小用事、天道告凶、日月頻食、故云迭微、作此詩者、擯屈平被放之流、語亦悽惻、幾于騷矣、曰不能奮飛、亦將沒于淵乎、

傳曰、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正義曰、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黃葵峰曰、首章上不得于君也。次章下不得于僚友也。三章內不失乎己也。四章外不理于口也。五章仍歸在君也。

于貢傳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二叔遂以殷叛、康叔憂王室、賦栢舟、

孔叢子載孔子曰仁矣吾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
朱子以序說無質據改爲婦人之詩所據者不過列女傳
耳列女傳足據乎必求其據則孟子引憂心悄悄慍于群
小爲孔子則爲仁人不過小人在側不足信耶
卽如朱子說亦不以夫婦字塡入自佳沈無同日中間說
憂卽是說不得于夫說慍于群小正是說棄于君子口中
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合渾卽是懟夫一語稍不自稱卽
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六帖曰正風以關雎爲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栢舟爲首

夫婦之變也閨門爲萬世之原故夫子譏之
詩弋云夫不可茹兄弟不可據群小又見慍焉如此風浪
中全憑此栢舟撐持所云不可轉不可卷不能飛是也
荀子云栢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埤
雅云栢姓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
周易云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
諸隨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
所起造也春秋緯云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

釀黍爲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
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
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
是鑒我于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廣雅云鑒謂之鏡傅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
過之惡文子曰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正義曰兄弟至親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依者猶尚希耳庶兄弟應不然何徃愬逢怒亦不可以據
乎
婦人以心事人者也以容事人者也荀子曰爲人妻者夫
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恪省○詩拯云三章
皆盟心自厲之語非自反無缺之意
傳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
過于石席○詩拯云我乃心匪同石之頑其可轉乎匪同
席之弱其可卷乎○顧云不與席無心者也惟所轉而貞
身如惟所卷而順自如我寔有心稍不自持爲貞者恐失

其爲貞順者恐失其爲順而可轉乎而可卷乎
寘我夙懐就彼可貴不幸而仍阻反重取辱還我姿性惑
彼是非不幸而見收則尤取罪是可轉可卷亦所不宜亦
所不敢況不可乎
李云婦人無感而亦欲憺肅六宮婦人無儀而亦欲表正
群嬪寧君以諸涙失亂綱斷陽象我自以非靜持坤化守
陰維不相逆俱靡也
日月喩嫡妾非也禮器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陰陽之
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喩夫婦也夫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

盈虧今夫失道則日如月然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蓋一盈一缺屈伸之義月宜然也
乙巳占云日者光明外發魄体內含陽精揚暉圓而常
滿此人君之體也晝夜有節循度有常春生夏養秋收
冬藏此人君之政也星月東其光辰宿寅其氣生靈仰
其照葵藿慕其恩此人君之德也
靈憲云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
光盈就日則光盡乙巳占云盈極必缺示其不可久盈
也陰道臣道妾道理當恒缺也

徐文虛曰嗟夫家之有棄婦國之有逐臣事異而情同者
也讀栢舟之詩蓋有餘悲焉夫臣有忠而見黜婦有貞而
見棄切悼沉憂古今一體甚哉誠心之難格而流俗之難
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謂夫之不
可貳也故莊姜咏匪石以自誓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
其從君之志謂君之不可貳也故屈原賦懐沙以自沉嗚
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以觀矣

綠衣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子貢傳云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
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
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

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
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
乎弗聽其于序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郝云婦人衣大者也夫人位中宮黄者中央土之正色也
雜以青則爲綠青木氣也木尅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孽
也
詩弋曰坤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美在中也在中
又卽黄裏之意然尊以卑牧適乾陰飾之隆而卑以掩尊
祇是陰疑之戰

箋云毋使而州吁驕則莊姜之憂非徒嫡妾易位名分倒
置之故有隱爲者矣曰曷惟其亾曷惟其已若隱見他日
之禍者然知其無可如何故復恕已諒人思以古處耳前
二章憂以深後二章凄以婉
禮書云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凡裳
前三幅後四幅則衣裳不辟
鄭氏周禮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
色孔安國書注云蟣裳玄彤裳纁蓋裳以緇爲主纁
赤黄色以土無正位必托于火故也

箋餘云綠絲方染宜登柚何怪女治絺綌過時宜藏篋何
惜妻風至此心平氣和去古人不遠矣
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裳皆女之所治爲也而
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
衣織故本于絲也
黄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
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
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温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詩揆曰與眼前人爭黄角綠只見他不是怎得開懷日子

抛却眼前境界將身與古人齊等省多少罪過生多少快
活○思古人克已學聖賢者也嫌夫喻妾非其旨矣
詩牖曰嗟嗟夫不能以德而刑妻婦不克以德而相夫但
求自淑而心亦苦矣
陳大士曰讀栢舟綠衣而知嗣子之不終也莊姜賢不見
答呼日月呼父母其情戚矣而莊公之惑日甚夫魯惡祀
相繼斯首禍胎于鄭逆而機萌于京姜之不允于魯悲夫
悲夫古今安在不一揆也
詩測曰此詩遭夫婦嫡妾之變不能不憂而惟思古綠衣

婦人其聖賢之徒與。而且始而俾無訧。旣而獲我心。不可謂之非能反身而有得者。蛾眉之士。一不得于人。便不勝慫尤。絕無熟思審處之意。亦足羞矣。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隱公四年春、州吁弑桓公、經書弑其君完、

況無罔曰戴嬀之歸。以桓弑也。別爲非常之別。故痛爲非常之痛。但當時國危于喪。旣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敢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

末復敘戴嬀之爲人。如是其別。已自難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爲凄婉。讀者當自得之。郝云。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爲乎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于嬀。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爲比。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燕。關山家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皎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

燕之南來也。兩兩相依。所爲何事。今子旣毀壞。各各飛散。故頡頏其羽。下上其音。凄楚情狀。有不堪見聞者矣。

禽經云、鸛鶩玄鳥愛其類、又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雅翼云、燕來去皆避社、又戊巳日不取土、隻社主于土、戊巳土位、土克水燕之所避與、

箋云、差池其羽、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有大小、

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巳憤。盡巳情、傳曰陳在衛南、

又曰、莊姜見慍群小、而戴嬀獨能以恩相信、澗㵝煦沫何

日忘之、方將依以待老、而遽爾睽違、飄若墜雨乎、況其別也。何爲而別。其歸也。何事而歸。情悽目眩。心爲如割。痛哭流涕。猶未足以極其意也。

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注云、任、信于友道、

毋寵而州吁驕。好兵而公不禁。今日之事。誰爲爲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莊姜于此。有重感于先君而腸爲之九廻者。遠憶陳女平日相勗之言。甚足關心。故臨別而深念之耳。

曰于歸、曰遠送、曰瞻望弗及、曰佇立、曰寔勞、字字含情。毋

徒作別賦讀也

詩探云竹泣勞心五內盡裂悲姜之魂已隨戴嬀徃矣何以收還閨閤猛思其德又思其言綸形綸辭若寫仲氏一幅小像載之入閣以作死生老伴所以寧魂而返也

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魯詩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必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

日月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觀序說始知前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之語之刺心也

愁氏云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寧有定之謂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左傳惟言莊姜以爲已子不言爲太子

箋云日月喩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正義曰本傷君不答于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于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箋云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傳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正義曰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

朱傳只云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何如鄭傷已之說之深且遠也然今用之

徐玄扈曰呼日月而但曰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

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吐

物出形也白虎通云土之所以旺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曰土

精氏曰處巳則曰我思古人處人則曰逝不古處處巳處人各有當矣○詩測曰可見莊姜事必師古者以事必師古之婦欲宜于譴浪之莊公若如人之夫遇亦難矣○觀古處二字可見耦俱不狎相敬如賓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有識肚皮不足莊公處千言萬語說不盡又說不出括之曰乃如之人隱詞也亦微詞也

傳曰、逝、遠也、箋云、其所以接及于我者、

嫁女爲君夫人、反致恨于養我不卒、蓄不如貧之相安。

貴不如賤之相好也、是世間女子心苗話。

終風

序曰、終風、喩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蘇氏曰、風霾曀雷、皆以喩州吁之昏暴也、

郝云、詠綠衣日月、而莊姜蓄溫惠婦人無恚忿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愛子則爲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序說是也。

如朱傳僞莊公而作、若竟把終風比公、出語便忿激、論詩曰、終風且暴且霾且曀、猶出自北門、喩自遺昏暗、處于凄風苦雨之天也、若群小則處于晴天麗日之中耳、所謂一宮之中、陰晴氣候不同、如此、莊公狂惑、在意中不在口中、故突出顧我則笑句、衰腸可想、謔浪笑傲、是莊公與群小狎昵情態、至陰曀中間有虺虺若雷者、又是宮車別過另有所幸、終若肯來、所以願懷不已也、

詩弋曰、夫妻反目、打鬧不開、世間常事、只怕不打不鬧丟在那壁廂耳、未始不顧我、而又則笑、亦惠然肯來、而寔莫往莫來、終風可怨者在此。

爾雅、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大風暴起、乙巳占云、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

爾雅、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爾雅、陰而風爲曀、孫炎曰、雲氣曀日、

箋餘云、顧我則笑、不是當面笑、猶西顧北顧之顧、以狂暴之人見古處之貌、附遠望而冷笑、笑其自取孤另

惠然肯來、與顧我則笑一例、莫往莫來、不可捉摸之詞也。

即形容上句、言其惠然肯來也、道是往而身又近、莫往也。

道是來而情不親、莫來也、所謂如飄風者是也○大凡恩以譬而勝濃、德以寡而若溼、以來爲惠而情足悲矣

不日有曀、詩測曰、有如字讀、言其曀也、不見其日、惟有曀而已。

延壽宗鏡錄有云、心者形之朕兆、動靜無不應于自心、如詩云、寤言則嚏、謂人思已則嚏、故知心應千里、設有處遠而思者、我皆知矣、是以萬事惟心先知、故得稱心靈、斯之謂也、今人每遇嚏時、多云誰道我、其說本此、據此當云寤言公之思我而我爲之嚏也、不宜寤言公之思我而置之

而懷也、作望之之詞、更覺情深、
歌終風者、非徒傷悼也、益屢致其不可測之疑情也、何也、
無可笑而笑之、不可測也、未始不可來而不來、不可測也、
然始猶疑之、以為終風且暴耳、浪也、傲也、一暴之象也、且
霾耳、莫往莫來、一霾之象也、而不日又曀也、而更济以虺
虺之雷也、逾不可測也、終不能釋于懷也、所以願言則嚏、
願言則懷也、

沈無間曰、讀栢舟以下五詩、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慷
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閑禮義、不幸值人倫之變、
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所謂一國亂而其身未始
不治者、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左傳隱公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
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之、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即其子也、穆公致位于殤公、使馮避之出居于鄭、
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
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
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伐鄭、敗鄭徒兵、取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
濮、

陳大士曰、擊鼓、民怨不用命也、四國連兵伐鄭、欲定州吁
之位、春秋再叙四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惡存焉、
伐鄭書、又責詞也、至民怨不用命、乃知人心尚存矣、

州吁之亂、其民不和、際在內、欲籍外交、于是有南行之役、
南行以伐鄭為名、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為名、國人知其意
不在鄭、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此詩不曰伐鄭、而曰
平陳與宋、斷州吁之志也、故春秋書伐鄭、紀蔡人、詩略不
載、知州吁之志在陳宋也、又紀公子翬帥師會宋公、詩略不
載、知吁之志在陳宋也、知其為乎陳與宋、州吁乃不能使
其民矣、衆以是無鬪意也、厥後執州吁于濮而殺之者、陳
人之力、而書稱衛人、所以明衆志也、
必平陳者何、完嫣之子、陳之甥也、弒桓而首問罪者、孰與

陳且陳內有骨肉之親。而外有天王之寵。陳平則諸侯不足問也。必與宋者何。宋爲大國。近衛寗華督之心悖矣。得宋以佐其穢。其氣餒同以取也。且以公子馮之故。宋欲甘心于鄭。而機會又易以逮也。

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傳曰、春秋之法首誅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而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謀。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董子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乎陳與宋。雖在衛而陳宋其後者也。故主宋也。詩不言蔡何也。滅蔡之罪也。故春秋序蔡于宋陳之下。不于詞也。

黃幼玄曰、是役也。衛老臣石大夫碏固在也。何不預爲之謀。而聽衛人從子仲行乎。曰不得已也。設馳一使告于陳曰。維陳吾親也。厲嬀之不祿。乃及我寡君。幸勿聽之以傷前好。陳將聽之乎。又告于宋曰。子馮之出鄭。寔逕君位。君何怨于馮。而以鄭爲訴府。君勿從邪人之謀。宋將從之乎。陳、宋、不從。則衛之人不從。衛之人不從。則子仲無功。而州吁無謀。然不碏之謀洩。而碏死矣。衛終無所賴矣。故曰不得已也。

詩擇曰、擊鼓踊躍、說得何等樣好兵輕佻。居處喪馬、說得何等厭兵綫散。若虐用而民不樂用。情態相反。宛然可睹。

屯宿爲居、坐止爲處、居處亦幾何時。而釋此而前。計且復求一居處而不可得。則居處亦可幸也。其爰居可爲。爰處可爲。總之有限之日。得延一刻。則此一刻尚屬生全。而此外俱非吾事。

禮記、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是戎事六十始免。輕于土工。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故耳。

正義云、韓詩曰、二十從役、三十受兵、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齊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

黍褰叔哭送其子曰、我當尸子于二殽之間、喪馬求于林下、情詞與此同其悽慘、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兵之玩也、無一而受軍制者也、兵不受制。而敢用之乎、吁方侍陳蔡之睦。而得以亂成于是乎切陳之舉安然不疑而不備之計行矣。夫差之勝齊。偃之勝勝薛。堅之勝𢙼容諸國。皆是意也。是又不以軍制論者也。

玩不我活不我信語氣。則我獨南行處。憂心有忡處。俱宜。含蓄言之方有味若前面顯言鋒鏑死亾。則末後之嗟嘆索然矣。

徐云、死生契濶、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悋棄也、

沈云、鄭共叔之來奔也、吁獨曬之。曬其同志也。吁成而段敗。同志所耻也。吁若憤伯之勝段。又憤段之終屈于伯。且憤巳不能爲段以假手于伯。又憤伯不能如完以快心于段。故名爲莊修怨也。寔爲段復仇也。名爲衛伐鄭也。寔爲鄭伐鄭也。以固位而托之乎結衆。以比惡而托之乎問罪。則吁之狡而忍也。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正義曰、母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箋云、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子貢傳曰、邶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徐士彰曰、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夫幾諫有道焉。善則歸親。過則歸巳。起敬起孝。其是滿腔怨艾。絕無一語微。刺者。此正宣尼所謂幾諫也。若故以自責爲幾諫。則僞矣。非孝子也。亦非幾諫也。

正義曰、凱、樂也、李巡云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傳曰、樂夏之長養也、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

埤雅云、棘性堅強、賛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

○皇覽云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之草、四時[illegible]

云鵲巢中必有棘、苔棘性煖也、

雅翼云、凱風旣云自南、乃當景風、白虎通曰景風至。棘

造寔。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寔爲物之難生者棘。
而造寔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
春秋元命包云、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寔也。本注云棘有赤白二種刺有二種、有勾有直、蓋宜用直者療腫宜用勾者。漏嗣宗云、古者朝位樹棘、取其赤心有刺也又以爲七蓋取其枝翹竦有森上之義又可爲矢出氷以除災。○棘之爲用多矣今日棘薪若日但可爲薪云爾、言不適于用也、
徐筆洞曰、勞苦内不得添一字。○聖善、從劬勞中、想出看

他撫育七子成人不知經多少疾病寒暑千方百計。保全無恙。雖有情欲之累不掩其通明之。才從來善淫者。多出于聰慧婦人。可恨可惜。
詩測曰、母氏聖善、說者謂過爲歸美之詞非也、自他人觀之。謂凱風之母淫。自七子處心積慮而言。惟自以爲已之不令。不自以爲母非聖善也。如韓退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明聖。程子以此言爲得文王之心。即此意也。
詩測云、一則曰有子七人二則曰有子七人、只消玩此四字。其負罪引慝之意。有非言詞所能悉者矣○母子天性

使七人中有一人足當母心豈至于此。慨赧鬱積各各翻心。自省具覺梟鳥之不如矣。
陳止齋曰、瞽瞍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綠飾哉。其心誠曰吾罪爲而已。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拧以見一門昆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

雄雉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周禮、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今宣公外内亂、鳥獸行、上烝下報、悖亂人

倫、乃不顧他人怨曠、
蘇氏曰、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鬭、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程子曰、婦之于夫、思之深而勉以正也。○沈無回曰、總是極思念之情、即末章與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也。
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爾雅云、雉絕有力奮、朱子曰雄者身有文采、善鬭、埤雅云、雉死耿介、如鷙鳥擊、飛不越分域、徐爰射雉賦注云、偏與之雉不但欲擅一場、

又挾兩雌○士相見禮贄冬用雉注云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楊愼冕服議云雉身被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故九章之服七曰華蟲注華蟲鷩雉也陶氏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都成百雉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大戴禮云正月雉震雊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蔡邕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雉性耿介則易離于罹雄者有力奮善鬬則輕于犯患然

妬護雁飛不越域師此意也不歉已無不忌人有又可進于德行之途

雉飛而泄泄其羽我懷而自詒伊阻蓋歎夫人之多故不如鳥之忘機也

鍾伯敬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詳其形神一似翛然無累者我之懷矣于何不臧而更之阻也指之曰自詒使含脉于德行意在詩腸日多是負氣矜智攘背功名之人故云

朱云雉之飛非其所長今以忍忌之性變爲[illegible]卑之心雉之爲羽累也多矣[illegible]門之惡也天下以爲僨飛之怒也

六月以爲息雉則何能雖不受樊籠能免矰弋幸矣

徐筆洞曰伊阻險阻也謂處不得臧之域也險阻除是德行可臧

黃云臣所以事君婦所以事夫總是心耳不有焦心王事勤勞萬里之外非人夫也不有懸心遠塞憂勞空閨之內非人婦也故君子之勞我心展矣寔勞我心也

漢書曰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此婦是香閨中豪傑說德行處勿將女俠變成腐儒須還他相思本色始得

鍾伯敬曰此聖賢學問之言非婦人語也古者愛人以德悠悠我思之後必致之臧而後已此勞心之至也不則亦空言耳夫婦且然況君臣朋友乎

子貢傳云管叔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鄒肇敏云流言以撼周公鬩王室總起于忮求一念叛黨非一故呼百爾君子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夫人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生伋曰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求

宣公、故云並爲淫亂、

詩緝曰、匏若濟深、未可渡也、今曰深則吾厲之、淺則吾揭之、不問水之淺深、惟知欲渡也、喻宣公之不顧禮義也、濟盈不濡軌、喻宣公惟知縱欲、不自知其汚惡也、雉鳴求其牡、喻夷姜宜淫、不知羞恥也、鳴雁章言士之娶妻猶循禮。如此、況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

況無囘曰、通詩旁引托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于言外、風人之旨也、

詩牖曰、詩中多以水爲喻、蓋取淫之義云

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昏禮令其事必順其時、故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匏葉苦渡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下章鳴雁旭日、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

埤雅曰、長而瘦小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魯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詩緝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可佩爲腰舟、○亦名壺、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爾雅、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下爲厲、由膝以下爲揭、渡不裸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

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與上深字、必待匏始濟者不同、言可涉者尚當審淺深之宜、彼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何濟之與有。仍是教他不要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詩揆曰、匏未老、渡方深、何以濟矣、乃妄行者曰、何待匏哉、深則厲、淺則揭、未嘗不可濟也、

傳曰、遭時制宜、如遇水、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徐筆洞曰、番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曰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悖哉、雄雉雊而雌應之。物之常也。濟方盈而車不渡、事之常也。今曰以車濟盈、以雌求牡。何其悖哉

首二章上二句、只將來引起下二句耳。舉業家卽將正意

配說似非詩旨。

說文、軓軌二字不同、一从凡、與范聲同、一从九、音龜美反。○毛公云、由輈以上爲軓、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注云、軓謂輿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注、軹謂轊軓、車前式也。○若軌有兩義、轂末謂之軌、經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考工記經涂九軌是也、禮書云、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此車轍爲軌之說也、考工記輪人爲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禮書云、軹、轂末也、亦謂之轊、又謂之軌、此轂末爲軌之說也、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耳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指轂末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指轍迹也。○馬駉宗云、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此轂末之軌也、恭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大軓亦名軌、孔仲達不知、故疏謂少儀字悞、朱子不知、故以車轍釋此詩、轍迹特車行之見于地者、豈可濡乎、

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執鴈請問名、納吉用鴈、請期用鴈、注、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箋云、鴈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本草衍義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儀禮下大夫相見用鴈、飾以布、注、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云、鴈有行列、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關雎琴瑟友之、禮相見如賓、此章亦取喻我友、人知夫婦以情合、而不知亦當以義合、故用贄與朋友同、所謂愛待敬而久。立情須禮而不敗、此之謂也。○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夏小正云、鴈北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息長爲爾、古今注云、鴈自河北渡江、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皆御蘆長數寸、以防矰繳、

大凡人之恩輕于物、而欲重于物、誼重于物、而情淺于物。故鳴鴈相依、不求非偶、咸能始終、而淆亂乖離之事。必于人見之。執鴈以請、必于明旦、所以乘人清明貞固之氣、而

示其非昏暮酧倔之心也、欲罔其終、必先慎其始耳○鼎
來云、昏禮鄭重、豈僅爲此、此其一端、其大較也、只就世眼
易曉者、聊一舉似耳、

惟親迎以昏、餘皆以旦、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名婚、昏
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歸妻及霜降之
後氷泮之前、亦陽往陰來之時也、

董子曰、天地之道、觸秋冬而陰來、觸春夏而陰去、是故
古之人霜降而迎女、氷泮而殺、內與陰居近、與陽遠也、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

于房、以體天也、氣不傷于盛通、而愉于不時○月令季
冬氷方盛水澤腹堅、孟春東風解凍、

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釋名云、士庶人曰妻、白虎
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故荀子曰、天子無妻、告無匹
也、春秋漢含孳云、妾象太陰、臣法金位、水火交感、陰陽
以設夫婦象也、

詩弋曰、人能審時度勢、自無秋欲妄從之失、則女適其嘉
耦、臣遇其配主、友獲其良朋、濫觴失身、吾知免矣、

鄭康成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
也、韓詩外傳云、知可以砥、行可爲輔弼者、人友也、白虎
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
則死之。

人涉卭否、禮之所禁也、卭須我友、情之所許也、先王禁人
以禮、而許人以情、原自知此、蘇老泉曰、先王因許我以好
色。不淫可也。即此意○大丈夫砥柱頹俗、切勿授人以意
正須令人自遠。

徐筆洞曰、于迨字上見不迫、于須字上見不苟、

傳曰、招招、號召之貌、詩緝曰、有諭淮之意、

子貢傳曰、管叔以殷叛、卬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鄒璧
敏曰、管叔此舉、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棄親即仇、匪
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妄從者相類、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朱氏曰、宣姜有寵而夷姜
縊。是以其民化之、

詩弋曰、忠臣不言功、其主明也、貞女不言德、其夫良也、當
其黽勉勤渠、維日不足。何知德與功。而嘵嘵然出諸口乎。

然則谷風之婦亦不得其平而有激之使鳴者乎

説通曰夫重色所以見棄已有德所以深悲

曰以陰以雨則有致之者矣

但云無以下體詩自悲婉近情若添出莖美來便是恃德矣棄婦而恃德也者何其迂哉

徐筆洞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人主之用人士君子之取益皆當發于此獨夫婦之道也歟哉

尙經云葑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可倫饑歲常食之通中益氣令人肥健錢氏解下體云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黄腐人不可食盡以諸書但言冬食根未識着根何時惡也

箋云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

最恨毒在此送去者未決而送已在旁去者方行而送者已返是心違而不得不行者送促之也恐其不果行故送原非惜別而送故及畿而止

爾雅荼苦菜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易通卦驗玄圖云此菜可以釋勞○詩緝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荼苦及采苓采苦采苦綿蕫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亦英荼之類

詩測曰朱傳謂涇濁渭清者誤也今按涇之源清渭之源濁及渭流與涇流合則涇始濁矣言涇本清也特以濁渭之合而見其濁然其湜湜者自在也以比已本無可棄也特以新昏之來而見其可棄然其不可棄者自在也○湜湜其沚説得修潔可憐

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初學記云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津入于河

陸羽明云曰涇以渭濁則向之不覺其濁者自在也○劉云涇之濁也直以渭耳蓋遜渭也容渭也不欲以清見也不然既濁矣何以有沚如申生戻太子之徒一失君父之懽而隱忍以沒不敢自明豈眞有違行哉特不欲傷君父之心耳

疏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僅云。此絕去所經見。按左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帛、是士以下不禁外娶、此婦絕去歸本國、仰所見而自比已志

徐筆洞曰、不我屑以、與無以下體以字相照、是惟以下體故、不以湜湜之沚耳

六帖曰、毋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是不能絕意之甚者。

洗云、蓋身所經歷。觸念難忘、情事低徊、無限悽惋。

說文、毋从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爲禁詞、

雲窩曰、閱乃眼看之義、謂我身且不看在他眼裏也、若一閱其湜湜之清、則必屑以之矣

有就無避、故深可深濟、淺可淺濟。誰能難者。二就字可思。

箋云、有求多。亡求有。

凡民有喪、喪字只當失字看、

賈誼傳、一二指慉、師古曰、慉、謂動而痛也、言不我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急則重相須、緩則輕相棄、我昔于物、亦孔斯短、即自己用物之情、而深知人情、一反觀而堪悲矣

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之、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

張叔翹曰、章內言燕爾新昏者三、蓋所恨在此、故不覺言之縷縷耳

肄乃斬而復生之義、與伐其條肄肄字同、此件未已、彼件復來、謂牽連無窮之事也

洸無回曰、末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回頭一顧、許多悲凉。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豈能常盛而不衰哉、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昏意

塈與旣同、左傳猶憾不旣、謂至也、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宛至、詳委熟復、則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及也、乃獨見棄于夫、何哉、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攬涕哉

徐玄扈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君臣之故。而托之夫婦者也。則此詩之作、有未可遂以爲實然矣

箋餘曰、柏舟棄婦。憂在國。故慨日月之迭微。谷風棄婦憂
在家。故戒梁笱之無發。氓之棄婦。憂在身。故悔淇泮之不
思。吾讀三詩。而知貞淫局量。詞不能欺情矣。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黎侯爲狄
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
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春秋宣十五年、晉侯將伐潞、宗伯數赤狄潞氏有五罪、
云、奪黎氏地、其三也、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
侯而還、觀此、則滅黎者赤狄也、復黎者晉侯也、衛爲脣
齒之邦。略不動念。式微旄丘二詩之所繇作也。

詩測曰、按黎于衛地相接、狄之患、衛與黎共之。故黎不
寓于他國、而寓于衛、蓋以不得不救望衛、而衛之救黎寔
自爲也。奈何衛之不然耶。

詩弋曰、古有待寄公之禮、衛于黎侯、置之中露泥中之地、
則廢禮怠好。是又一狄矣。玩寇樂禍。是又一黎矣。黎臣逆
知其不足恃。而勸君使歸歟。意若曰、不如歸去。苟自力之。

計也。

詩揆曰、式、格式也、猶云、規模、氣象、衰微也、胡不歸乎、若第
爲君一身、仰苟且偷安于此可也。然寔微君之故。隱然見
宗社生靈之所係、有不容不歸者。

論詩補曰、傳曰、知恥近乎勇、夫差使人立于庭、出入必呼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恥之。乃以激之。此詩只言
其流離困辱、以動其恥心、而奮然恢復之意、泠然言外。

嚴云、狄兵新挑、尚有間隙之可乘、更無容待盤結之已固。
國祚新亾、尚有忠義之不改、更無容待人心之久弛。失此

不歸、不可歸矣。

又曰、今不可歸、則何不必來矣。來亦爲歸。來後不可歸、則
今不必聚矣。聚亦爲歸。聚蓋圖謀歸計。是群臣本懐。試觀
句踐入吳。群臣送之江濵。有三祝詞。大都悲楚激烈、都爲
歸計。意亦類此。

徐玄扈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非怨詞也、漢光武時、群
臣請上尊號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
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
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

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式微
詩人與此同意
藕氏曰、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
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于其微耳是
以試之于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于衛久矣而衛不吾
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
傳曰中露泥中、衛邑名、
詩測曰、說者謂此爲宣公之時、蓋宣公淫亂無度大誤
然衛、或又因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路氏數之、以奪黎

地立黎侯而還、遂以此爲衛穆公之詩、今玩此詩、勸之
歸者、必黎侯止、爲狄逐、其宗社未滅、尚可以歸。故臣勸
之歸。越百年後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故晉人數
其奪黎之罪、則此爲宣公之詩無疑、
朱克升曰、衛有總國之詩六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
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
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藕子由曰、衛
侯爵、時爲州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
伯、
徐筆洞曰、不是始而怪、既而疑、三而諷、四始直責、總之自
爲問答以諷衛也、何多日也、何其久也、何其處也、皆問詞
而答之曰、靡所與同、褎如充耳。須知皆是設意而言。
藕子由曰、旄丘之葛、其節雖甚濶也、然而無以其濶節而
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

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林云衛之不必有與、不必有以黎知之。而雖無以爲處且
久解也亦曰想當然耳
徐筆洞曰、自葛而衰、是時歷冬夏、正多日也。正久也。處也。
豈其有所與乎。豈眞有所以乎。靡所與同耳。此句正諷其
同。利害之意。後衛果有狄禍。則所與同者宜切矣。講者謂
不同心、還次一層、既同利害奈何褎如充耳而罔聞也。
不惟望其知他人痛癢、正諷以切已之情。
際。是非伯叔則可。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叔兮伯兮。乃靡所

與同袞如充耳乎。

詩緝曰、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于衛、而以輔車相依之情相望耳。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呂氏曰、晉士蔿曰、狐裘尨茸、昔黎侯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大夫過者甚多、終莫肯有動心者、故嘆曰、非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

梟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如于黎、衛人不忌、害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已患也。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楚詞、茲歷情以陳詞兮、蓀佯聾而不聞、

徐玄扈曰、充耳、瑱也、瑱固所以塞耳、恐不應便以耳聾爲詞、且言衛之不救、而曰褎然而笑、如耳聾之人、亦少意致、懸旨當作衣褎之褎、言其褎、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徐玄扈曰、讀式微旄丘、可見當時有羈旅狼狽之君、而憐無救恤之意、夫衛黎接壤、唇亡則齒寒、衛爲狄滅、固以其

虎逢失道、抑亦失輔車之援與。衛之滅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而救之。夫知衛之所以滅、則知齊之所以霸、知衛之德齊也、深則知黎之怨衛也切矣、

陳大士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式微旄丘之尊責衛不救寄公也、衛爲狄所滅、而遷于帝丘、噫、帝丘也、旄丘也、旄丘哉、楚丘哉、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事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于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故號樂官爲伶官、

流無回曰、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並聯其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並疏遠而不御乎、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不露意中事。

傳曰、方、四方也。禮記、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萬者何、干舞也。言干則有戚矣、言籥則有羽矣。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何休云、籥所吹以節舞。陳暘曰、籥所以爲舞、舞出陽來、故執籥于左、左陽故也。樂書云、吝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

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正義曰、祭祀之禮、旦而行事。故知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爲教時也。王肅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徧至也。

舞是今日所有事、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是碩人倫才。言此者、誇其才之多、亦隱自表其非伶人耳。○陳氏曰、如虎一語、穆然有潤澮之志乎。吾何從知之、于其思美人知之。

傳曰、武力比于虎、可以禦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

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祭統曰、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煇甲吏、胞肉吏、翟樂吏、閽守門、皆賤者。箋云、見惠不過一散。散受五升。

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崔豹古今注云、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明明在前上處、而思忽在西方、明明相對、有錫爵之公。而思忽在西方美人、然則上處公前、有碩人之秉籥乎哉。碩人自遊西方耳。

彼美二句、不必說遠、只寫其思中、駘宕欲往之緒耳。

詩弋曰、魯無君臣、而樂失其用、衛無夫婦、而樂失其原。美人之思、其有關關雎鳩之感乎。

袁云、孔子學琴師襄、皆思其人、曰黙然而黑、如望四國、而始得其曲習其數。彼曲與數何關于琴、況襄乎。降而惠翔阮籍、思亦安所不至哉。夷齊執定首陽、勿思甚也。

此與禰正平撾鼓將氣象、大約相類、但不似其無禮耳。魏武有意辱衡、故反覺爲衡所辱、公第不知、碩人無意輕碩

人故爲碩人輕而不覺耳魏武覺而衛之氣便伸公弗覺
而碩人牢騷之氣不更借乎美人一思知他是癡是顛是
歌是哭恣口亂叫旁若無人
李恩公曰美人是碩人隱語○姚來云人當侘傺無聊時
自然有思只是執定不得思亦自然有人只是指言不得
云誰二字可味每一念至泒不知鍾情何屬而已覺悠然
情深若指定西方何處美人何人便是囈語嘆語
詩測曰丈夫得志則廟堂不得志則山林孤雲野鶴何天
不可飛而必在仕爲卽不得已而仕抱關擊柝可矣烹迫

之而伶官既俛首于伶官卽當安于籥翟之役亦自有不
辱者在簡兮何爲哉簡兮詩人愚固謂其迹如此其中未
有以過人者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云以自見者見已志也
諜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一章發其謀之端二三章遂
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
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今日者我有諸姑問我諸姑我有
伯姊問我伯姊亦惟以不永懷也懷哉懷哉不且宿于干
餞于言哉脂舝我還車疾至于衛而遂了義有瑕乎不也思
而且謂有害耶無害而我思肥泉胡爲乎茲之永嘆也思
須與漕胡爲乎我心悠悠也計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
已矣只如此叙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此衛女遠望當
歸之詞不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
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若知其不可歸
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衛女知其不可歸而懷思之情
不能已已故委曲計議展轉思維耳只一聊字悽絕慘絕

藍田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
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山海經云沮洳
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通典云衛居河淇之間
箋徐云寧父母自總詞諸姑伯姊思一遍問候肥泉須漕
思一探風景但暢言得歸之樂而不得歸之旨隱隱自見
言外是作詩妙手若說出謀之不可而出遊以寫其憂便
錯
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姊鄭箋所謂親其類者是也若姜
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視此爲何如

記出宿飲餞之地言其近也向也不過出宿于泲飲餞于言
禰尼尺間便道其父母兄弟今也但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朝發而暮可至故曰遄臻于衛而情何能已耶
箋云遲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鄭箋有言云天子
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是大人嫁時自乘其家
車而游留之也故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故
云亦不至于有害云耳呂云自恕之詞大是〇蘇氏曰言
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爲而不許哉

正義曰祖必出宿示行不留于是也
傳曰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正
義曰軷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爲難是以封土爲
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或伏牲其上既祭以車轢之
而去求無險難
其思之所至恍若親接于姑姊而神遊于須漕是形不敢
毀義而魂偏能赴情者也
思在肥泉而所思不在肥泉思在須漕而所思不在須漕
思者一而所以致吾思者百寄吾思者可言而所以繫吾
思者不忍言
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
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〇傅氏曰自須至漕山東而
西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則賦泉
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出姊妹之親
復結姻好故衛女嫁于邢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能得其志爾〇

正義曰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觀下篇
北風之去國去者多則當事者益艱故適我敦我益我遺
我畢舉于人北門其歲寒之松柏與故曰忠臣
詩訓曰莫知我艱一句是此詩之所由作也謝疊山曰鹿
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
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体群臣也當是時
也安有如北門之忠者乎
人臣之事君也自靖自獻原不必求知于人然莫知我忠
忠可自盡也莫知我艱則有掣肘者矣併其忠而不能盡

也故望人之知其艱正忠臣之極思歟
凡人除却見危授命外亦須免得妻子之累始可併志功
名之途此詩發端遂言終窶且貧又兩言室人交責交摧。
意若曰王事政事之敦益所不辭矣而無以自慰其私則
欲一意奉公不得欲巧爲規避不敢千愁萬苦寔有無可
如何者

胡云、大抵發舒之氣多言南、憂鬱之情多言北、立言者
之法、不必以北門比暗君、

已爲哉、天寔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

志故自決歸之于天。

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來求賻、征求
貢賦之類、

陸云、北門詩人、非不能不貧是其能爲貧者也苟剖心析
肝相信、則得爲忠臣。賢其爲肥家也乎之清白勝其爲溫
飽也。英雄豪氣、足以銷兒女之愁并日易衣愈以見篤篤
之餉、夫何患哉。益知我之所以貧雖女子知快不知我之
所以貧。是廉與貪總無異也能不喪氣于閨闈間耶

箋云、言室人亦不知已。

許氏曰、北門詩人、眞安之若命者矣吾以爲政深于怨也
怨之而思以勝之也夫爲之。而又使不怨。天豈能行之人
哉、即不怨。亦止是愚人無心肝者耳。屈子有天問、柳子有
天對、而劉氏因有天論、言天人交相勝、其理極微、曰是非、
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亾焉、雖在邦天、理勝也、天之
机人、無已亦獨有勝之已耳號于天之下。由來不一喙。寃
竟只餘謂之何哉一語。噫使天下而可奈之何。則今亦無
復有天矣。

李少有曰、出北門而憂。則其憂豈爲貧窶乎。詩蓋託憂亂

于憂貧耳。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鄒云、衛當莊桓之季。三綱絕。四維滅。如綠衣。則妾僭嫡矣。
燕燕。則臣弒君矣。新臺。則男女之倫瀆矣。二子乘舟。則父
子之恩斷矣。他如旄丘無恤隣之義。簡兮忘尊賢之心。北
風矣勤士之道。種種皆亾徵也可去也。總未敢明言也。姑
爲之隱其詞晦其旨。摹一愁慘之象。以動人憂思焉爾。

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與、

論詩曰、天日晴麗、則祥麟威鳳屢至。風雪昏暗。則赤狐黒烏狎出。此氣類之相感也、氣象之愁慘、人物之怪異、自相因而至。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

集餘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正人退、則邪人進。此其虛其邪之解。○箋云、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考証補云、今狐所在、烏輒從而噪之、蓋皆妖祥之禽之所占也、師曠以爲東方有烏憎烏而愛狐、然則狐可好。烏可惡今並爲威虐則莫適求憎愛之正矣。

陳大士曰、北山勞臣困于事也、北門、忠臣困于事也、北門得困之二爲。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遯之初爲而無其係戀。

静女

序曰、静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

傳曰、女德貞静而有法度、乃可説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貽我彤管、遺我以古人之法。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終、非爲其徒説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子貢傳曰、時不尚德、邶人陳古以諷之、賦静女、

詩弋曰、女曷取静、易坤至静而德方、夫邶風之亂、陰失位也。若得静女司閫、且向來宮中上烝下淫、紛紛失紀、女史安在乎、則當授以彤管。凡君所御必書。庶乎凜凜知畏、又自牧歸荑。期以潔白自愛。刀如墻茨之穢、不可掃除也、

詩故曰、内則、婦事舅姑、左佩刎礪觿燧、右佩箴管、彤管即所佩之箴管耳、○詩測曰、内則云、内佩玦捍管、注云、管、筆彄也、彄、弓弩耑弦所居也、

張叔翹曰、易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又晉書生紫華于枯荑、荑者、凡草木萌芽、皆是、恐不獨茅也、

胡云、此必衛有賢而隱者。國人相慕悅之詩。騷人多以美人比君子。安知靜女非指閒靜寡營之士乎。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臺以新名。志滛也。傳無是臺。見。戚。禮。責。偷。自。宣。公。始。也。傳質言曰親。不諱其奪子婦之故矣。魚網而鴻離。亂。天。下。之。常。咄咄大怪事。

傳曰、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滛昏之事。

荀子、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屈、似有道、其赴萬仞之谿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潔、似善、發源必東、似知、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

詩揆曰、形。隨。心。變。心。惡。則。形。亦。惡。彼以為覓而梳者君耶。

我以為龜而胸者籧篨耶。駝而背者戚施耶。醜詆之極。不得比于人數。

釋詁云、籧篨、口柔、戚施、面柔、

箋云、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按籧篨本粗竹席、其為用也常仰而不能俯。郝云、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以像死者臃腫之狀、

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詩測曰、齊人以疾為戚、戚蹙也、施从㫃从也、乃旗貌、旗之為物也、遇

進其為用也常俯而不能仰、戚施云者、旗之蹙蹙然者也、

箋餘云、洗、類汗也、言臺不能為之隱、若代為愧赧耳、洒雪恥也、言臺不能終為恐若無計、釋慚耳、不鮮者、言河水沐日浴月、不能為彼洗面目、使之鮮也、不殄者、言河水東流北注、不能為彼滌疾惡而使之殄也、

徐筆洞曰、河水浼浼、此。濟。水。也。亦。禍。水。也。有。千。年。流。此。惡。跡。不。去。意。

李氏曰、宣公知。有。男。女。至。不。知。有。父。子。人道斯為滅矣。嗟

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于子。一變而爲乘舟也。慘不可言
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墻茨也垢不忍言也華
既卽狄狄又亢華三變而爲楚丘也禍不忍言也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先爲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傳曰、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
而無所泊、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鶴餘曰、凡人于所愛之人每不欲聞其死、二子之被禍、相
傳已眞、猶若臨河而望、初尚見其影、心爲徬徨焉、既雖見

其逝。心爲猜疑焉。如人遇凶患之事。私心念曰。若是做夢
方好。有惟恐事之眞者

詩弋曰、景言波流孤影、意無兩持、逝言一往長逝、志不返
顧。繪二子之形、兼繪其心、若有惕然無假者。特旁觀者。一
若愛之、一若疑之

嚴云、瑕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
而不去也、

論詩曰、二子與衛不兩存者也。天欲亡衛矣。其能留二子
乎。吾讀二子乘舟知狄未滅衛、衛先自滅其宗祧之主矣

夫子删詩、錄以殿邶。雖二子無救于衛之亡、亦以見天理
在人心者尚未亡也

嚴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
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
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
子穨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
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
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
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益綱常

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衽席
之禍。一至于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
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
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
何哉。

詩測曰、朱子謂伋當逃避、彼謂君命也不可以逃、亦自正
論、況父志如此而傷之、必有責其叛父者、而治命亂命、誰
爲分疏、弟壽並未得罪、直爲已死、已如不死則負弟矣、何

以報弟于地下。即不以此時死、終必不免于父。萬一漁而生、無一念之亦必有不能自存者。此假以一死之為快也。奚暇論禮。若壽之死。雖無救于兄、未必非力救之不得。其中有不能自已者。始竊節先徙直謂賊殺已已矣。詎意兄之終不得免耶。彼惟迫于一念之發、能生兄則生之。不能生則死之。亦無暇及于重父之過、至于舜之事親、親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殺之又未嘗得、不知當時神通妙應為何如者。斷非筆所能書、口所能言、即舜亦有不得而自知者。自古及今、曾有幾舜、概舉以為律、而順親之至情、捐生之大節、皆所不錄、恐後之所遭不幸者。皆有所托矣。且古之忠臣義士。多只是眼前一種至情禁持不住、輒有死耳。倘當死生之際、又遲回瞻顧道理、何如恐終無死者。即泰山之重。亦鮮矣。宋儒道理大熟、未免有執道理掩人情處。人情孰樂于死。況死于骨肉。不妨于寬。故愚于二子之死、直有哀之憐之而已。不忍為苛論也。說者又謂夫子錄國人之詩、著宣公之惡、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愚終以為夫子之意、即國人哀而憐之之意。恐亦無許多意思。

詩志卷之三 終

詩志國風卷之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鄘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父母無越國奪嫁之理、父母兼舅姑之通稱也、惟言于共伯之母之前故以兩髦動之

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武公之兄、○按史記、僖作釐

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

內則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禮書云、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為之鬌、及其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捨幸其生、為未忍脫也、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髙尋、所謂毀髦、皆長毛也、○疏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

詩探云、共姜自言甘心守志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
如幼時之狀寔我婺居之容也蓋兩髦之制男角女羈、
寔男女並有、
詩測曰、儀乃儀刑之儀、猶刑于云云也特者、奇特之特、乃
婦人尊美其夫之詞猶良人之謂也夫婦相謂多同特、婦
之謂夫則曰寔維我特夫之謂婦則曰求爾新特○徐云、
特者、獨也獨有此而無二也猶終身一人之意
詩探曰、父母之奪志婦人之姑息畜猶之愛也共姜之守
節丈夫之激烈聖賢之行也○夫母不過慮其終耳靡他

靡慝姜之自誓如此而母之慮亦可釋矣
古有一生勵志而舉世不諒者人之于人隔于私也天則
純乎理其聰明之畏及爾出王故一念之僞必監之一念
之眞必諒之此非徒以天望母而冀其諒彼且以心對天
若曰此念亦無可容其僞者
箋餘曰、前栢舟守有夫之寡遭叔孫武叔之謗而獨行其
道孔子也後栢舟、守無夫之寡甘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
顔子也、
黄燮峰曰、史記世家、謂武公和殺共伯而立、今觀此詩

之序、謂共伯爲世子早死、其妻守義、則武公安有簒共
伯自立之理乎、此世家之謬也、○呂東萊曰、按武公在
位五十五、國語又稱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
卽位、共伯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位、則共伯見
弑之時、其齒又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髦者子事父
母之飾、諸侯既小歛則脫之、史記謂釐侯旣葬、共伯自
殺、是時共伯已脫髦、詩安得謂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
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弑之惡也、呂氏之考最
詳而確、史記不可信、今人不信詩而信史記、何哉、○休

復曰、若共伯遭弑則共姜哀普必更加慘毒不第如此
悽惋已也、
徐玄扈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
此者、爲墻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
滅矣、聖人錄栢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
未嘗滅也、
墻有茨
序曰、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春秋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牀薄不修牆茨生焉人道荊蓁會見鍾虡在棘刺中矣

傳曰牆所以防非常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

埤雅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一名茨爾雅茨早草也歲欲早蒺藜先生

傳云欲掃去之反傷牆也蓋喻公子頑雖可疾欲道之恐傷國體

想其語氣似國人爭道之詳之讀之不罷者故曰寧道路得之史冊書之而不可汚吾齒頰非愛彼也自愛而已吁此正其道之詳之讀之之甚者歟

蘇曰有女戎必有男戎今宣姜媢嫉閒搆女戎成矣則狄入衞厥有繇哉

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注云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

賞富露

子貢傳曰三叔搆周公鄘人諷之賦牆有茨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衞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云人君小君也

詩測以爲夫人之所以爲夫人者不在服飾容貌咏夫人而但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所不足者居然見矣愚以爲非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也意若曰其服委佗山河者爲何如乎可見宣姜一孌娜娉婷婦人耳詩所爲冷刺也

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然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者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珈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馮嗣宗曰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于頭

上未傳誤以爲一
徐筆洞曰象服非法度之服謂服之象此偕老而設耳
正義曰象服象鳥羽而畫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是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等謂之象則夫人之服
畫翟羽亦爲象也
首于末二章俱以容貌服飾並言非是蓋未玩首章語脉
來意也首君子偕老一句是立案惟偕老則宜象服若鬒
髮如雲揚且之皙揚且之顏有輕揚冶佛俏麗動媚形狀

與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者異矣其安能與翟衣展衣宜乎
物失其常故怪其爲天帝惜其爲美媛云耳
君子偕老則委佗山河可云也象服是宜可云也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一似有驚顧而不敢云痛惜而不忍云且吟
且咏踟躕而不能云者下二章云其衣服云其容貌云其
爲天云其爲帝云其爲邦之媛皆領云如之何語脉來異
變有未易云者直駡一句不得
鄒云今日之人情止用其稱耳在乾坤之定媾故用其老
乎乍偶之相配不老則其數不完志氣之相摩不老則其
光不烈舉天下所被體而稱可借消之老則其端久亦終
盡舉天下所寓目而神可擬屬之老則其名亨亦終貞
按王后六服褘衣一褕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
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爲
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翬青質五色皆備曰搖褘衣畫翬
褕翟畫褕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褕
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褕翟闕翟無禕衣也
毛云展以丹縠爲衣孫毓因之曰褘衣赤褕翟青闕翟
黑鞠衣黄展衣赤褖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

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傳云展衣
字悞禮記作襢衣按說文云琣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
色當歸鄭不歸毛矣
變餘云展衣開張之義而用以紲袢又重收斂古人制服
微妙處○徐云紲袢其體而不能紲袢其心所謂服之不
衷身之災也
傳曰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疏云袢延是
熱之氣紲袢者去熱之名展衣之裏不恒以絺夏則用
之

箋云、何緜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緜衣服之盛顏色之莊歟、反爲淫昏之行、妖者邦人所依、何以爲援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

吾觀衛之二姜、有餘感焉、莊姜既棄于夫、又乏其嗣、宣姜既有賢子、又多淑女、夫秀美者薄福、而德有餘、輕忍者薄德而福有餘、造物之不均、往往如是矣、悲夫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之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詩弋曰、

名曰相竊。竟同相竊、居然夷狄矣。

論詩曰、桑女最勤、自宣姜倡淫、而小民務本之地、悉變爲淫亂之場。桑蘸極矣、故文公再造、降觀于桑、稅桑于田、匪亟乎、思反其利也

箋云、于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正義曰、獨言衛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衛尤甚焉、而國外承化、淫可知矣、

沈然回曰、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姜弋庸、求之易、許也、桑中、孟姜之所聚、

蘓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正義曰、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

詩故云、弋、莒女也、庸、鄘女、亦國姓也、

詩擬云、此詩一則一要一送、纏綿淫褻、處處在不言中。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如琴之泛音、曲之和聲也。

翔云、沬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曰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

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也、唐、兎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萬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葑、蔓草也、義取下體、賤其葉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爲刺、

詩測曰、朱子以桑中即桑間濮上、其引樂記爲證、證之娓娓不下千百言矣、第考之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知止也、彼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非謂鄭衛之詩、亂世之詩也、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非謂桑間濮上之詩、亾國之詩也、夫所謂桑間濮上者、原有定証、據鄭氏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亾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此桑間濮上之所繇來也、據此則所謂桑間者、乃濮上之桑間也、今因偶有桑中字面、便以爲卽桑間、則彼所謂靡靡者、何所指也、此地多桑麻、而衛尤宜焉、桑上之野、比比而然、何得以淇沬之桑中、卽爲濮水之桑間耶、以桑中

爲桑間、尙有桑之一字相同、若濮上字面、篇中全未一見、必以濮上而連桑中、此又何說、今考之淇沬東去濮水、尙隔漕泲等地、不但數百十里而遥、曰沬之鄉、淇之上、必以爲卽濮上之桑間、恐未可遽信、看來朱子只是錯認詩之與聲、詩之與音、只管以夫子放之之說、㨨之輙辨、不知夫子之録鄭衛諸詩、原非以其事、卽此諸詩之事、其所謂思無邪者自在、不必苦苦執定夫子放之之說、以爲此等諸詩、夫子斷不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也、荀子亦曰、詩者中聲之所止。卽夫子所謂思無邪也。何所據以三百篇之內。如此等諸詩。必在中聲無邪之外乎。若以此等諸詩。必在無邪中聲之外。則是思無邪之一言。不足以蔽詩三百矣。是中聲猶有不止于詩者矣。噫、夫子所謂思無邪、荀子所謂中聲、不知今人如何理會、難言之矣、

張子曰、衛國地濵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解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俲此、此夫子所謂鄭聲淫也、

附録 曾曰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遂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

鶉之奔奔

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詩㨿曰、兄女兄也、爲姊刺宣姜之詞、君女君也、爲妾刺宣姜之詞、

沈無回曰、傳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者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墻有茨借老不及
惠者、怨其幼也此必長而後入之時。國人見其恬然相安
而不知恥、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
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
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李氏曰、何者乘匹之兄非兄也降而夷于兄今兄又抗而
與君敵新臺之作非君也抗而處于君今君又降而與兄
伍我之兄與君何多故哉
鶉性如涇、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鬭、故奔奔謂怒逐也、鵲之

防戶牖。彊彊然不開別竇。表記引此、証君命逆。則臣有逆
命。注云、彊彊奔奔爭鬭惡貌也。惠公聽子頑上烝而不逐。
縱宜姜下淫而不防、便鶉鵲多矣。
禽經注云、鶉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
鬭也、埤雅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愚不誠
積草、遇小草横其前、則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雅翼
云、鶉居易容、食易給、穴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
俗曰鶉居鷇食、色特禿若衣之短結、俾稱子夏貧衣若
懸鶉、性好鬭、物之小而健無若此者

考証云、鵲一名乾鵲、一名孺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欲
少、故曰孺、詩測曰、鵲本作舃、今借爲履舃字者、古人居、
欲如燕、行不欲如鵲、故借舃字以爲行戒
陳大士曰、鶉奔載在定之方中之前、所以見衛爲狄所滅
之繇、而不知寔胎于莊姜之不見答、彼莊嗣子而定、即衛
人何以立晉而有新臺之事乎。
崔仲凫曰、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亾。木瓜爲殿、著其所以
存。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
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詩作于富庶之
後。追叙立國以來事。
史記、衛惠公卒、子懿公赤立、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
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九
年、翟伐衛、衛懿公發兵、兵或畔、翟于是遂入殺懿公、衛
人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
者子壽又無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常代

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公子申爲戴公、戴公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于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楚丘之地、箋云、自河以東、夾于濟水、○疏云、衛本河北、東徙渡河廬漕、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在河南、

從來首創之主。與再造之君。規模必遠。綜理必周。此詩恭看大雅緜與篤公劉二詩。立國經綸次第。無剩法矣。

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

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

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中營宮室也。

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水地者、先以水平地、無有高下、乃爲位以樹八尺之槷、槷、柱也、縣、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旋畫地爲員規、朝則景端指西、暮則景端指東、兩端

長短、必爲規齊、則東西正矣、又于晝漏午時、參日中之景、日中之景最短者也、可以正南方之位也、南正、則北亦正矣、極星、北極也、號曰含樞紐、在天之北、夜考極星相去遠近、則知南北之正也、南北既正、然後可以朝夕正東西也、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故宮謂宗廟室謂居室○釋宮訓宮室爲一、然散舉則通、其對文則異、

衛自宣公懿公之後。人道絕矣。不再造。不可以爲國。今宮

曰楚宮室曰楚室見改遷楚丘存重新之象焉
管子曰一年之計在于樹穀十年之計在于樹木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詩揆曰梓爲百木長故古者名制器之匠爲梓人桑者母之所植以供蚕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代琴瑟故小弁云必恭敬止
詩測曰虛字作故城未爲不可其定亦不必既云升便是升高亦有高而不虛者前遮後掩左蔽右塞豈能望乎惟擇其高而虛處一升之而形勢盡在目中矣○作室正方

面則用日景此審大勢何日景爲景乃商所都之景山也即商頌景員維何陟彼景山之景不必泥定望景觀卜四字面也
郭璞曰京人力所作丘自然所生
大卜云國有大遷大師則貞龜曲禮云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詩存云靈雨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蚕春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箋云星雨止星見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

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埤雅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
雅翼云騋戒于龍而愈于馬亦馬之良者故爾雅稱騋牝驪牡也
翁云欺天而縻人者不可以久故救之以塞執經而膠執者未易行達故濟之以濕塞濁之心應時之心亦恒久之心也
楊云〻下事僅能及此而止者勢必不能及此者也萬物之情苟安于是而足者久則將失所安也

騋牝三千、乘馬以祭、其餘非止言馬已也。

陳卧子曰、夷狄之所以猾中夏而破國都者、民不能爲我守。焉不能與敵角也。務令財足以自支。兵足以追遠。然後可以勇佐儲而保盤。

范氏曰、魯僖之元年、齊桓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皆美桓也、然猶有異焉、夷儀之役、邢雖以自遷爲文、而齊桓卒有救患之功、故成邢詞繁。而不殺。楚丘之役、桓雖以恤鄰爲義、而衛文寔有自強之術。故楚丘詞略而不昔。細玩此詩、則衛國忘亡、豈盡齊桓

分災救患之力哉。蓋桓城三國。楚丘爲大。春秋沒而不序、將有所歸美焉、非獨不與其專地而封也。

察其形勢、政如邢之歸燕、勾踐之返越、鼠忘壁。壁不忘鼠。

讀詩詞、比田光計倪問對、暇稱多少、○楚比戎羅、使其地無崇山峻嶺、通都大邑、犬牙相臨、險固便形勢利。俾百姓安居無遷徙之患、大小僇力蠶桑以致殷富、未可長守勿失也。夫登高而望、不有異事、必有異感。文公蓋有終焉之志。矣。且事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木桑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自食、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故親身勸戒。使無窳惰、則田必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騋牝三千。此務粟之功也。

蝃蝀

序曰、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箋云、不齒者、不與相長稚、正義曰、止奔、言能止當時之淫奔、

詩撰曰、衛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爲禽獸、剥極矣、文公再造、人始知有信命、噫、後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箋云、虹、天氣之戒。

詩故曰、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搆而爲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折而爲虹蜺、朝謂之隮、暮謂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月令章句云、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出此氣。文子云、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埤雅云、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炤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暈爲虹霓、

然則不暈于日不成也、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起在日側、有青赤白黃色者爲雹、有白而直者爲白虹、俱與此不同、

馮嗣宗曰、按鄭箋解崇朝其雨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說相反、攄玉曆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雨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爲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隮西者行雨者也。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

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于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

疏云、女子之于父母也、歲不再寧、殁不迈國、其于兄弟也、食不同器、坐不同席、信也命也、生我猶然、況其外乎。一氣猶然、況其踈乎。

詩測曰、大凡人之在世、只是中無信心、便無所不爲、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又曰民無信不立、所信者何事、命也、命必知之而後能信、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人不知命而不畏、惟不知命、則欺天罔人、縱欲敗度之事、無所不爲矣、

陳卧子曰、無體寡信、固不可以責淫者。苟能殉欲、追恤其他、孰知又有今悲。是故知命而寡累也。

子貢傳曰、衛宣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韓云、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隱藏、故言莫敢指、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說通曰、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即作國

人刺之、亦見風俗之頻變矣、

爾雅鼸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存雄云、詩人所刺、猶惡其禮而鼠耳、不然唯道土穴君子也。要讀周官。

論詩曰、動乎四體。決死生如神。非特甚賤惡之。亦甚警怖之也。嗚呼、信命之說著、而一念不可妄起、死生之數明、而一步不可妄行、天理之醒人也、捷而容如此。○禮儀容止、與人壽數相關處、要說得深切

箋云、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

所害也

華谷嚴氏曰夫鼠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于鼠

箋餘曰師曠知水師馬識路師鼠制禮古人格物致知之學信非迂也

徐玄扈曰禮以反爲文日止者謙抑退損之意

衛人疾惡可謂嚴矣然疾惡不嚴則爲善不力于此可以驗人心焉

物理論云夫齒昔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諧

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鄭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體之謂聖履之謂賢○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子貢傳曰叔虔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干旄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李氏曰衛水懿公之亂其賢士抱天人之略者多隱在草莽中益當爾不如旁觀之識清肉食不如藿食之謀遠于是上之人布衣帛冠與其臣早作而夜思結如玉之想焉

詩緝云賢者自郊至都則又就見于都自都至城則又就見于城陳大士曰問何以在都在郊在城賢者在都在郊在城也

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箋餘云三章便是三勝之禮車馬當是安車蒲輪迎賢之

具可以意增若大夫自有本等儀從況國政初飭禮制方明豈容五之六之過爲踰涯也哉○朱云贈以素絲隱以備徵之獻相勉以良馬明以調御之能相期素絲自紕而組自組而祝其維係之恍愈不解良馬自四而五自五而六其駕馭之望愈無窮招之者有法則畀之自當無方

箋云四之五之六之見之數也○嚴氏曰謂乘良馬而來者已四乘五乘六乘矣言下賢者之多也

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言自注旄焉鳥隼爲旟隼象其勇鳥象其捷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

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旄、其實皆旗也○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箋云、建旗謂州長之屬、

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旣設旄縿、有旟旗之稱、未設旄縿、空有析羽、謂之旌、

雲窩曰、妹、女子之稱、何以是稱賢人也、蓋賢人猶處女、待聘而起、猶之六禮具而貞女行也、故妹字當是章美內涵、席珍待聘之意○李云、賢士不以大人見、而以妹子稱、蓋其謙也、然妹子不以美姬姜、而以美賢士、蓋衰後之興也、國人爲之咏干旄者三、殆從扶杖往觀時、聚君與臣與民之精神、合注妹子矣、

六帖曰、何以畀之、舊以爲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愚以爲下賢之驕、閟已久。一時剎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爲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妹之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他詩美讚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賢身上、方是語氣

詩弋曰、衛之亡也、軒以乘鶴、其興也、車以禮賢、名器等威、君可不愼與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地里志、潁川許縣、故許國、二十四世爲楚所滅、

歸云、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于歸唁、衛滅野處。許爲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不能、故作是以歸唁爲詞、而未洩其旨。所以諷也○沈無回曰、通詩俱思極而安成之、非寔事。

載馳載驅、言其急也、然驅而悠悠、欲急反緩、猶所謂心急馬行遲也、

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

白虎通曰、大夫、大扶進人者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于民、故獨兩字言之。

衛故舊邦。豈無城郭宮闕。堪駐駕者。曰言至于漕。羈棲旅
舍。蔓草之感悽然在目
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
也。
當變事者不可踰以安理。經絕痛者不可責以平心。故善
懷各有道。而尤之者稚且狂也。
百爾所思、項控于大邦。語脉來、言爾大夫百所思。恐未及。
此不如我意念之所之求。因求極之爲謀減也。總是諷之
激之之詞、

嚴華谷曰、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訴于方伯以圖救。非徒
諷許人也。竇氏女撫膺嘆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
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
馮云、天王之命曰、裔夷不謀中國。卒然有變。則共擊之。今
衛滅而諸侯之救不至夫人恥焉歌載馳。聊以當控云耳。
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以周正紀之、則孟冬也、
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芃芃其麥、已爲今年之夏、經歷三
時、四隣諸侯、未聞賑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爲托歸唁以
控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之業赫然再振。

彼二君者。豈其闇。是詩而興起與嗟乎。其母足以念衛。其
女足以存衛。天道報反之故。與不可測。
初夫人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一
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嗟乎、此數語者。假使衛公
聽而自結于齊。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宜其馳驅之後。不禁
悲咽也、已。
昔黎之亡也、控于衛、衛不救、是以有漕之役、且其時憤然
而嘆式微者、尚不乏臣、衛何寥寥也。獨一已行之女。扼腕
悲痛。寫所懷以代控乎。其曰不如我所之。微詞也。

洪與

序曰、洪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正義曰、武公當幽王
之時、入相爲卿士、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
平王命爲公、
燮餘曰、瑟僩赫喧、學問在淺深之間、凡屬光華、逗漏處、深
人之、所忌、淺人之、所慕、故曰、民之、不能忘也、至于寬綽戲
謔。則如乘龍御天。有不可測識者矣。
沈無回曰、非首二章猶主敬、末章方化于自然、蓋盛德容

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如孔子時而敢踖、色勃、時而申申夭夭、豈寬綽善謔時、便不瑟僩赫喧者乎。○詩牖曰、皆就武公已成之德而讚之、無淺深、竹虛中厲節、清脩有文、植中之君子也、其釋之解也。似日損甚之舒也。似日益其獨立不懼也。似有識者於不倚也。似有力損益識力、總潛簡于培養之中、千載而下。綠竹之猗猗、當與柔木之荏染并存焉、以觀公畜德之邃、神可也

陸機云、綠竹、草名、其莖葉似竹、而澀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桃、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故為切磋琢磨之興、朱子

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淮南子亦云、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則又寔是竹也、詩故云、河朔無竹、淇奧獨產、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

說通曰、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似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似之。

詩器曰、禮器則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于器矣。禮器曰大備。大備故盛德也。

詩測曰、匪者、分也、周禮大宰匪頒之式、謂分也、謂文章分別之也、又考工記匪色、註采貌、須從切磋琢磨瑟僩赫喧金錫圭璧寬綽戲謔處、認出他一段文采、分別之意出來、始得。

又曰、瑟二十五絃、其絃密、比言其密如瑟也、僩、左傳僩然授兵發陴、唐王叔文傳、僩然以為天下無人、朱子訓武毅、當參會此意、

徐華洞曰、琇瑩、石也、會弁中有玉、治玉石者以琢磨攻之、此處分明自琢磨中來、○小雅側弁之俄、大雅權圭之玷、俱是切磋琢磨工夫、

皮弁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每縫中玉用五采、綦飾十二、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七、○三采、三色也、朱白蒼、

詩測曰、簀、[illegible]、積也、其形積累堆疊、故謂之積、又謂之第、

詩故曰、如金如錫、語其知剛知柔也。如圭如璧、語其能方能員也。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公則以禮自節。是皆剛柔方員之相濟者也。○詩測曰、圭璧已是成器。當云雕琢之完全也。李云、究極之功力淡忘之後、其瑩然相遇也、與本來之體無以異、

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横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横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憑較。有所致敬則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

詩測曰、凡車之輕者、其行亦必輕揚、如此而寬綽、亦無貴于寬綽、惟如重較不輕揚、此寬綽所以爲妙、老子云、重爲輕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語重較也、是言其放中歛也。

〇傳曰、重較、卿士之車、疏云、武公入相于周、爲卿士、倚此車、寔稱其德也、

考槃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〇說通曰、朱子辨序說、愚謂卽賢者之不樂仕于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終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卽刺也、詩人之旨、多美在此、而諷在彼、說者多不肯索其詩外之意、亦固矣、

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于俳優之流、邦榮亦于執殳之賤、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詩按曰、天在山中曰遯、言抱負大如天而隱于山中、此碩人之旨也、

詩牖曰、澗阿陸、總是一處、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爲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爲澗、

魏云、在澗、取其淸也、在阿、取其曲也、在陸、據其高也、

幾人不爭名、而借之以爲朝、幾人不爭利、而借之以爲市。則以猶有言與歌在也、寤宿則嘐然若喪矣、猶有弗諼弗過在也。弗告則淡然若忘矣、

考槃、陳氏以爲鼓盆拊缶之類、詩故以考爲尋討之義、槃訓樂、訓尋樂也、〇詩測曰、左傳考仲子之宮、禮記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周禮官府設其考、皆訓成、槃通作盤、蜀中三峽中水波員折者名曰盤、劉邵趙都賦、牛首渦濵、波池潺湲、經絡畤邑、詰曲縈繫、據此則考槃是成其隱居之室。盤旋在澗也、與朱傳合、〇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環兩山之間曰盤、宅幽而處險、賢者之所盤旋、

詩故曰、適與槃通、劉向別錄所謂炙轂槃是也、軸以運車、槃以脂軸、皆進退自得之意〇詩測曰、軸者、卷軸之軸、其義與卷而懷之同、

詩測曰、人之意氣多激于自盡、而眞情每形于寤寐、寤寐

而然、則世間事無一在其胸者、亦無一可動其胸中者。所
謂夜質諸夢寐是也。
既云獨寐寤言寤歌寤宿。永矢弗諼弗過弗告、而已有寤
之聽之者矣。獨中之事、其不可掩也如是夫。
李云、碩人固宜有用于天下。即不用于天下。何至若是之、
相忘耶。觀其寤寐之際、長懷咲歎、有似乎悲滋之無從而
出。此碩人之心、蓋重有不得已也。且弗諼弗過弗告、則
竟弗諼弗過弗告矣。何爲而矢也。矢者情深而志鋭之詞
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决之之詞也。其本心豈嘗一日忘天

下哉。
沈云、碩人托之俳優、以諧戾王。而不能無所思。其以爲簡
者、乃愈繁也。碩人托之山水。以叙寐寤、而不能無所矢。其
以爲寛者、乃愈隘也。
王云、衛有碩人、而隱者三、一隱于宮。其頎之碩人是也。傷
心之祖也。一隱于庭、簡兮之碩人是也。憤世之尤也。考槃
中人、亦復何樂、乃說詩者夢詩是叢世獨立、藹然高尚之
所寄、何也。大凡氣直而齊韻、自覺其悲涼人骨、而意旨必
深。其俳謔君子、讀離騷而知楚國之將亡。須考槃而知衛

風之不振也。
查云、衛濱大河、勢平下、宜多桑土之野、不必有名勝特聞。
爲神人息眞之所。故其人男女之情近狎、又無深巖幽谷。
可以避亂、可以養閒。故其時征遷之運常促。碩人何爲而
考槃在此也。大凡不肯耕耨之國、常多妄開其不肯者、皆
情淫麗。而其賢者頗有憤達勢、則然也。不立紀綱之國。每
流堅僻。公子而好用兵、勇則自焚。處士而恭逢十涉以成
趣。情所分也。
碩人

序曰、碩人、刺莊公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說遁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
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于歸來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末矣。
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
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
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
議矣。況德懿文章、其美又不止此乎。雖鋪叙賛美之詞。而
語外寔有婉怪咨嗟之味。詞愈緩而刺愈深矣。

止衣錦褧衣四字、可想見碩人丰神

徐筆洞曰、以碩人提起、而以庶姜煞尾、此正作詩者之微旨。見庶姜孽孽、能敵碩人、其頎莊公奈何惑于庶姜而棄碩人。

以齊侯之子、爲衛侯之妻、此一句、便正了大名分、見餘則庶姜耳。又并稱東宮之妹、以及邢侯之姨、譚公惟私、見齊子之作配于他邦者、皆爲君夫人、未有似衛侯之易寘者也。

左傳疏云、四時冬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路史云、周公之胙七、靖淵封邢、侯爵、滅于衛。○一統志、山東濟南府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春秋譚子法、

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

埤雅云、蝤蠐、一名蝎蝌、佶屈曲貌、以形舉也、其體有豐潔且白者、七辨云、蝤蠐之領、阿那宜顧、乃木中蠹蟲、○

爾雅、瓠犀、一名瓠棲、瓠中瓣也、

黃庭堅云、眉號華蓋、瞳明珠、明珠目也。○靈樞經岐伯云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

又云、鑣、馬銜也、釋名包也、謂在旁包斂其口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幩、纏鑣者也、其色朱、故曰朱幩、

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于農郊、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非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李巡云、茀車後戶名。○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從王賓饗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翟車、后乘以出桑、輦車、后居宮中從容所乘、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

嚴云、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豈吾君疲于政事而不暇。與之相視耶、若是則大夫夙退可。也蓋微露其意而詞

亦深婉使知其事者一讀其詩而了然悟矣

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則夫人亦聽內事于正寢

徐玄扈曰春秋時嫁女大都倚大國爲重如鄭忽不娶齊女竟以失國至其子之廢立亦視母家之強弱故言齊國之大見莊姜之宜見親厚也

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鄒肇敏曰河水北流與寵澤之偏注也網張魚躍與公之漁于色而孌倖跛乜失魚貿之序也葭菼揭揭與品賤而高張也庶姜對嫡而言孽孽言其旁生也莊姜無子碩人所爲賦也庶士即庶姜所生孽子有揭狀其時鷙鶩若阻丘安忍之州吁也

夫齊南枕泰山北連渤海東暨琅琊皆不備數而獨誇北流之河者即夫人來嫁之一面言之也

白氏曰庶姜爲碩人來碩人爲君來豈齊但可謂之善嫁庶而未可謂之善嫁嫡乎乃碩人歌栢舟泣綠衣者則何也

君子曰姜之不答也宜哉家受備貴身受備治嫁受備奮而心受備德又足以蓋其夫有一于此天必概之況欲以一婦人而奪古今之全乎然則非莊愚也命不猶矣詩其亦長門獻賦之意乎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細玩此詩情勝于年癡以少小受誘思短于情易以晏樂成迷此中情事有不堪一二向人言者

六帖曰看他前半截以色嬋人以計籠人是何等驕倨佻巧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是何等蕭索淒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豈惟女德當世之勢交利交觸雲翻雨覆不窮捭脅之態從勞勒門之儀亦可以少戒也夫

想此女總角之時早失父母之箴規唯避兄弟之耳目麗質既足矜憐慧心復能紝織遺賄填笥餘絲在握引人多閒而慕之其所以求人之[illegible]不在抱布貿絲時矣物

必先腐也而後物敗之士君子平居厲行可不慎哉
此人以是風流淫行之士聞戶恥言士而詆爲氓一字之貶怨無終矣
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故其地爲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主故其地爲野而民則謂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楊用脩云氓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遷其外州者也
抱布貿絲非其本業托以相親行誘耳蓋見儒紳則避之

見市販則親之婦女子之常態也嗤嗤亦其藏奸于朴處
內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爲布也又鄭農師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言抱或指此也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又曰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
李云大凡不知相思之苦不見相合之歡而相遇之艱者永絕相離之路于是故作迂廻而緩之也此女之計巳狡矣將毋自謂慎耶
箋云前有褻昵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傳曰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
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
正義曰此男子定不卜筮而言皆吉无凶咎者又誘以定之
兆是卜之體卦是筮之體二者皆有繇辭
向也情之所鍾乃不顧此身爲何身所溺爲何事今反顧而始悲悼吁嗟女兮乃與士耽哉

張云夫同欲相求而至以不可說與夫猶可說者較男女爲獨苦矣
桑雖沃若將采其劉豈其黃而隕乎顏色以衰貧摧落如之
有舅姑曰婦女子父母不在婚媾之事當以兄弟爲提觀
婦字兄弟字士不告而娶女子妄從人
李云欲不以理節勢必節之故望涯而却則鮮悔焉底涯而返悔無及矣辟維待不如不從所下然而不知也水盡而後知其有所也咲因將未始不從所往行阻而始知其

有畔也然而途則窮矣劉云洪有畔隰有畔誰不見之
洪則有畔隰則有畔誰其知之總此一情爲因緣多情者
正顚倒輪環于其際而莫之或覺
水經注洪水轉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西
箋云有舅姑曰婦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
徐筆洞曰晏晏是樣旦旦是早言咲歡洽任樣而立信發
誓在早朝朝樣間猶可記也
詩測曰末後一章可以爲士君子立身之獲鑑洪則有畔
隰則有畔人心一縱何所底極哉人于情欲一動能一反

而思之則理之是非畢見于前而其欲立止惟縱其所如
曾不思今可行否後可復否則所欲必成而凶敗必至矣
思之時義大矣哉
大凡從邪之心亦以其反爲可耳豈有反而不思者自作
自受沒得開口而以反爲解耳若曰予何所不思特不思
其反予思亦何所不到惟反是而我不能思此女雖說自
悔終帶三分賣俏聲口
變餘曰文君姿才絕世不免有白頭之嘆以色事人未有
能久者予閱會眞記崔氏君始君終之言爲之太息雖然

女以爲罔極士以爲補過卽此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意
但紅顏收之白頭棄之畢竟是薄行伎倆
詩乜曰詩之存氓也不只人廢言乎吾于士也罔極二三
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于及是不思亦已焉哉見
君子永終知敝之戒焉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
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
也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傳曰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箋云君子疏
遠已已無繇致此道也水相與爲左右亦以喻已不見
答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傳曰舟楫
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傷已今不得
夫婦之禮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論詩云載馳思歸唁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歸寧
之詩境平而思婉然泉水謀而後止竹竿思卽自開覺竿

頭更進。

沈無回曰、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寘身于淇水泉源之間、檜楫松舟之上矣。○詩人已中。未嘗斷然說定不歸。

李云、遠莫致之要、非地之遠也、一回想之泉源不在左乎、淇水不在右乎。

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其源也、

李愚公曰、夫意中之景。望外之事。人世不必有。人情不能無。

樊餘云、栢舟守節、松舟守禮。歲寒之姿。器用亦尊。

陳大士曰、泉水竹竿見生物之心焉。而理未嘗滅也。見自立之志焉。而俗未嘗溺也。

子貢傳曰、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以爲和泉水也、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黄氏佐曰、序刺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詩故曰、刺其縦毋之欲無制強解難之才也。

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

子貢傳曰、童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詩弋曰、童子早慧。亦非佳事。却須正容謹節。漸漸養成德器。此詩病根只在容遂二字。肆然自是。便無藥可醫。不必說童子不宜佩觿。

瞿星卿曰、草木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

沈拓曰、芄蘭之支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葉間、垂之如

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

歸云、雖佩觿也。安能不爲我所知乎。容遂而垂帶悸。我知之矣。雖佩韘也。安能不爲我所長乎。容遂而垂帶悸。我長之矣、

劉向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白虎通云、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婦人佩其鍼

韘也。

說文云、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韘、玦也、所以拘弦、禮記、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佩玦捍、

箋云、容、刀也、疏云、容飾之刀、或曰、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繁露云、刀在右、白虎之象也、

箋云、遂、瑞也、郭璞云、玉瑞也、謂所佩之玉、

馮嗣宗云、古者帶有二、左傳帶裳幅舄之帶、韋帶也、鞶厲游纓、鞶大帶也、革帶用以繫佩紱、然後加以大帶、紳指于二帶之間、箋云、垂紳帶三尺、盖大夫帶四寸、士紳

三尺也、

甲、韓詩作犾、就之而不見所長焉、

韓云、悸、帶動若驚也、詩測曰、中不足以御之、弟覺其悸然而心動耳。靈光賦云、心愧愧而發悸。○說苑云、悸、病貌、稍云孩子氣耳、

閔云、夫人晚而滿志則令德不終也。中年氣蕩則雅操未固也。高人以德業則其器易盈也。傲人以聰明則其才易露也。至惰心驕色。俄于童子。岢然血氣之外無一有矣。

黃氏曰、世風升降治亂倚伏之數。豈不深可懼哉。一事之好。尚一人之服飾。敝敗天下而有餘。而常潰于以為無傷勿謂童子不足計也。事功之途名實之府大都皆如是而已。其兆見矣

吳繼稈曰、衛之先有武公者。切磋琢磨。老而猶警則德以年進不在年也。充耳會弁形為赫咺則服以人重不在服也。童子何不聞焉。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袁餘曰、突然下四誰謂字。言前不知多少。思想言下不知

多少。感慨言外不知多少。怨悒言內不知多少。阻難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得。不說歸難。却說歸易。凄惋悲凉。稍指破不得。

嚴氏曰、夫人義不可往、而設為或人以遺阻已。已為詞以解之。

沈無回曰、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懿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朱子仍鄭氏之訛也、

詩殺曰、盈盈一水。在襟帶之間。脈脈子倚。在胸抱之內。恍若烏道羊腸。難以足蹬。鴈關龍塞、不可目識。義之範人也其嚴乎。

說苑曰、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亦可以觀矣。

雲窩曰、蘆葦如何可渡、今適左氷結時、布葦可履之而行也。○詩測曰、杭之義、杭木以渡也、秦始皇南游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因置餘杭縣、隋置杭州、刀、舠同、小船之形如刀、釋名云、二百石以上曰艇、三百石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絶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其廣妾既多、不為絶嗣、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以天子

天下為家、無所出故也、

伯兮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正義曰、然則以兵屬王、不繫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何、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故過時不反。寔宣公之罪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為魚麗之陳、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先將伯之以才從王撤起。後反閨思。與尋常閨詞不同。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是婦人極誇快事、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是婦人極悲傷事。一時。倉。卒。兩。偕。

兩情併作一緒

丁云尊天之義今日上臣或不盡知頗虎賁執御知之丈夫亦未必知傾悍房窮究知之雖妝善樂其夫此婦似之

論詩曰執殳前驅盛光華以事王而不有其家疾首心痗甘憔悴以思夫而不有其身此忠臣貞婦之極則也

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盧人云攻國之兵六建既備車不反覆　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

迤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　司馬法云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閒閒易亂太犯則不濟故初列車戟間焉次列殳矛間焉

正義曰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或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

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衛士千人旅賁十六人是前驅者不過爲王警蹕清道賤士耳此婦說得精彩可謂善譽其夫　才遇堪誇自慶終身付託得人此婦傾心于伯故有下數章云

李云人之離合殆如髮然當其爲飾結束多方任其支離紛飛各散人之愁思殆如理髮然當其抑鬱況結難開迨其放釋縈綵無緒　飛蓬二字画出荒棼心緒來中情不下人聊舉首容以自況而徒作髮之曲局觀益伯之之東也原非關香入沐搽粉游泰而我之于伯也但覺十八

景多千金意重其日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受人愛受人憐故至此想伯自是多情男兒

呂東萊曰膏所以膏首而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注云潘米汁也可以沐頭魯莊莊以膏沐勞齊師則膏沐非專婦人用

其雨其雨意中之人不來也杲杲日出望中之人遠也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解者之詞願言思伯甘心守疾則自斷之詞

詩弋曰北堂萱草喩母也想伯已無母詩若曰焉得母

在堂伯從不念婦而歸或念母而歸乎

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子訓一物

再考、

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心而痗也、是伯之思所積而成也、此時即不能與伯周旋。自刻刻抱伯之精神而不能焉、得不願之

石友云、黍離、兔爰、而降、侯國無從王者、而淇濮間、一女子、深致意焉、豈非西歸諸君子、有北之言耶、宜夫子之存之也。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則亦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傷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正義曰、古有凶荒多昏之禮、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

鄧潛谷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淇梁之側、綏綏者皆是矣。故桑閒濮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亾

考証云、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

正義曰、裳、帶之配、衣、裕、女之配男、

子貢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側隱之仁、焉、○詩揆曰、偶爾瞥見、便爾鍾情、遍體所需、種種繫念、莫定是恩于欲離亂中正不可無痌瘝相關者

徐筆洞曰、狐性多疑、必聽冰下無澌流聲乃渡、綏綏、疑是垂尾而緩索之狀、在淇梁水合、狐渡之時、人寒之候也、故貧家之婦、憂其夫之無室、難以卒歲、愁寒之詩也

顧命注云、岈高危處曰厲、爾雅、繇帶以下為厲、傳曰、深可厲之旁、

詩揆云、狐、妖獸、鬼所乘之、說者以為古淫者所化、善媚惑人、故稱狐媚、以此況男子、是此人亦有媚人處、故令婦女

一見便廚關心門無裳無帶無服或亦假爲藍縷以致其
憐恤亦其娟之之一法也自有牽情之處笠闘偶之得喪
乎開口說簡有狐便見女心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左傳曰、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
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

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于漕、
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
馬三百、是遺文公也、

李思云、投者平挌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
與國、姜爲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衛
人所以感思桓公之德無已時也○詩撥曰、乃知淡高不
能爲伯主、韓彭不得爲伯臣、

徐氏曰、爪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者也、故
言木以別之○考証補上、木桃實而小于木瓜、木李似

木瓜而無異、其品又下、有投彌薄而報彌厚意、木瓜一
名楙、古詩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

木瓜食之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故以木瓜、而
報人則欲其堅久、故以瓊玖、看來永以爲好、從瓊玖生來、
故箋云、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詩測曰、若
投而不報、則其好遂絕、故報者求其好之永也、

陳大夫曰、報者、天下之大利也、傳以爲美桓公、夫伯者之
事、方功而人已毀、王者之道、奕世而人猶思、不謝木瓜之
深長也、于以見桓公之功之深、于以見衛人之情之厚、

錢餘云、太上忘報、其次不可不報、金章鐵券、以報汗馬、而
十世宥之、存孤恤寡、以報生平、而百世賴焉、匪報一語、爲
體面周旋者下一針砭、不爲刻薄者開一便門○報施明
而後伯叔甥舅以玉帛相見、故春秋于報復一節、便寓意
焉、雖然、報之爲言好之衰、交之下也、

論詩曰、世俗衛繡之交、桃來李答、分毫不爽、甚至戈矛起
于玉帛、皆報之一字釀之害也、此詩揭出報字、轉語即抹
殺、可思可思、

郝云、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

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柰何身死遂伐之故傳曰衛國忘亡

歸愚子曰詩于衛存木瓜于秦取渭陽所以訓齊晉之美也雖然齊投木瓜而衛伐喪于五子之亂秦贈瓊瑰而晉偝怨于令狐之役夫子之錄二詩倘亦彰衛晉之惡乎

說通曰夫子錄木瓜于衛風之殿于衛見亂極治反之機

于齊著存亡繼絕之義或曰傷無霸也猶檜之以匪風終也

陳卧子曰晉文過衛衛不禮焉乘擠阨于衛故晉文報者也齊桓投者也

姚云孔子讀木瓜以爲苞苴之禮行矣輕之也蓋天下過情之爲每倖啟于自情之有餘而權似乎形人之不足是以君子羞之況必多儀以飾忠[illegible]其中反多不可告語之心事若情濃而意太厚恐其後必生極重難反之氣機故吾終不以木瓜桃李爲可輕而瓊琚瓊玖爲可重也

李云木瓜三章永好抱慮長也何也厥後齊搆宋襄齊師納邢衛文從焉救齊反出于狄娓狄多矣然猶曰亦撫齊之亂也莒平而伐齊以爲魯報至合晉之攻祈築之戰俱以怨報德春秋識之故衛文之世所見狄使數傳而遷帝丘以避令與齊講睦束向寧至是乎晉詠無禮而飲孟之成弗許遂使兄弟相怨交惡令如桓之捐忿賑恤又寧至是乎逆獻公破逐衎齊齊終入之而後兩君盟于沙中好于五氏築條諸役以洩晉憤以杜狄覦則是衛始終徼惠者齊也而弟未有以報齊也吾故曰木瓜三章永好抱慮長也

子貢傳曰朋友相贈賦木瓜

章大力曰報不可與投論厚也瓊琚亦安可與木瓜論重哉匪報也蓋義有托焉溫潤于色者告和順于道德縝密于理者告如結于在心舉動而光華則氣采之相發也鳴聲而微違則伯仲之塤篪也意常在則我未離物相反則爾非違且夫瓊琚之爲物也不爲寒暑燥濕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或以摽彼此終始之義乎亮亦爾所爲心耳

詩志卷之四終

詩志國風卷之四

海陽范王孫輯著

變風

疏云、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于己身、不由天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疏云、作詩止乎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

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大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爲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亾、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亾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志、哀嘆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救之志微也。

邶鄘衛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名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基于衽席、罪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戒也。

崔仲鳧曰、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于前、變以驗二南之化。

非爲録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陷滅人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衛詩也

宋儒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録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戒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詩志王風卷之五

海陽范王孫輯著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論詩曰首句不指宮室第曰彼黍離離彼字內凄凉滿目末句不斥幽平第曰此何人哉此字內怨恨滿懷禍起君父宗社淪亡難言難言愈傷愈含愈刺愈隱○黍離之咏麥秀之歌荊棘銅駝千古孤臣此總數行淚耳

詩測曰黍乃穀之最美者稷雖五穀之長而美次之故其餘伊黍註云豊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然實二種黍雖似稷而實非稷稷雖與黍似而實不如黍之美故云彼黍之離離然而散亂參差者乃彼稷之苗也非稷之苗胡以離離若此

又曰離離陸離茀離之離陸離註散亂參差之貌茀離即彌離註草木之叢茸翳薈也又按周禮四夷之樂西方曰侏離疏云離象秋物成而離其根株也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註侏離曲名言象萬物生侏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離之義如此

劉氏曰、小弁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則黍離之感、不待于
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
之詞、有所歸矣。曰此何人哉、當九原掩面
與云、一憂一求、自可雙承、則所謂何人、尚含不盡之意、似
欲得人以慨復也。謂我無憂、我實有憂、而我則何憂也。
謂我無求、我實有求、而亦欲何求也
沈云、丈夫壯懷孤憤、非所願也、但幸有一二知己、憐而相
附、意天下事尚可爲耳、嗟嗟、誰非臣子、誰非王民、凡有心
者、皆當潸涕飲血、何必於我、結知契、而況乎了不得一人

也、恐千古而下、反有憑而弔之者
劉云、異日者、人盡在若知若不知之中、是以令當年之天
下、遂成一往不返之波、不意迄於今而人心猶復然也、讀
黍離、君子以是知周之不復西也。使人而盡無禰于世、
亦復何慨、挾天子者如左右手矣、名尊王者衣履一襟帶
內矣、而偏於此知不靈也、可奈何
箋餘云、平王以祖宗數百年之基、悉舉而委之泰、此詩似
曰、今居此者何人哉、拓開感嘆、自覺情深、
謝疊山曰、吾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爲矣、所以訓
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
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夫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說通曰、草虫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
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箋餘曰、讀丁都護歌、千古有情婦人、只在說不出處、傷神
耳、此詩提四箇君子于役、哽哽咽咽、抹殺許多詩歌樂府

蓋經年聚首、併忘倡隨之侶、一日相思、頻呼君子之名
坪雅曰、牛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
爲我兩人計、則曰曷其有佸、然來佸無期、則姑爲君子一
人計、第曰苟無饑渴而已、夫饑渴而期其苟無也、則猶在
不可必者、含情繚渺、愴然神遠
詩揆曰、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唯兩喚君子于役、及
雞棲三句不變、寬閒語正是寫情深至處
詩故曰、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
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東迁政

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無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推已及人之恕為叙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論詩曰、先王役人歸有期至有方此曰不知其期曷至哉傷情正在此范氏所云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

已然畜產尚有出入此又牛羊不如矣

魯申公曰、戍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云、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行道

嚴氏曰、人君有房中之樂此服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

詩探云、王室陸沉挽回無計托之賤翻自愉適志非泛泛伶倫一流人蓋四海不足寄其憂一室聊以寓其樂耳夫子錄此其有不復東周之感乎

翔云、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詩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

詩測曰、即說婦人所作、未常不可、夫婦相樂豈不可言之事哉當危亂之時能自樂如此誠賢者也故嘆其樂只樂只君子婦人能知之婦人亦賢矣非賢婦則君子不得與之游樂而君子亦未必肯與之游樂也

論詩曰、晏倩避世金馬有嘲、哂公卿之意伶簡寄跡萬舞有旁若無人之態此陽陽君子、更為有道氣象

特弋曰、以賤為同氣友以翻為把臂友以婦為知心友此外無一雜交斗室中天寬地濶樂哉樂哉

陽陽言其陽明氣勝、而無陰幽之累、陶陶言其神情陶寫、

而無僻滯之私。○王云、樂未必君子之心也、而陽陽陶陶、則真君子之樂也。

馮云、大危樂者、意必有幾許聲容、幾許境地、且幾許唱和、以寫此也。乃把而數之、濟然一君子也、君子之外、依然一我也。爾我之前、蕭然一房也、房之側、一敖也、房敖之間、一簧也、翻也、而且陽陽也、復陶陶也、異哉。

子貢傳曰、景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曾申公曰、荊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後竟為楚所滅、

吳徵稗曰、申甫許之並戍何也、在彼不知其所攻、故在此亦不知其所守、是役也。楚風居燬、周策得下、徒苦吾天子民耳。

雙餘曰、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王民知有妻而不知有

君。尤而效之、又何誅焉。

嚴云、東薪本易流也、而悠揚之水、則不能流轉之、以喻諸侯、非難令也、而微弱之東周、則不能號令之、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戍申、而使我畿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傳曰、揚、激揚也、疏云、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與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于下民乎、亦其能施之、今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

詩弋曰、平王引戎弒父、負大不孝之罪于天下、諸侯遂敢

負不忠之名、而令之不行、不則擁洛瀍以臨天下、豈不可以自雄、何至成積弱之勢、而求蒲不流也。

愚按楚記曰、幽王欲易太子、而求之申。繒與西戎方德申呂。申呂方強、與愛太子故、揚之水之二章、有戍甫之歌、而傳謂以申故并戍之、亦大疎矣、

書甫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唐世系表云、宜王世改呂為甫。○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太姜、又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埤雅云、蒲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

壁、言、有、安人之道。○箋云、蒲、蒲柳、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為筒笴、

陳大士曰、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之不能復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為如平康之世。然不若揚之水忽親保侘為已甚矣。春秋之義、賊不討不葬。枕塊寢苫。無時而釋事。而後討賊之義嚴。犬戎猶可耳。春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辨也。申侯實弒幽王、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且幽王之禍也。賊由世子。申以不恐所出之故、而動于惡。為平王者、夷申侯之族。耕申侯之官。然後慎憤自傷。抱兜而死。諸于先王。

而謝其心之不得以自已。而乃汲汲功申侯而置之而親之。則幽王之死也。平王實弒之。

李云、不必謂申宜亡國墜宗。無用天子救恤也。申即當從于戮。亦惟天子自討。豈務存諸蠻夷。使逞姦之。此詩所怨者在戍之一字。戍則不能伸威九伐。鳩力四方。且一用戍則聲靈已駭。為迂延不結之局。一用戍則首尾相沿。有留處不來之憂。曷月予旋。固恨戍之非計耳。嗟乎。登陴如偶人。荷戈如纍囚。願不如決命爭首。博一死之為快矣。

中谷有蓷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論詩曰、水饑木穰。數不能逃。人固無可奈何。天亦不能為主。惟君相可以挽回。則周禮十二荒政是也。周自東遷以後。德政不修。歲荒為患。故仳離之女。不怨其夫。止曰遇人之艱難、猶生、逆、時、云耳、

詩攷曰、暵其乾者、先暴之也、暵其脩者、火燒之脩脩然也、暵其濕者、水浸之也、此燒薙行水之序。按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薙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水變之者也。天暴雖猛。

猶可蘇也。焚雖烈。猶可蘖也。復加之以水。則生意盡矣。每變愈甚。此所以與夫日以衰薄者也。

蓷、李巡曰、臭穢草也、郭云、今茺蔚也、本草經云、茺蔚子、一名益母、衍義云、茺蔚、凌冬不凋悴、毛云、陸草生谷中。傷於水。魏博士等以為菴蕳、菴蕳能旱艸也、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詩測曰、木之自枝而出者曰條、如條暢條達條貫條理是也、又書厥木維條、註、長也、又白虎通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總是木出于枝、長遠之義、獻者、歷

口出聲吹氣長出若木條然漢郊祀歌聲氣遠條
箋條云人在旱歲妻子難保俗呼妻子爲累从田从糸田以爲食資糸以爲衣資歲凶則田荒糸廢衣食兩空妻子無靠矣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以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暴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于此亦可見矣

御堯夫聽杜鵑聲而知南人入相今讀中谷詩而知南音入洛蓋羽聲悽調何音之繁以切也抑詩亾而騷盛乎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

兎爰

序曰兎爰閔周也桓王先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

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

嚴云兎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可奈何雉喻周人力戰爲王受禍○疏云兎陰狡得脫指列國之卒

鄭云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於五霸春秋始於詩亾以此後儒言春秋奬霸失兎爰之意矣

羅氏願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鬬死亦其性然也○周禮六贄士贄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

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罿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

叕也、叕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云、覆車網可以掩兎、朱子以小人倖免、君子受禍為比、徐玄扈曰、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

傳曰、爰爰、緩意、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壞法之弊、便為兎摯奸之人、便為雉兎固巧脫、雉豈惧入乎。歷觀漢唐宋黨人之禍、世局定是如此。

詩弋曰、刑罰者生民趨避之路也、欲為善而法既不可脫、欲倖免而惡又不可為、惟有寐而不動耳、淵明避亂而記桃源、欲仙去矣、希夷避亂而歸華山、欲睡隱矣、與此詩同況。

徐華洞曰、無吪、不動口也、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聰、付天下事于不知不聞、非欲死也、言必如此始免耳。抑又必不能無吪、無覺無聰、奈將何

季云、天下維旁觀之變、有膚未痛而神先惻者、且剝膚可忍、而萬目難堪也、故欲無覺、又維入耳之悲、有神未惻而膽先搖者、且經心有限、而傳說何窮乎、故欲無聰。

論詩曰、無為無造無庸、人主安靜之福也、無吪無覺無聰、民生無措之象也、主安靜則民歡樂、民無措而主上之政可知矣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氏詩故云、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我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若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之風、殆謂是乎、

董啟王莨疏、兄弟而依他人也、

傳氏曰、意詩殆直假夫同姓之國與魯衛皆鄭、弱弗能支、東遷而後、河汾為依、而一抔耳于東海、則猶甥舅、而父母昆之也、又降志于江漢、又喪氣于泗沂、是夷狄而父母昆之也、泗上之墻閱而淙沮之陵微、君子痛心於芑茂之相猶焉、

百足之蟲、雖死不僵、扶之者衆也、王親九族、蔦蘿施于松柏、王棄九族、葛藟在河之滸矣、惜哉

桃紫回曰、朱說亦是也、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聯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是所為刺也、諸說以為在刺、則淺矣。

首章俱以終遠兄弟振起、則所重在兄弟也、謂他人父、亦

是認非同本者爲兄弟也謂他人母亦是認非同胞者
兄弟也而疏者詎可強爲親乎須知此詩是論性情不是
說道理
沈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
自有宗族之義箋餘云世人言六親必曰瓜葛蓋瓜葛
俱枝生蔓延緜緜不絕若離却根本地便抱蔓而泣何
處再尋得具骨血來
漘爾雅云夷上洒下郭云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爲漘
傳云嗟乎向謂兄弟四也未能大有造于我故降其稱以

退居子列又慮中有譖毀我者而并卑禮于閨帷且也枯
窮之士以齒先衆恐招大戾舍兄而兄人舍弟而不敢弟
人倘亦恐小恥而希大業也孰知爲必不得之數哉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使出者則
爲讒人所毀故懼之
大凡人之相與情貴其可以密詎賴其可以疎今日者常
多不見之日欲相與密之而不能一日便有三月三秋三
歲之鬱欲相與疎之而不敢何人至此極哉

毛鄭俱云葛所以爲絺綌采葛喻人臣以小事使出蕭所
以供祭祀采蕭喻人臣以大事使出艾所以療疾采艾喻
人臣以急事使出
沈曰彼謂君也葛性善攀附蕭艾並腐穢之物喻小人也
采喻君方暱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暱近之則易讒故
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
朝其間容刀○楚詞亦以蕭艾爲小人
詩攷曰木瓜聯交采葛思友兌之以濡幾失之矣
論詩云葛以常著清氣喻明理溺志多聞友也一日不見

虞神昏蕭以達臭爲祭喻積誠致愫諒友也一日不見虞
僞生艾以療疾愈痼喻繩愆糾繆直友也一日不見虞過
滋故有三月三秋三歲之恐
箋餘云脩練之士常有采日采月之功學者擷芳茹美自
利利人亦用采法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義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箋云古者天子大夫巡
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

道解曰、記云、君子禮以好德、刑以防淫、又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大夫能使人生畏心、則其所以坊之者、必有禮以爲刑政之本矣、

此制淫而淫愈迫也、畏子不敢、計不得不出于奔、畏子不奔、計又不得不出于死、蓋能禁其奔、不能禁其死、彼雖不敢奔、未嘗不敢死、法能行于未死之室、而無以加于已死之穴、奈皆何、

詩揆曰、淫人敢指日以盟心、而不敢對大夫以輸情、則刑政之威、方亦大矣、嗟乎、韋心無德禮、而擧威有政刑、亦可謂武健嚴酷、肩其任而愉快者、人車其商篇之淺刑耶、相思之心、火不能焚、刀不能割、椎不能碎、唯風化足以解釋之、泥露所以化鼠雀、而樸樕所以格麕鹿也、不能化而格之、而嚴以制之、亦何能降伏其心耶、以側逆命吏旋撓人室家之私、以彼此深情、亦何與若人之事、畏而不敢、其敢者固在也、遂其生死辭乎、雖然、人至爲情死、自是有乞一流人、不得與丘中漆洧一槩抹殺、

存雅云、死便死矣、何必誓乎、大凡口中說死、畢竟捨不得死、蓋淫婦人專把死騙人、又把死嚇人、無乃厭類乎、

周禮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鄭注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箋云、天子大夫服毳冕、是子男入爲大夫者、鄭志答趙商曰、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

九章之服、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宗彝虎蜼也、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之繡、是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菼、

其赤者如璊也、

傳曰、生在于室、則內外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中同几、精氣合也、神合、故可以同穴、

毳斂冂、按此詩傳次於丘中有麻後、述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大車即牛車、非大夫聽訟之車、許慎說文、以毳爲罽、西胡毳布也、璊作𤨏、禾之赤苗也、詩意謂役久衣敝、其蒙革綻裂、有如此耳、附指室家、畏子、謂驚懼之子、猶言愁人憚人也、奔、謂軍潰而走、疑

此即緜葛之役蔡衛陳皆奔王卒雖敗而王猶能軍也。
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所謂法重心駭威尊命賤亦異
乎畏此簡書廉使歸聘者矣卒章當與擊鼓卒章參看、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周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傳曰、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所治、○箋
曰、出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于外國人思之乃
遥述其行

箋云、子嗟放逐于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
所以爲賢、○疏云、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
生物托業在此若爲留之者
施施、傳云、難進之意、蓋恐其不復更來也、箋云、舒行伺間
獨來見已之貌、蓋冀其復來也
徐華洞曰、將其來食、即易飲食之意、貽我佩玖、即錫我百
朋意
箋餘云、此賢者不爲泉石烟霞所留而爲麻麥李所留猶
是周公治時課產業勸工商逐什二爲務之遺教也

詩弋曰、大車廢政而人思政。丘中有麻賢而人思賢、猶有先
王之遺風焉。故叙詩以此終王。
朱子以爲淫詩、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淫之士。野
有守貞之女、是以騶虞麟趾。樹四國之望焉。無何西徹
不風。南國化杳。葛覃既變爲采葛矣。苓耳之懷復變而爲
丘中之思哉。惟有麻有麥有李茲其所以有黍離也與。
丘中所見又何多乎。意丘中留之子者。其爲子嗟子國又
彼多也。
雅翼云、麻總名、別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屬金

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籩、蕡
麻麥以實之、謂之麷蕡、又云、種枲太早、則堅剛多皮多
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四時纂要云、種
麻熟耕地、從橫七遍已上、生則無柴、
李云、一婦人也、既有子嗟、又有子國、何怪之下之不有彼
哉。貽我佩玖者、意其猶所許望、其必留以貽我、無爲他人
者也、且以此試其意在我否耳。

鄭風 緇衣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按左傳美武公是也、蓋亦公之堯已在幽王被弑時、此詩宗于東都、其爲武公明矣、朱傳兼言桓公、序並言父子、何也、正義曰、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若莊公其弗克繼者與

箋曰、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

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儀、謂君臣父子之儀、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者、誓、謂戒敕、度、謂宮室衣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

箋餘云、惟緇衣宜也、則子之館、宜聽政、故欲適子之粲、宜食采。故願授下二章、好、恰好、好也、蓆、安貼、也總是相宜。

疏正義曰、緇衣、卿士冠禮所謂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者也、館、諸廬也、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天子宮內、卿士各有其司、有廬舍以治事、卿士于王宮有館舍、于畿內有采祿、箋云、自館還在采地之都、

論詩曰、武公定鼎、纘事司徒、服緇衣、其所定之鼎、豈武王

所遷之鼎乎。鼎以正位凝命、而兩耳三足不與焉、則其所服之衣、豈桓公所傳之衣乎、衣以象賢世德、而緇帶素韠不與焉、看來東遷以來、止此一領緇衣、餘皆可疏舍、故曰宜曰好曰蓆也。

按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黑一爲謂之緇、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是緇有純一之義、亦有遞續之意焉

爾雅、粲、餐、朱傳粟之精鑿者、說文云、稻重一秳、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毇、爲米六斗大半斗爲粲、

疏正義曰、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須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呂云、大凡情生有本、得其本則緇衣適館授餐之事、可以引而不匱、亦可以渾而不用、何也、百千之情、僨于一二、則可以一二之物、爲千百之物、推而益多也、一二之物、不足以極百千之情、則百千之情、并可以化一二之物、藏於無窮也

愛者、上之所以予下也、下不用敬而用愛、是倒其事以予上也、倒其事所以爲順也、愛者下之餘分也、旣用其敬、又用其愛、是足其本事、而及其餘也、及其餘、所以爲全也

陸云、嗟乎、桓武之際、難言之矣、以中故而定王于難、王民挹胥于無衣、志士飲血于揚水、此快緇衣而致無巳之情時、不又有侈錦衣而上終南之詩者乎、亦竟何以得此于周也、吾獨怪武也、使能奉王以正、復佗剛疆令文武之箕裘勿敝、鎬洛之提封勿改、緇衣不大有造乎、吾未知賦緇衣者、無憾焉否也

錢云、居亡何周鄭交惡、衣未敝而政且改、畀子之粲[illegible]宅之、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而粲亦中絕矣、緇衣而猶若是、悲夫

陳大士曰、鄭世爲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巳、再傳而爲莊公、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肩之役、春秋深沒之以統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逭、武謂有子也哉、詩弋日一領好衣、不再傳被莊公穿壞了、祖父善教人、其子孫不克率教、奈何、鄭之次王、以明東周興衰之由也

陸氏曰、鄭克有終、緇衣永無敝可也、奚煩此適館授粲惓

惓歌不置哉、君子以爲周之望鄭深于愛也、三復其緇敝乎有弱小之慮焉、想乎有交質之防焉、以好賢盡之者、未可與讀緇衣者也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莊公封弟叔段于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國也。莫若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
箋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無踰我
里。踰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踰言無傷我兄弟也、我
豈敢愛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
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于父母有言、不得從也。○背語
稱公子重耳安于齊、姜氏勸之行曰、懷與安、實敗名。病大
事。懷字當與此同解　驟數也
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隣、五隣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

積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棄鄭也。有罪而未至
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
以殺之而不禁而曰是我父母之子、不忍其不誠也。故因其
言而記之。序以爲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呂云、詞雖拒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
公執戈以逐之之類。
詩故曰、公志在除段。欲其積惡成而後動。鄭人知之。尊
矣。故托爲拒祭仲之詞。若謂公終不好以行不長父母乎。
蓋譎諫也。

箋餘曰、吾讀左傳、撫然嘆曰、莊公其忍人哉。緇衣之戰是
無君也。鄢之伐。是無弟也。城潁之誓。是無母也。向令秉心
不忍。能誠敬事母而幾爲諫。仁義若弟而禮爲防。何至我
賊天倫至此。鄭桓武之業敗于莊公。故緇衣之後次以此
詩。明以傷其父子祖孫之事而于周道陵替之際。亦於焉
齊慨也矣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剌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爲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
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
段、段出奔、可見易今終歸皆其所私之黨耳。○嚴氏
曰、亦猶河朔之人以安史爲聖之類、
鄭云、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考予因謂國人愛
叔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昵群小。無賢父兄之教。
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譏公。
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縱其弟可知。却以爲國

人美段意索然矣
詩故曰、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
之寄。宜求良士以輔之。今乃使爲里巷小人所好。死其弟。
之。道也
詩弋曰、段之多行不義。莊唯旁觀冷覷。彼以國君介弟。雜
處井里無賴之中。而莫之禁耳。段有才而小。而濟莊無德。
而毒而深。○鷙鳥將擊、必伏其翼、叔段于田服馬、特輕蕩
子耳、其黨贊噴稱揚、亦諧媚臣耳、公知其無能爲也。而縱
之。而豢之。若曲沃深謀密計、其黨爲之謀、日、不敢告人。視

此爲何如哉。
白虎通曰、四時之獵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爾雅、
冬獵爲狩、又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田、守其下風、冬
物畢成。無所擇也。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傳曰、叔之從公田也。
沈無回曰、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群小。詔諛馳騁。又好
勇恃武。搏虎以獻。氣凌其兄。從容畢事。旁若無人。輕佻豪

厲如此。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弼以正
之。不然。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悲涕泣以道之。舍曰不然。
而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
人以爲必敗之徵。而公喜其爲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
亦何敢至此。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旨一
也。
呂東萊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
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
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正其惡者也。

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
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
其它哉。
陳大士曰、奸臣欲動于惡、必先收其衆、而後可以惟其所
欲爲、叔段不義、與無賴之民、相與飲博騎射于猥隘之中、
而不自異、夫虎恃其勇人取之、人恃其勇虎取之。暴虎而
爲虎所搏傷易知也。獻虎而爲公所忌傷難知也。夫以叔
之材得莊公之黠鷙而用之。豈止與齊僖稱小伯已哉。而
卒自相屠天也。

箋曰如組如組織之爲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
徐筆洞曰暴虎獻公示勇力以玩公也戒其傷女之言是
戒其傷于虎乎戒其傷于公乎人言可思可醒後二章
數忌字不作語詞叔狃才公蓋無一而不忌之也詩人有
以窺公之志而下此冷評叔淺露在其殺中而不之覺耳
世間猜刻之人只是能忍得祖裼暴虎獻于公所恬然受
之而色不變噫此卽莊公馳虎之術也與
磬者騁馬從禽曲折有法如磬形然所謂逐禽左也控
者馬行方速遇獸之時止之卽止隨所制控也

禮記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
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發左手鄭司農云五射白
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于御也齊輯乎
轡御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
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
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鄭司農云五馭鳴
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

周禮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又云弓人爲
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爲遠也角以爲疾也筋以爲
深也膠以爲和也絲以爲固也漆以爲受霜露也凡爲
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撟角欲孰
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
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又云往體多來體
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

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
射深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
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詩云鄭人之美叔卽所以殺叔也何者人患溢見光華令
物貌有餘而生心想叔原無大志人也輕肥爲顯故馬易
而黃黃易而鴇鴇更移其鞭策而踪近于有所附者後張
其美故馬而及弓弓而及矢屢張皇其使倆而事近于有
所習者而鄭人猶舉而誇之由是叔之名成而公之忌亦
深矣

未段終事有躊躇滿志之意然說到釋掤忌兮則叔亦宜
自飲東矣
論詩曰于田武事也而五射五御禮樂備焉獨曹氏父子
較獵之際横槊賦詩維以文章有以平一時之搆怒而千
古彰盛焉兹讀大叔于田才力絶人騎射紋妙始嚴整而
終閒暇斯亦有足槩者只其間暴虎一事氣凌其兄而兄
益深之忌使蒐狩典禮竟成手足參商之嫌大可畏矣

清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

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素公
子名文公臣也
正義曰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來侵
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
狄入衛鄭棄其師是也○傳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鍾惺曰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尚曰翱翔曰逍遙曰作
好精者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也○亦見其所以散也

考工記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者夷矛建于酋
矛之前酋矛建于戟之前戟建于殳之前殳建于戈與
人之前○凡建長者在前短者在後此詩御言二矛蓋
言其長而在前者言人又言其進用之者也而餘可該
也
考工記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酋夷長短名也酋近夷長也記又曰攻國之兵用
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是守國之兵宜用長也
將車則將在中左執御右執兵器士卒之車則左持弓

右持矛中人御
而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
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
詩意翱翔鄭君是作惡而爲此故克之居中軍也作好蓋
有掩其功者驅驅安所用之有亂其柄者武勇復何爲矣
則作好也有不得不然者又非特此也克蓋料鄭不能自
軍而斬之亦不能越境而追之正其擁兵觀望棄甲散嘩
之時耳作好者禍至無所長惧暴殄不求彌縫文固以爲
能遂志于克乎克亦以爲可行志於文矣

河上無所用之。偶徜在彭在消在軸在彭在消在軸而無所用。仍還之河上。將潰之象如此。○重英重喬則矛。附旁旁麃麃陶陶則馬。閑左旋右抽則卒。閑中軍作好則將。閑舞一而不閑。克之以兵戲。是即文之以國戲也。

胡氏曰、人君扼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詩詩曰、文公惟狄而遣祭。本欲以干城寄腹心之任。乃惡克而使祭。又特以防邊快修怨之資。抑何刺謬甚也。雖然、克既握重兵矣。使結狄以自親而操戈內向。將若何。使執狄自固。而跋扈稱雄。將若何。不然。使狄伺克之怠。一鼓而前。將若何。使克不奔陳而奔狄。賣國相仇。將若何。春秋書曰鄭棄其師。予曰鄭棄其國。

叢餘云、英主御將。貪亦可使。序曰、高克好利不顧其君。不知唯其好利。正可予以顧君之路也。施以不貲之賞。加以不測之恩。使彼沾沾不覺入我彀中矣。想文公亦慳吝難入乞覓者。故而不相能耳。

羔裘　　三章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箋云、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臣、故刺之、

沈無回曰、玩詩中凡言彼其之子、非外之之詞、則追論之詞、序說是也、

子貢傳曰、子產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范氏曰、鄭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無日不受師矣。子產執政、諸侯多親之、國賴以安、人知子產之能爲鄭也。不知子

產之能爲鄭、因于子皮實委政焉。無子產、鄭不國矣。無子皮、子產不執政矣。當時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而哭之。且曰吾已矣。無與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大是以賦羔裘之三章。其爲政也、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子產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當時子駟之倫欲攻之、子皮以禮抑之、無敢攻子產者、然則卒而誦之。不及其私。抑又何與。夫子皮則非私子產而愛之也。誦之以私。吾懼其傷君子之志也。故只從國人之志而歌之。使人誦其詩。若不知子產之爲之焉爾。

詩揆曰、直不本于命則爲矯激而沽名矣彥不本於命則爲粉飾而炫采矣故首言舍命不渝而二三承言之觀首章說羔裘而次言豹飾次言三英可見。有其道學而後有其氣節。其文章。

許弋曰、天下無没學問的事業文章。此詩得力在命字。尤妙在舍字如人造舍經營基址裝措門戶不知費多少工夫纔得休止出入於此如矢斯棘是可在也如暈斯飛是英彥也。

朱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思文以夸有其容則思實以德。

疏云、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本草圖經云豹皮人寢可以驅濕癘黔蜀中土人鼎釜多爲豹所食其齒以刀斧錐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埋雅云、很貪豹黤有所程度而食故其字从勺、列女傳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陳臥子曰、義所難裁莫深于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于強大之間。鄭之畜逼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疲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採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古訓曰、素絲以英裘五紽三英一也、非有奢儉之別、但古用五今用三耳、

傳曰、三英、三德也、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傳云、文不貴其躁著德備而始覺其美也故三詠而後見其文。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嚴云、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托爲挽留者之詞不寔故、不寔好以先公之義諷之冀其少留也、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于莊公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詩人非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于事變而懷其舊者深矣。

傳曰、寔、速也、箋曰、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我然好、猶善也、不速于善道、

胡氏曰、不寔故者、留君子者之自謂也舍我去而不留、使

我有不速故舊之行矣。蓋人情急速則其情親疏緩則其意息。故引罪相留何能款也

子貢傳、鄶人夫婦相棄、夫婦相棄賦大路、

論詩曰、大路中多少人耳目、牽衣執手、說醜說好、豈不汗顏。然一日差澁。終身緣斷。何得不用此急着。想此婦眼中只見情人、不見別人也

疏云、袪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衣袖、喪服記注云、袪、袖口也、尺二寸、是以客中人之併兩手、

大凡衣故不褻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貌不

詩心故以好動之

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子貢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國人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觀也十數言人皆知鄭女賢能相其夫而不知昧旦一詩已足窺。士不在多也、想其無言之顧盼、素行之就業其所以倡之者深也不然士實惰于行而婦心必蕩婦吾必歸矣。

詩七曰、枕上數語、士則勤職業、親善良、女則議酒食、脫簪珥、既各盡、又交成、總提醒在雞鳴一念。○觀此。而雞鳴以前、昧旦以後之精神、俱可想見矣。

夜之向晨也、昧旦促於雞鳴、明星又促于昧旦、有鶩鴈、愈迫、意、○李少文云、即莫說業貴于乘時、而風露清寒、亦可以爽人之夜氣而醒其惰、凌云、只此數刻清光、幾堪追想。而朱門晨晚有終身不得一見者亦大可念也。○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工商執雞、注、取其守時而動、擇雞。鹽鐵論云、雞廉狠食、雞跑而食之、每有所擇、故小廉如雞、雅翼云、雞鳴必三度。又能自守。不爲風雨所止。故以比不改度之君子。春秋說題辭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

天下豈少就業之男女哉。而未必其相規也。使爽而過郭氏。必無此呼。使道韞遇王郎。必無此答。可異者。天生兩人。

雞士與女

徐筆洞曰、翱翔本從容之態、言當此人事始作之會、尚將翱將翔、而若是之從容乎、須當射于四方以勤兩男子之事。

古者玄鳥至日、婦人帶以弓韣、授以弓矢、用祀高禖、男子之生也、懸其桑弧六其蓬矢、是已之事、未生以前、初生之始、父母已以四方之志期之矣、凡射之事、皆比于禮節比于樂、內志正而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命中、天子試貢士于澤宮、蓋將以觀德焉、勿以末技視之也、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笑不言、御之如皐、射雉獲之、妻方笑而言、吳曰、才之不可已甚矣、學之急也、婦人之能厲其夫類如此、羿與吳亮期射雀之左目、悞中右目、終身悔恨、士之自厲亦類如此

生人之務、不過男女飲食兩端、故夫之與婦趣時猶其小也、不敢荒于戲以惰其職業、而一飲一食非其力諸原者、不入于烹調、亦以明兩人之志而已矣

吾聞五味之相稱則宜、而水火之交濟則又宜、不歌如黍養之子、不出戶庭、而雞致珍異、必期自食其力、有相稱之義焉、而鳧鴨昧且互相箴警、有交濟之義焉、宜之者亦即以此意宜之耳、故自其弋者而大言之、可以弋功名弋道德、自其宜者而微言之、即所以宜室家宜家人

案云、所弋之鳧雁、我以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

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

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

楊云、勤惰之分、安危順逆之數存焉、不可不致審也、夫婦之共勤職業、一日之計在是、百年之計亦在是、一事之理如是、萬物之理亦在是、故曰飲酒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漢書、心私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婦人也、敢與知丈夫事、顧安有丈夫舉事不可令妻子知者、惟知有子、則來之順之好之者盡子而已矣、惟知有子、則贈之問之報之者亦贈子問子報子而已矣

焦桐在匣、而不譜新詩之唱和、猶虛器也、良璞初剖、而不遇他山之利錯、如頑石耳、故此溫潤而栗者、不知經幾琢磨之力、始華文身之華、親賢之資、必解此予佩之珊瑚也、此其意良可思矣

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

陳氏曰、所可異者、片晷驚移、恍罔終日、數語劼勉、如歷生平、致恐此際結歡娛之夢者方濃也、而殊未艾也、之兩人者、獨何以寤言不寐、

詩故曰、稱女士、始昏者也、弋鳧鴈、大夫事也、箋云、覺以夙興、言不留色、○阮家新婦初昏時、言婦有四德、所少者唯容耳、且問士有百行、君有其幾、遂令鬚眉失色、愚謂此詩末章、亦新婦問士百行意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

左傳曰、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人又請以他女妻之、固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昭公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

又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大夫不能自強、欲求寵于婦人女子、以借援大國、此醒醒見耳、忽之辭昏、未爲失也、國人見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傷忽之無援以至此、事後成敗之論、此國人之心也、

胡休復曰、同車同行、近詞也、言齊侯請婚、已有可取之勢、邪大不可攀援者、且齊女容色之艷、佩服之珍、德音之美、如此、而忽以一時拘節不取、卒至失援、寧無憾乎、

箋餘云、齊兩番欲以女妻、故此詩亦兩以有女同車同行

與起。
黄葵峰曰、翱翔、車中衣服迎風輕舉之貌、詩摂曰、非也、舜華言色。翱翔言姿。當是寫態輕盈、如飛燕乘風欲去意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俱從此句描出
傳稱忽不取文姜、君子謂之善自謀、夫忽未始非賢公子。也善自為謀不及圖耳故春秋不成其為君
楊用脩曰冶容艶質多出於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總有舜華之顔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拔荷葉舉止羞澁烏能閒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是其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稱忽之始辭者文姜也文姜内淫殺夫幾亡魯國何賢之有。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譏何德音之有且齊嘗以姜故加兵於魯嗣後魯再被兵桓公為戮齊于甥舅何有而獨急鄭乎夫祭仲匹夫也驟起而置君如奕棋忽之不振有由來矣吾猶於辭昏取節焉何責人無已也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傳曰、扶蘇、小木也、箋云、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葉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游龍、猶放恣也、橋松在山上、喻、忽

無恩澤、于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疏曰、荷華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釋草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
蘇氏曰、忽之為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于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于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為潔而害于國乃所謂狂耳。

詩捴曰、鄭自桓武而後。莊不繼業。四子遞出遞入。事狂心叙。此。詩。似。與。山。榛。隰。苓。思。美。人。同。意。

詩弋曰、凡人才放懋者。又患志行不潔。荷花、言洏淖汚泥也。氣節高峻者。又恐其作用不神。游龍言變化莫測也。無所令方許以子都子充之名。

怵復曰國人思忽惡突之詞。子都狂且。隱諱也。

蘀兮

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郝云、誦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直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也。

朱云、曰叔伯。槪辭也。凡為臣者。具有同心。不自專名以指也。亦諱辭也。陰自奮厲。不欲矜名以市重于國也。曰倡和觀詩也。此感彼應而無携志也。次章變和曰要。又勉辭也。蘀不蕃義者。亦欲挈之以急公也。

蘀乎由白、此憂懼之詞。非倡和之意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詩故曰、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按當時典司宗祐如原繁者、定有心定忽、而祭仲渠彌實爲之黨、勢難動搖、不得不尋向外邊叔伯上去、

子貢傳曰、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箋餘云、風發卑蘀而思扶周。風吹蘀零而思扶鄭。雖勢有大小。而愁慄危迫一也。

世亂時危。君子懼禍。難于正言。故雜以滑諧。前後數詩說者。俱宜佻而不宜莊。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強臣擅命也、

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以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

時事也。
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
之。故云然。
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詩故云、蓋指雍糾也、糾泄謀
于其妻而敗事。故追恨之。
論詩曰、狡童目君、畢竟未安、疑宗臣惡仲念忽而作、言仲
狡詐。納突事。初不與我言。而自宋訂盟。遂卒之歸。迨等篡
奪。與。禍。我。宗。社。几。不。血食。
子貢傳及申公説以爲賦麥秀也、靈公拒諫棄賢。國勢

將危、子良舉箕子之嘆紂者以嘆之。豈麥秀之歌、原有狡
童字、遂以名篇耶、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嚴云、國人思逐突而定忽也、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
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
箋曰、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
楚、
按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奔蔡、九月、因櫟人殺其大夫單
伯、入居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
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
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惟諸侯皆助突。
故國人有違告他人之志
鄭云、聖人存此詩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
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
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
子貢傳曰、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丰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詩揆曰、女人愛丰姿。父母計家勢。想當時貧士已行親迎
之禮。女家父母阻之。故此女極羡其丰姿。而悔其不送不
將。冀其復來尋約也。
箋餘云、悔是好事可以全自己之節可以蓋父母之愆。比
失。身後。悔者不同
箋云、子、謂親迎者、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

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
是士昏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
也○里塗曰巷
叔伯當即不送將之子箋云以前之悔今則從之志又易
也○欲予行予竟與行欲予歸予竟與歸何必更爲巷之
俟堂之俟矣
李云嬌羞者婦人之常態留戀者亦男子之深情使俟而
至再至三予能已於同行同歸否來如狐疑去如鳥華此
快快非有心人也

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爲
爲其文之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婦人以德不以服且
閨中之秀淡粧濃抹總屬相宜此女意在求售故自炫其
衣裳意若曰升華堂入曲房爲悅己者容動傾城之顧倩
倩和爲無儔耳

東門之墠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正義曰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
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
二者俱淫故皆爲刺
傳曰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
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邇謂所
欲奔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
正義曰墠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
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無禮之難易
詩緝云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說文茹藘人血所生本艸茜根可以染絳一名茹藘陳

藏器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艸攻之嘉艸蘘荷與
茜主蠱爲最○貨殖傳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想
所思者亦素封之子
傳曰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
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也
意中遙擬指曰其人恍如覿面而相呼則切言之曰子如面
若自語也既而如與其人語也甚矣思之妙也
大凡理隔可忘情隔不可忘勢窮可遣情窮不可遣其人
非室內之人乎何遠一至此乎蓋非遠人也其人則遠也

如其人之終遠也、何不并其室而遠之、此人之相思固由室邇起、亦由室邇深者也。

李氏詩故曰、此賢人絶人避世、不與俗往來也。論詩曰、非山非林、若近若遠、野景可掬、道韻脩然。

鍾云、秦詩所謂伊人六句、便是其室則邇、其人則遠妙法、千古深微、盡此二語、亦說得其人甚高。

魯申公曰、唐棣、偉王弃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姚云、首章即唐棣之華四句、夫子逸之耳、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嚴華谷曰、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中立不變之君子、爲華蔡峰曰、凡有感時憂世之心者、未有無是思也、

傳曰、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詩弋曰、天地晦冥、異嘷爭嘵、一二有心人、相聯靖亂、未見躊躇、既見脊袂而起、此與野有蔓草章義、古今用世人多以機括。○此君子乃盈庭執徃之人、得之以共濟時艱、何憂時事哉、想他既見之樂、須知他未見之憂。

子貢傳以此篇與丰、皆齊詩誤入于鄭、以爲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鄒肇敏曰、據此、則自管仲初適莒時、已有悔不送者、已有預望其歸而懸擬其章服者、可見國人繫心良久、無知難作、思得賢公子而君之、如農望歲、奈何禁小白之不入也、齊自雉狐肆惡、畢聖傳士、唯女是崇、致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益鷄瑲于斯、失其所以爲司晨矣、桓公再造、仲父爲政、九合一匡、斯亦春秋鷄鳴明一大際哉、孔子急稱其仁、則詩録風雨、此亦猶微管仲意也。

如以爲士女之相謔也、則稱狡童耳、䵷子都耳、安所得君子而稱之、即君子二字、便可訂此篇之義、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正義曰、謂鄭國之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官也、

傳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是嗣音之解也。我不往、子不來、疑是禮則來學、不聞往教之所

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疏云、夫時教必有正業也。退息必有居也。各隨其業之。謂藏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也。不嗣音不來。則學荒矣。

青者。示象也。發端之義也。嗣此而習于春。其音所習于夏。其音徵。習于秋。若冬生音商且。循月與歲月。自以時起于。以香至德之光。動門氣之和。是可一日委乎哉。釋名云、青、生也、象物生時色也、有漸進之義、青久必出于藍、有時加之義。

疏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劉氏曰、吾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以挑達之態。而出于衿佩之流。則學問為無靈而先王廣厲學官之心。為僅矣。要綬五寸。則游悅之服也。玄冠縞武。則不齒之衣也。而青衿學子所服。挑達豈其所宜。

傳曰、乘城而見闕、爾雅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此人廢學業。乘城而觀。想爽於編帋。無遠大之志。

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疏云、此謂城上別有高闕、非宮闕、

傳曰、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

嚴中公曰、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胡休復曰、君臣疑而要誓之詞、詩故曰、無聽讒也、

按鄭專政之臣、祭仲與高渠彌耳、祭仲初以娶鄧女故、立太子忽、後為宋所執、便貳心于突、及厲公奔蔡、而復迎立昭公、非忠于忽者可知矣、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故曰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嚴華谷曰、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喻微弱也、忽能

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爲強矣。

詩弋曰、按忽救齊敗戎。班後能奴請昏能辭。當是有血性男子。何至緩弱。○故傳曰、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漂流束薪乎、想自突謀篡奪、篤而在廷。鮮有托腹心者。本。府。丕。生。心。疑。讒入。理。誠。有之。箋云、忽政教亂促。不行於臣下。

按忽與子亹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然皆懷心外市、雖多、猶少也。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箋曰、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所定。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傳曰、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沈無冋曰、兵革喪亂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荼。○周禮、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

箋曰、縞衣綦巾、所謂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

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

公子五爭者、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六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突再、忽子亹子儀各一、

子貢傳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賦出其東門、○

季氏曰、鄭俗趨靡。詩人思淡以風之。

詩測曰、不必以爲見淫奔之女而作。只渾厭借出門所見。

摸寫其所思者不在彼、而所樂者惟在此、分明一種淡然安分之意。不以所見而移、反以所見而驗其意、更覺雋永。

詩弋曰、賦也。大于心。有睠心睠者思也。一見美色、便妄念叢生。故以匪思掃之。縞衣聊樂、亦是假說、降伏法。

詩探、雲有游情。而無定體。荼似鮮潔、而實賤質。豈得與縞衣茹藘者爭美醜。放正眼眶、艷冶之色、真不值一文。

廣雅、縞、細繒也。傳曰、縞衣白色。疏云、綦、綦非染繒之色、故箋云、綦綦文也。說文作綥、帛蒼艾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

說文、闍、城曲重門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爾雅、闍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疏云、城上當門臺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嚴云、與得兵革停息、男女及時而婚也。

封氏曰、此人或見國之荒亂也。桃夭過矣、摽梅失矣、男女之適願而偕臧者少矣。故為之指其時、志其人、述其遇歟。

乎。其有以全之也。曰適我願者、思其所遇、而又恐其無以遇之。其中似有屢迂之心。曰與子偕臧者、求其所得、而又欲善以得之。其內亦無自亂之意矣。

詩弋曰、鄭之忠臣、棄冉行野。愴然有蔓草零露之感。偶遇一異人、遂與班荊定交。慨懷而別。蓋聖賢相契、英雄相識、往往得之邂逅。其人之蘊籍品格、眉目間有告之者。

歸云、賢者不遇時、作是詩也。宋氏詩故亦以為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而思之云云、美人如楚詞所謂美人也。

子貢傳、曰季遇御鍼于輿、薦于文公、晉人美之、賦野有

蔓草、

按六卿餞韓子、子齹賦此詩、韓子曰、吾有望矣。子產與叔向相會、歌此詩、夫子亦常賦之以美子華子、則此詩之義可想矣。

溱洧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朱氏詩故曰、此。或是民間夫婦同游、豈專野合之男女也。

范景云、特總其俗之流于游觀士女戲謔無所防閑耳。

黃葵峰曰、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可見矣。蓋詩人指其事而刺也。

輔氏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觀。詎不信與。

馬云、鄭之人曰上巳秉蕳非游也、吾以祓不祥。夫不祥孰有如秉蕳者哉。入其國士無內交女無外與。祥也乎。原廣野之間。男女錯雜。祥乎。覩其人女不出閨闥上不近妖冶。祥也。光天化日之下。情欲縱恣。祥乎。然則秉蕳耳。何忽有一女覩顏而向士耶。何忽有一士躑躅而從女耶。夫秉蕳

而必欲偕往乎。即秉蕳可也。而至贈芍藥相謔乎。嗟嗟天下之不祥孰有如士女之相謔者哉。而猶曰吾以祓不祥也。

陸機曰、蘭茎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本艸經云、蘭艸主殺蟲毒、辟不祥、故以為除不祥意。○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為沐浴也。

韓詩云、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

蘭可辟蟲毒。故秉以祓不祥。芍藥名可離。故贈以志離別。古之人行之。未始不韻。入士女之際。便成惡俗矣。

胥稱子產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或者其一時之微權見此俗之不可訓。而俗人而奢。相仍已久。又不可驟革。故以濟人之事。顯行其小惠。而隱用其彌縫。未可知。以其乘輿、則子產已親至濟所。民未有不望而畏者。詩云、洧之外、洵訏且樂、或者避溱洧而逃之洧之外乎。則相謔洧之外。事也。次章云將謔未謔也。間又有畏而不敢謔者。案公孫

僑相鄭。鑄刑書。民歌曰、孰殺子產、則一時鄭政可知矣。孔子删詩以此殿鄭。良有深意。

詩志鄭風卷之五終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

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括地志、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案王又居王城、呂東萊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洛陽、成周之下都、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王風

陳大士曰、王風不純王城之詩、平王遷焉、而詩亦附之、待非黍離之後降爲國風也、或曰凡天子之詩均謂之雅、諸侯之詩均謂之風、雅屬天子、卽畿內臣民之詩皆雅也、無論正變也。風屬諸侯、卽二南國小之詩皆風也、亦無論大小也。然則黍離之降、卽音聲節奏不同、當附何章、不貴諸侯之例、而奈何風之、則周微自夾于風而姑安之耳、疏曰、幽厲暴虐、所及于諸侯、故爲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爲風。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鄭夾漈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先生之前、故詩亡然

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者乾。

按魯隱元年、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邦竟不能西歸、故孔子始作春秋、刪詩則次王國之風、叙書則訖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蓋一命文侯、而進有弓矢之賜、錄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復雅、渠可得耶、

卓去病曰、王亡矣、因史不黜定一尊而號之曰周、傷其有不王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子之曰周召、孔疏云、王身名無二、繫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于

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意也、平王以後王衰矣、而猶主之曰王、陳爲楚滅、夫子懸公、陳已亡矣、而存於書曰陳災、存陳以見陳亡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達、或斷而晦、或務而訊、士沐渠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葬不必也、公在乾侯、必也、皆此志也、

爲承卿周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衞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衞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黍離上也、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國、鄔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

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地理志云、鄭國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illegible]仲晃曰、易與詩皆全書、易以卜筮、詩以口詠、王柏欲刪鄭衞諸篇、爲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指、錄桑中可以知衞之亂、錄溱洧可以知鄭之衰、彼男子贈芍之私、其于必不錄也、春秋讀君臣兄弟之倫、鄭忽之變、父子夫婦之

倫衛先之衛錄綠衣而驗于定中鄭錄叔田而驗于東門
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詩志國風卷之六

海陽范王孫輯著

齊 雞鳴

序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昔周宣王有脫簪之后、而未央問夜、孝成中興、后齊女也、先齊之賢妃、亦復似之

古者人君離色入朝、雞鳴告旦、自有常儀、何待妃子以雞聲蠅聲、日明月光、婉轉疑似互相告戒、且君不出臣未必遽歸、君且出臣未必遽憚、及今述之、未有不目為聞見之悞、而悚惕之過、有不近于情理者、當時女史紀之為美談、

而不聞其以謬迷諱之者、內則者之為勝事、而不聞其有在譬譎之者、則亦想見賢妃彼時惴幻之心、政不必以事境之真假情理之有無論也、

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佩而去、書傳述夫人進御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　傳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七係已昌盛、則君聽朝、

徐玄扈曰、雞聲蠅聲、不必說相同、蓋兩聲自別、而賢妃之心警長、聞蠅聲便以為雞、釋其心亟欲聞雞、唯恐失告故

也此說固是但恐意味長之意詩人口中不要說出放在言外更為得肯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為机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輻妙在于空又如鼓磬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爐若將意思一句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背墜氣勢索然矣領畧此旨其于說詩已得大半不然雖舌敝耳聾相去逾遠

詩測曰首二章末二句亦賢妃語也若曰如以為匪雞則鳴豈蒼蠅之聲乎　李彭山亦俱作賢妃語于蒼蠅之聲

則曰此疑其已遲之詞也于月出之光則曰此幸其尚蚤之詞也　鼎來云非但鳴明為假即蠅月亦自非真神傷于朝盈朝昌故聽惛揔在聲色之外似聞似見也要亦非疑非悞

傳曰卿大夫朝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正義曰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　沈云托納誨于謀歡而曰甘與子同夢說自為以為君而曰無庶予子憎何其婉以切也

詩弋曰雞鳴日出猶是依傍格套語說到同夢之甘賢妃亦似深于晨昏之愛不得已割情避憎這纔是香奩真情語纔能動得主聽

人君卽耽燕安未有不憚清議愛令名者賢妃蓋善于進言者也謂女流願望切責之情區匕者未足為君動必曰朝既盈既昌若代羣滿朝願望之情使知群心之不可虛必曰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若代申誡朝切責之忱使知衆尤之不可犯君聞之未有不披衣起者矣

王云蓋聞齊之佐伯者或師蟻而得水或師馬而得路夫妃安知非師蠅得聽師月得明乎真賢妃也已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郝云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箋餘云美哉狩獵也而猶存揖讓之意惜乎揖讓也而仍是矜誇之態齊之所以能為伯而卒止于伯者此可槩耳

還齊詩作營地里志臨淄名營丘又崔靈恩集註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

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絕有力者名迅、陸机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淮南子云、烏雄雉于雌、獸牝猛于牡、是以羆為熊之牝、而羆猛于熊、狼為貛之牝、而狼名獨著、虎猛者稱乳虎、蓋其類也、

無名氏曰、宛轉關生、巧于自與、豪爽駿快、蕭之豁覺有控弦鳴鏑。鼻端出火、耳後風生之氣、此齊之所以多技擊士。耳。

鄭潛谷曰、鷄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鷄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著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親迎之禮、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迎于戶、其屬升拜、主人不荅、婿從降、主人不降送、明受女也、

俟字正與迎字相反、昧禮之俗、開口便見、在齊女必以為備禮也、使前此無有失也、君子將于俟乎觀禮矣、

此刺俗而設為新婦之詞、其廢禮處、父母不知也、翁婿不知也、婿不知也、女亦不知也、　徐華洲曰、不言其身之服服、而獨以充耳為言、何也、意謂其飾于耳者如此、而古者大體、其亦與聞之乎

教而字、非語詞、而汝也、女子當丈定之後、暗中摹揣、不知而之面目何似、今見其俟我者而也、充耳者而也、生來患夫子寒儉、瓊華瓊英瓊瑩如此、今而知免矣、又患夫子輕薄、俟我于著于庭于堂、如此今而知免矣、有相見驚喜之意、

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瓊英。

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考証云、昏禮有攝盛之文、自士而上、每攝一等、被服定分、亦無可悉

六帖曰、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瑩瓊英、秀寔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古亦有以牙角為瑱者、楚語、公子縣諫靈王、七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縄為瑱、故傳亦以素為象瑱、

此詩刺魯桓不親迎也。桓公弑兄自立中怯、結婚于齊、使公子揮迎婦焉。齊人譏其始之不正。烏能善其後乎。揺魯之禍。有自來矣。

春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郝云、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

傳曰、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

箋曰、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傳曰、履、禮也、箋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言今者之子不以禮求也

詩測曰、此未可定爲淫奔之詩、在室在闥、履即領發、未見必爲暧昧之跡、入室及門、既即而發、亦不失爲進退之常、勢交利合。相親相愛。世俗之上。往往而然。　論詩曰、衛風以彼姝者子指賢人。則此當是良朋密友。往來過從。爲竟日談耳。

子貢傳曰、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鄒肇敏曰、予詳味詩述、更有聰見于此、夫述于衛之鶉奔、曰鄘伯無禮、于釆唐、曰公室無禮、則此所謂無禮、可知已、齊先無禮、

孰大于驟如崔氏。以犯干杼者。詩人殆托爲棠姜言以姝子目其君。取義于日月者。唯日月之光。可以侵人戶庭而無禁。安有君而淫臣婦于宮者乎。撫楹之歌。徂于在室在闥也。踰墻中股。宜其及矣。

史記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

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于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反隊遂弒之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箋云析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況無冏目若君爲其所候者

傳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于朝　既云挈壺水以爲漏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之度數也夜則以火炤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于傍故用水用火

此詩作于哀厲怠政之時雖云興居無節而主于晏朝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夙則暮舍晝隱見

顛倒衣裳不辨色故也辨色爲晨未辨色爲夜日氣所乾爲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詩弋曰天有自然之運晝作夜息是也人君憲天出治自無忽迫之意象而有明作之治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只行所無事而已當時臣工唯有優游已耳委蛇已耳若一顛倒便手足無措故言顛倒衣裳又承言顛之倒之似推開看不專在衣裳上說有錯愕傾若之意　蘇子曰夫苟不知爲政之節常不能及事之會矣

箋餘曰人君因天以分四時因地以別九野因人性以制五禮六樂五刑八政不過舉而措之猶折柳之易也若求治太急任意捺縱真如挾山超海之難矣謂折柳而天下治行所無事之謂也　胡氏曰此詩見凌躁之意焉見寔晏之度焉一節之驗可以逆料其餘矣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傳曰于其乘也拉幹而殺之　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故非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

言邇何念毋也按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是夫人復會齊侯也左傳于會禚之下書姦也于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于夫人則云書姦意出于齊侯則云齊志

說通曰詩詞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爲主所以者何魯桓狀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强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

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姜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詩撥曰篇中四曷字設爲詰問之詞若隱刺而不忍明言者徐華洞曰問之齊而齊何以解也問之魯而魯何以解也解之曰魯以齊立也齊有恃以威魯也然魯雖以齊立而可以其妻酬哉齊雖有所恃以威魯而可自掾其妹哉魯道有蕩雖自路言隱然見魯國禮教之道蕩然無存矣

考證補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有媚珠

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詩人但言齊子之來而說者知其爲齊襄而來

從此箋云怌來也

齊子二字筆法甚嚴後用兩如之何皆深思之詞而禮與法已穆然凜然其中矣

屨人注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

莊子云戴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

箋曰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　徐華洞曰取喻亦有天地陰陽

奇偶之義

詩弋曰藝麻者畝以界之言桓之不能界止其欲也析薪者斧以斷之言桓之不能斷制其淫也

四時纂要曰種麻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藝麻欲熟之驗故以比娶妻者欲告父母熟思而行之也

春秋元命包云斧鑽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補也

箋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沈無回曰末二章詞歸魯桓意主齊襄一恥之一惡之也

夔餘云、文姜卽襄之欲妻忽者也、忽失援而身死、桓得援而身亦死、特死耳。而桓受穢名焉。寧爲桓乎。寧爲忽乎。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沈無回曰、詩在南山敝笱之間、當以小序爲正、

詩故曰、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矣、又嘗伐衞、而納紀季之酅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衞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洽、徒負

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揔角而弁、躁戚之喻也、　正義曰、國大民衆、齊可以伯、但襄公無德不可求耳、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

陸羽明云、齊人之病、大都在急功、而詩人正欲與之計功、顧云、大凡成敗之故、勞佚之數、操其半、後先之數、捴其半。故生人旦夕凌謀、皆當擴以百年、必世之全、算智廣者、其計必周、神完者、其功自積、蓋業處其際、見神亦忌其功名之太盛、于是乎遲之、遲之而又久焉、使享之者、知艱難之不可以失、而進修之不敢以荒也、遂兩居乎光大而無所苟且、功成而捴計之、亦只在未幾見之間、突如而至者耳。如徒致戒于驕々桀々忉々怛々、安知非謗譏之士、有所畏而托之以自諉者哉、

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時須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錢云、見遠大而忘近小、亦猶之見近小而忘遠大者耳。

未幾見三字、妙在無意中自成、氣候不識不知中自生。迁轉人卽驚爲千里四海之見、抱爲百年萬世之見、捴無以踰夫未幾之見、未幾見而衆能新可念也、未幾見而時空

驕又大可畏也、

夔餘云、唐突之突不可有、新突之突不可無、蓋氣足候到、自露頭角、如奇峰兀突、由神功鬼斧天琢而成。殆非人工可補湊、　突字與漸字相反而實相成、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捴角衿纓、言捴聚其髮以爲兩角、如丱字之形、　士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

徐士彰曰、先哲有謂甫田悟進學、衞門悟處世、亦可謂善讀詩矣、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嚴云、古有聞環聲而喜者、非喜其田犬也、其人美且仁也、即孟子聞車馬之音而喜色之意、襄公不美之意、在言外矣

徐華洞曰、朱傳以爲與還畧同、予謂不同、還是獵者交稱、此則人與犬並言、還是寓刺于美中、此說至偲鬈猶淺矣

盧、黑色也、世稱韓盧、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俱斃田父之所獲、

陳云、試令其不仁不鬈不偲、而第挾捷跋之美、以奔激乎原、亦未遽辱其盧、又令是仁是鬈是偲、而肯息狎獵之雄、以翱翔于道德、亦未遽蔽其美、何爲種々似與盧就美也、紛々必與盧作緣也、美因盧見、人因盧美、齊人日用盧、而不知其爲盧用也、悲夫

姜餘云、盧令、一人之獵也、還、兩人之獵也、叔于田、大夫之獵也、四鐵、諸侯之獵也、車攻吉日、天子之獵也、咏詩而氣局之大小、習俗之好尚、王伯之純疵、恍然游其境矣。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疏云、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于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故刺之、

胡氏曰、南山先齊襄、敝笱次魯桓、載驅次文姜、猗嗟次魯莊、詩得其叙矣、姜之惡、與襄比、而後于桓者、君子畧婦人、罪不若丈夫之有知也

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說過曰、于禚、于祝丘、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時事也、故室以爲刺莊公、

詩弋曰、卢人制馭一物、必當察其罅隙、敝笱雖敝、當其在梁、魚自不得踰逸而去、子雖不易制、毋苟設處有方、無論儀徼魯其猶束、即毋亦有陰拱而不敢縱者、詩人所以嘆敝徼也。

敝笱制魚、猶盡猶碎鼠云爾、
陸璣曰、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埤雅云、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東海有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鰥似魴而弱鱗、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則死、弱魚也、凡此、皆魚之、易制者、孔叢子曰、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之、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又爲大魚也、

春秋傳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絕而復歸。於敝笱豈異哉。
婦人內夫家。外毋家。魯道有蕩。齊子旣有歸矣。匪曰歸寧。又曷乎歸。桓公不反。齊子幾無所歸矣。春秋書夫人孫于齊。傳曰稱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絕而復歸乎。不終大歸。又爲乎屢歸。問期而赴之者何事。亦若是之如雲如雨如水乎。不知。莊公此時安在也。
況無囘日、或日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日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

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恣其子。弁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于子之廢。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尙何僕從之制乎。焉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旣幼。又無子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忍此大慭。悲夫。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箋云、故猶端也、鄭云、謂無禮義之端緒、
子貢傳曰、齊襄伐衛、姜氏會之於師、齊人刺之、賦載驅、魯申公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
說通曰、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大都瞩目之地、驅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爲其所不忍爲。又志得意滿。暴無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

厘厚之旨與

正義曰、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是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竹、故云簟茀朱鞹也。

詩故曰、急于赴會、郎夕啟行、不能待也。

鄭箋以每章上二句、言襄公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下二句言文姜往會、曾無慚恥之色。

傳曰、四驪言物色盛也。 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蓋物馬齊其力、毛馬齊其色、今襄公伐衛、而乘四

驪、是物色俱盛也、

疏曰、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箋曰襄公入魯境也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呂東萊曰、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徐華洞曰、曰頎而長、有空負偉形意、曰抑若揚、有不能自揚而抑于人意、曰巧趨蹌兮、有拙處意、曰射則臧兮、有不臧處意、曰儀既成、有不成意、曰不出正、有徙匕終日意

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釆、 爾雅、目上爲名、揚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顅、眉目之間也、字从宾、言流盼、使人宾迷、

嘗聞大行者不顧細謹、大禮者不修小讓、誠有不暇耳、局于量者手觸不韶、拘于見者摽會不遠、誠有所繫耳、公之抑若揚、巧趨蹌、何其暇也、又何其無繫也

梓人職、謂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鄭注周禮

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夫君有君之的、臣有臣之的、父有父之的、子有子之的。必無愧于其的、而後謂之正志、則中之得爲諸侯。豈在張弓挾矢之間哉。

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

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　射
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也、鄉射記
云、弓二寸以爲侯中、既弓取二寸、則九十弓者、侯中廣
丈八尺、餘倣此、
張叔翹曰、此爲齊人之詩、則展我甥、不過欲露出於莊公
來耳、　胡休復曰、非之下衰仇也、非甥也、故曰展我甥兮、
非拒其不爲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矣、必非仇我者也、
其詩人之微詞乎、

嚴曰、體射三而止、每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
也、　按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
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
等又射、取中于樂節、注云、君子之于事也、始取苟能中、
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正義曰、四方男子所有
事、故用四矢以示意、
徐云、說到四矢反以禦亂、蓋隱然以激發莊公也、但思亂
魯道者是誰、　桓旣釀亂、端亂正在非、乃僅貫在革匕、寧
有亂耶、反在的匕、何足禦耶、使其一發而在梁、安得有鮪

鮪之唯匕。再發而在山。安得有雄狐之綏匕。何不假穿載
巢之鄰。箭焚發乂之庭。控弦斷乘轡之綏。舍拔剪四驪之
尾。且也不難穿中孺之扎。不難洞彭生之胸。祝穊防殺之
間。不難執弓矢從事。而奈何徒負此長技也。公一射。夫已哉。
陳大士曰、齊襄之死于弑也、冤哉、身爲禽之行、國人至綏
綏陋之、無知之刃、天假手以報拉脅之仇耳、人生有欲而
不制以禮焉者、人道何以存焉、夫車中之變、夫人與聞乎。
故家無二斬。國無二尊。則文姜其仇焉耶。則奈何其不制。
而使翱翔自得也。不幾虛負其材美也哉。說者謂當哀痛

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
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令之不行耳、
然。此固不足以制文姜也。成其爲母而後制之、則不知其
罪之所薇。旣滑以行其母之權。而益之以驁悍之性。挾齊
以正其名。即莊公不内納乎。吾惟斷之以義而裁其門。吾
以爲母也者。彼得而母之。吾不以爲母也者。彼不得而母
之也。名正而後姜與齊俱自内慙而不敢挾其名以責實
此亦制之匕大權也。然毋于至愚。莊公恕諸。焉得而恕諸。
夫莊公非自制之也。示其意于大臣。以聽其公論之所裁。

而已不與焉、卽朝夕㷔㷔之情、惟其所自盡、大臣亦禁也、
則向所稱哀敬威令之說、庶幾其可行哉。
蔓餘云、報父仇、絕毋惡、原奇男子事、前不可得之平王、後
何能得之莊公、予讀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則知惡起于襄
而患及桓莊、詩人醜齊而閔魯、故皆列之齊風、魯爲國諱、
諱故置之不言、中公曰、夫子正樂、降魯頌爲風、敝笱載驅
仍不列入、亦諱魯恥、而彰齊惡耳。
徐華洞曰、嘗謂吳楚無風、或謂其淪于夷也、然、汝、墳、江、漢、
諸篇、不見吳楚之風乎。魯無風、或謂其以周公之後、著于

頌也。然卽南山猗嗟諸篇、非魯之風乎、宋無風、或謂其神
明之胄、不列太史也、然、誰謂何廣、非宋之風乎、特惜魯以
祀教之國、見累于齊襄、恐非魯意也。魯弱之無如齊何也。

魏　葛屨

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机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　正義曰、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
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机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
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于民、所以日見侵削
此詩致趣妙在兩可以字、與好人提提宛然在辟佩其象
揥、這一語稱述。
燕子由曰、君子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
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君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

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蔓曰、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
賤也。言女子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
可使縫、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正義曰、夏日之有葛屨、特爲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
行禮、雖夏猶當用皮。周禮注、言朝祭履舄、各從其裳之
色、明其不用葛也、詩稱宛然在辟、則是行禮、行禮亦用
葛屨矣。
曲禮曰、諸毋不漱裳、唯衆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也。
感精符云、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
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京房易傳云、誅不原
情、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正義曰、既入夫家、仍稱女手、明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
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
黨、示未成婦也
語云、一家而一人殺功。是即家之蟻穴、一人而一月停箴。
是即人之鴆毒。一歲而一人三月坐食。是即歲之蠱壞。刑

家莫如儉。教婦莫如初。要之裁之、意或見及此乎
內則云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
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內外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
衣裳、自其可以履霜。可以縫裳者言之。凡此亦俱無不可
矣。
大凡事有節。時有候。人亦有情。僻之家。以其焦然不終日
之心、漫可之而不顧其安。故爲之弊難爲上。儉之弊難爲
下。
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箋曰、婦

漸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徐筆洞曰、宛然左辟。揖讓相先也。佩其象揥小物克勤也。
既宛象佩矣。何爲縫裳治襋之急、如此。大約其人外觀致
飾。而心實褊狹者。褊狹之心多于男女居室閨露其真情。
○寬裕急迫。摠以心爲量。
胡氏曰、要人非履奔走祁寒闇井之女。紉箴縫綻。自其常
業。何足爲刺。曰左辟。曰象揥。貴者飾也。貴者則固陋矣。
箋云、君無德教使之耳。
董子曰、天子之尊卑隨陽而序位。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

居陰之所衰。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孔之尚右。非尚陰也。
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顧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陋而褊急
若此。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晷短。何以長世。故変風作
乎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之
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陳大士曰、泰之興也以力、晋之興也以齊、請車御騶戰小
戎無衣諸篇、其氣桀勇力之意、強毅果敢之資、勃勃焉而
魏唐之風、抑何委委也。然惟貧故力本而財有餘亦惟嗇

故敎欆而氣有餘故自古爭天下者先得河東之地則䧺之帝得之則帝王得之則王伯得之則伯奸雄得之亦足以資爲亂而不能有所定故觀唐魏知晉之伯也而秦屬雄遠矣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郝云不敢斥君而但指其大夫以諷也

張叔翹曰以上二詩蓋皆爲在位者儉嗇褊急非居上之體所以刺之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

曰玩二詩所謂女子縫裳采桑采莫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婦織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人婉意含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可刺也

蘇子由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

三美字與上篇好人好字同大凡奢之弊易見儉之弊難見且儉美德也吾謂其不美不能也但異乎公路公行公族耳儉又好事也吾謂其不好不能也但褊心可刺耳豈醜惡之事易移美好之情雖奪不先有以予之而其情不服也故必蒙之以美好之名以降服其心然後使知好之中有不好者焉美之中有不美者焉而俗或可轉耳此詩人之善風也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是其人生平所自矜者曰異乎公路則美可度矣異乎公行則英之落矣異乎公族則玉之瑕矣如玉如英無度者何不自愛而圖其美之全乎蓋郎其自美之隱衷細與相商令其爽然失據事之以予爲奪此類是也

沈云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空與民爭也

正義曰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又謂之公行其實一官也公族掌君宗族鄭氏謂主君同姓昭穆是也　左傳曰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公族適子爲之盾自以爲庶子故讓公族而爲公行耳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即公行也

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

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脊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悖悳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左傳曰、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也。

傳曰、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

徐云、公路公行、以庶子為之、修以進上。或者譏其無禮。庶而干適。君子以為鮮終。稍貶損焉。似于處身之宜。未為失也。進而求之公族、又復然。則何也。

燕又云、儉者易于自守、而魏卒併于晉何耶。所謂閉戶塞默。不知禍福也。小國而事大國。須有器量方有剛柔之用。

味。狠瑣。則事至靡。指矣曰殊異乎公路公行公族者。君臣上下偏乏無餘。觀風者知其不堪。詞將失其貴也。危詞也。　徐云、為此詩者。將魏未入晉以前有此風乎。如以為晉風。吾聞晉之諸卿實侈。夾郤之亡。寵過而汰、韓魏稍能以禮自節。季子稱之。其以儉嗇貽譏者、我未之聞也。獨魏之官制。亦與晉相類也與。

園有桃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徐士彰曰、此詩之作、魏蓋未并於晉、是晉獻公以前之詩

詩牖曰、魏以河汾小國、弾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而憂、而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旦夕、喪亡無日、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胡氏曰、國有民、園有桃、我自有也、民雖寡、其力猶可用。桃雖賤。其實猶可殽取嘗旋矣無德教則弃其民、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徐華洞曰、詩憂國小無政、謂安于固陋、無振起恢張之志、以園桃園棘起興、蓋以其用于一實之小、非大木之用也。

其果桃為下、棘酸棗也、指棫棘而言、皆果實之賤者、

康華谷曰、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殽、魏君不能用其民。而食甚于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殽。其者、將然之詞、言其必至于此、憂之亡詞也。

是曰、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亡是也、

心憂而歌謠、欲聞于朝、心憂而行國、欲諭于衆、此於奏牘謨謀之外、別有苦心、惓惓如行唫澤畔、寓有無限悲慨在、

詩人原以憂心托之歌謠、行國而所以可愛之故未嘗顯

言。
楊升菴曰、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䚻從肉言、
今按徒歌不謂不用絲竹相和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
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其胞臆、不由人教也。晉孟
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徒歌曰肉言、即說文肉
言之義也、
驕字罔極字、俱從士字、見不過一介士耳。身在步机之外。
而好為訕彈、職無官守之羈、而不知避諱。得不曰為驕。得
不曰為罔極。

時事如此。何境可容其驕。何念可着其驕。惟不敢驕。故歌
謠而反以憂為驕。是以臨淵集木之心。而指為猖狂縱恣。
愈可悲矣。
利與害常相倚。利在目前。害在事後。則是非每顛倒。焉是
彼人者未必出于媢彼人。蓋當日情形已成一極重難反
之勢。人情悠悠忽忽。盡徂而不覺耳。故再嘆其不知而醒
之以思。
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
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
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沈無回曰、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還、見
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
曰猶來來不來未可知之詞也。況又子代父言如此。則知
與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朱子從毛傳與此相反、非是

○詩弋曰、初陟岵、于草木中隱隱若有見、尚朦朧不明
故次陟屺、于無草木處、望個親切、次又陟岡、于山最高
處、再望、個仔細、詩之敘也、
論詩曰、此白雲親舍之意也。離親既久。歸期無日。聊登高
望遠。恍若父母在堂。兄側于側。神魂赴之。以聽其嘆息。叮
嚀之語。庶當聚首一時云爾
徐筆洞曰、瞻望雖不見親而見親所遺之體猶見親也。倚
親所屬之語即見親也　箋餘云、子于父母寸心千里。呼
吸相通此孝思之最真處

詩云、父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故曰無死。

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疏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傳曰、父尚義、母尚恩、兄弟尚親也。

婦人最憐幼子、蓋其生也晚、煢煢弱質、足娛遲暮之年、而烏哺之情、又不若諸子已壯者之漸還于怪也、故鍾情獨深也。故行路之難、輒嗟筋力之未固、久違日前、更憐離親之太蚤。此其情之所必至者也。

離親千里、所賴奉菽水者、獨有兄耳。是一子之身、實二子之責、而二子之職、又祇一子之身。依依膝下、焉得不念夫周旋于膝下者、第恐兄亦咨嗟、一堂也不堪令父母見、且聞耳。　司馬法、獨子無兄弟者歸養、以兄故、畧弟、安能以弟故而不憂兄乎。

疏義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疏曰、一夫之分、不能百畝、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也。

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

鄭云、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托采桑無所刺之。

水經注云、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況侵削之餘乎。

傳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疏云、地陿隘、無所相避也。行與子還者、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

魯申公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

說通曰、美在畎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畎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上危可知。集云、此人猶不忍以去國之故、明指官危、而微以歸田之願、托云野樂耳。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十畝乃合兩家而言。十畝之外、又并同井之人而言。

詩弋曰、不言百畝之稼、而言十畝之桑者、稼忙四時、桑忙一時。士大夫歸而取適、睠老婦游、頗有林下風。然不言桑

石而言桑仍帶魏人儉嗇氣習
國之感也。園桃告憂于行國，碩鼠興思于樂郊。則十畝之間十畝之外。亦非閑閑泄泄之地，在桑者未必以為閑閑泄泄，而不閑不泄者則遙望而想慕之
燕又曰、此人非能掛瓢洗耳，離群絕俗者，雖非肯深之性，猶有飢渴之情，故咏桑之所不免也，所不免也，見人則畏其煩，獨居又厭其寂，故朋友之所不免也，所以入山不能深而可以為漸深之地，志可遂也，不必舍桑梓之區而他之也。故十畝之間可與還。為一人事未絕，援據又生，則何必恆此土

也。十畝之外可與逝矣。魏地南枕河曲，北涉汶水，皆外也。逝則一往而不返矣。蓋時勢所迫，無可如何，非得已也。相逢盡說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日行與子者，有志而未遂之詞也。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盧云、食黍食苗之樌，思君子之清流以洗其穢。閑閑泄泄之逝。咏君子之坎坎，實其虛
李云、擬一必通之衛，以覘其不必通之遭。又就不通之時

遑揣其不倖遇之志。蓋千古有不然之報，彼蒼原不可問，百年無坐糜之儀，吾心自不可疚。
木莫堅于檀，質無取其脆者。四民之中，工為下職，必居其賤者。一器而工聚焉者，卑為多事，必取其勞者，仰其托業已，無敢苟焉者矣。
劉云、大約閑閑泄泄。魏多黍于素，素之色為黯為淡。素之味為冷為寂，不動入于險，不能破其色，味以振其氣而堅其骨。故君子以坎坎砥之，中德未大，恥坎之不盈也。小藏弗求，愧坎之未出也。前陰後枕，入坎勿用之窞也，而何必

予奢哉。
傳云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正義曰、河水性濁，清且難待。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幻耶夢耶、桑田滄海、窮通倚伏之機、大約類此。　許云、人世感遇無常。搖持有定，惟人所自寘耳。破車斷輪，憤激而不可為也。既伐之，何必不寘之于朝于市，羞恥而不屑為也。既寘之，何必不河干。寘之人競于陸，我趨于水，志不爭也。寧我致人，毋人致我，恐求售也。遇則為後車之載，不遇則問諸水濱。

恥。小。用。也。區。匕。之。心。有。如。此。水。
世之嘗我者爽我之貞世者常。故通、則與、之俱、通、塞、不、與、
之俱、塞、河水清漣窮于遇不窮于心也。華子犬蒋若豹秋
江鶴影窺人正同此況若動一毫寥落之感是人墮俗趣。
不許說詩。
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幅也者以爲直指也。望
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眡其綆
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輻量
其鑿深以爲輻廣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

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
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直以指牙匕得則無槷而固
釋水云、河水淸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
周禮注云、種谷曰稼、如嫁女有所生也、左傳云、斂之曰
穡匕、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也、　遂人夫一廛、田百畝、三
百廛、則一人兼三百夫之獲、
疏云、禾者、苗幹之名周書云、凡禾、麦居東方、黍居南方、
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人生百年、其資給于世者何限、至于餐則、微、矣然身之所
資猶可徐圖、口之所資不能一日無、又最、急、也、微者不素。
鉅者可知。急者不素。殺者可知、故獨以餐言之。　餐與食、
就、現、在、言、餐爲客始至之禮、就、他、日、進、際、言、
素者、純乎質之詞也、吾人心貴于素。行貴于素。而餐則不
可素。從內出者有輔則不企從外入者無主則不稱是以
君子于道欲其日損。于功欲其日益。

傳曰、熟食曰饔、正義曰、饔饗客始至之小禮、其食熟致
之、秋客掌客云、公饔五牢、侯伯饔四牢、子男饔三牢、卿
饔二牢、大夫饔一牢、士饔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饔皆
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熟食、　韻會注云、人旦
則食飯夕則食飧、字林云、飧、水澆飯也、
蘇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于河。至于
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
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
魯申公曰、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恭之而作是詩、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徐云、托言碩鼠、爲尊者諱也。

魏風始于儉嗇、終于貪殘。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箕歛腹削、勢所必至。以此殿魏、明葛屨之應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夫使政猛如虎、人必急避之。魏之蚕食其民、獘本于儉嗇而來。則其貪亦柔荏鄙猥、苟竊苟偷者耳。故以鼠目之。鼠畏人而人不之畏、近人而人不之避。三歲貫女、惟鼠之故。無爪牙之威、而其嚙害也則無處不及、無立斃之勢、而其積久也則殘忍難堪。民于是始有決去之志矣。夫火烈人畏之、水柔人玩之。故死于火少、死于水多。吾則曰、水猛于火、鼠猛于虎。

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　許愼云、碩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　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　郊特牲云、迎猫、爲其食田鼠也。大戴禮、田鼠、鼫鼠也。碩鼠或謂是興詩、故云。

貫、慣通。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巳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巳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　論詩曰、凡人慣則心硬胆大、作乎不得。貫女謂甫女之貫也。言飽爾欲非一日矣。

麦熟正當五穀乏絶之日、禾方爲苗。均不堪殘害。

章末一句、不是說樂、正是說苦。不是說得所、正是說失所、借彼影我。深情可泣。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身未動而神已往也。無待晉獻滅之、魏已先亡矣。

曰爰得我直、不堪夫曲取也。民情習苦深、則邀樂亦不奢。謂索性平徧負賦定籍均輸也。罷借題巧索、飾說行奸、反隱忍過不得。　黃葵峰曰、直謂直遂其生、無屈抑也。李云、今日者不敢直露其居積、必詭爲貧乏以自藏、不敢直安其柔弱、必依豪右以自庇。適樂國、則無事巧遮曲掩之勞、與夫托勢倚强之費矣。

夫凡民情畏縣官。不如其畏吏胥。縣官之追求猶可稍緩。吏胥之狐威不可向邇。往上命令未下。而號呼已踵其門。正額罔措、而私橐先填其壑。適樂郊而曰誰之永號、見此輩、亦無如何也。

疏義曰、魏國土逼而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皆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鄉。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錄碩鼠于魏之末以見見併于晉之由

呂氏春秋、宿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云、

魏風

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詩緝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邶鄘先衛也。

又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子觀樂邶鄘衛總謂衛風。魏唐異訊知魏風非矣。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唐處孟冬之位、得常山泰岳之風、音中羽、其地墝埆、故其民險而好蓄、

海陽范王孫輯著

風 蟋蟀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朱云、晉國沃大於翼本弱矣、國能久乎、乃其君若臣逼處於蕃衍之枝、而泄泄從事、故詩人以蟋蟀寄諷、爲之勸職思者三、一曰思居、志本也、恐勢衰基壞也、一曰思外、志末也、慮枝蔓難圖也、一曰思憂、志驚也、慫耦僭偪、尾大不掉、也、夫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宗室之難、實晉始開之、哀天子雖一再申討、沃盛難制矣、晉君無能焉、或者其臣實甚、三勗良士、殆將伯之思也、夫嗟乎、晉之禍、大抵醸於康、積於荒、歲暮之蟋蟀、無乃類怡堂之燕雀也、

朱子以爲民間相戒之詩、

詩揆曰、吾讀此詩、不待終篇、開口蟋蟀一語、便覺意緒蕭然、百端交集、蓋人長老、歲怕衆、此虫一鳴、懶婦亦驚、卽伏臘宴飲、循例作樂、總是整頓殘冬、汲汲焉爲來年拮据也、詩之所以善立言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反、故欲其無荒也、

黄葵峰曰、周禮八蜡、於歲終息民、孔子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爲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爲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處世、豈有過乎、

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特牲註云、旣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郊特牲註云、八蜡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

樂而禮畢
洗無冋曰按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
意殊不類呂云几人解其拘者或失之縱廣其儉者或流
於嗇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慮
遠也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古今註蟋蟀一名蛩秋初得寒則鳴濟南呼為懶婦幽
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潛潭巴云

蟋蟀集天子無還兵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
悉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雅翼云蟋蟀以夏生秋始
鳴淮南云寒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鬭
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
之候也易通卦云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
女工之象
箋餘云蟋蟀在堂便有庭內弗洒埽先兆故下篇戒之云
云
月令季冬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註云

大寒氣過農事將起見可樂止此一隙耳故曰日月其除
詩側曰好樂無荒者良士就瞿瞿即其無荒處也言女看
那良士未嘗不好樂好樂無荒而瞿瞿然也瞿字从目有
左顧右盼計後思前意 燕又曰處優而食厚富貴之容
必肥節慾而勞神憂患之容必犒瞿瞿云者以象山澤之
癯焉耳
春官巾車曰庶人乘役車註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
供役然收納禾稼亦用此車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

農功既終載用事畢而言耳
六帖曰職思其憂是樂中有憂良士休休是憂中有樂
桑來云從來作苦之人偏于本業獲大安獲所謂樂此不
為疲也不是以居飡其康樂蓋即居是康即居是樂耳
人皆曰思所未及處為外非也無思反不知有外一思而
乃知有外也何也以玩惕之心乘之怡堂厝火皆所不覺
誠懷惕焉覺所料者每不勝其所不及料而外之境畫上
從思中生矣 劉云可見者居也一入于思而隱然有不
可見者在焉即不可見者外也一通于思而隱然有可見

者在焉。
凡人奔仆則𠆸神明之震驚似之蓋人世非坦途也家惰者偶其顛蹶厥肯安焉良士正不屑以逃鏑怯鋒與艸木而同靡廢興而又𠆸造無端之机揑於清爽而神不反顧習震動之志氣于險阻而念不旋踵良士非好𠆸也神明日歷于𠆸之一途而後身世可無顛躓之患耳。
休與樂不同樂者本心能休休則不必更言樂矣良士之瞿瞿𠆸𠆸豈終無一境可以自寬但不似人世蕩漾之地耳蓋人生百年只得兒啼女哭方有個休休日子纔一康

樂生計窘迫便不得休歇了終日孜孜生涯八九又將拱手付他人如下章所云者
無端而圖好樂便是不肯休歇的念頭不肯休歇憂之所以究轉關生也良士休休是一切放下之意吉凶悔吝生乎動休休則憂樂兩境俱不能絲人生大自在地素書之精道德之旨不越乎此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瞿瞿厥厥與休休非兩境猶所謂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計寂寂非也。
鄒云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冢冢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卽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烏可以無財廢禮當時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爲樂以廣其儉卽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也

山有樞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正義曰四鄰指桓叔也
鄒云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爲放歌以諷之詞若舒而情實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　箋餘云下篇次以揚之水是他人入室的証驗
呂東萊曰呂祿弃軍其姑呂須悉出珍玉寶器散堂下曰。

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嚴云、僖公病在郤隨、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坐待死亡、不如為樂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娛樂也。

朱子以為荅前篇之意、汎無回曰、前甫樂而憂思即隨之。此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志氣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頗感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衡云、此詩不可說得高曠、恐似晉人以後語、

陳大士曰、蟋蟀山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教然也、又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于物產之薄、而嗇地堅則其氣不泄、故民得于天性之厚、而嗇然視泰有悲傷條寂之意焉、故教以聖賢之教、而有餘秉以英雄之資、而不足。　雖然、其一時士君子感時傷恠、或大有不得已而未敢言者、故似諧似憤、而托此以消其壯志云耳。未必盡風教使然。

此人約嗇勤慄、並作兒孫馬牛、故以他人二字醒之、夫釋氏以四大為塵垢、此詩以兒孫為他人、皆非過當之語。嘗怪世人躭于嗜慾、不惜昧本心以逐之、其視形骸親而心性踈也、昔匕為身後計、不顧損軀命以殉之、其視他人親而自己踈也、雖然不足怪也、彼未嘗省得心性、焉能別得形骸、未嘗認得自己、焉能撕得他人、人若悟兒孫之為他人、其于省心持己之道、思過半矣、誠能以其不死者、留之千古、又何惜以其所有者委之他人、詩人之見、則不及此也。

雲窩曰、上言弗衣弗乘弗掃弗擊、故末言何不、上言宛其死則無及矣、故末言且以永日、謂永此未死之餘年而自

保自愉也、永日昭宛死意、看甚妙。

吳劼稱曰、山隰有常而樞榆之榮悴無常、是山則有樞而樞則未嘗有山、隰則有榆而榆則未嘗有隰也。

陸疏云、榆有十種、爾雅云、樞、今之刺榆、即廣雅所謂梗榆、其一種也、嚴坦叔云、隰有榆、總言榆耳。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條長、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收為醬、陶隱居士云、榆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本草衍義云、榆皮碓為粉、歉歲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為羹茹、雅翼云、江南無

大楡、大楡北方之木、

爾雅梼山楡、陸疏云、吳人以其葉爲茹、皮厚數寸、可爲車輻、　爾雅、杻、檍、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疎、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材可爲弓弩幹、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

爲沃國、不復屬晉、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晉人乃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共三弒君、五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至武公始并晉、

嚴華谷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爲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設言欲叛之人。如

潘父之黨耳、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爲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僅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十七載、迫于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將之于詩、使采風者、聞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設爲姑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徐玄扈曰、詩明告矣、而卒不悟、悲夫、

徐筆洞曰、天下未有不敢言而敢爲者、此詩人之微詞也。

傳云、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詩稱曰、中衣者、朝服祭服之

裳衣也　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云、繡刺黼文以
襮領也、于上刺黼、故曰朱繡、而刺黼以襮領、故又曰朱
襮耳、非兩件、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薛
摘是畫成、繡是刺之、此繡字只當刺字看、　詩緝云、朱
朱繰也、以純緣爲中衣、而染朱爲繰也、
箋餘云、曲沃五聚兵、三弑君、而晉人五立君、宜乎民之足
恃也、惜所立之君、曰孝侯、曰鄂侯、曰哀侯、曰小子侯、曰緡、
徂于苟安、奄奄不能自振、民如帳中一線之氣、何足扶危
蕨之體乎、嵾藥一刼、而庇矣、嗚呼、君無自積于弱也哉、

椒聊

序曰、椒聊、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疏云、昭公不知、故刺之、　嚴
云、晉人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
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爲美桓
叔可矣、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其之子、言外見沃曰强
昭日危、可不備哉、
盛云、天下全盛不易覯、而滋至有成形、故集于菀、不集于
枯、此可目前决者也、

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
也、
正義曰、捄、謂椒之房、彙實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
星散爲椒、多實而香、古人正月一日長幼正衣冠拜賀
進椒酒、從少起、沃以支子而强之喻也、且椒能殺人、然
則天下之理有初若佳、後更爲害、此正不可不察也、
埤雅、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譬沃以支子受邑、其氣下
逮、將盛大　詩測曰、椒之爲物、其樹既有針刺、其味尤
爲辛烈、非平和之物　離騷曰、申椒其不芳、註云、椒、臭

艸以喻邪佞
戰國策、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此正詩之旨、
詩測曰、聊者、料也、乃高木也、又木下曲也、
遠條、朱傳訓長枝、非也、按條、枝之所出者、遠垂久之意、喻
沃以旁蘖方强而未艾也、　嚴云、見它日之盛、更不可言
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
驗矣、
箋餘云、石之鄰鄰、椒之蕃衍、取木石之張皇、喻强臣之跋

雎雖有佞舌、亦無能稱功頌德也、亦姑言其常勢之赫奕
云爾。

綢繆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胡休仲
曰、綢繆之詩、男女遇乎、遇矣、遇何以言刺也、失遇而遇其
不遇也、久矣、其遇而不得遇者亦多矣、故不其欣幸之極
而感時覩會之情惓然可思焉、不然、婚姻正則也、何以喜
樂而言之若不可已也哉。
詩弋曰、婚姻者、治亂之氣所先見者也、周南桃夭以時、淡

漢焉而已、召南標梅及時、遂有汲汲之恐、降而綢繆失時。
反有欣欣之喜、夫夫婦夙緣、繫于意外之遭、而曰邂逅、新
婚乍合、偏為過濃之詞、而曰綢繆吁、世道可知矣、
嗟嗟、此亦一婚姻也、生人之樂、詎無一日、而乃如在夢中
如悟前世、如以為不可凡幸之事、維士與女、果細語吻吻
意惟三星在上、實聞此言、詩人烏得聞而述之、此非士女
之言、詩人之言也、又非詩人之言、今日之士女人人應有
是言也、蓋約略其意中之語而請之為詩云爾。
況無同曰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於二南、過
時、而無它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論詩曰、三十娶、二十嫁、此婚姻之年也、十月逆女、氷泮殺
止、此婚姻之候也、過此、則驚喜生焉、感落梅之在地、則數
七數三、觀星變之在天、則指戶指隅、然、往往女急于男者
何、厚身之懼、唯女子有焉故也、
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
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
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
不得其時、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

六月之中、　詩攷云、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在天、夜久而東
南在隅、夜分而正南在戶、
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天文志云、心為明堂、大
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星有大小、故有尊卑夫婦父
子之象、正義曰、嫁娶者以為候、謂候其將出之時、行嫁
娶之禮、謂仲春之月也、　毛傳以三星為參、參與商離
別者言之矣、以言婚期、恐不類、然則心星無疑、
傳曰、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
及禮也、　曲禮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

鄭氏以末二句爲責娶者之詞、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娶後于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

疏曰、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思而不得、乃自咨嗟、當奈之何也、　即虞兮虞兮奈若何意、

杕杜

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詩故云、哀侯之時、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脩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于是陘庭南鄙、啟

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陘庭之田、乃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杕杜相比者諷之

史記、哀公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陘廷、翼南鄙邑、

呂東萊曰、杜雖特生、其葉湑湑、益言晉公室枝葉凋落、草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相親比、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益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其不如同父也

箋餘云、典王之主、必親九族、以固維城、故歌棠棣以彰其榮、所謂並蒂而生光也、下國之主、必棄同姓、以成尾解、故歌杕杜、以明其瘁、所謂孤特而無色也

詩弋曰、杕杜雖高特、還藉本身上枝葉、爲能滑盛青葱、人主雖居尊、必藉同生兄弟、爲之輔仳扶持、　傳曰、滑滑、枝葉不相比也、箋曰、菁菁、稀少之貌、

小雅、夬拾既佽、則佽、乃、襯貼、相得之意、

李教心曰、晉之禍、起于同姓、言他人之悖逆、何國蔑有、不如我同姓之處驅而貼好也、詩人之意、謂同姓者覆爲願

與異姓者、復焉佽事、遂而咨嗟之詞、願怪其告援之晚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箋餘云、此詩妙在只說該稱其服、絕不說出不稱服意、末句維子之故、作仰望之詞、冷然令他自思、傳曰、居居、倨惡不相親比之意、徐云、究究、未甚璫屑不能寬大之意、雖說得好、然明白指破、是史体、非詩体矣、

詩接日、在我字他字子字上見精神、意若曰、我不容他適子、豈容他誤乎、

無有角而不任剛而能柔豹藏霧而澤其衣毛武而有文
羔群不失類又義豹程度而食又廉必廉義兼具剛柔文
武相濟方能裎席斯民察其疾苦服斯服者可不顧名思
義

陸稍明云、從君而羔其褎若示子大夫于民為尊少殺而
豹其袪若示子大夫于民漸親尊則澤易齊明易遠親則
恩可逆汔情可近逼也　戴云、一褎之制不畧于袪明乎
人望所歸無爲掩袂懷惰也一褎之飾亦取於豹明乎孔
武外揚較袖手自別也

傳曰、袪袂也、王蓀云、袂可以囬肘、注云、二尺二寸之袪
釋名云、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徐
則袂言其大体袖言其小口云尔
傳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褎與袪有木末
之分、羔豹異質、故以况異心、異心則不能自我人居居究
究矣
世之盛也、上之体恤其下者無所不至、及其衰也下若從
上索安而抱惜待察者詩之咏羔褎者三蔑其最降者矣
國家之建百執事原自我人設也則此服羔褎而豹袪者

何爲乎亦自我人也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蓋臨此
冠裳之濟濟若操務而責之者　沈云、以廟廊謀主賓主
賓之卽次必不安以崇高策闤闠閭閻之肺腑必不達
背精晉事其君愈迂愈弱其民屢弑屢叛更數世矣從絳
從翼前此之居日促而民情日鬱從沃從絳後此之居更
危而民情更漏哀我人斯能不仰諸羔褎豹袪者或曰、居
居、剝奪之意、究究、刻核之意、
鄭云、時盏有工要結之術而屑浚明之宦者詩人刺之曰、
自我人、鄙詞也、猶俗所謂與屆屆一般者若此多矣豈無

他人而必于也則維子之故也子之故不可道子自知之
我人亦竊窺之矣
子貢傳曰、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褎、　陳大士曰、大夫
殆我輩人真我所願親炙、而請益者曰居居曰究究則盡其
辭也猶曰吾與之爲不已云耳又不盡其辭也猶曰吾與
之爲不久云耳
或以爲是晉人亟去晉之詞晉自曲沃盛强民益屢敗屢
起而不忍亾晉也他人何指乎國有耦尊民猶有固志惜
乎其君不自振耳

論詩曰、鄭風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今服豹袪者、盈朝乃有、大焉敢謀纂宗社、屢行弑逆、使我人失其居、匕宄匕之、自乎豈無他人可望、唯子世臣之故、休戚相関、職任有在、宜顧豹袪而思之、

鴇羽

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正義曰、案左傳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曲沃莊伯伐翼、弑之、翼人立其弟鄂侯、莊伯伐翼、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後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曲沃武公伐翼、逐哀侯于汾隰、夜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而殺之、冬、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

王命虢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之趨王事、晉人之所樂從也、但大亂五世、相尋六十七載、其間父母之缺養者何限、不能不傷悲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怨國事之無定、而爲是仰訴與幸之詞也、說者徒歸重父母作征役之怨聲看、亦未論其世矣、

詩詞之所及者父母、詩意之所含者不獨父母、已之父母之失所可盡其詞也、民之父母之失所不可盡其詞也、國事未定、家有寧宇乎、詩人之含情自痛、後人以詞害志、烏乎可。

須知不能蓺稷黍、非王事之故、而王事靡盬、亦非王之故曰王事靡盬、幸王命之行于侯國也、鴇羽而亦集于苞栩、幸王命之行於侯國、而舉國以從也、夫晉人自救曲沃、自攻曲沃、誰迫之從戎、而不能蓺稷黍乎、王命僅再至耳、其不由王命固多也、故知此詩三言王事、見今日奔命、係王事、三言不能、乃平日情勢自不能、各不相侔也、

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雜俎云、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糞著毛悉脫、說文云、𠦒相次也、鴇群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从𠦒、　能激糞禦鷙、故爲攻曲沃之興、群居有行列、故末章曰鴇行、行列有從軍之象

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此晉人之忠也、不能

穀稷黍、父母何怙、此晉人之孝也、一詩之中、忠孝兩念焉、
環而不容已、晉風之所爲厚也、

詩弋曰、甲兵未報、常相低昂者也。征役不息、則金滿土荒。

栩、郭璞云、柞樹、又云、櫟、陸機疏云、其殼爲汁、可以染皁、其抹子搏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麻羹、齊民要術云、作砍去還生、料理還復、雅翼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應陰氣、　砍去還生、有曲沃之象、應陰氣、有兵象、可以爲燭、故從其明、不從其暗、可以爲羹、故思茹之而不肯吐之

禮記、梁曰薌萁、以爲宗廟之祭、又大夫無故不食梁、大雅生民之穈芑、卽赤白梁、古人重梁如此、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黄蔡峰曰、武公可美乎、蓋其大夫自美之耳、當時王法不明、大臣親臣自幸其君之得爲諸侯、而何暇討其義與否乎、此詩之美、無怪其然矣。

正義曰、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于是盡幷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幷晉也、虢公來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耳、故序以爲請命乎天子之使也、

沈無回曰、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矣、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肯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偃蹇者、益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嚴華谷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

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晉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至是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僖王受賂、命

為諸侯晉人始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彼其請命豈
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此與
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異矣無衣之
詩聖人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
初弒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
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
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它日三
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
人而以賄行之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武公以孽篡宗其一時抗兵與拒者只有晉人而天子不
問諸侯不問也其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者實危懼以為
不安不吉畏晉人耳然既不能不假重于周又不肯甘心
輸情于周者何也王貪其賂而威令不行故傲慢之直道
猶在人心故不得不中餒也外強陽而內實愧怯從來作
不軌者類然矣獨惜夫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也悲夫
○詩撰云嗟民輕如梟雖以威刼王尊于天易以賄動自
後漸為威烈王分為東西君禍胎于此
詩弋曰儘儘東周房主衣猶足以吉凶寒煖人先王之威

靈真能保我子孫借子孫自不能守耳
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　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
服七章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　正義曰晉之先君見經傳者棼父事
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而鄭荅趙商曰諸侯
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其本國如其命數是
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
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詞以請命耳

五代史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
色耳其䟦扈要君之意一也
莊元年穀梁傳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
諸侯嘗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
其禮亡況武公又不當賜者乎

有杕之杜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晉國亦仕國而乃誦杕杜諫言卑弱道左道周諫言迂僻非也武公以孽奪嫡不孝以臣要君不忠不忠不孝君子之所望匕而去也詩人託言道左道周之杕杜云耳且其國大亂五世攻伐六十餘年而始定國脈摧殘甚矣其德果有杕杜之象此時不得賢人君子相與培植之而國難爲國矣故于未識面之人而虛切無已之愛于欲却步之思而偏致綢繆之念詩人誠有不容已于懷者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人皆知其情之切而不知其衷之苦也未几武公卒其子獻公聽士蔿之謀盡殺故晉之群公子又未几

而驪姬之難作太子申生死內難迭興擾攘十有餘年使武公之世番有賢人與之在位留以輔益後人詎復至此因知杕杜詩人見深而慮遠也

雲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恆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令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杕生之杜然

○六帖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語氣與篤言出遊以寫我憂相似皆是几望非絕意之詞二句緊匕相承史云蓋自信之而自疑之也

雲窩曰噬作噬嗑之噬謂君子有言也

晉申公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傷自齒牙爲禍公子失職十年之間內亂三作晉乃不昌有如謠矣悠悠此邦何異新植故有杕杜道左之喻親子一日中心之好不過飲食云耳君子豈飲食之人歟即就文公論之羅壁之報禍詐曹社飲食所以有訟也介山之封爲之不火飲食所不安也飲食豈細故哉

詩弋曰味此詩語意倘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杕杜特以生比介推綿山餓意欲投餐無從矣大抵予推高節不容無

一詩以旌之

史記秦送重耳至河咎犯請去重耳乃投璧河中與子犯盟介子推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及重耳即位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

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詣之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箋云喪棄亡也或云或死行陣或見囚虜

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傳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

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詩故云獻公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戍陣者多矣玩詩詞蓋思存而非悼亡者也

傳曰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它家

馮云喻身在近而心繫于遠也

陸机云蘞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詩牖云域塋域也變野言域即此蘞生之地暫有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　藏之久故憶其染澤耳

婦人無故不出夫衾枕　傳曰齋則角枕錦衾

箋曰夫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　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共之故夫雖不在使人代攝爲主而主婦猶自齋而行事

箋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室猶塚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獨處獨旦如此而日日皆夏之日也如此而夜夜皆冬之夜也

論詩曰葛生婦人識有生之正焉識無生之理焉曰獨處獨息則知附人而生者美亡亦亡即紅顏且無主而枕簟衾裯更爲浮華矣曰婦居婦室則知返乎其真者無宅爲宅即百歲爲過客而夏日冬夜益成幻景矣

詩觸云、家庭空想、則頃刻爲長、羈旅逗留、則百歲爲短。胡云、非不要之於生也、要之于生、而反期之於死、予美未亡之言也。予美既亡之願矣。胡云、婦之于夫、不可令其無所望。無所望、情有不忍言者矣。不可令其無所怨、無所怨情、有祇自傷者矣。細閱此詩、蓋想斷而神倏、境絕而志悲者也。爲上者令人至此、嗟夫。或謂葛生二句、宛然荒塚纍七光景。而予美亡、此亦若指其役後而言。故後二章誓與同穴也。

采苓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夫唐有先王遺教、其君子深思。而詩人用意溫柔、故義不訕上、微詞托諷。舉類見義、厚之至也。

左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惡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論詩曰、首陽離明之地、東受朝旭。下亦高麓。苓苦葑、皆陰

物。非托生之地、何從采之。譬人主當陽、讒言自隱。今獻公溺于床第、先自掩其首陽之體、故驪姬敢進其說、諭以舍旃舍旃、猛割柔腸、離熠自現、彼讒言何從得行也。

姜餘云、首陽是孝子采薇之地、非詩人采苓之所也。爲此言者、似以天親之愛、啟獻公不忍之心乎。　葢隱悲二子之不能爲夷齊也。

鄒肇敏曰、苓與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曰首陽之巔之下之東、斯其言有未可信者。驪姬置堇于胙、獻公信以爲賊。由太子唯不能舍旃故也。史蘇之占曰、挾以銜骨。月悱

有口苟可以構其入必甘受遲而不知胡可塞也蓋晉獻
之信讒所從來矣
驪姬之詐置毒也或謂太子曰盍言子之志于公乎曰不
可君安驪姬是傷公之心也可見獻公惑乎情而不能
舍者也初里克諫太子幸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
誰立又曾以廢太子意語驪姬夫且啟之讒又安望其能
舍乎此讒言之所以得縱也
詩弋曰讒之得行非讒人之智而聽者之惑也采苓首陽
此語殊淺陋讒言之是非可否原自易明類如此不須深

求畧付不理便立窮矣故曰苟亦無信苟無然苟者聊且
之詞
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于圃皆非生山之物
陸云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刺
因人所甘采苦則因人所苦采葑則乘人之意旨而昧美
時惡
沈無回曰大凡讒人之進言也不求人之信但求人之疑
亦不斬人之行其言但漸人之存其說疑則漸可生妒存
則久可影附侵假而巔其有苓矣故舍旃舍旃爲止讒妙
訣○事有似然而是不然亦有實然而類不然詩人辨之每
混而爲一然則欲舍而不能不然則不舍而不可智者救
然必叛而爲二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引而伸
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
天下之名言也　傳曰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
箋云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舍
旃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
苓然

詩辯曰魏唐堯舜禹之故都也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
教中國仁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変于夷
矣世道升降之故可慨也夫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
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
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
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敵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

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禍也　初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又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秦風　車鄰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西鄙之人一旦得列君侯意甚榮之

說通曰說者以仲爲宣王大夫不應備內官疑爲襄公時詩按非子邑于秦谷已爲附庸仲其曾孫也當是始猶未備至王命歸始備耳

詩弋曰創業之君與臣多有布衣握手之懽首言車馬寺

人体統極尊嚴矣及入相見備易可親宛如平日所以其臣感激悲歌願效馳驅速畜帝業

戎狄之俗強力相尚以戰鬪騎獵爲事其君長上下皆爭得車馬以爲差故誇其車馬爲顯盛之事　論詩曰秦之先世以養馬起家其子孫以好馬開國後又以不識馬亡天下

覲禮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即白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則馬貴白顛而秦人衆以誇美也

周禮置官寺人備列其數先王之制也秦起夷鄙即去戎

風之陋而上比王朝此其志不在小然特用以掌女宮之
戒不得預外事也見君子而必由寺人秦法爲不善矣君
子知其後必有寺人之禍
身稽秦詩繆公學于守人商鞅由景監進扶蘇以趙高殺
夫傳語而至于受學受學而至于干政干政而至于竊權
變所由來非一日矣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哉
檀弓稱上尹商陽上其御日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于
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彼言中國正法秦仲之鼓瑟鼓
簧雖異于向之彈箏搏髀擊甕扣缶而歌呼嗚嗚然並坐

詩志　卷之七　圭

爲猶然酋長部落雜處之戎習耳
說通曰既見而略其名分簡易相親復慷慨悲歌勉其及
時以就功名已有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秦之能強
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變矣秦之規模亦定矣　哀其
耋哀其亡或西土故老猶有聞岐封之舊者故不勝於邑
乃爾
陳太士曰甚矣秦風之競也其人有氣決質而不浮與之
語聲律呫嗶之學講俯仰揖讓之節彼誠有所不能而切
直無文無君臣之禮無忌諱之詞然宕佚質實足以成事

讀車鄰而知秦之興也
詩緝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
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机在是與
又曰夫子刪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
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前知特意自渾
然耳

駟鐵

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正
義曰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

詩志　卷之七　美

未成諸侯其礼則闕秦始附庸也黄幼玄曰襄公既驅犬
戎遂有西周之地於是遂觀蒐澤於中原漆沮之間
詩故曰訊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
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媚
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
沈無回曰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訊者夫子錄詩之意也
即國人之風尚如此而訊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平王非能舍岐豐也迫于犬戎無可如何不得已割而委
之秦而聽其自鬬自守耳襄公一旦竄立其間日與犬戎

爲伍而雍容揖讓談先王之風其何能守則騎射弋獵之
習未可厚非也特其後足以自立宜漸反以正斯萬世無
弊耳說者見秦俗日非輙追咎其始此迂儒之談不知時
務者也愚以爲罪不在襄公罪在繼襄公者

傳曰驖驪埤雅云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驖先
儒云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驖月令孟冬乘
驖驪卽此是也

正義曰六轡如手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謂御之良六轡
在手在手而已不假控制謂馬之良

李云媚子從狩是以消君雄心者而逞君雄心乎何其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猶不害覇

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
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虞人所掌必虞人驅禽也

辰牡天官獸人云掌罟田獸之名冬獻狼夏獻麋春秋
獻獸物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
若也獻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後世衛士傳呼間不聞發僕御以下莫識主君之意文檄
星馳數申法禁環守之衆未睹用命之人如國事何公曰
左之舍拔則獲齊力一心何求不得簡易足以相使君子
謂秦人之術可以成功

以田獵之餘而與猶未闌復有北園之游亦見其有餘也
觀此氣槩而四海不足馭四夷不足弋矣

四馬箋云四種之馬

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注諸侯有齊
馬道馬田馬其駑馬則分爲三

輶車驅逆之車非所乘之田車

夏官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
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　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
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

陸農師曰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鷄形鳴
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鸞鸞雌曰和雄曰鸞
當上古時鸞與旗動此鳥聚集車上雄鳴于前雌鳴於
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伏玉藻云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
自入也　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註皆云鸞在衡和

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鑣驅逆之車所以異于乘車也　蔡伯喈崔正熊俱謂乘輿之鸞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上此漢制止用一鸞耳左傳疏謂詩詞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終是疑義

徐士彰云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犬從禽秦仍戎俗非先王之道也

顧云一犬耳歇驕既歇息其抅怒不恤乘軒謂猶念其賈餘勇也不足以慰將帥之勞而謝賢士君子之意乎

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考証補曰長喙善田獵獵以逐之短喙善吠以守狩以守之

襲云秦固周地也俗悍而氣勁周先王馴之以弓矢而深其用于蒐狩惜折而入于秦而礼因以废也可痛也夫

黄幼玄云以駟鐵之强舍拔之精此豈僅雄視一方者乎猶幸其有媚子之樂力獸之娭近戎狄之俗未聞天子蒐狩之道也

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

此皆遊于北園時所爲也　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盡之前調習車馬之事

小戎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箋云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内外之意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五經讀曰犬戎不世之仇而平王捐秦以予之使襄公自用其人自戰其地凡車而五鞪梁舟也騎而騏馬騧驪也

器而厹矛鋈錞也皆取之秦而中國不與焉　秦亦自造其兵實以自試其威力之强此秦兵端之初見也而氣局已不凡

徐玄扈曰晁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又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無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秦襄始國介在戎夷而能修其甲兵致其果毅一時車馬強盛器械犀利赫然有戰必勝攻必取之氣且其制度工巧處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

舊師不過于此蓋秦之尚武習戰所由來漸矣世修其業雖六國之强竟以詘焉至于始皇承累世之烈終并天下豈虚也哉

李氏曰東坡云秦人好戰之心翕然而未已也故不可與休息而至于亡故觀后稷之稼穡則知周家卜世之過其曆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知秦之傳二世而不及期所由來漸矣

嬰餘云車戰之制中國制犬戎之長技也一盛於成康采薇出車是也再盛於宣王六月采芑是也至幽王而廢壊

極矣故犬戎得肆焉秦襄始修其制以敗之而君父之憤洩此中國外夷興廢所關夫子録之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也

秦兵以驍勇甲天下無所事元戎也小戎則微者也曷爲乎以微爲者也輕敵乎利馳驟也便衝突也故擇其小者而行也

收而役之是爲輕車染舟而五楘之是爲完車

周礼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三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隧車輿深也軫輿後横者也　輿人以輿爲車輪人以軫名輿則輿可謂車亦可謂之軫然考之于礼車前有軌有陰而已不聞有軫説文亦云軫輿後横木則前無也

考工記輈人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輈淺則負輈

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歳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頎典堅忍貌指五楘言其制幸尺所一縛

後漢輿服志云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輈釋名云輈句也轅上句也

周礼輈人爲輈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軌前十尺而

策牛之
車之與馬。合則兩全。分則兩廢。驂之與服。調則相佐。跨則相敗。五綮采鞹正。用馬力也。游環脅驅、陰靷沃續、奇用馬力也。如是而車與馬合矣。驂與服調矣。
凡師之行。進有紀。退有律。兢兢不敢踰尺寸。而側及于馬亦然。進則同勞。止則同逸。人人不敢私後先。而均及于馬亦然。且王者之馭戎狄也。使不得跳梁于函蓋之外。復不得偏處于上國之中。不則長纓繫之、麾下致之。是以馳驅之畧遠也。而今日制驂之法具是矣。

箋云、拚靷在軾前、垂輈上、　疏云、輿下三面材皆曰軓以版横側拚之。故曰拚軓、其長當與車廣同、兩靷繫處在其兩頭。
考工記云、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揱尔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又云、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輪人云、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
埤雅云、易曰、震爲馬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縶之而動也、馬足言制之而動也、傷我騑馬、王肅謂駕兩馬者古者士駕二、
師、旅之事、誠務力、婦人之習論、德性、師旅之所矜尚者在勇、婦人之所不能忘情者在溫

聘義孔子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徐筆洞曰、秦俗强悍、因多暴戾激昂之士。今君子而溫其如玉。良人而秩秩德音。此何如人也。而亦驅以即戎。亦可以想見當日情事矣。婦人念夫之詞而云爾。亦微寓傷之之意乎。不然。奚從征而不言武勇。而言如玉。言德音。大是

不類 侯云詩蓋欲以馴泰風之驕悍故托為思婦之詞云耳。

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玄中玄左玄右之別桑不徒以天閑之駿甲天下寔以駕馭之略雄天下是中是駿者曰是玄為中是玄為駿也 兵威主殺而四馬皆鍾北方之殺氣駟之黑在鬣騧之黑在喙騏驪之黑渾在身軍容主耀而四馬各耀四方之神采駟兼火色騧兼土色騏驪兼水木之色

朱子曰青黑曰騏赤馬黑鬣曰騮黃馬黑喙曰騧驪黑

色

六帖曰車廣一盾不足以衛故合載之與二弓不同。楊云盾不可為鋒不可為刃能令鋒刃之無威是以鈍而操利之权攡之則矯龍也合之則交龍也密為扞而不動則潛龍也隨矢石以上下則飛龍也 蓋開智莫如龍能與高匕能與下下又龍不見石月而勿避犯而勿驚或者其取諸此

金天下之至柔也合千乘之弓而叠之合千乘之靭積皺軸而叠之其光回射正與劍芒相亂視者未有不辟易也

法有棫之以虛者此類是也伐之甚蒙意亦類此然兵家之制一器而工聚焉者車之外弓為惟多弓之動自威也穀以虎而其靜亦威也髮色不章則其馬亦若頹爾而萎也膚以鏤之則其馬亦若揉爾而怒也有此弓馬且馳且射取人于百步之外可也雖然弓固易折之物也必多為之備而後可無虞也弓又易撓之物也必善為之藏而後可得其用也此數物者攻木之工在焉攻金之工在焉攻皮之工在焉設色之工在焉刮摩之工在焉人官盡而物曲宜所以為善也所以迁乎其地而亦為良也。

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曲礼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鋭注鋭底曰鐏平底曰鐓

陳云中干而名為伐意在虛代也而先以伐顯所為以其擊奪人者也設以備伐也而更以伐者所為以其名自示者也

喪礼下篇曰馬纓三就礼家説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考工記云凡為弓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至冬膠堅內之

楽中定往來休流猶移也
德音忠義所播之聲稱也是盛名可以威敵之意　渴云
蓋從秦之所不足而進之也大國家氣運固有用威不必
强而用德不必弱者故有人謀之所開而國勢憑之不可
動兇之得之以忠勇者亦或爲之以忠勇又有祖父之所
恃而子孫世之不知变兇焉得之于武備者亦或失之于
武備張弛文武之端不可不術其本而深之也觀秦仲之
所以亡與始皇之所以敗而知小戎婦人知出秦人之上
綦來云古來娘子軍夫人城荀女釋急張妻報怨木蘭從

軍幽谷貞穊激揚千載小戎婦毋乃其流亞歟
此詩說者俱作從軍行看愚以爲帶些邊愁閨怨亦好蓋
其摹寫軍容處極其雄横壯厲正以見溫如玉秩德音者
之可念耳通篇俱是善寫情不是壯武
陳云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里忍爲而付諸秦繼
是而後稱兵勤王楚人又進爵爲子矣秦楚固戎狄之流
而得中國之干戈是以戎治戎也以戎治戎而得與中國
之慶賞則中國亦戎矣此齊桓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
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狄齊桓治秦楚孔子治齊桓然
則春秋豕離之総而小戎者春秋之漸也吾故曰小戎非
世道之幸也

蒹葭

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將無以固其國焉　坪
雅曰露散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白露爲霜所以譬周
禮之成采々言其色鮮而未萋萋々言其色慘而未蒼蒹
葭淒々白露未晞蒹葭采々白露未已則未能用周礼將
無以固其國之譬也
箋餘云功名之主意得志滿只怕一死讀此詩首二句風

景蕭瑟神色黯然有愁老畏死之丸意海上三山有至人
焉旅几往從之而勞觸疲役不可一遇耳始皇遣方士徐
市入海求三神仙不死藥此開其端矣
詩故曰白露爲霜時之変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
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順流見用非其
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徐鑒洞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喻秦家肅殺景象也意是
時先有避秦者秋水篇其桃源記耶
柴曰周之東也割西之地舉以畀秦其民不復見周官威

儀隱然有西方美人之思與
盛則懷春衰則悲秋人之情也秦之君臣棄禮義勇于戰
鬪賢人沒世其候爲秋蒹葭者蕭艾衆而蘭芷萎也爲霜
者艸木搖落生意槁絕也且秋爲刑官又兵象蓋境衰而
人遠耳然任俠上氣叅不相及秦之俗也故其懷人寄激
壯于勁秋寫悽情于河水有異他方之嘽緩焉君子聽秦
聲而知其將大觀世運而知其漸衰

秦云想當時有超世拔俗者視宇宙無人堪爲出塵之侶
無處可寄獨往之懷其一種瀟神冷韵遠志幽思與秋水

最合于是以生平樂隱之志浸假而化爲伊人之在更以
超忽自放之情浸假而化爲迴洄迴游之從耳思伊人者
無乃其即伊人乎

劉云蒹葭白露之候何候哉盛德在金此政西方之時也
秦人感時而動遂欲得其人而從之以有事于天下蓋志
凜悽霜氣雄殺艸政若激其性之所近而于以神馳非常
之原獨無如壯士同仇之氣已新而真人篤生之期未定
也四顧無事忠勇就閑封此蒼茫曷能已已　五德終始
之運火德欲終水德欲始大原有天子氣秋水之中豈無
挺刀人蒹葭歷亂呼之或出

王云秦自車鄰駟鐵而後車馬弧矢衣裳之用靡不甲乎
諸姬獨是高世之賢師帝賓王之彥寂寂未有聞焉時有
覥其國之無人而興懷高曠鄙秦風之粗豪而不屑也
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夏者大也其思熱其人
雄車駟小戎嶔然有金戈鐵馬之聲焉雄極而悲固其所
也猶夏之不能無秋也

萬云凡境之要眇者無如思思之悽滄者無如秋秋之空
寞者無如水千古之情所感動悲吟其際者不知其幾矣

說文云蒹萑之未秀者　萑艸可爲曲簿供蠶之用秦
爲古雍舊地豳岐故俗至今不替女紅焉

大凡縹渺之色清曠之域能使孤狂欲往者無端而憂無
失而疑無人而思而況乎有懷于其間者哉

章云紺結則有難名之狀神勞則無近情之人故終日呻
吟而不能語其所謂李云抱吾之夢寐而使天下之深沉
明潔者合焉何可知也斯所謂伊人也已

魏云即此一方也又見其在水之湄也又見其在水之涘
也何向方之亂也即此道也又見其阻且長也又見其阻

宜騎也。又見其阻且又右也。何道難之極也。卽此水也。又見其水中央也。又見其水中坻也。又見其水中沚也。何所在之多也。宛在耶非眞在耶。有一方耶無一方耶。有所謂伊人耶無所謂伊人耶。 本無在而言宛在。蓋不欲以無在孤其懷也。

泝無回曰。萋萋分明是蒼蒼以前景。采采分明是蒼蒼以後景。又言我之懷不始自今日也。末言我之懷又不止此日也。 物敗則萋。物老則蒼。萋伐曰采。

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小沚曰坻。坻。遲也。能竭水使流遲也。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徐筆洞曰。此詩作自秦大夫。則無妨稱美贊祝。若作自岐周之國人。則世沐周家厚澤。何爲亡入秦主。便贊願之。當是憐見其君之易也。嘆曰其君進哉。蓋訝之之詞。既而又說其壽考不忘言。既爲吾人之君。則宜爲民永賴。有諷其不宜斬絕自威之意。

歸云。周地沒于戎。終南周名山。望見之。秦大夫願其君奄有茲地。 此襄公初受賜而大夫稱願之詞。

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而取岐豐之地。

呂東萊曰。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迁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迁也。

爲云。偏翟不可以遠謀。偏據不可以圖大。得雍州而不能處。周則失之。秦亦未爲得也。陳云。方其雲擾。豳爲丘墟。今則章之。貴其有也。昔見天子。忘其威儀。今則矜之。震其異也。

嚴華谷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 楙子厚曰。終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大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

箋云、至止者受命于天子而來也、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
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于後
不復服之。蓋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
衣狐裘耳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
正義曰、錦者、雜綵爲文、錦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
錦上、仍加皮弁服也。　記曰、錦衣狐白裘、諸侯在朝之
服、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

張云、岐豐之民。悼喪其君。而恥事夷狄。未知所歸命。卽然
聽風聲。未免有睥睨吾君之心。一見君子。而顏如渥丹。然
後不憂其無主。
徐云、渥丹、花名、色正赤、今江南猶以是稱人、
嗟乎一終南耳。八百二世。延促衡分。龍與虎視。不啻霄壤。
豈地眞不足憑。德茂修而廢是據。自促之耳。　綱之取必
于紀。諸有別也。堂之取重于堂。諸有容也。故山之崎嶇坦
平、亦以是得名、
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終南之道名邊

如堂之牆然。正義曰、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說通云、黻
衣繡裳、猶言衣黻而繡以黻也。其實黻在裳、不在衣。二
句見非復緇衣羔裘之舊矣。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悲
珩之舊矣　孔安國云、黻爲兩已相背、禮書云、黻色青
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
民被犬戎侵擾。盤據內地。久在兵火中。渴思戴一聖主。永
得息肩。蓋國知易主。非生民之福。　凌云、壽考、卽在、佩玉、
將將、中看出天璜琮珩璜之飾。向固非缺于供。而未逢其
會。則仍在疑隱疑躍之間。今也聆音知變。已見神理之獨

厚。
詩弋云、首章便有進膺天日。羅拜冕旒氣象。次章便有萬
呼祝頌。進萬年觴氣象。秦雖不欲帝也。不可得矣。
正義曰、車鄰駟驖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
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
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矣。

東坡過秦穆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詩測曰。東坡蓋謂穆公遺命未必然。罪康公也。予以爲穆公雖賢。習俗之移。恐亦不免戎狄之俗。傳之已久武公以六十六人從死。其所由來。而百七十七人之殉。穆公有未及改弦者。俗之狃也。安用爲穆公原哉。穆公且然。又安用爲康公罪哉。至始皇驪山之慘。固其仁心漸滅之盡。亦習俗之弊。無可爲矣。甚矣立國者之當愼所尚也。

徐立庵曰。應劭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蓋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以微。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爲無罪也。　詩測曰。據此是三良死。出于自許諾也。何又惴栗之爲。何詩人又呼天而哀若此。恐應劭之說未可爲信。

黃氏佐曰。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桑人所曾采。楚亦人所曾刈。鳥性見人則駭。與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說通云曰。如可贖兮。曰百夫之特之防之禦。見生有所用也。

詩揆曰。惴々其栗。斷康公之追也。

禮記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

詩弋曰。三良于秦史傳中。不見有奇謀異績。因此一死。聲價頓重。百夫之防。竟得與千英萬傑爲鼎立。然則穆公錫之死。正錫之名哉。雖然。坑儒咸陽。閉工驪山。此實兆之宜其亡無噍類也。

笠叟云。殉葬自秦開其端。後世人主遂代仍之。此仲尼惡作俑。其慮深矣。仍之數千年至我
明英廟始止宮人殉葬。時輔臣贊曰。眞千載盛德事也。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傳曰。鬱。積也。先君招賢人。々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

林胡休復曰若相招者然似悟厥之喻

爾雅云晨風鸇郭云鷂屬陸機云鸇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 埤雅云鷂去來有時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箋云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而憂之。

人情有不可忘者亦有可忘者於其可忘者尚欲不忘之。於其不可忘者而且忘焉則何也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

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陸機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

魯申公曰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

詩弋曰此似思賢之詩。首喻士之投主猶鳥之投林而嘆君子之忘我梓榆質犖望似駮馬。喻士之負有武才擁文綢密如羅喻士之抱有文德

特說俱依朱傳作婦人思夫之詩大抵婦人思深而望過。

忘者未必忘也多者未必多也。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我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詩弋曰不共戴天曰仇驪山之變平似忘焉岐豐之民一則曰王興師再則曰王興師。毅然忠憤惟日夜望其興師復讎者是西方之民猶可用王自靡焉不振耳乎慨周平

宋爲皆忘仇苟安者一則狃東而棄西一則便南而棄北先後一轍古今同恨。

蘇子曰致勇莫先於倡倡莫善於私同袍同澤同裳皆私也爲小惠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大義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 詩弋曰自袍而內爲澤下爲裳一身都是血性勿區區作襪體觀

疏曰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盖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也。

陳道掌曰袍者共武之服汧渭饒富甲天下庶人之家爲

卑衣膚楡則有餘我秦人之衣戔戔如也。錢曰無之左思
石聆月攝魂飛而欲與同者蓋言袍也褆衣韎韐非闘井
闘物視其所衛則許卬未與師而征袍已血染也雖然。田
單過魯。老人涉滔而寒。解衆衣之夭武勇之流、亦大抵俠
烈而悲痛也
袁弢袍制、唐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
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
威衛以豹。車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諸如此類眞非
闘井闘物、　釋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袍

内衣也、
黃云、其曰王于興師者、以爲此上人之事也。君子謀之。我
小人也。惟力是視耳而孰知王心所不存也。義不在上面
在下。民抱其區區無所用之此周之所以爲棄其民而秦
得受其流也
劉士雲曰、事必先正名惟不以仇而但以爲敵。是以志染
可致。而氣勇無所生。正名于仇而士怒百倍矣。
唯天子以天下爲體天子之讎以天下讎之故舉世不可
忘其討天子以宗廟爲體讎雖數世猶之目前耳故歷世

不忘其誅
曰與子同仇、見當時慕義者固衆此人亦願附于忠勇者
流耳。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釋名云、戈勾孑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勾引則
制之弗得過也、　考工記、冶氏爲戈、廣二寸、内倍之、胡
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内則折前、短
内則不疾、　禮書曰、五兵之便于用者、戈而已、其柲短

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
鉤、
顧麟士曰、袍莊而澤褻。愈褻愈密。袍文而澤朴。愈朴愈眞。
同之者要使髮毛膚爪之氣盡可相通兼明垢汚賦澤之
留不堪復忍而詎知猶其借也切身之痛莫甚今日見匪
躬之衣已不能奮飛故一體之像亦莫信今日念剝床之
膚姑勿言緩急
蘇子曰、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氣者有所不戰而敵
人莫不懾也則作之說也。　馮云、天下事。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時局既定。共債漸平。精鋭有爲之志。消磨於
內。聲色狗馬之好。昏瞶于外。威神一挫。不可復起。天下事
從此去矣。譬之鈍矛折戟。求人于百步之外。有不歷然恩
者哉。

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
或曰鄙袒、或曰羞袒、言羞鄙于袒而用此耳。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　漢書鼂錯上言曰、兩
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
一、

劉士雲曰、仇來而誅之。仍非誅仇也。必將往求之。與子偕
行、則千里尋仇。不能須其至也。

萬氏鼎曰、秦之國。與戰相終始。其俗勞苦而勤生。亦強悍
而善鬭。故其亡也。以好戰之君。而其始也。先有好戰之民。
○沈無回曰、穌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豈然而未有已者。
此也。然猶有其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而
移周鼎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

六帖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數。鼂錯有
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

矣。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總
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

朱子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
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
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
國所及也。

劉云、此借周以王之名。資秦以兵之實。民自爲王用而不
知。爲秦用也。所謂以智取力是也。古未好雄捴不出此。夫
借王市民。盛于桓文。濫觴于襄繆。後世遂緣此取天下。三

軍縞素、漢帝亦袒、行之、何怪、阿瞞挾獻主爲奇貨也、
爲云、云周者秦也。乃猶知有王哉。君子觀無衣而悲周之
自棄其民。非秦之罪也。人謂孟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而
非取之漢。吾亦謂秦取天下於諸侯。而非取之周也。何也。
秦非無王者也

周之衰。舟沒於楚。駿走于徐。肩射于鄭。秦未聞嚙王之路
馬也。抑攷黍離以降十餘國之風。無一人言及王者。言王
者。獨秦無衣一詩耳。秦非無王者也。卒之周以東亾。秦以
西帝。秦何罪哉。世之宗商周而閏秦。則何說也。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顧一頓首。今人動稱九頓、何取于九也、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說道曰、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也

春秋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名重耳而納之、時晉公子兄弟十九人、而重耳獨遍在外十九年、而今日始返

史記、晉太子圉亡秦、秦怒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

洗云、曰至渭陽者、禮不越境、猶然所以爲近也。

箋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

孔疏云、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論詩曰、晉人渡河襲位、而念母不在意、吉凶不宜並言也。試想與子犯及河投璧事、文公固猜忌人耳、康公已規其微。故諷詠之間、只以悠悠我思含情、而不顯言之、有如此之慎重耳。說者須得其意

文公之入、當爲列侯贈別之儀。皆君侯之服御、亦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

疏云、琨是美石之名、

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言匕之至莫而卒、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其實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

徐筆洞曰、凡此皆天子所以錫群侯以賂侯度者、如米救梁山之詠是也、而列國亦以此私贈予過矣、

陶氏曰、嗚呼、怨毒于人甚矣、渭陽之感、良心也、而令狐之役。所以修怨于晉者不少假借、何其見明於渭陽、而不免忠于令狐耶、怨欲害之也、雖然、晉之仇也、猶矣定君取伯、

寃于秦是賴。而卒成怨禍、晉非少恩耶。君子讀絕秦之書。而後知晉之誣秦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受、與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代晉、報令狐之役、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

○昔穆公求士、得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孫支等、遂霸西戎、今康公忘繆公之業、尚棄舊臣焉、

陳云、吾今而知豪傑淪落沒世慨嘆、非真不偶也、抑或主臣墅納立談引次非真不合也。全我以舊食之腸、還我以騎人之骨、斯亦千載知己、而奈何始仲之終詘之、始愛敬之。終羈縻之、良可嘆已、

論詩曰于嗟乎不承權輿、當在霸業不終上、嘆息不然所計者區匕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意若曰。吁嗟乎、厥父造權厥子弗克成、衡以持平天下、厥父造輿。厥子弗克成、車以載天下、猶書云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肯穫同意、

雲窩曰、謂其失輕重旋轉之義、　衡不承其權則低昂莫

辨、車不承其輿則行遠爲難、

六帖云、夏屋、遐作、授室看、

釋名云、屋、與也、其中溫與也、楊子雲云、震風凌雨、然後之夏屋之帡幪也、　楊用修云、夏屋、大俎也、其說出元人陰幼達

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　傳曰、四簋、黍稷稻粱、疏曰、釋文云、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禮食備

設器物、故稻粱在簠、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亦燕食之差于禮食也、○馮嗣宗云、考之于禮、用簠則簋從、用簋則簠或不從、是簠尊而簋卑、

姚氏曰、慨夫秦之國、修刑而行武者也。栢翳非子以牧起。孟戲造父以御起、莊公襄公以逐戎起、俱無以待士者。迨乎繆公。最稱愛士。夏屋四簋之奉。或於是時見之。乃其贖百里奚。不過以五羖皮也。其聘蹇叔。則百里奚之自爲政也。而內史廖以女樂間由余、亦不過使彼窮約而後要之耳。及其沒也。奄息仲行鍼虎子輿氏之三良殉焉。其貺揄而加意者僅食馬之壯夫。與犒牛之四將耳。秦即承權輿也。容遂愈乎。厥後仕于秦者。鮮有不以罪誅。至始皇併天下之又明年。遂坑儒。豈非積微成著之漸耶

詩弋曰、無餘不飽、簡棄極矣、猶徘徊嘆息而味權輿。是彈鋏而歌之陋習也。秦之士賤良然、　陳云、厥後鞅任而法峻。儀相而約亂。睢修睚眦。澤起呻吟。其用于秦者皆非士也。詩歌權輿。吾於其來秦也。悲其遇。而猶于其去秦也。信其賢。

陳大士曰、秦風十篇、惟權輿該賢不終也、魏二篇唐四篇、皆衰亂之風焉、而秦駸駸乎向壯、未有間之者也、天意哉、天意哉、

詩志王風卷之七終

唐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是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

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于是封叔虞于唐

蘇子繇曰唐風實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卑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縣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

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闕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顯也

地里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晉語景霍以城汾河涑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邇之

秦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

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云

詩牘曰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謂其知勝之必爲秦也卽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狄寔與吳楚等彼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削以此知聖筆之旨益信

詩志陳風卷之八

海陽范王孫輯著

一 陳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鄭譜叙曰此詩其刺陳陀乎按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陀公羊云陳陀者何陳君也曷爲謂之陳陀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柰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穀梁亦云其云陳陀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柰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以陀之外淫如此其駘蕩于國中又焉有紀極是詩所云有情

無望亦足徵其匹夫行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陳詩當有刺陀者非墓門乃宛丘也若墓門述以爲洩冶刺孔儀得其解矣

變餘云上者民之望也然則上獨不宜舞乎非也如小雅歌伐木兄弟燕飲則鼓舞之魯頌歌有駜君臣燕飲則鼓舞之樂而有節民不失望焉

沈無回曰宛丘陳國之勝地也湯焉于斯鼓焉于斯舞焉于斯無所寒大暑而皆見是人焉厭之厭之詞也民俗如此可以知導民之跡矣

詩故云、擊鼓擊缶舞鷺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漢武于佛矣。踵大姬之餘習也。

詩牖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鷺羽、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詩揆云首猶言有情、至無冬無夏、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

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而與地廣記云、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易離卦九三、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擊缶、是樂器爲缶也、按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々々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々々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爻有孚盈缶、注爻神在未、上值東井、井々之水、人所汲用缶、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又是汲器也、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又可以盛水盛酒者也。○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々、

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傳曰、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揮。

正義曰、鷺水鳥、好而潔白、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爾雅、鷺舂鉏、埤雅云、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鉏、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

陳大士曰、鄭衛之濕、水土之氣之爲之也。陳非水土氣之爲之也。陳在豫州之東、東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澌孟諸名山大川、非有河流所泄、而獨以其俗感大姬之化、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乎之宛丘東門枌應之、其風自衡門而外。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鵲巢月出、無非是者。至株林而極矣。禁開于似女、而禍生于馬廐、楚師既入社稷爲墟、迹其所由、祖宗之示、子孫固不易哉。○季扎觀周樂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東門之枌

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嚴氏以爲用首序疾亂之説是誚責之詞非相樂之詞

子仲之子分明指出個男子來南方之原分明指出個女子來市也婆娑如衛靈公與南子招搖過市之意越以鬷邁箋云男女會行

爾雅枌白楡先敷葉後著莢性扇地所扇各具木等故其下陰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有此故大夫氏之子道舞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衛之民桑麻不

種繭綫不冶衣多獘履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

子仲陳大夫氏其者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箋餘云于嗟相訂也于逝行往也

爾雅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曰原○傳云原大夫氏疏云春秋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大夫有姓原氏也

毛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正義曰刺其以美景曚業

説文績緝也漢書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風俗通云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易云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禮書云古之治市也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鬪囂暴亂出入相凌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又周禮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蓋田野間亦有市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此云南

方之原或指此而非市朝之市也

椒芬芳見氣味拔也掘見手授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箋云此本淫亂之所由

詩弌曰善爲國者必去道旁之枝使人不得游息此修其末也女子執麻枲績則有作此修其本也本末俱失則淫佚生焉是道民者之過

黃佐氏曰殷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

終于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衡門

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嚴云、一言小國亦足有爲二三聯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爲也

歸云、立志如衡門、天下無慵夫矣

沈無回曰、此其人類知道者、幾于素位矣、志士矯情于豁刻、達人肆志于瀟洒、皆不足以語此○李云、守此于軒冕則名臣之節也、守此于蓬累則幽人之貞也

論詩云、玩可以豈必四字、畫出千古聖賢太虛心胸、非此隱士甘淡泊風味、衡門瑶室、泌水瓊漿、無塩西子、都作平等觀、不離凡胎、已証聖果、分明是現在仙、應世佛、持世帝王、覺老子大患在有身、猶有未化在

釋迦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卽是富樂安穩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知足者之所憐愍、是名知足

說者曰、雖如此云云、賢者之意、自當廣也、恐以爲勿謂居處食色之爲事細也、居處食色中汨沒許多人品、故胡文定與子書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在道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劉云、夫可以衡門泌水者、正不必境若此也、然不必魴鯉姜子者、又可以境若此也○于不可之上有可、則可之上又有不可、何處是可耶、于不必之中有必、則必之中又有必、何時能必耶

凡人于世境上、有不肯將就苟且、其于心境之將就苟且

必多矣、能爭于所大不可、故可能大有所取、必故不必也

詩測曰、樂飢之文最妙、蓋言雖飢而樂、猶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云云也

疏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門、言其淺也

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神農書云、鯉爲魚之主、本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孫愐公曰、大凡有欲者、物得而取之、有必者、物得而制之

隱者。類不可取不可制以其無欲無心也

徐云、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衡門、聖人删詩特存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東門之池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傳曰、晤、遇也、箋曰、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

詩弋曰、周南首篇言淑女。次篇卽言葛覃。此詩漚麻漚菅漚紵。正美姬之淑處。以不績其麻之俗有得能服其本業。者。詩人見其所事。卽借以起興而嘆美之。可謂超然不染于流俗者矣。

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陸机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一歲三收。爾雅云、白華野菅、箋云、白華已漚名之爲菅、陸机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異物志云、香菅似茅、凡所烝亨、得此包裹助調五味、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傳曰、興也、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晩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examples時女晉他色、不肯時行、乃至火星煌煌然。正義曰、乘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

家語曰、群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雖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

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
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詩弋曰此疑爲友之寒盟而致怨也離騷九章抽思篇云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
有此他志盖覊臣每托閨情以寫志而損友亦然知此義
者可與讀東門之楊矣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萬
民焉

說通曰此詩知陳陀之逆謀已成而猶未動于惡與其聞
言而改悔之詞詩揆曰提醒之非絶之也
陳陀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春秋桓五年陳侯鮑卒左
傳曰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陀殺太子免而代之桓
六年經云蔡人殺陳陀公羊傳曰陳陀淫于蔡人蔡人
殺之左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是
五父即陳陀厲公太子免弟躍也史記以陳陀爲厲公
又云陀殺五父又以躍爲厲公皆廝遝之悞也
沈云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妨道無不斯之理
鴞萃樹無不彈之理喻陀之弑逆終必見及也夫也造此
不良之謀自以爲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無不知之
宜已之今作歌以訊之冝顧之至顛倒而思予則無及矣
危言以惕之
雲窩曰誰昔昔非疇昔言誰使昔日而然傷之也
左傳載陳陀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隣之言中于事理陳
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陀言復與鄭和遣陀往鄭涖
盟陀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覩此陀非昏愚
者設有良師傅以導之何至簒弑相尋自取誅絶之罪序

言無良師傅推本之詞也
詩揆云鴞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及其食梅則不
足以華喻其無良師傅
疏云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異嶺表録異云北方梟
人家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
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爲勝貍本草云鴞日夜之令
人夜中見物〇名物疏云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
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蘇氏曰桓公之世陳人知陀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

予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棘生、亦以斧折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長、以害女墓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之、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

子貢傳曰、孔寧儀行父從君行淫、泄冶刺之、賦墓門。○魯申公曰、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巫氏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無美者、何獨于予美而侜之、美者自美、何預人事、而偏若相關、人亦有美、予非禁人而何苦相妒嫉、誰之侜而偏處人相得甚歡之際乎

屈平有言、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無名者、發美自晦之意、凡美者名之的、而讒人忌以中之者也、故鵲巢雖美、在防易發、旨苕雖美在邛易采、甓鷊雖美而在唐在邛、易以賦侜予、人譬予有顯然美行、小人之所必嫉忌者、故爲是憂讒欲自晦之詞

美者君子所以居身、所以淑世、原非炫燿之資、曰防有、邛有、唐有、似乎矜名矜行、取忌之道也、虎有力而必藏以其顯也、豹有文而少患、以其隱也、此詩人所爲驚心而思斂也、雖然衣錦尚褧、惡其文著也、豈徒憂讒畏訕然哉

詩攷曰、誰侜予美、從忉忉惕惕中生疑慮之詞也、無寔指

傳云、防、邑也、博物記云、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說文、防、隄也、周禮稻人以猪畜水、以防止水、

詩緝云、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

陸机云、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

徐云、人在舟中、搖机神魂不定、曰侜、言譸張惑亂人心、似之、錢云、亦有裝載增加之意、

汾脩好巫覡、宓羲之墟、多祈禱之處、取與中唐、甓所見也、

正義曰、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然則唐之與陳、廟堂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毛傳以唐爲堂塗云、○釋宮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瓴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

爾雅、鷊、綬、陸机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

萋如紋、具五色、因小草似之、故亦名鷊、
子貢傳曰、靈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愛之、賦防有鵲巢、○詩
弋曰、鵲巢而卉苕生焉、易摧耳、唐甓而青鷊生焉、易破耳、
蓋深惧冶之不免于禍、

月出

序曰、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朱謀㙔詩故、謂靈公通于夏姬、常以月出微行、國人為變之言
月出照見佼人之僚、爾固以此舒窈糾之情也、而吾人為
爾慮、則勞心悄然矣、

詩說作思美人之詞、歸云、是當月出時想見之○李云、歸
風亦佇想停雲亦送目聽雨亦愴懷、要未有如月下之甚
者也、
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詩測曰、舒窈糾、舒慢受、舒夭
紹、皆言佼人之舒、如此三章舒字不變、此人之佼處盡在
一舒、
洗云、勞心悄兮、忖其心、若謂佼人思已者、
魯申公曰、朋友期而不至作○鄒忠胤曰、玩其語意、乃相
念非相期也、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洩冶諫、不聽而殺之
宣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
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
射而殺之、徵舒後為楚莊王所誅○左傳、叔向之母論
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
死、而天鍾美于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于
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疏云、徵舒祖

字子夏、故以夏為氏、
鄒云、解者曰、從夏南也、然而非也、從夏南、何必夕稅于株、
朝食于株、一似株有可與君同處者、有可與君同饗者、豈
夏南乎哉、
嚴云、設為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為之
隱曰、匪適株林、從夏南、意他有所往耳、然駕我乘馬則稅
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不可
得也、依違其詞、而所以致譏者切矣、
傳曰、大夫乘駒、正義曰、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乘我駒者、

朝孔傑從君適株作者并舉以惡君也
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
以至株林。○正義曰、乘馬乘駒、謂一乘之馬、一乘之車、是
爲燕易。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
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
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
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

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廢先王之教、棄先王之法
制、蔑先王之官、又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
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
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
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
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朱昱城曰、衛之亂至于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
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

比事以觀、可爲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
感傷焉、○說者皆以爲女念男、
箋云、有蒲與荷、物之、得其耦也、蒲柔滑而溫、可爲席。女
子取以喻自薦也、故每章不易。荷與蕑菡萏、則喻男子。蕑
葉繁生而秀澤、故與卷、菡萏挺生而矜莊、故與儼、
周語、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周禮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

黑而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
共澤物之奠、
傳曰、陂澤障、禹貢九澤既陂注、謂已陂障無決溢矣、
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
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
者、李巡曰、的、蓮實也、薏、中心也。○說文芙蓉花、未發爲
菡萏、已發爲芙蓉
大抵人物傷時、則涕泗交頤、漸目涕泗俱盡。只中心悒悒

耳。久之悒想昏瘦情不能已心亦無力惟展轉伏枕而已。
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嚴、韓詩作嬌、薛君曰、重頤
也、傳曰、矜莊貌、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爲俔天之正。而麟趾應之。有死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魯申公曰、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詩故曰、澤陂以防淫泆。蒲荷蕳皆芳絜不污之物。喻泄冶之能以禮王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惜之哭之也、說如之何、

又說無爲悲不能救之意。碩大且卷儼、謂其正大剛毅氣象。○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國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生死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復亦何疑哉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廹、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而去、疏云、大夫棄君而去。待放未絶之時、作此詩也。
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得玦乃去、

謂君與之决別、任其去然後去也、
嚴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
輸詩曰、國大而治、則尚無爲。國小而弱、則尚有爲。衣服附身耳。務致飾焉、是智不越于一身、匹夫猶不可、況有國之君乎。
狐裘、未定何色、或裘而黃乎。是以祭服朝也。或裘而白乎。是以朝天子之服聽國之朝也。只以好潔一念明陷亦所

不辨而禮制亦所不顧矣。書曰、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其是之謂與。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疏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服皮弁素服、後服先祖五祀作息民之祭、有黃衣狐裘、二者不同。○蘇子由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鄭云、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疏云、朝、路門外之朝也。堂、路寢之堂也。○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徐玄扈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

傳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詩弋曰、是日射朝堂晏甚矣。此便是不能強于政治的影語。大凡好潔衣服者、不欲勝朧示人、必日中始臨御耳。禮、人主未明求衣、日出視朝。

雲窩曰、豈不爾思、是君不思而代爲思之也。勞心忉忉、是君不勞而代爲勞神也。至中心是悼、則有悟之無机意。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陳大士曰、上古質朴、心喪父母、有終身之哀痛焉。中世稍瀉、心不可測也、于是制爲喪服、緣情以爲之節文。非且于三年、然而遂之、則是無已也。至春秋而廢久矣、悲夫。

按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韠。喪禮十三月而

練。檀弓說練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故知此詩所指是大祥祭服。

素絰且不終。安問既祥之服。故必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緣來以見本也。

喪禮、再期而大祥、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間月而禫、共二十七月也。

玉藻云、縞衣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按孔氏引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縞、朱子從之。

今考間傳注、黑經白緯曰纖、豈今禮記本誤乎、抑孔氏誤也、

大祥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此言素衣謂素裳也。名物疏云、祭訖之後、服十五升布之深衣、以背餘哀、不服素衣矣、間月而禫、則玄冠朝服、祭訖則服纖冠素端黃裳、以至吉祭、

釋名云、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箋云、冕服謂之芾、乾鑿度鄭注云、古者魚佃而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ヒ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芾韠之制一也、但尊卑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又名韍、繁露云、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

徐云、若只是服之素、有何難得、須看欒人欒ヒ是何等哀痛情狀、有此情狀、而服此素服、方是謂能終三年之喪也則棘人欒ヒ、是三年之喪之本、此情先喪之所由短也下素衣素韠、內俱要領棘人欒ヒ意。○晉人作達、不脫衰服而豪飲、豈詩人庶見之意乎、

詩測曰、喜見終喪而乃云勞心傷悲蘊結者、凡大喜者、傷感必隨之、杜工部有詩云、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

衣裳、是也。況見人之能孝親者、而已孝親之念、猶相觸發亦自天理人情之至耳、然亦可與知者道也、

雲窩曰、同歸如一、謂大禮既廢、覺于吾心不安、一有守禮之士、則當于禮法、即當于吾心、吾且與此人共倡天下、以不容已之心、共風天下、以不容緘之禮也、只說愛慕此人意殊淺、

箋餘云、水源木本、人君收拾人心、莫大于孝、同歸、如萬枝之歸于一本、如一、如萬派之滙于一原也、餘流忘源、登枝忘本、其短喪之制乎、

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ヒ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ヒ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詩弋曰、羔裘、吉服也、見之而勞心忉ヒ、素冠、凶服也、不見而勞心慱ヒ、則檜君不特怠政、亦且廢禮、其何能國

隰有萇楚

序曰、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呂氏云、夭、如厭草雅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
萇楚猗儺其枝、柔弱蔓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萌
其芽、未有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其可愛也、此所謂赤
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
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詞過而激、
朱傳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嘆之如此、
張云、萇楚不過庚劉未盡之餘生耳、使其茁蔽之世、亦離

騷其爲向榮、乃何其震之以匪風而不什、浸之以下泉而
不穢、蒙之以檜蔚而不戕其實、溷之以蜉蝣而不夭其年
乎、惟無知、故全朽散聽天、斧斤聽人、不然寧不隨風知
委、望秋先零也哉、
論詩曰、虫臂鼠肝、聽天冶鑄所命爲人矣、必曰萇楚萇楚、
豈非踴冶不祥者乎、大抵有家有室、我自有之也、一念解
脫、檄攫悉去、囹圄亦爲福堂、隨緣過去、無入不得、不見萇
楚之在隰乎、下隰之地、人所不堪、彼獨猗儺、亦至人入水
不濡之意也、吾歌萇楚、悟其得全于天焉、得恐于地焉、詩
人如樂欲、便可忘我苦矣、
詩測云、古之至人、每有超然遠舉、以十方世界爲全身者、
稿木死灰去、一条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其淨
理果足珍也、萇楚詩人、未必有此、然一念堅忍、即是便
宜去、芥芥、自足嬉嬉、紅爐烈燄中、未始無清涼處也、其
涉世之良方乎、
徐玄扈曰、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
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憂、是言
出于上、所以爲治朝、是詩出于下、所以爲亂世

爾雅云、萇楚、銚弋、陸机云、今羊桃是也、其枝莖弱過一
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
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埤雅云、有
兩羊桃、一種花實皆連理。馮嗣宗云、羊桃必蔓于草
上、而鄭氏云其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枝猗儺柔順
不妄尋蔓草木者誤也、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

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頻共億
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
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
此意
蔓餘云、存王國之名猶可彈壓大國而小國蒙休檜思西
歸猶破扇遮風之意推大國之力庶能扶奬一王而四方
覇應檜懷好音猶微沫助波之意
匪風二句、作者每將憂心都起匪字則詩人感慨意況索
然矣須得空引之法題前莫露憂傷字意留下文餘地爲

妙
蔓云、廻首曰顧詩緝曰、卽此一語低徊欲絕所以怛弔
者只爲無西歸之人耳然此意藏傾矑周道中含蓄不露
爾雅云、廻風爲飄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曰飄風
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老
子曰、治天下如亨小鮮
孫氏曰、慨嘆海有魚釣不能牽綱不能止蕩而失水螻蟻
得意焉天下事亦若是而已矣故魚可鑑所見無非漁者
李云、天下爲其主相制亦曾不出刀天下爲其主相
憂主亦曾不出薪耳然豪傑信心而行原不必羨魚之
命且縱無上鑒自有下知
善調者有其能而患無其心欲調者有其心而或無其能
有其心而無其能庶以操割不效致阻後來之壯懷故不
得不于能者屬望焉耳陸羽明云、快事何必自己出但使
人肯自效其能而于我亦有勸矣曰漑之釜鬵亦願附能
者之後也
疏正義曰、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
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

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漑鼎、
廩人漑甑○說文、大釜曰鬵、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孫炎
云、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
檜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檜在滎陽周都豐鎬
周在檜西故云西歸
徐士彰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古
而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何其婉而切也
徐筆洞曰、懷之好音、謂揚其忠義之氣于天下令天下知
此落漠之中猶不乏忠臣義士也尤令天下知西方美人

之世。澤在人心不忘如此也

袁氏曰、文武成康之推罷既不足以聯屬諸侯功名富貴之本情俱不足以招徠豪傑徒欲以忠臣孝子之虛聲存鼓舞于如綫此亦無聊之極思而至不可舉者矣。鍾伯敬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清義存而主權亡矣

詩測云、周室衰微人不知有周。而此詩獨念之讀其詞淒然有不勝悲者誠賢人也却純是一團根本之思指說政出諸侯小國偏受其害將詩人忠義之意及埋沒了、

陳大士曰、匪風、下泉、之漸也、吾于此益知世道之入人深也是故作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歎王者之事易世而人猶思。○李愚公曰、君子讀匪風知周之衰也猶有憂王室者也借也其細已甚

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詎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于人者深矣。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呂東萊曰、昔之賢者、見其君之危亡將至、猶偷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故詠此詩、

大國之風。內有富強之寔外有文章之觀。聲華爲奕聰顧赫然。隆崇之勢宜然狹小之國。以偷靡爲高貴內苟非常之志。而外多簡易之風深沈危慮使人望而卜其有成若身當危迫之地強爲都雅之觀矜跼息之華茂定非靈物。故有識之士察末飾而知其將亡。

徐筆洞曰、昔處嵴宄之閒偷工綠飾而加工巧焉鮮服相耀而不知務本重生竊倖以至于亡詩人若預爲危慮焉。

爾雅云、蜉蝣、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機云、似甲虫、有角、如大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淮南子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陸氏太清云、天地間有楚楚者焉。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璀

乘此眞一可大之文章也。古今亦有楚楚者、爲經緯之錯
綜、往來之變化、此亦一可久之文章也。而彼不識、以形軀
爲宇宙、以睟息爲春秋、誤楚楚矣、楚楚、而僅在衣裳耶、況
其爲蜉蝣之衣裳耶、
陸羽明云。不言其死、而反羨其生、是比意妙處。腹心有疾。
雖賢智且愛包藏、耳目塗、則庸愚亦飾觀美。羽衣楚楚
睥其外而賊其內也。將不侔于精、則將必速朽、神不若于
色、則神亦廣虧。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囿于識也。若從而告戒之

如井竈而示以海、夏虫而語以氷、其何能曉。且衆方稱觴
献頌、而忽有人爲動色相戒、亦覺不倫。故欲其于我歸處
歸息歸稅、卽絕衆狀、引罪非獄之意。所謂以目治、不以耳
治也。
六帖云、歸處者、猶今人言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爾說、歸
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爾說、婆心婆舌從
心之愛矣一句出來。
類云。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管子掘地得玉閱、六
通、

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王藻云、諸侯
夕深衣、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
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
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
燕服、又周大夫士之于私朝、亦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
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服、在周以爲夕與喪服、大夫
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于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則衣
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身則十二幅矣、餘服三分

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
骨者矣○名物疏云、按鄭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
治、純之以采、然則喪之所服、欲推而、不必鍛濯灰治、此
則鍛濯灰治、故得色白如雪、
餘云、如雪、亦言易染汚之意。
此必在晉文歸國之初、知其欲報斯脅之怨、故其言如此。
○張云、凡今之所謂黼黻朝廷者、皆無益之費、無用之官。
蓋可沃也。今之所謂五帛輝煌者、皆必墳之盟、必貳之據。
不足恃也。此蜉蝣之說也。

候人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僖公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或即此也。

此詩感稱粹小獲罷。妖氛布濩。而前況以荷弋之候人。見勢燄薫天而不知其質之猥瑣也。後點以斯飢之季女。見朱紫滿朝而不知其國之空虛也。令宮人若首尾一顧。當有茫然失色者矣。卒之國亡君執。天乎人乎。

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　令以從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疏云、何戈與祋、則其徒屬、非官長也、

詩測曰、按祋者、殳也、其義殊也、謂以救殊人也、又从投以木爲質、積竹爲之、建于兵車、軍旅賁以先驅、有所撞挃于車上、使殊離也、

徐云、大國祿養優而名爵盛。一二人濫厠其間。猶足以自容。若小國擇人而後官。惧未足以待賢士者。故其所稱貴臣。必灼灼有名于賤。可以数而知也。曹國微甚。大夫不應

三百。況小人乎。其何以堪此。

傳曰、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

沈仲容曰、鵜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鵜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

爾雅、鵜、洿澤、郭璞云、今之鵜鶘也、俗呼爲陶河、陸机云、鵜、水鳥、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数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本草云、頷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者公平無私、鵜鶘魚畏之有心　故惟之子飽欲死。故季女飢欲死。雖飢而究變者自在。獨惜國。非其國耳。日朝隮不終日之象也。惟究變自愛斯亂耳。是。形容小人。琢削元氣。脉絕而強陽之象。而君子又袖手。

自愛而不為進救也病篤無良醫可畏哉

一道志云曹南山汜水出焉漢書高祖即位于汜水之陽今壇在一統志云春秋盟于曹南即指此

箋云薈蔚之小雲升于南山不能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于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苦矣

鳲鳩

序曰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魯申公曰曹叔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

汜無回曰詩故云美公子臧之一其德也愚按左氏負芻屬而子臧不肯君曹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仕卿大夫帶用素絲弁綦玉帶伊絲弁伊綦君子臧之儀也終守其所當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他人多移于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忒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休而惜乎其不肯君也

陳大士曰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棼一以御萬而道不窮廣延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而儀托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之間以識學之所至而貌其得道淺深之候即思君子者亦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用志其所好以想見其人此鳲鳩所為善咏哉

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一則摶摶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也○淮南子曰買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測曰君子之心不可見所可見者儀其儀一乃其心之

如結也凡人心自心儀自儀每判而二淑人君子即心即儀即儀即心常合而一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或以為儀之一由于心之結又或以為外之一而其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面各章只說儀不及心非遺之也即儀即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之云者結之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內然而外不然或外然而內不然非一也非結也動然而靜不然或靜然而動不然非一也非結也顯然而隱不然或隱然而顯不然非一也非結也無內無外無動無靜無隱無顯凝合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

君子豈易言哉。當時作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即謂之大人可矣。即如此詩始于身心。及于國人。終于萬年。蓋己之與人。人之與天。其理本一。身心己物人心之理混合渾成。會于一撒而正己正物得人得天。寧有外哉。

按鳩有五、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鳲鳩氏司空、夫鳲鳩氏所以爲司空者、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

詩弋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以一該乎。一也者妙三千。

三百而爲言者也。其實生意滿前。活潑飛動。故在桑者有定。而在梅在棘在榛者何嘗定也。其出身加民。發育峻極。機都在此。帶伊絲。弁伊騏。淩厲照著。精正四國。錫萬年。遠厲照著近。

玉藻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也、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笺云、騏當作綦以玉爲之、○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之飾三、玉用采。○顧大部曰、按書經綦弁、是士服、則此詩當是美其士耳、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若以爲美士、則騏當作青黑色。看禮書云、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綬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

華洞云、帶弁之儀無一毫差忒。正與蜉蝣之衣服相反。故正是國人可以消如雪之麻衣可以愧三百之赤芾而胡

不萬年。視蜉蝣之朝菌不天壞哉。○儀之不忒正、是心如結、厲君子非徒以外若楷四國之儀型。實以中存者厲四國之精神耳。

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注、歲取歲星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

陳賈子曰、曹共公欲觀晉公子駢脅、僖負羈之妻曰、晉公子若得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矣、曹有君子而不能存其國、何能正四國哉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而思明王賢伯也、○非疾共君也、見困于大國、而思明王賢伯耳。

詩緝曰、蹇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晋文伯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史記、初重耳之出亡也、去齊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僖負羈曰、晋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

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飡返璧、及即位爲

晋君、圍曹、晋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多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晋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常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晋。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于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是時楚新得曹、而初婚于衛故也、

論詩曰、王猶天也。方伯則承天而布膏澤者也。但有王。則方伯升爲陰雨。無王。則方伯降爲下泉。利害異焉爾。

疏云、下泉、爾雅不沃泉也、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

傳曰。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郭璞曰。莠類陸机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名物疏云。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飢。廣志云。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稂。爾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草。則

亦相類。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說原云。草植三百六十蓍爲之長。史記云。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易云蓍之德。圓而神昔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逸禮云。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倪鴻寶曰。今日四國之仰焉。若戴者。未始非王。然曳于四

國而無辨屬之周京而不給不可謂四國有也有則一二之精神刻々提挈于四國之上故卿伯亦欽厥命焉所不至挾服屐錫圭之寵以憑陵庶邦會盟匡捄之勲以別開世局也惟有王之故歸重有王上見卿伯之勞亦王也

箋曰郇侯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〇左傳富辰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〇疏云牧下二伯鄭荅張逸云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郝云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厥日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侯畀人與詩詠下泉剛詩終曹風義同唯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〇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始也

程子曰易剥之爲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

君子々々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変風之終也

輔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興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興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

詩志卷之八終

陳風

譜曰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箋譜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也舜微時居于嬀汭故賜姓嬀是胡公之前仍姚姓

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明陳于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杜預又以杞宋陳爲三恪○正義曰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

徐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于

此下于秦矣之也

徐儆弦曰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而民化之豈鄭因諸詩而附會耶大姬盎武王之女親被大姒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服于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繇大姬歟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亡也

檜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隣於虢鄭語史伯為桓公謀滅虢檜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虢叔恃勢檜叔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皆可滅也至平王之初鄭武公始滅之

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以下指曹也則曹檜之風其細已甚矣

曹風

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侵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按曹世家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自始封至昭公凡十五君

海陽范王孫輯著

豳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遭變而陳先公之風、何謂曰、以比序。已志不列之雅而系之豳、又何況無田曰、明詞雖正、而事則變也。

徐玄扈曰、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其所稱述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載德、銖積寸累

列有今日者、端可想見深心遠致、無過於此。讀詩到此等處、具見古人言外之意。若不領其諷寄、而但滯其語言、亦何以得風人之旨哉。按豳地公劉遷之、太王居之。其所以導民以成其風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周公居東、恐王業墮壞、亦憂念民事、故縷縷述之。詞婦二公、旨主自陳。

詩測曰、帝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惟敬天勤民、故貴於敬授人時。成王幼冲踐祚、王業之艱難、從事之及時、未必能深知者。周公深長之思、根本之慮、其在斯乎。各章零零星星、開陳豳事、言當這時便如此、當那時便如彼、使成王閒之知先公風化源流如此、因而動其守成之思也

陳大士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王氏之說、可謂深得詩人之旨。夫豳王業之所基也。豳之稼穡王業之基也。萬物榮於黃、而豳之土因之。故地利耕稼、其俗朴茂少文、而又得君上風之。故其人樂耕稼、夫耕稼則國富、且又淳也。然必知農家之作苦、祖宗之勤勞、而自逸亦少衰矣。

故周公作七月、與無逸相表裏焉。

臨川王氏曰、不作無益也。預脩乎桑田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田器而已。人無遺力也。故事不足治也。地無遺利也。故物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焉。士不情而武也。又有義焉。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

徐玄扈曰、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茲者也。今讀其文、想見先公之所以爲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

其家必與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緜緜
基厚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
人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
然矣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寔乎此矣禮義之所
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敎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
勤儉之俗莫如豳風

箋餘云以七月流火領篇者星火西流以正孟秋則前後
日月皆統于此又前此皆務作訛事後此皆務成易事卯
土以此月測歲功焉

[illegible]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蔡敬仲云按公劉治幽方在夏時夏之小正仍用堯曆
以尙書曰永星火箕之宜五月火中六月流火今至于
周歲差漸移故六月火中七月流火周公所陳者夘政
而所紀者周曆也

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勾芒律中大簇東風解凍蟄虫始振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
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說文耜耒端木也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易曰
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益○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羅中行云
耜古以木爲之亦以金爲之

禮記疏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
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三百步長
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司馬法云
六尺爲步

月令命野虞出行田野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凡此或即田畯之類
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孔疏云此官選
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春官籥
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敎田之
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爲祭先敎者與此不同

徐玄扈曰本文授字于字擧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
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

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爲此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

埤雅云、倉庚知分。鳴鴂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鴂鳴。

月令、季春、天子乃荐鞠衣於先帝。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ヒヒ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又云、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爾雅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疏云、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者名蟓、即今蠶也。○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

大抵男之養在家。女之養在未字。内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今日女執懿筐、不惟見治衣之勤。亦可以觀教矣。○農事以此任土。則夫有餘。兵事以伍而致民。則卒有羨。女亦婦之餘。而室之羨歟。四之日舉趾。必亟旅與主伯同行。二之日其同。所謂田與追胥竭作。遠視南畝之婦。以儘爭先。微行之女亦以遵恐後。郊俗無一人不勤矣。

傳曰、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陳道掌曰、言微行。所以別乎周行耳。周行之上。南通岐山。北入原隰。田功武功。唯其所之。而桑麻遍植之處。地相通。則徑自臨。勢相錯。則蹊自出也。

王云、筐志懿。行志微。桑志柔。何也。執之遵之求之者女也。則事ヒ皆有女意者。李云、勤而婉矣。○一執杼柚。纔能離懿筐。不執懿筐。何以供杼柚。不在微行。即在機上。未在機上。焉得不遵微行。

傳曰春女悲。秋女悲。感其物化也。○正義曰、及公子同歸而傷悲者、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傷悲、是女。不是婦。是心。不是情。須分曉。

按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亦稱公子也、故傳曰卻公子躬率

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沘無畑曰求桑桑采綮皆稱蠶轉也蚕月四旬則蠶肥腯
事也中間〻以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者正見轉盼而八月
萑堅可伐又是來歲蚕工之始事矣児當蚕月而可不汲
汲乎豬作來歲治蚕之月亦無不可摠見蚕桑是其歲事
年復一年次第相承無有息期也如云蚕月未幾而七月
矣而八月矣七月八月未幾而又蚕月矣蚕月未幾而又
七月矣又八月矣
王符潜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覩此章言

蚕績七章首稼穡俱歲後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
者也張云繪女紅于殿陛亦可以厲宵衣之念故詳叙
蠶績也置耕夫于座右亦可以興藏膳之思故畢述田功
也
桑之質貴其低密而近取豈枝而強幹亦非所以利用桑
之性貴其推折而再生枝疎而葉少亦非所以樹桑故遠
楊宜伐也○朱云桑之有大小猶人之有男女壯幼之殊
男外勤而女宜省壯任事而幼宜需或伐或猗是亦勞男
逸女堨壯息幼之意且大小叒収義也修短不錯旨也遠

而不遺勇也折而勿夭仁也一取桑之不苟如此
爾雅鵙伯勞也樊光曰以夏至來冬至去呂覽注云仲
夏陰作于下陽發于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
於棘而鳴于上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
陽氣爲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鳴也其聲鵙
鵙故以其音名也○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楚詞云
恐鵜鴃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
王義曰月令仲夏鵙始鳴此云七月鳴鵙月令季秋草木
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

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
月穫稻月令仲秋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
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蓋邠處西北近于諸華寒氣
之來大率晚耳
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
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天官染人云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

之纁朱則四入矣朱色深于纁故曰朱深纁也○考工記纁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六入者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

各物疏云玄黃朱皆說爲公子裳未說爲衣則公子諸侯之子不必繼世爲君有爲大夫士者禮冕服玄衣纁裳玄玄端服有玄裳黃裳朱者深纁之色君大夫冕服之纁裳也玄裳者上士玄端服之裳也黃裳者中士玄端服之裳

也

繁露云凡衣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

莠葽鳴蜩其穫隕蘀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莠葽始

蜩蜩宗云蜩之類多蜩與蟬其揔號也寒蟬賦云頭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淮南子云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者也車服雜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

董子曰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于下夏合南方而物動于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又曰凡

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于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于勝也生于木者至金而死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

徐玄扈曰邠地苦寒故其事詳于衆稱其國近戎故其俗勤于武備

月令季秋是月也律中無射豺祭獸戮禽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

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又云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
徐云貉狐屬出則爲狐之導朱豐城以爲貉貴而狐賤故
箋云搏貉自爲裘狐貍以供尊者○埤雅云貉貉同穴而
異處貉之出入以貉爲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
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云于貉謂
取狐貍皮周官祭表貉是也
按貉狐貍三獸名朱子合爲一非也爾雅翼云貉善睡之
獸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埤雅云大射以貍

步張三侯鄭氏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
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
者以爲燕居之裘○圖經云邕州巳南有風貍似兎而
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過他木興物志云靈貍一体自
爲夫婦故能媚人
陳氏曰陰陽之道先王所助天地以行者也故陽之方侯
也天吹萬物以靈之一之日觱發是也而陰之方謝也兎
主刑林莽以蕩之一之日于貉是也蓋殺陰氣之驟使讓
位于陽非徒爲無衣計而已○此時陰盡出而居空位血

亦陰象殺亦陰事貍貉穴處亦陰類以此日而于貉焉似
乎乘于其旺運所趁之于衰
正義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
⊖箋云時寒宜助女功
疏云孟冬巳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
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
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爲正卒以其餘爲

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特牲云惟爲社田國人畢行○禹
云豜與壯同豣與肩同戸與非牀同主與豵以同國家武
備不可以暫弛而利器不可以顯示大凡人見敵則懼見
獵則喜教之以殺人之事則驚誘之以殺禽之事則樂先
王于是陰用之建綏以練其視執路以棟其聽試之鳴鼛
豨突以練其志數軍實而人習其器辨少長而人生其共
習威儀而人依其法皆武服中自慣之轄鈴而于此藏其
教未嘗明以告人當時特以爲繼獵巳耳至今想見之故
曰載纘武功。

豵小豣大周禮大司馬職云小禽私之大獸公之○胡云
皮可以爲冠履毛可以爲裼不獨爲重裘貲也
季愚公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献豣于公抑亦授衣之義
而風俗因可見也
天帖曰蚕績必献一女之勤不忘君也狩獵必献一男之
作不忘君也卯民終歲勤勤而其華美温厚者悉以奉君
可見其忠厚之至
輔氏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君
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民至于如此皆有道也

徐微弦曰凡虫皆陰屬五月陰氣漸至故虫應之箋曰著
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朱氏曰陽之不能自化也每于盛極者授陰以繼起之權
而顯其成藏之用故陽始之陰成之則陰者所以代陽而
終保萬物者也是以陽氣極則德在野陰氣極則德在室
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宇而萬物莫不背陰而
向陽畏刑而趍德也所以昆虫雖微乎然而温風至亦自
鷹學習之能育風至亦自懷養羞之智殺氣盛亦自動坏
户之謀寒威總亦自深内墐之計

蠶云寒漸進而物之依人漸近老者聽此而終念婦子能
不依七五六七月寒颷未起老者閒游原隰而見虫之或
服鳴者或羽鳴者遍呈于田野間也已爲力諸原者驚心
焉未幾八月老者寒不能出宇矣而即見虫之在宇物宇
而人猶野乎未幾而九月老人寒不出户矣而即見虫之
在户物户而人猶野乎又展一月則十月也老者畏寒憫
下床矣而忽聞蟋蟀之入我床下也物深入而人猶堪露
處乎老者痛如割矣○高云朝廷慮天下有霜露處之
苦意亦類此

古今注云莎鷄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一名絡緯促織謂
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雅翼云莎鷄
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言蓋
二虫俱似机杼聲可以趍婦功故易紊亂而孫炎郭璞
陸机廣志所云又皆非其類今莎鷄之鳴止而振羽不
待飛也蓋斯螽莎鷄蟋蟀迥然三物
釋文云屋四垂爲宇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
也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小者獨坐
月令孟冬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

而成冬○仲冬云日短至陰陽爭從閼庭門閭築囹圄此
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
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說通云二畝半在邑之居春夏職焉故治之必詳
劉云卯之先公以深謀遠慮介處戎翟其號號偏鄙而
防城社謹綢繆者惟不得而傳也但傳當時之民其治室
如此君子曰此預道也其以脩藏發栗烈爲樂家其以防
堅冰履霜即以爲治國也天理民物之理真無一不萃焉
者也然則公之深謀遠慮不可傳安知不傳于民之室且

禦寒且堪哉
徐玄扈曰卯民于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
觸於改歲入室則言老者之愛蓋互文見意各舉一義以
晉其忠孝仁愛之風以示王耳
徐士彰曰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果酒嘉蔬以介眉壽
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壺苴茶以食農夫食
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
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爲主瓜壺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
而不可以爲常于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

蔬又平常食之外以此而致其助也此卯人之老所以無
凍餒與
箋云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
之具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
男養農夫之具○著此非正具然則下黍稷菽麥爲正男
功亦食農夫之正具而食稻食肉爲養老之正具○禮勝
人之家耆老不徒食
別云盛世之民何其少長之分秩如也何其安老懷少之
風藹如也又何其真而有禮且廣而備也

鬱薁葵菽棗稻未必其品之嘉而農家則以爲嘉矣而較
之瓜壺苴茶則又以爲嘉矣○每月各進其新一月必進
一新月月又必擇一新物雖微而情可想也
疏云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
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
○本草云葵葉爲百菜主○周禮醢人云葵菹藏醢特牲
記云鉶芼夏葵冬苴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焉故又謂
揆左傳葵能衛足是也
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馮氏名物疏云公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當是烹豆
菜以爲羹耳○周禮饋食之籩其寔棗禮記棗栗飴蜜
以甘之埤雅云棘大者棗于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蓋
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剝
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齊民要
術所謂全赤則收〻法搖而落之爲上是也
傳曰春酒凍醪也疏云凍時釀之故名天官酒正辨三
物之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清酒今之
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

也
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
差貸
陸羽明云民間辟野之端莫大于食蓋一食之甘美亦無
幾求而習以爲常則貪遂不貲矣邪民奮于有奉正所以
豊于奉老情固然也且淡泊則俗淳淡泊則財裕積漸而
民足〻〻而君亦足一食始基之矣
埤雅云瓜字象其寔在鬚蔓之間性少延輒腐尤忌闘
麝乃至一蒂不收禮記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
國君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傳
云壺瓠也埤雅似瓠而圓曰壺〻圓器也故謂之壺亦
曰壺盧春秋傳云壺性蔓生披蔓斷之故詩曰斷也今
其收法八月冷霜降輒先斬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巳日
乃收尤堅成可用○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寔者月令仲
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
日食瓜斷壺亦見去圃爲場之漸
本草圖經云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寔而葉香可噉樗

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江東呼樗爲虎目葉
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莊子云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
而不中規矩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管子云一
農之量包百畝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蔡云上章治室以佐衣也此章菓蔬以佐食也必以在宮
者爲衣〻必乏必以在田者爲食〻必窮
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

于神倉。祇敬必飭。○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說文、重作種、穋作稑、種、先種後熟也、稑、疾熟也、賈公彥
云、先鄭直云、先種〻〻、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
稑、○周禮、内宰、上春、詔王后生穜稑之種、
徐玄扈曰、農事方終而即念其始、此意如轉環轆轤相似。
不得暫息、年復一年、曾無須刻而忘此農事乎、故曰終始
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又曰、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之中、皆老皆少、行
當畢力于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此語可想見

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他日力穡之風。
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專而農事。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
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稲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
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
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金、黍火、稷土、麥水、豆木、

嚴云、邠民相告戒曰、嗟我農夫、稼既同矣、野中無事、當上
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尊君親上禮義之
俗也。既執宮公之後、又自相戒曰、晝日取茅草、夜則作索
綯、當急升野廬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將止居而播百穀。
也。○治邑居、五章已詳言之矣、如此說、庶不重複、
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昭四年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
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其出
之也、朝〻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
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
人藏之、夫冰以風而壯、以風而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
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
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周禮、天官凌人云、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
夏班冰掌事、秋刷、

箋傳曰古者本末倫寒藏氷開氷亦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争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冬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毋作大事以妨

農事毋竭山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調變之事尚多如此

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易稽覽圖云政道德則陰物變爲陽鄭注云若葱變爲韭

傳曰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疏云謂党正飲酒也党正飲酒之禮與鄉飲酒三年賓賢能之禮同地官党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之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蓋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公堂學校謂党之序學序學亦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兕觥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使之不違禮○

馮嗣宗云党正飲酒謂因蜡飲酒

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群臣于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疏云此大飲也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此公堂謂太學也党正飲酒爲正齒位國君飲酒亦正齒位蓋皆于農隙教孝弟之道○馮嗣宗云天子以蒸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

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是鄉飲酒用兩

尊也李云用作必偕蒐狩必同吾党偕居而朋友矣饗以
勞平生而壺樽亦象其不獨耕必讓畔行必讓路吾党渙
群而朋友矣饗以明制恭儉而瓶盎亦象其不消○若燕
禮上設六尊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
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
詩弋曰鳥語虫吟草荣木實四時成歲此卯之五行志也
衣粢食稱敬老慈幼室家教和此卯之禮樂講也樂人氷
人狩獵祭饗邦國秉禮此卯之憲章録也周公制禮作樂
務飾太平不過以此為底稿
董子曰舉顯忠孝表異慈愛所以奉天本也墾草殖穀開
闢以足民衣食所以奉地本也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
人本也

鴟鴞

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詩測曰成王初聞流言其心
大疑亦不知罪人為誰及公居東二年後始知罪人之為
管蔡公乃作此詩以貽王王得此詩特未敢誚公而已尚
未釋然及感風雷之變乃親迎以歸而二叔懼遂脅武庚
以叛成王始命周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
東征之後也
詩測曰無毀我室通篇只發揮此句意蓋罪人既得而王
猶未悟其所關者豈在區區一身名之故周公之情急矣
但或無足以動之惟王室一飾事變在眼前者故萬不得
已為此盡頭一着以冀王心之必悟耳不然周公豈屑于
自敘其勞自鳴其功哉古之人臣身處危疑之際有不得
不盡言者此類是也
詩弋曰周公心力耗盡料理天下十將八九而變生骨肉
流言及巳此時欲不丟手不得欲丟手又不得君心疑信
社稷安危急籍曉曉一音人情遭一番毀謗必生一番退
避遭一番猜疑必生一番怠悔而公之情愈親辭愈急可
謂字字帶血

嚴云此時管蔡未誅何以云既取我子曰罪人斯得而管蔡之罪已無所逃矣
箋餘云恩勤鬻子蓋指文王也乃是哀弟痛父之詞若說已子語似不倫
疏陸机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　鄭經通篇皆托爲鴟鴞之言鴟鴞善爲巢取喻亦妙

[illegible][illegible]官一書樞机開闔品式脩具真可謂綢繆矣室之四隅皆撫寔而戶牖獨當其虛天下有氣机因生禍則通塞之故微矣吾身有動靜因召災祥則出入之際重矣
詩緝曰牖戶二字有味此巢之通隙處處正是蕭墻肘腋之間官府邦衛之交豈意至親骨肉乘隙而搗穴使綢繆不足恃哉朱云語有之張弓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生所忽天下事計套于所除而眛于所切情瞀于所巨而畧于所細也多矣

方言云東齊謂根曰土按字林作柭桑皮也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是痛後恩痛危疑之詞也林氏曰嘗之下民猶爲鑒殷勤而憐鬻子之民吾可以不能佽而決其不敢侮今之下民盡爲附鴟鴞而助陰雨之民即彼已自不敢侮而吾猶慮其或敢侮
須知是鬱親愛國不是宰臣告病公非病病也病乃遭變之托辭也此時欲已不得欲任不能如云背此予之所能爲者力既憊矣後此事之所當爲者予又病矣不云遭變不能爲而云病不能爲此立言之法也雖然心不能不爲而身不能爲正恐時尚可爲而勢將不及爲雖欲不病不可得矣

陳大士曰衆搆造之艱難告之使知非旦夕者庶或見置也衆獨爲之苦衆告之使知無旁代者庶或見哀也
嚴云羽譙譙尾脩脩是不能以室之故庇其身室翹翹風雨漂搖是不能以身之庇衛其室
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肯使我家危也所托者弱故風雨漂搖之困非綢繆所能及者

韓詩說云、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通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敦其葦蕳。風至蕳折。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使王室無危。公亦不難栖居原野。使風雨之下、猶可直效其綢繆。公亦不惜剸斫盡瘁。惟冊祝前功未完。行有難御。而嫌疑猜忌。抱赤舄將兵。有攖冠不得閉戶不可者。故曰予維音嘵嘵。

徐玄扈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訴其忠

称此於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未嘗急于自白。而心事自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可以律振懿之罪矣。

徐氏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可勝道也哉。

劉氏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因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于書傳則未及追改耳、

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迹亦未明。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辟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貽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作于武庚未誅之前、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大誥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必非身履危疑。王意未釋。而倜然出師討罪。放殺其兄若弟也。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注云、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六帖曰、武庚之叛、挾三監之勢、并奄與淮徐之地、是東方之國皆復入爲商、幾及天下之半、與漢七國之變無

異也、

徐士彰曰、聖人所以能感人者、以其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于効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浸陵、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室家之以久而悲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視天時之和暢、感倉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與夫既見既進之歡、良人饗者之慶、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甚于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其喜于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其委曲詳盡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小雅出車杕杜勞還帥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凱歌之詩、類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點綴其間、以愉人心之情。志一時之盛、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之情、無一言及東征事者。何也、變生骨肉、實有悽然不可爲情者、故不忍敘其事、不忍述其功耳、而中間只以三年二字隱志其不進寧處之歲月、周公之心、可謂苦矣、夫是三年間、逆周大

關鍵全在此、萬一有失、將十三年前佐父兄集統勞勤盡放廢擲、則周公一生憂思焦勞、亦無過于此、然俱隱躍于三年二字中、讀者不領到此、無以見此詩之神也○周今實不忍敘及東征事、而作者動說三監已平、罪人已得、雖代歸士言之、亦不宜如此、

每章皆言零雨其濛、想歸途盡在雨中也、則凡所興思、皆嘗帶雨景、帶雨景更添情緒、

我心西悲、公自悲其不幸而寓言耳、試問歸東何事而傷心之痛深矣、向所隱恐者、今乃觸發也、想周公作詩時、偶

不自禁聊作微詞徒以爲代歸士道私情者淺也
射彼裳衣、勿事行枚、是豫擬太平休兵之意須說得廣大。
〇箋云、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
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
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
爲衣裳〇詩說、裳衣、不指兵服言、
鄭氏曰、行陣也、周禮、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
用、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
旗物之用、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春爲牝陳、弓爲

射行。夏爲方陳、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
牝陳。劍爲前行。冬爲伏陳。楯爲前行。是爲五陳。六韜云、
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
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
此謂人陳。
大司馬教戰法云、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
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
疑惑、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
令銜枚、

時說脫鋒刃而宿車下、即獨亦云幸矣。蓋感烝蠲而志喜
也　箋云、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敦敦然
獨宿于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
爾雅云、蚅、烏蠋、郭璞云、大虫如指、似蠶、　疏云、獨者蠋。
邢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蠋、此虫更無群匹、雅翼云、葵
中虫也、亦食于藿、蠶類、而不食桑、詩稱烝在桑野者、葵
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于人、萬百爲族。蠋則獨
行。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行、不知何物、
傳曰、烝寘也、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也、釋詁云、塵、久也、

蕭條村墟、若景色倍添冷淡、而久荒庭戶、即物類亦覺蕭
積、有不堪、從雨中遙想者、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
人感思。　李云、或者其界予料而亂我心曲耳、或者不際
乎。料而徙增。忉怛耳、亦可畏也、伊可懷也、畏亦懷之極也。
爾雅、果蓏之實、栝樓、本草經云、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
果蓏、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
爾雅、蟏、鼠負、又云蛜威、委黍、陶隱居云、鼠多在坎中、背
則負之、又名鼠姑、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　爾雅、蟏蛸
長踦、疏云、小鼅鼄長腳足者、俗呼爲喜子、

古今注云螢火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
腐草爲之食蚊蚋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
丹良也白鳥謂蚊蚋也其謂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
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名物疏云朱子以末章
有熠燿其羽故訓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虫名々々
可妄造乎楊用修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
火寔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交々桑扈有鶯其領
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則此倉庚之
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

說文田淩處曰町疃禽獸所踐處也董氏曰區種法曰
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
五町々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爲田里所聚○程子曰

町疃鹿傍畦隴

紀云人世間惟鬧情旅況最爲千古傷心之事然種々旅
況即是種々鬧情歸士在途遇雨人以爲一人受之不知
早已兩人受之人以爲兩人分之不知又即一人偷嘗之
已程云嘆者有聲而無詞者也征途尚有感慨可敘室中
獨寫怨于不言試問所嘆何事悄々其深之事應非異事

試問所嘆何人裘衣行役之人應非異人
韓詩章句云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
則陰○徐玄扈曰蟻封曰垤小丘亦曰垤此垤自是小
丘鸛鳴于垤自是雨徵何必以爲蟻封
陸机云鸛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望
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又泥其巢旁爲池含水滿之
取魚置池中稍々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雜俎云人探巢取其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々

爲之散
疏云蟻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
而上冢埤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以爲蟻封方
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々从至以蟻之微而能
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虫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

其遂亦以窒雨

其雨々々杲々日出五月爲期六日不詹知期而不至之
苦乃知洒掃事至之樂
腑中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半句無想其乍爾相向傾聽

無語所謂離別生死之意竟不知將曰何從也因睹離落之色仰見瓜實之懸而寄意焉其曰有敦瓜苦非言瓜苦也曰烝在栗薪非言栗薪也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非言不見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三年也無窮欲語心間事盡寄數瓜兩句中作者寫照迫真被世人說得千里○張云寄慨在家室感傷在天下不見者三年見此者別離之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詩攷云倉庚鳴于仲春其羽鮮明在夏則其鳴皆婚姻之時也熠燿其羽非婚姻之時也以言得及男女之時

而已故序同男女之得及時也

爾雅黃白騜駵白駁○易說卦乾為駁馬埤雅徐鉉云駮象駁文晉侯乘駮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月令季夏天子乘朱輅駕赤駵駵赤色也疑此謝以夏時嫁故馬用赤耳

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郭璞曰即今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于體因名為褘綏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于人○疏云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

毛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

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正義曰衿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說則先以佩巾故結之而已

徐云有生之樂而繼以有室之慟獨宿之後而得送同牢之歡所謂孔嘉也非以九十皂駁為嘉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歸士始行之時新合婚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曰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又極敘其情樂以戲之

徐筆洞曰通詩似多在夫婦上論首云獨宿中云室廢三云婦嘆末云女歸蓋男女聚散人間最關情處周公居東三年戀離與同體恤必周故極意形容之

此詩敘歸士之室廬荒廢而王室之翹翹幸安矣敘歸士言旋之樂而周公難言之意更苦矣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國者、言周公之心如此、毀者以是爲可惜

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又曰、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徙七十人、止言徙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ヒヒ齊地也、○疏云、管蔡流言、商奄仰叛、是同毀

周公、故序并言惡四國、

朱子初說曰、管蔡流言以謗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以是捄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周公真正心事、却被軍士一口說出。軍士誠知足以知周公。然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徐玄扈曰、周公之心、歸士知之。司馬耶之心、路人知之。故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詩測曰、宋儒有謂周公東征、不必斧銶干戚之用、而罪人得者、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也、噫、道理太平話、有可說處、有不必說處、此無論與詩文相背、即破斧缺斨、何害其爲聖公。使可以袞衣繡裳容與而化、周公不下堂階可矣、何必東山之ヒ。且山東之國、奄與淮徐俱動、幾亂天下之半、而成王大誥天下征之、此三代之時所罕見者。其一時國家搖動、人心張皇、俱可想見、何必曲護之乎。余則以爲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者、蓋周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商湯商之世德、其斷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況武王一

崩公即攝政、而王方幼沖、二叔之流言、亦可借爲搖動之隙。孰謂頑民義士、遂無藉起者乎。萬一山東諸國漸有聞風而起者、不可謂非難、此周公之所哀、周公之所皇也。嘗肆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逢衣淺帶之士高談濶論爲耶。是破斧之說也。

郝臣庶曰、嘗思先王興吊伐之師、一日戎衣、我公討亂商之遺、三年頻兵、何也。何其前歌後舞今也、何其破斧缺斨。公蓋代王者也、王之征行之君臣、則顯以奉天而無敢越恣。公之征行之兄弟、必曲以盡人、而天下宴如。然則尚之

哉可審矢正以有公在而公之破斧缺斨凡以成有定之
功者亦云遠矣
既云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楊氏曰周統
于尊武庚既叛則凡黄唐之裔虞夏之恪夫誰不敢紀其
叙在此一舉而尊者無失其爲尊矣國統于親管蔡既貳
則凡伯叔之支甥舅之倫夫誰不可與同惡在此一舉親
者無失其爲親矣朱云威有所至而自止更有不至而自
威勢有所用而自尊更有餘用以養勢此類是也
論詩云五代時且恭易主生民在湯火中馮道曰佛也救

不得菩薩也救不得只有帝王救得即此語可想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處然則周公此衆勝于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佛菩薩也
傳曰遒固也箋云欽也○易萃卦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
以除戎器戒不虞洪覺山云萃天下人心者莫若敬畏假
有廟敬之也除戎器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
楊云天下與亡之判所足動人物後之感非有挈爲者予
之以可忘此際安必其中予制廷新放之变寂足起人望
外之思非有歎焉者予之以不忘此際安必其顯比故東
[illegible]周[illegible]淫也而還以引萃
[illegible]四國是皇是吪是遒則漂搖之風雨若反助牖户之綢
[illegible]矣○陳云殺一人而惧千萬人于以見公之畧焉殺一
人而安千萬人于以見公之仁焉
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鑿屬曰錡木屬曰銶韓詩又
云木屬錡鑿屬銶○疏云斨即斧也惟銎孔異耳
傳曰斧斨民之用也禮儀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
既破毁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陳大士曰東征之役破斧缺斨然非征武庚〻〻之征當

在二年之後耳夫武庚流言其勢不得不避〻而有二公
居中天下亦必不揺夫周公固武庚挾以爲質者也避而
武庚之謀絀矣公之避也内以遠嫌而外必假之事以自
托然後君臣之間安而又不貽國家以疑大臣之名陰壓
奸臣之氣而陽尊朝廷之體蓋周公之避又武庚快以爲
討者也假事以自托而武庚之謀又絀矣故東征者周公
所爲避亦周公所爲假也東征其擁兵自衛乎而又非也
此又公微權之所寄也内寔以鏟支之釁自褫陰察乎奸
邪之變而外假之東征之事以自托然後其體尊而奸不

疑夫王二年、乃知流言之主名、則祿父之爲計誠深、要亦去其所挾之質、而又外撟于久駐之兵威、故遲遲而踪跡始露耳、不然者、何日之間、不已顯然有所出事也哉、鴟鴞東征一時、庶知流言之主名、而貽之王、引嫌不得顯言之、防變又不得誦言之也、適有風雨之變、趣召公而公歸、始決策討之耳、其不移師擊之、何也、公之所不敢出也、且師老矣、休息慰勞焉、而後用之、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〇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于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新云、周公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渠以慰、其既明也、冀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暨、詩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取妻、比伐柯服斧、取妻用媒、古有是語、是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

而其言微婉、

喬君求曰、周公之遭疑謗也、即二公未免疑焉、而在廷諸臣可知、東人日夜冀王之歸公、與有人焉道王以歸公、以爲危疑已成、非堅剛之斧、斷弗決也、堂陛未浹、非好合之良媒、弗和也、然而公之精忱、能來重譯之使、而不能協同朝之侶、能感風雷之變、而不能釋孺子之疑、求其說而不得、以爲公歸即再相乎、心迹未可卜也、然辟之伐柯而有斧、猶柯亦新柯之則矣、又以爲公歸即見王乎、魚水未易投也、然辟之娶妻而有媒、一見有進豆之陳矣、卒之滕啓而王心始悟、以金縢悟、何如以伐柯悟哉、則周庭之爲良媒者、必也、

考工記、車人伐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又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禮記昏義云、婦至、壻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詩揆考證云、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各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其禮有益醬二豆、菹醢二豆、無設籩之文、
爾雅、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禮記、問俎奇而籩豆偶。
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士昏禮、夫婦席、
婦饋舅、聘禮歸饔、公賓大夫、士喪朔月奠、皆有豆無籩。
益豆重而籩輕。

九罭

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郝仲輿曰、
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成王以冕服迎公。朱子
廢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不幸也、

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于君子立言
失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托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
人喜之而作則謬矣。
此詩依傳作東人覬德而不能自釋之情、固無大味、有謂
五章以上公禮迎周公者、意亦板實、愚意前三章猶以公
之不得所言。諷王迎公意只在末二句言外見之。詩情方
深遠可味。如云九罭小網也。而乃得大魚。我東人也。而乃
見之子之衮衣繡裳。夫衮衣繡裳。宜在西方者也。而何以
親乎此乎。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於女信處。信處是以有衮
衣兮。夫既取象于鴻之遵渚遵陸。明說公之失所矣。末二
句豈有願其不歸之理。大凡人情有所期而不遂則悲。期
愈切則悲愈深。東人無日不望王之迎。無日不望公之歸。
而不迎也而不歸也。有不勝其悲傷者。于是故反其詞曰。
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公悲兮。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
變。欲迎而不果迎。故東人望之如此。
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魚之
所入有九囊也、郭璞云、今之百囊罟、亦謂之䍡、江東謂
之緵。○疏云、緵促細目、能得小魚、韓詩說云、九罭取鰕

芘也
爾雅云、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詩傳曰、君子道以圓
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雅翼云、鱒目中赤色
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極難取見網輒
逝、
釋文云、衮、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于
衣、上公但畫黃龍、○周禮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
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賈公彥曰、古人
爲日月星辰于衣、取其明也、山取爲人所仰、龍取能變、

化華虫取文理、丞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繪宗
彝者、彝尊有虎彝蜼彝、因號虎蜼爲宗彝、升爲一章、虎
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昂鼻長尾。大雨則懸于樹。
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取其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爲一
章、取其絜、亦取其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
近上黑、取其斷割、黻黑與青爲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
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裳主陰、刺是沈深之義。
故裳刺也。　餘見小雅采菽章

傳曰、鴻不宜遵渚、箋云、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

循渚、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注云、鴻水鳥、陸非所安也、
曰埤雅云、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
爲儀、君子之道也、又云、鴈多群而鴻寡侶、
若依朱傳而對言之者、則無如孫氏詩撰ヒヒ曰、不欲公
留者、爲國之公心也、不忍公去者、親德之私情也、故以推
戴勸駕之心、翻爲攀轅卧轍之計、妙處全在末章于苦留
之中、而幸公歸之心、隱言見于言外。〇又云、公歸不復、視
之也、公以一身係天下安危、東人明知其必歸、明乎其歸
而依ヒ好德之誠、反言無以我公歸兮、意言恒立于不盡

此詩之所以妙也、
徐華洞曰、詠公而始終以衣服言者、蓋周公遜居東土、衮
衣其所不服、是時成王感悟、始以上公袞衣迎之、故東人
始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之服也、而歸豈無所乎。
歸寧不復相乎。惟其歸有所而復相、是以有袞衣兮、但以
我公來歸、則吾人不得以遂常覯之願、無以我公歸而使
我心悲方好也、此說雖佳、畢竟末二句無其精神、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公之居東。是明夷而用拯馬壯也。是大過而藉用白茅也。
妙以爲天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非公之心也。即以爲俯
仰無愧、徒飄然于塵外。亦非公之志也。猶夫之畝一日未
終則艸人之休一日未畢公之遜公之任也公之所以自
許即公之所以謝艸人于地下也故觀狼跋而可以見公
之涵養鴟鴞而可以見公之精神
傳曰、老狼有胡、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疏曰、言周公遠
近有難。不失其德〇論詩曰、狼、凶獸、以興公殊不倫、蓋比、

衆也、詩人之意若曰、吾不忍言今之靑斯祭者何人蓋
狼而進退失據者也、
釋名云、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歛互物、〇疏云、攱與疐、皆
是頓倒之類、狼領垂胡、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却頓
而倒于尾上、
孫、如魯昭公出奔、分明爲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于齊、
如其自出云耳、雲窩曰、謂讒忠于朝、讒能于國、而退處于
危疑之地、天役公ミ、不得不以身任之、人思公ミ、又不得
不以名逐之、

陳大士曰、不敢有貳于先王之疆、事急則處之股肱、事已
則投之閑散、亦何往不可使哉、又不可不致謹于奸邪之
側、安其身所以厚社稷、全其神所以大折衝、而敢或見其
短哉、
傳曰、几几、絇貌、疏云、謂舃頭飾之貌、詩測曰、想周公遺謗
之時、其中泰然、凡一身之間、無不安舒、須冠頂得好、束帶
束得好、非止赤舃爲然、衆舃以見其餘耳、〇愚以爲不要
說得洒然自在、易明夷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利
艱貞、晦其明、内難而能正其志、其此之謂與、

釋名云、複其下曰舃、ミ、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
其末下、使乾腊也、方言云、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舃、〇周
禮、天官屨人、掌王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注云、服屨者、
服着名、有屨也、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凡屨舃各象裳色、王
吉服有九、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諸侯與王同、
下有白舃黑舃、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舃、玄舃爲上、禕
衣之舃也、下有靑舃赤舃、鞠衣以下皆屨耳、〇以舃飾
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靑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
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刃衣鼻、在屨頭、

賈公彥云、繶者、牙底相接之縫、綴條于其中、絇、謂屨頭
狀如刀衣、以條爲鼻、或謂用絛一寸、屈之爲絇、所以受
繫穿貫者也、純以爲口緣也、
瑕者玉之病、質具者也、外疵者非瑕、〇詩測云、曰不瑕、乃
是有可瑕之事、如陳賈之論、似是周公之瑕、處孟子亦說
不得不是過、只說得過之宜、則似瑕而非瑕矣、朱子與潘
子善論云、彼自差異、周公且柰之何、又與陳堯卿論云、他
已叛、只得殺、如何、謝護得、嗚呼、天倫之間、所遭不幸、莫非
已作于已、何與哉、此德音不瑕之說也、

九卷終

豳風

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有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爲右扶風栒邑劉公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蹤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至若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

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季札觀樂爲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沈無回曰疏曰豳詩七篇七月鴟鴞出居時作是也又曰餘偶在入攝政後非也按金縢先攝政後居東當在風雷以後耳又曰豳公爲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也爲公劉非諸侯之事乎又曰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王矣與卷耳緇[illegible][illegible]異而云不可雅也又曰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亦非也鴟鴞爲武庚而作將爲武庚乎然則安居豳之不得列南雅者成王雖終悟而始則疑救之文武變矣變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豳者豳公之采地也公不之豳故不可系魯而系之豳也其特爲一國者尊之也親之也疏又曰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同于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美也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以豳反之于

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錄周公也

徐仲[illegible]曰夫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豳若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創曹檜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

文中子曰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豳風之紀思周公也

詩譯曰變風訖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陳檜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illegible][illegible]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詩志小雅卷之十　　海陽范王孫輯著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劉氏曰太平將至飲食燕樂以明之所以洽上下之情而導迎善氣也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賓唯一人而已正義曰立一人為賓行獻酬禮其實羣臣總為賓也記云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若族燕則異姓為賓不以同姓為賓者親親也

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惟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

燕有四等諸侯來朝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

此之燕更在四者之外其事為賓臣其旨在精微其因在道德其鼓舞在民風士習其要歸在天下萬世

論詩曰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處於宮則懼溺床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身居於朝則慮隔堂簾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琢磨之資啟迪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帥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乎

陳大士曰私恩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

詩弋曰示我周行言其德足正君視民不恌言其德足化民燕嘉賓意原大不得將乞言二字做題目

鄭仲與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祿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艸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羣歌之首也

上古之世標枝野鹿不矜賢不伐能不識嫌疑忌諱故取

[illegible]于鹿

詩授云、鹿愛其類、發于天性、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故以爲君臣之況。　鴻恒麓曰、鹿傈獸也、其性驚烈、多別糅艸、恒食九艸、餘則不甞、其性不苟食如此、故以興嘉賓必待于禮意。　焦氏易林、鹿得美艸、鳴呼其友、故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揚云、燕之有樂何爲者也、入人深也、則凡所以鳴和平而助歡敬、先王于人惟恐其不深情焉耳、瑟之言[illegible]爲有正人之德者存也、笙之言生爲有象物之施者行也、

吕氏春秋云、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爲作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世本云、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淳一于行也、白虎通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

白虎通云、象萬物之生、故曰笙。　瑟、堂上之樂、故瑟而歌、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立于懸中、有聲無詞、

義云、飫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春秋傳云、先王之燕禮、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

正義曰、禮器云、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琥璜非爵名、

西云、爵以送爵也、是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也、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

禮云、飲食之道、人道之至微存焉、是故先王修其事而盡其備、非以已實其口、則耳目之間亦不使虛焉耳、致用其[illegible]則有主之事、亦惡其質焉耳、

留書曰、聖人在上、天下之物無小大而皆美、貴脩獸艸木、用光明德、竹匏絲革、錯于揖讓拜跪之間、儼然號樂矣、絲縷工紅女之筐篚苓撒之內、斐然稱禮矣、黍稷稻粱牛羊

犬豕用爲酒禮有並其磬矣故聖人起而天地萬物皆榮聖人去而天地萬物皆辱夫盡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之監物也尊矣聖人之隆物如是也盡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遍矣聖人之隆禮如是也

荀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視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對子言孝對臣言忠對上言牧民者言慈惠對執事者言經濟皆有菲薄其人之思以爲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足矣故周行之示以爲好我　陳大士曰凡益人者當視其所

以告人者當予其所總曰示我周行欲共納斯世于坦蕩之中而慨然有志于大道之行也故次章又言民言君子

儀云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偷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效　周行者小人所視君子所履

韓詩說云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足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饇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饇不可以沈不可以湎此式燕以敖之說也

賈公彥曰燕者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

劉云燕飲禮樂之事後世之君取具其數而先王取盡其心雖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而又不使速已也鼓瑟鼓琴和樂且耽者要使人入之以深遲之以久不見其易盡焉耳

陳氏曰備禮樂盡情意協道德而後乃言及酒何也飲食之道和而後孝如言鹿先呦呦而後食也再舉絲竹更言旨酒又何也事之在嘉賓者不敢盡其詞事之在我者不敢不盡其詞也又如鹿之食野不異以物不異以地也

風俗通曰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簨虡也以爲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故琴之爲言禁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揚雄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合而觀之和樂之義可思蓋縱恣則蕩踰踦則拘斂攝則和人性然也

燕畢而止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在燕言燕已耳無溢美無

過規鹿鳴所以為雅之盛也蓋勸領者猶忌之漸其後詩
詩壽豈今儀雅已駸駸乎降矣故雅之変非変于無羊而
降於蓼蕭湛露猶風非変於衛鄭而降自召南也
箋餘云鹿入市則拘在野則適故呦呦然自鳴其天也王
者聘士于野而賓之於燕故樂以娛其耳幣以悅其目使
之優游樽俎忘其拘忌若曰在燕之儌游燕樂不減於在
野之逍遙泮渙也按觀六四曰利用賓於王當是在野而
聘入為仕者所謂設九賓以待之也後遂為燕饗賓客通
用之樂歌與

鄉飲酒禮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
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主人就先王而謀賓介註云以
禮賓之將獻於王　鄉飲酒義云立賓以象天立主以
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坐賓於西北
必南鄉

王伯厚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
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弾琴風諫
六帖云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為
升歌工歌升歌亦有辨與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
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
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　傳曰文
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
道為後世法

按鄉飲酒註云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
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
忠孝之志也皇華采其欲咨諏于賢者也是作樂以歌

文王之道為後世法之說也　滿笠江白學記言大學
始教宵雅肄三宵之言小也凢入大學習此三詩官其
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
不特用諸燕饗肄業亦及之

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于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
樂之疏云此使臣幸諸侯使朝聘耳非令其自聘紂
郝云四牡使臣之乗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
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比
箋餘去駱馬耐苦而不辭勞忠于所服者也今人讀全部

忠經不知忠。古人見一馬知之。雛鳥性壹、不離常處。孝子
養者也。今人讀全部孝經不知孝。古人見一鳥知之。知不
知之故古今人相去遠矣。

疏云、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騑、行不止。不廢、其容騑
騑也。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
其疲苦以勞之。

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張云尸饔有垂
養君亦何取此不孝之臣靡及有簡書毋亦何取此不忠
之子。

雖所爲懟正所以教也。所以古之人處則爲孝子出則爲
忠臣。孝不忘忠忠不忘孝性情慼而天下美治

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是不退敬處也、

按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
幣于禰、遂受命、乃行、

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
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疏云、言先
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

傳曰、鵻、夫不也。一宿之鳥、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

詩緝云、雛、鵻、鴿鳩也、即左傳祝鳩氏司徒也、左傳註云、祝
鳩孝、故主教民、張云、鳴鳩性壹而慈、有人父之道焉、祝
鳩性壹而孝有人子之道焉

論詩曰、不遑將父、非謂缺養也、只一離子舍、不得朝夕視
膳、故不言養而言將、將者先意以迎、視無形、聽無聲、如曾
子養志一段精神不得達耳、

傳曰、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箋曰、所言將母、亦
其情也、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

喬氏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又不敢言將父矣、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
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
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托
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佌倆之恨。歲月之久。往來
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
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黼扆之前、而惻然
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
所動。真足使人截脛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
感鬼神者、凡以此也。即此可見詩中托詞寓意、有入神之

妙。如此諸詩、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其何辨哉。

皇皇者華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郝云、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

泥無回曰、古者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御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作興、利除害、如後世之繡衣持斧者、誤矣　陳大士曰、有二義焉、一曰審其國之政典、以酬應於異邦、以納献于天子。一曰察其民之疾苦、以觀其形勢之所伏、以誌其利害之所存、如是焉而已

周禮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　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劉云、平居無事。上與下有以相習。故其勢不苦于不屬、而

一旦緩急。得而用之、是以天下久安而無危。有變而易定也。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傳曰、每、雖、懷、和也、疏云、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　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人。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

疏云、按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則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故

國之客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主君遣
使臣臨遂戒勅雖衆介亦存也
覩近代人臣之膺欽命也舉世震爲喉舌之司而自已亦
詫爲乘輿之代驕氣焉得不內盈盛世直視爲奔走之役
征夫而已矣征夫也而敢云及乎 曹云臣子宜力效忠
北求及格耳不在多也
謀是就本事而籌畫度則因此推彼而徧計之諏爲虛中
以聚人之言詢則從謀度後據成見而參其所不逮
駪駪衆多疾行之貌當是數路分遣之詞下四章則數言

之猶云此一征夫如此彼一征夫如彼也不然天下大矣
豈一使之所能周而一路又何必衆行也
韓非子曰法所以制事事所以立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
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
難之事無害之功天有無有也雖然而權豈易言也吾不
能悉天下之故而漫言權難易利害有反之者矣故焚山
而不顧野人之菽粟曰吾以驅猛獸也壅水而不顧農人
之禾稼曰吾以利網罟也皆後世苟且之治非皇華命使
意矣

顧云分邦建統期與天下公其治逮其敝耳勢重而難一
末大而不掉先王豈利此封建爲恃吾之維縶之者德與
威原以數世系之也乃皇華遣使撫其聯屬諸侯之權于
不示而第舉邦之事邦之難邦之禮邦之親戚諸使臣一
日之參稽夫亦道存乎其間耳且聖人之待封建者固不
忍其後之子孫遽與周絕也綿續維之則皇華遣使之謂
乎夫皇華懷諸侯也
本爲遣使臣而作而叔孫穆子則以爲君敎使臣曰每懷
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敎以爲遣僅紫其行以

爲敎則思其志思其志則求副其事古之大夫於是有安
辭審固之能於是有博聞强記之學
傳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
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
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大夫出使馳驅
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疏云咨
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
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
次咨詢

觀騊駼駱駰之異用知天下事之不可獨力馳驟也有如
此馬而緩急疾除之間其操縱之不可不審調也有如此
哉
埤雅云詩我馬維駒維騏維駱維駰先後與馴之序合
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云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
歌以親之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管蔡誅而周公

天意之愛幾晦於破斧缺斨之內還念而心傷又慮天資
刻薄者借爲口實如後世斗粟尺布之歌萁豆燃萁之流
大白經天之變燭影斧聲之疑何其慘也故作歌以斯敘
天下後世而隱寓其悲傷怨恫之情如朱氏所謂燕兄弟
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是也
論詩曰天下定矣制禮作樂萬物得所治無不其還思同
胞共體之人怫焉何在裳棣嘆香令若自傷卉木禽鳥
之不如者
箋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
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
之顯亦韡韡然詩測云修仙家每言鄞鄂乃以象藏神
之處鄞者牙下肉也所以載齒鄂者華下蒂也所以承
華齒不得鄞無以載華不得鄂無以承
凡今之人自莫如兄弟何待別白之覺周公爲多事必別
白之而又反覆別白之而又望人之究圖之世道人心有
不可問者矣且人之所以莫如兄弟原不在求喪急難宜
室家樂妻孥上見以求喪急難宜室家樂妻孥上見此衰
世之言也

傳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疏云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非
對古言今　徐華澗日懷是情中有力求是力中有情
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
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疏云兄弟相求故立榮顯
之名所以相求矣
兄弟孔懷兄弟求矣而我相救兄弟急難兄弟禦侮而我
缺斨作詩及此公有不能爲情者
禽經云鶺鴒友悌注云共母者飛鳴不相離　埤雅云
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

詩揆云鬩字从門从兒兒兄弟𨷖極鬩很不過門內孫
子氣耳當不得眞

箋餘云從來𢘅有耳有口最足敗人手足周公不指言不
良之友惟言雖有良朋每有良朋曰雖有不常有也曰每
有每亦有也又言如鼓瑟琴若曰尚有如壎箎者在也合
奏乃能成翕七者翕如也　王云朋友稱良兄弟未有稱
良者蓋良之名兄弟之所不必有亦所不忍有也且一永
嘆此其朋便稱良便兄弟而止此必謂天下之忍心人矣
嗟乎治國猶治家伯仲戮力于朝堂而水火相爭何以靖

烽烟于壁壘吾固願世之爲兄弟者常思禦侮又願世之
爲禦侮者當如兄弟也

萬思又曰不用侮而用務者大凡專力于事務者多激
于意氣必張遽而赴之若易視天下事以爲無難爲者
故字从子从攵从力與侮同

訂正古文云况者交好之情况也烝者憤氣之蓄積也良
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况是况也莫能用情也
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鬱烝是
烝也匪不反兵之仇也其可以與戎乎

箋云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疏云兄弟尚
恩不能相厲以道

鄭敬輿曰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
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
爲不仁故於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
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
然不忍言矣　陳大士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此已中三叔之病矣鄭說較長

傳曰飫私也不脫屨上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

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
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　周
公若自言其居攝時爲皇家圖畫非常備二叔分外未具
耳

疏云飫不在公朝在路門內酒食在堂燕禮云皆脫屨
乃升堂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　衛彪溪
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
永鑒焉

箋云好合至意合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

启于房中　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也內宗同姓之內女嫁于卿大夫者以是爲晏與子公若以爲皇家未始不大親同姓悲二叔之志亦翕耳

疏云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尸祝兄弟之並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而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曲禮男女不雜坐故一在堂一在房

對籩豆之陳列說故曰具莫遠俱邇具之象也以形貌言對琴瑟之靜好說故曰翕壎倡而篪和翕之義也以精神言

一以痛巳之未全于仁一以傷二叔之未全于義周公實有不能爲情者若無此何以爲周公孟子以爲過之定斷其事而非斷其心也說者徒以大義滅親四字了東征之案而以燕兄弟三字了此詩之案聖人之心所以不克見于天下而條毒之事遂至也悲夫

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固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

詠弋曰良心激發于變故只如擊石出火星〻一熖而巳須將學問工夫體勘于安寧之時有以實見其誠然方知中天自日久而彌新然後可以上推于君父下迄于民物中施于朋友妻子豎天撐地到處不窮不然徇名襲故情無實覺朋友妻子俱足以移之矣此詩與紧提醒人全在究圖二字見不必他求也必然之情原在今人意中

鄭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在成王周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按鴟鴞序曰公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而于此詩則云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變爲言作者益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而其事在常棣故也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〻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疏云親〻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群者天地之大美也人主任天下大常而漠然絕衆爲理則不能樂其群而食其美廣大之氣去之而卒無以有輔

于天下此伐木之求。所以不容已於聖世。而有不純臣之義。
論詩曰、此詩與易乾九五相類。上九相反。丁丁嚶嚶同聲相應也。求友聲求友生同氣相求也。友之待求。流濕就燥之情也。君之求友。雲龍風虎之義也。聖人作而萬物睹。山谷遷喬之象也。諸父諸舅兄弟親上親下之分也。翕然迁喬與天地合其德也。豁然出幽與日月合其明也。和平調適與四時合其序也。神之聽之。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寧無適有故不來乎。得微我有咎乎。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之懼也。民之失德。貴而無民之憂也。憁是恐高而無位。故皇皇求友。以自助也。但易言理。其詞莊。詩言情。其詞婉。
郝云、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求朋者必先出谷遷喬
詩弋曰、人主驕倨之念。須先斬去。方能親就有道。故以伐木喻。謂充而後生也。義理之念。須時轉徙。方能日游高明。故又以出幽遷喬喻。謂徙而後崇也。下文都是充已自下意象。

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其鳴之志似于有友道然。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訓、興、喻之義也、
禽經云、鶡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鳳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霏則霜。露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唳。山鳥岩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喙。穀食短喙。搏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　周禮、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四時貢鳥物、翨氏、掌攻猛鳥、庭氏、掌射國之妖鳥、

求者、居下之事、幾幾乎不敢逐之詞也。上之于下。何期不得。而亦曰求。蓋神明之物。衆所私也。懷道德者。能尊我而不必其尊也。挾維賊者。能親我而不必其親也。必令其人樂喻也。而不得不屈也。器小而物大。則亦不能相受。而不得不虛也。屈也虛也。求之義也。盡其爲下。故能爲之上也。
呂子曰、賢者之所與處。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然。山在其上。其所以遜志而引伸者固靡窮也。不曰友而曰友生者。此其義也。君曰都。臣曰俞。君曰吁。臣曰咈。切切節節。又即友聲之義乎。

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　朋友切磋、便有可否相增減之義、如五音調之而後不乖、如五味濟之而後不害、是朋友者和平之所自起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亦見求友之能事、感通之實理、云爾、柳歆之也。　神聽人者也、不自爲也、誠求者不患其往而不遂、神要終者也、不爲始也、迓福者無謂其幸而可徼、所以天地間吉祥善事、若人爲之、又若神爲之、若神爲之、又若人爲之、而不可一端測也。

天地鬼神、非甚杳冥之物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無異朋友之周旋也、精不足以相通、朋友非近、精足以相通、天地鬼神非遠、動天地、感鬼神、不可知也、而求友則可知也、且神之于人、亦知人之于物、人之感神、不可知也、而物之感人、則可知也、古之人豈飾說以欺人哉。　大凡與友同道、其志聰明、與友同事、其志正直、聰明正直、神道近矣。

正義曰、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諸父兄弟、族人爲朋友者互詭耳。　傳曰、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友其族之仁者、疏云、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

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　箋云、兄弟父之党、母之党、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兄弟、

禮有饗、有燕、有食、既有肥羜、燕禮也、陳饋八簋、食禮也、正義曰、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疏引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今唯有肥羜、明燕禮非饗也、左傳曰、饗有體荐、燕有折俎、是也。

箋云、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疏云、燕禮主于飲酒、無飯、食禮則簋盛黍稷、禮記注云、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掌客、上公三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再食、子男一食。　疏曰、掌客職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云、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大牢者六

蓋此云八簋據天子待族人設食之禮也
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非借說也去貴倨之名服而布衣
論交也觀此可想見漢高過沛置酒與故人父老飲酒酣
擊筑時
喬君求曰遨用五我字詞意婉篤盡其在我所謂先之也
徐華洞曰命有司設燕張樂之詞
胡云主人之意急故有酒不能設主人之計疏故無酒不
能謀湑沛去其稍酤新成酒酤一宿酒謂卒爲之詞意取
其便易不貴鄭重

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蓋
取禮示敬也此則非王親舞
朋友豈以酒食爲悅哉事業起諸飲食文章授于歡氣嘉
會所以成耳且深宮幽谷也大庭喬木也王者何可一刻
不與士君子周旋也日迨我暇矣飲此湑矣飲前之精神
可知則又有餘于飲者矣
張君一曰獨恐政治不修而湎酒日朋大爲我見弟惧有
迨暇之一言所以終日飲而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君子
視于伐木之卒章知周王之貴而能下樂而有制 暇亦
朋友之所關然則迨暇而飲非飲也正其急遑于天下之
故
查云朋友之道終于五倫宇宙間一大事也是故其光達
于草木其氣通于昆蟲其理合于神明其類該于親戚故
藹其悅豫道于鐘鼓而其聯屬固結之情則皆寄于宴饗
周盛時之天子不能廢也
其云厚于君臣而壽豈寬惠于父子而錫類溪引連于夫
婦昆弟而昌後篤慶𢙓之事以迄朋友夫亦有然者矣此
伐木歌之丞咏之再卒其亂反覆其指稱之而不厭也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
其上焉
陳大士曰君五至而臣始一答焉不敢迭相倡和尊無適
也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乃不如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祀大牢貴誠之義也此物此志而
已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其爲語也
渾其爲說也善
臣之于君何報之足言哉天道下濟地道上行於前數詩

之後繼斯篇以著義臣道也地道也妻道也義取相成而
已非敢評報也
箋云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
以鳴其盛先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
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群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
之情矣今觀其詞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
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
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爲天保也
論詩曰人君之福莫大于修身治民俾爾戩穀即洪範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是也徧爲爾德即洪範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也都是朝野間實落事蹟即單厚多
益群宜等總不外于肅乂哲謀聖之庶徵是也
況無而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
以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福一也既稱天
又稱神忠愛無已廣肆其詞也　箋餘云天非蒼碧神非
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神來一呼一吸其應如響古之
至人無刻不與天游與神處後世遂以爲不可知之事耳
然則又非以天與神福君以君自福君也推其本而進之

忠愛之至也
陳大士曰天之福人主必陰其權而若人事自致之然後
有所效于寔必全其事而使君德寔應之然後可以服乎
物且不欲令天下因一人之故盡厭好修之寔而開僥倖
以貪其功也
閒口說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亦者已事之詞也所以保定
雖在下文而信其保定已從上文五詩卜得楊云君臣之
志決則下民之情通下民之情通則上天之鑒定觀其君
臣之際而立國之事見端矣　止從爾字着精神則上下

之情俱動
成云聰明亦足紀治而未不酌諸蔬果將亢悔轉多才智
亦可勑幾而用不協諸陳常知吉凶必奪以語醫宜難矣
〇穀爲嘉種然半餉于螟螣半穰于稂莠何以能戩盡戩
之者人也俾爾者天也此天人之故也
受者公言天也降者私言天也　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
人謂群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天又下予女
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疏云天
之使女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女也

哲人為善惟日不足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者、𡚶戩穀者之精神而言也
百祿從戩穀受是有以積之而高也故取象于山阜岡陵。有以濟之而長也故取象于川
朱云、定者固者、厚者、益者、穀而宜者、王。為蘊除此其興之。孝矣保定者、孔固者、俾厚者、多益者、戩穀而罄宜者、王為已進此其增之者矣　始以固言天。猶有賢者戒惧之心為継以穀言宜。猶有中材持滿之發焉至再至三而天事于是乎大作

箋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莫不增者、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發育之機與人事俱進。宇宙廣虛冥漠因而繁寔之。禮樂之氣。與天道相扶。天地卑暗人君起而推高之。分量適相引耳。
風俗通云、阜、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
國語云、川、氣之導也、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幽州其川河泲、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虖池嘔夷、

國家之福莫大乎累葉承祧忽指出先公先王有微意焉願其子子孫孫相承不替耳故章末復足其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詩人用意之妙。喘行于字句之間被經生家執板埋沒可惜可惜。
王介甫云、吉言諏日擇士之善、　劉氏云、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　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
王云、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禮記、散齋七日以定之、致

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按少牢、饔人概鼎七俎、廩人概甑甗、司空概豆籩及勺爵、
說文、饎、酒食也、儀禮注云、炊黍稷曰饎、　周禮、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儀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樂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曰嘗。冬則物衆。其享也、烝物具焉。故曰烝。

〇繹斯義也可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情不外于孝敬事不出乎本務故祝史無矯舉之詞無欺巳之舉所中者天下之象也此便是民贊徧德張本與上文戒穀馨宜一様看從來只作祭字帶過非此章之義

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傳曰百姓百官姓族也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

朱云說一月言恒一日言升恒與升無幾耳年有四時時有三月推之四時十二月而月未有恒月有三十月日有十旬推之三百六十日而日未有不升　不必言就盈止言恒自不至于虧損也不必說始出止言升自不至中昃也

山者土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且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猶之君無爲而群黎徧德也

天亦不息而必取象日月者貴其離明之烱并言月象擧焉以示無遺也地亦無疆而必取象于山者貴其崇隆之體南又陽位君象也

松柏之茂著其葉也取奕葉之義下句不復着松柏言矣故曰爾或承前之承爾懋之後之承爾詒之或者幾〻乎不可知之義又勉詞也美不忘規者此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終

海陽范王孫鼒著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詩弋曰、志戍役之常也、常則易玩、遣之若出於非常、變故而深相勸慰、宜民之悅以忘勞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㊀尚書傳謂四年伐犬夷、則後南仲一行。并平二寇、箋云、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

輔氏云、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舍其室家之悲。一則不遑啟處之悲。一則家音隔絕之憂。一則雨雪饑渴之苦。詩中備道之、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䟽云、止言遣戍役、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爲征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畧將帥。此故也。盧陵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正義曰、行非一輩、明柔止爲中輩、剛止爲後輩也○此遣時之言、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必先言期者、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患難既逼、不暇待秋故也

箋云、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

䟽云、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首章是因人之私情激而用之、且慢說忘家忘身、二三章再激昂。轉一念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而家可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而身可忘、文情曲折淺深有序。說者往往鹵莽。

靡室靡家則憂不遑啟處則憂憂不越此寸心爲疚內顧。懷安神明媿之故奮然自誓曰、我行不來。矢志如此。敢定居乎。敢不日戒乎。

箋云、攜家曰來。

徐儆弦曰、彼爾二章、此車戰也。

沈仲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衛車之利大矣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不復覩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卽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倅猶副也

小東曰路車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別隊大士曰賜予不近於武事者禮之興數示其重將之意于三軍也卒不知有將則神解而不相維兵家之大患也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人人胸中知有君子則一軍之精神盤結不可解矣欲淸萬里之塵先固三軍之氣如此

沈無回曰方曰三捷而卽曰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累也

小東曰朝廷胥耶萬姓虔劉不敢負朝廷負百姓敢定居乎

箋云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觕者侵精者伐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覩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想見古人用車之法夫地用則馬遠攻則弦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者是環營列匝蔵器不示而結陣以待也合此二者後稱完車

腓足肚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進則賴爲捍禦之資退則賴爲歸宿之地

傳曰腓辟也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是解意

一四牡耳將言捷則曰業業而壯將言戒則曰翼翼而行列整齊各以類著也

箋云弭反弓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陸機云魚獸名其皮乾燥宜爲弓鞬矢服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能感在數千里之外軍中可用以占候○疏曰服虔云魚服魚獸之皮可以飾車左傳歸夫人魚軒是也或云其子鱉則人毋腹

箋云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徐筆洞曰棘如棘茨之棘不必作亟

孫子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一月三捷之謂
乎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其豈不日戒之謂乎
箋云、末章重叙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悅之○當春而
行及瓜而代兩期事耳屈指可計目前轉盼是昔他年轉
盼是今言非誇而鋪之逾隆其所傷悲而可哀者不過歸
途之雨雪行道之渴饑已耳無鋒鏑憂也豫言之使民忘
其勞以自慰
當旋歸之日司勳紀績幕府上功曰某某勞苦而功多其
慷慨赴難蹈躍用兵定有知之者至如行路難而雨雪饑

渴之哀寔是難知體恤到此事愈細情愈切語語在人心
苗上鈎動令人心死處全在此
謝叠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
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看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勞戍重私情勞帥重備績故士爲知己者用也
蒯慶源曰、從前而觀如秋霜之肅從後而觀如春風之和
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于畧

地屠城蹀血與尸之事也
凡爭勝于兩刄之前者非良將也試觀此詩選閫固壘朔
方是城其扼要在地利一則曰天子再則曰天子其鼓震
在威靈前言憂後言畏其靡厲在精神既以爲玁狁于襄
又以爲玁狁于夷其奏勳在萬世南仲之勤逸何如哉
箋云先召戎車乃名將率將率尊也○承名即急欲疾趨
之者、吳子曰、受命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劉子
曰、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跡云序其忠
敬以慰勞之

命將之道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名將而詔之曰
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
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
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刄曰從
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
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
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説而必然士未坐勿坐
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對僕夫而曰我者、尉繚子曰、不自高而務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

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夫掌御貳車從車、

凡師之行也。始發者其氣必肅。所慮者繼至之或懈耳。故覘軍容者恒畧之於前而詳觀其後。然前軍雖已遠。而彼旟與斯旐。又未始不先後掩映而呈其綿綿繹繹之象。蓋舉後可以知其前。舉前後并可以知其左右。而紀律森嚴。一軍全現矣。

禮記云、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一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此言勞將帥。將則南仲。帥言伍長以上。旐旟則諸長所建。

夏官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之用。郊野載旐。百官載旟。

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

兵家先陽。取象鶉火。烏隼曰旟、示勇捷也。兵家後陰、取象鮮甲。龜蛇曰旐、示威武也。

郝云、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鮮甲曰武。前軍属南、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釋名云、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憂心悄悄、南仲成功之本也。老子曰、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疏云、言其憂勞。示知其情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

涕、

疏云、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各專其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箋云、御夫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也。○詩勞師率者。則况瘁嘗揖在憂心內。

疏云、旂旐央央、蓋南仲所建也。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南仲北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當為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

司常曰、交龍為旂、禮書云、升龍素、降龍青。蓋青陽也。素

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
陳卧子曰凡州惟雍冀降虜雍連豐鎬冀連大原二州之
中限以大河使黄河繞塞則北可以界虜然河勢紆曲自
西入塞復環而北然後入於雍冀分界之間以故虜無所
限而畜牧於河之左右朔方者元昊故壤即今之寧夏鎮
也表拒山河內聯關隴其形勝可以資控制故築城于此
以戍之周不屯涇渭而守朔方者亦欲驅虜出河也自虜
牧河內而大勢已失卒不可制悲夫○西北多泒而朔方
土地肥美宜稱黄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朔方獨利謀保聚

又易易耳
按周都豐鎬地勢在西北虜相距尚遠其來也雖不能久
毎借西戎爲援戎弱雖不能軍因虜亦有跳梁之氣所以
歲受其患朔方則戎與虜往來喉咽處也城朔方者所以
隔離西北之勢而伐其交也專制在玁狁兼制亦在西戎
于襄于夷不及西戎者西戎弱也
只知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軍士從來如此南仲必申天子
命以震之者得所奉而後可見材處其聲而因以下敵後
世澶淵之役軍中皆呼萬歲與此同一機權所以赫赫南

仲玁狁于襄固無事于犁庭矣
悄悄言其心兵法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此也赫赫狀
其威兵法先聲而後寔者此也
夷虜長于野掠而以攻則瑕中國短于決戰而以守則堅
城成則中材不難坐鎮歲戍可無他虞故曰玁狁于夷
大將之勞苦豈所待慰藉者必叙其道途之黍稷雨雪用
以著兩期之事紀時也如春秋書日月之食以紀曆耳不
特此也五章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六章之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皆不外此意要以見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大將勤勞邊域所在誌之終始不
忘周天子之屬後進何如也所以儆周之士大夫歲歲知
有瓜期
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南仲之志也已
事而尋繹其本之詞也其精神蚤伏在首章自天子所三
章天子命我等何內
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惡
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
徐曰古之大將不畏夷氛而畏君命所以成功詩弋曰功

成在道而憂仍不釋如此吾謂衰世之將功成而萬骨枯
盛世之將虜平而心血槁矣
箋云、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
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
阜螽之聞草虫鳴焉草虫鳴、晩、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
見而興之、疏云、未見而憂諸、侯、恐南、仲、不、至
陳大士曰、匈奴天之驕子、自玁狁之世而已然矣、與西戎
相犄而起北大而西小伐西戎所以斷其右臂也○此雖
思婦意中所揣摹而兵機正宜爾矣微獨南仲具大將資

也乃其妻亦帷幄之材也厥後驪山之下西戎爲禍鎬京
失守使如婦人之所策寧有此事故周之失計在於不備
西戎、
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風俗通云、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後漢西羌傳曰、及文王
爲西伯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
叛國以事紂
箋云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朱云、天地以春
夏養中國而以秋冬、肅夷厲然有人事之春亦有國運之
春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玁狁
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與
傳曰、夷、平也、箋曰、平者、平之、于、王、也、○徐筆洞曰、天地之
所以清茂人物之所以熙和皆大將收歸此景以報朝廷
也

杕杜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
徐子先曰、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

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民也○人情一也上曲體
而言之則爲盛世之什下悲怨而自言則爲衰世之音
輔氏曰、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
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人臣之義
也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榜乎下此君臣相與
之至情也
箋云、故、序、其、男、女、之、情、以悦之
洪無四曰、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衆人情
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也

總嗣我日、我字奺割情之詞也
女心傷止、以征夫遑也、女心悲止、以征夫歸也、此何也、人情痛定反思痛、不言遑不言歸、似相忘于不覺、一言遑一言歸、則兆底上心來、而此心怦怦然動矣、古詩有云、塞外忽聞收薊北、歸來不覺淚滿衿、與此同一情、況故感在杕杜之實、在杕杜之萋萋、而所感則周思於未實未萋萋之前、故傷故悲耳、徒曰時物變矣、當歸不歸、詩人紆曲情緒被後人說得無味、惜哉
況無叫曰、三四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征婦思夫、必本父母之憂言之、說情處有體有識、亦先王所以教也、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正義曰、役夫不得有檀車、四牡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者乎、采薇所謂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者、是也○五經讀曰、車馬之堅者敝、師老矣、卒遇冠不可用也、此所以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也、向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焉、其曲而中也夫

傳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禮記、龜爲卜、筴爲筮、疑而筮之、則弗非之也、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筮人辨九筮之名、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龜筮不相襲
馮氏曰、歌杕杜者、直示人以期之不爽、而借室家、寓之耳信而後勞、其此詩之謂乎○言杕杜、言日月、言采杞、皆所以志信也、信雖于正告、故復以疑慮之情表之、而多爲恤、所疑何事、如後世後人、始以事急權宜之說誘之、後竟剌面無一人、放叫憂者、憂此卜筮者、卜筮此耳

采薇之序云、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則采薇是同遣將卒之詩、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亦如是而已矣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有其義、而無其詞、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鄉飲酒云、笙入堂下

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

劉須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此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

詩弋曰、樂豈有無詞之理、第諸詩以歌、故學士大夫得而錄之、六詩以笙吹、故惟工得而習之、學士大夫不得而錄之、則失矣、

箋云、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忘也、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孫云、南陔猶南畝也、力田奉養、示人以本、孝也、周自后稷以稼穡肇祀、孝所自始矣、其子孫暨臣工、歌良耜、即無能身親稼穡、而猶寄之耕耤、以示不忘、此南陔所由錄也、夫南者離也、萬物皆相見、而養之道、明南皆訛也、陰陽交相化、而養之道備○萬云、先王于一飲一食之間、莫不使人有君父之思、爲然君臣主敬、父子主恩、燕有[illegible]今鹿鳴之什、亦雜用于閭巷、南陔之歌、亦間奏於朝廷、[illegible]而遊奏之、其意深矣、

束晳補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萬云、欲事其君、必先事其親、事其親、必先守其身、守其身、必先明其志、明其志、必先清其欲○孫云、白華志絜、非直教孝、蓋以訓忠、云說者曰、黃華白華皆苕也、二物同形、黃者爲蒯、白者爲菅、此物之志

也、示則曰、黃華白華皆苕也、一物異名、處爲白華、出爲黃華、此詩之志也、士人素心白意、一綰青紫、便淄涅無存、是黃之尚乎白也、必黃之不忘乎白、斯可耳、然則言絜白、已矣、必言孝子之絜白者何、夫爲君而絜者、絜以名、此絜不堪屋漏、爲親而絜者、絜以實、此絜可著廟廊、故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無二義也、

束晳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士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倩倩士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萬云詩不言他穀而言黍者何也是以単辭見也序不獨言黍而兼言稷者何也是以總辭見也○孫云、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荐寢廟、意華黍之咏、即於此進乎黍于百穀最貴猶千英萬杰云耳夫天産人華儲以才地産物華儲以財兩者消息總關氣化之豐歉歌咏在此寓意在彼周王其有蓄才之思乎不然戴而歌之意喬矣子貢曰、華黍歲則畜積缺非無賄之患無賢之患也、

束晳補詩曰、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麦秀丘中、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雨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参参其穡稸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鄒潜谷曰、雅道倫于上孝德達于下、然後萬物盛多、故魚麗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爲詞、定出後人之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序云、美萬物盛多能脩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蹶云、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爲可告于神明則近于頌矣

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

人不数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水不渊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

陳大士曰、魚麗薦魚而月以燕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視之、鱨鯋魴鱧鰋鯉不一而足也、一發五豵一發五豝如一焉、德澤之致也○又曰、王道之成也物有大而可槪君子引而志之以神明其政故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釋訓云、凡曲者爲罶、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箋餘云、以竹簿爲罶、委折其

中魚入則不得出故取以象陣春秋傳所謂魚麗
箋云旨且多酒旨而此魚又多也多且旨酒多而此魚又
旨也旨且有酒旨而此魚又有也○疏曰文承有酒之下
則所字似皆言酒判一下字言魚者以下三章皆承上三
章句末之字故也酒者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物
是魚也○或以爲上自言酒下自言物言酒自兼得物言
物自兼得酒上下兩意説者似被宜剖分明且者取相兼
之義言不但如此又如此也維者取相成之義言維其如
此故貴其如此也

埤雅云鱨魦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詩序
如此
埤雅云鱨性浮而善飛躍故一名揚陸璣云燕頭魚身形
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寧波府志云魦皮上有沙故名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雅翼云非特吹沙亦
止食細沙春月最先至者埤雅云魦性善沉亦於沙中乳
子○鳥獸者云有一種虎頭魦體黑文斑尾何川住爲虎
足難化經月乃成矣

雅翼云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陸璣云魴廣而薄
肥恬而火力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
鯿鯿褊也勞則尾赤説苑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盖借以譬賢人也
雅翼云鱧魚圓長而斑點埤雅云今玄鱧是也有舌鱗細
有花文一名文魚其首戴星夜則北向盖北方之魚也日
華子云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
埤雅云鰋今偃額白魚也一名鮎梁寅云鮎腹平著地故

得鰋名鰋偃也江東呼鮎爲鮧衍義云鮧魚形小類鰂有
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方口無鱗雅翼云鮧魚兩目
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
埤雅云鯉魚赤雖因鱗不及白蓋健魚也養魚經云鯉不
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云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本草圖
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
大小皆三十六鱗雅翼云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
以言其性鱨魴鱒鯉性浮鰍鱧鰋性沉以言其形鱨鰍一長
一狹魴鱧一方一圓鰋鯉一偃一俯以言其色鱨魚頰黃

鰍有點文魴青鱧玄鰱白鯉赤以言其奇鯖有力解飛鰍
吹沙能化虎魴穹脊而傳腹鱝有舌而膽甘鰃具四足善
登竹鯉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夫以婁婦之笱其功寡宜
其所獲微也而魚之無不脩如此他可知矣故序以爲萬
物盛多也○諺云溱水無魚貴其少者而言之也
時說以在罶多美魚與在燕多名賢猶所謂網羅豪傑也
以竹簿爲罶委折其中魚入不得出與禮意綢繆不疎漏
誠思此詩列正雅之末徒以爲燕饗通用無甚義味不如
序說之意廣而義博也

末下一時字妙蓋時至而後物成物盛而後禮脩七著之
間亦寓燮理之機儐賓者資其贊化育者也倘不時以傷
天地之和失萬物盛多能脩禮之意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亦以爲有其義而無其詞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按鄉飲酒禮及燕
禮俱云前崇既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朱子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疏
義云間歌者堂上堂下迭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
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爲升歌而以由庚三詩爲下管
耳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
序之次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萬云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間以及飛潛動植之微莫不各有當由之道各由
其道匪一朝一夕之故矣故在物曰由庚在人曰由儀先
物後人可乎曰此間歌也間者又以類物旨而多非由庚
其何以有此○詩換云物不可以終窮故受之以庚庚者
更也開先王若隱以變通之道示後人也庚于行爲金于

卦爲剝二氣窮于剝而通于剝五行殺于金而生于金故
收野之會白魚爲兆太白爲旗白象金金屬庚淮南經曰
申在庚曰上章注云陰氣上升萬物畢生由庚之旨殆謂
是與禮樂盛或失則靡矢藥或失則弱後人當起而思
其義矣

束晳補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
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轡星變其躔五
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萬氏曰、訓詁也、夫陸何以丘、丘又何以崇、非一朝一夕之積矣、上曰求于其下、下曰求于其上、始克成其功名、若君待其勳名爵祿以奔走利達之士、臣待其道德學問以當之、交相待、必交相儆、不泰而否矣、語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殆崇丘之謂乎、○孫云、鹿鳴曰示我周行、庶幾乎康之治矣、犹歉然不敢以爲至也、于是進而求之、

束晳補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廻廻洪覆、何類不繁、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
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序曰、由儀、萬物各得其儀也、○萬云、懼、伐德也、間樂終矣、毋繼以淫、君子慎之、○孫氏曰、吾于由儀、悟禮之微旨矣、自兩儀生于太極、則極自敍布于四象萬物之間、有性可率、無位可域、故周禮六官、獨冬官有官而無職、冬官者何、司空也、司空、尚象者也、尚象者因儀者也、其功用在空、故曰司空、五官可見而爲用、冬官不可見而爲體、宣微矣、

束晳補詩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

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文化内輯、武功外悠、

箋云、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俱亡、無以知篇第之處、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正義曰、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爲美、人臣事君、知賢不姤、自古所稀、假有舉薦、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寡、所以爲美耳、

陳大士曰、魚麗、雍產耳、嘉魚則利物矣、文王化行江漢、君子于是享其賚焉、魚麗、騶虞之配也、嘉魚、麟趾之配也、從其類焉爾也、何也、麟、麕身牛尾而馬蹄、嘉魚、鯉質而鱒鯽肌、麟得土氣、性似父、魚得水氣、性似母、蓋水爲土妃、搆精而生之、嘉魚水物、水也、鯉汎土也、南方火、丙穴又火也、五行之用處三焉、南有嘉魚之君子、猶然公子公姓而已矣、○魚麗德產之致也、嘉魚作人之致也、故分配焉爾、其論五行水土之故、非無謂也、尋繹其本歸德之訶也

埤雅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益州
記云蜀中謂之拙魚從石孔出方輿勝覧云首有黒點
謂昭耿星象相感而成肉白如玉其味自鹹
嚴華谷曰成周所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
皆曰用吉人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執曰甘則可以養人
鵻爲孝鳥皆喻吉士也
陸佃云魚欲逸則罩之使人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求賢
上篇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喻無方也至誠之道也
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嘉魚人將

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
而並求致之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蘓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
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
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蘓氏曰魚非有求于
水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與非也
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繫
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苟從人哉

箋云鄉飲酒曰賓以我安○主人至誠故也
燕禮云司正洗解南面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
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
不安
傳曰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于所宿之木也喻賢
者有壹之意于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蘓氏曰父
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擇木之鳥常懐其親來而不去
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
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盖孔子歴聘于諸

侯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
古之君子于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
也
方在燕也而即云又思見情之無可既也又字虛活無有
了期若云一燕不足以盡情今又洗盞更酌便無味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時當太平萬物亨嘉禮樂明備賢才衆多故大其山
之所有而詳言其樂

郝氏曰詩爲樂得賢而咏也夫咏樂何必咏山也君臣相與堅凝之難取艮之義故咏山也咏山何以必咏南也南得天地之仁氣萬物皆相見也故咏南也咏南又何以必咏北也北得天地之義氣天下所共歸也故咏北也夫咏南山北山又何以必歷咏其所有也山而章也孤高可危必有以扶之而後成其高且大也夫此數者其材可飾其陰可依其實可食其利可貞固非不材者也而何以皆終其天年于兩山也可樂也故咏之以樂君子也

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豈臣子所可祈之事當是言其壽國

壽民也每章兩叠語各相承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基蓋萬壽無期矣邦家之光其光蓋萬壽無疆矣民爰戴之如父母德音自是不已遐不眉壽則其德自然茂進祈其黃耇故望其保艾無有後艱如是而已以壽德二字纏擾可厭

君子可爲邦家之基之光錄其德足父母斯民耳望其德之茂進故祈其壽祈其壽故欲其保艾爾後以致其綢繆殷勤之意蓋以情終之也末何反要淺說不必入壽德字夫上之人方致其覯德之誠豈有反勉其修德保壽之理乎蓋君子異于庸流也無以槩其志則不奮君子亦無以異于庸流也無以洽其情則不激有前四章而王知已矣有後一章而士感恩矣國家所以收賢士之旒也行葦之詩親親也故先致其情而後諷德敦睦之中不忘琢磨切磋之義此詩尊賢也故先歌咏其德而後致以情覯德之餘不棄家人婦子之愛盛世君臣之相與如此試觀前四章各兩對末章單行義當爾爾

詩故云臺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

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楰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

嚴云多其名者喻賢者之多而皆有用也

陸機云枸枳椇也子著枝端核在實外一名木蜜能敗酒若爲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埤雅云多枝而曲飛喜巢其上雅翼云人君燕食以爲庶羞婦人用以贄

爾雅楰鼠梓江東又有虎梓陸機云葉如楸人謂之苦楸曹氏云宮室之良材

箋云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

自尊賢

陸機疏云臺可爲蓑笠萊草名其葉可食君子可干城邦國而令人飽德故用以况焉

蔿云臺萊生也物下成也物先基之象也然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故其類漸進

箋云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

輔氏曰邦家之基所謂治生于君子賢者爲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

君之自基也基于命臣之奠基也基于民故咏其爲民父母邦家之基也基以德邦家之光也光以輝故咏其德音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天下皆爾赤子也萬世之天下皆爾之後也保艾爾後有飲德于無窮之意

國家當數聖人經營之後控馭不忠其不遠彈壓不忠其不重正恐控馭彈壓之太過有傷宇宙和平之脉故虎賁之士腕斂矣敦商之旅之國矣無所彼需之也而爲國家培命脉潤太平宜民人貞久遠不得不資於藹藹之吉人於在燕之君子必舉其樂只者而歌咏之不休其意深矣

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答嘉魚也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之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

○疏云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

今不必泥四海之說只樂言天下董子繁露曰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見問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名而問之也今于其來朝而旣見君子如見四海焉嘉與其撫四海者即其澤及四海者也

讀桓賚二頌想見周先王軫念四海之意蓋如也守土非其人爵可知矣君子在此則爲龍爲光在彼則宜兄宜弟而在道則沖沖雝雝所謂豎看成峰側看成嶺者也而面都奴更何由根無所根所謂焉也盛王朝覲宗遇開之精

神全在此
露之爲物早夜皆零蕭斯之露言早也諸侯來朝以早則
敬之至湛湛之露言夜也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雖皆
云與之燕以示慈愛微有與焉者矣
祭義取蕭合膟膋焚之以升臭是蕭者上達神明之物象
諸侯上交無隱誠也
箋餘云既見字篤字俱妙凡人耳裡聽得說好想慕之心
真如饑渴及一見只得平常不知心裡生多少懊恨今既
見君子恰似把平日所聞的好處一一爲照出來

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爲變化霖雨天下者猶
龍也龍以霖雨天下日月以光照四海皆天之司吏有君
子如此則無慮其恩膏之屯而幽隱不照也皇恩可四訖
矣
朱云龍之變化起蟄不測其端而升降定爲春秋光之塵
恍濇漾了無可循而啟閉司於晝夜是至不一者乃所以
擬乎至一至無常者乃所以貞乎至常故曰其德不爽
兄弟而疑忌也傷殘在骨肉流毒在生靈於諸侯相安于
世及之禮社稷之福也試觀春秋識凶啼擠戈入室者何

匪茂有而列國又各相扶爲穩我相尋氏命如茶可令先
王見哉讀蓼蕭而知先王之爲慮深矣
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
鸞雝雝言得其和也○毛雖云青鳳爲鸞鸞雌爲和後
世作和鸞以象之
鞗革忡忡和鸞雍雍德容也在外之度如此知在國無暴
戾其民之事○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
故親見其車馬之容

正義曰王雖覲禮不下堂見諸侯耳其朝宗當迎之案
秋官大行人説車迎之法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介九人
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
伯以七爲節立當前侯擯者四人子男以五爲節立當
車衡擯者二人○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贄於朝受享
於廟以生氣文也秋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
蕭云唐虞而上君臣俱賢唐虞而下君必賢於臣夫君賢
於臣斯不可忘規警策馭之方且唐虞而上君臣相視以
德唐虞而後君臣相臨以分夫相臨以分詎不可無杯酒

勞勤之樣請蓼蕭燕飲而下之情通矣譽處而上之恩接矣觀龍光豈弟則下無匪彝之德鞗革和鸞則上無陵夷之勢矣猗與盛哉

郝云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蔚蓬蒿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者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酒食乎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饗燕之禮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疏云燕必升殽於俎與之共食故曰示慈惠饗則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故曰訓恭儉此燕詩也不嫌殷稷彤弓饗詩故一朝

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饗食則于禰廟燕則于寢

儀禮燕禮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賓醉奏陔遂出此亦見古人有夜飲之禮

露者天之寵澤日者天之威靈言天子下交無靳澤也言露又言日威靈挾寵澤以流也

陳大士曰二篇俱以露言非直典也天子安諸侯澤莫厚焉而湑而瀼而泥而濃有加無已矣方夜而厭陽晞其時抑何長也豐草質猶薄也棘有赤心桐有清韻其被潤澤而大豈美也宜哉

箋曰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然唯天子賜爵則貌

變蕭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

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則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爾族人猶群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于諸侯之儀

箋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鄭云讓則不成下詳
其讓故曰成也
宴禮賓醉非面而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
以賜鍾人于門外霤遂出亦令儀之一也
杞梓中實故以興德桐椅外文故以興儀
箋曰杞也梓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桐也椅也同類而異
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于諸侯也
令儀謂陔節也○疏云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美人必
舉其終也

論詩曰顯允豈弟四字不是泛然名號大抵明盛之朝其
臣品多光明俊偉渾厚慈祥卽廻翔樽俎之間而一世淳
龐氣象宛然可想○陳云君子自能善燕也若不醉而歸
僅以成禮著其燕將如此令儀令色何知王者之情深也
張叔翹曰按此詩則古者固有夜飲之禮然君之燕臣第
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于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沈
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罔不祗畏又有以善其燕豈
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能以淫周
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于淫諸侯有焉
終

詩志小雅卷之十二　海陽范王孫輯著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以覺報宴
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
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
然强陵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
弓廢則諸夏衰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
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今日正弓之時也必本其始而言之曰弨曰藏曰載曰櫜
何也欲嘉賓繹而思也弨弓之意默寄於張弓之人故曰
中心貺之想其人之威望可以坐鎭彈壓者也能施弓所
以賜弓故中心喜之好之去功臣之名目而止云嘉賓意

亦可思○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
命之
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彤弓用
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
體若一曰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
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亦用中遠
近可也
箋餘云凡燕饗之禮食則侑賓勸飽飲則酬賓勸酒皆用

幣此饗有功諸侯則以弓代幣侑即以弓侑酬即以弓酬
也右即侑也
周語曰燕或至于夜饗行朝禮成而罷
按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
殺俎豆盛于食禮之大者
傳曰右勸也酬報也疏義曰酬賓之前止有獻賓不得名
爲勸則右非勸酒設饗禮勸其功也如左傳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酬亦非報酒爲饗以報其功
也如左傳以貨幣燕能也

論詩曰彤弓之後次以菁莪偃武崇文之意可想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箋云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
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
王制云與立小學之學鄉人之子弟卿大夫餘子皆入
學九年大成名曰秀士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于大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
不征于鄉升于大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
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爵之
箋餘云主人接新賓定然是樂的必用儀文以成禮少進
而款洽則喜其所見不異所聞再進而探其底裏欣欣爲
如獲生平所未曾有因還想平日未見時浮沉無定今幸
有此如之何不暢懷滿志宛似一幅明良會合圖
陵阿高地也沚則水中澤田高崗俱有莪見無地不有材
昌黎引此詩乃下之望上若詩之正旨則上之恭下

莪之爲物可以變而爲蔚爲蒿自愛則存乎其人愛養則存乎其君以此爲喻亦所以諷也

郝云莪生澤藪香味可食以爲羞通于神明以供羞升臭于郊廟祭祀故比賢才○陸機云莪蒿也科生莖可生食香美又可烝陳藏器云蘆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衍義云開淡紅紫花花罷結子

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賢人可以奠安社稷造福生靈是國家之寶一見而領其訏謨讜論的未曾有故曰錫我百朋

漢書食貨志以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

論詩曰國猶舟也君子則操舟之長年也不見君子則浮沉有風波之患既見君子則操舟有人而浮沉者定吾心與之俱定矣○荀子曰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擇得其人則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

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于人之才無所廢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沈無回曰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復小雅也陳大士曰匈奴秋高馬肥六月内侵非法也及者所以養孤幼兵者所以衰百物兵於夏爲夜而興師馬亦非法也然不得已而應之者也匈奴整居則衆集矣又淺覆矣至于涇陽而何應之緩也至于太原而遂舍之近也不得已之心也悅禮樂而可將中軍也敦孝友而可參軍事也古人所重如此

讀崧高烝民諸篇知吉甫固周與文臣以文臣從戎所以

神閒氣定變至而不亂事倣而不玩勢盛而不恭行伍之
間進退之節樽俎之際處處有雍容之象與武德之將自
不同故以文武二字表之
平云國家不患有強虜而患無良將六月之師承積敝之
餘備非素畜也將能而軍需立辨矣謀非素定也將能而
勝算立決矣士非素練也將能而軍威立奮矣
唐荊川曰秋高馬肥虜所恃也今乃以六月入寇不過欲
乘我之無備出我之所不意耳孰知吉甫之權以濟事而
非敵人之所能測者哉

中國所以制虜其勝算全在戎車蓋夷狄所用在騎其鋒
剽疾止取其善馳突而止故利不相讓害不相援中國則
不恃一馬之力而恃全軍之勢故車必餙馬必比而附之
于則○戎車有五等詳采薇章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雜
冊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詳如幅注爵也幅有爵者以淺
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王氏曰出而用兵
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傳曰日月爲常疏王肅云宣
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伐追逐乃至于大
原王自將故建大常
夏官較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
事物馬而頒之○陳大士曰比毛非武事所急也不必
有者而亦有焉以志餘也
箋云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言文武之備疏云共嚴者威敵
厲衆敬者撫和上下○朱云壁壘旌旗渾是心思之布濩
吉甫之嚴與偏裨所不覺而卒伍所不驚有嚴焉翼焉者
也
疏云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與朔

方距京師千里耳涇去京師爲近故鄭氏以爲大恣○陳
氏曰玁狁居燕趙之徼當大原西北何不攻鴈門擊眞代
諸邑而必渡河越數千里攻關中哉夷狄入中國不能久
據城邑貪金帛子女耳北國貧焦穫一帶重寶可掠也
寰宇記焦穫藪亦名瓠口溝洫志云韓水工鄭國說秦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朱子曰劉向以爲
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自云料敵之智謀與其盤據出入之蹤跡虜已在其目中
矣○陸云必歷言之者先申討罪之傲也

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正
義曰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
孫炎曰徽織者徽號之織織與幟同自王以下其制如
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
降爲旐書名于末爲徽織以著于衣
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頳末長終
幅廣三寸書名于末大閱禮象而爲之所謂以喪禮處
之也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大司馬教
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以各以其名家以號

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馮嗣宗曰旆軍前大旗建于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
之次旆最在先非繼旐之旆
傳曰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韓詩傳曰元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扼
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車十乘爲馬四十四
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
王介甫云軍前曰啟軍後曰殿啟選鋒也孫子曰軍無
選鋒曰北此之謂也

冦深矣倘示以易進難退之形激而殺傷必多故以啟行
者顯其死命用張華夏之威亦以啟行者消阻其生路以
明天子之仁
以元戎先啟行隨則悉車馬以繼進而必曰既安既佶者
疑于未之詞也蓋追伐追逐力但驅之耳而乃以爲車既
安馬既佶且閑薄伐之至于大原而止有似于兵威足以
犂庭搗穴而不用不欲使夷狄之勢得加于中國立言之
法也公孫碩膚夫人孫于齊其義一也○疏云采芑出車
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

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
公之與戎狄驅之耳與此同
薛云不窮追遠討者王者之師也不以變詐相高者春秋
之法也苟吳毀車崇卒以詐誘敵人而敗之使後世日流
于詐而車戰之法亡豈可與六月之師同日語哉
班固有言來則懲之去則不追帝王制御夷之常道然而
吉甫之意不特此也試思玁狁何以直入涇陽說者以爲
始于國人之叛蓋中國自啟其釁又疏于備夷狄因而瞰
之則所慮固不在荒服也況宣王繼亂而興頹靡初振荊

蠻江漢以及徐方姜氏之屬豈無睥睨覬覦者乎則可虞
又不僅此一方也其薄伐之而至于太原恐中國之極思
也但大將不示人以智姑以仁恩之耳

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
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
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于太原而太原爲戎
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
患益深酈山之既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
之亾猶西晉也○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黄氏云晉大原大鹵大夏虛晉陽凡六名

禮記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其牲狗左傳王饗有體
薦燕有折俎無鼈鯉之類

箋云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意若曰今而後鱗
介不至亂我冠裳腥已掃而中可解矣照異數以象功也
故其常者不舉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功高望重矣疑忌之所易叢也而乃
日既多受祉幸詞也與燕而有張仲則功高無震主之嫌
善居功者也其受祉宜也與角巾居私第扁舟泛五湖同
一淡漠之意

馮云六月之章揚厲咯盡顧獨于獻功酬勲槩置弗論而
第舉其文武之德舉其孝友之友津津道之若不僅以邊
功重吉甫者亦若不僅以神武顧宣王者○日飲御諸友
則非止張仲一人也獨功成飲至之燕而孝友之張仲亦
得參其一席異矣畢筆者于燕獨舉一仲于仲特著其孝
友其手目抑又異矣

從古邊彊之事皆學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自
文武道分而搢紳先生㞐不言兵竟委之粗悍之夫國事

所以日壞耳夫捐親戚去墳墓幾幸萬一之遇者固非家
鄉之所恃賴者也張仲之事不再見或吉甫客耳詩誌此
見吉甫之爲將非苟然也魏公子執轡下侯生與交養死
士者迥別○終吉甫傳記緜以張仲孝友最是蕭相世家
帶東陵瓜一事以召平無傳者也

老子曰國家昏亂見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朙名生于不
足詩人盛矜其人物車馬者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
也

采芑

序曰宣王南征也

陳大士曰王剪伐楚用六十萬方叔伐楚用三十萬古人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元戎十乘可爲軍鋒豈蠻荆更勁于北狄乎大抵宣王之伐楚用衆以臨之也三千之衆與元老之方叔一而已矣

氣象閒雅軍律森嚴總是形容元老壯猷處在道而四牡翼翼有瑲葱珩至境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兵機妙不可測非胸中具數萬甲兵何以能此人謂方叔之功以名成吾謂方叔之功以謀成

陸機曰芑菜可生食亦可烝爲茹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按大雅維穈維芑芑白粱粟也

箋餘云采芑民間自采也有兵行過野耕不止耘不變光景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其有踐蹂民田之事乎○傳白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和洽其家養育其身也據此則采芑又指民間平時言也

孔氏曰新田新成柔田也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初耕地反草爲災

于之爲物自處于堅而人不能瑕自處于利而人不能害

師之有法制者似之周勒卣曰見其練兵有素耳

徐儆弦曰路車益象路其色朱若革路則臨陣乃用革鞔而漆之爲黑色無所謂奭然之朱矣

沈無回曰此言車馬不言器械魚服似非矢服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魚皮可以飾車也當從之

旂旐央央箋云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約言二者以錯之

仰前有奭之路車而又舉其軝與衡與鸞而言之

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

正義曰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也非謂方叔止三命也○白虎通曰天子朱芾黄朱以別純朱也葱珩以別黝珩也

路車非戎車芾服非戎服和鸞非戎馬益謀定者其神閒練達者其氣靜可望而知其爲元老爲壯猷也此叙事而傳神者也傳曰言其強美斯劣矣

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

陸佃云鷹之擊物猶有失唯隼有準隼者準也○化書

云鳥反哺仁也隼惘肿義也其性有擒有縱如此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箋云三稱此者重師也
嵩曰周禮鼓人以金錞節鼓以金鐃止鼓摠此則征入
伐鼓者一人也○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
重金則退
孫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
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兵子曰鞞鼓
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
耳威于聲不可不淸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

不嚴三者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
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其禮治兵則幼賤在
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
振旅反尊卑也
葉云戰之事以氣爲主而聲音之道與氣通者也大凡兵
忿者聲必厲厲則昆陰兵驕者聲必噪噪則昆陽兵貪者
聲必寃寃則易散兵疲者聲必靡靡則易消聆淵淵闐闐
之聲而大將于是乎能治氣矣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卽

淵淵闐闐之義
劉子曰傳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
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雖然有仁義之兵而無節制亦
不可取勝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
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若方叔者仁義節制可謂兼之矣
穀梁傳曰楚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
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春秋之例言州不若
國賤楚故以荊言之
朱云宣王之時玁狁侵其北境蠻荊叛乎南服夫玁狁之

兵輕疾悍函畜牧爲業弧矢射獵稱爲長技此夷狄之最
難制者也蠻荊雖恃其國之險要以我卜耳我勝則服我
敗則叛故先盡銳以攻玁狁玁狁破則蠻荊服矣故曰征
伐玁狁蠻荊來威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蓋言戰也何謂不戰又舉方叔曾征
伐玁狁者謂其爲練師宿將依然元老壯猷來之意非虛
聲下敵之說也鹽鐵論云商師若烏周師若荼謂商用少
而周用老也老斯練矣
陳卧子曰蠻荊之敢于與中國角者以崎嶇山谷之間深

溪峻嶺緩則出掠急則深藏以我兵不能與持久也且以爲屬在荒徼與京師遠朝廷未必爲與大兵所與敵者、不過邊人下吏非必有名臣上將也以故數叛今軍行采芑大約廣積蓄尙也將以久用之耳其車三千盛稱其車馬之飭使知中國且大出兵誅之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表其爲卿士見帥師者非復邊人下吏也、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鎬京、四塞之地也周都焉以一面下臨諸侯已足利控馭矣而必營東都者何王氏以爲洛距殷爲近成王懲三監之難遷殷頑民遷作王都則易以鎮也雖然、抑不獨此也洛邑爲朝諸侯設也而又非僅謂天下之中四方取道均也蓋關中不欲令四方諸侯得入而窺之而陰用其勢耳則又聖人之微也、

陳大士曰、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容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美哉言也其觀古深矣然此亦宣王微權之所在也天下新服不可不借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禮文公之微權也車攻吉日狩于東都因狩而行會禮宣王之微權也

行狩所以妝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已也夫四時之田以成其禮合九州合圍以成北法非禮非法則失先王之意君子之所弗成也故宣王常狩于岐矣而不鼓之蒐不與車攻並錄何也不鼓不成其狩也、車攻成其狩也故一去一取也、

馮云、按兵甸而出轂環郊坰而攻駒王賦寔民尙繁也馬攻脩君心治也攻有所以攻者同有所以同者且輻輳之象可以觀治正轡之法可以喻時。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〇皆先教戰而後獵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振旅、整衆也蒐、蒐擇、不任孕者茇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守也圍守而取之。

火田爲狩、冬月昆虫畢蟄、故火之、周禮注云、夏田爲苗、擇
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郭璞曰、爲苗稼除害、宜
王中興、有火烈具舉之象、而蒐實獸陟之典焉、不擇取
除害之象、故于四時之田而約言其二、曰行狩、曰于苗。
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
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
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
後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
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抗綏、置

虞旗于其中、受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獘之、故王制曰、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是也、田必芟草爲
防。故有取于甫草之處也。
爾雅、十藪、鄭有圃田、一統志云、圃田澤、東西五十里、南
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滙、
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
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
水經注云、敖山、山上有城、秦置倉于其中、呂東萊曰、晉
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
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此地。
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金舄爲上、冕服之舄也、箋云、
黃朱色也、正義曰、加金飾、故謂之金舄、○禮以朱爲下、
以赤朝上、諸侯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爲臣、故也
周禮大宗伯注、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
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焉、
殷、衆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
既畢、王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雖通稱之無其義。
徐筆洞曰、入而在朝之威肅。見文物整肅氣象。出而在野

之力齊。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勵精、故一時人心整
奮如此。
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禮書云、拾亦謂之遂、儀禮所
謂袒決遂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薰襦、燕禮記、
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大夫飲衣
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飲衣而已、
弓矢既調、謂弓與矢與人三調也、考工記云、凡爲弓、各因
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
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

安兮為之危矣。其人安。其兮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兮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愈中。○注云、荼、舒也。舒徐為安。剽疾為危。

疏義曰、田無射禮。此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穀梁傳曰、諸侯來朝、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尚書傳曰、中者雖不

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則中。非中的中。和容也。疏云、向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有此之舉積禽。故君庖不盈。

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惟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無所差降。大射賓射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見一時之事。貴如諸侯。賤如御人。皆有以相成。等而下之。大夫士之屬可知也。推而廣之。百姓之屬可知也。

五御、一曰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逐水曲、逐水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褐纏旃以為門。容握驅而不擊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飾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矦。通見其鏃白也。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剡剡然也。襄尺、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

矢貫鏃、如井也。

禮記、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終事嚴也。二語形容靜治意。曲至。王耕詩、蟬噪林逾靜、鳥啼山更幽。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意俱本此。

傳云、徒、輦也。御、御馬也。○周禮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族師以時敂登族之車輦。縣師辨車輦之稽。遂人遂師掌以

時登其車輦、稍人若有令、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輦輦○司馬法、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板二築

徐筆洞曰、大庖不盈、特以點破、駕言行狩、助我舉柴、非為禽也、

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曰、面傷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兩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惡其害幼小也、

箋餘云、詩人隱旨、在有聞無聲句、宣王東狩、奔走天下諸侯、肇靈赫濯極矣、乃于驅馳收獵之際、冷下此一語、使之回省靜存之地、庶可克終矣、紫則渺之微詞也、選徒囂句、若亦挑作靜治、則此處無精神矣、

赫業之威、不可不根諸德性、一事之衆、不可不同于萬年、允也展也、微詞也○王氏曰、君子大成、幾幾乎難為令日言之也、允也者、有不允也、展也者、有不展也、嗚呼、詩人豈有以發其然哉、往焉而意為不至、則換其物以期之處焉、而志為或怠、則隱其詞以信之、其後宣王果怠于政、起而不視諸侯、

劉云、武喬逆際世十五、宣後興際世十四、隆替之數、漸足相當、夫基德十五、始克平之、基亂十四、不其濟乎○楊云、攷狩甫之役、在宣王九年、擬之六年之朝、已過矣、擬之十二年之事、猶未也、蓋一旦奮厲者也、

論詩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今會諸侯行狩而不及此、何也、後登歌之詩、用舊篇而無新什乎、然考頌中、無東祀之文、豈缺典與、抑缺文也、

吉日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前狩于東都、此狩于西都、

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畋于有洛、五子作歌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修既廢之曠典、收久玩之人心、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豈尋常遊畋可與同日語哉、

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

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齎、漢書翼奉云、南方之情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云、豐茂于戊、斂更于庚、孔疏云、擇用辰午日、蓋于辰午爲馬故也、

晉書云、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

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繇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

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之祭在春、其常也。將用馬力。又用彼禮以禱之。

漆沮周家王氣所鍾之地。是天子之祖宗所遊者。于此而講其同。纘武功、因而想騶虞、思麟趾、如見先公先王焉、亦可以寄繩武于從禽也。

恐率左右以燕天子、詩弋云、此非着意驅率所能至、眞如化工寂若。而氣候一噓。物物蒸變、此乃中興絶大氣魄、眞本領。偶從西狩時現出。

萬曰、發不可以中言、小豝尚無意于必死之也、故曰發多而殺少。

徐筆洞曰、以天子而驅逐原野。雖云講武。原非盛德事也。故先言天子之所。吾率左右以燕天子矣。末歸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玩且以二字。言當投戈息馬。且以脩俎豆之

文也。此正諷其君偃武脩文之意。讀長楊較獵賦、末句云背阿房、反未央、及東都諸賦、盛稱地勝山河武功等事。而後歸到明堂辟雍。登靈臺。望雲物。彼漢時文士。尚能諷其君如此。矧周詩多出自吉甫諸賢。豈肯終夸武事以侈其君哉。

向者未知宇宙人心何如也。故借田事以觀之。而振作之餘。人心無異文武成康之舊。則戎馬可以不事。且以酌醴。優遊樽俎之間。洽天下于禮樂之場可也。是鹿鳴魚麗之典亦後也。

萬曰禮之爲言體也周禮五齊亦曰醴齊言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毎云饗醴

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陳大士曰斯干奠王居也鴻鴈奠民居也先斯干何也宜王勤民也

詩弋曰勞來還定安集仁也而行仁寂寂全任智故沐浴膏澤者而感激于哲人臨大象曰容保民無疆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意亦同此

箋曰鴻鴈知辟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徐云鴻鴈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爲流離之興

傳曰之子侯伯卿士也箋曰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㑊于存省諸侯于是始復之故美焉○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

呂云爰及不遺之詞○徐筆洞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分明謂王能及矜恤我人而哀此鰥寡也鰥寡指夫妻離散者言非果盡無夫無妻也

箋云侯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墻壁

箋曰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冬官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是版欲短欲狹則築土堅高二尺廣六尺此其制矣五升其版爲一堵則是高一丈廣六尺矣如是者五爲一雉高一丈廣三丈也考工記雉廣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禽經曰雉上有丈鷚上有尺故計丈曰雉

雖則劬勞即前劬勞于野也百堵皆作即安宅也究者對前日而言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詞

昔馮驩之客于孟嘗君也彈劍而歌食無魚食有魚矣而歌出無輿出入乘輿車矣而歌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其不悅之意即謂其宜驕也宜驕之象如此若劬勞而已安宅易知也安宅中之劬勞難知也

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哀此惸獨幽王之所以亾也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執執小民國繫統君繫命

可忽乎哉陳道掌曰鹿鳴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去來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朱傳改爲流民自言俱矣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之早晚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

心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于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于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于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于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美其勤而因以箴之也

夜未央詰問之詞也庭燎之光料想之詞也朱傳失口氣

箋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以刀初艾猶初刈也艾覓猶且也

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供賁燭庭燎注云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釋文云在地爲燎執之曰燭

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繇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也

三提君子是其注心君子處亦其顧忌外庭處

史記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此詩序說指其初年勵政時或以爲晚年倦勤姜后脫簪珥時所賦

沔水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郝云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是爲以恩親正君

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此諫君五行規上東方主仁恩故也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規仁象也矩義象也董子曰仁以造人義以造我故凡正人

者必曰規、而夫子自叙其從心不踰者、必曰矩。

箋餘云、功名之主、其强毅足以集事、其猜忌亦足以生讒。如越王勾踐、范蠡所以先見而去也。宣王末年、得毋類是。

傳曰、水猶有所朝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注云、以著人臣之禮。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强、故以著義、而流水則又其微者。陸羽明云、海其王乎。四瀆其侯伯乎。滸洫其陪隸乎。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水無此情、皆以人事名之。詩揆曰、水流赴壑。鳥飛反本。臣必戀主、一也。其天性然也。

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大宗伯云、大朝覲王位設黼扆、筵席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人之不忠于君、便是不孝于親。既莫肯念亂、則救時匡君之説、不可以正告之矣。故以誰無父母隱惕之、與雨無正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以畏天字動之之意相似。○孝經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事親事君立身是一套事。故此詩前以誰無父母動之。末以敬字勵之。

論詩曰、不肯念亂者、皆托養親而去。故云誰獨無父母乎。夫念亂而徒取亂之所以釀者而念之、則窮于無可蹤跡、適以長憂耳、似難措手。念亂當于其所以懲亂者而圖之、誠脩身以斡旋其際、彼自屈于無可施、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

蹟字从足、不蹟者、叛道而趨、令人無蹤跡之可尋。訛言之變幻如是。

王氏曰、言之無故而妄騰于口爲訛。其有機而憸中于人爲讒。大抵有心變亂當世者、必先取一二正人肆其排擊。

故能造訛言者、未有不與讒者也。士君子生當其世、倘業以身爲射的、其能勝呶呶之口乎。故望我友全身名以主持國是、非徒爲趨避計也。○與字、指一世言、不指身受者言、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矣字甚閒、其字甚活。蓋不是將敬去弭讒、亦不謂讒不可懲、讒定可懲、只把敬字放出在讒人機穽外。始終勿與讒爲事、纔是眞實受用工夫。冷地消融妙訣、不然、從來忠孝含冤、豈盡不敬所招。若斤斤從讒起見、畢竟落在他圈套裡。

陳大士曰、汚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己之意焉、君子辭也。

鶴鳴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孔氏曰、規、誨、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高云、以飛潛植、爲官師瞭瞍之脊職、鐘鼓鞀鐸之全局○詩弋曰、首章十一句、都出大學一部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來、次章又是眞西山大學衍義摹本也。

徐士彰曰、詩皆稽實待虛之詞。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論詩曰、說理有盡、假象無窮、法言難于顯、析隱語易以微恭○卓云、試以四者遍視之天下、而

凡所在之情形、無主之美惡、可以互稽、試以四者還質之四者、而凡所在中之所在、無主中之無主、又可以逆証

春秋題詞云、鶴知夜半、注云、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通卦驗云、立夏、淸風至而鶴鳴、風土記云、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高鳴相警、禽經云、鶴以怨望、以絜唳、

相鶴經云、鶴陽鳥、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後趾短、棲陸故足高而尾凋、翔雲、故毛豐而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壽、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鳴則聞于天、飛一舉千里、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爲羣。

楚詞注云、澤曲曰臯、韓詩說云、九臯九折之澤

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在澤中鳴焉、而對聞其

聲、喩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喩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錯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詩故云、鶴性嗜魚、籌畫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魚之時、寂然若寐、魚之不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臯、魚潛在淵、喩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違去也、詩味是詩、豈料民太原之日乎。抑諸侯之皆汚水也。詩道廣博弘遠、不可序槩之類如此

海陽范王孫輯著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傳曰、宣王之時、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嚴云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理或然也、

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孔晁曰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不籍千畝而即敗于千畝、既以不孝敬隳朐又復以不孝敬役民乎、

論詩曰、凡人一呼之不應則疑、再呼之不應則怪、三呼之不應則恐而詈且隨之曰你是耳聾的、不曉得國法、不曉得人情、豈具泥塑木雕者哉、蓋恐詈之極也、

書云、圻父薄違、蓋遏逐違命者也、傳曰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箋云、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禮書云、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必使四夷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

獨子不從征、是後人激勸之方、未必先王有是法也、曰有

母之尸饔、不必論其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

東坡策云、往者西河用兵、家人子弟皆籍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轉恤靡止、獨子從軍、情或者爲是與、

爲王之爪牙而轉予于恤、是即轉王于憂恤也、有母之尸饔、而轉予于恤、是即轉母于憂恤也、進不得盡忠、退不得盡孝、徒以其身輕擲于溝壑、情何以堪、

詩弋曰、爪牙衛主、忠也、獨子思養、孝也、士必有忠孝之念而後可以死易生、此其志可鼓而用也、今遣調非法、令其

忠孝而念、讒不得伸、翻成怨誹、亦獨何哉。

子貢傳曰、圻招、違命不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

賦圻招、

白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不能留賢也。

玩詩詞、于賢者之不留、已決絕聽之矣、開口只望其來今朝今夕耳、留賢者如是乎、末後只望其毋金玉爾音耳、留賢者如是乎、吾以爲非款留之詩、蓋贈別之詩也、況乎賢者出處爲何、僅僅儳之以公侯、歆之以逸豫、又正其所以去耳、不然豈有賢而不可留者哉。

白駒、龍種也、龍性難馴、豈縶維所能繫、又豈苗藿得而豢之、故又望其賁然自來、○說白駒又說賁然、有深意、蓋白賁無咎、詩人若發文之敝、而深有意乎伊人耳、

易卦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賁卦離下艮上、鄭云離爲日、日天文、艮爲石、石地文、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錯而成賁、賁然、

公侯非逸豫之地、爾公爾侯、非猶夫人之公侯也、故逸豫無期耳、

楊用脩曰、末義有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慎爾優游、勞于王事、逸無期矣、𤁯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矣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

鼎來云、不敢望他竟不去、第求其一慎勉耳、夫去留兩途、原無中立理、若于此際略參慎勉念頭、便當終身羈住、詩人立言之妙如此、○楊云、無計可留賢、庶幾其自留也、蓋優而托之游、遁而紓之思、殆非旂常竹帛之所能勸矣、非爾自爲慎勉、誰能令爾慎勉者、

末後一着、音問相通、蓋規賢者之終遁、姑用以解云耳、若說爾音有關朝政、便是呆話。

士不得時、則蓬纍而行、易爲以白駒也、且其隱者匿影埋名已耳、而伊人猶有這個在、是殆可秣也、可羈也、可縶以縶也、可情以動也、與世不能割絕之緣、白駒先啟之矣、語云、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白駒而在空谷、猶使人可指名乎。

此非留賢之詩、思賢之詩也、與咏蒹葭同意、觀所謂伊人

四字可見凡詩中有其人則曰君子無其人則曰伊人大抵然也夫道遂欲客之公侯欲臣之而卒不可得猶道阻且長之意白駒而在空谷亦猶宛在之意雖然空谷也而安有伊人哉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于還定安集之時矣

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周禮大

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以本俗亦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今宣王失此也

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唯花鳥耳此詩呼黃鳥而告別亦此意

嚴云不可與明言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詩擬曰先曰邦族次曰諸兄次曰諸父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親者焉

詩弋曰古人重去其鄉此人有穀可棲有粟可食似不必違適他鄉想亦貪而馳求不以桑梓爲念者適自取耳

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穀木之穀从木穀善之穀从禾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也

陳大士曰異國之不見容猶可言也親戚之不見容不可言也宣王初年民固遷定安集也未幾而此二詩作爲宣王之志荒矣

詩弋曰此猶知廉恥識禮義士也覩其行野時依樗采蓫逡巡却步不得已方就婚姻至不蒙恤亦只大槩慨世情而已覩黃鳥品自不同

昏姻之故故字卽當下文舊字看

徐士彰曰玩末章之言足以見溫柔敦厚之旨夫當流離困苦之餘而不見周恤惆救之意自常人處此不卑屈諂佞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矣今觀此詩其始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固未嘗卑其身以必求其終原其不我畜也但曰亦祇以異而已亦未嘗甚恨其人而畜怨古人性情之正如是夫

徐筆洞曰新者特然而異也故下云亦祇以異

詩存云誠不以富反言之耳薄責以新故正是冷語亦刺

把不以富說然者既非把祇以與重責者又并復有說出不恐以此責爾而姑諒爾益同說勞須卩帶微詞。令彼無以自容始得。

傳曰、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

郭璞云、蓫、今江東呼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陸機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煑爲茹滑美、

爾雅、葍、當、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陸機云、一名蕢、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可蒸茹以禦饑、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卹、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論詩曰、昏姻而較貧富、夷虜之道也、犬戎之禍、雖肖幽平之世。今已見其端矣。行野依樗、其被髮祭河之兆乎。

斯干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雜記云、廟成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

鐵淇水曰、斯干、是宣王因厲王流彘、宮室圮壞、而更作落成之詩、爲何首章便及兄弟相好無猶之語、末又若惟恐生男女之不祥、無以保斯室也、後宣王晚年怠政、拒諫、立幽王而寵褒姒、生子伯服、竟廢申女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致被弒驪山之下、召東遷亡國之禍、

皆男女不祥。兄弟相猶之故也。登太卜落成占筮。先爲此豫戒。俾宣王立家法以訓子孫。毋徒飭戮路寢陳弧貝服之器者而倣蹐倣寧以爲子孫不拔之基乎。

王云、國家財賦所積。半出東南。且冠裳會同之國亦在焉。倘舟楫之不通。何以使人有可通之術而廣天子之居。我周又世受昆夷之害。因居西北。無崇山之障。且號召之不通焉。倘險勝之無據。何以抗陵于夷裔。並建鎬于中原。今斯干外通青濟。中引濁河。南山背負燕趙。襟憑楚越。豈非興王之勝槩哉。

箋餘云南山不敗斯干如故而武以之興厲以之衰宣又以之興幽又以之敗則地靈果足憑與此期以兄弟相好男女之祥想詩人有感于人傑地靈之說而以規爲頌也與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君臣父子朋友亦莫不用此道也夫非卜世卜年不足以成文武之業則似續妣祖非繼於無窮亦不成其爲似續未幾而竹包松茂攸躋攸寧之業鞫爲茂草似續之謂何想宣王末年怠政自以爲巳光復舊物無復貽謀之思只以一身爲似續耳詩人欲其以子孫爲似續篇末男女之頌爲旨深矣

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戸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戸也又云南其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室一南戸爾疏云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戸偏東與房相近此戸正中北之爲西其戸矣室一南戸者謂燕寢之室獨一南戸耳

風雨鳥鼠俱是托言如鴟鴞風雨所漂搖小毖桃蟲之類

李云王者以六合全勝爲堂奥以四維邊徼爲廉隅以登

四方翬八表爲榱題藻棁甃何念不振翮起懈何處不開邪錯枉何事不華故就新何在不天飛物睹而堂其肖之者也

如跂者惕我以翼也如矢者趨我以棘也鳥起者示我以鼎立也暈翔者耀我以利見也故以攸躋屬之殖殖者象其平正之體有覺者增其高直之懷噲噲者貸其爽朗之神噦噦者深其沉潛之志故以攸寧屬之其實不必分堂與室

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布革張其翼時○室西南曰奥東南曰窔

箋云莞小蒲之席也寢既成乃鋪席與群臣安燕爲歡以樂之○不曰夢吉而曰吉夢蓋先有其吉而因以夢徵之頌夢非眞夢也

我周于熊羆有二夢一夢于開周之聖人非熊非羆固應在君臣之際一夢于興周之君子維熊維羆又應在父子之間

陳大士曰卜夢之說惟大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也熊羆虺蛇之夢非祥也妖也熊羆應在幽王虺蛇其應

蓋在褒姒也。夫熊羆猛憨多力、虺蛇之性、何所不毒焉。
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翼雅云、熊人足黑色、華厚
筋駑。援神契云、赤熊見則姦宄自遠。抱朴子云、熊壽五
百歲、能化爲狐狸。鬼谷子曰、熊之搏擊、先伏而後動。埤
雅云、熊好舉木而引氣、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
美在掌。淮南注云、熊食鹽而死。
郭璞云、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柳宗
元云、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郭璞云、此自一

種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
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埤雅云、衆蛇之中、此獨胎產。
埤雅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蟠常向壬地、以耳聽。雅翼
云、蛇艸居常饑、得食稍飽、輒蛻殼。冬含土入蟄、及春出
蟄則吐之。其首重如錫、不謂之蛇黃、惟蛇性善、不噬
物。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又云、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
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孫氏曰、古未明有以熊羆兆男、虺蛇兆女者、大人亦姑以
意斷之耳。訓先緒宜光、後嗣亦宜慮。女子之詐、雖與室家
之君王可無晉討歟。則夫床第裼裳璋瓦朱芾酒食唯是
多爲稱名述禮以聳王聽、爲此占夢辭也。亦其因事納規
之意也。
傳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疏云、群臣之從王行禮者
奉璋。宜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以爲言無生而
貴之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抱朴子曰、帝之元

子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于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
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亦此意。
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有漸。詩故云
周禮、赤璋以禮南方、存璋南面之象也。
半圭曰璋、圭首銳、象春物初生、璋象夏物半死。
詩故云、男子衆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裼之、并手
足而裂之、示無外務也。○箋曰、裳晝日衣也、明當主於外
事。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侯苞云、裼制方、令其方正
事人也。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朱子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
順以巽也、而孟氏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
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
之謂也、

王者築室、如何以女子收局、嘗怪其章法開綴、及今思之、
我周前有樛葛、後有緜瓞、遂成一代興廢、女子可畏如是、
斯干之設意深遠矣、前面妣祖並提伏有深意、故男子
欲其似祖、女子欲其似妣、

無羊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
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
數、

古人考牧何意、蓋以畜產之多寡、驗人物之盛衰、故左傳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于是民和而
神降之福、則富庶與牧成、自是一套事、

論詩曰、如僅以牧事論、誰謂爾無羊、爾無牛也、言尚當有
所進也、故復以牧人之一夢終之、記曰、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若止前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而已、有後一章、便與
天下相關、

人適物性、牧之所以善也、而牧民之法即通焉、不強人從
已、不以已拂人、如是而已矣、後人有論牧者曰、去其害馬
者而已、亦寓言也、豈古之人而無此、

正義曰、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獨稱牛羊者、經云爾牲
則其以祭經常用特重耳、

爾牲則具、兼祭饗二事、

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
祭毀事、用尨可也、牛人云、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
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
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用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
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
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
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群、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

死矣。

箋云、粗曰薪、細曰蒸、

詩故云羊性護前。日夕則蔬先爭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群無病、不虧損矣、

許天賜曰、中興之時、牛羊且盛。則年之豐人之衆、自是實事。故託夢以言之耳、一實字可味。牧人果夢乎、不可知。吾以爲直是詩人開眼一夢、筆前不是夢前、

詩弋曰、天子牧民者也、牧人牧物者也、分雖相隔、理實相通、故夢亦同趣、昔人有牧羊而寢者、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即此可驗陰陽化育、兩者責任不遠。

周禮牧人之職、隸於司徒、又與遂人稍人同隸。可見生物阜蕃、原與稼穡人民相關、勿輕覷牧人。

周禮、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注、舍萌、取菜之始萌而祭之、贈送去也、始難所以迎和氣、

論詩曰、茁蓬豝豵、風味仁民之餘也、舉末以彰本、衆魚旐旟、雅味愛物之終也、返本以待末、風雅異體、而周家氣運升降、亦從可覘矣。

陳大士曰、熊羆虺蛇之夢、妖也。牧人之夢、尤妖矣。衆何以爲魚也。民其魚乎。旐何以爲旟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沉、而徐吳楚越、浸名上淹于天子。昔時宮室之盛、物產之饒、一旦鞠爲茂草、而蕩爲傷、有悲夫。

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是而掩。故取二篇以終、爲疏云、見終善以隱之。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大夫刺幽王也。○陳大士曰、此周家升降之

一大機

子莘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二語可爲此詩綱領。

萬恒攄曰、所謂秉均、秉成、式夷、如夷、小人殆、姻婭膴仕、不自爲政、呼昊天不平、皆舉其不平而言之也、至不懲其心式訛爾心、方根究到心上來。則從前所謂不平者、雖未始不是心、實不必說心矣。

鍾云、槪後二章、不用過文、經接王身上、其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

古來權奸其聰明才智俱非尋常倘肯公持其心而不任意低昂何難造生民之福世主昏然罔覺所以一聽其播弄耳故此詩於尹氏只冀其平以所能望之也於王心則深期其訛非變化無益矣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詩人惓惓於此而庶幾其回心易慮云耳

南山周之面山也斯干則美其幽幽而此詩則畏其巖巖是知品地亦何常之有尹氏而克平其心何巖巖者之不轉爲幽幽也哉

尹氏何物輒以南山爲對雖然此一南山也止其所民之象也不出其位固君子之所厚終在地之中謙之象也平其施固君子之所稱物至其在天下則遯之象好遯之義君子之所吉小人之所凶乎孰意占之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則附於地之象剝而已矣

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宋書曰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大戴禮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春秋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恢說文作灰小熱也

憯曰憯訓曾義無所當錢氏訓痛是也雨無正憯憯日瘁考韻書憯者慘戚愁恨也宜從之

爾雅氐星名天根也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詞斬者絕然不相屬之貌言侯國不

復來朝

箋云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

實嘆末世功名之一途只爲父母妻子願樂親戚朋友倚庇已耳上而君下而民則置不問讀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二語能不悚然尹氏亦徒知爲姻亞計者故醒之

李云古有協和萬邦者之綱之紀而今絕望矣惟當民言無嘉之日先收其大勢而相維于不假古有王躬是保者啟沃補袞而今又無望矣維當喪亂弘多之日急護其腹心而相倚于不孤

泚云譖權者揣權之巧也即號于人曰吾以避事權也吾無作威福也其誰信之○蔣云陰陽之術能令其君信之其黨與即心疑之而未嘗不外信之其士大夫又未敢顯然不信之而無忌無畏破其奸而尤其私者止此庶民耳

釋云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釋名云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

抱朴子有云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瑣瑣姻亞豈別無可器使者乎則無膴仕可也

萬恒麓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已認

定天之與人人之與己原無間隔此通彼達矣孔子脩己安人安百姓孟子反求諸己而天下歸正是這箇道理惜乎師尹不足以聞此也曰君子如屆又曰不知所屆又曰靡屆靡究屆之一字詩中每每言之人只是無所至便醉生夢死如無柁之舟東漂西蕩無所棲泊將不知所終若有所至十二時中一段精神惺惺歷歷以己及人自得神應何禍患之足言哉此屆之說不可不亟講也

前憂心如惔如炎熖之乍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憂心如酲如宿酒之未醒以亂之又生言也

方茂爾惡視爾如矛之不可向邇則意氣用事而不肯平既夷既懌如受酬爵得則喜之於弗問弗仕者曾不加察則信任群小而不能平皆斥尹氏也舊泛言小人非是

箋餘云權奸不怕天不怕民只怕君心覺悟所謂探驪龍之珠遭其睡也一覺悟而權奸之焰自熄這力量幾大故可畜萬邦

論詩曰從來椎相之心病在一執故叫他平心彼心裏原自明白只是偏執己見故與人拗如天平一般捉準馬子則輕重自見庸主之心病在一昏故叫他訌心彼心裏原不明白只肯聽人說話便可轉悟訛字从言从化此亦似

有天意若靠造化一般所謂回天之力也

王伯厚曰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舊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疏云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子使家父來求車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項氏云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

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歌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虐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惟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詩膽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也。○春秋于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于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防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正月章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周當宣王中興之後人心玩愒。詩人見褒姒一進小人用事。便履霜知冰。以爲不出數年必將有變。懷隱憂焉。而舉朝則苟延旦夕而不之覺也。故篇中每以獨字爲言耳。夫女戎在床。僉邪在戶。幾微禍隱。所以易忽。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正以點破示人無以爲微且隱而不知儆也。

徐玄扈曰。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纏綿悽惻。屢見疊出。刺譏懲創。錯綜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脉。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詩只以變褒姒爲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卻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大筆力不能作也。

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人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又訓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韋昭注云。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黿正幅曰幃。譟讙呼也。毀齒曰齔。未既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十

五而笄○以年數考之凡在母腹五十年而生妖異不
與人道同
論詩云天人之際以氣感者也陰陽之氣以類從者也自
褒姒入宮陽明之氣盡掩於是繁霜降焉陰雨作焉諸[illegible]
與焉湍世界皆陰霾氣象眞是天欲墜地欲陷鼠憂於穴
鳥擇其屋驅車入泥途也惟用賢一着庶幾透陽明之氣
于一二耳須賴諸賢恊力扶過險道方可奠危爲安不然
宇宙之人如魚在淺水小人志得而君子心憂何能有濟
乎

洪範咎徵云急恒寒若註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
氣而順之今純陽用事而霜多者亦由君急促大酷恒寒
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
箋云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政致此災異說通
云觀下文胡爲厲矣念國之爲虐見幽王不獨淫而且暴
矣○疏云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日哀我小心則下文旨酒嘉殽洽比孔云者厝火怡堂其
是粗心大膽
詩測云痒與瘍同身傷曰瘍又頭創爲瘍曲禮頭有創
則沐身有傷則浴鼠憂以痒者幽然而憂以至病發于
外身首俱傷也
徐云賢人之生於世豈必擇時哉當治則相與扶其治當
亂則相與匡其亂要皆可展其心力爲快而當今之時何
時也以爲治不治也以爲亂未亂也有必不可爲之實而
又未有旦夕不救之形所以衆盡怡堂而有誇莫展寧不
悲哉故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鄭箋以爲窮苦之情茍
欲免身非也玩通詩止有憂亂之情而無懼禍之情
詩人所以頓足拊心者正在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兩句索

性四海鼎沸潰朝猶有共濟之心譬如病人羸怯臥床則
舉家必延醫奔救反有起色若元氣內剝外又強陽雖有
國手妙藥不信不服識者憂其無復救理矣下之承之以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者見戈矛起于疆埸發于事業者顯
而易明藏于牙頰者隱而難知當此之時衆心玩忽獨憂
無濟所以悲耳
小人之工爲訛言未有不借道理以行者好莠同出一口
正是其好巧處夫莠亂苗者也似是而非已令人畏之況
又挾其是以行乎人誰得指其誒者爲害可勝道哉是以

舉世之人動而見係而不能無憂耳○箋云女尸一耳善
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

詩測曰、說者謂忠臣則不事二君、義士則不食他粟、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乎、夫忠臣義士何獨非人也。要知爲此詩
者。因禍亂已至爲此窮極之說耳、恐眞到并其臣僕時其
爲臣僕與不爲臣僕從祿與不從祿、又不可知。非可預定
者。不必預爲解嘲也又云、無祿故從祿。二字正相應。不必
作不幸解

箋云、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所罪而

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注、一并制之無差簡
有直詞者皆罪之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丘、以爲臣僕、箋云、
人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朱傳云、亾國所虜、亦爲臣
僕、

舊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只空空點一句。則于何從祿之
意、悽然不可當矣。加一如字便索然。

禽經曰、烏向晡背棲、而招集流亾、稱烏合之衆、以烏易
合、亦易散也○史記、武王伐紂、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
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鄭玄注、烏孝烏、應
武王之能卒父業、

夫天縱有定也。縱靡人弗勝也。及其定而勝也、而民物之
受其摧剝已不知何如矣、亦是無可奈何而以天定自慰
耳。愁眞說道理。便道學氣。

蘊氏曰、蒸、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
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于天下。大宗世族。散爲皂隸。
亦猶是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
此治亂禍福所從生也。○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

聚小人

箋云、有皇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
誰乎

雖然天意不可知也、而人事已如此矣、具曰予聖則滿朝
師心自用誰知烏之雌雄則是非顛倒莫办、君子欲不局
天蹐地得乎、

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
道德。而信徵祥之甚。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
能別異之乎。○試觀漢唐之末。貴倨嘗迯。朝野諱避。危亾

之事。塞于上聞。猶日以符瑞爲說。何以異是。
家語、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遇時。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蜴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疏云、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見人則走。畏懼之狀也。是於局天蹐地者。備極其形容耳、

爾雅、蜥蜴蠑螈、蠑螈守宮也、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不螢人。
菀然茂特之苗、不在彼原隰、而有於崎嶇磽埆之處、傳曰、言、翻、延、曾、無、傑臣。
則、榜樣也。求我以爲尊賢重士的模樣。標則以沽名。萬云、亦不我力、不重力字、重我字、若曰不我力而他力也。四句中四我字一路說下。甚有意義。
蒹云、既求之、又執之、何必哉、毋亦曰、是悖悖者、彼天疾世。自誦旁觀獨醒。談街議巷。自謂忌諱不識。吾姑收之於局內而絆之。捐一職而博取士之聲。其名高。棄一官而結憂。

陰之舌。其銜巧、
徐華洞曰、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爲厲焉曰、威、呼決切、音穴、訓滅、非滅、从戌从火、乃戌之諧聲也、周以火德王。蓋火墓于戌。至戌而滅、故从戌火爲威。○箋云、火田爲燎、
令賢人得展其手足。則褒姒之焰。猶或稍殺。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所以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而無救耳。夫執之而賢固在也。不我力。賢雖在。與棄輸何異。褒姒威周。與輸載何異。此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備

無棄爾輔。而用之力。爲何踰險之足虞乎。而深嘆其不然也。元曾是不意尸氣。是追傷之詞。非至此始望其用賢也。蓋時已無可爲。通詩有嘆悼而無屬望。○輔、比相臣、僕比諸司百執事、
訛言亂國。祇假月前之誇張、不顧局終之敗壞。故借行車以諷之。而欲其懷所終焉。指示兩終字正。是懲訛之法。
又窘陰雨、是永懷中驚顧之所及。
況無同日、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嘆之。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似總從前許多意來。

篇中每言念我獨兮、又結以哀此惸獨、皆對洽隣云姻仳屋蔌蔌者言、蓋時事顛危、令當事者人人披髮攖冠、悲天憫人、猶懼不濟、今觀小人得志、怡堂樂禍、有不忍言者、故觸目怵心耳、然獨憂亦何益哉、此詩人所爲悲也、

合璧事類云、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遂人曰、五家爲隣、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蔿桓麓曰、孔云、衆誌也

有酒殺以洽鄰云姻、箋云、言小人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傳曰、言不能親親以及遠

大凡小人之心、多忮多忿多佻多怒、而樂其所最少者、小人而至於稱觴爲樂、必其媢嫉之計行、而正人君子剝琢已盡、四顧無忌、志得意滿之時也、所以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布置盈庭、蓋是若輩、而天下事從可知矣○謂天蓋高以下數章、俱言君子失志、君子失志、小人所以得志而布末二章云云也

詩故云、申后太子之詞也、申侯與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王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攖括、故賦是詩

詩測曰、幽王暴虐、蔽于褒似、小人附會者、皆得以中傷善類、而君子之遺幾者衆矣、災暴頻仍、犬戎逼迫、皇父患將及之、遂作都于向、遷富民實之、爲安計、而城向之賢者、亦不免于讒、故作此詩以警王、使之知所懼焉

唐天文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即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也、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即此百川

沸騰、山冢崒崩也、詩作于、營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耳

鄒云、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陽光所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禮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

外叠合、日爲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皆也、如臣子過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萬曰、月一歲十二次經天、惟兩次與日會、約計一百七十

三日有奇、而有一交、日方有食、此常度也、故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可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而十月之交、非分非至、失其常度、正謂之災。○胡傳曰、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

詩測云、按曆家日月之交也、有限其交合之法、日行黃道、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春行之、朱道二、出黃道南、夏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秋行之、黑道二、出黃道北、冬行之、謂月行九道者、通黃道爲九道、月每行一道、必隨黃道而斜出其旁、半在黃道之裏、半在黃道之表、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然其高低上下、與黃道相去、約計六度、方其在表、謂之入陽曆、方其在裏、謂之入陰曆、曆者日之所歷也、入曆之時、正出入表裏之際、或相近、相偪、或兩道相合、遂交而食、以其交遘而偪、故謂之交錯、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

穀梁傳曰、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有內詞也、或外詞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左傳曰、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於朝、董子曰、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强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

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按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金、正義曰、十干爲日、十二支爲辰、則辛金君也。卯木臣也。金應勝木、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也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依
癈臣以休廢之時能使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又辛
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
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
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使蔽陽明日食應
之小人陰象也不用其良陰盛矣凶所以告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
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日食爲
重耳

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百川沸出相乘
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傳曰言易位也箋曰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
上之謂也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電不眩
目宜示光耀而已○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
雷交則電
陳大士曰皇父用群小以寵外權結中嬖以貪內情而王
之內外左右皆無足恃者而後皇父乃惟其所欲爲天下
於是乎始病矣○見舉國皆皇父而王獨立于朝亦諷之
令王知懼也
小人之慘烈如火之焚物藉內寵而勢張焉襃姒有以
煽其燄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
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正義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劇也其番聚
蹶楀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
卿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蓋以
宰屬而兼六官位卑而權重也疏云兼雜爲名故謂之
卿士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而
施有十二教焉禮記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
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
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家語
云司徒之官以成德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
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
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家語云冢宰之官以
成道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

則餘冢宰。○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及后
世子、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
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大
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祭祀賓客食、
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
獻、上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

贊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家語、子
曰、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周禮又云、爵以馭其貴、祿
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
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是八法之用。
周禮、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
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
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
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

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況無囘曰皇父之罪、擢髮難數、卽以今營向一事、而其虐
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
按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
千里而遙、皇父避難而謀迁、是智足以知西都之亡也、故
詩人下孔聖二字以深愧之、言其營窟則誠工矣、不愁遺
一老、而於王何愁乎、意亦興王省悟
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

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
畿內之國二卿、今皇父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明其
違禮
陳大士曰、國家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警懼之、
而皇父不知其變、方與其私屬群小爲迁都之計、賄賂公
行、各爵胄濫、使君子畏威承命、敢怒而不敢言、至求自逸、
超然利害之外、而不可得、所爲如此、卽何以謝天變乎、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悲怨之詞也、作囘天安命之說者非
是。

子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宜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爲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爲得不替乎

鄭箋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厲王之變小雅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蘇氏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

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如序說則是詩之所不及也箋餘云君猶天也臣之事君如逃雨然無可躲閃處

詩弋云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鄒肇敏曰此詩摘雨無二字名篇正則雅也但此二句何以不載于毛詩得非孔子刪之乎使果刪去當並無其月矣意王詩之唐棣鄭詩之麥秀小正之無雨非刪非逸秦火之後有脫句焉

試觀當時諸臣去則以儀爲辭來則以室爲辭原未嘗以義絶又觀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則其情亦非遐愁者故以各敬爾身勉之而又委曲体諒以解之有令其無以自解者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

箋云正長也王荊公云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疏云三事鄭言三公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故爲望君嘆君之詞正令諸臣無以自容處若曰淪胥已如此矣亦庶幾其自奮乎而如何不能也夫致身之誼謂何令人當亂亡之時望君之自圖去者聞之寧不愧死詞氣愈寬責備愈嚴諸講俱非語意○金云曲爲諸臣解武以長往不返開九重悔悟之心庶曰式臧乎而覆出爲惡無益也

勿謂君如何不可愁因事如何不可諉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乎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夫事出于爲人尚可諉之于已尚其

出于自爲將安誘乎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內、惟
用得一敬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儀、敬而
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忠臣惟求自靖、已不靖而動之以人、人不足而動之以天
人心惟圖自安、心不安而勉之以敬、敬不足而勉之以畏
皆婉曲之極思也、
戎成不退矣、饑成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聞有禍至
而大臣袖手者乎、聞有賤臣拮据、而能濟天下事者乎、凡

百君子。聽言則答、譛言則退、而憯憯日瘁、曾暬我執御爲
然也。亦周庭之羞矣。
退則退耳。終不得謂此之退。爲出於面折廷諍。痛哭流涕
之後。不得已姑投閒以明絜也。然聽言則答、譛言則退耳
則其退不在譛言、而在聽言矣、可以一譛蔽責乎、
雖然。凡百君子、亦有大不得已者、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
棘且急矣、爾既不能爲巧言、又不忍躬受瘁、既不敢得罪
天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聽答譛退耳。此去者之苦情、詩
人若曰、我豈不知之、而乃托言于未有室家、則非情也、卽
曰無室家。昔可作而今不可作乎、
較豈休咎可否、此便是不敬處、君子之事君也、將不問躬
之瘁與休、并不問若何可使不可使、而惟一以敬爲兢兢
耳。
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
以力耳。以舌擊賊、惟舌是出者也、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劉氏曰、天子未必以爲不可使、卽不可使。亦未必遂得罪。
朋友未必嘗其可使。卽可使。亦未必怨及、而子之自云則

然耳。然其隙揣兩端以自審也。
詎云、人臣盡忠之策無已時。當身名兩困之候。宜別有苦
心、以妙其諷諫正、不必令朋友知、抑朋友久久自深諒也、
蓋既行入仕、便當一心知有天子、何爲以怨及朋友之譛
與得罪之念共徘徊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三終

海陽范王孫輯著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幽王惑志羣小臧否淆亂國將喪亡詩人刺之

陳大士曰甚矣人主之惑于邪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綸皆謂國無人而柰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願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猶之所以回遹也然小人喜同而惡異其喜同而惡異者又人人爭智而讓過其所爭者又

復棄大而務細其景象甚暗乎故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尹文子曰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亦知能損于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爲者極于堅僞偏執之行求名而已○錢云盛世其君英果其臣降以相從衰世其君優柔其臣抗不相下

爾雅云龜三足賁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聖人不易得然人人皆可作聖心心皆可証聖聖固聖也郎否之中亦有聖也如哲謀肅乂詎非分聖之一脉者分聖之一脉皆足以扶世可謂衰世無人哉

嘗此盈庭莫執之日得一明者而果自立剖得一聰者而是非立判得一恭者而回遹之態消得一從者而渝訿之舌卷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惎其急愛恤培植之

箋云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解之者曰貌恭則氣象嚴整靜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徹

微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

徐徽弦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使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瘠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嚴華谷曰、刺王不能自强、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夫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今止言君子畏亂自脩、而刺王之意自在言外、夫詩既列于雅、斷不宜徒以身家免禍爲詞、説來須與國運相關、始得、或亦宛大夫托爲相戒之端、以諷王也、

龍以御天、自是首出之事、鵬搏九萬、鳳翔千仞、又士君子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小鳥而思飛天、則力絀而志長也、宛大夫有天下國家之憂、欲力任其斡旋、則孤忠莫濟、欲置之度外、相與淪胥以敗、不可、故取興于鳴鳩、以自鳴其鬱勃之志云爾、

大凡抱憂時之志者、誰不以君國爲念、然念徒切于君國、或奮激而逃林、鬱勃而沉淵、反往往有之、惟取憂傷之心以念先人、懷二人、則莫逃之義、抽于莫解之懷、自不得不細心密慮于其際矣、人謂宛大夫勉于孝、吾謂其全于忠、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或時王沉湎于酒、臣下化之、彼者、有所指而諱之之詞、亦感時事而憂傷之也、各敬爾儀與各敬爾身一例看、欲同列互相免、

天命、就皇家之命言、夫膺命基命之事、全在君、而當上帝厭亂之時、所以祈天永命、在廷諸臣、皆須有力焉、

楊子法言云、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説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也、此所貴于式穀似之也、

朱豐城曰、蜾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詩故曰、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

鄭乾齋曰、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强爲善之意自躍然于言外、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説不得的裏面是也、

釋鳥云、桑扈竊脂也、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

宜岸宜獄二、宜字、悲慘可掬、此俛仰時事、而哀嘆之詞、當此之時、所賴調劑其間、以挽回世運、而默延天命者、全在吾黨、但效力于今日極難耳、故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或以穀字與前式穀穀字一樣看亦可但要說得開夫所以
𤞞韓詩作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以獄爲犴野犬所
守

詩弋曰末章疑即托占詞以訓也○惕于天命不又傷于世綱顛倒而思以維持調護于其閒舍溫恭小心無他法

徐云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蓋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徐玄扈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畢志極情萬轉千廻鏤心刻骨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卒讐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後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惓惓望君之一悟也蓋不獨情致曲盡其文亦不在東山棠棣下矣

徐士彰曰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閒則然也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閒則然也通篇憂字凡七見而心之憂矣句層疊五出前面俱就自己身上窮人無歸景象摹寫其憂思情景已自悲婉直至維其忍之方向君子心裏一想便不覺涕泗交頤矣詩凡滿百言而所以道君子者只略露一忍字而卒又歸之于讒何其悲痛而婉曲也

論詩云取興鴉烏先認箇不孝之罪○郝云鸒斯鴉烏也烏孝烏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曰爲世子依母歸申以仇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托鸒斯諷之賢傳之言也

萬曰維憂用此以老不得及此少壯之年父母之如初也

萬曰尚書撫于五辰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時也左傳三辰旂旗謂日月星三辰也日以炤晝月以炤夜星則運行于天此三者民得取其時節謂之辰故天之生人必各有時五辰以撫之三辰以炤之今我獨于罹豈天之生我我之辰皆不在無所以撫之炤之而然乎篇中未說辰之不善只說辰之安在

萬曰四五章遍舉天地閒之物動者植者飛者走者有情者無情者同類者異類者皆有所依與而我獨于罹有不勝其悲者矣

鹿性易驚猶畱其羣雉性耿介尙求其匹
萬曰六章又舉人情之最不相關更昨之易生貪易生畏
者猶未必無惻然動念而我顧若此之于罹殆益有不勝
其悲者矣○忍非殘忍之忍父子天性觸之卽動感之卽
通邪能忍得住說到秉心維忍是憯之以一體之至情動
之以不容已之良心稍有一念怵惕惻隱之眞當收郵不
逞矣而竟漠然也焉得不洊洊泣下說至此求哀乞憐之
意不復可加圖廻感悟之方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
路也下二章又復低回莫解推其見廢之繇更原其來讒

之本意內生意情外生情至于末段若戀若割似癡似迷
綢繆纏綿甚于痛哭可謂筆下有神章法神品
嚴云木附着于本根伐木者旣已斧斤伐之又以繩索從
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木一木相聯屬
析薪者旣斧之又以手扡而離之使一本析而爲二皆喩
幽王父子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如此又與末二句直下
有情
幽王之逐宜臼本繇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尙有理可
察而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讒之入繇王有以致之下繹

咎于屬垣者皆孝子之言也
萬曰人之言者口也必有所繇言者故賓筵曰繇醉之言
無易繇言者無輕易其所繇言也語意含蓄有味
呂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
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
此正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
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繇生言語以爲階也
周宗旣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于君爲危言以激之也君
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爲微言

以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
徐士彰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臼不得于父
而有小弁之詠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中
三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爲心也乃小弁之終則
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窮于自決者其中有不決
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于君父此所以爲是決絕
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爲此言哉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詩人辨
自己之罪輕傷世亂之念重
萬云考字義罪犯公法也辜亦訓罪第辜从辛有自新
之義又有負義其不同者如此
萬曰愼卽謹愼之愼如鳴鳩溫溫恭人惴惴小心戰戰兢
兢是也賢者之處亂世靡不如此
如此憮三字卽指定無罪辜而曆亂言大凡人有招罪致
辜之繇卽羅文網塡阱獄宜也則不謂之亂則不謂之憮
無罪入罪非威乎無辜加辜非憮乎已威卽從愼無罪見

泰憮卽從愼無辜見下四句總洗發上二句○箋曰憮敖
也敖慢無法度也
僭始旣涵形容讒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讒者之昏惑狐
疑四字之中兩般情狀曲折殆盡
訂正古文云僭不必改作譖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漸矣故僭始不可涵也○僭者
僭妄僭逆也左傳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淫破義是謂六逆逆則僭矣
祉福也如其嘉謀陳而深以爲祉自然虛懷納之訓喜字
解意耳
僉壬歛戢而叙正未用刑法向未專而主權未定乘間猾
有再遏之隙亂雖沮未已也沮如築堤壅水相似必君子
如祉然後斬草除根故曰已
姚承菴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必事若只就職事說小
人之曲謹殆過于君子但不是止于共耳止共二字必一
念一事無非敬之肅將方可當得
以今天下事觀之建樹宜難矣經綸不易矣然患無仁孝
之君子豈患無有恤之閟宮患立隆之無主豈患彝叙之

不明
作廟者戒道旁之築與巳初生之亂同時省試以鳩工與
巳又生之亂同莫猷者理其緒而分之與怒祉之不容混
同比其類而合之與怒祉之互相濟同天下事之似難而
實易者此一徵也
徐云以作廟莫猷爲喩詩人其有堂構之思乎有正名之
意乎燮餘云讒將傾我宗社壞我人倫于是仰視寢廟懸
想大猷而喟然嘆之
碩言對巧言說其言碩大而不巧以所得之心所見之事

直道之、而無所靡切于人。則瞻視端詳。安有闕捷之貌。故狀之曰訑訑。〇出自口、則非與人之耳謀者。

博物志、鹿孫艸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故从鹿、〇詩

故曰河濱土、竦善、陷、喻善陷人者也。

傳曰、籧篨為微、腫足為尰、郭璞曰、篨、腳脛也、瘍、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

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光亦不知其偽。又或有拳

勇如羿奡呂布。有徒黨如唐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有莫可誰何者。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不獨在讒人也。是所以刺也。

詩故云、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讒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責之。所謂讒人、指褒姒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按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譖失國。當在桓平之際。〇箋云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

想蘇公與暴公、平日相好、暴公忽暗使一箭、蘇公摸頭顱不着、撫今思昔、且信且疑、故指為孔艱、指為飄風、指為鬼蜮。指為反側耳、詩情在以相好而相譖上、

鍾云、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箇負友。內慚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眞甚于豺

虎有北之投也。

以相知而相譖。自然無面目相見矣。而此詩偏要望其來。偏要望其入見、則彼羞澁難前之態。宛然在目、有今其愧汗漸慄無地可容者。舊以為貴人忠厚非也。〇暴公之為人反側二字盡之、此詩之旨極之一字盡之

李云、蘇公被譖。若不知其為暴公也者、而第就其過門不入時歌之、如此、通詩只反覆窮其不見之情、未嘗指出譖字來、

萬云、伊字跟彼何人斯來、問伊人為從誰者、三人言、[illegible]

公之行者、二人不知二人中誰爲此禍、不兼暴公二人從行、文氣爲胡逝我梁二句、誰爲此禍句、推開深說不粘上文、如云不知誰人爲此禍者、而二人從行、胡乃不入唁我乎。不責其爲禍、而責其坐視已之禍、

求其不入唁之故、而不可得、意者云不我可乎、然始者不如今也、徐筆洞曰、六章有一否字、正與此可字相映、謂初疑其不我可、而還又不入、眞是否我也、然否我之情、我難知其何因、思昔壎篪如貫、何嘗有可否于其間乎、

爾雅、堂途謂之陳、國策美人充下陳、謂下堂也、

況無回曰、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者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

徐筆洞曰、飄風非往來之疾、言其陳陳過耳、無形影之可見也、凱風之吹、使人被之而可親、即終風之暴、亦使人畏之而知避、若飄風則忽得而聞、忽不得而見、有不可捉摸者矣。

既不入唁、又逝陳逝梁、倏忽往來、何也、大抵君子能惡小人、小人不能惡君子、必多爲耳目以察之、跡其舉動、若有所偵伺者然、

箋曰、女可安行乎、則何不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假脂女車乎。是兩路窮詰之詞、

徐云、還而入、則猶是轉不我可爲可之心、故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則是終不我可而否我矣、此則難知也、俾我祇祇字、亦即易字意、

蘇公之所以猜疑莫解、暴公之所以羞澁難前、全在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三句、惟相知故莫測也、惟相知故負慚也○箋餘云、信君子之心、不如信小人、故用盟、然可盟。亦可寒也。度小人之心、難于度君子。故用詛、然可詛亦可誑也。末世君臣朋友之間。可痛可涕如此、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令者。詛其不信者。詛祝、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樂書云、塤立秋之音、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和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簇夾鍾○郭璞云、篪以竹爲之、橫吹者、釋名云、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篪、

世本以爲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又或以爲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按若此則此詩有何意味皆因此詩而傳會其說耳

傳曰三物豕犬雞也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曰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特連言之耳

暴公之逝梁不入分明是鬼蜮情狀然終不能爲鬼蜮也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郝云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妖蟲一名短狐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者名含沙○洪範五行傳云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幽王不道褒姒煽處宮中乘醉飽之餘以求濟其欲王又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以虢石父爲卿士而妖試倖措寵蕃有徒王后及太子俱以讒廢矣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多以讒退矣巷伯屬在贄御目擊讒邪之蔽明主聽之不聰憂其不毒緇紳而空善類不已且彼申與呂鄫其輿愛太子可知矣太子奔申周必求之求之弗畀則其勢固將無所復止故欲以詩儆于公卿望諸君子爲天下救其獘而思有以善其終非徒爲免讒計也

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譖人罪狀其最可恨可畏者在一成字一謀字謀又所以成之也成則構虛爲實謀則工爲害人所以蒙禍者言之而切齒未及者聽之宜寒心

因萋然遑小有形而斐之以成貝錦因哆然遑小開口而侈之以成南箕傳曰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

釋魚說貝文狀云相貝經云紫貝愈疾珠貝明目綬貝消氣障霞貝伏蛆蟲浮貝使人寡濯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瘧嚼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醬貝使童愚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强

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也晉書云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

舌主客變夷胡貊故變夷將動先求其隙
萬曰譖言譖人或有出于一時意氣之不合者尙可言說
若謀欲如此則其心一主于害人而其計惟工于禍善故
深恨之
𠯁來云宵人毀正攻如仰天之唾豈能至天還從身墜旣
其女遷直是着頭一條
芽云姡姡言其覶縷之容萋萋言其備禍之疎時事至今
日已不復有邪正之辨但有巧拙之形如此故下文以敬
望之〇裴云遭讒放逐憂愁幽思故曰勞人處磽确而經

霜雪所以勁幹轉爲彫隕卯同衰草零落耳勞人草草四
字足包屈子一部
蔣云所以必呼天者蓋驕者未必信天而猶懼有天勞者
不敢閒天而不能不恃天
上只言視若謂天乃坐視此驕人之得志乎其亦矜此勞
人也初不言其視中之意下言投畀有昊隨昊天如何初
不言天必致其罪是呼天不應而爲是忿恨之詞也
蓋自玄奄入宮孤服在道天之生此久矣其能去之乎然
則君子如天何豺虎寔不能噬之而故曰不食有北寔不

能幽之而故曰不受像于無可如何而爲是賤惡之詞耳
夫天生之必天殛之天縱之必天絕之故終望于天而投
畀有昊
不欲使小人得加于君子故曰公孫碩膚不欲饞讒人得
淤其威燄故曰不食不受此立言之法也其實是沒奈他
何若以爲腥臊不堪食寔秋所不如者然
爾雅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有塹界如田畝
張云巷伯未必是遭讒而被刑而以其所身受者告也恐
此詩一播監謗者窮治指使朋黨之禍將興株連之害不

淺則詩人孟孫請以身當之耳
時事如此非刀鋸刑餘之人所能施其補救故望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敬則其志正蒙難而不苟敬則其心綑有備
而無患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劉氏曰天子之于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
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
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于是君得

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至于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繇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風莫知爲耻也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天下原有一等可以共憂患不可共安樂之人當共憂患。未始不異心相倚及其安樂則判有肺腸然肝膽之友每忽形骸其平素言色之疎畧者必多彼則思之以爲絕棄之端夫思小怨而絕棄猶可言也欲絕棄而思小怨不可言也人情薄惡往往有之。

具云兄弟安寧而棠棣傷夫婦生育而谷風怨君臣安定而弓鳥悲乃谷風之友亦賦于將安將樂之日甚矣安樂之毒人也正義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風之焚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故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

泰云恐懼至則不及待安樂則難棄各乘其將然則相庇也便可不自居其阨而相棄也料我亦何能爲不平之嘅皆深其機于蚤者也

燮餘云昔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此詩末一句迥省生平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語非怪嘆語若翻雲覆雨世態聖賢早已看透何必重揭一番公案

天下惟漠不相關之人決不相思決不相怨怨敢從期望太深處見在綢繆歡好時伏也德卽怨之階也德怨二物相緣而生但不忘則德不去不思則怨不來耳

患難相恤此恩耳非德也必蒙難而勉之以正遇害而持

之以義令忠孝正直之意不喪于顛沛流離之中此方可謂之大德蓋以生平期許言也如今人每云此一念有負于友此一念不可令某知皆不忘大德之謂也必不忘大德然後可相扶以進于道而怨自無之德與怨亦非二事如當利害之交去取之際而勉其寧害毋利寧去毋取以爲德則德也以爲怨則亦怨也以爲德自不忘之矣忘大德自然思小怨矣人每欲輕講上句恐詩人有德色之意

蓋認大德二字不透徹耳

正義曰山巔之上非草木所宜風尙吹之使生。

枝枯曰萎根絶曰死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箋餘云蓼蓼者莪親生之也菁菁者莪君成之也此因君不能成之故莪變爲蒿蔚耳

哀哀二字略斷乃自哀之詞生我劬勞其哀痛全在匪莪伊蒿上謂虛負此劬勞也

蘇將樂毅破齊閔王逃莒齊將淖齒作亂殺之王孫賈失

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召兵市中誅淖齒刺而殺之令其失王之處時即日三牲奉母未必非蒿又令誅淖齒迎立王子法章時其母在室忽病卒亦未必非莪蓋不失其身然後能事親有志者爲莪爲蒿不可不辨

爾雅邢氏曰蔚即蒿之雄無子者陸機云牡蒿也

萬曰爾雅小山別大山鮮疏云謂小山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皇矣度其鮮原毛傳亦以此訓之鮮民須以此義理會子不能養其父母却與父母不相連屬若此民者何以生爲

不如死之久矣領上耻字則以哀歎之情言牽下銜恤靡至則以哀慘之情言兩意互相迴環

論詩曰劬勞之瘁只就襁褓孩提時言第四章復畫出箇劬勞勞瘁的様字

德字屬父母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

郝云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于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

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罔極之恩本難酬也即欲盡情于一養而亦不可得故後觸目生感俛仰悲傷無能已已

萬曰詳述父母罔極之後又爲後二章悲號哀訴之詞嫻嫻不絶其情益不能當

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而且疾也○具云山下有風其名爲蠱山烈烈而風發發山律律而風弗弗蠱象也蠱則有子考無咎民莫不穀矣我獨何害不卒也哉

朱子謂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若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吾謂父母幸存。讀是詩而不傷然動念。皇皇愛日者。亦非人子也。

鄒肇敏曰。幽王征繕不時。驅弁絰以服國事。而奪人喪者。其孝子爲詩。嗚咽酸惻如此。槪其詩曰。鮮民久不如死。曰銜恤靡至。曰何怙何恃。則居喪之情況。而非奔喪之初況也。其第四章。正孔子所謂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意。而詩人自述其隱痛耳。末章云。我獨不卒。益深恨欲終之。而不得也。烈烈蔑蔑。馮高有感。其爲逍遥亦甚矣。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焉。○箋云。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于征役。

詩弋曰。此西轉而東之先兆也。蓋物不可處盈。盈必衰。勢不可居亢。亢必窮。西人至此心太驕。恣物太很。藉滿天星斗。都似厚其毒而思以槪之。定有犬戎一番刼數。而周鼎移矣。

陳大士曰。關東諸侯之不貢也。于求車求金見東諸侯之罪。于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

箋云。餐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餐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與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于天下厚。○司儀注云。小禮曰餐。大禮曰饔餼。掌客云。上公餐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餐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餐三牢。饔餼五牢。

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陳氏云。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棘。喪七以桑。

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于雍爨。廩人概甗甑七與敦于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湆。注于疏七。若是者三。又云。雍人雍府加七于鼎東枋。雍人舉二疏七于俎上。

餘則不平。捄則不直。見有之象。偏盈疑爲不均之象。致有之理。爲枉。似有勃入之形。○箋餘云。同一禮食也。有餘然之簋餐。而偏處其盈。有捄然之棘七。而偏處其縮向也。總其爲砥。總其爲矢。今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覩履頓異。所以涕也。

禹貢、荆州厥貢礪砥砮丹、蔡氏云、砥以細密爲名、礪以粗糲爲稱、皆磨石、

文云、思昔全盛之時。以九賦斂賄。以九貢致用。以九式節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其貴者。賢者。能者。服事者。老疾者。皆舍。使民攻老之事。食壯之食。其歲軍旅。則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先王以爲足。今也以天下供西都而不足。何哉。〇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爾雅、沈泉、穴出也、釋名云、沈、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

契、刺也、契契憂苦刺心之意、〇憚、畏也。言其賦役均、困情狀可畏。

薪、是穫薪、生意已盡矣。庶幾几載蓄之。以爲家用。不然、將腐敗而不可用矣。哀我憚人。罷困極矣。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不然。後將不繼矣。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〇羣小得志、則貪縱助虐。失砥矢之道。視君子所履者異矣。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爲漿、漿似酒之薄者、

後漢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表章。故詩曰鞙鞙佩璲。韍佩其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漢仍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張叔翹曰、此詩自鞙佩璲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皆是虛空中生出議論。其情似癡。其態似狂。縱横變幻。不可端倪。以文詞觀。亦天

下之至奇也。

論詩曰、末段倣騷之問天也。怨憤之氣。上干天象。舉七。敗。二十八宿。悉若散無友紀焉。不見助、反似害、詩人無此二意、

文云、天有列宿。地有州域。故三方之輸。西猶五緯之拱北。也。周之興。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合是五位以臨炤天下。俾無適天室。今我亦惟顧瞻漢津。而河精不臨。雖以天女主絲帛珍寶。而以河鼓爲犧牲。徒虛語耳。列行有金水之

嫉好有風雨之異義廚言失罰見太白小星附耳有讒在
側維彼赦客寔行請謁東人倘契契焉望乘帝車以巡守
四鄉此實難矣吾見踵之先于舌倣杓之先于魁閃也夫
監亦有光傳曰有光而無所明

疏義曰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
辰襄駕也七襄謂七更其肆

釋天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
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爾雅則
河鼓牽牛一星也如李孫之意則二星

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
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孫炎云啓明卽太白
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亦以爲一星朝在東而夕在
西耳故李白母夜夢長庚星生白因字太白從毛氏説
也○傳云啓導也庚續也

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
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
實也

畢三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箋云翕引也引舌者謂

上二星相近朱子曰北斗而西柄則秋時也

楊升菴曰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
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
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
熄而王室亂之矣

饒云當時賦役爲強國所據多不輸周此詩蓋諸國之弃
命于山西強國也秦起山西吞列國及周意詩人稱載
翕其舌吞之象也西柄之揭謂天揭其柄以授西也

四月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詩故云大東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南國困于征輸
也觀滔滔江漢盡瘁以仕可見

又云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
于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願作歌以告
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

徐玄扈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
懽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爲惡況今感時之
亂故遇景生悲觸緒增感眞似有終歲不得自寬者

王云詩人以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或者亦謂是與。

萬曰、人之爲殘賊者。必自廢不肯成立之人故俗呼此輩多曰廢物。

蘇氏曰、思得王者以紀理諸侯猶江漢之紀衆水。

[illegible]、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塞、正義曰、臆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使常通流、

箋云鶉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傳曰、鵰爲食殘之鳥也、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爲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蘇氏曰、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梜以免禍者。作此詩以告傷天下之意。非爲身也。

惟以告哀者、見滿眼皆是哀況滿腹皆是哀情、故滿口皆。是哀調、更無他言說可飾詞也、非不敢他及之謂。

陳大士曰、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詩人之徵也、自是征役紛紛。非山以賢力獨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致怨。而王方流連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磬之娛。故鼓鍾作焉。而王氣盡矣。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楚茨祭焉。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孟子之說詩曰、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夫人忠孝兩念豈有異哉古之人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而偏可爲其君死能孝者未有不能忠者也、但世衰國危喜怒爲政役使不均尊小得志令人進不得關其忠始轉而思孝耳。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衰世不得已之情也不然王孫賈之母。且以其子不能殉國難爲憂、而以不得歸激之王陵之母。且以其子貳心于君爲憂而殺身以成之、彼獨非人情也。哉、

傳曰、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力。足力也。此言方剛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也

若以爲知已者然而實非也意若曰嘉我之未老乎鮮我之方壯乎以我旅力剛故使之經營四方乎果爾則四方多故有力者當盡其力有材者當盡其材于以共濟時艱分固應耳然試觀今日非論能授官之朝也未嘗曰某也宜靜而坐鎮某也宜動而奔命某也宜親而操風議之權某也宜疎而膺鞅掌之任第或有此一等或有彼一等耳以喜怒爲上下以愛憎爲低昂勞逸不均憂樂殊任有如此矣甚而此一等之命仍操于彼一等之手士人輕感恩而重知已豈今日之謂哉、

姚承菴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在彼一等父母之日夕瞻依吾知其喜溢庭幃、在此一等父母之倚門倚閭亮所不免矣、

此輩肉食而緘口舉酒而忘公偃息安居而無多事亦足矣又且湛而樂也風而議也、酒中之語毒于酖快意之言慘于刃此又世事之更可傷者、

張云、此非以私勞鳴怨乃以公義責忠也我誠賢矣爾獨不賢乎我誠未老矣爾獨老乎我之方將誠鮮矣而飲酒風議之中豈鮮乎爾大夫自處謂何矣、老矣而飲酒若渴風議亹亹乎。

無將大車

此詩人自寫其憂思之詞與尚寐無覺同一景況百憂卽從思現者也憂以生思而思復生憂亂世情緒自是如此蓋當事者顛倒于憂患之中、而不知思悲惘者縈懷于憂患之中、而無益于思此世之所以危也、

想此人必是精于思者也其于事機之顛末時勢之利害無不條分縷析于思中有憂世之心而無其任有濟變之才而無其權力不從心故曰祇自疷兮無可柰何而悲傷之詞也不然思可以集事思可善後思可以去患而益智思之于人大矣哉而柰何曰無思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嚴云、君子推輓小人、小人驟進則譖害君子。

郝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責馬而駕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悞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僨事、所以可憂。

小明章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此行者怨其居者之詞念其人而涕零如雨云云怨在己非懷在其人也亦不平之詞也曰罪罟譴怒反覆其人亦與有力焉故戒之曰無以安處爲恒也曰靖共爾位則平日之廢職可知曰正直是與則平日之惡正醜直可知正直亦暗指自己一輩人說不無罪其培植意曰神之聽之亦怨詞也

共人即靖共之共惟其廢職故以共人呼之

采蕭穫菽言人方收拾我獨紛擊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

徐筆洞云無恒者見安危倚伏之機式穀介福者見禍福自召之門○意以穀亦不可必也福亦不可恃也

萬曰靖者安分無擾之謂見喜功生事不得而究之又不是安處不是安息却須何如理會

或曰遑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末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此世界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几可免耳方怨已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蓋如此○已之勞則訴之天友之禍則邀之神皆危怖不自保之意

鼓鍾

序曰鼓鍾刺幽王也

歐陽氏謂當時誰不屬周御而幽王亦無東巡之事史可據也焉得作樂于淮上詩揆云昭王巡狩沒于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游于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韓詩亦以爲昭王時作

論詩曰辟雍淮水同一鼓鍾也瞭瞍奏公喜其未已淮有三洲則悲其久也信乎樂在人不在器也唐太宗謂杜淹曰夫聲音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今玉樹伴侶之曲俞存試奏之知必不悲與此同旨

箋曰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琴瑟爲堂上笙磬爲堂下傳曰笙磬東方之樂也疏義曰東方物生之位凡宮縣四面縣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

鐘鼓琴瑟笙磬、言聲。雅南籥、言容。
箋以雅爲萬舞、南爲夷舞、籥爲翟舞。三舞不僭、如樂記所謂進旅退旅也。○疏解傳意、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而不僭矣。與鄭異、
正義曰、萬舞即武舞、以干戚。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箋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文舞也。
傳曰、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疏曰、昧、物生根也、南、物怌任也、故亦曰任、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于下、故以爲名焉、白虎通曰、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既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

傳曰、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明堂位云、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即此意。疏義曰、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則言南可以兼四夷。
吳氏曰、不變者樂之文。不知其何以變者樂之情。變在文。猶可言也。變在情。不可言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也。[illegible]縣罷舞。始稱盛世哉。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撓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而後農故鐘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焉。聖人側但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附異 詩故云、刺幽王者。記徐夷僭王之事也。大雅曰鋪敦淮浦。仍執醜虜。宣王之世。徐子嘗拒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淮南亦云。即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鍾伐鼛。是築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同是感矣。

海陽范王孫輯著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郝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彊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咏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咏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

徐筆洞曰、此與下三篇、朱子以為豳雅、豳何以有雅、想周家既王、追述公劉古公時力農奉祭之事而歌之也

陳大士曰、先王之道也、重農而尊神、以極其節、所為交神明、逮群下、非盛德曷臻焉○農本務也。祭則有孚顒若、萃渙之道、莫要于此、故于幽王之亂而思及之

粢盛犧牲、皆民力之普存也。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神人胥慶、因詠為此詩、

歸云、荒穢之土。舊皆沃壤、今抽茨棘。昔耕黍稷。此四語慨想無窮、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王乃有廢禮者、語外深長。

詩弋云、棘可以為匕、升俎肉備祭祀之用、抽者生生不已之義、郎此一字、便有前承往昔、後人勿替引之之象。

妥者初迎尸而拜以安之、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拜妥者、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

少牢云、祝設几于筵上、祝舉奠、主人西面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疏曰、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于主北焉、既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

侑尸之禮。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異也

少牢云、尸告飽、祝獨侑、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主人及尸之言、皆祝所傳、祝蓋以主人之詞勸之、

疏義曰、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儀容○陳

大士曰、獨言蒸嘗春豆二時闕焉、物未大出也

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又曰、然後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於牙、或齊于肉、

亨人曰、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修形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禮運注云、分別骨體之貴賤、肆于衆俎、是體其犬豕牛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謂殺而陳于牙上也、王肅云、脟肉、分齊其肉所當用、

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

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詩測曰、待賓客之處、誠敬所聚、肅恭所存、意其神或在此○疏義曰、神無不在、故博求之、

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旺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蔦曰、以祀事之孔明、而致其饗、來其報、固其所也、不然不感而通、不通而報、或感之不通、通之不報、祖孫之間、有是事哉、

禮、諸侯皇皇、疏云、行容止之貌、儀禮聘禮、賓入門皇、注

自莊盛也、皇之義宜如此、

記云、祭固因于其分者也、天子流于光而及于遠、公卿涖于甲而及于近、及于遠則血食之事先矣、及于近則火化之事先矣、

孔云、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

爨意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于俎、此當爲從獻之俎、郎下、燔炙、是也、孔碩、取肉肝之肥碩美者、

儀禮、主人洗爵酌酳尸、既獻酒、賓長郎以燔從之、置之

於俎、主婦洗爵酌亞獻尸、既獻酒、兄弟郎以炙從、置之于俎○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禮、凡祭之道、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內羞、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天子之庶羞百有二十品、

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正義曰、於繹祭、可以此豆賓敬于尸而薦之、是爲賓也、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

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特牲云、主人酬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擧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

鄕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嚴威非所以事親而之生、嚴威亦非所以事神而之死、故禮儀而不廢笑語有家人父

子之樂爲、特不敢越于法宜耳、所謂以人道接之也

少牢云、薦獻禮終、尸告命祝以嘏於主人、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旣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釋嘏詞以勑之

箋又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

如幾、若有所期、約來適與意符、如式、若有個則、倒在、廚欠、不得○神之歆、人居性情之會、而察人在形神之微、故積精氣以迎於神、而神若與周旋而眷矚之

旣齊旣稷旣匡旣敕工祝之所爲告也○姜炳愚曰、神有靈而無氣、其精氣全懸于生者、孝孫之氣一處不斷、則昭格所自窮也、

賴云、使擁田祿而儼然民上者、神不足以持、候氣不足以齊敎、則自樹之根薄、且志不足以達變、識不足以研幾、亦化裁之地膠、故錫爾極、爲致福之本焉、○黃云、極固爾極、孰從錫之、神若入人肺腑、而代爲之心者、

箋云、鍾鼓旣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徃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

告尸以利成、

告利成之位、特牲言士禮、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言大夫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正義曰、尊者出稍遠也、此云至堂下、明遠于大夫、

正義曰、特牲少牢、皆祝告主人以利成、尊則備儀盡飾益有節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也、

正義曰、特牲告利成、鄭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鄭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是二禮爲差、此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二禮又爲差、

叉云尸飾神者也故醉起送歸共爲節度○君送之廟門
内與不迎尸意同
春官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奏肆夏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
其送尸備自作樂也
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豋豆是君婦遵豆而已
餘僕諸宰徹之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
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故
曰諸宰

陳大士曰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境内樂之
公卿之祭與諸父昆弟樂之
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
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親
親也
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
賓俎則有司徹而歸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
出主人以胙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寢
之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内兄弟于寢之
房
上言福壽只少得説子孫故又説燕私處之泥神嗜六句[illegible]
看正分疏前禄後禄也
有其擧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或擧患也雨露既濡有怵
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董子曰不多而欲絜
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則又盡之之説也
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
睦族也燕私一擧而凡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
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中寧有監茲歡悅而不降保

定之眷茲樂具入奏以綏後禄此殆實理自然非借譬也
子貢傳楚茨南山甫田皆所以勸農也○胡新安謂歌咏
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是也
此所爲勸也

信南山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鄧潛谷曰思古農政也○人皆以爲因祭而推本于農政
不知是陳農政而因及于祭也董子曰春四時所受於天

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嵗四祭也可見奉祭是農政内事
張文潜曰田事脩而衣食豊衣食豊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
首章凢勸農省農任土正賦之事無不具焉次章凢祈年祈雨乘時芟播之事無不具焉言君上之事言其精神耳舊以爲無義味輕遆過非是

正義曰甸之爲𤰝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注云甸之爲治也如数計之六十四井也特牲注云甸或謂之乘
冬官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緑邉一里治洫故或云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或云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遂在井之内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此其水則遂達于溝溝達于洫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洩備旱潦此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小溝故有一縱一横之象其遂横趋于溝者則南其畝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趋于溝者則東

其畝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説者以畝爲防水之具未考周禮左氏耳
考工記曰凢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凢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凢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馮云西北之水乘金水之運故秋行而冬止大抵官成物之功南東之水萃木火之氣故春發而夏昌大抵戝生物之事南東其畝亦取生氣之意也○名物疏云東南向陽

西北傍陰乃人道貴陽賤陰之義耳
朱云天之于物也尊而不親土親而不尊物之求膏澤于
所親易而于所尊難其勢然也故萬物莫不尊天而貴雨
雪○冬春之交刑德之分也雨雪所以助威霢霂所以養
德苟當冬而不極其閉凍是罰緩矣罰緩則傷義當春而
不周其溫濡是賞屯矣賞屯則傷仁故仁以生物而仁非
其時則足以殺矣義以殺物而義以時則所以生矣
有義冬者無戾春有吉天者無凶地凡此皆曾孫精神之
所固也

陸農師曰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
水散則成涸而水聚則成鹵土散則爲塗而土聚又爲塊
如此者皆不任物
萬曰或或與郁郁同言黍稷之有文章也
箋云畀與也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祭義云祭前十日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正義云畀
者賜下之詞不得當享祀言
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
秋冬去

秋祭瓜熟因并獻之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
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供其果蓏瓜
瓠之屬
禮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示盡
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也先言酒後言牲是其次也
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
圭璋用玉氣也
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

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天官酒人辨五齊之名一
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
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
酒祭祀則共之
箋曰享于祖考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
之納亨
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
毛牛尚耳○以耳毛爲尚也麗係也
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朱子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卽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膟膋以陰氣求之。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箋云刺者刺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沈無回曰一成之田百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閒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又教之天下豈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叙致不能自已焉。

子貢傳曰所以勸農也　夫勸農自是此詩之旨而傷今思古自是叙詩之旨不相左也

曾旱季曰輕農則民舍本而務末事末則產約產約則輕遷而况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故每欣以利而殷勤懇至寓鼓舞之術焉。

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孫毓曰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〇箋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詩乜日可見夏耘亦行補助不獨耕斂爲然。

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成也

漢書藝志云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卽報卽祈一時事也此時黍稷未成故但齊明其志奉此犧牲以進耳

正義曰犧謂純色社爲陰祀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

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社與方牲色各不同而犧同也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郎社鄭志云爲社謂輔作社神。社者五方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傳曰方迎四方氣于郊也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

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爲玄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蓋火土位俱在南方

既正義曰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及卑后土后稷田正皆在焉夫奉先民焉曰祖而農知尊矣亦所以教也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正義曰此不云籥周禮不云琴瑟皆文不備耳　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

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

甘雨孔氏曰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

以穀我士女頂上農夫之慶來言我田之藏由農夫之勤。感神既所致則今日之祈甘雨亦以食農夫故也郎農夫之巳。格神代轉爲乞靈耳若曰非以于一人之故也。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曾孫來止是再提今適南畝之文也上云我田既藏此則必其終善

詩七日熱耘最苦此時飲食易敗故取而嘗其旨否。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氣味如家人父子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上下相感精神如一氣呼吸爲於此可想見盛世君民景象

末章是預道之詞

箋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露積穀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秷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梁車梁也正義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是也橋高。

廣得容車渡故以比。
沈無回云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虫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子貢傳曰農夫所以報上也報上是此詩之旨而刺時又自是敍詩之旨

論詩曰治世幽明上下一體呼應疾虫去虫異雨得雨亦由平日德術政舉使然只閒閒叙神能驅虫雨能澤苗而所以致此者正悠然可想若指定上篇方社田祖之祭循之據豚蹄而望庶則夫頌君德者亦淺矣

箋曰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方言入地爲熾反草爲菑疏義曰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

箋云若順也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箋云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此四虫者恒害我田中之稺禾故明君以正已而去之傳曰炎火盛陽也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虫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盖明君爲政害無由作箋云使自消亡

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

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抵冒取民則生蟊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虫螟

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箋餘云無公私而有公私者忠君之義有彼此而無彼此者恤寡之仁大田之中其收入之多積藏之密者姑無論萬夫所耕其卻事脩育之無憾吉凶賓軍之饒給者亦姑無論

疏正義曰穧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四

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数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稯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把耳米之筥則五斗

繁露曰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伊寡婦之利亦足見古之耕者有君子之意

姚承菴曰前篇是祈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蓋黍

稷未成不用以荐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祭也

左傳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諸篇作仲尼故反王政之所本而受之以幽雅明變之可正也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箋餘云兵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幽王失政農荒其業戎不除器故大田之後次以瞻洛陳古道以刺焉

嚴華谷曰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有如茨之盛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韎韐臨

戎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格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遠矣

郝云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脩會同遂廢故詩人覩洛水而思先烈也周京寖遁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懕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

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
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
論詩曰鎬京據天下之險真足坐制六合矣雖然使子孫
深居北隅恃以無恐漸與天下聲氣不接則痿痹之勢成
焉故周公復營洛邑以朝會諸侯一則使子孫出覲形聲
心有所警一則使臣民入怵聲靈氣有所悍蓋萬年之長
慮也
國甚武則伯甚文則弱禮樂之敝還與干戈同衰君子總
萬年之損益而計其終可云救也

洛詩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
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注澗
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
之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
龜之兆正食其墨也
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傳曰洛宗周溉
浸水也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是洛
水即漆沮與東都伊洛別矣
詩故云東都會萬國道里均平故曰泱泱謂得其中央也

箋云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
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
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茅蒐染也
○疏云其草色赤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
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爲士服無疑傳又曰韎韐所
以代韠也案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韍韐皆蔽膝之
衣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亦見爲士服也
○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
國蓋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箋說似爲有據說者皆

謂周官有韋弁爲兵事之服韎韐合韋爲之則其弁必
韋弁衣必韋衣是天子親御戎服然以韎韐配韋弁無
成文可考而相緣已久矣姑存之
作者是天子親御戎服自然張皇震疊能消天下不軌之
萌而振國家久頹之氣
傳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
鏐珌士珕琫而珕珌○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
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
謂之鐐說文云公珕蜃而不別于蜃故天子用蜃士用

珕也
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項云兵者危天下之具也而亦天下之所賴以安故耀德而不覲先王以之貽百靈之祉居休而不解聖人以之先天下之憂○徐士彰曰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鞞琫有珌即首章之韎韐也福祿既同即

首章之如茨也彼此固可互見

詩弋曰洛邑四戰之地也先王時耀武以示威于天下耳然必籍西都爲根本無事則退藏焉若棄西都而專恃之便肩寒背薄室家其何能保此賦黍離者所以致恨幽平也○語云洛陽天下之中抗稜于四裔亦四戰于中原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

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王失政而大東鍾鼓作失諸侯矣周且東遷六師虛脩儀衛弛矣故受之以瞻洛庚不朝矣即朝不賦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旣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裳華桑扈鴛鴦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而反問窮而通風終于豳雅後之豳其義一也

陳大士曰瞻洛至車攻一時之詩也諸侯朝天子于狩所佴于六師之威已焉天子荅見之裳裳而因以桑扈燕之未覯而心惄也旣覯而心寫矣至飲燕之際於收歛敬慎諄諄如也而戒其傲意可知已天保爾其君古人之質也且親親也鴛鴦乃不敢爾其君也宣王之世諸侯引嫌焉爾矣頍弁猶棠棣之志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賢之至

而車舝施之季女咸之感少女可以見天地之情車舝之思季女可以觀理義之正青蠅何居而間于諸詩之中也我未之前聞也或爲其時事諷而戒諸則猶然盛世之音也若然則與賓之初筵同是物矣賓之初筵疑非武公之詩也天子飲燕設事以戒云爾武公即孱聖柰何升而雅乎王在洛飲酒僑焉耳那居乎其在鎬者也裳裳於瞻洛無錫予采菽荅魚藻有錫予洛僑焉耳諸侯之朝于鎬又加勤焉爾也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仍作天子沓游洛說而叙詩陳刺意自在言外。陳大士以爲陳宣王時事理或然與

三章俱就其可見處以美之末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

論詩曰想天子韎韐臨戎何等憂危其心思得一干城之寄可知矣今一見之子而有當焉心之寫因其所也

徐云天子韎韐方耀武也而群侯以文章濟之此是明良交輝景象即此明良交輝中便有瑞氣散在各侯身上所謂慶也上面譽處亦即有慶之意○分如茨之福祿而各被其休人人同之境界而咸沾其澤

詩撰云譽是天子譽若能發我聲名也。處是天子處若能與我邦家也慶亦是天子慶若能錫我休嘉也皆天子自幸之詞與爲龍爲光邦家之基等相似若說我心寫兮便有譽處不應倨傲乃爾

箋徐云左之左之右之右之似承六轡沃若而言也蓋借馭馬以況其馭世云耳兩章宜爲一章或黃或白常是左之右之之典○錢云左之而又左之左而更有左也右之而後右之右而更有右也

詩弋曰凡人之可見者皆其似也而有寄之真有不可見者焉人亦有言。春光在紅紫而紅紫非春光此詩亦若曰棠棣在黃白而黃白非棠棣真不可見也亦言其似者而已矣

箋云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之子謂古之明王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子貢傳曰天子燕方伯之詩○詩弋曰此之燕諸侯何異蓼蕭湛露哉然先歆以福急頌其功卒言不戢不難匪教若譽若諷似望以桓文之勛而防其跋扈之漸者慮何深以切也噫斯其爲衰世之君臣乎

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春扈趣民耕種農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爲果驅鳥桑扈爲蚕驅雀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老扈鷃鷃則趣民刈麥令起不得晏者也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有裨衞生民意此諸侯爲方伯以屏蔽萬民者也故以桑扈爲興

桑扈有青素二種青者嘴曲食肉好盜脂膏鳴鳩之卒場啄粟者是也素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即此篇所咏者是也〇詩測云鶯鳥之有文采可愛者也桑扈之羽

領乃鶯之羽領故曰鶯其羽鶯其領彼所謂儒其冠儒其衣云云也

傳曰胥皆也孫鑛云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諸謀行于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毋刑罰不加于身則庶人樂矣〇論詩曰天地間唯樂是普同的君子坦衷易行可親可樂天亦受以祜人亦籍其屏

箋曰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樂則又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

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走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又易歸妹以胥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名女須胥須古今字耳

功高者易滿卬卬自檢而見其戢焉難焉受福亦見其那焉此則不戢不難彼交匪敖而已矣受福不那福祿來

求而已矣

箋曰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燕飲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

陸農師曰兕善觸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角爲之〇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

航廊也所以着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飾。不得名飾。

又曰甚哉忝邑之于諸侯也。柸酒之間。一何其深以長也。然而卒隱之若爲已然歸美之詞若爲未未然期許之詞。主人君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其猶然有大侯以上愛敬之意也夫。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箋云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亂于上獸盾取之而刈菅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托鳥獸以比

卽云臣之頌君亦便是思古爲刺。

詩弋曰于飛而畢羅不及在梁而左翼是戢其性恬也在厩無馳驅之勞摧秣有奉養之適其情愉也萬物盡歸恬愉君子直在宥一世而無極焉故以萬年頌之。

傳曰鴛鴦匹鳥疏義云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親則取之易得弋者每雙獲之

洽音 閃猶 音急 依音 穴片 督敗 甈

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网小而柄長謂之畢疏云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詩測云羅畢皆自其鳥之不飛者而用之鴛鴦于飛其得而畢羅之乎。

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箋云比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亦皆其將縱散時也○正義云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

摧莝也。

摧之秣之箋云無事委之以莝有事予之以粟明主愛國用也。

詩撥云鴛鴦不安于棲木鶩飛而起常恐畢羅之及不安于交頸顚倒而睡常防外患之加蒙前篇洛水諸武安不忘危之象也乘馬謂周道之勞前詩在厩之逸芻以摧之粟以秣之蒙前篇保其家室危而能安之象也

舊曰三代之時風淳俗厚以臣頌君卽魚鳥皆得引以爲喩至于乘馬乃人情之所甚諱不欲居者亦得以屢言勸

道加于至尊彼其真愛朴忠相安之素初無忌觸之足患
也後有捷功獻頌止因一殊字竟蒙僇辱視鶯鶩何如耶

頍弁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詩弋曰此徙伐木之燕兄
弟而情慘語迫抑何言徹而泣并下也蓋幽王不親九族
而諷之親者自不覺其忿切如此
論詩曰讀伐木知盛明之朝王求九族若唯恐其不來讀
頍弁知衰亡之國九族求王亦唯恐其不見日逬我暇矣

飲此湑矣有濃露湑蕭厭厭快足之景曰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有啟霜墜葉戚戚隕亡之象
傳曰弁皮弁也孔疏曰爵弁士之祭服常弁則服以郎
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
詩則云頍作頍古規字弁之圖象也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疏云天子燕服有二
燕群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　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
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
王之在上位猶弁之在人首也
問之曰伊何故下以匪他應何期言何可期之以其其也
故下以具來應
箋云言王所當與燕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
無他言至親刺其形爲也君子斥幽王也
箋云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
淮南子曰兎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兎絲死呂子曰人或
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如德
也者蔦氏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

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
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
箋餘云人知蔦蘿得松栢而弱者有所依不知松栢得蔦
蘿而強者亦有所護
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禾　大戴禮曾子問云陽
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
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爲雹也盛陰之氣在
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
下因水而爲霰

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燕樂同姓藉以爲諷而告以敗亡之戒非欲王燕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詞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諷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恟恟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勸其燕樂哉○又云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乙無可爲唯須飲耳

雙峰云然則幽王之覆敗集于何時方其黜申后廢宜臼一

本傷殘而驪山之禍已兆于眉睫矣奚俟暴九族乎

車舝

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崔仲凫曰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唯婦人言故詩人冀其改德於賢女耳

論詩曰風之有關雎所以興治也雅之有車舝所以救亂也鳩在河洲鷮集平林其托興同寤寐之求饑渴之思其用情同荇菜之采析薪之析其寫事同獨文王有聖德非俔天之妹不足以作配故曰淑女曰好逑幽王失德必具回天之力乃可悟主故曰碩女曰來教

嚴華谷曰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更欲求淑女以配王則疾褒姒甚矣凡樂彼者皆所以惡此也徐云詩人其有關雎后妃之想者乎

詩人於幽王之不德明天無力補救無策無可如何不得已而思此一着耳開口說箇思字悠然可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思中覩德之象也曰我心寫兮曰以慰我心期以遂其思也德因思而見思又以德而慰總之是忠臣之極思

幽王之時甫田咏而上下之恩斬矣桑扈鴛鴦訣而君臣之誼衰矣頍弁咏而兄弟之恩薄矣小弁咏而父子之性斬矣白華咏而夫婦之倫亦傷矣獨好色一念迷而不覺而其蔽總由於褒姒故詩人仍思借夫婦一倫爲五倫相救之路

箋云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必先期當王意而後可施其德教

朋友合德之稱故夫婦配德亦名朋友無好友郎下無德之謂有德與女則好友無愧乎好逑無德與女則相友而

不足矣故望其來教而仰止景止直欲師之也嗟乎師保之言無由啟規瑱之耳而轉欲寄娥眉之口以進也亦傷心于裂繒獻諸侯之所爲而爲是憤勃之極思耳

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之義所謂燕或指此耳

傳曰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

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云走而且鳴曰鷮其尾長肉甚美詩云四足之美有麃

兩足之美有鷮○疏云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士相見贄用雉亦取其耿介雖夫婦而好友亦如士之相見者耳故況焉

疏義曰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引人從己此言無德與女以彼爲主捋己就人

箋云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疏云言爲薪是屏棄不用之詞

箋餘云如組如絲皆狀六轡之柔從以形言如琴則離形言聲摹其諧和中節韻協宮商似夫婦之倩聯意密也味夫婦詩多入琴瑟意皆如此

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與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讒言何能爲也信之自爲其播弄耳極於亂四國其禍大

信之者成之也起于搆二人其端微信之者啟之也舍旃舍旃苟亦無信人之爲言胡得焉可見無信是止讒妙訣

詩測曰樊者間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汙濊止于間隔牽纏之處豈坦易安平之象○詩揆云言其渾身在藩籬荊棘榛蕪之境絕無坦夷光明之心

沈無回曰讒人既已寘毒于人意中而忽然踊身於其事外始則爲止樊之蠅孰知其已遺矢于几席盤盂之間令人不知風波戈戟之何自起金石膠漆之何自解而彼又且旁覷颺去爲止棘止榛之蠅昔永叔憎蠅賦止摹其著

物之微耳不知其可畏正在不著
箋云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詩攷云圃有樊圃有棘
山有榛欲止之彌遠也
蝿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汙白使黑
汙黑使白營營縄縄𦐇𦐇之象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
進難退
孫炎云樊圃之藩正義曰藩以細木爲之下棘榛即所
以爲藩之物
黄餘云豈弟美德亦嘉號詩每借以爲刺齊子豈弟刺其
淫而縱欲也豈弟君子刺其昏而容奸也寓之以美名所

以深慨之耳
前漢昌邑王傳曰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
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愼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
矣惡即矢也

卷之十五終

詩志小雅卷之十六

海陽范王孫輯著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也　箋云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
禮豢豕爲禮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
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首二章舉射而飲祭而飲者見酒以成禮古人之飲法如

此是皆以儀度法制將之所以終宴而不亂也此何惡于
酒柰何今之淫湎毀常大異于是
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飲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
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期爵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其
飲酒所以正威儀也
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諸侯與其臣行
禮使宰夫爲主人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
之公升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
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爵洗賓辭洗主人

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于筵前然後賓升筵
箋云左右謂折旋揖讓即指此也
傳曰殽豆實也核加籩也箋曰豆實菹醢也凡非穀而
食之曰殽疏正義曰籩實桃梅之屬故稱核
箋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咸儀齊一言主人敬
其事而衆賓肅愼
箋曰鐘鼓于是言既設者將射改懸也
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
爲燕新之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又改懸以避射也

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是也
按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
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鄭氏注云皮侯此大射之侯也春讀爲蠢作也出也
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于禮
樂者與之事鬼神也來侯此賓射之侯也遠國服屬而
來則王與之射以賓禮待之也獸侯此燕射之侯也王
於休息燕享之時則張此以射　大射于宮賓射于朝
燕射于寢

鄭氏主大射說孫毓述鄭云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
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
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　按大射前三日司馬命量
人巾車張三侯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
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
司裘云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諸侯供熊侯豹
侯是天子之射張三侯諸侯居于天子故二侯也　天
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
子侯中一丈八尺最高大故名大侯　天官司裘注云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于
侯中所謂皮侯也　又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
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鳱鵠也鳱
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也
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然則賓射之正亦鳥名齊魯
之間名題肩而射人註亦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
則能中焉
毛氏主燕射說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
義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

日。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　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下綱。中掩束之。至于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于此言旣抗也。

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大

夫士不采者也此自其登獸之處言。其外則皆丹地。畫以雲氣。丹淺于赤、　正義曰、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　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于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君臣共射之、

考工記、祭侯之祝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蓋因祭而寓意以爲諸侯之戒也。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抗。之。義。如。此。

同。比耦也、鄉飲礼注云、比、選次其材相近者也、禮、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　鄉射禮、司射比三耦于堂西、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箋云、旣比衆耦、乃誘射。

傳曰、的、質也、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于

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又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卽質也。周禮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鵠大如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

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徐云、毻、若以、飲、酒、爲、辱、者。

大射禮云卒射、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于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

徐玄扈曰、二章因注有祭而飲ヒ字、遂欲各段補出尸酢意、愚意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爲何不說、若要說盡、

古人爲何不說盡、要待後人增加、分明是畫蛇之足、自正其酒也、如此章只是言祭祀之事。見酒之爲用如此。何必說尸酢之爵乃爲飲酒事耶。　此時主祭者助祭者。其精神燕浹洽于笙鼓百禮之中。其志氣盡凝注于在上在旁之際。若并忘其爲酒也者。見古人用之以調禮樂已耳。用之以脩純嘏已耳。用之以奏爾能奏爾時已耳。此外寧復有飲法哉、

酒誥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曰、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注、本欲禁絶其飲、今乃反開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敎。不迫而民從此也

萬曰、有大禮。則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則有備禮以成之。

正義云、嘏詞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也。故喜樂。　徐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謂孝敬之出于自然

箋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　特牲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使飲

奠者。將傳重累之也。

世子文、其節次逆、當逆觧之、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南、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舉奠、洗爵入、所謂獻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既稱獻、固當有酢而卒爵、特牲云、舉斝角、詣妥尸、是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于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

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特牲注云、佐食、賓

佐尸食者也　特牲曰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
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
加正義曰特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
爲加也
釋詩云康虛也箋亦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　特牲
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賓弟子
及兄弟之子各酌于其楡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酌以
獻其所尊卽所謂旅酬下爲上也前此爵未虛是後爵乃
虛矣

再提賓之初筵以分今古之異
莊子說觀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箋云至旅酬而
小人之態出可見人有勉然有本然反反抑抑其勉然者
耳原與溫恭之體異而僊僊傲傲則其本態也第因酒而
露而所以原不在酒也
[illegible]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若爲無算爵以後也
蕭云既醉而出六句似淺而易見簡而易循持而行之何
不嘉者乃不能然昏不知之謂也
燕禮鄕射並立司正鄕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而箋則云使督酒欲令皆醉是同一監史也
古以之察儀今以之督酒俗尚然也
日短于自見則借監于人監
之義如此史者記事之名佐之史謂執筆以隨也
式勿以下本言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醉
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
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寔語是以醉者可恥
之象借不醉者意況中描出耳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兩語毫無義味對醉說話只合如此

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　箋曰三爵者獻也酢也酬也
三爵耳而卽不識何也箋餘云嗜酒之人腸脇骨節皆酒
所浸淮新酒三盃宿醒迸發昏然不省人事矣故一醉日
富之人卽三爵不識之人也
歸云醉者不自知其不敬反以不醉爲恥所謂酒狂從謂
與慂和也與慂和是反助之俾大怠矣君子以禮自處亦
以禮處人不胥陷于非禮故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羖羊
不童由醉之言[illegible]童羖其誕如此言不由乎我由乎醉

何所不至、然則飲酒豈得過多、三爵已有不識者矣、矧敢多又、多又則任態任言之所由作也、

朱子以爲武公飲酒悔過而作、　六帖云、衛、殷墟也、妹土染紂之俗甚、而武王之封康叔也、作酒誥、惓惓以沉湎荒腆爲戒、以剛制劼毖爲勸、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眞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武王誥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則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并孝養耇燕射

祭祀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敎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箋云、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嶮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非徒以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卽指當日之燕說、曰有那其居、不止飲酒無時不樂矣、

詩攷曰、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

蔣云、鎬京阻三面爲固、以一面臨諸侯、以是而北綴燕趙、南控荊襄、東揖青齊、西籠巴蜀、中馭韓魏宋衛之區、殆元

首之控四支、而天下如首尾之相應乎、故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周之興也。其憂勤在豐、其鼓舞振作在洛、而豈樂那居在鎬。

徐筆洞云、猗與那與、受福不那、那字皆訓多、則此處似不得又訓安、愚謂此字不必解多解安、猶云有這般樣居也、受福不這般樣也、猗與有這般樣也、昔人、阿堵之、說正類、此凡詩中活字多少生情、若看死了、便碍詩人咏嘆之旨、

詩弋曰、前篇言飲酒之過、此忽言豈樂飲酒者、何也、蓋人

主據形勝之地守祖宗家法只安以待之飲酒而天下治矣在藻依蒲𩒔無更張以擾民也需之九五曰需于飲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正與此合

嚴云水深則魚樂今淺水生藻魚在焉既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于近岸之蒲抑又淺矣其窮促窘迫如此而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之將至者論詩曰若明盛之天子如神龍之變化迎隨不見其首尾其象豈若此哉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皆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后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侮慢諸侯徵會無信之禍

詩撥曰禮數者王者御世之典而獎勸人心之大端也故盛菽者或方或圓不一器總無輕褻之念待臣者或隆或殺不一礼總無慢忽之心此采菽所以異于菀柳也

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

覲礼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　周礼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之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惟玄衣無文耳絺繡也有黹無畫故謂之絺冕餘

見卯風衮衣章
箋曰芹可以爲葅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
者尚潔清也周礼芹葅鴈醢
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
以爲敬且省禍福也
觀礼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小行人職曰凡諸
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是小行人迎于畿大行人迎于郊
也

箋曰芾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芾其他謂之韠以韋
爲之　乾鑿度注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
前後知蔽後乚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
道不忘本正義曰在前爲形体之褻亦所先蔽明是重
其先蔽而存之也白虎通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玉藻
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說文縢緘也行縢言行而緘束之
歸云其所以待彼者厚則匪紓之交庶矣是臣下之忠敬

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箋曰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之賜諸侯也以礼樂樂之乃
後予之也
箋曰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乚猶賢才也
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
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天下惟礼足以感人王之礼数
得宜故彼交匪紓矣則左右之率從其亦感是而然與
論詩曰諸侯散處四方猶楊舟之泛乚而無定賴此礼数
以維繫之

葵傾日以喻臣之忠天子葵之謂礼数有以作其忠也優
哉游黄亦是殃矣謂礼数有以致其來無勉強也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杜鄭曰人情恩深者其發譴愛至者其求
詳夫臧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所爲作也
詩弋云幽王危在旦夕前後左右無一附爲角弓之作蓋
爲王憂也
觀受爵不讓一語可見王之不親九族非由恩寡也爵人

不當然所由來也。失先王所用以勸親〻者。亦不過此祿位耳。公而當則情聯而恩洽。私而外則携然而廉爭。周道親〻。原當以賢〻之意行之。可徒曰尊位重祿。吾以親〻也。乃設然施之也哉。其人亡則其政熄。此之謂也。

徐華洞曰、族屬相然。人道幾于殄絕。故等之于禽獸。說馬說猱。等之于夷狄。說蠻說髦。

傳左㸂云、縱觀一時族見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耄而驕。則老馬也。狡黠善緣。則猱也。自污〻人。則塗也。變黑為白。借于肌膚。則雪也。言殊性乖。不通于化。則蠻髦也。嗚呼。實維禍之故矣。端開于上。而禍亦寃歸于上。故詩人推本于教。而以憂終之、

疏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云、角之中恒當弓之限、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意別有角弓、弓人未載耳、今北狄有之、號則体反、若不紲縶、則不復任用也、

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孔弟兄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撫之。雅量容之。則弘恐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〻纏墨。不少假借。彼以道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衆攜而日渙。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綽〻有裕。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熟于人情。老于世故也。

箋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念少鄙爭而名。念厚求安而身。念危。　巳斯云、千古小人同此結局。

陸机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〻之白腰者為獑、

箋云、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桴附。其著必也。疏義曰、桴謂木表之粗皮也、

箋餘云、讀如蠻如髦、我是用憂之語、詩人若預知幾起西戎者。昔人適伊川、見有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周已先為蠻夷。安得不以類召。

箋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傳左㸂曰、此詩之作。其在交質以後乎。諸姬盡而晉分鄭削。魯衛小侯。二周之形成矣。然採藥破斧幾〻焉。周作君爽。召作棠棣。而卒無救于亂。反甚矣。兄弟之難治也。

菀柳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詩弋曰、噫、此寧復有人臣礼哉。雖然以文武盛時。其怪諸侯者。思常過于威。用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太用究至失。威乾上九、所以致戒于亢龍也。
郝云、楊之垂者曰柳、匕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衰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彖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

傳云、蹈、動也、疏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
史記、魯仲連傳、周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匕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侯不往、周怒、訃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陸云、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焉。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狐偃南面以主會成周之役。魏舒易位以涖政。周之威靈。泯沒殆盡。蓋始于畏周、遂沿習以至于蔑周也。
李云、自廢臣誼。而乃刺王凶乎。避畏其誅。求而先避之。豈人臣哉。諸侯固畏上帝之蹈也。而吾猶恨其不蹈也。蓋而此臣奚所逃誅也。此臣不忠。抑又不知承一主甚易。承數主甚難。視宗周之隕。莫之救恤也。後乃相吞食矣。大國制命。小國剝膚。其暱愈甚。其瘵愈多。菀柳者。苞根之漸也。幸王凶矜已、追于凶矜。不悟耶。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魯申公曰、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　金云、東遷而念西、故言彼也、文武成康之化。于斯最盛。平王一旦棄以資秦、明以天下與之也。行歸于周、詩人有思復舊業之意乎。
箋餘云、讀淵明桃花源記。而知男女衣服與世殊。讀此語、而知士女服飾無今制。恍披一幅西京圖也。周家培養幾世。終餘此光景。而幽王一旦悉變之。詩人所以跌惜不下。

詩弋日美士女自容言之外只把笠撮充耳帶髮不大關係者爲言此正世道人心所嘿爲流露者也末後伊垂伊卷一翻便覺渾噩不事天眞盎然直挈人在羲皇之上矣

正義曰褻則冬所衣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

禹貢有島夷卉服卉者草之摠名但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艸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

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

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是緇布冠制自當小不著玄冠而著緇布雖制自小亦由儉節

解頤新語謂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不用髲髢爲高髻之類　詩測曰綢直如髮非言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

箋云以美石爲瑱　疏云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庶人無玉用石而已

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

箋曰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　內則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禮大帶垂三尺

箋云蠆螫虫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禮又云斂髮無髲而有曲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郝云人情

者聖人之由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箋餘云殷衰多役而有賦采卷耳者周衰多役而亦有賦采綠者錄詩者其有憂患乎

論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所爭一日耳何遽作此劇思乎末二章思中境也而似夢似幻矣即古人所謂望極成痴身忘是別者也

箋曰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詩攷云其草瀰磯可以洗

攪芴、及盤杌、利于刀錯、俗呼爲木賊、土人謂爲綠竹、
　箋云、藍、染草也、淮南子曰、靑出于藍、是也、
傳曰、婦人五日一御、孔晁云、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
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豫、非
止六日。
　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詩弋曰、若果用漁之婦所作、不應登雅、若是大夫行役、則
于狩于〻　文不倫。疑衰周之季、士大夫有欲學隱用漁
者。先遣家爲歸訂期五日。早晚尚不見解佩室家、恐其有
所牽絆、故賦歸田偕隱射弋之樂以招之。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箋云、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
廢此恩澤事業也、
箋餘云、申者、周之世婚姻也、宣王封元舅、爲之城申以備
戎禍。申之子孫卒引犬戎以弑幽王。則周之城申、適以胎
禍矣。列是詩于幽雅中、其深有感也夫。
　謝近於荊、荊與徐連、寔表裏爲江淮之患、封申伯、欲其
鎭東南之夷。而卒召西戎。
詩弋曰、不于本所起役鳩土、必統領徇役而往、何也、或亦
欲失本所之民耳、然此二千五百人之師、五百人之旅、所
經騷擾、能無樵采使漁乎。于此正可想召伯鼓舞督率之
方。則其陰雨不倦、膏及征夫而已、
泉流、就溝洫言、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
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王心則寧者、言其下恤徒役、即以上慰王心、蓋不獨慈以
鼓其勇、抑且仁以成其忠、厥功偉哉。

　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〻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
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顙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嚴華谷曰、兼言營謝、平淮、二事也、皆南行也、一章營謝也、
二章平淮也、肅〻二句營謝也、烈〻二句平淮也、謝有欲
土田之事、淮有徼疆土之事、故未悉及之、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　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沈云、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形容不出光景、便是過不
謂矣之意。隰桑四章章四句、究竟不曾謂一句
郝云、桑者、喪也、桑可為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
側陋也、 箋云、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
也。及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
無德于民。
德音屬君子、孔膠屬巳、謂君子之德、膠結于我意中而不
可解也。
詩弋云、萬物有成理而不言、言者、精之散焉者也、試想隰

桑吸地之液、飲天之膏、欣欣向榮、無非樂意、然難轉而沃、
沃轉而幽、精神念酣、清色澤念黙淡、凡人言說有餘者、畢
竟中藏不足、詩人托興之意、蓋如此。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
周人為作是詩也、 幽后、謂褒姒、
舊以為申后被黜而作。 吳靜甫曰、吾觀從古忠臣怨婦、
毎以惻怛深至之性、寄之捴襟重複之詞、其間不暇致飾。
亦故亂其序、凡欲使同聲者自尋修卻者、難摘也。蓋讀白
華之章、雖遭擯斥而睠顧不忘、猶與幸君之一悟
論詩云、天步艱難、憂國祚之不昌、履之卑兮、憂君德之不
光、廢后心腸口吻、與棄婦瑣瑣敘勞苦較德色者、自別、
王肅述毛云、白茅束白華、二者以潔白相束而成用、與夫
婦之道宜以端成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 箋云、菅
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為脆、喻申
后禮儀備、任后妃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滅國。
釋草云、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傳曰、已漚

為菅、則未漚為茅耳。正義曰、因其在野未漚、謂為野菅。
本是茅屬、故又謂為茅菅。
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與白華之菅相亂易
詩弋曰、滮池不東注、反北流、浸潤稻田而已、兩彼字、彼哉
如也
箋云、池水之澤、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池者、下田畜
水之處、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
為北流、徐儆玄曰、滮池水名、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
箋云、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

我反以燎于煁竈用炤事物而已

舍人曰烘以火燎也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

正義曰烓者無釜之竈若今之火爐也

曹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闇也豈可掩哉

陸農師曰鶖不能沒水終日停立水之急流處以何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

正義曰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也周易艮下兑上咸爲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悅男下女也

箋曰欲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詩弋曰扁石而履之卑病王自褻其尊貴之体耳豈獨爲一身廢立傷哉程子云娶失節之婦是已失節亦此意

傳曰王乘車履石夏官隷僕云王行則洗乘石是也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緜蠻

序曰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詩弋曰黃鳥才薄志大不無借援于人此下士格也高才厚養之士當其未遇直六月息耳一旦風雨會合負青天絕雲霓摶羊角而九萬矣寧作俛仰乞憐態乎

語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然貴亦自貴賤亦自賤也此時周將轉而爲秦升降之數已兆于黃鳥一詩矣雖然周之盛也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以告于王斯時也寧復憂其止而不進嘆前程之遠

而思俛首爲借援計乎縱負鼎飯牛英雄不免而世道從可知矣

林云鴻鵠有志燕雀無知故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詞雖悲而壯矣

大凡士之自致通顯以下士者能使之進而無止也桑云止矣豈士所望哉夫道雖云遠趨者如騖而彼憚勞惰可知矣雖然非憚勞也直畏焉爾誠憚勞也亦畏焉爾此人當堅忍之後其觀變已深故逡巡且却耳曰我勞如何似告似商曰飲食教載似屬望似不屑意若以與其爲梁鵠

也無寧爲丘中之黄鳥矣。
晉悼韓退之欲送窮。又不肯辰入酉退。李太白上荆州。必欲日試萬言。俯仰古今。有[illegible]。
後車、副車也、夏官戎僕掌[illegible]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illegible]兵戎之副日倅、田獵之副日佐、
[附異]魯中公日、緇衣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

瓠葉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箋云、牛羊豕爲牲、繫養日牢、熟日饔、腥日餼、生日牽、
徐士章日、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
沈云、古者蔬以爲菹、未聞待賓。瓠葉者禮有兎羹兎醢、不聞用兎首者。衰世荒簡景象如此。箋徐云、憍憍斯首爲得。水瘠山癯、荒凉之景、雖日韋鼠、却大烹薄若衡門對客。一斟一酌。頗有道德之味、非所語邦家之光也

箋云、此君子。謂聖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日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疏云、明上章、與下三章事別、
斯、此也、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兎頭耳。
箋日、凡治兎之宜、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疏
正義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脔貫而炙之、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柔謂殺已多

日而未乾也、
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此詩雖先爲羞而進、則在後也
論詩日、國家凡事可簡。獨禮賢一節不可草率。此詩還是因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于燕飲。故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日炰燔兎可以爲禮、何必酒池肉林、獻酢酬已成禮、何必長夜之飲乎。

漸漸之石

序日、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李云、周號令久不及于東、東諸侯實有役心、一旦耀吾軍往征之、然西師習廣原、故利平地、東則崎嶇而東于監者也、攀躋凌波、推車碍馬、潜師暗度、出險爲難、且山之高者多出雲雨、石觸膚而滃潛、又更非西師之所便者、所恨者王靈久頓、一揚戈甲之塵、而地利天時交困之如此、後且無役以東征爲意者矣、歷險深入如此、倘有中伏而要擊之、則我師斷、或前遮而坐困之、則我師老、恭不得地之要會、已輕脫而寡謀矣、衆

心泡泡、惟以旦夕危亡爲慮、故曰不遑朝矣、惟以中道喪失爲憂、故曰不遑出矣。

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豥、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蹢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賊之故比方於豕、　舍人云、豕所寢草名爲橧、則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

箕木宿、注中央之土、風土氣、實爲木之妃、畢金宿、而剋東方之木、雨木氣、實爲金之妃、夫從妃之所好。故箕好風而畢好雨。此述鄭洪範注意也、鄭又云、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郎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哲由視也、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次、鄭

緣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

箋餘云、遑等計畫精詳、每出于暇豫、今全副精神、只好應對山川水雨而已、有何工夫他及乎跳義、所謂智慮廢而憂患生者是也　詩弋云、且不要慮到鋒鏑死亡上惱匕然、惟俱斃於道路而已。

東之國、非先例所破斧缺斨者哉、安在西師之不可東也。

衆心苟固地雖險而人易之天時雖凶而吉人知所守矣
夫周公東征破斧歌之幽王東征漸石悠焉行師不固在
地利與天時也

范彤弼曰荆徐諸舒之間周固常有事于其周者也然昔
以全盛之師浮江漢而下蕩然無復跨涉之煩故入其阻
如歸吾地焉或闕發附近之卒亦習水土之便幽王時徵
調不行于諸侯而江漢路塞故闕道深入耳行者焉不然

蘇氏曰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驕則居陸駭則涉
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

故畢之至于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人以武
臨之是以惧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逐連而
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使武人征之而尚何以及
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

【附異】魯申公曰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
作是詩

苕之華

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
作是詩也

論詩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苕華漸石之應也人皆有貪
生之心而茲獨與無生之感蓋兵滛土滿水陸交窮人之
生趣絕矣

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
紫色之中有黄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黄以裳
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黄之貌故將落乃然陸機又云
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可染
皂煮以沐髮即黒

傳曰華落葉青青然正義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蓋貪生之趣當困極而爲是悲怨之
詞耳庸詎知生趣本是苦趣人於紛華靡麗之中能作是
觀則於見性也幾希矣夫聖賢之生趣淡故可齊約樂一
榮枯世人之生趣濃殆無適而非苦也不獨處亂世爲然
也已

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
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
將亡如心星之光耀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釋畜云、羊牡粉牝牂、正義曰、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理也、

附異 晉中公曰、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蠹耗、君子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

何艸不黃

序曰、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詩故云、幽王之世、辭所征伐、當卽衆火召諸侯師之事也、抵是怨恨之詞、

輔氏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艸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至此、無可爲矣。

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艸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皆黃也、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艸玄至于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皆以何日不行、盡民力也、何人不矜、盡民情也、徐筆洞口矜不必作鰥字、言皆可哀矜也、故下接云、哀我征夫、是君不哀而自哀之也、

徐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孔子之嘆道窮卽嘆民窮也、此又在東遷後敬王時矣。周家歷年八百、民享其樂利者、止百年。餘皆在干戈饑饉之中、噫、幽王一敗而不可復振、豈天之劫運使然。雖文武盛德、亦無以善其後耶。

巾車言服車五乘、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服事之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棧車非軍旅所有、詩故云、或亦兵車不足而取之。其扮力之彫敝。亦可見矣。

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者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于道、似狐之依于草也、

○又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正義曰、有棧是車狀、

詩弋曰、君不恤民。民其如艸矣。狐、君象。今不過芃然率彼幽艸。將乘庶人之車。行彼周道。犬戎入而紫塵之象。究如目睹。

[附異]魯申公曰、桓王之世、伐鄭。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自芫楙至此、多似風體。而雅之音響盡矣。此所謂詩亡也。非黍離降爲國風之謂也。

陳大士曰、角弓以下諸篇、疑皆出宣王之季。即白華爲申后所爲乎。鳥從而擴諸。不然。雜取宣王之差下者。與幽王之差上者。或平王初年之詩。而混出之。使後人不得尋其迹。以示淵大。誌隱諱。與角弓自駒敎猱之喩。若指言之。而事不可考。宣王愛友毋弟。胙諸鄭而親之。豈其有此。或告誡之語。如康誥之書與。芫楙難手親之者也。此殆幽王之時也。犬戎之禍靖。天下復見周官威儀而嘆息焉。民未忘周也哉。采綠。厚室家也。風也。黍苗。周厚中無已也。一申伯耳。崧高爲大雅。黍苗爲小雅。我未之前聞也。隰桑亦風也。與采綠無以擇也。緡蠻而下。獨匏葉於燕享之義。斯庶几之。即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艸不黃。不居然變風哉。而升諸雅。夫風可升于雅。即雅已自忘矣。況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詩志小雅卷之十六終

孫隆德明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從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三篇、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周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爲正也。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爲訓詁、因改其第焉、

小大雅論

詩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孫載趣、與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從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然積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與於極賢聖之有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諸、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隣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大小雅論

楊升菴曰、詩大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蓼蕭、湛露、谷風、叔

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頌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表爲出之

論小雅

陳大士曰小雅先大雅何也古之人主不如後世之自尊先爲之燕享以接之又非以醉飽爲德而已爲之詩歌歡欣和說以盡上下之情先小雅見慈惠之盡焉見謙冲之心焉且夫物之情也先小而後大風盡而小雅小雅盡而大雅大雅盡而頌有漸焉爾矣此小雅之與正大雅也音節不同猶天冠地履矣而不相及也至節南山以下諸篇其感時思亂憂讒畏譏如出一人抑何以別大小也哉且小雅燕享之詩即不可其何以登歌也小雅七十四篇周公諸人所作之詩僅十六篇而已六月而下有變之端焉微宣王有志諸侯放官而天下變于是乎遠矣蓋越六篇而沔水又作也然自沔水至我行其野民離憂亂離困覩節彼而後讀之尚無傷切之意焉且鶴鳴借他山以攻過白駒托空谷以留賢於十詩之中得二美焉噫嘻宣王中興之烈僅小補已乎斯干而宮室治也無羊而畜產饒也振刷興起不騷騷舊觀哉一傳而幽王繼之而節南山遂出矣正小雅十六篇變小雅無論其他即自節南山以達鼓鍾已十八篇一何多也其中有復焉者孔子胡不刪諸

則欲觀之者明幽王之禍烈也厲王之變亟矣豈無憂亂之詩而不槩見何也則孔子削之也美宣也非純美宣王所以深刺乎王也又以明作春秋之意須亡而變雅變而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而春秋作焉則孔子強爲與以亂天下其於事爲太多矣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或謂雅變之可正也其雅變之可正云何雅之更端也歛卹雅以息物之倦先王一日之澤深矣固也自是而瞻彼洛矣至采菽得十篇焉惟青蠅惡讒其他諸詩抑何諄諄鹿鳴天保之選也非盛德之世

無此氣象非聖賢之徒無此結撰其宣王燕飲之詩乎不于節南山之前而置諸此何也則聖人微意之所存也所以起問者見是非爲幽王之禍極而接乎平王以入春秋孔子蓋直斷之以爲雅之變止於鼓鍾而已矣雖然一治一亂生人之道變而不正是天下無邦也且又不欲明以春秋撥亂反正之權自予而迂其事以隱之也故繼之以楚茨明周天命之所以誕受服田美報而風俗淳人心厚瞻洛裳裳之治勃焉久之而後爲角弓以下十二篇而不絕乎亂離之象則春秋之迹泯而循環之用彰矣然人不知瞻彼洛矣以下爲宣王之詩不幾使人謂平王實能此乎不知孔子固已示其可知之漸也何也節南山以後已明著褒姒之名其至鼓鍾爲幽王之世之詩夫人而能知也亦極亂耳幽王之不能爲瞻洛也不待辦也未幾入平王之季而接乎春秋使平王猶歌瞻洛而來也則又何必爲春秋之作也哉春秋之作而爲詩亡之故也則瞻洛以下之爲宣王之詩又何惟焉或謂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于雅何也雅天子燕享之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幾何之間臣工士女雜附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

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自知孔子刪之不能刪也又以爲借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沔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復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夫黍離而下已降爲王風以爲未始爲王風何也此迂儒無識之談也王風指王城而言之耳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且降誰降之也將王降之乎孔子刪詩至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又何以訓且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等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昇之而待盡予何草不

黄也故曰此迂儒無識之談也周南獨非王畿句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即甚禎然風也與王風並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于雅不然角弓諸什其為變風而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受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為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為國風

楊升菴曰季扎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服虔注曰此嘆變小雅也其意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司馬迂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一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意亦類此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寃

詩志大雅卷之十七

潯陽范王孫輯著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曰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萬恒麓曰代商者武王也而受命則自文王已然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王知之故反覆追述文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

劉云嗣王不可忘先人之澤忘先人之澤則無本不可以恃先人之澤恃先人之澤則無志

萬曰聖人之學本諸天儒者本天自生而死不能與天為一非聖人之學也非儒者也故周公特舉文王與天為一乃發揮聖賢學脈如是使成王聞之而知帝王祈天永命求福成孚之道盡在于此庶幾川用粟然知所儆惕一出一入一敬居一食息斯須頃刻無敢與天相違故篇中不曰帝命則曰天命不曰峻命則曰天載所謂念祖者此之為念也所謂脩德者此之為脩也所謂儀刑者此之為儀刑也要之統于配命而已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顧諟天之

明命老臣之于幼主所以啟其聰明定其趣向家法則如
此哉
萬曰爾知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乎今往矣而未嘗不在
在于何也在上而昭于天也殆與天相爲終始者夫以舊
邦膺新命有周顯矣帝命時矣人知之矣而其于昭于天
者未必知之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則爾祖文王之爲
文王者視之雖不見聽之雖不聞試一念之僾然若有聞
乎其聲容者大可念也爾不可不知也
以舊邦膺新命蓋受命若斯之奇也然新命基于舊邦何

受命若斯之難也
張云不曰顯曰時而曰不顯不時蓋慯乎其言之也夫顯
之一轉即晦也時之一逝即失也凡顯晦參半者反可常
而極顯者難常去留無時者反可倖而乘時者難倖即命
岐于德者猶可覬而命合于德者難覬也能無瞿然也
夫人可陟降而何之神則非可陟降而伺也人可左右而
領之天則非可左右而領也詩奈何確乎其言之也王云
生平寔有事天配天之理而一旦化爲虛渺不可知之數
吾不信也況塵世確有天聰天明之人而太清必爲神靈
不可到之地尤不信也此詩之善言天人之際也若信者
據理以測天而一言蒼昊中有上帝天道內有聖人則疑
有疑無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似合存没而爲言也衆人體質故有
存没之可言聖人體神併無存没之可指不過一陟降之
殊耳言其生平以至今日有一刻離帝域也哉夫没而在
帝左右經生家猶能恍惚測之存而在帝左右非深心于
學問者不能知也
周公告成王欲其着力脩德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故

言文王于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即其生平之亹亹者
是也穆穆而緝熙敬止者是也不必他求也言文王之合
天使其知所向往指文王之心法使其知所持循
萬曰朱子說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
所勉此似不必聖人固不勉而中然當精神意氣稍懈怠
時勉而之敬此何害于聖人惟聖人而後能若此也故下
文之敬亦以緝熙言之不能保其不斷而能使之常續故
以緝爲言耳斷者緝之非勉强而何況棫樸已自明言勉
我王矣而乃容曲護爲耶

論詩云、天者自然之明、亦勉然之號、究之不越一敬、卽易所云天行健自强不息是也。則日月四時亦分天之健以司一職。卽易所云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是也。乃知文之緝熙敬止、卽天體也。多士之厥猶翼翼、卽天吏也

凡聖子神孫之膺天眷者、類以爲天之福我耳、以爲天之福我、而恣睢怠忽、不可復禁、不知天不可倖、眷不可邀。其隆殺延促皆有其故。惟文王孫子、所以本支百世、後之人不可不知之。○按五臣事堯。其後子孫皆遞王。未有如周

之篤生文王繼德于後者也。則亦未有如周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也。故論周之所以王、必推本于后稷。論周之傳世之永、必推本于文王、

白虎通云、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絶。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絶。繇此觀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宜也。凡周之士何以不顯亦世乎。蓋因其厥猶翼翼、維周之楨。文王亦賴以寧耳。然則何莫非文王之故哉

只要人思文王、併本支周士、都只爲文德影子耳。○顧云、嘗試設身于文考之生前、所謂貞元會運世以葆其淵微。而總剝復乘除以培其撰運者、猶恍然如或見之

所謂王國克生者、作人之蘊釀者、微天心之眷顧者深也

夫周召畢散皆文之臣、亦皆與周之佐。懼傷文之心、故翼翼勉敬以謹持之耳。然其猶未始不著也。故不以多士屬之文、而曰維周之楨、見多士之造周、非文之志也

釋詁云、楨、幹也。舍人云、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然則楨幹皆築墻之具、寔兩物、

大抵吾人之精神力量愈張之而愈微、愈斂之而愈鉅、宇宙之帝澤世福愈爭之而愈遠、愈外之而愈來。試觀文王

緝熙敬止穆穆者耳。略無聲息之可言。而天命假人心歸、何等顯赫。要之天與文王共相遇于必然之域、兩無心也。紂欲挾四方而有之。後世如秦皇欲以力豎制一世而均爲天下笑。惟不知天人之故。所以至此。周公述文王假天基命、從冷處說到熱處。正欲成王知舍此別無祈天永命之法、從熱處返到冷處耳、

徐筆洞曰、緝熙敬止、正文心之穆穆、與天命相配處、故曰假哉天命、不言受命、只言天命、見文王之德之配命也。特要後王永言配之耳。○箋云、假、固也。堅固哉天爲此命之、

使臣有殷之孫子

侯于周服箋云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

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而周有九服大司馬行人云千里之畿其外方五百里爲一服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鎭蕃九服

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天子有事膰焉固見我周忠厚之意然以方新之制作而舊物猶存以改革之宇宙而勝國在目況當先靈對越之際而觸動有此不犂然愴傷者非情矣一事而諸美不備者先王不舉焉

大約如此

周禮小宰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

冠祀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注云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白虎通云殷冔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冔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

徒曰爾祖當念然有欣而無慯有慕而無警則其神不寧而志不大動試愴心于天命之靡常雖欲無念得乎念爾祖三字前數章已伏而無念之聲口迫切則從木章激出耳以殷士而祼將對越在天者何靈敬奔在廟者何象欣而傷慕而警兩念俱萃于此

箋餘云法祖在修德德者何卽所得于天之命也命孤行于形氣之表必附着形氣而始神人主修仁義禮知之德

卽合元亨利貞之命故以喜樂配春夏而禮樂行焉以哀怒配秋冬而征伐行焉然則命者乃天與君主宰天下之大樞紐非儒生家寬言理也理必兼氣何也德有所積斯命有去來非別有一操凶吉之數故曰修又曰永聲聲緝熙正指修法而言耳

不能修德配帝便是退衆雖前人之德澤尙傳未艾後人之德意又復無窮而爾與則遏也此卽自求之說而精言之者也

德曰德循曰義義問者從其經綸之克當民心而謳歌焉者

也

駿命不易、非徒危詞也、抑亦勉詞也、言配之之難也。試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世之聰明才智、俱無可用處、豈是易事。必取法于文王、庶乎其可耳。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則儀刑文王。文王亦儀刑其穆穆而緝熙敬止者耳。前面言天、猶髣髴恍惚。至此則指帝體示之、使知耳目聞見之外、別有機緘可尋、而不至墮于幻妄。前面言念祖詞僅危聳。而至此則斷決言之、使知緝熙敬止之外、亦別無配帝求福之道、而不至駐于他岐。他日延訪羣臣、惟曰不聽

敬止。思緝熙于光明。後世追頌之者、亦惟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然則成王之造于周公也、可謂深矣。

勉王脩德、而必言配命者、指天則以堅其向往、又必言鑒殷者、借畏威以竦其觀聽。故以配命之思而仰對陟降在天之人、則欣然儀生、以畏天之意、而嘗精于在帝左右之聽、則竦然刑生。刑而不儀、則志不洽。儀而不刑、則神不竦。故懷德又懷刑、君子之用心、大槩如此。

朱云、王者志不疑幽隱、而後可著于高明、道不欺匹夫、而後可被于上下。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萬曰、陳文武受命之事、而首章先爲危詞以動之、欲其聽而思也。夫周之王業、開于文王、成于武王、而文王之所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大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之積累、已非一人。天心之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于其間、使成王聞之、而知天意之于祖宗也、非偶用。祖宗之于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持其盛而守其成也、烏容已哉。此周公陳戒之意也。

補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朱云、兩間氣數之權、恒隨人事、轂而爲運。萬物汚隆之理、常與天道、制而成權。

萬曰、首二句皆指天言、自其監察而莫能逃者、言之則謂

之明明在下、自其威嚴而甚可畏者言之、則謂之赫赫在
上、總是天之難忱也、天難忱斯、恰像粘上而言、不易維王、
恰像粘下而言
天難忱斯、教誨之危詞也、而□□有言、聖人之于鬼神也、
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
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此又脩省之勉詞也、知其
難忱者、不可不知其可恃可幸、故此詩前云天難忱斯、後
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似可信、可見得滯于可信者、非
天之所以操命、委于不可信者、非君之所以造命

自士庶大夫公侯以及王、其受天之責、以漸而重、天心之
歆厭予奪、亦以漸而寄、故去天漸遠、則其去易、漸近去天
愈近、則其去易愈遠、此自然之數、無足怪者、故不易乃維
王也
潙云、挾有私而擴之之意、紂欲私天則欲公、挾又有逆而
留之之意、紂欲逆天則欲順
詩測曰、言文武受命之事、乃擧其源流成就而備言之、夫
飲芳泉者、尙求其源、食佳果者、尙窮其本、享有成業而不
知其自歟

周語、摯疇之國、繇大任、注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
大任之家、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
玉海云、仲虺居薛、臣扈、祖己皆其胄裔○國語司空季
子云、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
是也、
釋親云、嬪、婦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者、夫婦之間、莫非德行、其有身而生
文王也、安得不聖、看來文王固生而明聖者、故承言維此
文王云云

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
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傳曰、身、重也、疏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
聿懷多福、不是說天之錫福、以受方國、亦不是說四方來
歸、懷即懷抱之懷、即自此小心翼翼中隱怪之也、受即容
受之受、即自此厥德不回中隱受之也、意若曰赫赫之命
始基之矣
陳氏曰、觀其崇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

一念不本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心體何等
小○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
至貴矣然而戰戰栗栗日愼一日繇此觀之聖人之心小
矣
四五六章一氣滚到篤生武王句
箋云天監視善惡于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于
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
謂生太姒
鳥止爲集有審定之意○命既集不可無承命之人則天

之鍾靈于氣勢之處非徒爲文武作合計也此中之所以
眷注而敉佑者亦深且遠矣
穀梁傳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嘉婚禮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箋云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既使問名還則卜之
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疏云俔韓詩作磬說文俔諭也俗說譬諭云磬作然也
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拜
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記云納吉曰吾子

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吉納徵曰吾子
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
納徵○周禮媒氏云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王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雜記云納
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賈公彥云納幣士大夫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庶人用緇無纁○孔穎
達云納幣昏禮謂之納徵
郊特牲曰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
章別也壻親迎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

從男夫婦之義繇此始也
文王自親迎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箋云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
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
于是也疏云昏禮人倫之本禮始于正夫婦文王受命之
宜及周家王業之基皆始于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

釋水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曰、造舟比船爲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幷兩船、特舟單船、泭幷木以渡○左傳疏云、造舟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孔氏曰、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

世本云莘、姒姓、禹後、庶世系表云、啟封支子于莘、

傳曰、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疏云、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箋之申傳、取上章爲說也。

武王之師綏萬邦、救水火、乃以和天下、非以毒天下也、易曰、行險而順、其燮伐之謂乎○燮徐云、以臣弒君、而反曰燮伐、從天運、調和上看出、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傳曰、如林、言衆不爲用也。

凡事之臨身、惰者不得不動、靜者不得不動、迫之而起、勢使然也、今天命之于我周、始而監之于下、繼而命之于京、終而臨之于女、曰臨女、見不能復卻也、

史記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武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乃還師歸。是其所恥心。記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故權必依險阻、

衛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云、陵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繼謀、出無孔、是兵法須知彼知己、當預爲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

不假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爲不用于兵之計、至于軍敗身傷、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弥鄰國、定遠疆也。武王功成則美之、宋襄師敗則譏之、非以成敗論也、權審在德力之間耳

牧、說文作坶、疏云、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牧野耳○水經注云、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

羅云、如以楹車、則殷車非不衆也、如以駟騵、則殷馬非不多也、而予有上帝以臨之、故覺其煌煌彭彭焉耳、彼徒恃強以威敵者、則又失所以美牧野之意矣、

箋云、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疏云、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于事、且齊整也 ○ 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

楹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 ○ 傳云、赤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正義曰、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

驂騵之起、寥廓所恃者、所𦖀耳、毛毳適豐、非其用也、其獲

俎寔所爭者、一搏耳、徘徊再進、非能勝也、尚父寔有見于天命之臨、故革車三百、虎賁三千、只一呼而前徒倒戈、不稍逗留 ○ 盧云、君在師、宜臣子不得自專、然天在臨、即君命亦可不受、故慨然以忠孝之寔、還之君而已、不居毅然以吊伐之名、任之身而已、不辭、

詩測曰、兵不擬險、堂堂之陣已爾、無待于擊刺、惟楹車煌煌已爾、無待于衝突、惟駟騵彭彭已爾、無事于選鋒陷陣之勇、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已爾、若此、其涼涼然、夫肯若凡征戰者、威靈氣燄、炎炎而熾烈也、蓋殷周之不敵已久、不得已惟承天命一決耳、大凡人心殺運方熾、每以戡亂生亂、尋至數十年而後定者、惟涼也、故會朝涼明、涼則又何以云肆伐也、肆伐從人心舒懶上見、非從兵威見也

紂之撥氣、豈一端一日之故哉、紂除而餘汚豈不待于掃滌、蓋疾惡不甚、或以因循成姑待、觀變不審、反以改革致滋蔓、曰會朝清明、可以卸武王生平之心、志亦可以見武王當日之機權 ○ 易曰、巳日乃孚、又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又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武王惟審之也、詳、故其孚之迅速

武城曰、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 史記、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誓曰、今予發維兵、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緜

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繇太王也 ○ 魯申公曰、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徐士彰曰周公之訓成王備矣然其立言也不曰太王王季則曰文王武王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

陳大士曰古公之起也以西戎夫東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起于西翟漸而至于夏焉夫能夏則大矣瓜陰物也在穴亦陰物也不遷于岐而即安于隘陋日與犬戎爲伍其何保大之有豳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中狄太王又中狄也則不窋之竄于戎其勢固至乎此爾周衰

者屢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大太王有狄難而大文王有狄難而大有狄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而後其民益厲而奮後世有狄惴惴焉畢創以亾悲夫雍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無狄機于窟府其如後世酋長焉耳今觀其制立經營而規模固巳宏遠矣

論詩曰門社者後穴土處之報也馳喙者走馬避狄之報也虞芮質成四臣勤治則太王姜女夫婦二人赤手胥宇築室之報也竊嘗譬之周家王業太王裝擔者也文王挑擔者也武王接擔者也成王又卸擔恃安頓物件者也以後子孫只須收拾珍藏得好

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豳豳西近戎北近狄

史記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居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九傳而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

劉之業積德行仁國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邠人舉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權者及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不

畄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傾繼絕宗或至滅族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經者正也古公當累葉之後若自安困陋漸且胥為異類所以貶戎俗而築城郭宮室別居之以不失諸夏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疏云、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世之瓜、不能大如先世、如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為天子、世世益微、

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于邰、

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疏云、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其初生王業故也。

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賈公彥云、平地累土謂之複、言于地上重複為之、若高地則鑿為穴、

傳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雖混跡戎落、而欲以家室易其復穴、以不失中國之意、此太王之本懷也、然內狃于微、而外牽于狄、縱欲自異、無能為矣、迨遷岐而後規模宏遠、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成耳、然則岐之遷也、殆奮之所為、非幣帛犬馬珠玉不免之謂也、況乎岐又沃壤也、可以安民阜財、古公之欲居之也宜久矣、懼民之重遷也、而借狄以動衆、蓋聖人之權也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稷受此五國、據此則岐后稷始封邑也、不留避夏而棄之令、僕在先人之故土而居之、或亦古公之本懷也、

陸云、前點內助後推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處、豈不可想

見老臣陳戒苦心。

堇、郭璞曰、烏頭也、晉語、驪姬將譖申生、置鴆于酒、置堇于肉是也、大為天雄、旁生為附子、蘗之毒者、又內則云、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菜之美者、是異物而名同也、此當以美菜言、見地之美、無論菜之美者苦者而皆甘也。

釋文云、飴、餳也、說文云、飴、米蘗煎也、餳、飴和饊者也、

以聖人之舉動也、而亦乞靈于枯甲哉、非乞靈于枯甲、而必需之卜奈何。遷者有天下之大慮、而以法而順其民

也其隱屈其民又奈何夫使民輕去其所甚便而遽索其
所不習恐有陰格于其事而沮惑生者于是乎神以恐之
隱乎事至之原假之卜而証其說詭之食墨而脪其兆假
之卜而証其說故民易僶詭之食墨而脪其兆故民聽無
惑然後可以唯吾命而事可成耳嘗稽之書曰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此詩亦先
曰爰始爰謀則卜筮其後焉者也意可知也有成謀而假
之以神其旨也
周禮春官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

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
龜致其墨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陳祥道云燋
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焌亦謂之楚焞楚其材也
焞其體也契其用也羅氏云禮圖楚焞以荊爲之必以
荊者凡木心圓荊心方卦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故以
方木灼龜也傳曰契開也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
周云不與狄較欲振民于死耳以露處胥啼而瀕于死與
死狄者何異必以國遷欲圖事于大耳以荒屯草味而徂

于小與未遷者何異此疆理營繕之不容已也
戎狄之俗弋獵爲食部落相統已耳太王縱能與異亮疆
理宣畝之制所未有也今乃以井牧易其弋獵以什伍易
其部落慨然有脫戎俗而中國自立之意焉然其一時之
所草刱遂爲我周徹法之所自始矣
陳大士曰新遷之民但以虛詞撫之而可乎無亦予之以
寔乎但以居宅授之而可乎無以計其所食乎其大略不
可不畫也一里幾何三十里幾何如此類使若封疆焉其
可也其細目不可不別也居其中者幾何環其外者幾何

如此類使就條理焉其可也有田而無居是率天下而路
也曰予婦子入此室處顧邑居非老物既息不可耳散居
者凡以便稽事而已矣有田而無法是終歲貿塗而傷其
力也王鑾爾成來咨來茹其作合非疆以相通不可耳治
畝者凡以均物勞而已矣
劉云岐雖遠狄而密邇昆夷疆理之一縱一橫亦以造險
阻而可以禁戎馬之足宜畝之布散則廣虛寔什伍聯不
四境皆兵哉此其法外之意又深且遠也
詩測云築室于茲豫定之詞也既有定議則歸市之衆未

可以已之居室先之。故司空司徒之召。必在慰止𤲞理之後。

周云、周雖竄失而時無廢官。故塈除之際。而司空司徒。一事並召。亦可見庶度詳明、雖流離困苦、無苟偷之意焉、無侵曠之虞焉、視公劉之躬親陟降、而爲君爲宗者、氣象亦稍振矣、綜理亦加密矣、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元命包云、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尚書伯禹作司空、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况于㝎乎。漢官解詁云、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嘗攷周禮六官。歸餘于冬。故司空之屬闕焉。而辨土任貢。制器象物。聯屬于五官。漢儒不察。綴以考工。舛矣。而後世泥三百六十之數。謂冬官未亡。雜見于五官之中。爲之更立冬官。使周公致治之書。紊錯不可用。并失其所以制作之意、良可慨也。

度地之法、周禮、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注云、五尺爲几、九尺爲筵、八尺爲尋、六尺爲步、七尺爲軌、

徐玄扈曰、易萃及渙之象、皆以王假有廟爲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渙析之心。所以爲招攜之術。太王知此義矣。

冬官、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考索曰、鼛者、緩也、役事、以勿亟爲義、故以鼛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以鼛。下之事上以

義。常欲敏而有功。故節之以鼛而不止。

朱云、皐門應門立。則其國可望而不可狎。亦以示明主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焉耳。冢土立。則其國能靜而又能動。亦以示明主先養人而後使人之意焉耳。其事詳明、物所以可觀、其處周密、道所以不敗。

陳大士曰、善形敵者、必將用力不已、以示有餘。善恃民者、必將處變不渝、以明無忌。善用小者、必將迂迴壯厲、使在我無以自見其暇。善用大者、必將貽燕雄深、使後世無以復加其事、此聖賢豪傑所爲陰用而不以言于人、而人亦

莫測也。

周禮鄭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禮書云、皋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考索云、皋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皋、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

陳大士曰、皋與伉本服遠以著號。而以高大氣勢之屹然有。舒吞八荒。撫御戎落之。思焉。

趙云、觀象乾坤。而闕與闕應也。取義一身。而呼與吸應也。曾出治者而行令與行意不相應乎。應之義如此。○邵云、倥傯而䆗。或虞以堂簾而委草野。雲雷未布。又慮以官府而閒釜鬵。應門一。以迫隔之。一以中通之。

朱云、王者既明治乎陽德。必將使陰與有助焉。且使民知有所守。知有所本。而後其權重。其位威。于以作其力。而藏其教焉。耳國有大事大衆。必致宜于社而後行。則聖人幽

深其意之端也。

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餘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正義曰、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

徐筆洞云木拔道兌昆夷喙。以及虞芮成。向之初生。至文王而蹶厥生矣。文王以前、太王以後、百年內積功累仁、及文王之脩德、詩人俱不明指出、而末特以四輔足之。今後王自思其何以至此。詩意之妙如此。

李云、木拔道通。非以威夷也。而夷識此地不可邇矣。如虎必避麟。梟常遠鳳。故名爲賛務。而提降至德之郊。如火望如炎。雷聽如震。故增脩戶庭、而迅掃天驕之迹、嘗其微也。漆沮是我所宅。亦應居爲寧虛及其啟也。沙磧是彼所生

仍違徙其部落

薛云國家值浸昌之運必有不可遏視之光氣而舉遐邇若各敉其颬爽以應之故第聊理舊聞擧節風景而內順外成之隆已隱隱躍躍于其間又何必贅然于荒唐世德之承而始見乎○陳道掌曰望氣入太原令其雄心死亦是此景

變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凡人心不動則不生不大動則不大生而德亦不至蹶厥生非言文王之勢言文王之心也常人無敵國外患則不動文王之所震動正不在遠人不服而在遠人來枿不在虞芮所君而在風附雲從之四十國以服事之不足以身遏之不能抑鬱無何若頻蹶然益自是而心愈生而德愈至而氣勢亦愈隆夫心之動有二一者意益而氣滿一者無望而神驚氣滿者敗行即死于安樂之謂也神驚者增脩即生于憂患之謂也

虞云我周之得天下得之以不爭者也不爭于西之際亦不爭于揖遜之時而天下卒莫與之爭槩其不以冢土先兩門而以禦侮後四臣益內治力焉耳

王云周治尚文勢浸浸趨于弱公蓋隱然有武震意焉故疏附先後奔奏不廢禦侮也譬之爪牙有以迎其鬯茂而

生無以遏其侵剝則亦不生脩所謂滋培不可無芟薙焉者非與○章云至今予侮之思猶厪懷于牖戶則先王之所以成其無禦之威者不大可念哉

倪鴻寶曰當文王之世多士升銷其介胄之習合德于縉紳而渾不能辨和乎有說于此以強分廟闈之盛而嚶嚶嬌嬌之精神一黍以闕武之深思而較然足認者也

章云國家不特外懼爲侮內憂亦是侮暴主其實甚于偏處之昆夷仇方構孽甚于不恭之徂旅何獨非侮也人臣不獨勤武略爲禦侮保王躬亦爲禦侮亦昭亦代多懼

而不甞燕及克昌出殷憂而四靖。何莫非禦侮也。
孔子曰、文王有四臣、吾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與。

棫樸

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郝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壽[illegible]燕育久。兎罝野人、皆爲干城。用衆之人、而文王齊疊純一。區別程材、總攬英綱紀、不係如六轡御馬、無不調

其道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
疏義曰、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旱麓思齊皆此意。
通詩並未露出德字、惟勉勉二字、微逗德之精神。而其大意、但就動人處摹寫聖德也。
薪槱祭祀材也。夫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
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
袁氏曰、生于天、成于地、而利賴于人。棫樸雖微、可以觀三才之會焉。滋于土、尅于金、而濟于水火。薪槱雖小、可以參五行之數焉。
傳云、樸枹木。郭云、樸屬叢生者爲枹。
趣字妙、作歸附趣向解便無味。夫豚豚飛動、禽鳥之趣也。欣欣向榮、草木之趣也。精神鼓鬯、意念聯屬。怠者以奮、渙者以萃、則左右之趣也。趣在左右、而趣之則在辟王。即下文作人綱紀者是也。

徐云、濟濟二字、宜屬左右言、謂濟濟然左右于辟王者、皆趣之也。祭義云、孝子愨而趣、賓客則濟濟。是其証也。
陳氏曰、毒痛烈矣。非得左右爲之媢兹。未知所愬、羣倚疑矣。非得左右爲之鎮定。未知所從。非辟王又誰是媢兹鎮定者。蓋挽多士沉埋之色、而鑪其氣運、亦持豪傑氣決之粗、而融以道德。吾君之所破壞者、藉吾恪共以維之、而吾恪共所不及者、藉左右以補之矣。若是其趣之也。商周之際。其賴此趣之力乎。

當于攸宜與及之字想出趣之景象來趣有維新之意其一時之士咸爲髦士而與文王相稱此何如祓濯者可想見文人之趣且行師非奉璋也六師非髦士也而衆心好德不以觀兵爲畏又何如奮揚者可想見武夫之趣故下文承云周王有以作之有以綱紀之故至此也作字綱紀字正對趣字言之皆字法妙品若趣字說得無意味并作字綱紀字亦不精神矣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是祭之用瓚惟祼爲然、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獻以璋瓚、斯于傳曰、璋臣之職、王肅曰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

詩歸云、凡祭之典對越者主其合相祀者主其分而璋之奉有分之義、分之時宜德微合之時宜聚德也䂓假者致其孝序事者辨其賢而奉璋之峩峩有賢之象宜以孝成王之譽宜以賢秉文之德也

李云、兵情主速原乘人之不及、而用其朝氣也若外貌與中情相應則及以誠士情與主意爲一則及以德其一時人心何如者○兵、危事也心動以疑于以舉事也必不力猶之無槳楫、而經于水險也、亦無及矣

徐筆洞曰、雲漢自然之章也故壽考作人亦以自然處言之追琢勉然之章也故勉勉綱紀亦自勉然處言之分明謂文王之所以爲文固是天德生成有以煥于天下而作人而其寔文心金玉之體何嘗忘追琢之功故說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謂其追琢之章與其倬然之章相成而綱紀處、卽其作人處也、天下承其追琢之教仰其倬然之度焉得不趣

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陳大士曰、昭回者、未嘗與種種者爭明、顧非此而衆明乖其所已盧云、分天之精氣神、配天之高明、遼天若暫邢、借維新之雲漢以不朽、法天之形著明、妙天之動變化、天道行生、侍雲漢之文章以無言、

黃佐曰、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没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之爲章也、

培植人才之意未嘗一日去于懷盡至老而猶不衰也曰周王則有其志曰壽考則有其年兩者合而勤變焉有不泛賓匪者哉

箋云、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

先以心研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睹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疏云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于此輙譽文王美質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彩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論詩曰薪槱儲材之法也追琢雕材之方也綱紀羅材之局也

文心自其不已處言則曰亹亹自其緝熙處言則曰穆穆

自其昭事處言則曰翼翼自其綱紀處言則曰勉勉語各有屬不容混叢勉勉即所以爲綱爲紀也必先能爲綱爲紀而後有以綱紀乎四方○錢氏曰以凡企聖者用勉而以聖攝凡者亦用勉試觀天之生生息息也何嘗不以終古勞乎蓋爲斯世斯民力留其泰力維其渙不得徒以淡渙窺之矣○張云四方倫類雖繁精氣必有所聚情形雖紊脉理必有自分從其所聚者而力爲提挈之自分者而力爲調劑之此勉勉之象也此勉勉所以綱紀四方也

陳大士曰商之季也上下之義薄而骨肉之恩離大小交弁强弱交吞幾無綱紀矣自有文王敦樹有[illegible]遠時自于天下以家暨君臣父子之正四方乃不敢反道而叛經人有安居和衆之樂四方乃不敢越志而逆顏蓋道德者所爲綱紀之原也權藉者又所爲綱紀之力也紂失之于上民望之于下而文不得不任之于中其勉而不懈所以副衆志之所求而忠商之職分也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爲網之大繩箋又云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正義曰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

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當其弛極也必更張之而後得綱焉當其紊極也必更理之而後得紀焉此武王之事也文王只以勉勉有力鎭巳解之人心而維其渙而四方忽已繩繩而就理矣綱紀四方與之綱之紀自別

朱子曰四方皆在線索內牽着便動○作之綱紀之此左右之趣之所繇生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雖然既在文王之世亦爲得不與于文王陳大士曰自太公伯夷而外其下　文王

所造者幾何矣。

旱麓

陳大士曰、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深。

論詩曰、今人動說有相干、沒相干。原有一段妙理在乎戾者到處無緣有係相干。簡易便有一種太和之氣薰蒸于上下天神。飛潛動植。都是有相干的。溫良恭儉讓夫子之求也。言寡尤行寡悔。夫子之干也。現在妙理可參。天地福祿。種種不過和順之氣所凝成。故嚴厲乖戾。便有許多愁慘出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凝聚。此一豈弟

也。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雍穆穆在國則恬胃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定理。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詩揆云、極摹豈弟之妙。化人格神。總是借來形容。切勿粘着。

穀梁傳云、林屬于山曰麓。漢書應劭云、麓、林之大者。釋名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

榛可以定遷。楛可以爲矢。文武村也。故以況聖德。

禹貢、荊州貢楛。注云、中矢幹。出雲夢之澤。

考証補曰、榛楛皆用之武事。榛一名菆、益矢之美者。通篇述文治之美。而首先言武備。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是先險哀之備。而後可以及樂易也。

蘇傳云、玉瓚黃流、言其祭也。嚴氏詩緝云、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實義

解云、大凡物之美貴者。原不借光于所投之物。投陶匏以清酤。亦不得題爲國器。投濁醪于寶器。亦不得指爲土硎。故玉瓚即不遇黃流。瓚亦自若。特此之品質可傾九廟。彼

之蘇臭可達淵泉。不介而孚。兩者未遇。先有神合。爲注傾其後者耳。

玉之爲物。釋詁文云、溫而澤仁也。縝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是其爲質已多美矣。其爲用已多良矣。稟于受生之分。而獲乎物益之精。固其數也。全于自行之良。而期乎相加之美。又其理也。

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有鼻口。玉人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白虎通云、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

其中君子之道、
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羅氏云、鬱與鬯皆陰、而玉爲陽物、圭瓚、又東南陽方之玉、故假之、嫌于無陽也、
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〇疏曰、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

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渫、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
輔氏曰、言文王德盛、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

範曰、皇極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脩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〇箋餘云、妙在作人亦着在干祿上、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焉、是何等樣福分、
詩弋曰、除却作人一段、前後福祿、從來沒學問的帝王、都有這般受用、插入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光景、覺道韻文心千古如在、

萬物若有自然、而寔無自然、詩揆曰、鳶鷙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〇親上親下、各就其品、身無定名、見栽成之妙、爲不知不能各止于符、道留餘憾、見鼓舞之神、焉陸羽明云、羣生一鳶魚耳、衆動一飛躍耳、萬化一天淵耳、
沈無囘曰、有不感而後有感、有不應而後有應、語作人而猶在感應間、非神于作者也、文王之作人、其猶天淵之于鳶魚乎、
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

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愉民喜得所
徐筆洞曰、四五章活看、言牲酒享祀以介福也乎哉。益豈
弟之德乃神所勞也。○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曰、言年豐畜碩也、○疏云、既成民
事乃以神事、左傳曰、聖王先成于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
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疏云、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頁作有在

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
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
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
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
勞、作如字讀、夫豈弟者、徒勤勞而現者也、庸人喜逸而惡
勞、神棄其衷也、聖人惡逸而喜勞、神牖其衷也、蓋淫昏
頑之鬼、以佾蕩耽樂溺人、而神之聰明正直者、始與聖
相敬沃而切劘、是神之愛文王至矣。愛以勞、其福文王亦
至矣。福以勞、可見天下之聖人、天下之勞人也、天下之勞

人天下之福人也、
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
使無害也、疏云、興君子所以得福者、以爲神所勞、去其
患害、既無患害、故多獲福、猶旁無穢草、故木得茂盛、
求福不回、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表記云、得之自是不
得自是、以聽天命、夫子教子張干祿曰、祿在其中矣、即此
意、
大凡兩物無相通之機、必回曲以而後相遇、福祿之與豈
弟、含于一機、直致者耳、造物非回曲以殉君子、君子亦豈

回曲以邀造物哉、
箋云、葛也、藟也、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喻子孫依緣、
先人之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附異
序曰、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正義曰、受祖者、受其功業、增
而廣之、以王有天下、蓋歌太王王季得祿之事也、
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
文王也、詩故曰、王周享于岐山之詩也、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疏云、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

郝云、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二南之化。始于宮幃。以通于鬼神。明以達于天下。

說者曰、懿然文德成于母、則難爲父、助于妻、并難爲文王、只以俯仰無不相宜言之、此未嘗學問、未嘗躬試于家庭者也、蓋子母之間。恩易暱也。夫婦之際。情易狎也。務有師友砥礪。漬于庠時。終日乾乾。戒于一夕。賢人君子至此、多有不能自主者。王季之薰陶無論矣。文王之生而神明亦無論矣。試想其進于思媚之處。有思齊思媚之儀範。進于情狎之地。有嗣徽音之淑女。文王亦安得不聖。其所以成之者豈不遠。而所以助之者豈不深哉。然非曰成之助之。亦非專主之詞也。又何必爲文王諱也。

論詩曰、文王在母腹中便有教。在閨門中亦爲學。故習與性成。透出知識情欲關頭。性所以流行。命所以不已。沒世

所以不忘。故曰古之人無斁。

王氏曰、初言太任太姒、則成化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成化乎天下矣。

陳大士曰、一人有德。易世形之。太姜之于太任是也。一人有德。三族扶之。太任之于文王是也。

箋云、太姜言周、太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于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

李恩公云、太任之聖不具論。即其媚于周姜一事、婉娩下。左右承懽之間。皆足爲世子法者。而聖可知。太姒之德不具論。即其則百斯男一事。流通于荇菜琴瑟之間。俱足爲寡君光者。而賢可知。

疏云、思賢不妬、進叙衆妾、則能生百數之小男。得爲周藩屏之衛。○朱云、祚有污隆、以陽德爲量。胤有盛衰、以陰德爲量。

劉氏曰、則、範也。率道諸子。至于成童。庶有失過。太姜之則。太姜之徽也。及其有身。目無邪視。口無傲言。太任之則。太任之徽也。故太姒之嗣徽音。即在于則百斯男焉。試一觀

孟津盟主集統而濟師人莫不曰此開周之聖人哉觀東山碩輔嚳子而撤桑人莫不曰此輔周之聖人且也統其八百而洲列四海則壼教之有以則百斯男可思也

傳曰太姒十子敘妾則宜百子左氏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情勝之地法所不能及惟以身作則焉令纖毫無愧于隱微若有嚴刑在側者○抱朴子有言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其是之謂乎觀于刑之一字可想聖人夫婦之間○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李云文王之于家邦如六轡之調于手者然故曰御然精氣盪于宮中而神化孚于域外寔以弗御御之也以弗御御之登絕迹而前凌空而至者閉而權輿開而合轍始乎跬步卒乎千里此其象也故當時國昏于嬖家亂于私夫溺于溺妻傾于蠱者皆不足以汚我王路而江漢汝墳之間一洗其舊俗以文爲之易轍而遂至于斯○徐云家邦雖達然而夫婦兄弟盡之矣

箋餘云始言思宗公似和矣而又曰肅肅在廟刑寡妻似敬矣而又曰雝雝在宮字義轉換一翻便覺七穿八透描得聖人變化如在○可見非嚴威約束之爲刑獻酬笑語之爲惠也亦可見非渫褻款洽之爲雝而矜莊把持之爲肅也

文王之肅雝無在不然非分呈亦非互轉特無從窺之借在宮在廟以想像之耳其寔在宮亦未始無肅在廟亦未始無雝也當知在宮雝雝在廟肅肅與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語氣自別

論文王之心體亦何必以自然求之哉想其超于知識以仰觀帝則之懸範何刻不稟是臨之象想其立于道嶽而

俯視情欲之波流何堪一墮是保之象

歷羽明云天下顯微嚴射之名一齊諸此心而遂可以不立何者凡臨之意象最醒則即此是顯凡保之機緘宸危則無時非射人亦烏能代文王指何地爲不顯何時爲無射哉第懸度一臨所不及之地以爲不顯妄想一保所不容之關以爲無射耳而文王則不見有不顯不知有無射也見有不顯則不臨矣知有無射則不保矣惟不見不顯故不顯亦臨不知無射故無射亦保

道之微總微于危保即無射之倪也如必外保求無射弁

無射之境俱失矣心之後不復于斁無射正保之神也如必含無射言保升保之功亦粗矣

吉凶悔吝直危微中自有之定事擺發斁也直文明外不斷之浮塵何必不有也自因而不失其所守耳雖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卯不能無用悔之時然參之于不顯無斁之境界則無纖毫萩拙入之于亦臨亦保之心神則無幾微震撼也

陳大士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稱文王之德之純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見文王之性之妙

陳氏曰吾率吾真而規則自在吾証吾真而登躋自在必援聞爲式是聞之式吾乃有不式也非能式者也必借諫爲入是諫之入吾乃有不入也非真能入者也

文王妙于自然似不必言式言入可也然而雖聖體亦未始無不踰之則雖聖性亦未始無妙會之途其可式可入之蹊不獨[illegible]人有也無不式無不入之能不獨聖人具也則途之人皆可爲文王也人特患攀躋之無路耳然有臨保爲有式入爲聖人亦何不可學哉

叔魁曰夫聖賢之學成己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械樸

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呂東萊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旨哉言矣

全詩摹寫文王之心精貫徹于幽明遠近常變久暫之間蓋靡有不受其陶鑄者古之人無斁本其心體之全而譽髦斯士則指其化成之大者耳其過化存神之妙亦烏能盡爲形容也哉

李云無斁者古人精以治身者也今徧德于成人小子哉

陳大士曰王季無特咏也而見于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

也而見于思齊之篇其見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何也太姜之德降任姒也王季亦然其古人之不欺也夫

箋云宮謂辟廱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于禮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于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文王之禮于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

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
備也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于宗廟
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
此士皆有譽于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疏云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
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

卷之十七終

詩志大雅卷之十八

海陽范王孫輯著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疏云不言所美之君而廣言周國故曰美周也

周自太王遷岐而形勢始恢自王季受讓而世德始顯自文王伐密伐崇而威靈始著皆所由王天下大關鍵處故特推本而遡言之以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意

篇曰于太王則曰帝遷明德于王季則曰其德克明于文王則曰予懷明德看來這一件靈明底物事固四方所以托命而帝天之所不違者乎

董云民愚不足自安帝幽不能為安不得已以四方之命而委之一君之手非帝意也勢也既委矣又必赫而臨之者何亦非帝意也勢也帝與民俱不有其權而君獨制之帝亦何能釋然也故必設水火之形于耕鑿自如之候而圖其蚤是以民之遺亂也亦不敢怨君而獨敢怨帝耳

李云曰求民之莫而不莫者已多矣夫天不惜威福以寵一人而以四方之命寄之而反受其瘡痍豈惟民恨之天亦悔之于是天亦未免生貪與詐以爭其勝而待其清

有一方爲。无從匪彝。无即慆淫。民其稍蘊乎是。能無害一方也。非能兼利四方也。天心何能已已也。

頑孫穎云、天視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謂爲二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 正義日、是取頌而言、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

遜有云、耆者老也、謂天欲老其才意也、或云、上帝逝久、其意而始屬之。

詩測云、憎其式廓、憎字不必作增、謂上帝雖耆太王、而沮漆之地、逼近西戎、且苦寒不足以爲興王之地、其式廓固帝之所憎、者惟憎其式廓、乃眷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爲宅焉。

國家淳澆之氣、什七散于戶口、什三結于形勢、而山靈剝復之運。係于造物者半、成于人功者亦半、凡一州一會一里一都、而苟其氣有聚也。於其下則必有蜿蟺而礴積川林以牢之。榛莽以包固之、以待魁梧卓異之人啓土其間。況大焉者乎、故林木蓊蔚之下、天雖作之、人不見有所謂岐山也、自太王荒之而後楚楚一岐山出焉、可粒可廬、以衛以被令他年者下無竊發之河桥上無臃節之苞蘖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柘之影乾坤朗豁嘉樹成林瀵然見水清而山高外威而内順則自今日之作屏脩平啟闢榛剔始葢我周以剪商興王而艸昧先鋤其非種已如此、

錢云、弱者植之。老者扶之。壯者任之。鄉之。欹者匡之。敝者革之、奸蠹者懲之、剔之、天之道也、王者之奠民、亦不外是、天若曰吾畱此蓊欝者以覘王略焉而太王亦若曰吾藉

此隨刋者以見天心焉、

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

爾雅云、栵、栭、陸机云、樹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

爾雅云、檉、河柳、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雅翼云、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

爾雅云、椐、樻、郭云、腫節可以爲杖、陸机云、卽今靈壽是也、本艸云、靈壽木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師古云、本似

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爾雅云檿桑山桑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考工記弓人取材檿桑次檍師古云山桑之有點文者　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攷工記云弓人取材柘爲上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月令云季春無伐桑柘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淮南子云八月樹柘埤雅云柘宜山石　四民月令云柘染色黄赤人君所尊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

鄧嗣宗曰按鄭箋云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歸周者日衆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宅無暇論其材之美不美以去留之也自朱子因程子之説後人遂謂去惡木以存美材不知檉可入藥爲器椐中爲杖亦何嘗不可用而併啟辟之乎　箋云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蔽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獵使廣故言啟之辟之畔上更有林木須撲除剪削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

管子曰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人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小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曰地均

周之王氣在岐然非生而岐也蓋自邠遷焉者也邠非形勝人曰古公遷之也逼于狄人人又曰狄遷之也而不知皆非也帝遷也帝又非遷周也遷明德也帝蓋以遷二國之心遷之即以不遷明命之心遷之而非徒以遷夷虜之心遷之而夷固自遷也夷之所不敵者明德也所不能與爭者帝也凡此帝實爲之古公何心焉雖然遷何可易言也殷商之以屢遷而削者無論矣周之興也以遷岐而其亡也以遷洛遷固能興亡人國哉　陳道常曰帝遷二字分明裝七寶與迎人便見鄭重意爾若德者可輕言遷哉始也林莽開而夷喙究也犬戎入而洛走此一岐山耳以夷得以夷失周蓋世與戎狄相終始者矣

駱云、厥配非獨有女德。益亦有士行。太王所爲邀惠天命
以大造我子孫也。迄今思之當將串夷之患。其手足之疾
耳。微厥配則根本之地。必有壓其憂者。
文云、周之能受命者德也。其不欲受命者心也。而其不欲
受而使之不得不受者天也。天窺其不欲受之意。令非厚
集其源、終能以世德謝之。於是以立配者。立我周數十世
之精神。若舉所爲緝熙桃戴、懷保永清者、脉脉醞釀焉、至
於今三讓者植節于前。有二者效忠於後。五十載之聖明
無改。三十年之養晦不移。歷几世之精悰、以却之、而終無

可却。則天殆有不容謝者。而後知向者立配時。胚胎既已
厚也。太王而無知、太王而有知、不得自疑者矣。故自人論
牧野尚無受命之心、自天論岐山已肇受命之脈。　陳大
士曰、周之王。以農見端。周之德。以女見端。
王云、天之報其祖宗。即未有倖而予其子孫以福者。倖而
予其子孫以福是使其子孫不類。而其子孫亦且危遽而
不能受、故作邦必作之對也。
自大伯王季、傳曰、從太伯之見王季也、王肅云、太伯見王
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
不返、而後讓國于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
○徐華洞曰、以嫡長論。則對此邦者。當屬太伯也。乃自大
伯而忽至于王季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云云也。見王季
有所以對此邦而善承太伯者。
帝作邦作對。天意默有屬也。故自太伯而王季矣。岐本非
周邦也。天假狄人之侵、而作之邦。王季本非邦之對也。天
假太伯之讓、以作之對。如文王無所謂太姒也、天借洽陽
渭涘以作之合。作之義如此。可見天於我周。無一事不加
之意焉。人每以自然窺天、不知天者也。　錢云、卒之以對

於天下。褒時之對。而作對之局乃完也。
姚云、自世儒心眼不開。纔遇古今讓受之際。輒以私心叅
其閒。如太伯去而王季君。似乎奪嫡之嫌。千秋難白。季當
何如委婉焉以謝伯、幷以謝天下。後世之爲兄弟者。而詩
人一言以闢之曰因心則友。蓋伯之去。太王不得而容心
者也。何況于季。且伯之去。即伯亦不得而容心者也。又何
況于季。而後知古今讓受之際。儘可平心而觀。無庸過爲
驚奇也。
徐玄扈曰、覩因心二字。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

旃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于天、顯之受、鞠子之衷、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

鍾云、帝之作對、在伯未去國之前。弟之錫光。在季有國之後。因悟古公太伯王季三賢、始終共圖於帝命之赫、而其事皆莫之致莫之爲、兩世行藏、共成其作對之天意而已矣。

論詩曰、周家王業之成、其關鍵尤在太伯一讓、如形家穿田過峽、龍身一轉、眞穴斯成、故篇中冷下自泰伯三字、益

泰伯識微察遠、其明德尤高、觀其子孫效子臧之節、卒釀國禍、乃知不獨王季善受、全頼太伯善讓　陳氏曰、帝之所遷者明德也。遜于荒以承上帝作對之意者幽德也。伯之德不可見、稽友兄者之德、因知讓弟者之德矣、然則季之篤慶、即謂伯篤之也、可季之錫光、即謂伯自爲光也、可伯之德、後人不可不知也。

奄有四方、遙指後世說　徐筆洞曰、謂可傳之後、而爲有四方之基也。

何云、帝以其短長不爽者、爲王季之定心。而以其長短不齊者、爲王季之通心。　陳大士曰、王季之日、計其國在弱小之間耳、於播遷後、僅爲安定懷輯之時、而速之爲、則力有不足、天欲興乎周、不得不養乎周、故與其縱之、無寧制之。王季于周、未有所見也、與王季初無與也、夫太王知王季深矣。爲其有忍詬之資而授之國、抑知天之所爲也哉、

兆無回曰、處危疑而無累、涉嫌猜而不染、不沸騰于人口、亦不渣滓于人心、數語摹貊字絕肖　徐筆洞曰、音字輕帶、不重、當是言帝度其心、而使其心德之貊然淸淨也。故承云其德克明克明之德正、自帝度帝貊中來也

周家世以明德應命。故太王曰帝遷明德。王季曰其德克明。文王曰予懷明德。則序王季之德、當以明字領脈

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明類長而後君也、既克爲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王大邦者、嗣太王岐周之業、承上天作對之意也。　萬云、王、旺也、岐周之地、自太王以來、木拔道通、生齒日繁、歸附日衆、已成大邦、而至于王季益興旺焉。

楊云、長之與君、統不及季、伯謙而承家之序、開國之法俱一變矣、嘗觀歲時閏而始定、貞觀代而愈明、帝益直以圖

之之數長之。以代之之運君之者。然而季非能以長克以
君克而以克長以克君也。先生後生立長立。貴倶置勿辨。
再傳而孫。則又舍伯。上帝豈愛少也哉。夫伯仲不出。公季
不傳。邑考不烹。子發不立。克之爲言尅也。禀於克之一言。
而伯與季之際。益難言之已。如近者商政之不獲。莫大乎
帝乙之建儲。孰推長與孰立君與。視我王季之爲長君孰
正與。

左傳曰。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

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
無悔。　德正應和。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
令。天下皆應和之。言其莫然而定。無諠譁也。勤施無私
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

徐玄扈曰。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曰無忝。盛德在後。
而前人不愧其後。曰無悔。徐儆弦曰。王季以躬受讓文王
以服事殷。比於文王而無悔。則其德至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分明是總揭下文數章意以立言。受
伯讓而篤慶錫光矣。而其子之德業又復如是。寧有爲德
不卒而悔恨乎。故受讓之年。卽靡悔之始。而偕和之日。猶
錫光之時也。夫季未有表見者也。未有表見。則明類長君
非寔據之詞也。載錫之光。以前人之德見其德。其德靡悔
又以後人之德見其德。撫虛爲寔。何詩人之善揚祖德哉。

陸羽明云。曰比于文王。曰施于孫子。公季之以德獲福。皆
驗於身後者也。鄭云。曰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曰旣受帝祉。
施於孫子。皆錫光之遠者也。

鄭云。帝祉自西顧時。已厚集我周。季不過守岐陽尺寸土。
何所藉焉。而亦曰受曰施也。大凡國家之興。有前數十年

之經營。必有後數十年爲之休養。而其祉始固結而不可
解。有後數十年之開拓。必有前數十年爲之靜鎮。而其祉
始醞釀而不可遏。太王經營者也。文武開拓者也。非賴季
以恬然無事者休養靜鎮于其間。周之祉未可知也。又覩
後世舍長立少者多矣。貽謀不善。遂釀救世之禍。季何反
以因心而篤慶也。則其受有未易言者矣。其孫子異日。勢
換局移。不妨佃伯邑于我武之下。節窮樵出。不妨敗天下
於湯孫之手。一如季之受兄因心而已矣。何莫非其所施
也哉。周何可無季也。

徐玄扈曰、用兵行師之際。雄心最為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是無畔援歆羨聲色夏革不識不知。所以為聖人之師。成湯之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亦是此意。畔援歆羨、對文王言、非私欲也。理道之見也。栺心向往者時或有之。然亦眼中金屑耳。非本體也。無之便是道岸登。筆洞曰、岸乃人人本等地步只要淨去其附益者自然超然于本境。岸而日登是斷不塵境也。登而曰先是不在悟後也。

頭云、鬼神食氣為歆、故傳訓貪、

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皇甫謐曰、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疏云、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

杜預云、密須、姞姓國、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

陳大士曰、文王方伯之任、天子所命也、密之侵阮、非止於侵阮、實周也、窺商也、而以阮為之始。天下之懷不軌者。又非止一密人、而密為之先、此天下之大機。而商與周禍釁之所係也。 錢云、周之有祐是商所賴為屏翰者也。持周家不拔之基、即以維商辛如綫之緒、文之在周、是天下所仰為服事者也。懋一人其勤之績、即以堅尺土非民之思。其能祐與對于天下、皆以為商也。

馮云、天下大命脈、必有所係着之處。周之與天下、不得而歧言之也。文王代天、奠民者也。使有意欲慾而動念于天下、是畔援歆羨也。使諱言造周而置天下于度外、亦畔援歆羨也、

依字說心體說、又即就赫怒處見盎中和之性、原未嘗去怒、不必於怒外別覓中和也。徐華洞曰、當干戈擾攘之境。而依然自若。便見是無畔援歆羨先登于岸的意思。

陵泉如故也。其矢之則密之陵也。其無矢即我之陵也。其飲之則密之泉也、其無飲即我之泉也。密人竊血將乾、族劍光先失、

黃葵峰曰、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故皇甫謐遂謂文王徙宅于程。愚謂文王作程邑、只是定密地一人心耳。文王徙都于豐、未嘗都程也。 地理志顏注曰、闗躶以爲

本周程邑、
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程邑在岐之南、雖去舊都不遠、却與岐山不相連屬、故曰鮮原、
徐玄扈曰不大四句說德是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與中庸卒章義同、
聲色夏革人所不能無者在卽有而妙於無耳。故聖人未嘗無人心不大則化矣不長則清矣　陳伯王曰、人之德本明者也。然明繳于闇而傷于明。自處愈闇而眞乃愈明。自處愈明而眞乃愈晦。

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徐鍇曰、象有威儀。文、飾備具。行紆遲也。師古漢書注曰、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書云、天道由春而夏、發皇之極。至夏而止。天地之嘉在夏。王者之世如夏。
帝則、非幷聲色夏革而空之、第以知識之有無爲隳。關尹子曰、有所爲。有所執、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所以之天。
○陸秋明云、官止而神無所滯。委蛇曲折而不見可離自。學至而理無所拔。錯綜變化而莫之能眩。以下文紀之。是論作用非空論心體也。

箋云、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
張云、在昔裔夷割據。能增國之外。俱未卽爲國之世。仡仡是狐鼠之憑藉。甚于犬羊。卽如燬盈怨尚可借六州之解澤。稍釋率土之深仇。惟是倖臣之首亂烈于暴君　莫民者。民親之。天親之。虐民者。民仇之。天亦仇之。故于明德則俟。而於仇方則詢也。亦惟天之所親者。可代天詢所仇也。
孔氏曰、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益鉤援之謂、
禮書云、楚子使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益臨車之謂、

禮書又云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子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薺。皆言衝車之大也、孫子曰攻城之法、脩其櫓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
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塡井、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　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壘者、對壘合兵而不戰之謂、此云是伐是肆、兇已降矣、此云是絕是忽、何也、崇與文王未嘗不戰也、彼左傳子

為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劉云、亡地而求存。見禍而反行。雖愚必寤。文之是致是附。
勝人以心。而生人以死者也。誅殘且遏劉。養亂反助虐。雖
生弗德。文之是絶是忽。戮人于既死。而殄惡于窮惡者也。
玉藻云、聽鄕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
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傳曰類於内
日類。於野日禡。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春官
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應劭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

故祭其先祖也 黄云、不能戰之必克。乃云祭而受福。
殆在其學古兵法也。四方而不敢侮則已。四方而敢侮。
則即此已爲侮端。惟自文王行之始不病其迂耳。
箋云、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也。
傳曰致。致其社稷群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
而親其親。疏云、致謂運致而來。更存祭之。附謂附于巳
國。
謝氏曰、西伯仁及枯骨矣。而不及人之先祀。罪人不孥矣。
而竟斬人苗裔耶。崇侯曰求四方之美女珍玩。逢君之惡。
彼寔斬商之國。何能復顧其國。寔絶商之裔。何能復顧其
裔。
崇侯罪在不赦矣。伐肆絶忽不巳甚乎。西伯仁人也。不謂
其出此。蓋聖王每以不忍之心待天下。而奸人即窺其不
忍之心反制聖王。不知聖王夬無小補不浩蕩之仁。則亦
夬無嘗試不決絶之義。生必極其生。殺必極其殺。無相混
之術也。故時而如天之蕩蕩。時而亦如火之烈烈。夫用天
下至極而無可復加之法而不取以最慘烈最震蕩之威
是聖人之法之盡處亦不過如此。曷若勿用之猶隱藏夫

天威也。
無侮無拂、說者皆以爲天下服西伯之仁義、非也、四方。即
前監觀四方之四方。蓋群侯爲崇其侮四方寔甚。拂四方
寔甚。崇其大者也。故借一崇以懲其餘耳。如止爲崇也。崇
可無伐也。始也懷之以仁。崇不侮禍。四方巳有威而侮禍
者。故無侮繼也。絶之以義。崇不可復續。四方誰不長威而
斂戢者。故無拂。無侮無拂。民其莫矣。乃可以對天下。而慰
監觀之心。現義以爲竟文之世不復伐國。其四方無侮無
拂之謂乎。

新云伐崇非伐崇也文直以其機霈示之于君而隱以兵諫者也商三仁之去之死之狂固不如此之以其勢其機婉轉疾徐而遠與其君諍也厥後武之觀兵者再誓師者三而卒不免牧野之會亦是致是附是絕是忽之遺意乎紂不悟而勢不容已矣故文王不失為忠臣武王不失為孝子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朱子曰莫定也其注論語又曰莫不肯也須兼此二義伐密以對于天下而云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即定之義伐崇而云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即不

肯之義大凡不肯生事之人即大力鎮定之人按是文王莫此下民而善承上帝之命也

陳大士曰舜禹以匹夫崛起而居天子之位若其固有誅其君側之舊臣寘且代其君素所寬貸之頑民而不以為遽也天下亦復安于為固然而不之怪至武王周公始岌岌乎其不安且汲汲乎其自白也武城之作皇矣之作皆此志也歷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為自祖父之時已冝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猜八誥撫之而猶恐其不勝曰天曰帝天也帝也嬌誣者固不已藉口哉

甄云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嚳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伐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何也帝王神器寔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威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于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較善惡乃欲廻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先德以為世教耳　又云湯以孤聖興禹則父無令問何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寔由之也

靈臺

序曰臺靈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　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

魯申公曰文王遷豐作靈臺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以訓嗣王　馮云我周以火瑞王蓋有取於文教之旨而又以金德之鄉可大有事於天下

馮云想當時人盡游於棫樸中而樂育深心覺隨地可傳又不能即指也至於樂辟雍恍得其樂之歸焉耳　呂氏曰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從無

所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四學
士之所常肄也臺池苑囿與辟雍學校同敘豈有二事哉
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
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
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
之學謂之大學其宗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大戴禮及
蔡邕月令論皆同此是靈臺辟雍一處也
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
有所謂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

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
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
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
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
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
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
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
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之
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室非

鬼神所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
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
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
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齊宣王問毀明堂孟
子曰夫明堂王者之堂也不得曰王者之宗廟也且諸
侯而教以毀宗廟為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雖復淺丈
夫未有是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

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
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
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是故文王始接民
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
楊用修曰此詩論作樂之原不容而蘗 周云大樂與天
地同和故百物不失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風雨四時以
宣德含歇草木以著情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則氣不
愁柔氣不懾暢於中而發于外然後聲音之道起焉聲音
者樂之末也氣盛神化則飛走之質變而為鐘呂窮木知

爽則情性之毋爐而爲金革騰䟴之奏郎子來之精神而
魚鳥之韵也
馮云一代之人心風氣學始之樂成之數始于天奇生而
偶化氣始于樂聖作而物從夫七政無逆節然後可語統
氣類物之功四靈無躍冶然後可及者神納賓之事且五
音必始于五事五事必始于五行仁虧病木木沴則作率
不時信虧病土土硗則胻邪不殖智虧病水水煩則魚鱉
不長是故臺者陽之聚也囿者物之歸也沼者氣之導也
循地德之盈虛視人才之進退其于辟雍猶表裏也

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也夏爲
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
靈臺何質者具天而主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
稱臺也 公羊云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
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當
有時臺囿臺諸侯甲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
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
吉行三十里朝行暮返也
詩戈日風稱靈雨其零可見凡事關生靈應時撫因者謂之靈

靈爲民觀雲物察祲氛囿沼供民釣弋務是靈之得名以此
朱云以高深之地與靈爽相通覺上之氛祲祥戾下之禽
魚鳥獸俱有關係自未親人故臺囿池沼總顏之以靈耳
○箋餘云靈以言乎其不測也有德則神其感通以靈其物
如此之靈臺靈囿靈沼是也無德則布其威爽以靈其人如
後之周靈王楚靈王衛靈公是也詩與史同法而異義如此
不日成之古法不設期日也見文之仁
周云國家陰陽消復之機渺則祭之以聲明則候之以氣
春官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祲二日象

三日鑴四日監五日闇六日瞢七日彌八日敘九日隮十
日想十者皆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
春秋傳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正
義日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
說文云囿苑有垣也風俗通云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
也 隋天文志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白虎通云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
所以生也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
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周語云藪有囿艸囿有

林池所以禦災也
人與物異類夫聲轂所臨又且伐鏞鐘叩賁鼓吾意鳥因之高飛魚因之深入鹿因之決驟耳而何其馴適乃爾益羽翼奮角觡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故樂之成也獸且率舞鳥且來儀魚且出聽其感通有微焉者矣　陳氏曰萬物一禽魚也天下一沼囿也
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雍中者言感于中和之至　正義曰欲詳審已德觀其寔允人物之心與否也辟雍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語云治世之音安以樂

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袁準正論云辟雍之制圓之以水圓天象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　韓詩云天子之學圓如璧詺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

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　白虎通云璧圓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辟積也積道德也雍壅也壅遏賊也又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王制注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張云學舞于東序陰用事則習之以事陽用事則習之以聲也　章大力曰古之王者百物而寓樂焉故奏華黍樂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奏由庚樂萬物得所由其道也奏崇丘樂萬物之極于高大也而莫樂于菁莪之育材矣

釋名云懸鐘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也　虡是懸小鐘磬處賁鏞列于東西序非置于虡業者
詩則云樅木名乃木之美者太廟梁材用之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是也考字說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從檜以曲會樅之爲義當從此訓雖周頌有崇牙樹羽此未嘗言及安得益之以崇牙而又曰其狀樅樅然也
爾雅大鼓謂之鼖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

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鼛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鼖鼓、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鼖鼓、

爾雅、大鐘謂之鏞、考工記、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孫炎云、鏞深長之聲、　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陳氏曰、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也、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射禮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鐘、注云、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

鼓聲讙讙、以立動、鐘聲鏗鏗、以立號、張云、小不窕而大不槬、則侈弇之所由分、短者疾而遠者舒、此積環之所以合、

蠲云、按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謂鼉鳴爲鼉鼓、猶以蝸鳴爲蝸鼓也、鳴數應更、吳越謂之鼉更、故謂之靈鼉、故樂書云、鼉鼓逢逢、詩人托之、其鳴應更、爲靈德之應、非寔鼓也。　埤雅云、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夜鳴應更、獨更一鳴而止、二更即再鳴、力會健善類坎斫積、博物志云、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徐曰、樂之更端曰奏、矇瞍奏公、見公之所爲樂育人才者、又於此宜其意也、作事字解無義味、

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以瞽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

陳大士曰、文王靈臺凡九篇、其先七篇皆歌咏文王之德、大明兼言武王、而猶未始特稱之也、蓋靈臺而後、始及武王、至生民遂及后稷矣、則文王之功、固多于武王也。雖然、其自八篇乃言靈臺何也。斯周公所以戒後世土木宮室之微權也。伐崇而克之、天子既重焉、其猶然無以壯觀也、則伯主之不奪、亦豈所以尊朝廷哉、而在伐崇之後。美已見乎天下。乃稍稍計及寢祥之祭。則子孫胡可無戒也。且先世陶穴而已。宮室焉于先人侈矣。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能惡衣服。不能卑宮室乎。其以靈臺爲也。則又文王所

以詭爲窮奢極欲以自玷之微權也湯之不免于桀也其以身爲券押也至究其所以則仲虺之言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湯之賢適以見忌耳文王伐崇而取之紂之疑周必自此始矣爲霝爲沼開中彈丸地已自安之豈有志天下哉或謂聖人當無此夫求美女而進之獻洛西之地而後始脫身虎口也則孰謂聖人之無机杸也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不尚武也。嚴云、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說一代之意向、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　夫周之世后、皆不尚武、而武王寔以征誅得天下、乃以爲能配者、蓋克商非武王得已也。人見其戎衣一着、牧野觀兵、而不知其世德作求已耳、考思維則已耳、昭哉嗣服已耳、何嘗容心于其間哉。即謂武王未嘗征誅、未嘗用武可也。頌稱其勝殷遏劉、亦可以想見武王之所以用武者矣

日世有哲王、三后原自濬哲圓通、故其世德可作而求

孫恭魯曰、世運晦明之候、乃世德絕續之關、皇皇爲欲其合、欲恐其不合、焉得不作而求之。○錢云、作之義始乎乾、作之象取乎震、昔爲見而今爲飛、日月所以重朗、昔幾々而今桓々、雷雨所以憤盈

廾日、遡先澤于數傳、始而泰伯當嗣、繼而邑考冝承家、而何以宛轉紆徐、竟逮夫武、此世德之不可不求者也。夫求世德、正淵源授受之苦心、務推其所以至此之由、而未敢忽、篤慶錫光、寧獨在王季乎

孫云、德與命爲推移、是以論其世也、非世德相承之謂。如於鑠之世、與作對有二之世、一變矣、則執兢之德、與其勤

小心之德、亦似一變矣。此其中有造物焉、命有顯晦、德有常變、作求所以永配也

凡心之不言而同然處、乎武王之孚、謂王道中孚之德、自我成之。○徐玄扈曰、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意、觀九圍敉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僞、

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俱爲腐儒孰定了。如武之世德作求也、孝以思而知變、師其意、可以隨分自盡、常變無礙、萬世無弊之則也、可見名理不是板格的。百川

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能至于山是故惡夫執也
箋餘云夷齊叩馬而諫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蓋
義者拘守名分不顧生靈毒痛若一體萬物之仁所謂寃
兩澗橫四海孝之大也故孝思維則
張云維則即有物有則之則是民所好爲懿者也何弗嫡
焉是民所秉爲夷者也何弗應焉惟孝思維則故應之亦
惟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國苟不順乎親即不順乎君
也故侯爲子之職以畢爲民之分
茲一人對在天之三后言順德對逝節言武王通累朝服

事之節飭人心駿爲逝節必轉而思三后在天之靈矣今
以三后培植之人心犖起而媚茲一人不駿其節之道惟
應其德之順此何也蓋承言孝思故昭哉嗣服耳媚茲一
人應侯順德即嗣服之昭處
徐玄扈曰凡人心有私便闇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而
清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
忌嫌疑不萌悔吝何等光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是
變侯化國爲能闡揚光大而已
既曰昭茲來許則凡諸侯所之行謂非是繩爾人而得

不繩也且其武文從來言中無三后之武以爲武非若嗣
若續之難爲繩也受天之祜不遐有佐自其昭哉嗣服者
於萬斯年不可遏抑反若借紹庭之一脈以黑敵其式靈
假繼述之一途以明收其擁衛焉耳
只此昭哉之道對先王言則曰嗣服對後王言則曰祖武
嚴云武字所以繼三后者在易侯化家之際在天意緒若
可知若不可知故僅謂之曰德苟非善于繼述者不能于
無形無迹之中曲爲配合而脈以作求始眞後王之所以
繩武者在大定承清之後創垂鴻烈可以一世即可以百

世故直謂之由武凡在繼體守文者俱可於紹庭陟降之
繩續承主進而遺繩一繩也足
祖武武字與下武武字一例看如云祖武以下武爲武者
重原無偃于文也何必闢天下可以我表表取而不可以我
表消也矣祖之文不必兼武祖之武自可兼文繩其祖武
武中之文自是相稱也繩其祖文則一于文也文斯劣弱
矣爾之繩在此
入心在聖王之世者順而已矣故僅曰媚曰應在萬年之
後國祚所憑藉者大故稱佐　倪鴻寶曰聖王孝子之局

繫百世之忠臣以覺者也何也孝思不匱者足以令忠之一脉不散于人心而因若長留一控馭之靈爲繼統者之所借矣

傳曰許進純戒武迹也箋云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不越

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疏云則四方來賀爲諸夏　嘗

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慎來賀

本諸身徵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與考諸三王而不謬是一箇道理合則俱合違則俱違使武王質之屋漏而有愧印之天命而不怍對宇宙人心而傀儡遺百世子孫而抱恨其何以仰對三后在天之靈乎論配京而証及此事理固有確確可據者其古人之不以窮冥忧惚之說矯誣以欺後世也夫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徐云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人知允文文王而孰知豐垣出武功而作也人知我武維揚而孰知鎬京由文教而興也古人之設詞覩人所忽爲立說而大明之大約類此春秋之法已明者云之未明者著之亦此意

陳臥龍曰不得天下之勝氣者不可以居天下之勝地是以創業之主一隅必慮及于四方一日必計周乎數世然

後可爲天下君

文作豐而有追先之孝盡子道盡君道也武作鎬而有厝後之慈盡父道盡君道也於以見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其自爲也輕周家父子祖孫承先啟後無一人一念不以天下爲兢匕其長世也宜哉

詩弋曰帝道無名則天自治也王道有聲誠中形外也覇道干譽欺世盜名也

徐云駿从馬當是名之遠馳意又當是名之迅聲意訓大恐非是

表云以如燬之世謀百年必世之業便是殄民以毒痡之衆限江漢女墳之思便是恐

孫云文王一指意于教寧儼乎民之採参以課我又儼乎我之受約以自課更欲自負以負民不得者故曰適觀厥成蓋欲完父母之責遁聖明之譴非徒亦君師之德已也。世有爲其子計成立而恐以歲月稽之者乎世有爲其君報成命而敢以頃刻緩之者乎故隨求之即欲隨觀之一念廻環不分兩候

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是蒸寫文王當年服事深心夫琴瑟之不調。必更張之文亦何難大有所創革然一代之變更承平尚需異日目前轉多瘡痍求寧與觀成終兩候兄道節之者中于人心亦以啟萬世不寧之端。文心所慨然而不恐也故必以服事之小心行修和之大德縱人盡歸周而不敢動且也小補之驩虞終無熙皞之望此寧之無成可觀者也故天王明聖善則歸君惡則歸已。政借獨夫之虐焰。洒孔邇之深仁使人盡戴商而不覺而不忍子子焉有以仁形暴之跡以自小其求寧之局然則未免有此武功又何也說者曰、所伐者皆虐民者也。又皆助君爲虐者也。清君側之毒。則求寧觀成之所不容已也抑不特也如燬之世四方之憬反側者必多吾不稍震之。以明收宇宙之權而陰戢天下不軌之心以堅其聖明之戴則奸雄竊發未可知也、嘗觀後世一夫首難、而七廟震擊雄逐鹿。而萬骨枯尋至數十年而始定者文王之伐崇作邑未必弗惓念于此。而用此微權者矣。其後人致天之罰于牧之野。而會朝即清明。所以仰對求寧觀成之心而可不背耳。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受命、不必說天命、即指受專征之命說自好

厥云、別言既伐于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所伐列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獨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　陳大士曰、遷豐文王王業之始也、而代崇文王征伐之終也天下後世皆知有豐邑之作而不知所以作豐邑之由。與所爲作豐邑之時。故別言之。見既伐于崇可以報天下之成命。可以見天下之大勢。與天下之人心。故有此舉耳。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赦西伯、賜之得專征伐、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敗耆國、

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箋餘云、民歸而擇地以避之、帝之不得已也、民歸而築城以安之、王之不得已也、民不歸而爭城爭地以殺之、亦伯之不得已也、憶世道升降之數、槩可想矣。

孔疏箋意云、文王不自足、不敢上擬、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　陳大士曰、城邑如體性、爲大小相均、使土木之氣無以勝、故偏而能樂、然城邑如節本焉、崇高既極、使後世之人無以加、故変而不動。

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則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也。等而上之、則天子十二里矣。

傳云、淢、成溝也、韓詩作洫、周禮匠人爲溝洫、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按說文、洫、成間溝也、淢、疾流也、毛傳以爲成溝、本謂文王築城、維如一成之洫。洫內地方十里、文王作十里之豐、與之相匹。成城字異、朱子讀注疏不精、改成溝爲城溝、非也、

陳大士曰、像目前之安者、與其欲之大而遲也、無寧取乎欲之小而速。其土木之約、非以恤民志、存自便也、與非常之獲者、有其欲之大而遠也、不追計乎欲之小而近、其規模之隘、非以明分、志有不存也、若此者、均大失文王之心

陳子嘗云、按紀年、受命伐崇之三年、歲大飢、西伯自程遷豐、此匪棘之又一解也。

箋以爲文王不自足、則可謂忠矣、周家世篤忠貞、是以忠成孝。陳大士曰、此其志以爲忠、可以見忠臣之至矣。此其志以爲孝、又可以見孝子之至矣、　李云、封邰足矣、何以遷邠者忽開繁庶之風、則孝在啟行也、都邠足矣、何以荒

岐者、大振文明之傃、則孝在胥宇也、我周之業、邠縣之岐荒之、而豐寔大之、旆以徙而漸篤、業以徙而漸進、計前人初營阜秩、雖未能一蹴而遂圖、亦望種德而食其實、　基而豐其構、云爾苟安焉、非先志也。

陳云、以求寧觀成之念思之、則聖人之世、斷不能滿聖人之心、以求寧觀成之念思之、則聖人之功、已足慰聖人之世、　按濯字从水、當是灌濯洗濯之意、舉世在如燬之中如焚之待救、舉世在荼毒之內、如穢之待清、常望聖人之有功、又患聖人之無功、而皇皇求觀之隱念、聖人亦若去

惡者然亦若救焚者然。故雖欲以無事爲安。而不得不斜
安于有事。恍乎決像保之巨浸而氷氣爲之流澌。患鮮之
洪波而虐焰爲之一洒。王無功而如溺如焚矣。王有功而
伊濯矣。雖澤及一隅。未霖雨乎天下。而孔邇在望。不令人
一仰對一清冷也哉。
曰追追來孝。則伐崇遷豊之舉。似爲一家之私圖。而不知
王公也。求觀之意。曉然于天下。故以公字畢之。
徐云、翰字从羽。當是翟翼婳煦之意。言豊垣之中。父母孔
邇。是四方藾尾之衆。所賴以覆翼婳煦者也。不要說到歸

往受壓處。
箋云、昔堯時洪水、而豊水亦泛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
東注于河、禹之功也、豊邑在豊水之西、鎬京在豊水之
東、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豊、入于河、文子曰、
老子云、豊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
外、　徐云、言四方循禹貢道而來同也、
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地之總、美大稱號之爲
皇者。煌煌人莫違也。不擾匹夫匹婦。虛無廖廓。天地靈
通。

朱云、遷鎬雖根維辟之人心來、然而形勢既總、不得不元
險以制流。封建將行。不得不擅勝以統遠。而或者謂東方
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實者恒
于西北。周之王也。兆于岐。奠于鎬。非必形勝便利。益若天
助焉。
陳臥子云、皇王知其地之可以乘也。是故晦用之征誅。而
明用之禮樂。干戈以蕩其老。而詩書以發其邪。
周都鎬京。控四塞之地。以一面下臨諸侯。而營洛以朝諸
侯。則又謀之東何也。不欲使諸侯入關。得以窺關中之險

阻。而獨陰用其勢耳。正武之燕翼謀也。厥後子孫棄豊鎬
而委之秦。秦遂得據其險以收諸侯。故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甚者也
服字、對紛嚚言。不對叛背言。不服、然後多事。然後有叛背
耳。服之象如水之不波。人無以歸向。字混過大凡道法令
入服物則令人思。權之所服。震攝偪自君心思之自服。志
氣安其夢寐。思自動而服自靜。譬之水。自流而波自息。夫
改革之事。雖以神聖行之。愚冥之心性。亦據大定之[illegible]
謳歌侯后之偉。其偉然之[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

思中故有之物大暢明之昭然與天下相講求令各從其懷抱中自爲鎮也思還其本然便是服非服武王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卽此意此武王當威權所窮時出此寧天下大精神正求寧之苦思也豈徒曰武不可訓姑借文以豢天下兵革之志㦗天下奸譎之心如後世英雄豪傑之自防已哉求厥寧而至于思服庶乎有成可覩也已可見舉世卽免于顛危身寧而思不寧終是小康之事

吾閭之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五方之風氣異矣而思則同故于武之辟

雍可指一處言之可統四海觀之揭一思而東西南北皆其緯也揆一思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其紀也　馬云鎬卽西都之偏耳鎬西而外則東與南北皆環之矣王化自西而訖與

黄佐曰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雍至武王乃始遷都

廿云古帝王之建國皆樂處而重遷何也計其民始不足決其疑剏之心而後不能壹其解渙之志斯不爲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武之遷鎬也假禮以明之借卜以卣之而志乃有定也皆以法而隱屈其民也

箋云武王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于此

〇疏云是武王之盛事不空直言其築作而已

文王觀成而曰遹追來孝武王成之而曰詒厥孫謀是從前十六王之精血以文王而聚從後八百載之精神以武王而濟以詒謀成其追孝其所成者遠以追孝者觀成于詒謀其所觀無窮只求寧一事覺周家父子祖孫總盤結於一氣之中

仕者士人居官之名人皆曰堯舜官天下湯武家天下王以此貶于帝不知帝王之局有升降帝王之心無升降武王豈不大公爲心而必一姓之視也夫君子之仕於其位也爲其位出慮發謀而不容曠者也但以武王謀之固不數世不止耶曷嘗有私意于其間哉

人知謀字重而不知翼字重人知謀爲武之詒而不知翼亦武之詒我先自逸何以令其子翼乎翼卽謀之本也不必謀亦止存其翼而已矣孫之後有孫而謀皆足以及之則子之後有子而翼皆足以燕之謀傳法者也翼傳心者

也有謀以佐其翼而翼始不泯有翼以配其謀而謀始不敗所謂如此萬世無能可也奈何後之人傳其謀失其翼而當年苦心只爲方策間物耳可慨哉

朱云論君道而言及孫謀者蓋天下與子孫情連安危之共每動而相及勢乘本末之寄故愛而可同此以知武王貽其子孫者至大而圖其天下者至親也

稱人者必舉其事與其時稱之人心至武勢自不得聽其稍紛貽謀至武勢自不得令其稍促此武王爲君之局也他務不足舉也

釋詁云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諡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較無諡之章其事皆劣故箋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諡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諡也諡者行之成名揔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貽謀有未孫與語蓋本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如左傳晉不降矣其誰云之亦本洽比其鄰昏姻

孔云未識此可悟引經之法陳濟正謂孫當實避無異痴人說夢

卷之十八終

詩志大雅卷之十九

海陽范王孫輯著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后稷于成王十七世祖也

蔦日思文之詞簡主肅也此詩之詞詳意者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乎朱子以爲用于受釐頒胙之際理或然也

疏云祭天而以祖配者天無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

主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馮嗣宗云南郊祭感帝周人配以稷與冬至圜丘之祭不同何謂感帝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建寅之月祭于南郊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即此祭也此外有迎氣四郊及季夏祭黃帝含樞紐所謂祭五帝也又四月龍見而雩揔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又大饗五帝于明堂皆祭大微五精之帝也　爾雅祭天

曰燔柴、祭地曰瘞薶、與泰壇泰折之禮同、若祭以掃地、薦以血牲以犢、車以大路、樽以犧罍、以疏布、杓以樿器、以陶匏、藉以蒲越藁秸、梧大圭、執鎮圭、家語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則初服衮冕、後着大裘也、故周禮言大裘而冕、郊特牲言戴冕璪十有二旒、

蘊老泉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謂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遷史也、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于信遷、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氏惡之。事固有然者。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而牛羊避、遷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程于止史砭曰、凡史稱婦人感祥而生子、如大電大虹、玄鳥巨跡、息大澤之陂、而見蛟龍于上、菖蒲花發、取吞而孕有身、皆如薄姬夢蒼龍據腹之類。或以意感。或以神遇。豈有形交之理。如薄姬旣夢、而高祖成之、則形交矣、其祥在彼、其交在此、執此而觀古書。則無淫邪之惑矣。

袁氏曰、數百載之前無傳事。非無傳事也。久故也。然爲之後者、以耳語耳、貪于表異、遂不覺拂經。無論其他。卽其禋祀以求之、旣生。而又多方欲死之。且死一呱呱之子易易耳、而必于隘巷平林寒氷、大凡事之不近情者、故異也、詩人本欲異之、以尊于天、而吾必欲辨之、必欲疑之、與必欲信之、固矣、夫今人之爲詩也、

張席之曰、天生一后稷、所以生天下萬世、其生非偶也、若禋祀若履武、則偶也、詎不如此詩所述。稷之生。遂謂非天乎。詩人亦非故爲表異也。時遠相傳失眞、又無可考、亦姑紀所聞云耳。

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　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

大宗伯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袁

準曰、天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出、故因烟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

○疏云、禋名惟施于祭天、下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矣。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箋云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疏義曰、天子所御謂已被幸者、使大祝酌醴酒、飲之于郊禖之避、以神惠、光顯之也、韣弓衣也、弓矢男子之事、帶弓衣、執弓矢、冀生男也、五經要義云、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工居明堂禮云、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鄭玄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孔疏以為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蓋伏羲也、後因簡狄之異、而變如鄭氏之說、　蔡邕月令章句云、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傳以為祭天不祭人、先祭天以先媒配、二者可並存、

箋餘云、履者、履也、禮事上帝之時。帝臨而如見其武。若是乎感通敏速。歆我禋祀耳。言武者、不敢質言帝。如尊君曰陛下。尊友曰足下也。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疏云、將事齊敏。故為神歆享。神既歆享。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則震動有身。蒙祐護福之夙。早詩故云、介、間、止、息也、於其間止息處也、徐云、玩詩文、此句似可不用、必綴此者、安知非隱寓帝嚳行幸事乎。

覩下體之寒冰、可見玄鳥至月而禋祀、在冊十月、其生正當冰月、是禋祀之月即震、故云早、夙訓早是也、

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又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蓋謂子動于中也、

箋云、夙肅戒不御、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孕、則禮當不御、

徐云、歆、作神歆與下章康寧禋祀相映、亦與末章上帝居歆遙符得

疏云、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所舉用播種百

穀以利益下民雖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未有貴位故謂之
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此以結之
疏云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君也堯典注云
堯時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尚書曰棄黎民
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周語曰稷爲大官王耕后稷
監之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日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
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
稷三之
傳曰誕大　正義曰言可美大也

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
羊長幼之異名　詩故曰羊生六月爲羜七月爲羍先
生如羍
不折不副無菑無害傳以爲言易也其毋不橫逆人道
不橫逆人道又言不怪
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嬇孕三年不乳乃
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簡
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　禮記云爲天子
削瓜者塌之是塌爲裂也

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傳
曰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疏云步道曰徑隘巷言陝隘之徑道也　易屯卦女子
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
傳曰覃長也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　箋云
覃謂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別
識也疏云所知在于心神故曰意識別發于耳目故曰貌
○釋詁云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

箋云寔之言適也正義曰適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
能岐嶷言早慧之勢也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
匐　疏云上既收取此說長養之事
以就口食正義曰或謂爲稷官時以成就衆人口食
傳曰役列也疏曰凡人供役必在于行列故以役訓列謂
種禾則使有行列也
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郭璞以戎是夷
名故曰胡豆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管子亦云齊桓北伐
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據此則

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脊桓復布之禮有戎
車不開其詞胡車何也
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美又曰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
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
五章言爲稷官時事惟有相之道天之所以生稷者以此
稷之生而承天沒能感天而所以無愧乎配天者亦以此
詩測云王氏以爲艸盛曰茀治艸亦謂茀猶治亂而曰
亂也予謂卽作艸盛解自好如云此一地也初爲豐艸

之所蘙薈今乃種之黃茂矣
桂氏曰有天地而人居中以主之君之道所由立天地有
化育而人于中以贊之相之道所由開握三才之源不足
以著號于天下故三才合而人類繁千古特以盤古稱首
君三才合而六府修千古當以后稷推首相　水火之功
方成而稷結其終教鐸之聲未振而稷開其始
孫云少而有自然之智是穡之祖也長而有明農之功則
穡之相也辨以時日土宜耕播之是相之事也因其分量
節次未有以益之則相之道也

相堯者舜也稷不過一農官耳而思文乃立之奇與水火
刑敎之司卓然並震仁義知勇之用與風雨露雷之教宛
然並行資始立命含生立性開物而成務立教無相之位
也而有相之道言與舜同功名
神農始設耒耨以敎耕黃帝蓺五種放勳授農時農事亦
非始于今日但陵山一洗粒食之種俱滅沒而不可復認
稷起而教之以爲未經目之物語以名號未解也于是先
指之以形曰其豐者必艸也君子必孤立小人必蔓延道
心必微人心必危此類是也旋復指之以色曰其黃者宜

培之使茂也中央之貌必正四方者必邪食土之德必肖
而慢托者必雜此意是也既辨識之然後取而一一字之
曰此維秬也維秠也維穈也維芑也而嘉種復大明于天
下稷之功由洪水興者也　陳大士曰物有貴賤有種之
而不生有不種而自生者矣物相損益有不種而自生卽
復有種之而猶不生者矣
薙氏殺艸之法春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絕其本勿使能植
嘗論聖人者萬物之所教也奉萬物以爲師而後可以相

天下故老子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又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皆言相之意也凡物之所携來者有分量有節次吾因其節次而候之而迎之而爲之蹤導之因其分量而足之而成之而不敢中耗之我無爲而萬物巳食其德不居功而未始無功禹之行水也亦行其所無事也及階曰階及席曰席夫子曰固相師之道道有固然如斯乎則聰明才智亂天下之物也仁義知勇治天下之具也因物成物相天下之道也雖然無具又不可以出道　蔣云能生能化之權不摩揣而自生於

其心則天地之栽培得稷而顯生之化之之妙不委置而又聽之於物則聖人之化育得道而神

種之及時先漬漬待拆拆後播播後生與夫苗之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人第習見以爲固然耳苗亦不過遂其自然耳而當粒食未開之始導卷舒往復之竅以法二氣酌本標華寔之運以象四時誰因之而誰開之也微稷而苗亦無以全其天微稷而當日之人與後世之人亦何知由其道故曰相也

箋云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　疏義曰種者繫本初種之稱謂不稂不莠也

疏云盡發于管生粒皆秀蓋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箋云發匕管時也

說文穎禾末也毛遂有言使得處囊中則脫穎而出是錐末之鋒爲穎然則禾末之能蕃碩猶錐末之有鋒穎云耳

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

朱云安房曰方剖胎曰苞孳萌曰種出甲曰褎而幼志桑

駒若孺子然晉軋曰發振華曰秀堿備曰堅封莘曰好而壯節莊齊若士然降末曰穎固仁曰栗而成德完備若君子然至是而稽之分量竟　陳道掌云黃茂之莊匕乎不與豐艸爲伍有似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于俗是以自古來鮮食之徒好黃茂者絕少

金云民食其賜上思其功履敏發祥令從其毋此成周事業始基之矣　杜云造穀合乎其始報功返乎所生夫苗始於穀稷生於邰封稷者何法法苗之生而已

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稷受此五國駘

在武功縣治漦城、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
古邰國、后稷所封、
復提降嘉種、就黄茂中抽其嘉者言之。爲齋祀張本。　徐
云、種足以薦馨故嘉也。
萬曰、立我烝民、思文之所爲頌也。而此詩鋪張祀事不及
於民非畀也立民因其所爾立民而教之致力于神正率
育之全能而陳常之首務也後之力田者必曰奉祭而周
官士之無田則亦不祭。固生民之重農而謹祭者爲之肇
與養而已兼教矣　疏義、以爲上言封邰。是初爲諸侯故
始歸祀不特此也。稷若曰稽事成矣民之慶也神之惠也
予何力之有焉故於有德則祀于有功則祀於典靈爽則
祀所以昭美報而示民知有本也
陞羽明云、世運漸開玄酒之風变華而從酒醴則有種成
民之力可移以奉粢盛則有種特人自不識耳以烝嘗之
藉也更爲加一指點焉
沈無回曰、酒醴不止用秬秠、粢盛不止用糜芑、特言此者、
秬秠貴異也北方多黄黍赤白粱以少見貴耳所謂嘉也
徐云、秠米之形若分奇偶之象豈其有合于陰陽之數則

于灌將空赤白之色若敬絢素之觀若其有通于幽明之
義則于餐侑且也于百谷中簡其四焉備四時之氣以
中霜露寒暑之思于五穀中擇其兩焉萃兩間之和以貢
天地水陸之味。
釋艸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　爾雅云、古者
薦遥有白黑形鹽白爲傲秬黑即秬也至藏水則用秬
黍以享司寒盎傚其方之色亦以爲酒謂之秬鬯、
釋艸云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別
名爲秠、　本艸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得天地
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鍾律
鄭邕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答張逸云、秠即皮、
其稃亦皮也　雅翼云、按說文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麦
來麰、一來二縫、然則秠正來麰爾、又爲麰麰古者來麰
丕三字相通
釋艸云虋、赤苗、郭云、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
是穫是畝、箋云、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
苾芬馨香之薦、雖俟之異日、而明信潔之物、當修于先時、
故除者恒之以歸爲散而博求其志恒者斂之復以散爲

歸而謹萃其伉

洪荒以還、人徒見于內禋于六宗、于外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國索鬼神而祭、以禮屬民而正齒位于農隙、而教之匡救、齊稷報本崇功、家庠俗美、禮謀風成、見孝弟忠信之道、則以爲典禮固然、而抑知自我后稷肇之也。　林氏曰、想此時、特以區乚有邰之封、不得郊于天耳。

商頌肇域　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彊界也。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

稷亂負任所歸者、其遂可出原野而列豆遵、弛荷担而進

樽俎乎、計其時茹飲之風氣猶存、衆亦相顧錯愕、而莫知所以用之矣。於是教之脫粟、教之用糈、教之制食、五行、並用、而六府全修矣。

祭饗之事、未之前聞也。無端索杳冥之物、尸而祝之、意稷必深於陰陽人鬼之故、而知其求食焉。於是謂鬼神聰明、不可以實致也。處卜齋修、鬼神無形、惟可以氣通也。宜祭脂升臭、鬼神又無方、或此乎、或彼乎、不可不傳求也。宜瓶鞁以偏、且其事巳、鬼來而無所依、將去之矣。不可不以人道接之、宜象以尸。而燔烈從獻也。然其于民、可以教智焉。

可以教敬焉。可以教信焉。可以教忠且孝焉。舉事於一、誘賢以五、幽明之道兼備之矣。稷一農師、而熟于鬼神之情狀又如此。

黃云、聖人以鬼神則黔首、以爲未足也。而教之祭祀、使復其始。　錢氏曰、稷固天人也。相天之道、未嘗詔于天、則祀神之道、豈必問之神。能立我蒸民、而極其裁成、即能質諸鬼神而窮其情狀矣。且疑玄之制、聖人辦之而不言、故顓蒙由之而不知、陰陽之會、情則曲而愈親、故理則眞而可久、玄能肇祀也乎。

粤稽周官、祀典粲然、非自稷也。自有載謀載惟、而後世始有歌豳頌孝享者。有焚脂軷祭、而後世始有歌血骨頌牛羊者。有載燔載烈、而後世始有歌剝亨頌苾芬者。

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主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昭云、言舂、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　箋云、蹂之言潤也。潤溼之、將復舂之、趨于鑿也、

疏云、言或者、各有司存、並皆疾敏。　章大力曰、接以人道、味全而後可以獻。周人尚臭、氣全而後可以饗。

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

香。閴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箋云、惟、思也、諏謀其日、思會其禮、　吳縉稱曰、念厥初生。民原從禮祀來也則其精意至今可尋也錢云、神幽不可謀也但謀之日。謀之士。神遠不可惟也但惟其身心。惟其廟器、
郊特牲云、取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先奠而後焫蕭。合羶香也
周禮、大馭掌犯軷、註、行山曰軷、犯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故曰犯

軷轢者車所蹦蹍也、是軷本山行道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風俗通云、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師古又以爲黃帝子名累祖、好遊死于道、
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牲體軷上、以王車轢之、正義曰、軷禮、天子用犬、諸侯用羊、有尸、卿大夫用酒脯、則無尸矣、
疏義曰、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軷。徧羣神也。又曰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　鄭氏合

作一祭、看、錢云、夫人之來者必以祖。神亦宜然。取羝以軷、一似代祭一似飲餞。一似除道。一似郊迎。凡以與其臨耳。
箋云、燔烈其肉、爲尸羞焉、　錢氏曰、迨其臨而器則㝠俎。則腥味則玄是奶之也茹毛飲血人且不安于鮮食。况神乎。或傳火焉或加火焉、雖稷之義起乎而思嘗則應爾矣
興者、人心不容已之象、稷蓋深慮嗣後之天下、當庶斯開。滔淫怠慢勢所必至令後人復起而補救之民必曰此當日后稷氏之教所無也志不興而事格矣。於是早抽其忠孝敬恭之意配耒耜以同行使民知終歲肅將原于耜舉

趾中不容少之精神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于是志肅行敦。教易行而俗可美。禮有後起者。廣其意而踵事增華。而今日已爲其可繼矣。此肇祀興來之極思也。
林云、即今日南郊大報。迎長日之至。修肆類之文。用禋貴誠。燔柴升臭。亦繼意而興起者乎。
傳曰、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與來而繼往也。　疏義云、此春官肆師職文也、嘗者、嘗新穀、穀初莫先芟草、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於獮日問戒、社祭土、主

稼穡、故于社日問稼、涖卜者、肆師臨而卜之、問吉凶於
寵也、
卬、我也、別其爲今日之郊祭也
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于豆于登、當云所盛之豆
乃瓦豆之登也
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
而云豆中縣、是瓦亦名豆也、　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
不和、寔于登、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禮書云、登、儀禮作鐙、
其寔大羹、　禮運云、禮器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

地而祭、有以素爲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
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又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周自后稷肇祀以來、優柔持循、不敢以貪功爲德之意、隆
前人之業、傷上帝之心　陳大士曰、祭本有二、一爲對越
之精誠、一爲相承之統緒、周以農事開國者也、故其意不
常、即周以中道相遺者也、故其事可久歷世雖長、此心不
易、則周所以格帝者、已非一日矣
嚴華谷曰、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
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形文王之典、庶天心

右享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
乃有今日、意正相類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箋云、九族、自巳上
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
此祭畢、旣歸賓客之俎、同姓與飲、以示慈惠、所謂燕毛
燕私者是也、
論詩曰、讀嘉殽脾臄、知帝王之燕、宛似婦女耳餽之奉、以

防浮也、觸心得妙、讀序賓不侮、知兄弟之昵、不廢賓主禮
釋之節、以防淫也、文法得妙、讀以引以翼、知父老之養、猶
存少小切磨之規、以防怠也、腐氣得妙
曰莫遠、有期其共勉意、曰具邇、有望其交修意、故于勸酬
之時、亦微寓規儆之意、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于頌禱
之中、必致厚望之情、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蓋先王舉事
必以道德將之也、非若後人之崇飲也、其藹然于几席之
閒者、仁也、而諄然于勸勉之中者、義也、序所謂周家忠厚
者、此也、舊以爲只寫其不容已之情、亦淺之乎、然其燕矣、

箋曰、草木方茂盛以其材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于人乎、 八月萑葦、可爲曲薄者也、人之所用在於成葦、初生非葦、先王愛其將爲人用、作者體其意故以成形名之

疏云、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

箋餘曰至親如路人、則掉臂不顧也、降而如行葦、則踐履之而已矣、成周盛時、古道敦龐、便已想到此而發端爲戒又托喻牛羊、益深慮人之薄周親而重爲警惕耳

李云、葦甲之時、不加擁衛、非惟無葉、且無體矣、非惟無體

且無苞矣、於此時護之、如是而方苞耳、苞全則無虞體矣如是而方體耳、體全則無虞葉矣、如是而葉泥泥耳

詩之曰、不試欣欣、而言戚戚者、何也、凡人骨肉團聚、本是極快樂事、然情連一體、心中反覺有些妻皇酸楚的念頭便有許多體悉周旋、尤見下文侍御、獻酢、飲食、歌咢、射禮皆從此心婉曲流出

劉云、於祖宗爲孫子、於我則爲兄弟、是兄弟者、祖宗之毛裏膚髮也、自清廟洋洋中一會之、越覺毛與裏不遠、而膚與髮係也、故凡格祖宗者、不可不念兄弟、而御膝暑衛皆欲與追講于膝下文毋之時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疏云、以在下爲鋪陳、故稱筵、在上人所坐藉、故曰席、 箋云、老者爲設重席、謂異于上章少者、或單席也、

釋名云、几、庋也、所以庋物也、 禮記云、謀于長者、必操几杖而從之、又云、獻几杖者拂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

○禮書曰、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荅、 士

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緝御、箋云、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如陳之量人、職之宰夫、祀饋在前、祀飯在後、禮所謂更僕、

箋云、用殽爵尊兄弟也

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注云、斝畫禾稼、傳古圖云、琖从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宣、故二口作宣爵之字通于雀、 公羊傳、周公曰牲、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則先代之物爲尊也

疏云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獻酢之
禮洗爵示不褻也奠斝示有終也
徐云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爲燕私之需作于廟者悉入
而爲復寢之奏
釋名云醢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
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　爾雅云肉謂之醢有
骨者謂之臡醢人鄭注云醢肉汁也作醢及臡者先膊
乾爲肉乃復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
百日則成矣　聘禮賓堂上八豆其南醓醢屈西夾六

豆其東醓醢屈醓醢百甕公食大夫禮云韭菹以東醓
醢少牢禮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　王舉則共醢六十
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
凡事共醢　禮記云恒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其醢陸
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說文云脾土藏
也月令春祭先脾
馮云禮者情之自出也善用情者一以禮行之故即以尚
賢尚德之意嘿寄於綢繆歡暢之中標建而衆知所趨鵠
懸而人競能守一時兄弟燕匕與起于賢而無敢以才力

侮人此道得也且夫天潢之裔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
無功之尊無窮之奉而況下焉者乎此又聖王所以鼓舞
一世而尚賢尚德者遂若與庠序相表裏敦弓歌而太平
之聲作豈偶然哉　宗云嗟乎以是睦親而後世猶有燮
敦弓爲角弓者
使人知今日之矜詡尚不容則平日之矜詡益不容弓矢
間之傲妄毫不可有則德道之傲妄益不可有此不待言
者也更序賓時殷匕之深情也蓋今日之燕本於戚戚之
意登徒以潦倒爲情也哉使父兄而侮焉以此論德未爲

有損而以此論飲未爲無端也子之情快使父兄而不侮
爲飲雖因之以免而德亦因之以進也子之情亦快
傳曰臄函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曰舌也
又曰口裏肉也　箋云燔用肉炙用肝以臄函爲加故
謂之嘉言燔炙是正饌臄函爲加助
何休注公羊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疏云敦與彫古今之異是畫飾之義故傳云敦弓畫
弓也冬官弓人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云往體寡
來體多謂之王弧敦弓即王弧也

冬官矢人爲矢、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弱而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是均之義

周礼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注云、散射、謂礼樂之射、鍭之言候也、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　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礼書曰、翦羽尚疾、不翦羽尚舒、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

而防其傷、

既均、傳曰均中藝也、箋云、藝、質也、

疏云、射礼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礼云、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懽、勝者皆跪、曰敬養

鄉射大射礼云、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爲奇、七則又縮諸純下、適左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執以告、右勝、則曰右賢于左、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右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

投壺曰、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獻酬尚多。故又有未章之飲。

疑問云、或問曾孫維主、何以加厚於老、曰燕而射。雖尚德。

然必强有力者能之。意尊老者不過翁觀之耳。非以大斗致祈。不幾虛此席乎。此禮之所謂曲到也。

陳氏曰、有時式盧顧問。做則步趨。與有恭禰。新進。所未逮。而吉。祥。爲。飲。鍾。乎。　劉云、今日鄉爲達尊。國爲恩老。異日祖劉執醑。永頤養于大學。而景福爲尤介矣。

毛鄭俱不作燕射看、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按禮射有三、在朝而射以娛賓、謂之賓射、因燕而射以爲樂、謂之燕射、將祭而射以擇士、謂之大射、樂記云、祀

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知此必大射也。

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疏云、周之先王、皆親乚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夫爲主人、注不以賓禮外族人親乚也。不敢以主人待君尊君也。此云曾孫注主、則尊事黃耇。所謂親祖禰。執爵而酬。所以爲厚也

徐玄扈曰武王作酒誥、恐酒之流生禍也、乃曰爾大克羞耇。爾乃飲食醉飽。然則酌以大斗。何過之有。

嚴華谷曰、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弟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于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于老成。人老成人告成王以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卽序所謂養老乞言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謂得善言。則擇史之惇厚者受之

疏義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周官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禮書云、勺、非斗也、勺挹于尊彝、而注諸爵觶、斗挹于大器、而注諸尊彝、　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

舍人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

台、爾雅作鮐、舍人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爾雅翼以爲卽今河豚也、皮有刺、觸人手、老人皮膚粗硬似之

陳大士曰、大雅之中、行葦旣醉、鳧鷖假樂、四詩乎受釐陳

戒之義何居。考其犖詩格韻與小雅何彬彬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蓋居然燕享之詩矣。前乎此追本后稷也後乎此追本公劉也其文義不屬也然則何說以處此小雅燕臣者也。所以待賓客朋友勞役使臣兄弟朝覲有功之詩。燕即通用焉猶是也未有及于祭祀者也。大雅受釐陳戒頌胙燕毛其主祭祀也均焉爾。蓋有大焉者矣。四詩何以知爲祭祀也。其頌禱也。夫旋焉以爲大雅也大雅之爲燕毛也是不能爲豳風七月小雅天保解也。蓋詩無彊與壽考維祺君子萬年之語。無以擇也。奚所據而大雅之而又以爲燕之詩也哉。行葦之燕者未有據也。而既醉則知之矣。假樂之答者未有據也。而鳧鷖則知之矣。公尸嘉告公尸來燕非爲祭祀也胡爲而尸之也。四詩之雜于生民篤公劉之間何也。先乎此周公所爲也。後乎此。召公所爲也。召公雖咏公劉。然其意在戒成王以民事。蓋不居皆陳之非爲受釐而歌之者。至周公所爲則歌咏文武之德。以推太王。而遠及后稷。及太姜太妊太姒。固祭祀後歌之非祭祀後不以歌也。所謂受釐陳戒者也。夫自文王推之以至于后稷而人道竭矣。則姑與燕飲焉而柰之何無詩以備其

官也哉。四時之作也。不得不作也。四詩作于生民之後也。不得不後也。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疏義云既荷德澤莫不自修。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咏其事。

周公相成王。追本先王之德。制禮作樂化成于天下士修其行。人嫺于禮。鬼神賛之而君臣相悅。期以廣其化于無窮也。即以爲父兄答行葦之詩亦自無碍

首二章舊以爲咸恩祝頌何等畜小背思周道親親。周公制禮然也。附行葦於文王大明靈臺生民諸詩之後未必非化成禮備初舉是燕也。前此亮所未及也。故醉酒飽德二句是滿志于禮制詳明宇宙化洽而爲是樂太平之語也。

箋曰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謂飽德。

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親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

箋云殽謂牲體也成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或云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也

張叔翹曰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蓋即是願其景福如此接上章景福來故下章復提昭明說起非各爲一義也　陳子常曰此詩當與中庸博厚高明諸篇參看

黃幼玄曰凡宇宙之間一塵一象無不昭明而有融之義著矣無垠無際悉此昭明而高朗之義著矣蓋禮樂之施能遍于天地而懿親之脈實永於萬年令終亦祇滿一昭明之量而已耳　又云即耆耇相逢引翼成風是亦渣滓

之盡融也凡弟敦然賢德相勉是亦世界之廓清也融者融化之義精采少露便非融有不知其所以爲之者殆進于昭明矣

李氏曰果有一日焉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謂之善矣令終有俶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休嘉不見收藏于何日止有此肇端之景而已蓋一日此始日々此始究竟亦有此始則令終可思

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正義曰在國皆稱公也　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士虞記云男々尸女々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尸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

山川得用公也

傳曰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箋曰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疏云攝者收斂之名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々漆々是也　髦士攸宜作人之化非一日矣朋友攝以威儀君子有孝子不匱序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

正義曰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之初
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
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以數又曰孝子
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
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
孔時之謂也
君子有孝子句當另講言繼君子而敷化者孝子也固有
長君天下之福也　忽言孝子非無因也儀禮祭祀之終
有嗣舉奠

特牲饋食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
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
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
奠荅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注云嗣主人將
爲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
侯　文王世子云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箋曰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
以敎天下也　就孝子之身言錫類猶未見其永也孝子
將以其不匱者永錫其祚胤則世世有有道曾孫而求允
德以化及于天下者將無窮也
此皆父兄樂觀王化之成而願其卜世卜年永如一日積
萬世於升平也父兄意中語耳托之嘉告者何不敢自爲
之詞尊敬之義也
舊解止說祭而獲福並無一語及天下治化事試思此數
詩閒于公劉之前生民之後何等時之歌咏而止如楚茨
南山之獲福已乎即籩豆等句亦豈可如楚茨南山之盡
志盡物而畧無關于當日之治乎讀者詳之
荀子有言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

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攝工則不然大則塞而
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于心技于手而愈覼此類不類之
說也
陸羽明云類字實重賢子孫子孫賢而後祚可保耳觀麟
趾落於關雎則室家正綱祚之地斷不宜作閒散句看
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朱子曰言深遠而嚴肅　傳曰
壼廣也王肅云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
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
李云就祚言祚其聯受者爲何如人則何如就胤言之就

胤言胤其賦予者是爲何物則何如就祚言之　崇泰厚
既人未必不偶享其禄而獨以僕稱也是若有所托付而
先爲之地其積之累之皆有爲也象賢繼武人亦必不偶
值其盛而獨其以從稱也是若有所等待而隨爲之荅其
寢明寢昌皆有爲也
箋云天覆被女以禄位使禄福天下天之大命又附着於
女謂使爲政教也
詩弋曰富貴之紛紛藉皆僕也須想有箇至人翁在　朋
氏曰附離之椎屬天則造化以人主爲僕附離之椎屬我

則人主以造化爲僕僕之義主順主隨景命若拱僕以受
其釐策而神明中之呼應如響者
箋餘云龍生蛇腹亦偶然耳凧毛麟角的是定理故以釐
女士先之士非僅曉文墨之謂士有百行孝居其先如太
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以孝繇孝是介福寔根據處室家之
壼便含此意
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焉蘇子瞻曰必將有以致之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頊曰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
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
金云王者之治天下喜則飾礼樂怒則飾干戈而復有祭
典者何此非以神道設教也明失而幽始紊其行陽衰而
陰遂瀆其位政教理亂之故欲借此自考耳府有太平君
子能持盈守成故神祇祖考共悅之
想其礼行于郊而服孝慈礼行于社而正法則礼行于宗
廟而極百行礼行于五祀而職百靈神順人慶朝野定安
太平之象藹然可掬若無道之朝清宮毀而崩潰成怨恫

生而禱媚逐百神各致其罰安能使公尸如此詩所詠耶
○詩在公劉生民之前後定當作如是觀
平日思祖宗不得一見見嘗親祖宗者不能去諸懷孔昨
日之思成又何能遽歇也此繹之所以設也惟其爲繹也
故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反覆言之所以
不謂之饗而謂之又祭繹之時義大矣哉然則祭畢之燕
而尸不與者何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廟中則全乎君
爲其近于祖故也近于祖不敢褻之遠于祖不敢忘之此
義之所以兼盡也

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疏云宗廟祭後燕尸大夫謂之賓尸即用祭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即以祭日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

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謂繹日也又曰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輕而主于禮尸主于禮神故在室主于禮尸故在堂綠衣所謂自堂徂基是也禮書曰繹於

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燅尸俎是也

詩弋曰鳧鷖生於水者也而安樂于水公尸亦生于祖宗者也而醉飽于祖宗之餕餘養其所生者爲其福祿詩人其有水源之思乎

鳧謙愿之鳥鷖信厚之鳥故以象公尸　埤雅云鳧好沒鷖好浮金云一沉一泛変化出沒故比德于鬼神

陸機疏曰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謙愿者也　風土記云鷖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荷葉之上蒼頡解詁云鷖鷗一名水鴞禽經云鷗信鳥也信而不知用注云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又爲鷙鳥所擊則水鳥之信厚者也

孔氏曰水鳥居水是常從涇而沙而渚而潨而亹有漸至于高之義

易需卦注云沙接水者說文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疏義曰潨字从水衆是水之會聚處說文潨小水入于大水也傳曰亹山絶水也正義曰箋以渚爲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以潨爲水外之高是土

障水令聚亹則非復土也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絶也

釋名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周禮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　冠禮取脯以見母婚禮賓取脯授從者燕禮賓執脯賜鍾人又婚禮婦摯腶脯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則脯之於禮爲重也

箋曰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寔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說文宴安也謂愜適之意舊以尸居賓位爲相宴非是

祁厶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
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静
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
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曰脯。
禮卑天下。故曰下。四章在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尸也。
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五章在
亹、亹門也凡擇皆于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祭。象五祀之
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
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
沙、水旁也、水鳥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水中之
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天地之尸尊。事
尊不以褻味。旨酒脯而已。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
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
飲焉。今王祭社。又以尸燕。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
戶之外。故以喻。不敢當王之燕禮。故变言來止熏熏坐不
安之意。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
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祭四方萬物、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八

蜡不通、以謹民財、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
祭百種以報嗇也、又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饗之、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徧祭天下羣神也、
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爲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
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　特牲說蜡之
祀詞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艸木歸其澤。

祭天地、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
变、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是天地之祭。惟二至在丘。其夏正郊天。與迎氣
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　周禮注云、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
在崑崙者也。

祭社稷山川、箋以瘞埋爲喩、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
云、祭地以玉埋地中、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是
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大宗伯云、社稷山川。皆在地祇之
條。則其祭亦埋又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岳、以埋沈祭山
林川澤、注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
曰沈、順其性之含藏、張逸謂社稷亦埋、孔氏謂山川流

而亦復埋、　疏云、諸侯之于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得祭。若群臣與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其得與天子同祭者。惟社稷耳。

七祀、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諸侯以下、則有降差、　疏云、中霤祀、惟祭五祀、皆先薦于奧、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先祖五祀、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疏云、觀安民安人、是王、已、蒞、政、時。

朱傳以爲答鳧鷖、義亦不悖、

愚按創業之君。貴新其猷。繼體之主。舊守其章。殷不用舊。并其典刑。文王所以咨之。周公成文武之德。法制詳備。自是萬世無弊之道。故此詩稱百福。而止以率由舊章言之。而又非安坐無爲。徒法可自行也。故又曰之綱之紀。不解於位。必神孫聖祖。精聯一體。夫子所謂其人存則其政擧。是也。周家卜世卜年之家法。隱寓於此章中矣。太平無事萬世之計。無過于此。故歌願之。

旣醉、公尸嘉告、冥報之福也。人主不數于冥而貴明徵于顯。不幾倖于神而貴造福于躬。故此詩以民人之無不安。四方之綱紀。朋友之燕及爲實證之福。而又以顯顯令德。不愆不忘。無怨無惡。不解于位。爲基福之本。其善於頌禱也夫。　要之此詩是祝頌。非規誨。雖美不忘規。語意又當渾融。

劉云、凡德必考之潛、而主德獨貴于顯、　詩擬曰、顯顯令德、卽接以安民安人、則所謂顯顯者。當是所瞻見于顏面

令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意。宋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軒豁無蔽。因曰正如我心。人皆見之。可想顯顯令德假樂氣象。

江云、我周先王之懿也。名曰穆穆。其休也。名曰於皇。傳之君子。而章光爲之一煥。則爲顯顯。顯顯者愈傳愈遠至于萬億之子孫而結而不解也。仍歸之穆穆爾顯顯者愈傳愈著至千萬億之子孫而實而有輝也。猶是之皇皇爾。

大凡守成之主。不貴其聰明英異。一安便是福　姚云、卽今之德爲後之德。若以君子率安之總而任君王各肖之

又若以君王暢宏之脈而自君子合叔之穆匕皇匕是卽
顯匕令德者之無窮也宏君宏王是卽宏民宏人者之無
窮也
　君者羣也爲羣衆之所奉故謂之君王者往也爲天下
之所往故謂之王
大凡一代之治其汙隆修短以所垂之法爲量此時周公
新制而卽日舊章便見有萬世之精神在　尹文子田子
讀書日堯時太平宋子日聖人之治以至此乎彭蒙日聖
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聖人者自巳出者也聖法

者自理出者也理出于巳巳非理也巳能出理匕非巳也
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
利唯聖人能該之
率由非板奉其法也如云凡有所爲要以如法而止意
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
所掌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亦以示率由之意也
李氏日穆匕祀天行之叙自然恬淡無爲而不愆皇匕同
日煥之靈自然幾康無數而不忘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說來須似顔詞意若日祖宗勤苦垂

烈不能制其一念之驕淫靜治百年不能救其一時之[illegible]
亂天之奪鑒巳可知也上天保祐中命決不如是下二章
俱要知此看法
無愆無惡率由羣匹是顯王世匕有宏人之君子也何氏
日味宏之一言而想見此中洞然開朗盎然薰洽其與諸
賢往來無礙而救幹理之功有至者也
楊云主器者必索諸一而附暴者寧取諸羣不羣不足與
成其一也故國家衆建治官尊自公孤而下微自綴衣虎
賁而上非以敎而愉諸德則以翼而歸諸道非執禮而詔

之學則與書而詔之讀且其强直骨鯁之資不能與時婉
移其爲冲孺所不便蓋有之矣王者何愆何惡愆惡或自
茲始愆惡在羣匹投羿必在羣邪不言可知也
張云無愆無惡是巳不自率巳不自由也蓋臣道象邦不
敢率由君以托之將順君道象規則惟率由臣以妙于轉
環　譚云愆惡隱綈于中卽擯棄淪落之形未露而摧挫
戮辱之迹未著者也
王者不能無惡愆則不可有也何者惡可以濟愛之窮然
未有愆而能惡者也以愆生惡念蚤墮于偏矣若愆寡於

無則有惡亦歸無惡而無惡乃以能惡
必率由羣匹方能率由舊章觀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可
見　大凡任法易于自疑自疑易于多私使天下之人不
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則又任法之過也蓋法原非格
格之物必率由羣匹而後其率由舊章也在乙見前人之
精神而非糟粕奉之者矣蘇子曰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
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觀此
可想詩中用率由之意
箋云術用群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又禮記緇衣
惟君子能好其匹觀匹字之義則修德是用賢之本故上
文先有威儀抑乙三句　愚謂羣匹是羣臣之道德學問
能與舊章配合者
舊云綱之與紀雖兩名不兩歸也能合之故能分之則綱
正以挈衆紀而為綱欲分之必先合之則紀又以待一綱
而成紀曰四方之綱則君所總持者只一綱耳綱一張必
無膠轕之緒可知庶紀皆從宏綱而出者也故之綱便之
紀夫朋友各職其紀之事而不知已為之綱之所統矣
友者因彼遠此之詞夫大權總自天子使天下萬民相保

扨愛以緩其下而不容一人之渙散則宇宙清寧上而王
心先安下而民情先安朋友其旁及之者耳
古者君臣之際有朋友之義故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
太史友內史友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切磨之道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
也泰之時所愛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
之攸塈也蓋臯陶賡歌之意
徐士彰曰夫臣欲燕及民欲攸塈至于君獨欲其不解而
猶謂之愛君吁此可以識詩人之意
是又願王世世有安民之君子也　桑來云原是從當日
對揚時想到後人歡慶又從後人媚愛中寫着當日祝釐
呆講便無義味
媚字意陰下不解言不解散其綱紀也不必作懈　舊章
原所以綱紀四方者也故率由便之綱之紀不解只是一
味率由民日在舊章所綱紀之中為得不安
詩通云三四章俱不必作嗣王說詩人之体絕而寔聯翻
而更起不規規牽滯文義者扎致頌之詞乎毛鄭俱作成
王當身說極是

陸羽明云、古者明良相得。俞不知所以俞。咈不知所以咈。何怨。惡可去。何媚。可獻。有任人者有不任者也。有愛君者。有不愛者也。假樂之君臣。雖相得益懽。然去古誼已遠矣。

詩志小雅卷之十九終